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ZC06/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3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七冊目次

經部·易類

易經澹窩因指八卷

〔明〕張汝霖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史繼辰刻本

..... 一

周易古文鈔四卷

〔明〕劉宗周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姜希轍刻本

..... 二八四

周易宗義十二卷(一)

〔明〕程汝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 三九一

易經澹窩因指八卷

〔明〕張汝霖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史繼辰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澹窩

因指八卷》提要

史左伯刊澹窩因指序

尚矣易之難言也非易之難言

也易天道也天詔育羣動以陰

陽五行易以陰陽交變周流六

虛統三才攝萬化方而無方體

而無體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澹窩因指

序

十

張汝霖撰

神豈易言哉故言書以政事言

詩以性情言禮以節文言樂以

五音六律皆有迹者也有迹猶

可尋也惟易則不然故說天莫

辨乎易質易莫過乎聖十翼以

後寥寥矣漢唐宋諸儒或以理

求或以數測如易通易說易林
鳴於世者無慮百什家而朱子
獨宗程氏易傳為本義

國朝尊之頒示四海蓋續十翼
作著蔡也厥後經生以易起家
率多名儒亦每有訓解然藜汗

澹窩因指

序

二

三

竹非不效一家言而以時執立
幟視理數又遠故其書隨讀隨
廢惟徐君伯魯甫之演義者近
是要之易難言也山陰張君雨
若家學淵源名節繼武嘗潛心
易道著澹窩因指八卷發聖人

精蘊為藝苑筌蹄自謂偶繆圓
覺徑因指見月以六經辟月訓
解譬指又謂月因指見而指卒

不可以為月音因指發而指卒
不可以為音有味乎言之然亦
慨世二氏學術禍天下而禪為

澹窩因指

序

三

四

最令之高明率自驅列瞿曇第
子甘心叛聖經有難之者輒以
空曠虛無得易之窳陋倫教為
俗為常嗟乎四聖以陰陽冒道
垂訓雖有形上肴形下而道器
何嘗離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非神孰能與于此神即天下之故也苟外倫教去常俗為道未之前聞蓋易道以虛虛天下之實佛氏以虛虛天下之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甚至塊土無垠營亂心志塗耳目為三教統宗者遂以儒混墨以緇紳入緇衣奚啻人妖抑為世崇皆訓解之誤貽之哉今張君所指悉本之身心時位簡而明與而則合開物成務大原有助於本義徐君不得專美于前矣左伯史公

澹庵因指

春

四

附

讀書中秘於三才萬化理數並倪罔不覈其要乃於因指有契焉爰授之剖人又屬不敏序其表不敏業易媿不知易何能贊一詞或以新布令甲凡刊行必檢之督學使不敏偶承匱視學廸善有同心故相屬耶猥以詹詹小言彰左伯嘉惠後學至意而觸於因指併及象教之弊欲挽其頽波異吾黨學易者共勗之萬曆壬寅新安范涑書于紫薇

澹庵因指

春

五

堂之右署



澹窩因指

序

六

澹窩因指自敘

余讀易龍山之澹窩偶繙圖覺經聞所謂因指見月也者迺灑然起曰聖人精蘊載在六經辟之猶指也後儒以訓詁解六經辟之猶指也余嘗解易遂以因指名之夫月因指見而指卒不可以為月也執指為月亦無由見月如彼妙指發音音因指發而指卒不可以為音也執指求音亦何由有音哉使讀斯解者有悟於是乎則月得而指忘可也即余斯解亦駢枝等耳

萬曆庚寅冬月山陰張汝霖書

澹窩因指

自敘

一

卷一

易經潛窩因指卷之一

山陰張汝霖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上經一

☰☰ 乾上

乾元亨利貞

此主君道看卦詞只就健上發揮健則才調力量於天下事擔當得起究竟得來做去便自通達無礙故元亨利貞則善用其健之謂大凡任剛的人往

潛窩因指

卷之一

一

往有過當不循理處故必以貞為利隨吾剛健所為皆當理無私之事則信乎元亨矣元亨利貞乃一時事從頭做去便通從頭做去便要正非元亨了又貞以守之也貞兼求正守正二意

初九潛龍勿用

此是聖人在下位而未遇者龍本可用惟潛故戒以勿用耳要之時潛而潛即此便是妙用所謂無用之用也

沈毅齋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言潛龍則

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則防小人之易長王伯淳曰乾之初九復也勿用即閉關之意所以護微陽也坤之初六姤也履霜即女壯之意所以防微陰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以剛健中正之德脫却潛隱之時是聖人而居輔相之位也行將霖雨蒼生膏澤天下有龍見在田而澤及於物之象此固盛德之大人而上下所庇賴者故利見之利見兼君民說阿衡尚父正其時也

潛窩因指

卷之一

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不中不以德言只是事之所為過於危行若有專權之嫌而非人臣之所安者乾乾惕若不是空空這等憂只是打起精神做事自朝至夕兢兢如一無敢暇豫無敢恣肆也夫思危慮深自然經濟停當上安而下從之矣雖危何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文重一或字躍本是起或則未便起也上觀天

命下驗人心。若舜南河之南。那時退避審處。何等徘徊。及至天命人心迴避不得。然後踐天子位焉。此便當審而後進。順天應人。何咎之有。重進一邊。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為龍。居尊為飛。天三王之後。飛而不能。大人指九五利見。兼臣民。

上九亢龍有悔。

亢字不在時位上。見是其所。以處時位者。堯禪舜。舜禪禹。伊尹復政厥辟。皆知處亢者也。

澹窩四指

卷之一

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剛而能柔。非剛外別有柔。亦非變柔為剛。如史氏之說。只是善用其剛。而不過。便是講此句。須得本剛而濟之。以柔方是剛。柔不可平看。剛以任事。柔以濟。剛善之善者也。故吉。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全象以天道為主。言聖人者。聖人與乾合德。故兼舉之也。細玩本義。自見。

大哉嘆詞。一直說下元是天地一點生意。初萌動。

處資始句。要切資字。意蓋物資元以始。非元去始物也。然此一點生意。初無間斷。任他亨通。利遂貞成。總只一元包裹。故又曰統天。乃字口氣。謂其資始者。乃統乎天德者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亨在流形上見。而流形全自亨來。蓋雲雨猶只是在外可見者。若沒箇乾之亨的道理。在內面。亦無從而流其形矣。雲雨四時都有。但時雨之化。在亨時。猶易見耳。要見物之氣候到此。正將有箇形色。

澹窩四指

卷之一

四

出來雲雨恰好。又從而潤之。所以就流形不已也。流如水之流。有生。生不已。意形對氣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此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然講文亦須淺淺。恐粘坤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重一時字。蓋天道易卦皆不外於時。時之一字。乃聖人知天的要訣。觀易的精髓。時者。氣運所推理勢所趨。機會所值。乃三才之妙用也。聖人與天默。

契見得天之終始只是一箇時而易卦六位以時而成是易道即天道也。由是乘此六龍而運諸政治。張弛闔闢與時偕行。則天道在聖人駕御之中矣。爻所居曰位。聖人所乘曰龍。龍有變化不測之意也。御如御車之御言。駕御在我也。乘龍便是御天。無二意。夫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御乎乾之六龍。而乾之六龍常出沒於聖人之身矣。此當想其變化無迹之妙處。聖人元亨在此句見如此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物之始而亨也。

濟富圖指

卷之一

五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化四時皆有此須切利貞時講自亨而利貞為變。若化則成其利貞矣。變有漸改意。化有頓然不見意。性命太和不必拘拘分理氣。理氣原不相離。但在各正時則須曰理。在保合時則須曰氣耳。得於有生之初全於已生之後二句。朱子極有斟酌。如桃子未結實時是有生之初。此時非無氣。却是。有而未全。若理則已具矣。故曰得於有生之初到。

結實了就是有生之後。此時理不必言矣。若氣必至此而後可以完全。不至此也知道能全得否。故曰全於已生之後。萬物合下生來。都各有箇生理。然未可遽謂之正。一到結實時節。這箇生理自然各足。不相假借。故曰各正。方結實時。理雖已具。氣尚未完。一到成熟時節。這團元氣自然飽飽滿滿。充足於內。無少欠缺。故曰保合。保合是保合那各正的。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故利斷屬各正貞。斷屬保合。乃者指言之辭。蓋即物之收藏以見天道之利貞也。

濟富圖指

卷之一

六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見恭已無為意。蓋乘龍御天時。猶有作為。到此高拱穆清。俟其自化。所可見者惟此而已。萬國咸寧。宛然有各正保合氣象。此乃功業結果處。故曰聖人之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就是健。不可泥註分先後。此乃乾道。聖人之學無工夫。本義不以人欲句還在前一步。自強不。

息四字只一意。自強則不息。一息則非強矣。猶中庸言至誠無息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就聖人在下位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龍雖兼位說。還重在德上。謂德之所施者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字輕言。終日乾乾。乃憂勤惕厲。往來不少休廢。

之謂猶云反復的道理。不可謂是反復乎道也。

澹窩用指

卷之一

七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而曰或。則其進必審。故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以德言。造謂興起在位。即所謂聖人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即亢。不可久。即悔。盈不可久。豈是可暫。蓋是究竟語耳。

竟語耳。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德指陽剛對柔順而言。乃偏言之。天德首字當

先字看。只是有自遂之意。物無人與事。老子曰。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是故君子惡夫陽剛之為首者。

王弼州曰。亢龍有悔。其聖人閱世之言乎。不可為首。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全章首言四德。本體中方着人。此君子即下君子也。

已包至健意。末則總挈前意。以證經文非至此而始歸重於健也。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天也。得說人也。得本義不必泥。且者也。文勢呼應甚明。四德皆指心內說。不可講開。天地生人之初。只有這箇生生之心。義禮智都從這裏出。皆是一仁貫徹。若其所統率者然。故曰善之長。有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人心最有條理。人道許多好處。若品節儀文。此中無所不有。所謂無體之禮。故曰

澹窩用指

卷之一

八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天也。得說人也。得本義不必泥。且者也。文勢呼應甚明。四德皆指心內說。不可講開。天地生人之初。只有這箇生生之心。義禮智都從這裏出。皆是一仁貫徹。若其所統率者然。故曰善之長。有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人心最有條理。人道許多好處。若品節儀文。此中無所不有。所謂無體之禮。故曰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天也。得說人也。得本義不必泥。且者也。文勢呼應甚明。四德皆指心內說。不可講開。天地生人之初。只有這箇生生之心。義禮智都從這裏出。皆是一仁貫徹。若其所統率者然。故曰善之長。有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人心最有條理。人道許多好處。若品節儀文。此中無所不有。所謂無體之禮。故曰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天也。得說人也。得本義不必泥。且者也。文勢呼應甚明。四德皆指心內說。不可講開。天地生人之初。只有這箇生生之心。義禮智都從這裏出。皆是一仁貫徹。若其所統率者然。故曰善之長。有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人心最有條理。人道許多好處。若品節儀文。此中無所不有。所謂無體之禮。故曰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天也。得說人也。得本義不必泥。且者也。文勢呼應甚明。四德皆指心內說。不可講開。天地生人之初。只有這箇生生之心。義禮智都從這裏出。皆是一仁貫徹。若其所統率者然。故曰善之長。有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人心最有條理。人道許多好處。若品節儀文。此中無所不有。所謂無體之禮。故曰

元亨利貞。就當仁義禮智緣四字。本非專屬天說。

嘉之會會本聚集意但認取涵蓄意時講義既定心之宜則須云此吾心裁制之用所以使小大一定尊卑有等而不相乖拂不相替戾者也如此方不涉事上且得義之和三字口氣若單出一句即如常說亦得人處世間全得這點靈明作主惟智則靈明洞徹是非可否灼有定見隨他事務紛至沓來吾心却有定主事皆依此而立故曰事之幹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澹富因指

卷之一

九

君子即至健之人所謂自強不息者體仁不是我
去體那仁也不是把那仁為我之體只我之體都
是仁也體仁長人須看做一層此正形容盡仁處
非言效也下皆然仁之本體原有箇四海一家天
下一人的氣象故體仁足以長人長人是說他實
實有此體段與克君克長不同嘉會本義文氣是
嘉美其所聚集意謂所聚集者皆嘉美也嘉會便
合禮無兩層蓋禮只是箇完完全全見成的嘉美
件件嘉美自然與禮相合譬如榘桶相似桶就是

澹富因指

卷之一

十

箇渾成的禮板做得片片齊整就是嘉會把這些
板榘將起來就成一箇桶這就是合禮以此例看
甚明利物利字即宜字意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
而不相紊亂則和生於均而自然乖戾不生有得
乎義之和矣利為義之和得其義之和即為和義
猶俗稱畫中之妙者曰妙畫一般乃倒字法耳知
明守固屬知一邊君子於正理知之極其真而卓
然不易固非涉於想像彷彿始信而終疑者也如
此則斟酌裁處之方皆會中所素辦天下之事依
此而立矣故足以幹事朱子曰欲為事而非此貞
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此說最明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行此四德者是看上說本義非君子二句乃
反言以決之非至此始推本於健也君子就當乾
四德就當元亨利貞直指以明經文非以人合天
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鮑焦顏闔之徒皆隱君子也然隱而不知道只是箇一於隱者故不可以稱龍龍德而隱者能潛能見能下能上出即華華處即冥冥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網羅求者也。不易以下正是龍德而隱之實一節深一節不易乎世是不把世人所共趨的變易其守不成乎名是不自炫耀以成其名不易乎世則行與時違其熱必至於避不成乎名則已不求名人亦不見是這無悶要看得好游氏曰不

本傳因指

卷之一

十一

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避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無悶此最妙樂行憂違不要平說兩則字極活確乎句承上二句來見初非偏於隱者所以為龍德也貢受軒曰人在世間都被世界轉移去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不成乎名纔潛得不凡所以避世無悶得此已是沒世界的心腸渾乎道心之微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正中是頭庸言四句是龍德德博而化是正中。正中謂當乎中猶云恰好。在潛躍中也庸言以下一節深一節皆是自然者言行曰庸只是人倫日用之常無關於理亂之大者閑外面的邪就存裏面底誠非二事蓋能信謹則已誠了猶怕外面底邪得乘間入來便搖動存不住故閑之善世善蓋一世也不伐不可說太粗只不自滿假意德博

本傳因指

卷之一

十二

德字承上來聖人別無恩惠之施也德博即德施普意兼君民化有自然而然意君德總上看言其德如其德之所及又如如是則雖未有君之位而已有君之德矣此其所以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得於心曰德。措於事曰業。其實一也。忠信修辭立誠是進修的條件。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進修的工夫。不驕不憂。則進修之效也。全節須要看德業相須。進修合一始得。這忠信只是箇向往的實心。朱子曰。忠信與他處不同。且如破釜。敵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進者一日進。一日有日日新意。

誠即忠信也。天下事務皆從心上做起。存心不實。未得。有這忠信心已誠了。然徒有這箇心。不去實實幹事。這箇心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頓處。故必修省言辭。有這句話。便有這件事。不徒托之空言之末。則此心之誠。方纔有所植立。而不虛。即此是業。即此就可居。修辭便立誠。非兩層事。進德只管進前去。居業只管恁地做。如人之作室既成。便可居住。吾之事業既成就。是吾終身成就的事業。豈不可居。故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業

知至至之。還在知一邊。知終終之。還在行一邊。程傳分屬。甚是。朱子曰。忠信是知得。到直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得。到直實極至處。細玩極有理。重二知字者。非是至與終。只一箇理。自其極至而言。則曰至。自到這極。至而言。則曰終。即如事親一節。孝是箇極至處。我既知孝之理為至。而心念念倒在這裏。實實要去。盡這箇孝。中間許多周旋委曲。去處自然曉得。故曰可與幾也。至之還未着行。是他實心向往處。忠信正在此處用力。既到至處。

這箇至就是我的終了。即如事親。我既能孝。這孝就是。我事親的究竟處。我只守着這孝。老老實實做去。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則凡當行道理。逐一存頓在心。隨時發得出來。就如存寄在這裏一般。故曰可與存義。修辭立誠。正在終之內用力。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節重及時。時字為邪離羣皆主進一邊說。不果

於上而又不安於下。這就是上下無常據他欲上的模樣。似有貪祿位意思。然其心實非為邪。也不果於進而又不安於退。這就是進退無恒據他欲進的模樣。似有欲離羣類而遠去的意思。然其心實非離羣也。蓋其心欲及乎時耳。欲及時謂欲審其可進可上之時。而不敢苟且以赴其會也。非乘時有為意。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富因指

卷之一

十五

此條專重聖作物覩一句。同聲相應六句。是即物以興起。聖人為物之利見本乎天。以下釋聖人所以為物利見之故。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九五備矣。故此但釋利見之象。動物非無地氣。但得於天之氣者多。故曰本於天。植物亦然。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无位。數句須着上九說。只一亢字却有許大病痛。可不思所以處亢哉。

潛龍勿用下也。

其位下故其龍為潛。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雖出潛。然猶未得君人之位。而大為時用。是為時所舍也。伊周之有。天下其類是乎。

終日乾乾行事也。

君子當行之事。進德修業而已。三之乾乾。不是徒

奮正奮力於進修。而行吾所當行之事耳。

富因指

卷之一

十六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進退之間。名義所關。綱常所係。九四有能進之具。而不驟於進者。正以考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以試其時之可為與否也。要得聖人慎重意。勿作有心覲覲了。

飛龍在天。上治也。

龍在天。則我居上。而天之下。皆我所治矣。故位為聖人大寶。上字不輕。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謂亢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象也元君道也用九君道之剛而能柔也元包四德故舉元足以盡君道剛而能柔只是不偏

任剛的意思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看一氣字還在世運上說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潛龍勿用

卷之一

十七

文明連綿字是雍熙太和景象天下被其化而文明非被其文明之治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處危地時當乾而乾乾者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九四離下而上正乾道改革之時天命人心去留

之際故貴或乾道就爻畫看六位皆道所在位革

則道亦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位天德是聖人居天子之位本義惟有是德二句

解本文不曰天位而曰天德之意不可入講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行偕行可也時極而與之偕極是為不知止故

有悔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上天不專於肅殺風霜之後繼之以陽春剝落之

後繼之以生長亦是剛而能柔者這便是天之法

則乾元用九則是君道亦不純用剛而用柔以濟

潛龍勿用

卷之一

十八

之矣天之法則宛然於此可見故曰乃見天則要

得讚嘆聖人意謂之則者見其有限制而不踰也

乾元者全章總指

前四條是贊天道之妙復明大哉乾元雲行雨施

乾道變化三節後二條是言聖人以經法天之化

復明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總之雖申第二節

之意實則發明象得意也文字變化前分者合前

略者詳天道聖治渾作一團真化工筆也前四條

舊說首二條分言四德三條方言四德統於元而

四條又言四德統於乾。看來都不是首節不提元亨。只提元起。可見聖人本意。首二條已是提元做主。而三條特承上申贊之耳。四德總來就是乾。亦非四德之外。又別有箇乾也。須渾融看方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釋元只消一始字。却說箇亨字。又用箇而字。可見亨不在元外。然豈但亨而已哉。所謂利貞者。亦不過乾元化育之終。而性情之實至。是乃可見耳。即

濟富因指

卷之一

九

此而觀可知。乾元之始不惟亨而已也。且能以美利利天下。而又能斂所利於不言者也。大矣哉。乾元之統天也。如此看甚有味。蒙引原有此意。始亨性情都是教人於物上認取。四德性情在元亨時。也有但生意未足。尚未見得必至收斂歸藏。乃見其實耳。性情二字要分曉。生意充足於此是性。而生生不息之機已寓。即是情。乾始即看了上文一直贊下。不必如本義分屬能以字要重看方妙。美利即生生之意。不言乃乾不言只取含藏之意所

謂斂却神功寂若無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正指四德言。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非四德外復有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復有純粹精也。但乾德之妙。非一言贊美得盡。故着許多字眼。剛是四德之本質。無所屈撓處。當元便元。當亨便亨。止遏他不往。何等剛健。是四德之發用。無所間斷處。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年年運行。萬古不息。何等健。中在四

濟富因指

卷之一

九

德。大家流轉上說。故曰行元了繼以亨。亨了繼以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條輕透過起下文體易之事如六位時成同例情字猶言造化之蘊的蘊字天只是純陽至健乾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正是純陽至健的道理故足以盡乾之情發揮只是布列之意不着力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申聖人元亨利貞與彖傳時乘六龍萬國咸寧一例天道既盡於易故聖人用易就是行天道雲行雨施正是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之功該在此句截此上見聖人之元亨天下平見聖人之利貞

澹富困指

卷之一

二十一

更富

作文須上幫下下粘上滾出來講畢略點元亨

利貞意方是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三行字俱是功業作一樣看為行不可重講乃期許之詞日可見猶云指日可待隱而未見指時位言行而未成緊承上句謂事業未就勿用只作勿為意此句正解爻辭言非德之不足乃時之未偶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節要見聖學氣象天下之理聚則博辨則精居則得於心行則得於身寬居寬字是寬裕優游意蓋學辨後更強探力索不得故須此一段涵養功夫仁則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既得於心又非私意間斷者所能行故必以仁此正九二所以成君德處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澹富困指

卷之一

十一

更富

程傳曰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惕厲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剛以德言不中以時位言上不在天等語正是申不中意疑之是解或之或之處輕講蓋所謂或之者言其熟思審處欲進不進疑而未決也不必分

心迹疑是心或之只是文辭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節總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無私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臨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一無私則道在我故無往不合合是膠合之合非配合之合凡合只是無私不必一一分貼緣無私之道

渚窩因指

卷之一

三十三

卯

在天地則為德在日月則為明在四時則為序在鬼神則為吉凶故各着字面而大人所以合之者只有一箇無私也若作時文不得不用一二襯貼語然須活看不可死定在德字明字上尋箇合上天地以形體言先天後天天字以理言如天地間未曾顯設的道理大人任其獨見發揮創造出來是為先天然大人雖先天其實合乎天既合乎天自然行得去便是天不違如天地見成顯設的道理大人因是理而見於設施措置是為後天天已

有是理大人則奉而行之此只要形容無往不合意亦不必拘泥先後字天且弗違無先後天說皆言理人與鬼神亦只言理作百姓安鬼神享看者似不是頂上弗違及且况呼應口氣利見意在言外見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進退言身存亡言位得喪言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一句講知字最重反上不知看知得則用九矣再言其惟聖人况決非聖人不能也

渚窩因指

卷之一

三十四

辰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這箇元亨只是柔順中的元亨比乾不同人能虛心順理只就了他才力所及與他職分所能的行將去亦自無不通故元亨然陰性多躁不能固守又以牝馬之貞為利順而健非順外別有健只是

三三三 坤上
三三三 坤下

守得這箇順堅牢。就是健君子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先後不以事之首末言。任己先物。故迷居後從人。故得主利。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所造作之謂。不可以財利言。西南東北不必拘。但是陰之才力行不去的。便是東北行得去的。便是西南得朋者。簡靜易從。而協力衆也。喪朋者。行險僥倖。而人不與也。安貞結上文安者安守而無強也。有不馳驚於先義東北之意。安貞即牝馬之貞。吉即利。反覆言之。以致戒也。

濟富因指

卷之一

二十五

沈良材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造化只一箇。如何有乾四德。又有坤四德。此在施受生成上分別。然受即受其所施。成即成其所生。坤四德即乾四德。後一截也。故乾坤總是一德。而乾又統於一元。精矣。家君云。此見天地非有二化機。地法天。法地一也。故贊坤之德。不過曰至。而其所以至。又不過一簡。元曰承天。亨曰合無疆。利曰柔順。總是此意。造化原無兩箇元。初然氣機運動是乾元。略後一

節便是坤元。有先後而無彼此。至此不得大大則無所不統。至只是就他的分量亦已到那極處也。資生在資始流形中間形之始。須細認。只是萌芽將發之初。若說甲拆。則坤元與乾元太相遠了。順承天者。天氣一降。即能承氣以出之。有不先不後意。至哉正在此句見。只是贊他至順。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厚純以德言。下含弘光大是也。載物不是以形載。凡物之資生者。悉囿於長養之中。這便是載坤四德。都與乾合。此特因亨偶發之耳。含弘光大四字。不要平看。由含弘故光大。含弘亦在乾亨之後。光大前稍一步。不甚遠。萬物流形之時。萌芽將拆之際。他的生意尚含蓄於中。而無不包括何等含弘。及至甲拆之後。他的生意盡數發將出來。物物如此。何等光大品物咸亨。跟光大來。咸亨言無一不亨。正萬物潔齊相見時節。坤亨只在光大上見。咸亨是物隨坤而亨也。或問流形與咸亨何別。曰資生只是形之始。至於流形則漸漸流出而不已。非

濟富因指

卷之一

二十六

沈良材

但始焉而已也。若說咸亨則是就他形之流出來的。見得紅紅綠綠鮮妍妍日新而可觀也。乾元說萬物資始。坤元就說萬物資生。此萬物萬字跟着那萬字來。乾亨說品物流形。坤亨說品物咸亨。此品物品字跟着那品字來。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通條要見明坤義意非即坤象而著坤德也。柔順利貞句重。不平看柔順中自有利貞也。須隱隱着

收斂時說君子攸行是說君子體坤德下節方是

澹常固指 卷七一 二十七 元

說占攸行者安常守分。不過盡吾才力之所能為

而堅貞安固終不出於柔順之外。其所行一如坤

之順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乃終有慶

居先則迷先非坤之道也。故迷居後則順後乃坤

之常也。故順大凡陰柔的人自有一類只就才力

行得去的便羣聚去幹往西南則其類皆在。故得

朋東北喪朋始雖不利然能反而西南則終有得

朋之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居後不居先往西南不往東北貞也順而得朋吉

也安貞與守貞不同安字有心安意肯而無所勉

强之意地之安而且貞即上柔順利貞是也在地

則為安而貞在君子則為安於貞微有不同安則

順安而貞則健矣故曰應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是言坤德而及君子之法坤此是言君子而

推其合德於坤文意正相發 澹常固指 卷七一 二十八 元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高下相因之

無窮正貼重坤意此正是順此便見其厚君子體

坤以地惟厚故能載萬物德不厚何以載萬民是

故深厚其德於以承載天下之物德兼所存所發

物專指人蓋至是則君子亦一坤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霜即詩集霰意堅冰至慮其至也所謂防龍戰

之禍於其始是已。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只提履霜堅冰一句。下三句皆是釋他意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專以成德言。故云不假於學。文言推成德之由。故以學言之。直是心無私。方是事當理。大則無一念不直。無一事不方也。直方大則无不利矣。然非

濟富用指

卷之一

二十九

圖釋

假於習而後能者。所謂自然而然。從容而中心。即為道用。即為義者也。此文純以德言。占意在言外。本義柔順中正。即是坤道之純。但上句就本文看。得下句對諸爻看得。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德合動靜。但靜無而動有。故直方當於動處見之。直方平說。以猶而也。勿謂方本於直。但作文亦不必拆對。直方則大在其中矣。直方大即是地道。不習即是光。不作推原。大抵人之德出於勉強。則形

迹未融。矜持尚在。終不見得光顯。二之德一出自然。何等光。光美盛貌。贊他直方大之德。德地美盛。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三臣位也。外陰內陽。是有章美之德。而含晦以事君。不事炫耀。則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可貞謂可貞固守之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始而未嘗顯其用。終而未嘗居其功。臣道何以加此。通主已在位者。言諸說皆分窮達者。蓋拘本義時出二字。不知此乃發出

濟富用指

卷之一

三十

圖釋

之出。非出處之出也。當從程傳。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既說含章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故以時發明之言。臣子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故必須含晦其美。然義所當為者。又豈可終於含晦。特須以時而發耳。知光大是贊辭。惟其知之光大。知分之不可越。而又知職之不可廢。故无成而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不中。大槩說是箇過於收斂的人。如此則可

以免禍而无咎未嘗為之又何譽之有要之括囊
本心只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李隆山曰譽
者咎之招也四之所以无咎以无譽也老氏云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良是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慎則不害矣莫講成譽字

六五黃裳元吉

黃裳專主治道言黃是中指他皇極臨民處說裳
是順指他溫恭接下處說本義充諸內乃小象會

澹富自指

卷之一

三十一

沈良所

意未解不必拘元吉須先從道理上說他盡善而
後及其效乃是凡言元吉倣此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文字即中順二字此中字即充諸內內字不曰
在中而曰文在中者明黃裳之文非外飾也程子
謂王道本於天德意蓋如此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此所謂著履霜之禍於其終也陰本非陽敵但陰
盛到極處陽壓他不住其勢必爭故有龍戰之象

夫陽既衰而與陰爭勢固必敗然陰亦豈獨利哉
故又有其血玄黃之象胡雲峯曰不言陰與陽戰
而言龍戰於野與春秋書王師敗績於戎天王狩
於河陽同一書法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道陰道窮極也陰盛之極故敢於無陽而爭

用六利永貞

陰性躁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守其貞故占
者亦以永貞為利此是戒辭永貞者有弗為為之

澹富自指

卷之一

三十一

沈良所

必要其成不以私誘不以欲撓不以常變易守也
蓋至此已是乾之利貞非特牝馬之貞而已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說一大字聖人何等尊陽始小而終大則柔懦之
資一旦變而為剛強矣所以能守貞

文言總指

通章只是錯舉彖辭而申言之不必附以貞利亨
元之說蒙引謂天地造化只有兩說非元亨利貞
即應是貞元亨利無此倒行逆施之理看書還以

此說為正。愚意此章書旨只是渾贊坤道故首節提一坤字。末節又言坤道其順乎。文意自相應。大意是說這箇坤道是這等至柔而動也。剛的至靜而德方的。又是這等後得主利而有常的。又是這等含萬物而化光的。凡此皆坤道也。看來坤道其順乎。乃是承天而時行者也。如此看自融會。若出全章。斷乎從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牝馬之貞，復發明象所謂柔順利貞也。坤之

澹富因指

卷之一

王王

昆鹿船川

為坤凡事一聽於乾，而退然不敢自專。至柔矣。然承乾之施，其化機發動處，禁禦他不得，何等剛凡事一統於乾，而寂然無所造作。至靜矣。然作成萬物之德，成大成小，賦形有定，更易他不得，何等方。至柔至靜，無大分別，對剛則曰柔，對方則曰靜。大抵柔無成而剛有為，靜無形而方有定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在化機上說，方則着於物矣。然剛即柔中之剛，方即靜中之方，乃一時事，並無兩層。此正順而健也。四字俱就流行上看，不可分。

體用與靜翕動關大不同。

後得主而有常。

此復釋後得主利二句。後得主利是象辭，有常是釋辭。大抵坤道陰柔，不得先倡，亦不得斷制，故後得主利，乃為有常之道。有以生物看者更詳。

含萬物而化光。

此復釋亨意。重化光一邊，以化機言，不可着在物

上。此與靜翕動闢亦不同。含萬物是物始生而未通，乾坤一元之氣，猶未盡洩於外，而萬物化生之

澹富因指

卷之一

王王

昆鹿船川

意尚停蓄，涵育於中。蓋元與亨方接管處也。若說是靜翕，則是涉利貞時了，而以亨接利貞，把元放在何處。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釋坤元復明順承天之義。上句是贊詞，一直說下，不可以下申上。坤道其順矣乎，看他萬物資生之功，亦惟承天時行而略無作為，矯拂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於此。承天只在資生上，時字重，有不先不後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小人之禍必積而成試觀之一家所積者善則餘慶及子孫所積者不善則餘殃被後世况乎小人之禍其究至於弑父弑君者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蓋有漸矣由為之君父者辨之不早辨不能逆折其奸萌故至於此也江河起於蟻穴燎原成於燭火甚哉微之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由於來者漸非初來便有箇弑君父之心只緣一念之逆漸漸積到這箇田地耳蓋言慎也指君子防小人言非專打上文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此心之本體無一毫私曲處義是此心之裁制無一毫差謬處可分内外不可分動靜此是已成之德敬義正是他用力處敬是主一無適斂此心於精明之天所謂常惺惺法義是把吾心做箇

澹窩由者

卷七一

五十五

四十四

準則事事物物皆執此以區處調停之纔敬內便直纔義外便方以字輕不是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也人心之體本直少有邪曲便不直只主敬而內自直矣人心之用本方少有差謬便不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工夫在敬義內不在兩以字上敬義夾持非只是內外相倚更有箇循環道理二者交養並進有不至於盛大者乎故不孤疑是疑碍之疑行是德之所行即六二之動的動字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二句宜玩

澹窩由者

卷之一

五十六

四十五

陽明先生曰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功夫總是一般家君曰乾九二言誠此却言敬誠敬乾坤之別也乾九二言仁此却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又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箇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箇克己復禮語仲弓便有兩箇敬恕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有美含之。即含章也。不可認作含晦之含。言陰雖有章美之德。含藏於中。而以此從王事。則弗敢成者。非才之不足。乃分之不敢也。三本臣道。無地與妻者。推類以明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當天地變化時。草木亦且蕃盛。况於賢者。有不出乎。若天地閉塞。則賢人必隱遁於世。豈肯負其位。慕祿以取禍哉。賢人出處。關世運盛衰如此。今六四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七

時當閉塞。故當謹密而不出也。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此是養成之德。涵養未深。私欲有一毫尚在。不得言黃中通理。黃即中。中字作內字看。黃中處自通理。非黃中之外。又有通理也。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萬

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只此一句想像。便見分曉。

正位居體

釋蒙字。只在居體二字。必言正位者。大凡正居於位。則勢分在我。多不能居體正位。而能居體順之至也。故取象於蒙。正位只是居尊。體乃禮體之體。接下以恭御民。以簡是也。居猶執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分言之。則黃為中。蒙為順。合言之。則惟中故順。此體用合一之道也。美之至。乃贊辭上美字。須提明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八

黃中之德。通而且理。美德也。君子誠有此美德。充積於中。由是中發乎順。而暢於四肢。動作謙恭。不流於亢。美之著於一身也。發於事業。治體渾厚。不流於刻。美之著於天下也。美之至。正與上美字相應。要見體無乎用。內該乎外意。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似也賈子說疑則比爭是此疑字必字有不足怪意為字孛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无利於抗陽玄黃分見陰之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

三三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二氣未暢生意鬱結而未通有難之義故名屯遇險陷非真箇遇險只鬱而

澹高四指

卷之一

十一

內應辨別

未通便是卦辭總是濟屯蓋險中能動則是善於處置調停而不為險所束縛據他才調必能撥亂反正將來有可濟之理故元亨然方在險中却又輕舉妄動不得故必須從容審處以觀時變不可輕試其謀以犯難也利貞勿用有攸往只一正一反無兩意勿往非不為只是不妥為此時此際非有係天下之望者為主如何統一得天下收拾得人心必從人望如初九者以立之然後屯可濟不然縱有震動之才將安所憑藉以建亨屯之績

哉故利建侯建侯一事亦主持天下之大機括也乾坤之後聖人遽發此論其憂深矣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一索得震故為始交此而遇坎故為難生即物始生而未通之時也世道初難何以異此

動乎險中大亨貞

能動則其才足以有為故大亨在險則時猶未易

為故利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澹高四指

卷之一

由十

內應辨別

雷雨句且就本象說天造句方從象說到世道滿盈只是鬱塞底意思天下未定名分未明這正是天造草昧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宜建侯終不可謂建侯便了猶須戒懼而不自以安寧乃可更始諸將一立更始便日夜縱情聲色識者已知其不終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雜亂晦冥有屯之象呂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此正君子經

綸時節數語宜玩濟屯之道有綱有目其先後緩急之序自有不容紊者故必定其規模正其統體以經之於先然後就中舉其節目理其度數以綸之於後則更張有漸而屯難可平此正動乎險中處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大抵君子之濟屯也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爻則無助如何濟得天下事以故遲回却顧有盤桓之象人

濟甯指

卷之十

四十一

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故利居貞如守義安命是已居貞却又似忘天下之難者然天造草昧君子豈能忽然得故又宜從人望而自立為君夫以建侯為利則固不失其貞也而豈終於盤桓也哉此建侯以已言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做初九所能說即本義居得其正雖極天下功業之可慕而一不義則寧止而不為雖急生

民陷溺之可哀而一失身則寧舍而不顧苟一有邪心則枉尺直尋將無所不至矣曰雖盤桓君子憂世之心曰志行正見君子未嘗無守已之道貴以陽德言下賤還作加志窮民說當屯之時而懇然有惠安生民之心所以大得民利建侯者以此耳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與五應自有君臣正應在那裡但下乘初九為

濟甯指

卷之十

四十一

初所難故欲進不能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為初所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遭之意然初之求二不是要害他正見他賢能欲取為己輔耳此其來意之厚最人所易昵而節易奪者六二陰柔中正獨能守正不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為初者知其節操之堅終不可破於是舍之而去二始得許身正應而與之合矣苟能守正則人終不能我奪可見人顧自守何如耳着匪寇句見女子不字之難着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

堅雲長於此爻略相似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剛不是論他德只是據他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

應本是常理為初所難便失其常了十年乃字則

君臣相遇而復其常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

固然幸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既無才德又無應援本非濟屯之人但陰柔不中

正志在徇利祿貪爵位不可進而躁於進至於摧

濟富困指 卷之十 四十三 晉元刊

敗困窮而後已猶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也君子

幾以下皆是戒占妄行之始困雖未至而其幾則

已見君子見乎是幾不如舍之而勿逐若往而不

舍徒取窮吝而已鹿以美利言利害之幾人所易

曉但心逐於利便忘其害此見幾明決所以最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凡有意於進者非為義即為利三非濟屯之才

而乃汲汲於進則其志決不在濟時矣非徇利而

何所謂畢竟是貪心所使故曰從禽從乃從獸無

厭之從下二句與爻同爻不如舍辨之審也象言

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天下事豈陰柔所能濟况屯難乎四之乘馬班如

才弱也為四計者宜何如初九陽剛下應有婚媾

之象若能求此婚媾往與濟時之屯則吉无不利

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能求賢以往則知不足在己有餘在人可謂明也

濟富困指 卷之十 四十四 晉元刊

贊辭呂東萊曰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

肯自卑屈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雖有德有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事勢已無

可為况正應陰柔幫助無人初九得民於下人心

又已他向有膏澤而不得施屯其膏之象也人君

處此奈之何哉惟順勢之便而小小有所轉移守

正猶可獲吉若欲整政之舊而大有所改革則雖

正亦不免於凶矣此周之末造寄空名於諸侯之

上者卒之伐秦之師一出而周遂亡非大貞凶乎
小貞吉程傳說是以漸恢復大則不勝其忿而欲
驟為之也亦好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曰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
之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亂極則治上六居屯之終正是一機會只緣他陰
柔無應既不脩德又不親賢坐失機會故惟乘馬

澹富困指

卷之一

四十五

沈長刊

班如泣血漣如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謂終困於險喪無日也呂東萊曰屯極之時若不
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三三坎下
三三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蒙乃鴻蒙之蒙是真性未開時節亨則不終於蒙
也下俱是蒙之所以亨就明者說必不枉教不輕

教而不謬於施教乃可亨也初筮再三只形容
誠不誠非問一次兩次也此條不必分發蒙養蒙
發與養初非兩事養之云者即所發者而涵育薰
陶之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上固峻絕而難升下又深昧而莫測蒙之地也內
固危殆而不安外又窒滯而不達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澹富困指

卷之一

甲十六

沈長刊

正聖功也

亨謂可亨之術以此亨而行以發蒙又不疾不徐
不先不後適當其可。是謂時中匪我直至聖功總

是亨行時中之意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一句
總括在內。又言所以釋利貞之意。因是本文不曾

說利貞字面故點明白耳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
然在二亦自有一段感發意思在。故下一應字剛

中不必分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
可知矣呂東萊曰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

領解苟未領解。吾置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胃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之。則彼將入於擬議。測度。及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此說稍異。却有發明。蒙以養正。乃教者養之也。聖功即就今日言。非謂到後日方有功。是功夫。非功效也。養字有不迫意。正本蒙所生而有者。善教者但涵育之。使不失耳。所以為聖功者。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不失其蒙心而已。張南軒說最透。可看近日王龍溪曰。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

濬富自指

卷之一

四十七

周禮刊

能攙雜其中。默默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知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人愈遠矣。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廢絕。從混沌立根。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此說比前更玄。却甚有理。亨行時中。在志應剛中。上易見此句。如何見得。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在外。果行者不逡巡畏縮。果決以行之也。德是得於心者。涵育之使不為物欲所汨也。此是內外交相養的工夫。蒙者之所以求明也。不必分貼必行有漸。

蔡虛齋曰。揚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濬富自指

卷之一

四十八

周禮刊

六爻皆言以明而發蒙者。此蒙乃愚蒙之蒙。發蒙之道。非嚴則不懲。非寬則不入。此亨行時中之要道也。况初陰居下。尤蒙之甚者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重本義。初字看程傳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歷著師道之善。三象挈起。俱作占說。玩辭意及

象傳專重子克家句。宜另講包蒙言包容得廣。無昏明強弱亦稍重昏弱一邊。納婦言納受得恕。此則竟指昏弱說。二吉字不同。一是賢愚愈益而非擊蒙。一是中才可成而非棄物。俱要歸功於二方。是治蒙君事而臣任之。猶治家父事而子任之也。克字內亦有吉字意。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此爻辭外意作原起說。重柔接剛。上契敷五教舜使之康叔作新民。武王誥之。此之謂也。

滄富用指

卷之一

甲十九

坤卦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為妻。不正之士。中士羞以為友。上所言婦只是柔暗。此則狗欲忘身之徒。故婦可納。而此女必不可取也。勿取者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胡雲峯曰三不慎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順也

三以不慎而見棄。可見聖功。只在一慎字。不慎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

六四困蒙吝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四遠於二上之陽。又無正應。所以困蒙而吝。然則蒙非困蒙而無師友乃困也。困字正反亨字。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故陽稱實。曰獨者見他爻之不然。明獨外之可恥。吁誠知恥則可教矣。

六五童蒙吉

此是幼冲之君。真純未鑿。一惟賢者是聽。童蒙之

滄富用指

卷之一

五十一

坤卦

象也。夫然則賢者得以盡其保傅之心。而天德王道由此進矣。故吉童非幼稚之謂。全取其純一無偽之心。六五好處在一童字。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正所以為童蒙處。惟順故巽。所謂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也。五君二臣。聖人以師道處。二而以下弟道處。五厥旨微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為擊。非必真加擊也。為寇者責之以所

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者為之保護其良知良能之天也。為寇寇在人。禦寇寇在己。為與禦皆擊也。顧所擊何如耳。亦須抑揚重禦寇句。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雲峯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因有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下皆順所以為利。

利

三三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澹齋困指

卷之一

五十一

四

大抵陰每躁妄而無恒。剛多沉毅而有守。卦以剛遇險則能寧耐以待之。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名需。本義諸象。總挈卦名下辭一順講去。大凡人之處需。容有迫於事勢之不得已。而其心非實能需者。亦有心知事勢之不可。而持之不堅。卒以妄行取困者。皆非需也。故曰孚。又曰貞。孚貞總是能需安此。而無欲速期望之心。為孚。守此而無行險僥倖之事。為貞。孚則心中都無計較得失之擾。甚樣光明洞達。故光亨貞則不妄動以乘危。

時至幾來。自然可濟。凡事固吉。而涉川亦无不利也。涉川以臨大難。言利只是不犯難意。與他處不同。後有功亦然。孚貞二字相承。看吉利涉。雖頂貞亦須根孚來。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須釋需義。險在前二句相聯。方成箇需。非險在前不必需。非剛健不能需。陷冒也。謂冒險而進也。其義不困窮。是說需得好。要知此意。不重。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澹齋困指

卷之一

五十一

四

位乎天位。句亦不可輕。大凡人之能需的。多是勢不在我。若位天位者。勢足以自適。誰能待之。今正則規模宏遠。不以位之所在。而為欲速苟且之謀。中則本體貞靜。不以勢之所歸。而懷好大喜功之念。惟正則貞。貞故吉。惟中則孚。孚故光亨。正以事言。中以心言。象有孚在坎體中。實上取此。却在得中上。取須認明。往有功。要體兩象。意明白。又須根貞孚來。坎象為大川。乾健為利涉。以乾而涉大川。

則是有剛健之德。而又盡乎貞之道。所以必不至於犯難而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無復可為，惟待其自雨耳。故為需象。飲食宴樂，此不過假借之辭，總不出乎貞二字。朱子曰：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此與九五同就治道上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去坎尚遠，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超然遠舉。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四

而禍患不能及者，為需于郊之象。利用恒，无咎一句，讀用恒，寧耐到底之意。謂恒于郊而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需郊就初字說，用恒無就九字說。伯夷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此爻似之。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去險最遠，是不冒犯險難而行也。需以久為常，用恒則未失常矣。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于沙是虛象，小有言，需于沙之正意也。剛則有

寧耐之操。中則又能審時度勢，當止則止。總見能需終吉，不陷於險也。下三爻只是不陷於險上三爻方是出險。東漢郭有道，此爻似之。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行即剛，剛則寬柔則躁，故以剛為行在中，即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此節先言釋義，復舉爻辭，乃小象一例。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愈近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是性躁暴而事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四

過當，祇以自速其禍而已。故曰致寇至，致之一字

罪在三矣。東漢之陳寔是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還說尚可善救。三惟不能敬慎，故自我致寇耳。若能敬慎，猶可不敗也。敬慎正與過剛不中相反，不過是孚貞二字。然亦須是預防於前，非寇至而後備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坎體，已入於險處，殺傷之地矣。然柔得其正

為能晦處靜守而徐侯之故終得以遠害而出自
穴也血即穴也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以其自險
而出則曰穴陽剛能需四柔而亦能需何也曰此
亦自柔正言也剛柔各有善惡柔正乃柔之善者
即所謂坤簡而知阻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雖需于血然能柔順以聽乎時故得終出就陽剛
說需則能寧耐就陰柔說需則能順聽然柔而非

正亦說不得需矣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六

五十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能需本陽剛中正來尊位句輕人惟無德則不免
為私意所使而輕動矣需于酒食只取安意以待
之意即此便是貞貞吉為占者言亦能如五之貞
則教化自臻風俗自美而吉矣漢武宋神皆不能
貞者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亦是原起說正象傳所謂正中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文是於死中覓生路者陰居險極無可為矣然
猶幸其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幸然而來非意
料所及為不速之客三人來夫陽剛本可倚仗之
人而柔不能禦而能敬之則可藉其才力以出險
故終吉沛公之遇項伯類此天下事如此者多所
以有智量之人步步得活法要在寧耐委曲耳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居險極為不當位能敬雖不當位且未大失况
當位乎甚言其當敬也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六

五十六

三三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聖人以訟名卦甚非無訟之心故辭皆戒人勿訟
之意必有孚而見窒如情真受誣理直見枉然後
可訟而其於訟也又必心存危懼有孚少伸便須
中止如此則窒可通而吉若自恃有孚直欲窮盡
其事便不免於凶矣中必言惕者訟之事不懼則
不能止也大人是聽訟而得其平者故利見之涉
大川如理本實也反搭起架子虛裝行頭以求必

勝則因一虛喪百實。如何得利。總看來有孚見室者且如此。况未必孚者乎。甚哉訟之不可輕構也。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剛制下則下不堪。險伺上則上被脇。內險而操術深。外健而才力悍。已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為詞。彼健則能為我之敵。而不屈。訟之由成。不出此三端。審此可以聽訟矣。

訟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七

三十九

訟有孚室是帶說。剛來得中。只釋中義。而惕在其。中剛中者。強而能忍。直而能和。故惕中。訟不可成。只據理言。德喪業墮。怨深禍結。皆起於訟。故不可成。中正指九五尚字。作取字看。聖人取之也。不作人尚五。亦不作五自尚。空洞為淵坎象也。而乾乘之為入淵入淵。只取駕虛之義。得禍意在後。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相違。而後訟興。天與水違。訟之象也。上醫醫於未病之先。則無病。君子謀於未事之始。則無事。

胡雲峯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王龍溪曰。此取臯陶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謀始之道。非但慎交結。明契券。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各安分。而無爭。知恥而能讓。皆此義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六爻皆以不終訟為吉。終訟為凶。即象傳之旨。初六才弱勢卑。在訟反為美事。故為不永其所訟之事。但小有言語之辨而已。如是則終必獲伸而吉也。

澹窩因指

卷之一

五十八

四十一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訟不可長。見非特以才弱勢卑也。亦理不可耳。惟其如此。是以雖小有言。而是非之辨。終得明也。辨明正貼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無眚。

二五不以君臣言。君臣無訟也。只是貴賤不相敵者耳。歸而逋。句是取象歸逋三百。總只是收斂退。

讓之意。才悍謀深之人。而能酌於理勢之間。不敢抗訟。安得有責。二雖是理勢俱屈。然惟安於理者。能屈於勢。故本義亦先理而後勢。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以下二句釋上句。又是小象一例。此全以勢不敵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陰柔不能訟。由常人視之則為怯。由君子視之則為德也。食舊德只是守舊。不以勝心改其素一味。

濟富困指

卷十一

李元

慎淵

仍舊與人無競。即此便是貞。此等人未免見侮於人。然寬柔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從王無成。此句泛說。蓋陰柔非幹理之才也。此非抑之特論其人如此耳。或欲以王事就作聽訟說。亦可。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上不必是君。凡當事任而居人上者。皆是一於從上。而不自主其事。是為食舊德。故得吉。從上正是食舊德。不可挿入。或從王事意。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也。幸其居柔。故能以理自制。而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正是他不克訟處。即命以事言。安貞以心言。有內外。無先後。外面如此。內面便是如此。不惟事復即於理。而其心亦且變而安於正。無復病根在內。如此。則已德日新。而動可無患矣。故吉。只是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曰訟則既失之。不克則猶未為失也。

濟富困指

卷十一

六十

伊誠

九五訟元吉。

此還主聽訟者說。程傳曰。治訟而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如民自以不寬之類。張中溪曰。獄訟之歸。舜虞芮之質。成文王。五爻有之。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心一於公。而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事得其宜。而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詳味此文。亦即終凶之理。或者未必然之辭。見勝

非其常也。訟而勝者，自以為榮，故取受服之象，然
是非曲直，久當自見。始勝而終必敗，終朝三褫之
矣。曰：或曰終朝曰三褫，見難得而易失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姑從其受服者而言之，非訟有得服之理也。受
服且不足敬，况終必見褫乎？聖人何等鄙之。
馮厚齋曰：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
也。

易經濟富因指卷之一終

易經濟富因指卷之二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上經二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名有四義：辭只主人君用師，言用師之道在得正
與擇將而已。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
與敵，故必貞而又用丈人，乃可吉而无咎也。吉无

濟富因指

卷之二

一

師

咎。總項吉論事，謂戰勝攻取，无咎論理，謂非驕僨
之師，無窮躋之失也。噫！先王耀德，不觀兵，師豈聖
人所樂言哉。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
衆不同。衆屬君，以師出有名為正。此屬將，以節制
為正。要之義亦自該。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

答矣

剛中者勇而不暴。威而有惠。應則君信任之也。兵凶戰危。豈不是行險。順則不為暴虐。秋毫無犯也。重剛中與順字要之。順亦自剛中來。才德渾見不可分貼。此正丈人之所以為丈人處。以此承上兩句。來師行則勞民傷財。不免毒天下。然以生道殺民。民忘其死。自悅而從之矣。吉又何咎。吉何咎。單承丈人又即指丈人說。與象異。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

濟富因指

卷之十

二

陽虎精列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地中有水。非水由地中行。只地中之濕處。皆水也。有藏兵於農意。故名師。容民即是畜眾。俱在平日說。畜養之也。養之正以為他日用也。容字有教養二意。制田里以厚其生。明禮義以作其氣。一遇有急。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而此民即此眾矣。孫吳

江謂取兵於兵。兵有限。取兵於民。兵無窮。旨哉言乎。按此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法。蓋井田未廢。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州鄉之民。出即為伍。兩卒旅之眾。非若後世之兵自兵。而民自民也。李隆山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只據為將之始說。簡道理如此。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濟富因指

卷之十

三

陽虎精列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意與爻同。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眾陰所歸。將之任也。而有剛中之德。正所謂丈人者。以若人而在師中。其吉无咎。宜矣。又上應於五。

是君能極其寵任者。故得成功。不然事或撓於中。制權或分於小人。進退之間。禍且不測。况吉无咎乎。此命乃方命之為將。猶未是褒功。三者頻數之辭。只以形容命之隆重。不必定是三次。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天寵即是命。懷萬邦在錫命前。就君心說。惟其懷之。所以錫之也。此真先王用師本意。大都功不成於將。而成於君之寵。夫將民不安於將。而安於君之懷。夫民聖人特揭斯義。意亦至矣。宋太祖以劍

授曹彬。命副將以下皆得自斬。而又戒以勿妄殺。

真得此義者。

六三師或輿尸凶

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丈人之反也。輿尸之凶。必矣。言或者其本意亦欲取勝。而乃至於敗也。與或擊之同看。亦自外來之意。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勝已為无功。敗而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家尚右。故以左為退。陰柔不中。無克敵之才。而居陰得正。有自量之哲。如此則全師於不敗。保衆於無虞。故聖人特與其无咎。然則師豈專尚進哉。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楚子囊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若楚王蓋識左次之義者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執言是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即丈人。但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弟子新進。不

經事之少年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然或蠻夷寇賊。有害我生靈者。不得不聲其罪。以討之。如田有禽。而利執言者也。執言乃仗義執言之謂。如是則師出有名。兵應者勝。何咎之有。然名義固不可不正。而命將尤不可不專。剛中如九二乃長子也。其使帥師宜也。若又使弟子如三四者。得分其權。則必取敗喪矣。夫以執言之師。而有

與尸之辱。非貞凶采甚。言任將之貴專也。唐肅宗討安慶緒。亦是有名之師。然將子儀。而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安得不敗。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中行謂老成持重。能體君不為兵端之心者。以中行明長子見其當任也。與尸而曰使不當。則非中行之罪矣。胡雲峯曰。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賞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精當指

卷之二

六

五元刊

師終則武功成。順極則天下定。故為論功行賞之時。命賞功之命也。或開之國。或承之家。爵必稱功。報必償勞。無僭差。無私吝。斯王者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然用師之時。使貪使詐。小人而戮力其間。有之。苟槩使有國家以為政。其流害可勝言哉。故又戒之曰。小人勿用。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也。其慮遠矣。朱子語錄說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而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

後一例論功行賞。其用之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按此說。雖與本義不合。然理較長。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為民之心如此。

坤下
坎上

精當指

卷之二

七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九五剛健中正而五陰比之。是我以一人撫天下。而天下咸親輔之也。故名比為天下所比。便是吉。然天下比我。是比我之德。故必再自審度。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也。玩文勢。吉无咎。俱只是未比之時。論其理。下方實說人比之耳。比天下。只有一箇仁永者。仁無間斷。貞者仁非姑息。非元之外。又有永貞也。不寧者。人不得所歸。心自不安。方有來而未已之意。後夫凶。明不足

為我病也。後夫非只在後而未比者，亦是負固險阻，而欲自雄長者耳。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是也。

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輔也。釋比義。下順從，方是卦體。曰順從，則非強其從矣。順從無五陰，此單言下者，尊上之辭。後無上下者，舉眾之辭。蓋就卦爻，則有上下，就君道言，則皆為下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

澹齋困指

卷之二

九

易高第

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即元永貞，無兩層在卦爻，則為剛中。在君道則為元永貞耳。天德王道之說甚謬，剛則無慘刻為元，剛而得中則能長久，而無姑息，是為永貞。程傳分貼是，但作文只渾見為妙。蓋永貞即是元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上下應即順從其道窮，即比道窮，言人不受之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上下之分懸絕，則情有不通，何以比天下，故必眾

建諸侯以分理天下，而又制為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則下情可通，上德可達，而所以比天下者為無間矣。六字一串，意非兩平，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以比之也。

蘇紫溪曰：必井田而後可封建，故師之後繼以比。夫子之象與周公之法度實相表裏者。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此只就比之初發箇道理如此。人臣精白之心為孚，盡臣道為无咎，充此精白之心，永久不渝，更無

澹齋困指

卷之二

九

易高第

空缺間斷處為盈缶。他者望外之辭，言則獲非常之恩寵也。與尋常信任不同，言而曰他，可見臣子精神亦只是自盡其心而已，固無望其他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字不必添補，蓋夫子意重初，上謂初是人臣比君之始，於此有孚，則終身事業皆有基本，宜乎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字要分曉，謂以內所素養者比之。本義柔順中

正是也不舍學以從彼。不脩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此是比人正道也。直已可以行道。故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達不離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不能擇所比。而承乘應之匪人。且比之矣。匪人何世無之。願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澹齋國指

卷之十一

十一

夏商官制

敗名喪節。墮業廢功。皆生於匪人之比。是可傷也。

胡雲峯曰。父不言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

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異二。乃已。近臣外比。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如禹稷之過門不入是也。如此則無愧於大臣之義。貞矣。由是可以贊顯比之治。可以固順從之心。故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賢謂德。上謂分。見比以分。非止尚其德也。莊子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四之得君。四之幸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三驅不誠。總是顯比之象。顯比只是一箇大公。三驅不誠。是上下不求必得。亦是箇大公。故以象之講顯比。要舍不誠意。陽剛中正。以比天下。是大公無我。而付失得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非煦煦以市恩。而感之無心。民惟皞皞以自得。而應之亦無心。有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矣。此則神化與上下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故吉。細玩此。又自與伯者暗昧狹小氣象不同。

澹齋國指

卷之十一

十一

夏商官制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正中俱以心言。乃顯比之所由也。所謂有天德。乃可行王道。舍逆取順。正解所以失前禽處。順逆只是來去二字。不可更深。只就象說。正意須講在前。不誠。只是熙熙皞皞。不識不知的氣象。王者以無

私示天下。天下亦化之而無私也。風草影響。自不可誣。若似上之使之者。故曰上使之也。此至公至神之化。惟公故神。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出庶物。全在德上。有位無德。比之無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惟無首而不足以為上。則民離難作。必不能保其終矣。此所以凶也。

濟甯困指

巽上乾下

卷之十一

十一

濟甯州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名有三義。一取巽陰畜乾陽。一取一陰畜五陽。即象傳意。一取能畜不能固。即大彖意。但不指風耳。亨是陽道可行。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其意實相承。但不可以密雲二句作亨之故。以陽道言之。才既能為。勢又可為。故雖當以陰畜陽之時而不為所制縛。天下事猶可為也。故亨然君子之亨。又不特以健巽剛中已也。以陰道言之。畜未極而施未

行權有所分。而操縱未盡由於已。或勢難獨克。而呼號無黨類之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所以得亨也。不然居中用事者。彼得以中傷之。而健巽之才。亦無所施矣。如何得亨。密雲二句作一句看。猶云密雲起自西郊而不雨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小貼柔字。畜貼應字。小人在位。而衆賢受制。若與為應者。故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濟甯困指

巽上乾下

卷之十一

十一

濟甯州

健者君子秉道嫉邪之心。而巽則紆徐慎密。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我慮也。而字意不可少。剛言德。中言位。與志行字相連。是剛德君子。而居中用事。權猶在我。而其志可行也。德與勢如此。故不為所畜而得亨。乃字宜玩。小畜本不當亨。其以亨者。乃以此耳。剛中蘇紫溪因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說是厚集善類。健巽則外焉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剛中則內焉惕號。以自固其君子之交。陰以厚集其勢。此亦好。

密雲不兩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往是陽施是陰施未行承尚往不是釋自我西郊

陰陽和則成兩今陰畜陽未極是陽氣猶得以上

進也惟其上進故密雲雖起於西郊而兩澤之施

亦未得行也把飯甑來看極明蓋上略過此氣便

沒有蒸汗了若蓋着不通氣自然蒸起汗來此只

就造化上講正意繳在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致美也文者德之發故曰文德威儀文辭皆是

濟需困指

卷之二

十四

卷之二

此是就小畜時說箇道理非此君子不能為之畜

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必曰自道者由正

道而復也蘇軾所謂臣不敢由他途進是也初雖

與四為正應然體乾得正則才德足以自持居下

遠陰則形迹未為所制故能重道義慎名節以復

於上如此則無降志辱身之非而有直已行道之

吉矣凡曰无咎大槩是君子補過之意今曰何其

咎尤是快之之辭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能復自道則正已可以正人直已可以行道以義

揆之當得吉也君子之出處惟義所在而吉凶之

應亦決於義而已命固不足道也義字最重

九二牽復吉

漸近於陰勢甚危矣有剛中之德故與初相牽而

復亦復自道者也如此則志可行於小人用事之

時何吉如之剛中只是耿介自守意

濟需困指

卷之二

十五

卷之二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說牽復似少了自道故象特揭在中二字見二之

復亦與初同道者也故亦不自失在中即本義剛

中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不中無自守之節近陰多比暱之私故雖非正應

而以陰陽相悅為所係畜而不得進有輿說輻之

象然以其志剛則阻抑之極不勝其忿又不能平

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夫不進而後爭爭何

蓋哉君子思及於反目可說輻乎寇準之於丁謂
此文似之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不能正家似在說輻之先由不能正家此所以說
輻而至於反目也嗟嗟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
為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自乾體言則六四一爻獨為陰柔小人自巽體言
則三陽又皆為強暴小人易不可為典要如此三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十七

陽上進四以一陰獨當其鋒本有傷害憂懼者以

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故孚誠所感自得二陽之
助以是而畜三陽則以衆勇以衆謀自足以制強
暴之人而身可無傷心可無懼血去惕出之象也
如此又何不勝之咎无咎即血去惕出不必再推
開說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五上二爻上合志非四合上志以四有孚故
能致上之合志也獨舉惕出以諷血去省文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玩本義及象似重有孚邊道理亦是如此三陽上
進其勢已盛非孚衆志而屈羣力不能畜也五惟
居中而處尊則不惟孚誠足以結天下之心而且
勢力足以制天下之衆以此禦乾鮮不濟矣有孚
從居中來富鄰又從處尊來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爻似平舉故此特歸重於孚言之以力服人豈能
服人哉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十七

上九既兩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為陰也上九陰盛之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兩者
今既兩矣向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此未必皆小
人之過也自古小人進路未有無所倚附而自盛
者多由君子或甘其承順而假之辭色或視為易
與而借之祿位尊而尚之如此故勢漸至於此極
也如寇準之於丁謂呂大防之於楊畏似之然此
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加於君子乃以邪

干正雖正亦厲况未必正乎若以其時而決君子之進退則陰盛陽衰如月之幾於望然此時萬無可行之理不然亦自取凶耳處如處暑之處止也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陰盛之象既望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既兩既處狀小人之極其盛尚德載咎君子之致其盛婦貞厲所以危小人月幾望征凶所以曉君子扶抑之意深矣

象曰既兩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玩也字便見是兩處之故疑依程傳作疑慮看小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十八 陶克成刊

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胡雲峯曰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

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

三三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名取卦體辭取卦德自是兩義以兌至柔遇乾至剛而踵其後以圖進非所履而履故名履危之也然兌本以和悅而躡乾剛強為能謙冲退讓以處

之從容談笑以弭之不為傷害所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者也是而進隨其所向無不如意尚何往而不亨哉卦危其履辭善其占顧人自處何如耳張中溪曰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此甚融蒙引謂是如踏他跡相似非踏在尾上說雖細却過拘泥古語料虎鬚幾不免於虎口亦豈只是料其鬚影乎

胡雲峯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

澹窩自指 卷之二 十九 陶克成刊

象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兌至柔乾至剛從而履之莫危於此矣柔勢

易陵剛凶能逞也剛柔不以性言恐涉卦德只以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本義謂之二體特言

二體者以明柔非專指六三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非媚說恭順而不失其正耳應乾本危而以悅應之則彼雖強暴安能肆於我哉故不咥人亨俗

言癡拳不打笑臉深可味
項平菴曰虎媚養已者順也。惟柔順而說則履虎而不噬人且有能亨之理。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又孔子別取九五爻義以明履危而亨之意。要之履帝位亦是危機。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也。但以剛中正之德而處之。則德稱其位。夫何疚。由是而發之事業。必然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豈不光明。君道貴剛而中正。又所以善用其剛。剛中剛而不過於暴也。剛正剛而不流於邪也。光明說開一步。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辯上下正所以定民志。須兼位與享說。如公卿大夫上也。則辯之為上。使與下別。而上之中又各以其德。而差等其爵焉。農工商賈下也。則辯之為下。使與上別。而下之中又各以其事。而差等其食焉。若此者。正以定民之志。而使不敢有越分之思。在君子則知位不可以倖得。而不日誌於尊榮也。在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十一

履

小人則知食不可以濫享。而不日誌於富侈也。民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制禮之功如此。賈子曰。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此最可想。辯上下以定民志意。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主任進說。素履謂平素所行本義。往字屬下句。初九陽剛。既能勝已之私。在下居初。則猶守已之志。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三十一

履

故其所行無非素履。而凡富貴利達。不足以移其心。所謂不變塞是也。以是而往。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而咎可免矣。呂東萊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生平欲如此做事。今做事却依着平生。此為獨行願。獨專也。言單單行此願。而一切外務舉不足以奪之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有剛中之德而當居下無應之時抱道自守是非
寵辱不為之累而優游自適有不知天地間何樂
可以易此者為履道坦坦之象此誠幽人自守之
正道也身雖隱而道亨何吉如之幽人之貞自有
幽人之吉考樂之詩曰考樂在澗碩人之寬衡門
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得此爻之象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即剛中不自亂指其心也彼為富貴功名所亂
者中德不足故耳

澹窩因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象曰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病全在志剛二字志剛則才德雖不足而果於自
用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以此履乾正與和悅者
相反必觸其怒而動與禍隨矣猶履虎尾而啞人
者也其凶可知以如此之人即使幸而得志是猶
武人為于大君必然播惡於人斂怨於已亦歸於
啞人之凶而已安能久哉下二象一意總是剛愎
以取禍意見志剛者之無一可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而曰能視所視能幾何不足以有明也跛而曰
能履所履能幾何不足以有行也位不當謂不中
不正志剛則是不仁而在高位矣四句總是一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居大臣之位而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正履
之所謂挾震主之威居不賞之功者此正危機所
伏故為履虎尾之象然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愬
戒懼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由是君心可移始雖危

澹窩因指

卷之十一

二十三

象曰

疑而終必吉矣

蘇紫溪曰四不中正與三同而吉凶異者三柔而
志剛則有自用之心四剛而能柔則有畏懼之心
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即終吉意謂得君之志行也懼而志行可見
大臣欲行其志者全不可炫才使氣

九五夬履貞厲

剛中正有能為之資履帝位有可為之勢下以兌

說應之則人臣皆將順其欲為之心故其於天下事不顧時勢之利害人心之可否而獨斷以行之為夫履之象夫天下事多得於慎重周密而失於主張太過如以夫履而處之則議論不及詳利害不及悉才常傷於所恃而禍每生於所忽雖正亦不免於咎矣况未必正乎此是聖人憂治危明之意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者夫之才當者夫之權不及兌應者重責五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就履立論終是終身若只一事終如何便考考者稽卜其將來祥者吉之兆不必兼禍一邊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玷缺之意上句虛下句正是考祥之例上九居履之終是行之已成而天之已定者也故當反觀自考視吾平日所行以卜其祥之得失必其所履無一不當天理無一不合人心而周旋無虧乃可以迓天休而膺天眷元吉不然所行少有缺欠何足語此哉蓋吉凶禍福

濟富困指 卷之二 二十四 彖列

皆人所召與其求端於天不若反求於己是故君子一事不敢苟且一步不可放過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吉若非在上猶恐履之不終福亦難永今元吉而在上則人事已要其極而天命可保其常多福永綏繁祉交錫非特尋常之慶而已故曰大有慶也大跟元來重在上二字

家君曰素履之往謹始也視履考祥謹終也君子之所履始終一致如此

泰小往大來吉亨

以小往大來係於泰者雖本卦變卦體上來與名意自相貫蓋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與坤卦天地變化同往來內外字義須活看信而任之則為內為來疎而遠之則為外為往又是據見成說不可說斥去之進用之吉亨渾講然亦須識得吉猶是在身亨則說開作用邊矣

濟富困指 卷之二 二十五 彖列

朱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二句是影泰說內陽五句是影小往大來吉亨說然合而玩之却是總舉名辭而推廣其義如乾坤文言餘卦極言之例非釋卦名辭也過下只用則是二字可玩不必大分析萬物通要說是天

濟富因指 卷之二 二十七 陶應林刊

地化生萬物之氣通天地萬物本為一體不可作兩截照下志同自見志同者以交而同若上下不交則情隔志睽何緣得同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小入上亦灑脫如云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外父墨卷用此說應天甲子程文把三句通在君上說根志同來作理欲邪正之辨陰陽以君心存言健順以君政之所發言君子小入以君之用人言亦可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以人君致泰言以其統體之自然者而言曰道就此道之宜於人者而言曰宜宜即道中之宜也天地之化本無過不及但其化渾渾淪淪無所分辨似乎有過處聖人就於渾淪中裁處成就得箇分曉如立四氣以分天時定四方以疆地理明五常以建人極是為裁成其道天地雖有此道而以無心成化不能自致於用似乎有不及處聖人以

濟富因指 卷之二 二十七 陶應林刊

有心之制作而贊助之如用天之時而教之春耕夏耘因地之利而教之高黍下稻立人之極而示之仁敬孝慈之理是為輔相其宜若此者正所以左右乎斯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皆得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宜耳是聖人為造化計者凡以為生民計也后以字直貫到底天開一代之治運后成一代之治功故曰有天無地做不得有天地無人君亦做不得造化功業相為表裏纔成得一箇泰的世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當泰之時而以陽剛之德與上二陽牽連而進是一君子倡之衆君子和之同心共濟有拔茅連茹之象以是而往輔泰之功成矣吉以初以之也固須重初說然又不可作薦引只是同心協力便是吳臨川曰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兼三陽亦以初為主外謂天下惟其志在於為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通是戒占中行乃二所自有戒占者必如是乃可尚之耳四事總來有一箇中各件分來亦各有一箇中分合兩說都是人情當泰之時非過於苛察則狃於因循非忽於遠圖則昵於近習皆非中也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而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革而用馮河舉及側陋慮及隱微而不遺於遐遠且不褻近倖不玩目前而朋亡斯

則用剛於其所當剛用柔於其所當柔而四者各

一其中也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剛而四者共成一中也是有以合乎九二之中行矣此只以治泰言未及保泰通要切泰之時說曰包荒是存藏垢納汙度量曰用馮河是下斬釘截鐵殺手遐曰不遺何等仔細周詳朋曰亡何等光潔灑脫逐項都要想像出來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四事總在包荒內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為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若是箇暗昧狹隘的人如何得如此停當此處極須模想時說但云光能察此中大能體此中似尚泛泛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

此文何伯宗別有說甚新錄於後以備考泰寧之世人情樂因循而憚更變馮河最所急而近昵之人妨政害治朋尤當亡第人情既已安肆一旦急

治之則有不堪深禍未除而近患已生者有之且忿嫉朋比之心勝其中褊隘遐遠深長之慮反至遺漏交本剛而居柔得中是固能以柔中而用剛者也故必歲垢納汙能包荒矣而後不溺於因循以用馮河長慮却顧能不遐遺矣而後不牽於私昵以亡其朋夫馮河亡朋既不至於養亂而由包荒以馮河由不遐遺以朋亡自不至於激禍可以尚中行矣中重不過於剛上此方與本義兩而字合及象傳包荒下不必添出正見當重包荒意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三十一

禮記

有禍

天下無百年太平時節九三將過乎中泰已極矣世道未有平而不陂者否將來矣陰類未有往而不復者此是天運必然所謂孚也如何可不憂殆必艱難其思慮而存思患預防之心正固其施為而盡持盈守滿之道則人事無虧天命可挽勿恤其孚而常泰之福可食矣平陂往復言天命也艱貞者人事也無咎而食福者盡人事而回天命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謂氣化際謂否泰交會之期言外全要得不可任其盛衰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過矣故三陰翩翩然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其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其心自孚小人之勢亦可畏矣君子處此亦大危哉翩翩見有跳躍意翩翩足矣而又曰不富曰不戒深為君子危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三十一

禮記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在下在上為失實言處非其分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下二句是推小人心以危君子或因本義下復欲作退處說與又不同不知本義蓋以下為內卦也不可泥且小人在上豈有肯自退處者說亦不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主乎泰者也而柔中應二則是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虛心以委任夫賢者有帝乙歸妹之象

自是可以迓天休。可以撫至治。以祉元吉。以謂以此致之也。祉元吉不必分。總是保泰之效。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中只是純心意不必用無過不及語。行願即是下賢人君孰無下賢之願。特無中德而不能行耳。五惟柔中則是聲色不邇。讒邪不奪。而純心以下賢者也。故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善賢者理未形。善治者制未亂。上為泰終。城已復

澹富困指

卷之二

三十二 魯元利

于隍矣。此時安可力爭。但當反身自治。脩其政令

以回之耳。然不能圖之於未萌。而乃欲收之既壞。

雖正亦可吝也。深戒君子當預防也。家君曰積治

而為泰。猶積隍而為城。一旦城復于隍。則成之甚

難。壞之甚易。聖人之取象若此。為戒深矣。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國之安危。在出令。上之城復于隍。雖云天運之自

然。亦由其恣肆放縱。於久安長治之餘。而政事不

脩。紀綱廢壞。其命亂。故復歸於否也。治之何如。亦

曰告命而已。爻之復隍。大半歸之。天命此全歸之。人事。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曰否。夫泰乃人道之常。今謂之否則三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故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何也大往小來。則是小人用事之日也。君子可復行乎。

徐進齋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

澹富困指

卷之二

三十三 如底

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

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開之天。否則責

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為邦者。以其有上下之

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復成

箇世界有邦與無邦同故曰無邦猶言其何能國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此作君子已能者說不作戒辭當否之時非君子

致用之日苟不見幾而作難必及矣故避難莫如

儉德儉德者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也使聲

光少露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

之來其能辭乎昔班固譏龔勝為薰膏是也故必

至於祿不可榮然後為能儉德不可榮以祿非遠

而去之只是不知有我而不得以祿及之耳有作

子陵詩云當時何事着羊裘譏其不能自隱也噫

子陵之時尤不可况否之時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因初惡未形為設此法亦是聖人惓惓為君子處

小人而貞則能保全善類上馬不為國家之禍患

下馬不失在已之覆庇吉而且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一心為身家故以君字番過小人而亦志在

於君則必為天下愛惜善類矣故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中正非純乎小人者也故能包容承順

乎君子小人如是則吉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不

為所挽而後道亨若姑與其相容之迹而不察其

實有不然之心至於失所守則駸駸然受害而不

自知矣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不純乎小人者大

可畏否亨之戒嚴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以包承之故而自亂於小人之羣此之謂否也

而亨自致矣

六三包羞

傷害善類在小人亦自知羞故聖人着此一字以

動之使終包截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故包羞使位一當羞其終包

乎甚為君子危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言天時。无咎言人事。玩本義。還當串重。无咎邊。九四固有命矣。然非處之萬全。而无咎亦何緣得。獲福无咎。只一箇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識之者。所以往往錯了機會。雖温公亦未能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罷。至顧後之類。是以轉而為紹聖之禍。天運而人從。時至而事起。豈特九四之福。凡我疇類。皆附離於四。以受祉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乃濟否之志。天有是時。人有是事。則可以轉否。為泰而志行矣。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三十一
三九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撥亂反正。以休息天下之否。而馴致於泰。大人之事也。占而大人則凝天命於既去。收人心於既離。吉。然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頃刻不戒。即怠荒之所由。作斯須不謹。即禍亂之所自生。故必時懷戒懼。常若亂亡之將至者。然則防患愈周。而保治愈固。久安長治之業。可致矣。三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者。以此。其者危其將

然之詞。苞叢生。桑根難拔。而叢桑尤深固。故以為堅固之象。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而欲休之。比重熙累洽不同。故非德位兼隆不可。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陽剛德足。以濟矣。居否極時。又將濟矣。故能傾天下之否。而盡平之。前此未傾。故先否。其後既傾。則有喜矣。傾如傾水之傾。否在時之極。而傾之則盡平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重時說明。其所以力省於五。而功倍也。蒙引曰。上九固是時運可傾。亦是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三十一
三九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於火同天。見性之同。於二應五。見德之同。於陽與

陰見情之同。故名同人。同人之道。只是公與正兩箇字。便已盡了。須把本義德體貼公正二字。總提在前方。就占者一直說下。此全要認得同人源頭。乾父坤母。天下無物非我。故人不可不同。人多。是軀殼上分爾汝。便不能同人了。于野只是一箇無我待人。情有親疎。而視之如一體。勢有遠近。而處之如一家。如此。則有親有功。何往不亨。即有難處之事。亦可藉以共濟。而大川之涉亦利矣。于野內有貞意了。聖人却怕人以同。流合。汙為大同。故又

澹窩困指

卷之二

三十一

新編成

抽出君子貞來點破。見必合於貞。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蓋非公不足以語。同非正。則無以為公也。要之同所當同。則雖有不。同亦無害其為同。苟同非所同。則雖同。盡天下亦不過是於宗而已。陽明先生論學說。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極得此意。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當二。乾當五。兩字不重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二以柔正中而應五剛正中。是君臣一德。上下一心。

精神孚契。有大同之象。故名同人。二五只兩人而亦曰同人。此可想于野及貞字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行與以健同。是于野的根本。天下人惟爾我心最難去。此非大勇者不能乾行。則能自克其有我之私。此所以謂之于野。而亨且利涉也。文明三句。是君子貞。惟君子句。是貞之所以利。此須切同人說。方妙。文明以健是和。同比。周之介。析之精。公私

澹窩自指

卷之二

三十一

新編成

從違之辨。決之力。中正而應。是已以道同乎人。而非私與人。以道同之我。而非私比。內外人已。無非一正。所以謂之君子貞。惟君子即頂此君子。言理不言人。天下之志不同。而同此貞之理。我以此君子之貞而感人。則此心同此理同。有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者乎。曰惟君子見非勢利所能。曰通志。則形迹有不拘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定其名分。辨物。又即名分中所用之器物。而

區別之。須相承說。此都是審異。天下無異志。乃所以致天下之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居初以剛。已本無私。在下無應。人又非與我為私者。故為同人于門。于門非真出門外。同人也。只是無偏主私昵意。比于野力量較小。地步較狹。如此雖未必能通天下之志。而於同人之道。亦可無愧矣。故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四十一

陶克成刊

得。同人之道。則同己者固。敬信異己者亦無自而詆毀之也。爻言我无咎。此言人不得咎我。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中正須看得淺。大略心。曾亦是光明的。宗非不當同者。只是偏於所同。昵近而遺遠。就親而棄疎。此則所感以私。所應亦狹。不亦吝乎。夫二以一陰為五陽所與。宜乎大同。而乃不免于宗吝。其何免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欲攘二於五。故懼五之見攻。伏莽升高。此要形容觀望。窺伺情狀。為此者欲興耳。理勢兩屈。終何能興。程傳曰。二以中正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四十一

陶克成刊

恐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然二非所同。五非所敵。雖三歲之久。亦安能行乎。此雖理勢俱屈。而理實非所顧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爻好處在四字。剛不中正。又無應與。故亦欲同於二。而二為三所隔。故隔三以取之。為乘墉以攻之象。然幸其居柔。剛而不過。故知二之非正。而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焉。如此則能以理自制。而不終為苟同之失矣。何吉如之。墉象三攻攻取也。

非攻伐之攻乃攻二非攻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點出一義字是聖人提醒人處義即是則如當同而不同不當同而不同此即是義此即是人心自然的法則困字從義字來制於義而不得通便是困不去攻便是反則能反則吉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人情喜異惡同故以號咷與笑為先異後同之象克勝之也勝間隔之人也過過二也大師只是剛

澹富因指

卷之二

四十二

豐成刊

斷意二五正應而為三四所隔是君臣被讒間者然中正相應乃義理所同故邪不能間而終得以合為先號咷後笑之象然六二柔弱君子之易退者也三四剛強小人之難去者也又必以剛毅自斷而不使奸邪搖惑則君臣道合而後笑之樂可遂也夫小人可以優游不斷之意待之哉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字包號咷後笑中字諫正字二五中正相應其理本直所以終莫能間也去小人必用克字可見

非人君之勇者不能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外无應物莫與伍絕人逃世之士同人于郊者也然雖無所同却無所累何悔之有同處有爭故于郊亦可以无悔此文乃荷黃文人之流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鄙之之辭所謂果哉求之難者

三三離上

大有元亨

澹富因指

卷之二

四十三

豐成刊

名見所有之大以勢言辭見治有之善以德言象為所照者廣是尺地莫非其有也體為所從者廣是一民莫非其臣也故名大有夫有大者勢也治有者德也卦惟剛健文明居尊應天以此治有將見禮樂刑政盡善盡美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順矣不亦元亨乎元是制作盡善意亨是治化大行意與他卦不同然須申講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得位大中須重德上柔字只當六五看六五之位

尊為天子。然且有大有中之德。由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而天下大一統之盛矣。此大有所由名也。大有只在上下應內。然須根德來。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是指君人之德。兼德體而言。剛健文明。此是在已者。以此施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得其宜。即為應天時行。應天即是時行。不可分剛健文明則神武而聰明矣。以此行政。又法天之行健。而以時出之。不敢任已。剛斷而失之刻也。憲天之聰明。而以時措之。不敢任已。明見而失之察也。總之都是治有之德。此其所以得元亨。

全象通要。重德上。是德足以致有。故名大有。下是德足以治有。故曰元亨。此孫吳江說甚好。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則善惡皆有矣。釁孽每起於無懲。其初甚微。其終將至於不可收拾。遏惡揚善。人君御有大權。所以謹之於微者也。順天休命。言因天命之本然。

澹齋曰。指。卷之二。甲五。

者而治之。不必說奉行命討顛頊。書曰。非吾善而巳也。善緣善也。非吾惡而巳也。惡緣惡也。正是此意。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時。民物豐盛。驕侈浸生。而禍隨之。易涉乎害者也。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在下無尚大之心。無應則不溺於私交。在初則未履於盛滿。是以未涉乎驕侈之害。而得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人情易肆。守終為難。一或不慎。而害隨及之。咎其終免乎。故又戒之以艱。居宴安。則思撻節。履盛滿。則思挹損。惟恐一入於驕奢。而或流於害。則終可免於咎矣。艱只是守其无交害之初心。无咎亦即匪咎者。而保其終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有大之時。而居初。初心未變。是以謙抑尚存。而驕奢未起。其未涉於害宜也。只取初。不無以陽在下。上無係應等語。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澹齋曰。指。卷之二。甲五。

大車取象於剛中。以載取象於應。然須重德一邊。二具才德之茂。而為中外之所倚重。是大車以載也。以此而往。必足以勝任。而免責。故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象須就九二正意。影車上講。積中謂有剛中之德。積於中也不敗。即是无咎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用亨是虛象。不指貢獻說。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於凡嘉謀嘉猷。可以贊大有之治。

澹庵困指

卷之二

甲上本

呂永亨

者無不入告於君。猶公用亨於天子者。然此惟九三故能之耳。若小人無剛正之德。且樂四海之無虞。而逢迎道諛。安能長慮。却顧諄諄。納誨如此哉。故勿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當大有之時。而用亨。此真大臣之事。惟君子之所優為者也。若小人而當此時。必為豫大豐亨之說。以盡惑其上。適足以為害而已。

九四匪其彭无咎

以剛迫五。權位大盛。然處柔。則能小心翼翼。無專擅。無僭擬。有匪其彭之象。如此則功雖高。而主不忌。權雖重。而下不疑。何咎。

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

明辨二字。連加一晷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總只是明極其明而已。所明辨者。尊卑之分。盈虧之理也。須兼此兩意。

澹庵困指

卷之二

四十七

郭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是五所已能。聖人怕他一向柔了。去故又以威戒之。是補其所不足也。須抑揚看。吉雖承孚來。亦須重威一邊。厥孚指五與二交。如指五與上下。養賢及民之心。足以孚契於天下。而天下之臣民咸信之。而志相交結也。此是柔道致治的。然所有既大。則物性難齊。處之太柔。則民心易玩。故又必威以濟之。乃可以得吉。威是明慎政體。總攬乾綱之謂。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二句是誠以結人心。下二句是威以肅人心。然亦須只重威一邊。厥孚交如是上孚下下孚上也。然所以激發天下者則在上耳。信即信賢之信。誠信九二之賢而自足以發天下之志也。易而无備作推原說太柔則上下玩易而弄法行奸無所畏備所有之大將不可保矣。故必威如而後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有之極正滿之時也。處此鮮不以泰寧自負而怠。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四十一 坤上

傲縱恣簡賢輕士之病作矣。今乃能履信思順而尚賢滿而不溢如此。是以自天祐之於冥冥之中。得以長享其有而吉无不利也。吉无不利即是自天祐之作一串說不必分。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宜有凶矣。而此云吉者以其行合乎天。而天祐助之耳。明非倖致也。交自天而推之人。此自人而推之天。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內止外順則心不肆而行不驕。山屈於地則以至高而下至卑。故名謙有而不居。方是謙若無而不居。自是本分事何以謂之謙。亨是行無不得之意。亨外別無有終。有終只是常常如此亨耳。不必分眼前日後。聖人只為人怕一向埋沒。故特地點破。見得人只愁不謙。若謙畢竟是好本義。先屈後伸。須活看謙即是屈。屈處即是伸。更無先後兩層。君子有終。君子字輕。謙自是君子之道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四十九 坤上

陽明先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一傲字。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傲字。結果了一生。按以此反看謙亨有終之義。更明。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地本無謙。此是聖人覓箇謙意來說。見得謙亨之理。在天地且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下濟是天之氣下交於地。而與之共濟也。不作濟物說。光明是化育之功。光明而不可掩也。卑以居後。代終言。不以形體說。上行者其氣上達。配天以成光明。

之化也。下濟與卑似乎天地之謙而光明上行則似乎天地之亨矣。光明上行即在下濟與卑處見得緣亨亦在謙處見得故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虧盈三句起人道句。逐句語雖平而意則重。益謙等這邊第不可謂虧盈以益乎謙也。四者非有心如是。故皆曰道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其

濟富因情 卷之二 五十一

進退子奪非作而致其情。如天之日月寒暑地

之山谷川澤鬼神之災祥禍福也。只是一箇謙在尊為光在卑為不可踰。各就所處揚之。蓋位尊的

德本易彰。有謙則其德益光明而不可掩。位卑的分雖可踰。有謙則其德高於人。而人莫之踰。此俱以德言。隨他地位不同。都不曾埋沒了。豈不是君子之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卑順而自掩其高亢。此作一人說。與前象下本

義作兩人者不同。且彼主山言。此主地言也。裒多二句就一已言。不當分人已多即盈滿。寡即謙虛。

物即多寡言。平施當可也。蓋多盈滿而寡謙虛者人之恒情。多則當裒而寡則當益者。物之常理。是以君子裒其多而益其寡。惟稱在物自然之理而施之適當其可耳。二句一氣講下。總來是常存謙抑而不敢驕亢之意。諸說俱未貼。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以能謙之資。執處下之道。謙而又謙。君子之行

濟富因情 卷之二 五十一

也。謙則必亨。豈惟可以安常。即用之以涉險。而圖

謀者多。協力者衆。亦能有濟而得吉矣。甚哉謙之受益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人之德係於所養。卑以自養。故客氣日消。圭角日化。自然不至於矜肆。而能謙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則無上人之心中。正則得稱物之宜。是其謙之德積於中。而聲聞自見於外。為鳴謙之象。如此

則聲聞非過情。而且行無不得矣。貞吉鳴謙乃謙極。而人鳴之。非自鳴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言他中心真實能謙。所以不求聞而人自聞之。此為鳴字說破。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上下歸正。是勞謙只帶卦上來。功高天下而居之。以不伐。是勞而能謙。君子之道也。如此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有終而吉。周公之於成王。此文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五十二

周

似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非服其功。服其有功而謙也。若自功而有驕矜之色。則雖功高天下。人誰與我。

六四无不利。撝謙。

柔正能下。大臣之謙者也。此則上安下從。固无不利矣。然九三勲勞之臣。吾功不如三。而可偃然自安於其上哉。故又戒之以撝謙。要之九三勞謙君子。豈便相忌。在我者當如是耳。此須真有一段謙

退的意思。不惟讓之于心。而且發揮于辭氣容貌之間。以示不敢自安之意。方好。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即稱物之宜。撝謙於无不利之後。似若為過。第居三上。道理合當如此。不為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君而能謙者也。君而能謙。則不必勢以驅之。而天下之人無不服矣。為不富以鄰之象。當斯時也。而猶有不服者。則率吾所服之眾。以討彼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五十三

周

不服之罪。終必得其服而利。然既得民心。則張弛

闔闢。隨吾之所施。而無不如意矣。豈特利侵伐已哉。下二句俱承不富來。俱是謙而得民之應。或以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看似與本義不同。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非謙。征不服。亦不害其為謙也。若非不得已而征之。毋乃外謙而內好勝乎。此本程傳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征邑國。不可說壞了。須挽回方是。謙極有聞。是鳴

謙也。夫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無不利。然未居為君之位，而又少駕馭之才，故但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此固才位之所限也，而亦何損于謙德也哉。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四句一氣，下上雖鳴謙矣，然質柔無位，故其志猶未得。而至於用師，亦僅可征已之邑國而已。然則志之未得，特以其無才位耳。豈謙德之不足哉。

坤上

震下

豫利建侯行師

卷之二

五十四

豫即孟子人和之說。剛應志行，正是人和而順動。則所以致人和之本也。故名豫。建侯統衆，行師動衆，非平素得人心者不可。惟豫則以之建侯而萬姓推戴，以之行師而三軍用命。夫二事之大者，猶利他可知矣。建侯是建萬國之侯，不必無立儲建侯行師，通只本卦名豫字來，不必粘順動。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傳雖言豫却重，所以致豫者，故順以動為一傳樞。

紐

剛是九四，雖指大臣說，然全章不必露出應字重，即所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志行輕帶，此句正是豫順字重。動字亦帶說，此句是所以致豫者。剛應而志行，是一人負天下之望，而朝野悅服。吾之志無不行矣。然剛者多自用，或有動作乖宜處，何以致豫。今順以動，則弛張闔闔，皆順天理，不拂人情。此所以人應之而志行也。首豫字只提卦名末豫字，合兩意渾釋之。

豫利建侯行師

卷之二

五十五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豫順以動，即頂上來，天地只是這箇理。我能順理以動，則一理所感，兩儀協應。三光正，五辰敘，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雖天地之大，亦如之况人固圍於天地之中者也。而建侯行師，有不利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極言順動之理。天地順動，只言陰陽，不必泥左旋語。不過不忒，即天地順動符驗，非以此為順。

動觀故字及刑清民服句可見不惑又從不過來。四時隨日月運行。日月有過。四時便錯。非謬。故日月各循其序。而四時自因之。以不惑也。聖人順動與上順動同。只是舉措合宜。意謂清民服亦即是聖人順動符驗。刑清則民自服。清是不用。非不浮濫之謂。順動即豫之時義。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澹窩因指

卷之二

季六

五十七

配祖考。以奮為和。此理儘可玩。德發揚。詡萬物。非和之至。而何。孟子說樂至。手舞足蹈。正是此意。作樂總提起。崇德與殷薦。迺講下。作謂制作。崇程傳說。褒崇。乃闡明發揚之意。德兼心德功德。殷盛也。用之朝廷。邦國都。未是盛。獨用之薦上帝。配祖考。乃為盛耳。冬至祀帝。圜丘而祖配。尊尊也。季秋祀帝。明堂而考配。親親也。

初六鳴豫凶

此文是箇趨權勢的小人。小人得強。援他自家何等得意。不覺驕形於色。或肆為言語。以誇人。或示其勢焰之可畏。以之自鳴。如是。他却以為得所。靠依。不知冰山終有倒日。凶立至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意窮滿。所以鳴豫。招權賈禍。凶其宜矣。明禍非卒至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以中正自守。是澹然無欲。而勢利紛華。毫不可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五十七

五十七

奪。介于石者也。其介如此。是以靜而能明。虛而能照。大之國家興亡之兆。小之事物得失之機。可以坐照而先見之也。占者如是。則得持身處事之正。而不陷於沉溺昏迷之凶。貞吉。介石必無安靜堅確兩意。不終日。承介石來。不終日。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事已成。而後見。斯亦晚矣。貞吉無承二意。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貞吉。只帶不終日。輕說。中正。即介于石意。惟以中正自守。而利欲不以溼其心。此心所以洞然先見。

也。不然利令智昏，先見云乎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張目而望也。聖人下此字極妙。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却幸其權力之足憑。而自恣自樂。為盱豫之象。宜有悔矣。蓋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占者處此。則當速悔而改之可也。若溺於豫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矣。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遲字正與不終日相反。本義速悔字。乃悔悟之悔。與又不同。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五十一

五十一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四何傷陰不中正。德不足以自守。故至於此。若二之中正。何以有此哉。可見豫非溺人。人自溺耳。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專指民。民心豫附。由我而致。豈不大有得然。豫至難保。而四以由豫之心。容有自信大過。而弗信天下之賢者。故又戒以開誠布公。勿懷猜忌。則我不疑於人。人亦不疑於我。而豫可保矣。朋謂善類。簪以聚髮。簪之即聚。又有連意。取象盍簪。言其

聚而速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即象傳志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柔居尊。則欲敗度。縱敗禮。既不知為社稷蒼生之計。而乘九四之剛國之政柄。又旁落於權臣之手。神氣上弛。國脉將危矣。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是先人之遺風善政。猶有存者。國勢雖衰。而天命未去也。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占者誠因中以

澹窩因指

卷之二

五十九

五十九

自震則猶可以不死。否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象與爻同。但貞疾單指乘剛一邊。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而居豫極。故稱冥冥者。彼昏不知。非獨不能蚤見者。震體為動。而能渝。則猶可无咎。可見人貴覺悟。雖成猶可救也。先醒後醒。不醒世之豫者。安取哉。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而在上迷將終矣就此撥轉他故曰何可長樂不可極極則反憂有渝其可一日緩哉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卦斷在王道上。看本義已能隨物來隨已。串說是已能致人之隨。而人自隨之者也。重物隨一邊。王者而為人所隨。則天下慕之。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其亨大矣。元亨未有不正者。聖人怕人欲以不正之隨。而冀元亨。故又提破貞在致人隨者。夫何咎。

澹富用指

卷之二

六十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變主柔。剛臣而從柔君也。是以臣而隨君者。卦德主動。英主而得民心也。是以民隨君者。皆有隨之義。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貞字重。天下隨釋同。下觀而化不必推開說。惟正

足以通天下之志。剛下柔以此動而悅以此亦以王道看。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矣哉。只承天下隨之贊其大明所隨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人不夜息。則神氣耗散。思慮汨擾。已先失靜定本體。何以能旦晝酬酢。故靜以養動。非惰也。定以藏應。非忘也。要之古人瞬有存息。有養宴息亦有功。夫深言之。即所謂止。所謂主靜。所謂夜氣。今人習心既成。即夢寐妄思未除。謂之昏睡。則可惡。可以言宴息乎。

澹富用指

卷之二

本一

丘建安曰嚮晦宴息者。君子隨時之心。待旦不寢者。君子救世之心。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無主之心矣。故曰渝然隨。亦人所不免。但隨而不正。則君子以為黨。隨而不

廣則君子以為彼。故必得正人以隨之。則親賢受益而吉。又必出門以交。蓋天下之豪傑而皆與之結納。則必聞所未聞。而德業日起矣。不有功乎。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既官有渝矣。必須從正。乃吉。戒之也。不失謂不私而狹。不失所隨之道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有小子之象。五正應在上。有丈夫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而不在初也。然初近而五遠。

濟富因指

卷之上

六十二

四

二又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昵於初而遺五。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比之匪人。傷可知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五兩人志趣不同。安得兼與。大凡悅不若己者。處則勝已者。遠脚難踏。兩家地也。弗兼與。有為二危之之意。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又以四為丈夫。三近係四。而失初為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四方得時用事。而三隨之。則凡有所求。

其勢可以必得。然此在人情論之。則然耳。若君子自處。則斷斷乎有不可苟者。况非正應。又有邪媚之嫌。故必所重者道義。所惜者名節。其為隨也。初不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隨之。惟主於行道濟時。丈夫之不可失而不主於名位之可依權勢之可趨。

乃為利也。隨有求得。此就人情論。其常正見。三所當戒處。曰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之道。而戒之也。居貞是戒他勿求。若說慎所求。則謬矣。

濟富因指

卷之二

六十三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曰志舍下。則失之者。乃其本心。豈徒以勢弗兼與已哉。大為三喜。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位近於五。而德同。是位極人臣。而德稱之者也。占者值此。何求不得。何欲不遂。然勢凌於君。吾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雖使所為盡正。亦不免於凶矣。然則居此位者。當奈何。必乎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而以明哲處之。則心事暴白。舉

動光明位高而無僭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失。

身全名何咎之有

象曰：德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前有獲之時人都道勢在我可以任意更不慮後

聖人下簡義字極好勢盛之極有凶之義可不戒

哉有孚在道即是明哲之功不必作推原說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而五以陽剛中正下應之嘉謀嘉

象曰：指

卷之二

六十一

其道真箇肝膽相照肺腑相通孚于嘉者也如是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故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所謂惟賢知賢也若非中正之君則與賢者不

相入雖勉強形迹之間安能心與之孚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此亦主王道看上六居隨之極則是王者以一念

之真誠固結乎天下而精神意氣聯屬而不可解

有拘係之而又維之之象然此豈特可以孚民心

已哉王者用此誠以享于西山神亦歆之矣况於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即極字居隨之極是其隨人的誠意真有一段

不可解處

䷋ 巽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名義見傳辭於卦無所取蠱在世道上看壞不是

蠱壞而有事方是蠱元亨以氣運言治之機也涉

濟高因指

卷之二

六十五

川以人事言乘其機而有所事也先甲後甲則有

所事之術總之是涉川也說箇蠱便已有治之機

然元亨亦不是天送箇治來人全靠天不得須是

勵志銳精不避險阻蓋所以做到蠱只緣君若臣

都只苟且因循弄壞了這裏若再着因循苟且如

何得治故又利涉大川大川只取象於蠱之時耳

利涉不可作效看先甲後甲是一時事蓋事壞則

當更新更新又當丁寧使無滲漏此都涉川的事

可見聖人治蠱是何等周詳亦異乎世之隨事補

塞而偷目前之安者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世之治必以君臣交接，與其勵精圖治而後成。卦體卦變剛上柔下，則君亢而臣卑，卦德巽而止則臣諛而君惰，不蠱何為？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元亨同象，亦以氣運言。蠱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天下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之象，猶言模樣也。

澹富自指

卷之三

六十六

沈良

此處且未可露天宇出，恐礙下天行往有事三字。最可想及時有為意，上言致蠱純責之人矣。而此言治蠱則兼言乎天，恐人畏縮，以天時而動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物皆離披解散，故象蠱振民振字是治蠱的對症藥。蔡虛齋曰：必振民者，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壞，故必振作其民，使之變其舊習也。又必育已德者，蓋自新新民之本，不然已昏昏矣。安能使人昭昭，故必培養已德以為之本焉。二者

並舉，蠱無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諸爻父子字俱作君臣看，獨六五以繼體之君言。此文一串無兩意，以其蠱未深而易濟，故曰有子。考无咎，然既謂之蠱，則亦危矣，不可以蠱未深而以易心處之也。故又曰厲終吉，有子，有字重，蓋幹蠱之子，方為有子，不然則亦若無而已。初但論其時，不論其才，蓋革弊不可緩，救敗不可後，故以初為善，而厲字又加一鞭。

澹富自指

卷之二

六十七

沈良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雖由考致之，然其一段望後人替幹的心何等緊切，子能幹之，故曰意承考。意字屬考，此所謂善繼善述也。聖人要人幹蠱，怕人以為傷厥考之意，故特地說破，此與爻俱體在君臣上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六五，是委靡之君，二以剛中應之，起弊維風，已是幹所當幹，幹得好了，雖幹得好，然亦當泯於形迹。二以柔承剛，恐其所幹的，未免有堅貞拂戾處。

故又戒以不可貞。必須周旋委曲。不可自以為正而堅守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剛則能救弊，而得中則能善於救弊。此所以能幹母之蠱。言外有貞，則非中意。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在蠱卦亦是承國家之積弊，而能更張整理之者。故有幹蠱之象。然過剛不中，是見有弊壞處，便一氣改了，未免處之太驟，行之無漸，故小有悔。

濟富因指

卷之二

六五

沈氏

然巽體得正，可以濟剛而補其不中。雖其主張或過終於事體，人情不大拂戾，无大咎。蓋治亂世如治亂繩，不幹固不可，然亦非急性做得，須從容審處，乃可耳。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終字從巽體得正來。大抵當蠱之時，聖人最要人幹。若曰第改其過剛不中便好了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四當蠱時而以重

陰處之是樂因循，憚更變寬裕以治蠱者也。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惟恐緩不及事，乃以寬裕處之。

則蠱將日深矣。故往見吝。朱子曰：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得乃成功之得，即濟字。義見蠱將日深而不可濟也。

濟富因指

卷之二

六十九

陶中刊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柔中，守重是有虛己之誠者也。以繼世之賢君，應名世之賢臣，賴其贊襄之力，以起弊維風，更化善治，可以幹父之蠱，而為中興。今主聲稱浹洽於茲矣，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德雖在於臣，用臣則在於君。故譽不在二而在五。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刑陽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只為在事之外。故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其事彼自有一種獨立風塵之表。約物事曰高尚侈美之也。此爻亦須貼蠱時說。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庶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此意。

易經潛窩因指卷之三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上經三

三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然退斂。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即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謂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勢幸之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

潛窩因指

卷之三

附甲刊

象曰臨剛浸而長。邪正不兩立。况陽勢浸長。雖無意于逼陰。而小人自無容足之地。此雖釋卦名而已。粘起卦辭意矣。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悅則存主和平。而順則施為當可。剛中則強毅不過。而應則得君可為。觀本義又字俱要承剛浸而

長說來。貞謂雖有剛長之勢。而不自恃其勢也。此即所謂貞亨。貞不並須如无妄歸重正一邊。夫以剛長之時。而又有此善。則元亨固所當有也。而又必係之以利貞者。此豈聖人之過計哉。正以天之道如此耳。不然。恃其勢。而不以正自持。豈天為君子心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指陽消。不久危之之辭。預計其禍。見九不可不正也。方纔說箇長字。慌忙說箇消字。要知聖人是澹庵因指。卷之三。上。三。甚樣為君子。君子處臨之時。信乎利貞。勿謂勢之足恃。視八月之戒。為太早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故象臨。教養二者。乃臨民之大道。重无窮。无疆。上。疆。限也。无窮。直說言其深。如淪肌浹髓之謂。无疆。橫說言其廣。如無一物不得。所之謂。不徒曰教民。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也。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此都是極言其仁。天下之心如此。否則堯舜猶

病矣。

初九咸臨貞吉

卦以初二為主。故皆言咸臨。是謂眾小人皆為所凌逼也。然勢盛則小人合交而謀深。君子得時而意怠。此甚不可不防之也。故又戒以貞而後吉。貞同象。利貞不恃其臨也。吉。只不為中傷意。未便是元亨。蓋照下九二。此猶是勢未足者。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邪正不兩立。初九志在行正。故恐小人得以害正。不得不咸臨以去之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同剛正。而勢上進。則比初更進一步矣。故二之吉。无不利者。處勢便也。此方可以稱元亨。剛中則舉措已足。得宜。况上進。則權力在我。又易於為力者。故言利吉。以能去陰邪。言无不利。是陽道大行。功業可建。意須串說。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指天命。小人朋邪。害正不順。天命故必咸臨而

去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猶與也。三在上而下與二陽故曰臨。陰柔不中

正欲媚悅以求容於君子之凌逼安能免哉。惟去

邪從正則可免耳。或以違道干譽以臨民說亦通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是德不足而徒知媚悅者如此之人而聖

人許以咎不長欲其速憂耳

六四至臨无咎

澹富國指

卷之三

四

四居近君之位下應初九是能折節下賢開誠布

公不徒禮文之綢繆而且情意之懇到相臨之至

者也如此則有大臣休休之度而無媚嫉之失何

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柔順得正與初同德故能相與契合而親厚獨至

不然外親而內疎者有之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知臨知臨即是大君之宜宜

字當體字看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其臨天下也

不恃一己之聰明而資衆人之聞見欲臨之教思

君不言條教第曰委之司徒臨之容保君不言政

令第曰委之司空此誠智之事而大君之宜也如

是則精神不疲而化自周功力不煩而恩自博賢

人承其化而大君享其成何吉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即柔中與泰六五同在人君則為下賢之虛心

也不能行之者多矣大君之宜乃行此中之謂也

如此看方是舊以任賢為大君之中道自用者為

過不用人者為不及更詳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還作臨民看敦是敦篤之意即所謂无窮无疆

也如此則久道化成而於君師之任無忝矣吉又

何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內指天下國家人惟志不在內便把天下國家看

做度外塗民耳目苟且旦夕若志在於內心下自

有一段懇切處。不容你不教臨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看古人此段心腸何時肯便放手

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名見傳合本義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十一字方完得觀字之義此本至德淵微之所發見者第既謂之觀示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揭不薦顒若淵微道理示人以觀之

澹窩因指

卷之三

六

精也

觀者顯也。不薦顒若者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看此卦全要識此意。顒若即在不薦內看出。只是一箇篤恭不顯。勿作兩層說。蒙引說此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甚是。凡祭未盥則誠意未起。既薦則誠意已散。惟盥而不薦。此時乎誠真箇顯然可仰。以此形容篤恭不顯最妙。作文先講正意。祭意只於末繳之。

象曰大觀在上全章總指

全象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為骨首言惟皇建極

上之所以觀乎人也。次言維民歸極下之所以觀上也。二節須相承說下。此二節已含有神字意了。蓋神非外於中正。神即中正之妙。於自然者也。末節極言觀道之大。迺點出神字。以見觀之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之為觀。只是一箇中正。然非位則道不尊。非德則道不立。故先之大觀。順巽而後。以中正承之。須得歸重意方好。大意是謂德位全。故能以中正之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七

道示人也

大觀因在上而生。指九五順者內不違。巽者外能通人情。酌物理也。此猶就身言。至中正則着為觀上說。故方有天下字。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而化。非止釋有孚顒若。此蓋以效言之。必至是而後盡為觀之道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字貫到不忒上。神道字虛下不忒正是神道處

蓋天之神道不可見。四時之序皆無聲無臭之所
在也。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已。神道設教以
天之神道而設教也。有中正之示而無中正之迹
末過不薦顯若之自然耳。至於天下服亦即下觀
而化之極致也。服有化於中正而不自知。意神道
設教與四時不忒。句對宜認明。要知兩箇神道只
是一箇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同是一機。須善觀
始得。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九

蔡虛齋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巡覽之象。
故先王體之。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
設教。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如齊之末業。教以
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
如魏。則示之以禮。此所以為觀也。此須串說重設
教上。

諸白川曰神道設教。觀民設教。其設同一中正也。
但曰神道道之以德也。觀之本也。曰觀民齊之以
禮也。觀之用也。要之聖人無二教。總之所謂中正

以觀天下而已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中正在上。固夫人之所思。以快觀者也。初六
陰柔在下。如童稚。畢竟淺遠。大見識於大君。制作
之盛。不能仰窺其萬一。童觀之象也。此惟在無位
之小人。乃不足責耳。若在位之君子。則當觀光於
國。而乃下同於小人。所謂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也。
不亦羞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九

九

曰小人道則非君子所宜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此非若初之全不能觀者。只是才識不廣。所見無
多耳。故為闕觀。如以管窺天一般。然此乃利於女
貞耳。豈丈夫志在四方之義乎。

家君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
出而不出。故醜也。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
己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丈夫而為女子之貞信是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人有此生便有此行。非塊然木石故解我生為所行。我生只是中正而已。進退二字須抑揚串講。九五大觀在上。其君不卜可知。此時只須打眼看自家如德修於已而可行也。則進而觀國之光誰曰不可。不然有退而已。此爻與漆雕開相似。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我生而進退則其進也非苟且徇功名之會。而其退也亦不為果於忘世者矣。故未失道亦須抑揚說。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國之光指六四說。利用賓于王指占得六四者說。五以中正觀天下典章文物燦然明備。四以近臣而快觀其盛。有天下之所想望而不可得者。此固六四之幸。而亦天下之幸也。君子處此忍負明時乎。故已仕者則利於朝觀以膺賓禮之隆。未仕者則利於仕進以應賓興之典。亦如四之觀光可

卷之三

十

任歐州

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不以天下之服而忘賓賢之禮。其所尚如此。故士願賓之也。爻是際其時。象是遇其君。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一句讀下。純是占。與履上九相似。五本中正。觀天下之君子。占者觀我生亦如是。然後可以勝其任。而无咎。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之得失在民。故觀我生者必觀民。民固身之影嚮也。要之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欲於己身上體察必然自尋到民上去。故觀民亦只是觀我生以內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五以君道觀天下者。此以師道觀天下者。從自家看曰我從別人看曰其實一也。此亦一句讀純是占。上九以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是為帝者師。而能以君子之道師天下者也。占者亦能以

卷之三

十一

任歐州

道自重而足為師表如上九馬則可以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當賓師之任身為天下儀刑此可忘戒懼哉故

志未平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卦體內虛四陽間之必噬之而後合如以強梗間天下之治必去之而復和也故名噬嗑既噬而嗑則梗化者去而治無所間矣不亦亨乎然去天下

濟膏困指

卷之三

十三

五三刑

之間非刑不可而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又治獄之善者故利用獄小則懲誠大則誅戮夫然後可以去天下之梗而得亨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聖王之世不能無頑梗之民貴有以噬而嗑之耳此必不可以德化者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而亨是以卦名釋卦辭聖人只着一而字意

便明白剛柔分四句總以威明得中作關鍵剛柔

分是得中柔得中而上行承此句來見得卦變亦

有得中之象非特卦體為然也動而明是威明雷

電合而章承此句來見得卦象亦有威明之象不

特卦德為然也但剛柔分動而明兩句是分言下

兩句重合而有濟意其實當初聖人只是看得此

卦之善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件數來元無貫

串但作文不得不如此耳不當位只是一節未善

然威明得中如此則可以用獄矣

濟膏困指

卷之三

十三

五三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與勅是一時事俱在立法時說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警之意

罰刑也法即罰之一定者明辨其輕重大小之罰

正所以整飭乎法而示人以不敢犯者此威明得

中之用而天下之間可合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之小者也屨校以滅其趾刑之薄者也以薄刑加小惡則有所懲艾而不至於大惡矣

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父取薄刑之象此又別取一義與上九象同趾所以行滅趾則所以禁其行而使不進於惡也夫既不行咎從何求

揚誠齋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誠必至滅耳初能懲而不行則無上九之凶禍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四爻皆是用刑者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皆以

濟富田指

卷之三

十四

王三九刑

食物明之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刑有罪也舊

說作勞心力費辭說看不通當依程傳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為噬膚之象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必至滅鼻乃得無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矣而又滅鼻者乘剛故也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嚴嚴所當嚴即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剛斷不足不中正則聽斷失宜以此治人

則人不服而反生怨悖故有噬腊肉遇毒之象誠為可羞矣然時當噬嗑是在我雖無善治之術而在彼實為當治之罪於義又何咎哉无咎以理言與二不同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非獄之難治自難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是有明斷之威而不失於慘刻者也故雖治難治之獄而吾聽訟得宜自有以其情而

濟富田指

卷之三

十五

吳氏傳

服其心矣為噬乾肺得金矢之象得金矢謂得民之情總見聽訟得宜或作得宜而民願入未是本

義引周禮亦只是證其出處耳不可泥艱貞在得金矢之時非得金矢之後也民之死生在獄可不盡心乎又可徒恃盡心而不盡其道乎故兩言之艱是心中慎重貞是聽斷時持公道不偏私也如此則民自以為不冤矣何吉如之此以大臣之聽

獄者言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象當如舊說以不能無訟為未光蓋為噬嗑六爻未有與他吉者獨四爻以吉與之聖人恐人以此為極善之道故復以未光進之其慮遠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是有好生之德而又不流於姑息者也以此用刑則天下無難治之獄而且得其輸服之心矣為噬乾肉得黃金之象二象總在人無不服言黃金者得中道之應也貞即四之貞厲字較艱更重五君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不曰吉而

澹甫因指

卷之三

十六

夏

曰无咎蓋人君當使天下無訟故也

李西溪曰四以剛噬五以柔噬以剛噬者人臣執法之公以柔噬者大君好生之德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只是用刑盡善本以柔中之德而又貞厲尚安有不當者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在卦之上罪大惡極而不可解有何校滅耳之象凶何如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字當聰字看只咎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初於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

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此還主文質看方與卦名相粘以剛柔為文質者剛之體實而為質柔之體虛而為文也卦變卦德皆有賁飾之義故名賁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加之以文蓋彬彬矣又離

澹甫因指

卷之三

十七

夏

明於內達乎時宜二者皆禮之善物也故亨若夫

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又以艮止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之適均而病於虛文之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占者亦隨所處耳象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釋亨小利有攸往不取離明艮止意以文輔質則達之天下後世無不準故亨以質輔文則推之

天下後世必有其弊。故但小利有攸往。

此上釋卦辭已了。下言天文人文皆是貴的道理。剛柔交錯。這就是天文。文明以止。這就是人文。故剛柔交錯。句。文明以止。句。俱只以卦之變德提過。到天文人文上。方切實發揮。如天之日往月來。而柔交於剛。便是柔之文剛。月往日來。而剛交於柔。便是剛之文柔。剛柔相雜以成文。其燦然為章於天者。即此卦變的道理。故直指之曰天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如君臣父子。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禮文秩而分守嚴。其為人道之綱紀者。即此卦德的道理。故直指之曰人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

澹富田指

卷之三

十八

沈良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二觀字就觀卦中之天文人文。故曰極言貴道。察字化成字。不作着力說。以字作而字看。觀天文。就可以察時變了。觀人文。就可以化成天下了。蓋四時之所以流行者。總不外乎陽之嘘陰之吸。而天

下之所以成化者。亦不外乎禮相接。分相守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照耀乎山。賁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火障於山。明而未遠者也。故於簿書錢穀之庶政。猶可為之。若刑獄大事。一指顧間便分人死生。存亡明苟不遠。害可勝言哉。故不敢此。亦是就賁之象而言。與小畜同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有定守。明有定見。故以道為貴。而飭躬勵行。富

澹富田指

卷之三

十九

三三所

貴利祿。曾不足以動其心。蓋其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故非其道。義千駟不顧。况一車乎。有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二象一意。舍車而徒。正是賁其趾處。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以義而舍。有餘榮矣。言外亦見非矯激過高之行意。

六二賁其須。

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二以柔善君子。附於剛

善君子可以動而不屈矣。是亦為貴。言須者須附
頤而動。取附三之義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興也。

忠信之士。才力不足。非附剛健者。安能自振乎。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為之奔走服役。而
已得以從容安適。無所勞焉。其象為貴如濡如夫。

陰邪易於溺人。或以一時之助。而少動其情欲之
私。鮮不移其所守者。故又戒以固守其貞而悅之。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二十一

五

不以道不悅也。則既得陰之助。而又不失吾之守。

故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小人敢於陵易我。只是我有破綻。被他看出了。若
永貞。則無間可投。終不能陵之矣。

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傷其情也。翰如狀其心也。匪寇婚媾。堅其節
也。四陰初陽。本相貴者。而為三所隔。則失所貴。而

皤如矣。然六四往求初九之心。豈以三之隔而遂

已哉。如馬飛翰之疾也。夫九三剛正。其求四非為
寇也。蓋欲與之婚媾耳。求在彼。而應不應。則在我。

四其固守之可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遠於初而近於三。故可疑。終无尤壯之也。蓋位雖
可疑。而志不可奪。况九三亦是君子。必不妄加禍
於我。故云云以安四之心。

六五貴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以君道言。六五柔中。是能以朴素先天下者也。

為貴於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不免概以太儉施
之。似為束帛戔戔而吝矣。然禮奢寧儉。畢竟是吉。

吝意輕終吉。重發市朝光華。丘園朴陋。故以為崇
儉之象。此亦言貴者不貴之貴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喜。非
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此就賁極立論。賁極反本。是能去浮華。而還本真。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如以白為貴者如此則不犯禮滅質而无咎此主大臣春

象曰白貴无咎上得志也

得志得遂其反本之心也

周公逆料世道必極於文勝故曰丘園曰白貴以垂救世之論孔子追想先進光景故曰喜得志以快其反古之心周公慮之深孔子思之切其心一也

坤下艮上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二十二

沈良刊

剝不利有攸往

剝非陽自剝乃陰長而陽剝也卦言陰盛之時為君子危也詞言順時之道為君子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之義謂陽剝也所以剝之者陰剝之也卦體五陰進于一陽是將并此一陽欲去之而盡變為陰也此剝字變字俱指尚存這一箇陽說

陳隆山曰夫言剛決柔而此言柔變剛何也蓋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

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名不正言不順必萋菲沒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儼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節通是釋不利有攸往要看得連屬小人長與他處不同此長字正承上盡去一陽而變為純陰說順而止之即承上着君子說觀象句然後說水卦德來謂當小人長之時君子則順時而止之矣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二十三

沈良刊

然此實觀於象而得之者也夫剝之時陽消而陰息矣陽虛而陰盈矣君子之時止正尚此消息盈虛之時也其所以尚之者以此消息盈虛皆天運耳天之所在君子敢違之哉觀象者君子之善體易尚消息盈虛者君子之善法天天即易而已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於地今反附之有摧剝之象故象剝宅如光宅天下之宅謂已所居也國家危亡之禍多起於百姓之離散故厚下所以安宅國之安危在人主

所錯錯之安則安。錯之危則危。君天下者可不以民為貴哉。厚字就養說。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所以安身。剝於下故在足。此時雖尚微。然其勢必至於蔑貞。而君子凶也。有履霜堅冰意。夫抵此卦六爻是容占恰似純乾卦一陰交換一陽爻。漸漸換去一般。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只是滅自下起。言其端尚微也。言外有不可

濬膏因指

卷之三

二十四

剝圖所列

不深慮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牀幹分牀之上下。故曰辨。及辨則蔑貞。視初又近。而其凶漸切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未有與言其黨尚未盛也。似有教君子急急去的意思。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之字。還指羣陰。但三非能除去乎陰。只是自

去其黨而已。古今如此。操人絕少。有之則君子之慶而小人之福也。故无咎。此聖人幸之之辭。所以誘小人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爻曰剝之未言其所以剝也。故指出上下字。上下雖失。而理則得矣。聖人恐他猶有顧戀同類之心。而不能勇於從正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至於膚。又安所逃。小人之禍哉。直曰凶。聖人有

濬膏因指

卷之三

二十五

剝圖所列

餘恫矣。蓋亦惜其見之不早見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連綿字。災指陰禍。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至於五極矣。聖人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盛。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聽陽。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貫魚象率陰。以宮人寵。象聽陽。一意串。下曰无不利者。亦以禍亂既成。不得不重利。

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蔑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象曰以官人寵終无尤也。

此亦是指破小人心事。小人道我既剝。君子既改。而聽制到底。脫不得。剝君子的罪。索性做了去。不知始雖有尤。終必無尤矣。所以深誘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虛。

碩果句。剝未盡之象也。君子二句。甚言其不可剝盡也。二占不並用。當抑揚說。諸陽消剝已盡。此爻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二十七

剝

在上獨存。是天留此為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將

賴以復興者也。有如碩果不食。而能復生之象。此

人心離合。世道升降。天命去留一大機也。占者果

君子居之。則正是碩果不食之象。而為衆陰所載。

有得與之象。此雖小人亦未必不蒙其福也。若以

小人得之。則必盡去乎陽。不但天下之人無所覆

庇。而小人亦自失其庇矣。非剝廬而何。夫剝豈小

人之利哉。

程子曰。正道消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

於君子。君子得與也。朱子曰。衆小人托這一君子以為庇覆。到這裏時。把這一陽一發剝去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已處。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受剝之後。生民思見德化久矣。一旦有君子者出而在上。則不必其施澤之何如。而民咸共載矣。小人剝君子。將以自用也。至於終不可用。小人亦何利哉。朱子曰。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

後。國破家亡。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二十七

剝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極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故至此而陽復焉。下面許多都從復字內

看出。須把卦蘊。總挈一氣相承說下。亨无疾及來

復言一陽。无咎及利。往兼言衆陽。蓋復之勢。不以

一陽而止。故逆言之。亨字且淺淺說出入二句串

講。陽既來復。則正人漸進。君子可以有為。不其亨

講。陽既來復。則正人漸進。君子可以有為。不其亨

講。陽既來復。則正人漸進。君子可以有為。不其亨

講。陽既來復。則正人漸進。君子可以有為。不其亨

乎以言其在己之出入固得无疾而至於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疇離祉矣然此豈人力也哉以陰陽反覆之道推之自始至此凡六爻於時為七日當得來復此乃天運之自然者耳天運既復則人事從之由是以往同道相濟同力相扶何功之不可成乎利有攸往蓋不特一己之亨而已也

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日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

濟需困指

卷之三

二十八

剛

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

王弼州曰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象曰復亨全章總指

彖辭總括只天人兩字剛反者天以時而開人也順行者人以事而成天也七日者逆數其既去而復來之期天以時而啓其端也剛長者預擬其已

復而必盛之勢人際時而昌其會也未向雖是說天地之復亦須找歸世道上来見君子之復亦天地之心也

復亨剛反

反者復其舊也非若始之不期而遇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而以順行言動能順理當初復之時而察時勢

相機宜不太驟以露其機不輕動以激其變也如此所以无疾而亦无咎聖人下箇順字要須識得

濟需困指

卷之三

二十九

剛

他真切為君子之心一陽初生如嬰孩一般方纔

行得一步心中又歡喜却又驚怕百般持護時時

教他慢走

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此處稱天行又稱剛長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又從

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盛之勢聖人不勝

其喜而言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聖人真箇大明終始方纔說得

出來。天地之心時時不息。只就箇看卒急看不出。推在轉摺處看。最見明白。見字重發。一剎就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妙。若有心於其間。故指以示人。非謂他時不可見。至此方可見也。朱子答南軒先生云。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尚何以復生於內。而闕闕之無。

澹富困指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窮乎。此較本義尤明。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枯而夜氣不息。此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觀物內會靜者得之。

毛靜峯云。此與乃見天則句正好對看。彼是從動極而靜處說。此是從靜極而動處說。動而靜者。天地之義。故曰則靜而動者。天地之仁。故曰心其實天之大德。曰生。義正。所以為仁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在地中。陽回也。陽回者。天地生物之心。安靜以養微陽者。聖人贊育之道。閉關而至於后不省方。則無不閑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是顏子之學。要在心上看。人不患念起。惟患覺遲。纔起。即覺。纔覺。即化。此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行便不免於悔。不行又何至於悔。故為不遠復。而无祇悔也。如此則善念日長。妄念日消。而優入聖域。不難矣。元吉。

澹富困指

卷之三

三十一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此象有作正心修身說者。似有味。看來却不妥。蓋身心合一。原無兩項工夫。如非禮勿視。四句。此是顏子心學。然能非禮勿視。聽言動身。却已是修了。故此只消直說不遠之復。乃所以修身也。工夫在上。句遠。則過深累重。而修之甚難。故君子貴早復。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是箇資質純粹的人。而又能下初九之

賢資之以為修德之助。是不用力勞心而自復於善。復之休美者也。故為休復。吉者成其復之謂。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聖人用一下字見二之所以為休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性行全不好而亦能復者。以居復之時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門。故雖危其屢矣。而猶幸其屢復。通條抑揚。重无咎一邊。言復則失可見。然聖人言復不言失者。亦是從他好這邊誘過來。

澹窩困指

卷之三

三十一

象曰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而厲矣。又以義无咎許之。蓋謂能復則即有過惡。皆所不論。所以使人速得為善之利。誘人之復意獨切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免。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處流俗汙世之中。而獨親正人君子之朋。蓋不求同於時。而求同於理。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者也。非豪傑之士。其誰能之。吉固不言可知。然

四之心吉凶亦非所計也。此中行與他處不同。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以從道正發出獨字意思。從與下不同。二近初下之易。四遠初。從之難。必志之勇。而後能從耳。道指其人之理。不指人。

六五敦復无悔。

着一復字。便非生知安行者。孟子所謂反之是已。第此是論已成之德。不論工夫。講中須體認敦復者。謂敦厚於復。復得牢固也。如此則人欲淨盡。天

澹窩困指

卷之三

三十一

象曰

理純全。君道若此。可謂盡善而無疵矣。何悔之有。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字只是不資於人。而自能全盡之意。成字正見敦字意。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陰柔居復終。無可覺悟矣。故極言迷之凶。然亦所以覺悟之也。用行師以下。家君俱作假象。看國君作吾心之天君。以此而行。不惟敗乃事。而吾心之

天君亦與俱喪。至于終身蔽銅而不可解矣。凶一至此。迷復之可畏如此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凶以其反天君之主宰也。苟能求之本心之明。則雖沉溺利欲之中。亦一覺可破。豈至凶如此哉。此亦本家君說。

貢受軒曰迷而不能復。只因主宰不立。如主人昏懦。強奴悍僕行事。故心為天君。學在立志。

三三震下乾上

澹窩指

卷之三

三十四

開成刊

无妄无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只言實理自然已該得無所期望意。史記一段不必入解。无妄無有不正。下貞持申戒占者耳。无亨根无妄來。无妄自然无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貞者言其所存所發。一實理之自然。而無私意之雜也。必貞而後可亨。若其不貞則妄而已。昔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亨乎。甚哉无妄之貴以正也。舊以貞字與貞而不諒。貞字同看。謂不拘拘於小信也。程傳亦有此意。但玩此處意思似不必如

此上九因窮極而不可行。故發此義。恐不可以久。意混入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通條要看得无妄與正字是一箇无妄即正。正即无妄。又須知正字為重也。各辭混下不必分貼。剛

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是道心復於既失之後。而為主於內。不有我間也。所存者一正而无妄矣。動

澹窩指

卷之三

三十五

開成刊

而健。是強毅發於作用之間。而勇於有為。不以物欲撓也。所發者一正而无妄矣。剛中而應。是一誠孚於人己之交。而以剛善應柔善。所合者一正而无妄矣。凡此三者皆无妄之善也。而无亨可必矣。然又必利於貞者何哉。蓋天命流行。本無不正。大亨而以正。乃為順天之命。而天祐之。斯可得亨耳。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无妄而不以正往。欲何之哉。何也正者天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矣。其何以行之哉。无妄是復後故剛自外

來便作失而復還亦可動而健不平只動而能健也。天命是從本體上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茂盛也茂對時善順時也時不必專指雷行之時物物皆有時時字最重對其時以育萬物方見聖人贊化育之妙上物字專指物下萬物兼人物而言對育者所以各全其无妄之真也。

初九无妄往吉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三十七

目錄

此即无妄元亨如合二爻命題則須云初剛也故

萬理皆實二柔也故萬念皆虛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即吉字意言其行無不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此文以聖學看無所為為字作去聲讀只無所為而為便是有為亦猶無為也無為無冀是一時事農非欲穫且畲如何去耕且菑故此二句通是假象明其始終無所營為也一年之計始於耕而終

於穫三年之計始於菑而終於畲故朱子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甚是甚是上二句是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下是明道而功隨之正誼而利隨之也則字緊切人知求利而後得不知不求利者之未嘗不利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全要發一點不計功謀利的心非真無所事事者

澹富因指

卷之三

三十七

目錄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處不得正作所處非其地說三雖无妄而所遭不幸故有意外之災如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也下三句是无妄之災之象或繫或得無與於邑人而災在焉此為无妄之災君子處此亦順受其正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災接上讀來謂邑人乃至於災耶

七四可貞无咎

此文舊作固守不輕有為說。看來不是此卦就无妄言。可貞即无妄之利貞。蓋誠之存而不變也。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主。下無應與則無係累之私。是以實心常存而不以物累。不以時遷。可以此而始。亦可以此而終。為可貞之象。雖或時勢所限。未必其能行於天下與否。而心無所雜。固可必其无二三之咎矣。本義因不言吉利而僅言无咎。故下不可以有為。句原不重。近泥此句。遂以可貞遷。就是因傳失經。也不可從。

濟富因指 卷之三 三十一 郭成刊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正釋可貞誠本。吾心固有之理。惟不能守便。不為我有能固守之。則无妄之理。終為我有。而不失矣。其无咎宜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通節俱是假借之辭。五陽剛中正。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君臣道合。內治已修。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中外之變。起於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安靜以鎮之。則邪不勝正。而疾自平矣。故為勿藥有喜。

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君子養天下。如養身。治天下。如治病。急則攻之。緩則養之。若无妄之藥。其可試乎。試之則反傷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不免於因藥發病也。故惟勿藥而後有喜。又言不必藥。此言不可藥。所以為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居卦之上處時之極。固執其信。而不知變者也。以此而行。則心雖無邪。而動必有咎。其何以行之哉。故有眚而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行有眚而无攸利者。豈无妄而致災哉。盖无妄之窮而致之耳。窮者執一不變之謂。災即有眚无攸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名取止畜。蘊畜二義。辭專就蘊畜上看。卦蘊亦總。

䷙ 乾下 艮上

濟富因指 卷之三 三十一 性理精

挈在前直講下利貞謂所畜者不雜異端不流伯術也。不家食利涉大川俱根大畜來夫所畜者大而正矣。然徒畜而不能自見於用是自私也。而可乎。故必享祿於朝以行己之志。而不家食焉。乃為吉也。然徒出而不能大有所為是苟祿也。又可乎。故又必不避艱險以匡濟時艱而涉大川焉。乃為利也。此體用合一之學。所謂大畜者如此。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言內總是不屈於私欲篤實輝光言外重篤

濟富因指

卷之三

四十一

雜

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其德重在內外交養上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道理本常新者德則吾之所得於道理者日日會新也新有日進一則意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變剛上是人臣進而秉軸當鈞大任也此而非正則無以端表率之原卦體尚賢是人君下而樂道忘勢大節也此而非正則無以昭尊隆之典卦

德止健是明法制而禁奸戢暴大事也此而非正則無以服強梗之心故曰大正大字雖根卦名米實以見三者非小小可能此且頂上三項說利貞意在言外見

不家食吉養賢也

說養賢見非君子之干祿也其實亦要根大畜來使非所畜之大則雖有是君何以尚之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天者時而已濟事以時為大今六五應天是涵養熟而慮變精其設施措置皆合乎時宜以此濟險自不難矣故利涉大川應天與應天而時行之應天同諸白川欲作仰承天意看亦好但他說未有從之者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作一氣講以字緊切言行與德只一箇理得古人之言行便是得古人之理得古人之理便是得吾心之理故多

濟富因指

卷之三

四十一

雜

識處便是畜德處。舊說於言行下一斷云此豈誇多已哉。正所以畜德耳。甚非本旨。要知多識亦不是。徒為誦說。程傳所謂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是也。

初九有厲利已

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則下三爻為君子。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則下三爻又為強暴之人。三與上皆畜極而通者。故又皆不取止義。

澹齋四指

卷之三

四十二

四十三

初為四所止。是以君子而為得時用事者。所推沮也。故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惟見幾而止。則全身遠害。乃為利耳。二句不可平。重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利已即無厲。厲即所謂災也。君子處世亦不得不保其身。不然徒自災耳。

九二輿說輓

二為五畜以其得中為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若輿之脫輓者焉。是時止而止。賢於初遠矣。

二其智矣哉。脫自脫之也。車行以輓。脫輓則不行矣。初是恐其未能而戒之。此是因其所能而贊之。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由其有中德。故能自止而無欲速躁進之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健極則難畜。畜極則不畜。同德則不相畜。故三隨上而進。無所阻礙。有良馬逐之象。三乾體。故稱良馬。逐與上逐也。此已是可攸往了。但士君子居常憤其見畜。一旦可進。容有過於銳者。况過剛九所

澹齋四指

卷之三

四十三

當戒。故必艱難。其思慮。貞固其施為。而持重審慮。日加防閑。乃可以遂其逐上之心。而利有攸往也。艱貞日閑。相承說下。總是不恃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閑輿恐有傾跌也。閑衛恐人中傷也。舊以輿衛作才德。是可進之具。與艱貞平看。非是。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還是上之志。言三上而與之合也。與之合故更相汲引。而得遂其進士。君子遭會處際。同志之人其可少哉。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初最居下其惡未形。四及此畜之惡未形而豫防如民未有爭心而設禮樂以教之讓民未有欲心而懸刑罰以防其邪。禁之蚤過之預如童牛而加牯者然則上不勞禁制下不苦刑誅而寡過之風成矣。大善而吉之道也。家君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清窩四指

卷之三

四十四

禮記

上勞禁制下苦刑誅而後能畜即使畜得此心有
多少不自在處。四止未形而元吉故有喜喜以已
之心言。

六五積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難畜。然柔中則有善制之道。居尊則有可制之權。故能得其機會而制之。機會乃五之機會。如重農桑者。止盜賊之機會。崇教化者。止淫僻之機會。此皆不事於刑罰而獨清其本原。如患豕牙之利者。不制其牙而積之也。如此則雖不能防之於未發之初。而亦能制之於已發之後。其政不

肅而成其民不勞而化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者澤及天下而福歸一人也。論所處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元吉與吉有淺深者。時不同也。論所濟則四不如五之大。故喜與慶有廣狹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是時當畜極而通者。天下大順而無一梗化之民。何其如天之衢也。何字有驚喜意。如此則禮樂刑政四達不悖矣。故曰京程傳曰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

清窩四指

卷之三

四十五

禮記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即亨意。道謂王道。

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內實外虛。上止下動。皆有頤之象。故名頤。貞吉虛說下二句正驗其正與不正也。觀字自求字重有審擇意。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

其養身正不正。孫吳江曰自求口實只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又別以示人。此說亦好。大全李隆山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所自養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耿開封亦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此似與孫澹窩因指

卷之三

四十六

四十六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而言。則字重看。所養自養。皆要點正字意。若依孫說。當云觀其所養。當自考也。觀其自養。言觀其所養。又必於自養觀之也。自養以正。方為得所養之正而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養萬物是雨露之養的養字。乃養之於已生之後。

者。聖人對天地重養民上。天地之養物。不能一一而養之也。而以其養寄之於氣化。聖人之養萬民。亦不能一一而養之也。而以其養寄之於賢人。合天地聖人之養來看。方見頤之大。此句是極贊養道。不必粘正字。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有養之義。故象頤本義切務二字。說得好。養德養身之道甚大。而此其切者也。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二句最可貼。

澹窩因指

卷之三

四十七

四十七

真西山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子識之。可不慎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剛在下。其道足以自守。而乃上應六四。反垂涎於富貴利欲。猶舍爾靈龜。乃觀我而朵頤者也。敗名喪節。招尤取羞。何凶如之。蓋素朵頤之人。不足責靈龜而朵頤。大可惜也。爾字我字。都是周公設。

為深惜之辭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亦不足貴謂其本是可貴的惜之之辭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大丈夫不能自食而甘心於卑下之人既非常理士君子不能自養而趨赴權要之門徒敗名喪節耳顛頤對於丘頤拂經對征凶皆聖人哀之之辭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爻征凶專指上此雖槩言之亦要抑揚下來謂求

濟富困指

卷之三

四十八

九

養於卑下固是非類即走高門縣薄而徒哺啜亦

豈為吾徒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邪僻而躁動者也是其所以為頤者狗欲而敗度狗情而滅理拂乎所養之常道矣雖其所養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縱肆之極能免於凶乎吾知終不可用而無所利也聖人怕人道欲心亦是所必有者故着貞凶字以破之十年數之終言其終不可

用耳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養道象所謂貞是已拂則悖大悖故十年勿

用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上三爻皆取養人為義六四柔正而資初九之陽剛以養人雖顛而吉見為相者不必必其思之自下出也此已是能下能求了第恐一有私其顛之心便下之不專求之不繼故又有眈眈逐逐之論

濟富困指

卷之三

四十九

九

必如是而後養天下之責始盡周公尚吐哺握髮况無周公之才之美者乎虎視二句重專字繼字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指五君擇一相相擇羣有司而君上之德施光於天下矣善則稱君之意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陰柔不正而賴上九之養以養之此為拂經然用賢養民亦是正道第恐以拂經為嫌不能守此正而好自用故有居貞不可

涉川之戒。任上以涉川未為不可也。貞與涉川是一正一反。總是用人而不自用意。蓋用人是貞而自用即行險矣。蘇紫溪曰。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耽耽逐逐也。君相之道一而已。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九之賢養賢以及萬民之正道也。居此則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言任是其所負荷者言。未及成功。利涉正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一

五十一

是由頤事不可另看。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

上者天下之所由以養者也。此其責誠重矣。可以

忽心處之哉。必戰兢惕厲。惟恐一夫之失養。為時

予之辜者。然如此則可以勝其任而吉。然養天下

者實非煦煦小惠之所能濟也。上九陽剛在上。乘

其勢而運其才。必能大有容保之恩。以濟天下。匹

夫匹婦咸被其澤。而由頤之事盡矣。不利涉大川

乎。蓋五之不可涉者。上固利涉之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重厲字發由頤而又厲則其石畫訂謀天下萬世之利也。故曰大有慶。

三三 巽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過只就世道上說。此卦四陽居中。過盛則是當

盛極將衰之時。適此重彼輕之勢。故為大過。夫時

之既過。必非柔弱者之所能挽也。卦體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太柔則廢。將能挽回之乎。故有棟撓之

象。然幸二五剛中。內巽外悅。過而不過。有可行之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一

五十一

道也。以是而往。本末之弱可扶。非常之功可建。不

亦利有攸往而得亨矣乎。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四陽居中。過盛則世道有盛極將衰之漸矣。大者

過也。故名大過。

棟撓本末弱也

本末弱只就卦中拈出箇不能有為之才來。說不

必謂天下不堪。亦不必謂陽之無附於上。無藉於

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而中巽而悅行世之英烈震撞者果可以為大過人之材乎強毅過人而又能裁之以中不至已甚思慮深沉而出以和悅隨事順理自古非常之材類如此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夫大過之時時之難處者也必有剛中巽悅之才而後可以濟之非常之時尋常碌碌者不足辨也故發大哉之嘆以見處過之難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二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可以潤木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大過者也故象大過獨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懼心不懼則過人矣遯世而人不我知人多悶心不悶則過人矣此非見得真立得定有大學術大操守者不能此即夫子所謂中立不倚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孟子不動心亦是此學問獨立無窮達遯世則專以窮言何伯宗要串看謂無悶亦是他不懼處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柔既為畏慎之人居巽下則尤畏慎之至者是其發言處事之間周詳慎重方始而圖終見利而思害猶藉用白茅者也敬慎可以不敗何咎之有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本能慎在巽下尤能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夫剛而始過不免有英氣害事處惟濟之以初之陰則能制其過而補其偏剛不失中而於天下事有可為也象猶枯楊矣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三

而生梯有生長之機也老夫矣而得女妻有生育之功也如此則大過之時可挽而成濟世之功矣何不利之有二象一意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言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此幸之之辭

九三棟撓凶

卦言棟撓陰失之不足也此言棟撓陽失之太過也陽失之太過則違時拂眾必不能任其重而至於撓矣既敗廼事凶安逃哉王安石似之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剛愎自用的人誰能輔得他若可輔則不至於撓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當大過之時而以陽居陰據他自家才質已是剛柔相濟儘可勝其任了為棟隆而得吉矣四若不自信又取於初而有它焉則過於柔而反有不斷之患隆者將撓矣不亦吝乎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四 錢宗道刊

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撓乎下只解隆字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為過極之陽自用自專主張太過既非可輔之人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委靡不振又無贊助之力其不能濟事可知已故象如枯楊生華無益於枯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夫咎譽皆生於為既不能有為夫何咎與譽之有重无譽一邊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不可久而可醜非常之業將安望乎作文只以象講末貼正意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極則遇非常之變陰柔則非克濟之才故欲以濟天下之難而反以自喪猶過涉而至於滅頂凶固所不免也然鞠躬盡瘁乃人臣之分殺身成仁又君子之心夫孰得而咎之此論是非不論成敗聖人所以勸忠義也文天祥似之

澹窩自指

卷之三

五十五

廣學刊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世俗好以成敗論人故曰不可咎蹇之二爻終无尤與此文之不可咎皆惟其心而已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當險之時身已入險所可自主惟此一心第坎習禍深大都不能實心以安義命果如此則此心亦困而不通即有機會亦且倉皇失過故惟不萌倖倖而實心安命者禍福利害一切不能入其胷中

而心中自有光亨景象。以此心而靜觀時變，經理得宜，何險之不可濟乎？此須本卦體一串說下。象曰：習坎重險也。

此只據字釋義，險而又險，禍患極矣。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水之內實有常見亨義，水體陽故云內實。內實故不盈，不失信，不失所謂有常也。流即是行險，不盈即是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澹富困指

卷之三

五十六

陽剛

剛中即是有亨，剛中者私不能入，乃能實安義命。

乃字宜玩，往有功，頂剛中說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險地險人險並重。天地之險是生成的人，險有作為意，城郭溝池以為固，刑政法度以為防，是也。天地聖人皆用之，故為時用之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只取重習意，不必說向濟險上去，常德行時習

之學也。君子非自成已而已也，故又習教事。習主

君子所以教人者言。王龍溪曰：治已治人，皆必重

習，然後熟而安之，不厭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之中，又入于坎窞，此其凶何如？惟陰柔居重險之下耳。天下勢不可為者，多因才不足，一發壞了。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陽剛為處險之道，傳專責其失道，可見重險非能

澹富困指

卷之三

五十七

陽剛

陷人，人自陷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是於坎之時，尚有險者也。然惟其

剛中，所謂有亨心亨者，故雖不能出險，而亦可以

求小得，不至於困窮拂鬱。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以其未出險中，故止可以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一句承一句，總是無才德而所遭甚困，如是而求

用可乎。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功恐其後求用而教之自止耳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

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

之分者也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

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

因明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故无咎樽酒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八 增補成列

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且納約自牖時

講只說得開君心之明而於本文約字及本義結

字全無干涉最宜斟酌或疑既相際矣又何用納

約自牖不知相際者四之所以可約於五而約之

之道則固不容不如是也

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剛柔際只是四所以可用薄禮之故重剛際柔柔

際剛都不是大抵人情無事則心縱而難合有事

則勢相依而心相求不謀而自合矣所以可用樽

酒貳缶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二句一串說言五雖在坎中然德位無全而時亦

將出正如坎窩之中雖未至盈而出然已至於平

而將盈矣能濟其險夫何咎五亦是有孚心亨者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非中德之病未大者時也

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才與時兩悖故陷如此上三句俱象凶是占

澹窩因指 卷之三 五十九 增補成列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三三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名只取麗義人必有所麗而後不至於孤立然必

麗之正方有助於我又必處之順始無忤於人故

利貞乃可以得亨而又畜牝牛乃吉也不然比昵

而苟合不亦傷乎又不然徑情而直行雖有正人

誰與輔之信乎正與順乃麗之善道也正謂正人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麗字泛以理釋之下以物與人之麗而明其義也重明以麗乎正主君身說不無君臣為是重明謂明而又明也。正字亦不作位只是明得其正不為苛察意。此只泛言不取卦體化成者天下有文明之治也。乃字亦不可忽。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柔而麗乎中正則是有微柔懿恭之德而能濟富困指

卷之三

六十

陶克成刊

裁之以中。行之以正也。惟正為貞故亨。惟柔為牝牛故吉。五不正而亦言正者中以該正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無二明也。繼是緝熙。繼續意。繼明自然照于四方。此明明德新民之事。故六十四卦此亦獨稱大人。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剛明之才而處下則不安於下而急於進。急則顛倒錯亂。所謂疾趨無善步也。此即是咎。緣不敬故

耳敬則無躁進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敬以避咎非令其終於不進也

六二黃離元吉

此以臣道看柔麗乎中而得正是為人臣者以之事君而正直與忠厚相須以之治民而義正與仁育並用有黃離之象如此則可以助繼明之治於上而普文明之化於下矣。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濟富困指

卷之三

六十一

沈良刊

得中道就是黃離或以黃離作事得中道作心不是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盛衰之理相為循環是其常也。安常自樂聽其自至可也。如其不然徒自速其斃耳。缶乃常用之器故以象安常之意。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何可久言憂之不能使久所謂畢竟替他愁不得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虛看為是。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有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四當事初而以剛迫之。則激變生災。幾不至矣。此非咎其來也。咎其來之突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則自至於無所容矣。古今以此敗迺事者甚眾。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而麗乎中。本是好的。然不得其正。是處事。或有不措當處。迫於二陽。又為權臣所制。故必

濟富困指

卷之三

六十三

呂永春

危懼以臨之。乃可以改圖政事。消弭權奸。而吉出

涕二句一串下。形容其憂懼之至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憂懼而得吉者。蓋其離王公之位。一念敬忽。理亂攸關。故當憂懼耳。九三憂所不當憂。故凶。此憂所當憂。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之遠。則威震而有嘉。折首。明之遠。則刑不濫。而獲匪其醜。非姑息非寡恩。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上伐下也。蠻夷寇賊。貽害萬邦。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

濟富困指

卷之三

六十三

指義

易經濟富困指卷之三終

易經潛窩因指卷之四

山陰張汝霖輯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下經一

三三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體德象皆入咸字內彖傳以此釋卦辭者本卦以釋占辭也咸為交感者在宇宙間對已皆人而人已互為感也天下不患其無應惟患其無感

卷之四

一

江

感則必應而彼此之情通矣故得亨亨字且未說到濟事上全根咸字發揮此已是正的亨了下利貞字叮嚀以戒占者耳與同人恒卦例看貞只是無心之感即卦之所以為名者後面虛字居字貞字皆在此義或泛以道義講未切特言取女者感通莫大於取女故特舉而言之取女且吉則他可知矣吉字比亨字開說亨是目前通達吉是後面有結果處也

彖曰咸感也

咸本是感義伏羲怕人有心於感故去了心字孔子又怕人於咸字義不明故解之曰咸感也謂咸之為義非一於無心乃感之謂也說箇感字自該得交字意在內蓋無人已則無感有感則人已互用矣感去心而為咸咸加心而為感有無之間心之妙用也丘建安曰感去心而為咸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卷之四

二

江

此舉卦辭而統釋之上三句句句要見亨貞意柔上二句相承此是造化之感與天地交而二氣通意同感應相與連說柔之氣上感乎剛剛應而與之剛之氣下感乎柔柔亦應而與之止而說是泛言人已之感止則我之感者專一而不他說則彼之應者樂從而無強要得相關意男下女是專言男女之感要無男先女與得婚姻之時二意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照下聖人向還是感萬物萬物之化生正是天地之感通處通屬天地化者氣化生者形生聖人感人心不主政教只是德在我而自有感發乎彼耳要之神道設教亦是德也和無乖戾平無反側此本天下好處即為聖人之感通不必說親附聖人也觀其所感感字從易上說來後恒萃做此天地萬物平看此乃天地自相為感也萬物比上差狹此似只指動物性無感感即情故稱情可見宗亦須點出性不可見而情則可見也

象曰：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卷之四

三

此是君子心學程子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是也程傳云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此極看得好君子以虛受人只是靜養此心使胸中空空洞洞如明鏡如止水一毫不染一觸於感此心之中自隨感隨應如鏡之照如水之流沛然莫禦矣是惟虛故能受也故說周子主靜圖程子定性書皆是虛受心法此三字串看受人不着力猶云應事接物

也兼善惡是非在內王龍溪曰虛者道之原也曰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感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感觸沛然若決而莫禦以虛而受也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辨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至虛所以立本也

初六咸其拇

感繫取下是此心初動於感者事物方接而意見

卷之四

先萌不能以虛受人而有意於感者也故為咸拇之象此雖非靜虛之體而其感尚淺故不言吉凶然吉凶之介實兆於此可不慎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心本在腔子內一動於感則為志而已逐於外矣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即日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應未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陰柔性既躁妄。又當腓處是於感時。不以事處事。而常馳於事。不以物處物。而常動於物。為咸腓之象。如是則失感通之道。而凶矣。然幸其中正德性之良。未泯。為能反其妄動之失。而歸於主靜。居其所如此。則心通太虛。而天下之事。應之有餘矣。何吉如之。此是一正一反。居不是不動。只是不妄動。便了。按此文若連初爻出題。初作未感看。初是無感而顧。以有感擾之。二是有感而不能以無感處之也。

卷之四

五

郭成刊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雖凶二字。弔起重在居吉。順則因物付物。而無所容。心故可以善天下之應。而無害也。順正是居。不害正是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妄動不當隨者也。三當股之處。乃不能自守而隨之。是人皆役於感。而彼亦隨眾而動。中無定主。專於隨人。為咸股執隨之象。如是而往。則是以身為天下役。而本原之地。所喪多矣。羞孰甚。

焉。咸股是假象。執隨是正意。渾講不分。執隨者。以隨人為主。而專執之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不處。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初二陰柔。不處猶可。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何也。夫君子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則我者貴。今志在隨人。所執不亦下乎。可羞之甚也。詳玩文義。真令人惕然汗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卷之四

六

沈良刊

此文舊作王霸之辨。但玩大傳及本義。則就心學講。為是。楊龜山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照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哉。甚融。咸以無心為義。奈何有思。貞者去其思。而復於無心之謂也。貞與憧憧相反。無心不是盡絕知慮。只是一箇靜虛於感。忘感於應。忘應。渾然太公本體。以是而感。感無不通。故吉。而反之。此心亦自無悔矣。若其思憧憧。然往來於胸中。其悔與不悔。彼固弗論。即所從者。亦止於朋耳。豈復能通天。

下。蓋以無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物。應之而有餘。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勤。而朋類之外。應之而不足。如之何。可以不貞也。往來猶感應。此自是不可絕的。病却在憧憧上。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必來然後往。切切然不能已也。憧憧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曰朋。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感害。未光大。俱就感道言。是發明貞與憧憧意。非解吉悔亡與朋從也。未感害。公心也。未光大。私意也。

卷之四 七 王元刊

九五咸其脢无悔

五有心於絕物。而一無所感。故為咸脢。此即不能善天下之感。而視夫膠膠擾擾。以身為天下役者。有間矣。故无悔是貶中之褒。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夫子怕人認无悔做好一邊。故又言志末。以發周公之意。君子在世。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若咸脢之志。果哉末之難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陰柔之性。邪媚。而居說終。則工於媚說。處咸極。則務以入人。感人。以言。而無其實。感道之失。至此極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有虛夸之意。不正。感人已非正道。况滕口說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惟常者為可久。故以常久訓恒。此着為學上。

卷之四 王元刊

講學而能恒。則德協於一者。動罔不臧。故亨且无咎。亨是行之達。无咎是於理無失也。此恒字已是

貞的。恒了。聖人怕人誤認不正之恒。亦可以得亨。无咎。故又提掇利貞字。以叮嚀之。非恒外別有箇

貞在也。利有攸往。理之无咎。不待論而極言其亨矣。如久於其道。方喚做恒。方可得亨。无咎。若如楊

墨之流。據他當初守得定。執得久也。喚做恒。然畢竟是偏邪之道。如何通得去。故必常而久。方盡恒

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恒為久義者以恒之理可久也剛上柔下名分之恒雷風相與造化之恒巽而動處事之恒剛柔相應人情之恒凡此皆所謂常理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亨无咎提起垂重利貞恒固亨且无咎矣而又利貞者何也盖天下無離正之道亦無離正之恒故

卷之四

九

原舉刊

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而恒所當恒也天地二句承上貞字来只作一句讀謂此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句最難看不可中間安正字亦不必於上下安正字或云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不知天地之道即是正道外寧別有正乎不可從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就人事說終則有始重終字觀則有字可見終者久於其道學問到此方極然而事業從此始矣本義動靜相生不是正解舊謂搭上節出題此亦

以造化對講愚意不然通以學講天地句只輕輕點過便了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三句要見恒意皆須一氣講上二句重久照久成下一句重久道得天只是麗乎天變化是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是四時成道是致治之道久道化成即悠久成物也化是化其心成是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觀其所恒與咸卦

卷之四

十

原舉刊

例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事各有定理所謂方也此方布在天地間隨人所值而立之必不易乃可不易者必止於是而不遷之謂也立不是恒不易乃為恒耳或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者豈膠固以為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為不易方也按此

說甚精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闊而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讒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入。是故深以常理求之。言必欲其聽。計必欲其從。如實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且无攸利矣。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

卷之四

十一

任政刊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交淺言深。凶所自来矣。

九二悔亡

此文分明是所為有失。後來補得好者。蓋悔自內出。若說所處所遭不好。於吾何悔。二以陽居陰。是他事為上。有處置乖方處。不免有悔。然以其爻中。

則是存心有常。而本體不虧者。故能因中以求正。善反以為功。而悔可亡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居恒而得中。故為爻中。與爻意同。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觀一其字。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但以過剛不中。志從於上。持守不定。遷於富貴利達。而不恒者也。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士類鄙之。天下後世譏之。或承之羞矣。羞之者眾。不知為誰。故曰或貞吝。吝要得申戒意。蓋本無德而不恒。羞之承也。尚可言也。貞而不恒。其羞如之何。聖人不說凶害。却說羞吝。蓋三是有德者。聖人不忍遽絕。故特深鄙之。以動其心耳。

卷之四

十二

任政刊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無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

九四居不得正。久非其所。執偏見以自是。守曲學以終身。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果何益哉。

象猶田而无禽。揚子為我無得於仁。墨子無愛無得於義。子莫執中無得於時中。雖久而無益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久於其道乃可利往。久非其位安得禽乎。雖攻之如彼其專無益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柔中應剛中本是好事却被一恒字累了一味順從。豈丈夫所當守哉。婦人二句串講重下句。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卷之四

十

十

十

一謂一人指夫而言。制義全重變通。從婦不是從

婦人是從婦人之道也。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大臣之位而陰柔之性。過動不常不能安常守靜。而紛紛擾擾。速於變更。以振為恒者也。如是則事煩民擾。而亂自我致矣。凶何如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王安石其人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在下則害止一身而已。今惟在上則豈惟无

功已哉。誤國害民。播惡於眾。大无功者也。

三三艮下

遯亨小利貞

姤雖一陰生。然尚獨而未羣也。此則二陰浸長。羣枉成風。其可危又非姤比。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故卦名為遯。亨謂身退而道亨。然非歆幸之詞。是言遯則好。不遯則不好。所以諷君子耳。卦體意不可脫。小利貞猶包承貫魚之意。小人以不害君子為貞也。此非為小人謀。戒小人正以為君子耳。

卷之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至否直云大往。往者已往也。於觀剝坤皆不言。遯誠不必至此。而後遯也。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無號而後已。故臨而泰而壯。氣息奄奄。尚不忍去。必至夫而後去。而又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添一而字。見非以遯之時為亨。能遯而後亨也。必以九五一意詳釋者。聖人恐人恃其當位而應之。

勢係留而不能去。故特言此以喚醒之。當位時。有位說六二不是賢人。只小人之包承者。時說以遯之時說。或泥小註去得恰好之說。遂以為此剛應之時。是正當遯的時節。誤矣。與時行此所以亨也。時當遯而不遯。禍不旋踵矣。此初之遯尾三之係遯。其視嘉遯較是輸他一着。

小利貞浸而長也。

小人情狀。方其勢未盛。包藏禍心。曲為承順。浸而長。則稍稍肆毒。君子受其禍矣。故以利貞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卷之四

十五

初六

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大只在難處上見。遯之時以遯為義者也。此非先見之明。勇退之力。不能故贊其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取遠去之義。與卦名不同。天之高也。非以遠山。而山自不能近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於君子。聖人以天處君子。名義甚大。若彼小人直崢嶸視之耳。君子於小人安得不遠。

但其遠之也。不為已甚。以激其怒。而唯嚴以持已。砥礪名節。秉持道義。而默示人以不可犯之形。則在小人見之者。自將遠去而不敢近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惟恐其不早。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眾君子皆去。而彼獨濡遲隱忍也。小人之禍。將及其身。危且不免。况可用之以往乎。不遯即是往。或以已仕未仕分更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

卷之四

十六

沈氏刊

遯尾之厲。往必有災。故云不往何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而遯是中。順時而遯是順中。順中。自守即是遯。不可說中順。故能遯。二能與時偕行。決於退避。而人不得以利祿羈之。有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脫之象。賢於係遯遠矣。二句一串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遯全在志。固志言其志之必遯。牢固而不可拔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是係於小人之情。非貪位嗜祿之謂。九三下比二陰為所包容承順。乃溺於比昵之私。而隱忍不能決去。當遯而有所係者也。如是不惟名節有虧。而且中傷之禍。有疾而危之道也。以係遯為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去。似箇痼病。然有鄙薄之意。有傷惜之意。畜臣妾吉。言此係戀之道。僅可以留臣妾耳。豈所以處遯哉。益見係遯之無所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疾憊連綿字。憊以形容其疾之甚也。係遯之厲非

小人能害君子。由君子溺於比昵。而昏昏懵懵。有如病狂喪心者。然所以墮於小人之計而厲也。大事以遯言。當遯之時。事無大於遯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四下應初六。是與小有所好也。然乾體剛健。則有剛斷之德。而不係於情好之私。決於退避。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者也。然此惟君子能之耳。若彼小人。能不係於所好哉。吉是身退道亨之意。此小人亦是君子中之小人。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

否。罪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所好。則亦為君子矣。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惟君子能遯。小人必知其否也。其辭決。九五嘉遯貞吉。此爻正是剛當位而應者。此時在我既無疵隙。小人又且包承。我全未見可去之間。他却見幾明決。飄然長往。去得却好者也。故曰嘉遯。即此便是貞身名兩全。不亦吉乎。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尾者志之溺也。係者志之私也。惟九五能正其志。而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之。故能嘉遯得正而吉也。作推原說。正字着力看。

上九肥遯无不利。陽剛有賢德也。居外無責任也。無應無係好也。故上九不事天子。下不臣諸侯。曾中灑灑。不掛一塵。其得意遠去。何如。故為肥遯。夫逸民高蹈。誠有俯仰天地而自得。優游萬物同春者。尾之厲。係之危。何能及之。故无不利。无不利甚快之之辭。然特利在

濟濟國楮 卷之四 十七 九元刊

濟濟國楮 卷之四 十八 九元刊

經 17-110

身而已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指心作推原說大抵心中略絆戀便不能
遠去惟其曾次灑落一塵不染所以肥遯而得无
不利也

三三 震上 乾下

大壯利貞

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
時已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消又教他貞

濟富園楮

卷之四

十九

儲鼎

蓋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
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
豈不可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
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
便致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
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

家君曰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
正本壯所有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壯也言四陽盛長正人君子充滿於朝五道

有壯盛之勢也此是勢之壯剛以動是理之壯剛
動並重剛則有不屈於欲之操動則有斷然必行
之勇所以致壯故壯承剛動來就功業可建上說
不惟其勢足以屈小人之力而理又足以屈小人
之心有大壯之義故名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謂君子也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只是大者本
無不正也天下豈有磊磊落落之大人而猶有涉

濟富園楮

卷之四

二十

儲鼎

於私邪者大者自正而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
貞此是正釋利貞正大向乃極言之見天地且弗
違益以明君子之不可不利貞也正大串講却重
在正上此正大虛看至天地之情方可發揮天地
之正大處無私覆載而無不覆載無私生成而無
不生成天地何等正大即此便見天地之情或泥
壯為二月之卦而以天地之情專主生物太拘滯
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古謂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故顏子克己可謂大勇。非禮弗履。須看得細。非禮言心。弗履言身。己私萌動。即便克去。不使履之於外。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拔難去之病根。遏方張之巨敵。此所謂自勝者強。即此便是大壯。老子說絕利一源。用師百倍。真壯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居下非無位。乃位卑者。陽剛當壯時。心有所恃。而

濟高田指

卷之四

二十一

鄭成刊

不妄於下位。卑言高。力小謀大。壯於趾者也。以是而往。則招尤取凶。乃理勢之必然。而不可違者。其凶必矣。甚哉進之不可躁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趾。講以剛處壯。在上且不可。况在下乎。故必

困窮。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不免恃壯而失利。貞之戒矣。然所處得中。立心本無私的。故能一覺其失。便因中

而反正。相其機而不驟順。其勢而不激。則剛不至於召變。而進可以遂。盛可以保矣。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以事言。中以心言。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此爻君子為主。小人不過引起之詞。謂其用罔如用壯也。不可平本義甚明。貞厲承君子邊說。下二

句正貞厲之象。參疑說。小人用壯。而君子顧以用罔處之。故厲又稍異。此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

濟高田指

卷之四

二十一

沈良刊

是小人固恃其力。而用壯。君子亦恃其才。而用罔。旁若無人。漫不加意。此與用壯何異哉。此雖正且不免於厲。况未必正乎。其象猶羝羊恃其剛壯。以觸藩而卒自困其角也。君子用罔。而反為小人所制。其厲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固無足責。乃君子而亦用罔。何也。此有

深惜君子。而使知所做之意。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所利在貞。不極其剛即是貞。只不恃其壯而已。吉以事言。悔亡以心言。此且虛看。下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藩決壯輓。都承不極其剛來。四前二陰意輕。二象總只可進之意。不必曲為分貼之說。輓乃車輪之中幹也。九四以陽居陰。本不正而有悔也。幸不極其剛。則亦不恃其剛。而能貞者。故吉且悔亡。蓋太剛則折。其進也難。今惟不極其剛。則動無所括。而得遂其進。猶羊之藩決而不羸。車之壯輓而可進也。吉。悔亡之象如此。

濟窩四捕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卷之四

二十

濟窩四捕

尚往。要本貞字說。不申下句。亦可見兩象一意也。貞以處之。而不過乎剛。則無忤於人心。無乖於事勢。入而贊襄。出而謨謀。小人不得而阻之也。其尚往何如此。藩決不羸。所由取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五以柔居中。是資稟懦弱的人。安于退托。剛壯氣習。頓然除却。忽若失其壯。而不自覺者。故為喪羊于易之象。蓋羊乃剛壯之物也。如此。雖無尚往。

之吉。亦何用罔之悔。无悔。亦非深與之辭。若初之征凶。三之貞厲。又不及六五遠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柔中雖善。而以此處壯。則為不當。以壯之時。必有剛動之才。乃可濟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故不度其力。恃壯妄為。而才不足以濟。舉動踈脫。無所措。置猶羝羊觸藩。不能退。而又不能進也。何所利哉。

濟窩四捕

卷之四

二十四

濟窩四捕

重不能遂一邊。此惟不艱故耳。幸其不剛。則不終於用壯者。誠能詳審於事。機酌量於時。宜而艱以處之。則善用其壯。而終得遂其進矣。故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大凡君子當壯時。便肆意而不詳審。所以多不能進。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艱則必詳。而不能遂之咎不長矣。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名以象德變入講皆重上進意。康侯略斷乃康天子之國者。就已成功說。用字謂用此三者之善而獲寵也。錫與接俱在君說。錫又說接非徒以物而。又以情也。錫馬大賜也。蕃庶則多矣。接見親禮也。晝日則顯矣。三字不可泥。是三番只頻頻接見便是。

象曰晉進也

卦名晉者。取上進之義也。只是泛講。或從世道日進。而文明言亦可。

澹齋圖指

卷之四

二十五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三句平看。明出地上。以時言。乃賞罰清明之世也。

順而麗乎大明。以德言。乃善處功名之臣也。順字

重。大明字輕。然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

之。柔進而上行。以君言。乃虛心禮下之君也。柔字

重。上行字輕。只是居君位也。有此三者。功臣之獲

寵。有由哉。何伯宗欲以通節歸重順而句。亦是一

大議論。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有進進不已意。故象晉自昭明德。亦要得進字意。自字有由已意。此是君子體晉功夫。而康侯之事業。從出焉。不然功滿宇宙。皆粗迹也。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陰性躁妄。而在下。必有不安於下者。應不中正。又遇媚嫉之人。故不免於摧。如然出處進退。大節攸關。設或以難進之故。而所守一失。則此節一喪。不可復伸。故又戒以貞。而後吉。貞只是以道自重。不

澹齋圖指

卷之四

二十六

干進之意。吉則不摧。而人孚之矣。然此論其常也。設或猶有未信。尤不可謂已之既正。而情有不堪

惟裕以處之。而守貞如故。乃於已為無失耳。罔孚

句。是於貞後申戒之。其實裕即貞意。但云无咎。在

外者。聖人終不敢必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戒之也。須照摧如親切講。裕本是好字。若

如常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樣。恐

未妥。須云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汲

於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如此說方是。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初九應不中正是撞着對頭了。二中正而無援。只是汲引無人。愁非愁不得進。是愁道之不行。看蓋子不豫色時。却有多少愁在此。貞字亦與初少異。既以無援而愁。則不階左右以先容。乃是正也。而性往見重于人主。故終得遂其進而吉。受福還在。吉後既進而寵任之也。不必用錫馬三接類。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在我君自不容以不求矣。介福豈倖致哉。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德業不足。莫看重了。須與四別。三宜有悔者也。然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衆皆信之。志同道合。契心乎。可以資其夾輔。而得遂其進矣。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士君子急於濟世。患無同志者。三志在上行。所以

意氣相投。而信之篤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之喻。曲盡鄙夫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失之心。元自如此。貞厲言位出於君。本非不正。而竊位者不久。終必危也。小人心事。只怕失了位。畢竟要失。然則何故甘與鼫鼠比哉。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以鴻漸於磐。照看便知位不當之故。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是治道未純。而有悔者。大明在上下。皆順從。是以長駕遠馭之才。當四海歸心之日。隨吾設施。無所不達。悔亡。然英明之主。每多喜功。承平之時。易於好大。功利之心。容有不盡去者。故又以失得勿恤為戒。有此純王之心。而王道日隆。治功日盛。不亦往吉无不利乎。吉利不必分。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是人君不能修德而好剛務進者故為晉角之象此惟用之以伐邑或吉而无咎盖用兵尚威武也然以極剛治小邑亦不免於貞吝矣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無所利也皆鄙之之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是治道不能修道以服天下故為未光

三三

離下坤上

晉高日指

卷之四

三十九

明夷利艱貞

名只取卦象明入地中君子陽明之道為陰邪所傷是為明夷夫明夷則正道已不可行矣又上六暗主六五近之以宗臣而蒙內難不正則失已直道則取禍故惟自晦其明艱難委曲以守其正乃為得善處之道而利也艱貞串看艱字極重他卦止言利貞此獨言艱者時當明夷守正未便可了須着委委曲曲千艱萬辛以守此正方纔可免晦其明非改明為晦只是掩匿使不外見耳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地中而先不著猶君子傷於小人而陽道不行也故名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要認得上是釋明夷之名此是釋明夷之義時說並講成處明夷之道非是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釋其義至文王以之方用箇古人證說本義是弔起解不可悞認下箕子亦然蒙大難連柔順句讀蒙難句重看要見出明夷意來卦德內離外坤是德之在內者光明洞達而外則柔順小心以蒙國家之大難是明而傷也古之人有以之者文王是已蓋其緝熙之德翼翼小心而遭紂見囚亦文明柔順而蒙難者也不可以見明夷之義乎以之謂嘗用之非體法之謂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節重處明夷意晦其明是泛釋艱貞內難句是以五爻申解晦其明點出一志字見可晦者外之明耳其志則正也能字最重此正所謂艱貞也箕

晉高日指

卷之四

三十九

子以之句另講利艱貞者言明夷之時不可直遂其明而晦之也。於卦何取哉。五近上六之暗主是難在至親義不可去。五惟周旋委曲以行其正而不失其明是艱貞也。古之人有以之者箕子是已。蓋其為紂至親而佯狂受辱能正其志亦以內難而晦明者也。不可以見艱貞之義乎。

愚按微子箕子皆紂至親乃箕子奴而微子去則宗祀重也。可見古人處難之權妙又如此。

胡雲峯曰文王幽囚而作易箕子佯狂而敘疇聖

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須渾全看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晦為明只是言君子之蒞衆本以明也然非察察以為明也用晦而明耳。晦字重明字輕蒞衆只泛說不必指住作臨民上。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爻有以君子以下兩段俱作于飛垂翼之實者。

有作處此時而無所顧恤者有以君子行二句作無所顧恤而有攸往二句又作有傷者看本義未說未合首說無味姑從次說但兩段遮講可也。初去暗主尚遠雖禍未加身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其翼者然君子處此有一去而已故君子于行雖三日不食可焉。即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不合而有言也。然君子亦何所顧恤哉。有言程傳說亦有味更詳之。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夫子恐人疑不食之故厄於時故特揭一義字噫

陳蔡之事可識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比初雖近視三四五猶遠故傷而未切有夷于左股之象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箇去得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禍莫得而及之故吉。穆生謂今不去楚將鉗我于市韋忠謂塞裳而避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殉拯之義者。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能去為順。早去為則。惟順以則。故身名兩全。而吉。聖人非教人苟免。不能為三之。南狩。不必為五之。艱貞者。其道固當如此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至剛至明。而正應暗主。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子弗順天。厥罪惟均者。故有南狩得大首之象。不可疾貞。非較計利害。誠以君臣之分。不容造次。苟能化暗為明。亦吾之本心也。吾寧待之馬耳。不然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濟。豈南狩之所忍為哉。吁。此可見武王觀兵孟津心事矣。孫吳江曰。先曰南狩而得大首。所以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所以嚴人臣不軌之防。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須看志字及乃字。大得還作成功。以伐君為志。大得非聖人之言也。張中溪曰。是狩也。必有湯武之志。然後可以行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于左腹。所謂居暗地而尚淺者。而四以柔正處之。故能擺脫遠去。處明夷之時。去者其心也。故云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出則可以遠去而超然患難之外矣。四亦快矣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于左腹矣。而曰獲心意。幸其得遠去之詞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夷所同。而處明夷所獨。故有箕子之明夷。箕子之明夷。即象所謂艱貞是也。上句是實象。下句是戒。占五近暗君。而有柔中之德。能正其志。是猶箕子以宗室大臣。當紂之難。而佯狂受辱。委曲以守其正者。此即是貞占者。而當箕子之時。亦必如箕子之貞焉。乃為利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明雖晦矣。而明之在內者。自不可息。蓋特外示韜斂之迹。以避禍耳。迺其中固自朗然不泯。一念精忠。可貫日月。如何可息。明不可息。所以為箕子之貞。朱子所謂外雖佯狂。而心則定是也。

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却從何處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晦惜之之辭亦覺之之意登天入地此為庸

君立刑案二句串講為順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其始亦嘗居尊位而照四國者至乃後

入于地則以其失照四國之則而至于如此須抑

揚說下

三三巽上

濟儒因指

家人利女貞

卷之四

三十五

沈氏刊

一家之人雖多不過一男女耳皆正方成箇家道

此卦二五內外各得其正故名家人然男女固皆

要正而難化者尤莫若婦人故又先以利女貞女

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之君子正之也如舜之化

行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是已夫女正則外無不

正而家道成矣故利

象曰家人全章總指

此三節原初聖人是逐段漸漸看出元不必用過

文但作文亦不得不貫串首節過二節云家道固

以女貞為先而非有主則不可得而正也二節過

三節云既有嚴君主之則不獨女貞而一家皆正

矣天下有不從此定哉大都首節是正言利女貞

之義下則推廣以盡女貞之義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看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意亦可見正

字重凡為女者以守順為正凡為男者以制義為

濟儒因指

卷之四

三十六

沈氏刊

正這箇男女正不是小可事乃大經之所由立人

道之所攸關天地間三大的道理也或以天地字

當陰陽字看說男女正乃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

曰大義未是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庭之中恩常掩義故必有嚴君以統之韓非子

說蠶朴之教弛於家則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亦是

識得此意母亦稱嚴者古云母之不嚴家之蠹也

蓋父雖嚴自有不得而察者必父母俱嚴然後能

正內以正外耳。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從女貞來。各有正意。總來是家道正。夫天下觀化於家。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正。而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亦正矣。天下其定也哉。主感化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只是火中之風。風出於火。化出於家。故象家人。

濟高四指

卷之四

三十七

附錄

要知言行非獨家人之所視。而實為風化之攸關者。講中須關目方妙。有物是無虛言。如言之於父子而實有是親。言之於兄弟而實有是友。是也。有恒是有常行。如行之於父子而有常親。行之於兄弟而有常友。是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初。事不豫更。人非素服。宜不免有悔矣。但在初為易閑之時。而剛陽又能閑之德。故能乘眾志之未流。而明尊卑。謹內外。以防閑之如此。則家

道正而悔亡矣。此重正倫理上。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閑之。則易為力。所謂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也。張中溪曰。防閑之道。當謹其初。若待家濟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終言戒之意失。而有悔矣。六二无攸遂。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是為女者。事無專制。而所主者惟中饋而已。女之正位乎內。女之貞也。如此則有成內助之功。而閨門之化。從此起矣。故吉无攸遂。

濟高四指

卷之四

三十八

附錄

二句串講。在中饋。益見其无攸遂也。場中若命此題。當以君夫人立說。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人以順為正。二有柔順之德。故能巽從乎夫。而得吉也。順字重。巽即无攸遂二句意。又言婦道。此言婦德。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之道尚嚴。九三剛而不中。是未免過乎嚴厲。使一家之人畏而不敢犯。有嗃嗃之象。此雖人情

所不堪而不免於悔厲然而倫理可正畢竟是吉。若以悔厲之故而一於寬致使婦子嘻嘻笑樂無節則敗倫瀆理而終有不可言者矣。嗃嗃嘻嘻俱是使人如此而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失家節交互抑揚說謂之節者人之情無已也。

六四富家大吉

家還以天下之家說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

澹窩因指

卷之四

三十九

是尚書刊

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開源節流而富天下之家者如此則人富而禮義附焉仁讓之風由茲成矣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故能富家而得吉看一順字可見頭會箕箒之術皆逆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主已納后妃者說王指占者假字有字俱輕看

五以賢聖之君而得二賢聖之后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可以宜家入而刑邦國闢雖麟趾之化由茲起矣勿恤吉此周公感於有周家法之隆而教天下後世者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重感有一德上豈私愛已哉又重化之廣象重情之至君后一念之間而四海九州攸係可不慎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澹窩因指

卷之四

四十

是尚書刊

居上在終是主家之爻者而以剛行之是誠信篤洽之中而有嚴威不可犯者在相維而不至於相瀆者也如此則愛敬日隆而家道永昌其初固無不吉而終亦不替也終吉孚威是一時事朱子所謂篤恩義處正倫理是也玩本義又須重威一邊一卦六爻大抵以嚴為主終吉謂始終皆吉好到底也正是久遠意。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象以吉本威如尤見爻意所在反身不外有物有

恒。夫子恐人以威為作威故特明之。

三三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名見傳濟大事以人心為本。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以有事。幸其有德有位有輔。故猶可以維持。渙散為圖存之計。苟延之謀而吉也。小事只目前時勢可為者。且徐徐以為之耳。看來小事吉亦是濟睽之道。如程傳說屯九五小貞吉大貞凶之意。可想。

濟需困指

卷之四

四十一

恒說別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水火同用而上下之性不同二女同居而于歸之志不同故名睽。兩動字宜玩。獨以中少女為睽者長則已行矣。要知睽者本同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全要得此意。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謂心不暴戾。明謂通於事理。二字兼重但不宜分講。全要得麗字意。此是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

謂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位。重上行字。此是有其位也。或兼君臣說亦可。得中而應乎剛謂虛心下賢而賢人樂助。重應剛字。此是有其輔也。有是三者是以雖當睽時不可大事而猶可以延國祚。係人心小事可以得吉也。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箇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謂打頭一睽字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太矣哉。

濟需困指

卷之四

四十二

恒說別

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以睽之理而極言之。此從好這邊說。天上地下而生成之事同。男外女內而倡和之志通。萬物散殊而應求之事類。此皆同之出於異者。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言不睽則無以為合也。重睽講但不可說先睽後合。合在睽中。非兩時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象言異中之同。此言同中之異。王龍溪曰。同而異亦須渾全以求其義。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周而

不比之意。同一飯食之欲而不貪異。同一男女之欲而不淫異。同一讓國而異於好名。同一說君而異於為利。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按此宜重異邊。是於同之中而求異也。諸說紛紛皆非本旨。

陸平泉看和光同塵。看得好。光有明。塵有根。其所和者光。而明未嘗和也。所同者塵。而根未嘗同也。如此看老氏與君子同一道也。後人不善看把老子一發說壞。却像混帳的人了。故因此象言同異。

澹齋圖指

卷之四

四三

四十四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後可濟。初無正。應本不足以濟。睽而有悔矣。然居睽之時。而同德相應。則勢相倚。而德相資。雖無相與之素。而一時協力。亦可賴以濟。睽而悔亡。其象猶始。雖喪馬。而終則勿逐。而自復者。然。蓋馬所以行。復則得所以行矣。喪馬二句。乃悔亡之象。只輕輕點過。為是。然當睽之時。不但同德當親。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過拒。蓋不當見而見。

君子處睽之微權也。否則嫌隙易生。讒毀易構。解不及矣。見非就見。只是不拒。他來。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時議論易起。絕惡太嚴。小人或多方致我之咎。故見之見曰避咎。則見非其本心矣。家君曰世方治平。君子道長。雖有惡人。屏而去之可也。睽何時也。君子獨小人眾矣。彼以禮來。安得不見。外不絕物。內不失已。非知道者其孰能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澹齋圖指

卷之四

四十四

四十四

君臣之不合。睽時使之耳。然君臣不合。臣當求合可也。故必宛轉多方。以求遇於上。既積誠致悃。以感其心。又負罪引慝。以冀其悟。如遇主于巷。馬則君臣之情合。臣子之分塞。而睽亦可濟矣。何咎。遇是會遇之稱。巷是委曲之處。遇巷只是委曲求遇。

本義得會遇屬无咎。上流言至。而周公東。鳩鴉東山。其公所以遇成王者哉。然則此爻固周公所以自鳴者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其迹可疑。故特以未失道明之。此全在正應看出。惟其正應。乃情不容已。義不可舍者。故雖遇巷而於道未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字直貫三句到底。是傍人所見。其人輿中之人也。輿以載人。牛以引輿。三件本是一項事故。二之牽。四之沮。上之傷。連綿取象如此。三與上應本宜相合者。然三居二四之間。迹有可求。而上九又猜狠方深。見疑甚重。但見二曳其輿。四掣其牛。而上則又天且劓之。三句皆始睽之象。夫三之所處亦甚艱矣。然邪不勝正。又則求者去。而疑者釋。遇兩之吉終。所必有漢之蘇武。此爻似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言曳便該掣矣。二四之曳且掣者。以其近於二陽處位不當。故來二陽之求也。至於无初而有終。則妄求者去。而得遇上九之剛矣。程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潛寓指 卷之四 四十五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欲濟睽而無正應。故曰睽孤。幸初陽在下。乃元善之夫也。與四同德。從而求之。則同心共濟。彼此交孚。而孤不終於孤矣。然當睽之時。易合亦易離。故必內杜疑忌之萌。外防讒間之入。而以危厲處之。然後嫌隙不生。交孚益固。而可以濟天下之睽。无咎既說交孚。又說箇厲。聖人何等深慮。只為在睽時故耳。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是濟睽之志。得人則睽可濟。故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濟睽以剛為主。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也。然悔不終於悔。而可亡。何也。二為宗子之家相。所謂厥宗也。五以柔中下應九二。則是君既切於下交。而臣又篤於遇主。言必聽。諫必行。其合也。如噬膚之易矣。以是而往。天下之睽可濟。又何咎。何者。快之之辭。上悔亡。虛講下。正是明其所以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潛寓指 卷之四 四十六

有慶即何咎意天下之睽可合而慶在一人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徃遇雨則吉

睽孤虛見豕至張孤皆申言之見豕二句疑有淺
深三本無受汗之事而上剛明之過故反生疑負
塗猶疑而未信至載鬼則堅信而無疑矣見乃妄
見非真見也惟堅信其必有故積疑成惑而至於
張孤及說孤匪寇則疑將釋也遇雨斯盡釋矣有
合即是吉不必說到濟睽上

濟高兩指 卷之四 四十七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亡要摸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
之心無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
豕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釋上面許多皆是狐
惑可疑之事而已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見險不是蹇見險而止方是蹇象傳添一能字便
向贊其知一邊了意稍別宜細認西南以下通是

濟蹇之道本義以理言及變體總挈在前然後相
因說下去西南東北天下之大勢也然不可泥凡
進可戰而退可守者皆是西南其或非用武之地
內無以固根本外無以制要害者皆是東北故有
利不利之分宜串講此是濟蹇之資然不得其人
雖往西南弗利也又必利見大人而資其才猷乃
可以濟大人還以在下者言此是濟蹇之輔然不
得其道雖見大人弗利也又必秉至公以服天下
扶弘義以植人心則施為正大天下歸心鮮不濟

濟高兩指 卷之四 四十八
矣故吉此是濟蹇之本論濟蹇之道自地利而推
至人才又推極於舉事之大義聖人之所重蓋如
此宋高不守東京而立建康不任李綱而用秦檜
不圖恢復而聽和親虜退無日矣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
義智矣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不可以險在前也帶
蹇難也讀見者知之明能者止之決竊疑辭尚濟
蹇而夫子以能止為智者惟止而後能濟利西南

見大人貞吉皆止之所為也。不然將陷於險中。雖欲有為不可得矣。此所以為知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得中道窮俱是卦變得中為得形勢之便。此濟蹇之道也。反是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則蹇非不可濟而濟蹇之道窮矣。往有功以卦體言。明自往之無功也。當位解貞字。正邦解吉字。卦體陰陽各當其位。有貞之義。貞在濟蹇為撥亂反正之大義。如此

濟富困指

卷之四

四十九

五三

則可以得吉矣。何也。方蹇之時。邦之不正甚矣。苟舉事而不以正。天下其誰與我。惟正則足以服人心。而一海內。故曰正邦。此其為吉也。或欲將正邦。推開說未是。必往西南。而又必見大人。而又必守正道。蹇之時。其用當如此。故稱大宜。適言稍見歸重意。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此蹇字比象較狹。身之行有不得。即蹇也。反身修德。則德修而行自利。所以濟吾身之蹇也。一串講

或云濟蹇之道推本於身。亦有理。

初六往蹇來譽

辭不取爻義。只以蹇時說。初之不可往者大難。方殷也。不往即為來矣。見險能止。智矣哉。故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玩宜待之辭。可見聖人無一日不欲濟天下之心。第欲俟其時耳。不然初不幾廢人乎。渭濱釣叟。莘野耕夫。彼其心曷嘗忘天下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濟富困指

卷之四

五十

五正應而在險中。君之難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是忠貞素篤者。故主憂則臣辱。不避萬死一生之難。而鞠躬盡瘁。以求濟其君。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然其所以為此者。凡以人臣於君父之難。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耳。豈干祿謀寵。而為一身計哉。蹇蹇指其事。匪躬原其心。然非致身之謂。觀此爻辭。千古人臣。忠肝烈膽。苦心瘁志。凜然可想。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忠臣報國。濟與不濟固未可知。然心力既竭。縱使

不濟亦足以自白於天下自靖於吾君矣。誰得而尤之。終守宜玩。非謂二果不濟也。程傳謂此言聖人所以勸忠蓋信夫。

九三往蹇來反

三居二上。非無位者。但不若二為正應。休戚與共耳。當險之時。陰本欲附陽以求濟。故獨往則蹇。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未見其陷於險也。故曰得其所安。先主之於劉景升似之。此本理齋說。且與傳內喜亦合。

卷之四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云者。正喜其可相附而濟蹇耳。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陰柔當蹇之時。才弱不足以濟。故往則遇蹇。但當下連九三之陽剛與之合謀而共濟可也。稱連者其聲勢相軋也。若三則有依人之意。故止曰反。許遠才不及巡。而位在巡上。乃謂巡曰君才十倍。非遠之比。於是帷幄之謀。一以聽之。深得來連之義者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實字指陽剛以陽居陽為當位。三有濟蹇之實德。實才故宜連之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家治亂。宗社存亡所關。而非常人之所謂蹇者。故曰大蹇。甚五之蹇者。甚朋之功也。大蹇非朋不濟。五居尊而陽剛中正。是不惟勢力足以招徠。而信義亦足以感動乎天下。故朋皆來助之。而蹇可濟矣。觀本義當重德一邊。朋亦不難。

卷之四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指二孫吳江引歐子朋黨論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故為人君者。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此與爻未切亦是一議論。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即中德。以其在險而能守故曰節。此如玄德困踣顛頓而節槩不移。信義愈篤。英雄響應者。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才弱而當險難之極。若自往則益蹇耳。惟來從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者。五德位兼隆。濟

蹇之大人也。見之則利。故碩吉也。實融出兵河西。斂手歸漢。卒之共成削平之功。此文當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指九五，志在內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處虛至從貴，方說出有德有位，故曰貴惟從貴所以利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名見傳講辭如蹇例，總挈然後說去。西南是主，復與夙皆西南之推，而夙益見其當復也。宜抑揚說。

濟富因指

卷之四

五十三

景泰刻

人多視下吉字為不釀禍，非語意宜辨難之初解。民離湯火，傷殘之災，而生意方蘇，正宜休養生息，故必以平易之心行平易之政，而利西南焉。如天下已無事務為安靜，則不生事以召變，而吉即如不幸而猶有事焉，亦當早往早復，而不久為煩擾，則行所無事，而不至黷武以害民矣。豈不是吉夫靜而處之以靜，動而復歸於靜，皆安養天下之意。總之所謂西南而已。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險以動且釋卦德，動而免乎險，則不惟不陷於險，而且出乎險之外矣。故名解，動字重。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民心本樂於平易，况當解之時，民命方蘇，正不欲苛擾。今卦變四入坤體，坤為平易之地，而其畫又為衆，將見憔悴之後，施以仁政，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中字宜玩，過中者喜於有為，而不中者又不能自主，皆非能安靜者。今卦變

濟富因指

卷之四

五十四

景泰刻

九二得中，是內無喜功之念，外中事機之宜，故能與時休息，來復而吉也。往字承得中來，惟得中而往，所以早往早復，不至於窮兵毒民而有功也。若太宗之伐遼左，不中甚矣，其能有功乎。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此只重天地解而生物上，雷雨作承天地解來，只是帶說。朱子說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甚透，甲拆平看萌芽初然包在內，曰甲。

漸漸綻開露出。曰拆。夫莫大於天地之化育而化育之成不外於解。解之時不其大哉。

象曰雷兩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緣當罹患難之後。天下大亂。生民易至於過罪。所以赦之宥之。過小故赦。而不問罪大則宥而從輕。此正是解其難也。此亦西南之政。所以法天地解物之仁者。漢高約法三章。極得此意。

初六无咎

濟富困指

卷之四

五十五 陶神刊

以柔在下。本安靜無事之人。但恐其過柔以釀天下之禍。今惟難既解矣。而且有正應之剛以輔之。則天下見其有安靜之美。而不見其有釀禍之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重柔得際乎剛。不然初能免於廢事之咎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小人者難之根。故解難之後。尤當思去小人。小人

不去。難猶未解也。故自二至上。皆以去小人為言。此聖人之深慮也。夫當難解之時。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况三狐乎。九二剛中為

秉道嫉邪之大臣。故能決去小人。而因以得中行。直道之君子。為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玩本義而字。三狐黃矢。相承說。蓋邪正不兩立。邪媚去則中直得矣。此正大臣之貞也。果能守此貞而不變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則朝廷清明。而西南之化成矣。故吉貞重守意。蓋恐其疎於善類。既進之後耳。

濟富困指

卷之四

五十六 陶神刊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蘇紫溪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故易曰。田獲三狐。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故詩曰。有兔爰爰。雉罹於羅。得中道。不是貞尚在。獲三狐。得黃矢。前是在九二自己身上。有正無邪。說大凡小人難去。而君子又難合。若非大臣心無回邪。一中自秉。烏能取舍不謬如此。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祿者。既解

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解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此貞吝與晉九四貞厲同。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可醜即貞吝意。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哉。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主大臣說。應不以正是其私家。頤指之小人。此二泛說不同。故着一而字而汝也。言是附麗於汝者。

濟富圖指 卷之四 五十七

也。初當解而四之陽亦庶幾能解者。故聖人教之以為若能秉心至公。斷以大義解而去之。則頤指之徒解。而道德之真朋至而孚矣。孚者諒其心之無他也。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正緊緊相應。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兼初與四初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所謂私情之交也。使溺而不解。則四之為累多矣。故曰解而拇者。蓋欲其斷之以大義而不係於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人。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着。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

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聖人孚之一言。其旨深哉。此與四爻都是聖人設計替他尋門路的。

濟富圖指 卷之四 五十八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歎動之使必解也。

丘建安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還指上。隼還指三。大有九三亦稱九三為公。而

同人乘其墉亦以三爻為墉此可證張中溪曰公者大人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即六三也此說是小人而據高位是隼在高墉之上也故上六之為大臣者必解而去公用至獲之為向夫權奸既去則皇路清夷不惟吾道之幸而實社稷蒼生之福也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亂邦故謂之悖說一悖字小人之罪彰矣

䷌
艮上

澹富困指

卷之四

五十九

王三九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體損下以益上卦象損澤以益山皆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上下皆損矣故名損夫損民於常賦之外可不慎哉故須有孚時說有孚只是不妄損固是然亦未盡凡加賦於民的那箇不說我是不得已却須真真有此心方好故必所損者迫於時勢不得已無可奈何乃以吾真實不得已之心而行此裁損之法有孚如此則人諒其心而輸將之恐後且不以為厲而怨讟之不

生吉无咎此雖一時濟變之權就使後來遇有此事亦可守以為常是可貞也言可為萬世救時之法則也夫法可傳之後日獨不可行之一時故民心效順無往不通而利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楚築高門屈宜曰以為不時為其時缺而舉贏也當損之時而不能裁節其用不為時缺舉贏乎故着曷之用一旬以見斟酌之權二簋可用享舉事之重者以見例也國之大事在祀此而可薄凡事可知矣國匱而寡取於民則國病民困而侈用於國則亦甚病所以不得已而取亦不得已而用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澹富困指

卷之四

六十

王三九

釋名止用卦體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添一而字義便了然二簋惟損時可用聖人恐人

泥以為常。故特以應有時發之。下推卦畫物理。正以發明時字之義。在卦畫則損乾剛而益坤柔。此何也。剛進之極。故有時而當損。柔退之極。故有時而當益。卦畫非趨時乎。在物理則損其盈而益其虛。此又何也。物不可以久亢。故盈者與時而借損。物不可以終窮。故虛者與時而借益。物理非趨時乎。夫禮時為大。然則二簋之用。亦時而已矣。豈以薄為道哉。損益盈虛作二項看也罷。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澹富因指

卷之四

六十一、夏尚書

人有生後添了許多損得一分是一分學問。故曰為道日損。懲與窒損之方也。蘇紫溪講懲忿窒欲。要在心源上理會。說懲忿如止火。窒欲如止水。忘怒觀理。太公順應。皆懲忿之學也。故以直內義以方外。皆窒欲之學也。不然力制於事為之間。勉強於須臾之頃。一旦有觸。而舊日之病又發矣。陽明先生亦嘗說懲忿窒欲。此禁於未發之象。孫吳江亦說是君子克己之功。治心之學。顏子不遷怒。是從懲忿工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

造來都看得細膩可玩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四只是上下不必說君臣初九陽剛是自家脩身工夫已了。當損下益上之時。而上應四陰。乃擬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亦教之懲忿窒欲而已。此於事上之道。無復可議。何咎第勢分懸隔。故又當斟酌淺深以損之。不可說四所當益。徒自損以益之。而遂徑直為也。爻辭只為用了箇遄字。故又用酌字。爻之損是損己之有以益上。非損四之疾

澹富

卷之四

六十一、夏尚書

也。淺深。借說酌其淺深。猶云量時上下。非爻之淺深。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指四合志者。四求益之志。合於初遄往之志也。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守幽人之貞也。君子值此必崇自重之節。秉難進之操。而堅守其正焉。乃利苟枉已求進。則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士之處世。豈必征行而後

益於上哉。但能不變所守，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而起懦。易俗而移風，弗損正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其益何如。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中以為志，則在我者重，而功名富貴不足以入之，所以能貞也。觀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須將本義二象總挈在前，後只以人事一串緊緊相接。去三人不必拘，只是不同類者便是損一人。

滄富由指

卷之四

本三

五三

人即者，不同類者。一人行即所損之一人，我損之而彼行也。夫一人既行，則在此者皆同德而為兩相與得其友矣。玩爻辭及本義，只就三上文說，並無扯及初二四五各相得之意，不知時說何據。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則疑解，所以使一人行之故，不然是非同人之量矣。

六四損其疾，使過有喜，无咎。

玩爻使字及本義語意，損其疾不可作已能者說。

須一氣講下，重使過上方是六四陰柔，不能自立，本有疾者，以初九之剛資之，而自損其疾，必使勇往奮發，速於從善，乃能變化氣質，而有喜耳。如此又何迷復之咎。人之氣質如人之疾病，遲一日則深一日。故初之損四，四之自損，皆用一過字。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而不去，則將為身心之累，而至不可救藥，可憂孰甚焉。以此形看，自見可喜處。

六五或蓍三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滄富由指

卷之四

本十四

五十四

人君者，莫大於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且玩本義，虛中受益字，於受善更切。以貢獻說固無味，即兼說亦不穩。緣貢獻不可與受善並稱大也。五有下賢之實心，而當損下益上之時，但見君誠心而下賢，賢聞風而樂告，有德者獻其猷，有智者獻其策，有才者獻其略，紛紛自靖，欲辭不得，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或者眾不知誰之意，弗克違承或字說甚明，其益也如此。則羣策畢舉，而百度惟貞，可以迓天命而綿國。

作何元吉如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賢才乃帝心之簡在五虛中下賢而賢人益之是

即自天祐之者也重足以動天志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人君欲益天下太上貴因常損益之只是箇因民

之利而利之即此便是貞非兩亨亦非兩時但常

損益之且槩說貞則申明其為純王之政耳无咎

言不負君人之責吉則道盡善利往則澤遠施得

濟富困指

卷之四

本五

期

臣无家則天下歸心亦舉无咎而詳之也全要看

得貫徹得臣句本義若頂弗損夫要之貞在弗損

內已自該得正了舊分純王之政純王之心恐未

是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亨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易經濟富困指卷之四終

易經濟富困指卷之五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下經二

益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下為益下益則上亦益矣故名益德體總挈講

下攸往句已包得涉川下特舉其中尤難者足言

之耳常變對者非大都民固當益苟非有益下之

濟富困指

卷之五

一

德則其政不達即道變難之秋而亦病於無其具

矣卦體中正而且兩象皆未故有所往而發政施

仁以益天下也則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固利即

使涉大川而扶顛救溺亦見困窮復起民賴以生

而无不利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在制產外如蠲租弛禁之類恩出望外

故民說无疆此二句且槩說下二句正是申明其

意自上下下是其所謂損上益下者其惠澤實自

朝廷之上而下於部屋窮簷之下非徒一切轉移之術而姑為益下之名者也。自上下下有廣被遠到意此其為道真有大氣象而與伯者之暗昧不同矣。所以民說无疆俱是以卦體釋卦名須繳明上下俱益意方完。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二五中正是君臣之益民處莫非良法美意宜乎人情因乎土俗而無過不及之弊者故有慶有慶即民說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名為益民

濟富田指 卷之五 十一

而實以拂民非中正也即司馬之興革太驟亦非中正也安得有慶欲拯天下之困非有才幹力量不能二卦皆木是有濟川之具者所以涉大川而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又推廣益義卦德言聖學之益動巽平看是一時事必湊合做纔是實學問有奮發之意而又潛心以入之則其進也將與日俱新而不自覺矣寧

有疆乎卦體言造化之益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舉萬物而育之化生生之益不覺其無限量矣寧有方乎其益其字指天地講无疆无方要見不自知其益意方喚起下文時字凡益二句正發出時字以了上文而意則推廣言之蓋盈天地間不過氣化人事之循環凡其自消而息自屈而伸自虛而盈自衰而盛皆為益而益皆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為者也一與時偕行而已矣

濟富田指 卷之五 十一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此全要識交相助益之意理欲相為乘除存一分天理便去一分人欲去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二則字甚重象傳動巽字俱在內士翼云善須累而成過纔一而斷呂東萊曰益損最切學者損無如忿欲益無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度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人臣雖不為利祿而效忠然初居下而受上之益

則其圖報更不可草草。故利用為大作。若尋常作為。豈能報稱萬一哉。然其大作必須幹得十分盡善。謀出萬全。事圖經久。然後可以免越職犯分之咎。不然得亡蒙新進喜事之誚乎。此以賈長沙番看便明。其所建白。豈不稱大作哉。第未盡善。故不免絳灌之議。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字即大作。據初九的心事。固以大作為報禮之重。據初九的職分。則大作非其任也。故必元吉而後无咎。

禮儀圖指

卷之五

四

五元刑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虛中處下。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能受非望之福於其君。有辭之而勿克者焉。夫忠順人臣之正也。人情急於宦成。而陰柔不能固守。故又以永貞戒之言。永守此貞而不變耳。吉則保其弗克違者而已。斯道也。雖王者用之以享上帝。尚可以得吉。况人臣守此而不吉乎。通節以人臣受益說曰

享帝吉者。益以明貞之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

家君曰損六五。益六二。皆曰十朋之龜者。人君以得賢為寶。人臣以得君為寶也。君如六五。天且祐之。况民乎。臣如六二。帝且享之。况君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有心期福。福止於所期。其從來可知也。二之忠順無心。故福自外来。而不知其所從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禮儀圖指

卷之五

五

附名成拜

玩四爻以益下為中行。及本義三四皆以中行為戒。一句則此有孚中行。當依折衷不分心事。只重中行為是。蓋言真心益下。而不徒為粉飾之虛文也。三無益下之心。本不當益。益用凶事者。投之艱阻。置之盤錯。使倣戒震惕。以動其補過之心也。无咎。只言其理。有孚中行。方是為補過之計。而至於告公用圭。則真无咎矣。用圭是假借非實說。有此孚中之心。則足以自諒於君。而慰其貴望之意矣。猶用圭以通信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之猶云固其所本有也。固字活看。主上益之者。言家君云。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益下為心。即是中行。非二事。中行則吾之所欲行。即君之所欲行。告之有不從乎。然豈特小事見從而利哉。雖或適遭其變。而至於遷國。亦無不利。蓋遷國圖存。亦益下之事。中行之道也。必將告公從。而利矣。遷國且利。况其他乎。利用句正見其必從也。為依字不重。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人臣志在天下國家。無一毫私意於其間。告君鮮有不從者。况四所告者。又有孚惠心之君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人君惠下之心。全要肫肫懇切。內不期名。外不飾節。而有孚惠心。如此則勿問而元吉矣。此句作過文看。有孚惠我德。正是元吉。上以誠感。則下以誠

澹富自指

卷之五

六

明成利

應而民皆實心以感其德矣。德即是心。自施之者。言曰。心自受之者。言曰。德惠我德。即康衢之謠。所謂粒我蒸民。莫非爾極者。與民說。无疆同。不必以好義用情說。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矣。決辭也。人君志欲使天下咸受其益。民實惠德。豈不大得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陽性務進。益極無厭。故罹此禍。莫益或擊。串看。甚言其無益也。立心勿恒。即求益不已。正與惠心相反。凶即莫益或擊。正與惠德相反。此亦可為專利者戒矣。

澹富自指

卷之五

七

明成利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偏辭猶云一邊話。對究言看。方足求益不已。為害甚大。其所謂莫益者。特就其求益一邊說耳。若究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胡雲峯曰。二不求益而益自外来。上求益而擊亦自外来。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

三三乾下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不止去乃必然之辭去之決也胡雲峯曰夫以
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為危懼警戒之辭不
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
衆使君子之黨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
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
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往往而為乾也按告
自邑二句一意

澹富四指

卷之五

八

沈氏列

聖人彖復其辭平彖夫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憂
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
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

何伯宗曰於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於夫欲
密君子之機故其辭危皆深切為君子謀也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剛決柔也是以卦體釋卦名而健說二句則申贊
其德健說尚在本身上說決而和方是去決小人
和乃事合機宜動中肯綮而得其和之謂非柔和

之和決字提起和兼健說以此健說而決小人則
既不緩治以失其機又不輕動以激其變不猛不
縱非激非隨不亦決而和乎後世不明此義健為
黨錮說為調停和乎否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胡雲峯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

一柔乘五剛變甚矣存疑說君子去小人必正名
其罪者豈慮無以服其心哉實欲暴揚其罪使無

澹富四指

卷之五

九

魯齋

所逃掩耳說得好其危只釋有厲然須從乎號說
來尤見危之不可已也光謂遂其志自有一段光
彩所尚指威武窮謂陽窮此見不利即戎也不即
戎即自治原無二義二乃字宜玩剛長謂剛再長
也卦本五陽再長則為純乾矣終指乾對始始生
說此是快之之辭然須本上四段善決來說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張中溪曰君子觀決於上而注於下之象則施布
其德澤以及於下若自居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

夫決之義矣。故忌李隆山曰：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君子決小人當先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初九居下，權力本不足以勝之，而復任其剛壯，欲逞於一擊以自快，此即戎則有之，而揚庭乎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蘇子所謂是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者，故曰往不勝為咎。言其咎乃自為之非時之不利也。毛瀘川曰：聖人於五陽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十

第廿一

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揚誠齋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居柔得中，是不過乎剛而酌事之宜者，故能惕號，惕即有厲，號即孚號。如此則有備無患，即小人之變起倉卒，不可測料，如暮夜有戎，亦可以勿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則決之有道，而惕號無所不至，自足以服小人之心，故有戎勿恤。此作推原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狐之捕雉也，必卑體耳，使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若狐瞋目直覩，見必殺之勢，雉將驚而遠逝矣。君子要決小人，豈可一味剛壯形之面目，祇挑禍耳。有凶，此下是聖人教三如此，言君子但要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十一

第廿二

有真實決小人的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又何必壯頄為哉。夫夫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迹，有愠是因迹而疑其心。无咎是心白而迹不足以累之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爻曰无咎，此又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終字以始字挑剔，聖人怕人溺於私係而不決，故特言此以勉之。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陽剛君子之類而居陰則志剛才弱不中不正又無從容善處之術故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二句一意只欲進而不能進也其悔可知四若自度其力讓衆陽前進而我隨其後如牽羊然則悔亡矣為四謀無出此言者第恐當決之時志欲競進聞之未必信耳策其不信所以激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無居陰而不中不正爻辭重不能進故傳

止釋其行句聰即聽也牽羊之言世未嘗無三蔽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十二

沈良刊

於上進故聽之若罔聞耳惜之辭亦激之辭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小人而在君側能使人主漸染蠱亂而不自覺有覓陸之象夫小人易惑若心一依違便不能決然肘腋之禍其禍難除又不容以忿忿之心輕率為之也故必有夫夫之心而又合於中行然後小人終當決去而不為所累矣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决小人只為公論上去不得察其心尚有係累

如朱子所謂微芒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者即此便未得為光明灑落心體此夫子誅心之論所以責君心之純而嚴小人親昵之防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無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塞口小人之辭使後之小人聞而懼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一日在位則天下一日受其害今日終不可長可為一大快也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十三

任啟刊

巽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夫盡而乾方喜小人盡去君子滿朝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曰姤有憂駭之意一陰敵得五陽過是為女壯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寇萊公失此義矣楊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始一陰生聖人乃遽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陰而

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王弼州曰剝亂成姤亂萌故聖人不憂剝而憂姤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柔遇剛是卦體卦本以剛遇柔而得名此云柔遇剛者柔之遇剛即剛之遇柔且傳欲起下文勿用取女也惟柔能敵剛故不可與長當緊承說言小

人不可與長處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地相遇

是五月亢陽之候

而忽得微陰以資之

濟富困指

故有遇義不可以泰之上行下降來講品物咸章

亦須模想其時下光景語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中正以位言中猶中天下而立之中正猶正南面之正古來德位常不相值今以剛德而遇中正之位若有會逢其適者亦有遇義由是德以位行而教可大行於天下矣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中正是從遇之好處說然遇原從一陰遇五

陽得名故又說姤之時義大矣哉此非贊其大吉其可慮者大也一陰始生其志盛故聖人謹之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人君其尊如天苟非施命誥四方何能與民相遇故命者人君所以遇天下者也王言一布則上情下達而君民之情始遇矣雖有小人安所行其奸乎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陰始生其勢易進故爻以理戒小人又以勢危

濟富困指

卷之五

十五

發音

君子聖人深為之慮如此自古小人未有害君子而禍不及已者故聖人設為一吉一凶之辭使之自擇意實在止一邊不宜平講繫于金柅小人自

止而不進也此上僅論其理若以勢言則一陰方

生其勢漸長故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備

非退避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賓之謂在豕為羸在

女為牡詞雖異而憂危之心一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觀一牽字便見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乎。而先為是以過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是箇得時君子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惟我得而制之。為包有魚之象。苟因利乘便而制之。則陰邪之禍。庶乎可免。无咎使我失而不制。他人莫奈他何。機會一失。貽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及賓之戒。可不懼與。包有魚。只是說有可制之機。制之還在无咎上。寇準於下謂。是不知及賓之戒者。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潛寓指

卷之五

十一

魯元刊

玩一義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兇出柙是誰之過意。專其責於二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卦從五陽遇一陰而得名。故諸爻皆粘着初說。此文以不遇於初作主。無應句。只足上不遇意。而過剛不中。乃其不遇之病源也。居則不安。二句如夬九四例。總承一串說下。重不能進一邊。此只就遇上說箇道理。不及君子小人末句。方轉到小。上九三過剛不中。性質暴戾。而不遇無應。是上下

皆無所遇。不能遂其進也。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如此則寡助可危。然既無所遇。則亦無陰邪之傷而无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象只釋其行句。可知爻所重在不能進一邊。上下皆無所遇。故其勢孤立而行未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以初為民。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而無德以維係之。乃過於二而不及於已也。民心既去。國勢將傾。厲階從此起矣。故曰起凶。言難將作也。

潛寓指

卷之五

十一

任政刊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未有無故而去者。故以遠民責君。胡雲峯曰。易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君子之領袖而防新進用事之小人。如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然陰陽迭勝。時實為之。彼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使不勝其忿。

而逞於一擊。則禍變生矣。惟當含晦章美不動聲色。不露圭角而靜以制之。默以消之。則邪道終有窮。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決云。而吾道之春復還矣。有隕自天。謂若自天而降。依舊是陽明景界也。

家君曰。夫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庭。其道顯。始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含晦章美。其用藏。胡

雙湖曰。卦本純乾。五乃飛龍之三。只緣一。小人之進。昔之潛龍化為羸豕。局面頓變。字體大異。重積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一八

曆果刊

諸君子包制。而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乾九五之氣象。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只是不過剛。使非中正。則未免露其才華。英氣。用事。所謂事未成。而機先露。烏能含章以制之。不舍命。謂其志必欲挽回乎。天命也。故有隕自天。何伯宗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於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必其

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為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

與人者。必謙而後遇。上居無位之地。而以剛居上。驕亢自高。求遇而以角者也。以角求遇。安能遇哉。故吝。然陰邪之傷。亦可免矣。无咎。角只是剛上之義。無位。輕言無富厚之力也。

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上窮只是剛居卦極。求遇之道。如是宜乎吝也。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十九

曆果刊

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名無德。體象三意。辭作兩項。看用牲承假廟。是親親。攸往。承見大人。是尊尊。利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貞只是不苟於合。非植黨之謂。卦辭都頂萃字。來萃。則精神既聚。可以有事於廟。故王者至此。則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此明有親也。萃則人心始合。非主誰其統一。故士人至此。則見大人而

得亨。然又不可苟於所合。此明有君也。夫假廟是矣。而當萃之時。可以天下儉。其親乎。故必用大牲。乃吉。見大人是矣。而當萃之時。可以小試負。其時乎。故必有攸往。乃利。此本應天程文說。甚是。時作四項看者未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下順以從君。而上悅以先民。則君與民聚矣。君以剛中下士。而士以虛中上應。則君與臣聚矣。故為聚。此真要想見他精神流貫。有箇不容解的意思。方好。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

彖傳

彖傳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致孝字重。即聚已之精神也。享字承祖考來致孝。以享其親。見假廟。非彌文也。聚以正。是始進以正之義。本以推利亨之由。而貞字意在其中矣。天命只是一箇時字。當用而用。當往而往。一惟其時而已。故曰順天命。於此見損之二。蓋非儉也。萃之大牲。非侈也。否之儉德。非固也。萃之攸往。非通也。皆

時也。攸往亦只是當萃之時。不必說是學問之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道不獨達于上下。幽明已也。即天地之陽。倡陰和。萬物之形。交氣感。皆萃之情也。萃何等。大此與咸一意。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是津潤上行。品物咸暢。故象萃。夫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窮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况民衆則易爭。而太平之世。又多歲不測之虞。故必除戎器。以戒不虞。可焉。體萃以保萃也。除者。修而聚之之謂。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

彖傳

彖傳

丘建安曰。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銷鋒鏑。李唐議銷兵。固非除戎器。至漢武帝。文景之餘富。而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非能與四為孚。然為正應。乃理之當有孚者。隔

二陰則無可萃之便。而初又有急萃之心。故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咎。若號以下。聖人教其復孚萃之常也。一握衆人團聚之稱。勿恤往无咎。决人之當自信也。勿恤重發。方是。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人之萃未有不從其志者。初之志為二陰所惑。夫先自亂也。已烏得不妄萃。此是聖人喝破人處。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是不免為讒邪所間者。

澹富由指

卷之五

二十二

五

故下一引字。引只是牽以求萃於五之謂。竭其忠懇之心。而多方求合。務委曲以牽引之。然後君臣之交。合而臣責可塞。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豈

虛文哉。有此一段真切的心。以引之。不必煩文。而

一誠足以自諒。不然誠意未至。徒把些虛文去牽

引。將不為讒者所瑕乎。孚乃利用禴。正是引萃所

在。聖人恐人疑引為虛文。故又本其孚言之。明引

以孚。非引以虛文也。孚字當重二講。此本何伯宗

說甚好。引字舊以引薦人才為說。不知二陰既是

讒邪如何還可引他上進。大不通。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雖雜於小人。而有虛中之德。則此心之忠懇者。未嘗少變。故能牽引以萃於君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不中正。上無應與。是才德無以取重於人。而人莫之與者。故欲求萃於四。而不得。徒嗟如。而无利矣。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庶可无咎。然困而後

往。既非相求之夙心。復得陰極无位之文。縱與之

澹富由指

卷之五

二十三

五

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故小吝然。以理論之。畢竟

是吾正應也。小吝所不恤也。小吝輕。要挽不必恤

意。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巽還指上六言。上必巽順而受之。聖人慮有疑度

之心。故特以此堅其志。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與君萃也。下比衆陰與民萃也。是固得

所萃矣。然以陽居陰。未免有不正之嫌者。故必以

所萃矣。然以陽居陰。未免有不正之嫌者。故必以

道事君不枉道以從欲以道使民不違道以干譽大吉如此則心事光明上孚下從而吾責已塞矣乃可以无咎要玩本義必字然後字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則其所以得君與民者未必盡出於正故戒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二

九五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是德稱其位而人無不孚无咎然此特其理之常耳設有未孚亦

澹窩困指 萃之五 二十四 陽剛類

不必求之於人惟益修其元永貞之德則人必信之而悔二也萃有位已是有元永貞之德者下是戒占之詞如苗民逆命而舜敷文德是也元永貞總只一箇仁與比象同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雖萃有位而志猶未光恐天下之有匪孚也所謂堯舜其猶病諸此聖人無窮之心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萃極則散而以才弱勢輕者處之將安求萃哉齋

咨涕洟戒懼之至雖不得萃猶可自保而无咎也若勢既散矣猶不知戒懼修省則其禍豈止不得萃而已哉家君欲作季世之君看甚是照下未安上可見上非真無位者只是勢不在我猶云貴而無位耳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不敢自安於上故齋咨涕洟原其心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澹窩困指 萃之五 二十五 陽剛類

名惟卦變辭兼德體君子不患於不能進惟患無可進之德與引進之人耳卦蘊具有此善故得元亨元亨何如方其升也則得以遂上下之交而勿恤由是前進則有所施為究竟自然得君行道而無不吉矣見大人南征分方升既升無妨但文勢要相連屬不可判作兩項對起

象曰柔以時升

重升字然柔字時字亦不輕柔乃時升之本而非時則不可以語升也時字只可以先時形講後時

不用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是內無欲速急迫之心。順是外無冒時干進之失。剛中者進足以有為而應則其君又能虛已以進用之。總來巽順剛中是有可升之德而應是有可升之機。此所以元亨也。元亨已含下節意了。若合下節出題此且虛說到下方可講出所以元亨來。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六

居早列

有慶申勿恤志行申吉不復開釋者蒙上文也。過須云夫既以巽順剛中而應之善。謂之元亨則其所謂見大人勿恤者言其有慶也。而非倖致也。其所謂南征吉者言其志行也。而非倖得也。君子之升固如此。慶只是欣幸意。志行似又深一步。已建功立業而非徒然欣幸者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淮南說生木之長不見其益。有時而修正是升意。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君子體升工夫全在一慎字。

而積小高大正是慎不可把積小高大做效說。慎字是徹首徹尾工夫。君子慎以自持勿謂一善之微而或棄。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務使吾心之德由小而積之。以至於高明廣大之域。亦當如木之升也。

蔡虛齋曰要味積小二字語錄云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為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要日日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胡氏所謂念念事事謹審者正是無一步放過。只管積漸進將去意思。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七

沈良列

初六允升大吉

初當升時而巽於二陽故二陽挈之以同升。同道相扶同心共濟其升也必矣。此所謂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者故為大吉。專重巽於二陽講然柔字亦不輕非柔則不能巽也。聖人於初爻盡口相許乃知巽順之道萬世求升者之階梯乎。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志還是二陽之志初乃上而與之合也不信乎友。

不獲乎上矣。二陽志在上進，而初與之合。此所以見信於友而得升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字雖兼君臣却要重在九二身上。觀象只說九二之孚可見。二以誠實上交，而五以虛中應之。是其誠足以感君，而致君之信者也。交孚如此，又何事煩文哉。即此誠以進結於君，亦可以聯喜起而升矣。猶祭者有其孚，而利用禴者然如此，則一誠相與，而臣責已塞，又何咎要補升意。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九

郭成刊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開說不妨。第喜字要歸在二之心上說。聖人每每逢如此處，便道箇喜字，亦可以想見其心之憂矣。

九三升虛邑

九三陽剛當升之時，而又上臨乎坤，是有可升之具，而值可升之機者也。故其升也，道可大行，動無所阻。如升虛邑，然可為吾道幸矣。當升之時，與上臨乎坤，爻中有此意，故本義如此說。看來總只是

可升之機便了。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疑礙也。无所疑，正釋升虛邑。蓋人無可升之具，則通達之地，皆為窒礙，無可升之機。則才雖可用，動見摧阻，有德有時，又何疑礙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此斷在臣道看。六四正所謂柔以時升者。柔在人臣為事君之誠，以此上事其君，是為精白乃心，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者。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如此。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二十九

郭成刊

則可以得君，故吉。且於臣道為无虧，而无咎。亨岐山，只取誠一之象。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事，謂以此忠順之心而事其君也。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帝，故有王用亨于岐山之意。

六五貞吉升階

貞是戒占。吉升階一串意，升階正以形容其吉也。在治道上說，人君惟以正出治，而能不雜於功利，不流於偏黨如此，則一正立而天下之治成，可以

正百官。可以正萬民。治道之升於上。理也不勞。自致。而其吉也。即升階不易於此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得志。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人常說佛是慈悲的。今觀此爻。慈悲未有如吾聖人者。上六冥升。本是溺於利欲。沉落在苦海中了。聖人却不忍。就把求利不已。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腸。苦海無邊。回頭是

澹齋甫指

卷之五

三十

郭成刊

岸。只要上六一回頭。便是了。當孟子舜跖之分。亦是此意。此都是人夢覺關。聖賢却多方去提醒他。此箇關頭。真迷途指南也。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講。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於不已以求之。以不已求之。是工夫即在利字內。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志在求富。故以消不富曉之。

兌下
坎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剛為陰掩。是吾道之正氣。為陰邪所傷。而不能自振。故為困窮。未足為困。窮而不能自振。方為困。然此特語其遭耳。辭則皆能自振之道也。德體提起。亨貞大人吉。无咎。一氣講下。處困者能以義命而自安。則身雖困而道亨。即此便是正道。然當困窮拂鬱之際。非素有涵養。識見者。誰能無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惟大人足以當之。而言无咎也。能亨即吉。不能亨即咎。有言不信。是泛戒處困之人。不是戒大人有言。只是訴人之失。憤已之傷。而曉曉自鳴意。即此已非亨貞。而人不信。則益困矣。大人只是求自信。而不求人信。處困之道。何以加此。胡雲峯曰。剛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疾。使易專論其困而無以通之。是知其疾而不能藥也。則安用易哉。

澹齋甫指

卷之五

三十一

江良刊

象曰困剛揜也。

剛揜剛見揜也。見揜則不能自振。所以為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

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以說便是困而亨。第險悅是卦德。困亨乃着人事其所字要玩。亨是人心本有的。茲獨能不夫之耳。其惟君子乎。且虛虛說。下剛中方是實言之。過須云是君子也。即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坎言心亨以剛中。此言困亨亦以剛中。蓋非剛中便被他撼動了。二五以剛居中。是見得定守得力。不為事變所惑。不為險難所移。此所以謂之大人而亨貞吉歸之也。二五作一箇人看。尚口乃窮。乃字宜玩。困猶未是窮。尚口乃為窮也。可見君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何嘗無所尚來。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一氣講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得一箇死了。遂志處亦只是成就一箇是了。得固是遂志。即不了得。吾志亦未始不遂也。或遇君父之讐。或值國家之難。此時此際。直須拚着一死。做去。以成就我自家這一箇是。蓋論是非而不論死。

澹窩困指

卷之五

三十二

汪良利

生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初陰柔無才。而居困危。才不足以有濟。傷而不安。如臀困于株木者。然使明者處之。猶可醒悟。圖所出險之方。今居暗之極。智不足以觀變。終陷於困。更無再見天日之期。入於幽谷。而三歲不覿也。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其幽暗之甚。無一竅可入。不能明於出險之道也。

澹窩困指

卷之五

三十三

吳夢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爻辭宜作兩截。相承說。困于酒食。二句串講。二有剛中之德。處困時而上應之。是高爵厚祿。方苦於所得。而君復責成之殷也。朱紱君服。故以象君利用亨祀。征凶无咎。亦要一氣講。言人臣處此當精白一心。以竭報效之誠。雖或所遭非時。不免征凶。而致命遂志之義。必如是。而無歉耳。征凶言時。无咎言義。須抑揚重无咎一邊。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

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終偏安，然其一生忠孝，至
今猶凜然有生氣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爵祿即是慶，此人之所欲，而二以為困何也？二以
剛中之德，而受君寵任，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
皆以身任之矣。能無危懼乎？在人以為慶，在二以
為困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四堅剛不可動為石，而三欲困之，反為所困，二剛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三十一

象九

險不可據為蒺藜，而三欲依之，反失所依，才德不
足之人，不能度已度人，故進退兩失，喪亡立至。雖
有上六正應為妻，而終不可見也。凶何如哉！不見
其妻，死將至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不解困石者，依人不可死亡，將至况欲困人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徐徐，指四困于金車，指初。然須會意通講，四與
初應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拯初之困，而初又為九

二所隔，是四之來而拯初也。既不遇往，而初又受
困於人，不能前進，有來徐徐，困於金車之象。此實
四之才不足以濟之也。不免於吝，然邪不勝正，終
必得合，故有終。語意須歸重，有終一邊。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雖來徐徐矣，而志不嘗不在於初，是以雖不當
位，而無濟困之才，畢竟得以相與也。豈以才不濟
而終成間阻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三十一

象九

上為陰揜，而近習蔽於內，下則乘剛，而強臣迫於
外，是上下皆為所傷也。既為所傷，則臣下不為我
用，而反為所困矣。劓刖而困於赤紱者，赤紱，臣服
故以象臣，始之不悅也如此。幸而剛中有英，明果
斷之才，有區處調停之勢，而又居說體，故終能制
近習，馭強臣。又當有悅而不為所困也。然小人之
進退，係乎君心之誠否。苟一有不誠，是小人去而
君心之小人猶未去也。故必齋明以肅其心，純一
以澄其慮，無二無雜，如享祀，然則小人永不得倖

進而國家有無窮之福矣。何利如之。利用享祀本蘇紫溪說似此舊說有味故從之。

象曰劓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則不悅可知。乃徐有說則志得矣。中直即剛中受福是君心誠一。小人不得倖進而國家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休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

澹窩因指 卷之五 三十六 得做要歇不得歇是困于葛藟于臲臲之象如此。

則命之曰動必有悔而已。此正所謂窮而不能自振者也。然物窮則變果能悔悟震奮則困可濟而吉悔只是能自振意。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未當陰柔處困極也。雖曰動悔而一有悔則以吉行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

羸其瓶凶

名見傳辭論養道。總謂人君養道當仍舊而又勉其終也。改邑所以形不改井。其在人事則為勢有變遷不必說是得與民變更者。又有謂養人之法可改而美意則不可改。亦未安。井體有常而不遷猶養道一定而不易也。故為君者必恪守養道之常法。雖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法不與之俱改也。

如井田是周家養道之常法。然孟子到戰國時猶惓惓欲行之。正改邑不改井之意。夫既不改則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往來井井謂人人得以沾其澤也。然事雖仍舊猶當守之以敬。乃能成功。若行之未幾而旋復議改則功雖垂成而終必敗。猶汔至亦未繙井而羸其瓶也。凶何如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巽乎水而上水是木之根。菱下着泉脉而其氣上行。生枝生葉所謂得水之精於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者。穴地出水亦猶是矣。故名為井。上是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五 三十七 喪无得而往來井井井謂人人得以沾其澤也。然事雖仍舊猶當守之以敬。乃能成功。若行之未幾而旋復議改則功雖垂成而終必敗。猶汔至亦未繙井而羸其瓶也。凶何如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巽乎水而上水是木之根。菱下着泉脉而其氣上行。生枝生葉所謂得水之精於土之潤。以土之潤為木之華者。穴地出水亦猶是矣。故名為井。上是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井象。井養而不窮。方着井上說申贊其用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羸是以凶也。

非剛不能守法。而過剛者又喜於有為。皆非善守法者也。卦體二五剛中有能守之德。是以當因而因。而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也。未有功也。言法雖行而澤尚未溥。此時正宜勉敬於此。而羸其羸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君為民牧。民之失養。伊誰之辜。故必行井田教樹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三十八

江長刊

畜以慰勞斯民。而又勸勉以相助之道。使之彼此賙恤。而無一民之不遂其養焉。夫以君養民。則民之養固君之養也。使民相養。則民之養亦君之養也。其養寧有窮耶。勞民言政安輯。慰藉意。勸民言令。龜勉戒飭。意當一串講下。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而陰柔則德淺。以上出為功。而居下則位卑。是無可用之德。而不為人所。用也。擬其象有如井泥不食。然豈惟人莫之食。即此舊廢之

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井泥便是舊井。无禽甚言其不食耳。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也。不必添陰柔。時舍言其不能濟物。為時所棄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本足以濟物。但上無正應。既非汲引之

君。下比初陰。又非彙征之友。是以功不上行。僅善

其身而已。取象於井。猶井旁出之水。徒能下注於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三十九

屠昇刊

鮒。而不及物。取象於汲井。猶敝壞之甕。不能上水。而反漏於下也。二句皆功不上行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只指上無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此在下之上。重下字。與他卦不同。以九三之德。而

未離乎下。是抱道而隱者。此在九三。必無怨尤。但

自旁人觀之。則為之心恻。我旁人自謂也可。用汲

以下正恻之意。乃設為之辭。言九三之德。本可

用以汲者特無王明耳。使有王明者，汲而用之，則君民並受其福澤矣。今可用而不用，寧不使人心惻哉？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道之人皆惻之，見非獨識者興嗟而已。惻之者，正惻其無王明耳。如有求賢之王明，則天下受福矣。惜乎世無王明，而使井渫之不及，徒見惻於行人也。

六四井甃无咎

澹窩田指

卷之五

四十

居泉刊

四本陰柔不泉，然柔而得正，為能及身修德，以禦其汙，不混流俗，不溷濁世也。雖功不及物，而於清修之道已無愧矣。故為井甃无咎。甃與渫異，只是不受外汙耳。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是就已成的說。修井似着工夫，修有除去不潔，不使浼已意。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已是在君位的，陽剛中正純是德。井冽寒泉食

一氣串下，不必以井冽為德。寒泉為澤，井以陽剛為泉，五居君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其泉冽而寒者也。但見德之蘊於靜深者，淵淵乎無濟天下之本也。而淵泉所畜時出不窮，人人莫不沾被其惠養之澤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德言，非中正不可謂寒泉。故井泥則不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澹窩田指

卷之五

四十一

居泉刊

井收勿幕，且只說上出與坎口不掩，漫說只要形容廣施博濟及取之不竭，用之無禁的模樣。有孚元吉，方是究竟以戒占者。有孚只是真真切切有箇利濟天下的實心耳。元吉就是井收勿幕。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王者以萬物得所為極。致今元吉而在上，則王者之養萬民猶天地之養萬物，治化大成，豈曰小補之哉。

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名義見傳辭兩段一意已日乃孚見革之難元亨

利貞悔亡見已日之所以孚也乃孚即悔亡亡之

則孚矣民心難與慮始故初革時人未之信必待

已革之日中爻論定然後人心始孚此可見革之

難矣然革時中當便是已日亦安能強民孚得

如卦德文明以灼乎事理和悅以順乎時宜凡所

革者必可通行無礙而合於正則始雖未必見信

而終必信之矣故悔亡元亨利貞重貞一變胡雲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四十三 復元刊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相滅息有相害之勢不相得有相害之心此睽更

甚此有變革之義故名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

革而信謂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文明以悅句重

下皆承此而來文明在革前灼義理而不妄革

也和悅在方革時順時勢而不驟革也故能大亨

而得其正如此則其所革皆當天理合人心而其

悔乃亡謂亡其未孚之悔也不然即已日亦未必

孚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大矣哉

天地革處便是四時成湯武革命處便是順天應

人俱非兩時事成四時順天人便是時之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治曆明時是一串意天道民事關乎四時四時之

往來正是變革處若不治曆以明之則氣序不分

時令不別何以成歲功而起民事故必治曆以明

時治曆者占步有法以推天象之運行布算有術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四十三 復元刊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初非中順而取象黃牛者蓋安常守分不妄變易

是亦中順也初居下則分卑無應則寡和此可輕

議革哉必以中順自守而不敢妄有變革用黃牛

之革可也洛陽少年遽欲改服易朔非此爻之義

矣

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不可以有為是初之時勢非通論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有德有應本可以革矣然變革之事非得已者故必從容慎重擬議於巳日之久必舊政不可

一日有新政不可一日無然後往而革之則革而當其悔乃亡有更化之善無紛更之失吉又何咎

巳日言事雖當革而姑且停止遲疑詳審之意也

澹齋因指

卷之五

四十四

魯元刊

看來後人議革只是急了便有病痛如司馬溫公也。只為興革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出許多病痛來。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况革之大事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即征有嘉即吉无咎乃贊辭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離極傷明驟於革者也。故征凶即事所當革亦不免於厲。甚言其凶也。然豈以三非

革之時哉病在不審耳若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

審處議革之言至於三番成就如此則亦有孚而

可革矣革言乃聖人教之如此有孚是預計之詞

三就或謂三番而後成就其事不是今人商量事

初番道如此是了却不敢信又商量一番又道如

此是的又不敢信又商量一番此是三番成就乃

詳審之意然亦不必泥定是三番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慮無遺筴事無餘理而致

審矣又何所加哉又何之言沒處去也孔子之再

思即周公之三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是承前人積弊之餘者卦正過中乃可

革之時剛柔不偏又善革之德是以積弊可去而

悔亡然君子能為可革而不能必人之無疑於君

子之革疑則不可革也故必以吾心之誠孚於上

下而上下相信然後舉其政令之不便者起而更

新之庶乎人心樂從而吉耳不然將駭而不信弊

澹齋因指

卷之五

四十五

尚元成刊

未去而厲階作矣。悔烏得已。此乎與象異在未改之先。命謂政令。亦與象不同。上悔已是有孚的了。下乃申戒之耳。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志是九四之志。志不信於上下而改命。則且以為疑。且以為駭。如何能吉。茲惟有孚則上下皆信我之志。此所以改命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此是湯武之事。本義重順天應人。虎變在轉移世。澹窩因指

卷之五

四十六

居貞利

道上說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是大人以自新。新民之極。而當順天應人之時。故能革命以有天下。皇猷帝制。文德武功。翕然改觀。猶虎之變而文章外見也。然非常之事。豈尋常者所能。當必其未革之先。素行已孚於天下。而民皆信之。曰此順天者也。此應人者也。然後足以當之耳。未占有孚。同或躍之戒也。胡雲峯曰九五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實含戒之意。

蕭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要之為

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維德之化。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重是一番世界。禮樂刑政。煥然聿新。制度文為。燦然齊舉。其文豈不炳乎。可觀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是湯武之君。此是成康之君。是當重熙累洽之後者。故君子小人至此皆彬彬向風。若此耳。君子

澹窩因指

卷之五

四十七

居貞利

小人以德言。不以位言。豹變照下。革面要說他內。與外一更有一段光輝發越處。革面不可說做不好。小人只可使之革面。雖極盛之世。安能使人人堯舜哉。治道至此。已是上治了。豈容更有所為。况上六只是箇守成之才。使狹小其治。而猶有所革。適以取凶。惟居貞而相安於無事。則可以永保其治而吉。不往即是居貞。

何子之曰。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為創。創宜大而固。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為守。守宜謹而靜。

時中葉。則完牆補漏。其道為緝。緝宜密而勤。時未
路。則改棟易椽。其道為更。更宜通而變。當創而守。
其業不光。當守而創。其隙難防。當緝而更。破壞其
綱。當更而緝。無救其亡。按上六是當守者。而任凶
則守而創者故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豹變則內與外一自然成文。小人革面則雖
未必其心皆革。然已改行而易轍也。順以從君不
可說太深了。文炳天下之文也。天下之文疎而著。

澹窩因指

卷之五

四十八

象字刊

故曰炳文蔚一身之文也。一身之文密而理。故曰

蔚

三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六爻備鼎之體。水火致鼎之用。故名鼎。夫鼎重器
也。保之至難。失之亦易。惟卦材有德有位有人以
是而當主鼎之責。則調燮有方。可以凝天命。係人
心。而天下重器。永保無虞矣。元亨名本烹飪之器。
而辭承鼎說。又是傳國之器。姑依時講。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

象也。言卦體中有鼎之象也。初陰分植為足。二三
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立為鉉。分
明有鼎之形象也。烹飪句。則本卦象而指其用言
之。巽入也。以木入於火之中。始有烹飪之用也。聖
人二句。是因用而極言其烹。與大烹之異。程傳雖
有說。却不重。只重資鼎以烹意。而字亦不可放過。
按繫辭坤為腹。是就中虛說。此却以陽為腹何也。

澹窩因指

卷之五

四十九

任政刊

彼以腹之能受言。此以腹之形體言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
亨。

此須以德為主。迺下方好。內巽而外聰明。則是既
潛心會理。獨觀化原。而又耳無不聞。目無不見。洞
察乎民隱者也。何伯宗云。此宜相關說。心沉潛乎
義理。而耳聰目明。亦由此出也。亦可此則君德純
矣。而且柔進上行。又有其位。得中應剛。又有其人。
是以元亨。柔進上行。謂以微柔之德。而履帝位重。

上行得中應剛是虛心以任賢。重應剛。元亨是能保此鼎也。雖合上三項却以德為主。上節見神器之重。此節見主器之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不正無以凝所受之實。位不正無以凝所受之命。故人君必正位以凝天命。正位不獨以貌言自一念一動以至於萬事萬機無不歸之。於正則有以凝天休而不至於墜厥命矣。正字有表裏如一之意。凝字有安固不搖之意。楚子問鼎。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殆知凝命之意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爻說多折衷近是姑從之。初象為趾四賴初為用。猶鼎賴趾為安。今初以陰柔上應九四是才力不足以勝其任。而四之覆餗皆初所致。然因其有負於四而警戒震動則陰柔之否惡且由此可去。是顛趾而因以出否亦未為不利也。此其象與丈夫下偶於妾而因以得子者何異得妾句所以喻。

顛趾出否乃象中之象如是則始雖不免於咎而終亡之矣。孟明立功於喪敗之餘似之。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人臣以盡職為道。顛趾則悖矣。而因以出否則猶未為悖也。何也。善貴而惡賤。今利出否是舍舊滌之惡而從方來之善。所以為未悖也。從貴。只作從善不必說是貴人本義亦自分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剛居中。天德在我。鼎之有實者也。不幸密比初六非其正應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徐進齋說怨耦曰仇甚好所謂惡姻緣也。小人相誘不免為我之害。故有疾。然二能以剛中自守。初終不能我即如此則不失身於匪人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者往往恃其實而覆。故戒以慎所之。能慎所之則雖我仇有疾而終无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陽居鼎腹而上承文明之離。本有雉膏之美足以

食天下者也。然士必得君而行道，猶鼎必得耳而可移。今三越五應，上過剛不中，居下之上，變革之時，是孤獨之士，不事王侯，而從避世者，道不可行而積之無用矣。有鼎耳革，其行塞，雉骨不食之象，此所謂悔也。然幸居得其正，是亦明乎君臣之義者，苟能以無所逃之義自守，而不果於忘世，則君臣道合，而悔可虧矣。終吉，終對初而言，不食為悔食之，則吉矣。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五十二

句名成理

失義，即不仕無義之謂。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大臣任重，而狎昵柔邪，必至敗國家之事，而罪無所逃矣。肅宗任房瑄，而瑄任劉秩以敗，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如何，謂無論其刑，即當初一念期許於君之意，已負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臣必得君而建功業，故以君為耳。君必得臣以弘化理，故以臣為鉉。黃耳，金鉉作一象看，不可分黃耳之中，正於任賢上見之。猶云中以行願，行中之謂也。觀本義，虛中以應九二之剛，是一句讀可見。蓋天下重器，非賢無與共濟，而賢亦非驕亢剛愎之君所得任使者。今本其虛中之心，而推誠以下剛果之士，猶鼎黃耳而金鉉者也。然人君之任賢，其初未嘗不專，及其終則疑貳之私易起，如太宗之於魏徵，何等相信，後面也有撲殺此獠之言。故又以貞戒之，貞者勿貳於讒邪，勿疑於形迹，而慎終如始也，則賢才樂為之用，而鼎可保矣。故利。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即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與常說泛指執中之中不同，中以為實，言其虛已之誠，非矯飾襲取之私也。愚常為此說而不敢信，近見何伯宗亦云，故斷用之。然細味來執中之中，亦即是行中之中，但在此處似宜就任賢上講為切耳。

澹富因指

卷之五

五十三

句名成理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講須貼剛而能温不以柔而能剛並提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然輔鼎以剛而太剛則折今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是精明正直之中而有渾厚和平者在猶鉉而以玉然如此則相道得而萬國理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九本是剛却恐其過而無節今惟居柔是剛得柔而有所節制也重柔濟剛一邊程傳曰剛而能温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陽之始生有奮發震動之意故名震在人則值天下之事變而不自安者夫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故震自有亨道何以言之人於平時誠能戒懼警惕常如事變之來而虩虩然恐懼則未危而懼者終乃無懼可談笑以應之而啞啞自如矣即使非常之變卒然而至然中心有主而處之泰然不失常

卷之五

五十四

震卦

度有若雷之震驚百里而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

匕鬯也震來以下總明震亨而震驚二句又以足笑言啞啞一句震來是未有禍患之來只是他心中自震惕也虩虩所以形容震來之意程傳曰蠅虎謂之虩以其周環顧慮而不自寧也匕鬯是兩物非一時並執者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只是平日有主耳

象曰震亨

震自有亨道故不釋而直述之

震上

卷之五

五十五

震卦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致福猶未有福此可致之矣後有則正見恐懼之致福也後乃恐懼之後事有成筭為則苟應事無則將不得以自娛而又何福之有此節相承說下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是雷之極迅者驚者駭然動乎外懼者惕然動乎中懼深於驚遠近之別也

然此却要貼在事變上講。不實指雷說。當此遠近驚懼之時。而長子乃獨能不失匕鬯。是其凝重鎮定。可以擔當大器。真安國家。而行宗社長久之福也。出是已出。而主器者。重可以字。是贊詞。非預計也。此又從長子上實說。與象不同。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象詞在平日言。此在臨事時言。恐懼修省。雖分心事。却宜串說。歸重修省邊。徒恐懼而不修省。亦非畏天之實也。必內面如此恐懼。外面如此修省。然

澹窩因指

卷之五

五十六

任叔

後可以回天之怒。而消其譴耳。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真知恐懼修省者。後有以酒勸長庚者。固非能恐懼。然減膳撤樂。亦徒為文而已。又豈修省之實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與卦辭同加一後字者。對初而言也。見得必懼於始。而後得無懼也。吉即笑言啞啞。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象同象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以柔弱之才。而遇初九強暴之患。是當震之未而危殆不安者也。遇非其人。勢不可犯。惟有避之而已。然利害迫於外。而利欲牽於中。將有避之不能者。必也。度已度人。不為利所繫。不為欲所牽。而飄然高舉以遠避其鋒。如億喪貝躋于九陵。可為然柔順中正。雖短於禦變。而中心自有主者。故能挽回有方。始雖有喪。而終必復也。又有勿逐七日得之象。億料度也。喪貝躋于九陵。作一串看。太王避狄而遷岐。沛公遇項羽而王蜀。然卒之一以興周。一以造漢。此爻似之。吳臨川曰。有墮甕不顧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澹窩因指

卷之五

五十七

沈良川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故厲。明非德之罪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以陰居陽而行。失其正是履災危。而猶不知恐懼修省者。此則禍患日深。但見蘇蘇。然精神渙散。無所自措耳。震行无眚。是設言以教占者。震字與上

震字同皆禍患之震非震動之震行字甚重能因懼而改圖則蘇蘇者可易為啞啞而无責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非徒所遭也

九四震遂泥

才德不足而陷於陰中終其身困溺而已遂者無反之意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而遂泥豈復有光明景界乎

澹窩困指

卷之五

五十八

郭成刊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才弱而當震時是非濟世之才而又當危急存亡之日但見往來皆厲矣然以其得中德猶能自守者誠使以中自揆而權其事勢酌其時宜則不惟無土崩之勢而猶可補偏救弊有事於興復也

劉玄德似之億字亦要見料度意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厲是以危而行矣然危行而猶得有事者以其在中耳夫以中德而從事則易危為安豈直

无喪哉將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以陰柔處震極是無能為之才而當大變故者也但見其志氣消阻而索索瞻視徬徨而矍矍徒驚懼而已此正震而于躬者故凶彼惟不能戒之于早耳使當不于躬而于鄰之時豫為戒懼則可以免于咎雖然上六陰柔也縱防之于早猶恐有意外之變如婚媾有言者况一不防何能自免

乎益見其當豫戒也不于躬于鄰此是聖人探前

一看議論豈真有所謂鄰鄰對躬而言只不在身便是鄰所謂致治未亂保邦未危是已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猶言方寸亂也戒指鄰人戒方在鄰而我

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卷之五

五十九

任成刊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者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者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者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者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節是言聖學背者當止之地即天理也艮背者

止於天理而不遷也。此句是主已包靜動內外下三句分靜動正言良背之妙。人能惟理是主而止於其所當止。有若良其背焉。由是其靜也。止於所當靜之理。吾見湛然一太虛之體而已。縱其耳目口鼻之欲。為吾身所不能無者。終不得累而奪之也。非不獲其身乎。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我。即謂之忘我可也。其動也。止於其所當動之理。吾見廓然一太虛之用而已。縱聲色臭味之感。為人所難絕者。終不得引而去之也。非行其庭。不見其人乎。

澹窩困指

卷之五

六十一

何也。知有理而不知有物。即謂之忘物可也。內外合一。動靜皆定。此與人生而靜之初。為無歎矣。又何答。不獲非無身也。獲乎理之所當獲。而不為有我。所累也。不必說到利害得喪處。不見非無人也。見乎理之所當見。而不為物感。所移也。不必說到是非毀譽處。此本蘇紫溪說。比舊說似稍精。王龍溪亦曰。視聽不用耳目。而以背如無耳目一般。故曰不獲其身。忘已也。庭為衆人交會之所。非無人。也不見其人。雖終日處於聲色場中。而不為聲色。

所染。如無聲色一般。故曰不見其人。忘物也。與蘇說似合。此節看大全蒙引存疑。又似把行庭二句頂不獲句說下來。謂惟忘已。故能忘物。看來入世上種種色相。都從身子上起。若無我障。自無人障。所以說人之大患。惟吾有身。丟得此箇軀殼下。便外面種種消滅。此道理甚大。何伯宗又有說云。不獲承良背來。行庭二句。又承不獲句。足明之。總來是良其背。是說人能止所當止。而不動。雖物感紛如。而吾亦不見也。此又是渾融一串說。似與本義。

澹窩困指

卷之五

六十一

則不字如是字甚貼。然皆不便行文。姑從首說。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只緣良義為止。聖人怕人不悟。泥着箇止字。便墮落流寂境界去了。故特發出箇行字來。見止非一於止而不行也。時字又妙。行止不以時。依舊有箇行止的心了。却不是止。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便是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光景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寂然。方纔盡得止字。即此心體便自光融。

洞朗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豈不光明兩則字有圓機旋轉頃刻不留之意行止即是動靜動靜不失其時緊承上說其道光明就在不失其時上見得泰宇定而天光發之說大非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其止止字即背字易背為止明背即止也下所字即是上止字是言本體下止字方是言工夫物所當止之處為所艮其止是止其所當止之處耳

澹富困指 卷之五 本十二 同上

人雖動靜不同然動靜中必有箇定則在此即所謂所止其所者止所當止止固止也行所當行行亦止也所謂艮背之義蓋如此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上起下一卦六爻皆敵應而不相與是亦有止其所之義夫惟止於其所則天理為主物欲不行是以內焉忘已外焉忘物而无咎也大凡應而相與則物我之心生而人相我相種種從起若不與則內境外境都無所着更何有相不相與只依稀說箇無私心而一止於理意如云內不與有

我交外不與物感涉便了不必太鑿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謂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皆應也絕應禪學也不隨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此說甚玄可作結意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有艮之象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位位者義理當然之極隨時隨分而各存

澹富困指 卷之五 本十二 任說判

者也或不免於出位者常思耳思則隨所在而能止矣故君子必求諸心而思止其所如耳目則思聰明君臣則思仁敬是也思不出位總是艮其背君子止於位而必以思可見求止工夫全在心上做起故曰艮之學心學也程傳以過不及皆為出位說得甚細故曰所思不出其位非口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陰性靜而初為趾是能止於方動之時者過內欲於將萌禁外誘於始接故為艮其趾夫止於方動

則不累於動。故无咎。此即正也。但恐陰柔不能固守。故又戒以利永貞。永貞只是常常如此。無少間斷而已。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靜乃吾心本來之正。人多緣妄動失了。艮其趾則能止於方動之初。是吾心本來之正未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以中正止其躁動於已得矣。然君子之心必人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六十四

艮卦別

已。薰成而後為快。三為二隨而過剛不中。是不度可否。而惟知止者。二之才弱又不能於自家學問之外。更為一種道理以救正之。故其心不快也。觀此爻可想見仁者欲立立人的心腸。

胡雲峯曰二雖不拯其隨。然視咸之執其隨相去

遠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咎三不肯退聽。亦與爻象相發。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腓雖未可即許為時止。然非惡動而一於止者。

艮限則惡動而一於止矣。限是一身關要處。所不可止者。而以過剛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變。所謂執一不通。膠固不達者。如此則廢屈伸感應之道。而物情睽絕。事體乖離。如列其夤一般。原他本心以為盡絕。應感可以息心自養。不知離動求靜。豈能靜得。其心必反為之。焚撓於中矣。危至於薰心危之甚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澹富因指

卷之五

六十五

艮卦別

惡動之心即動也。危薰心豈止即動而已哉。甚言惡動之當戒也。艮取止義。而爻特發艮限之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或云強制其心。則無薰心之危。不知只一強字。其薰心已甚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有能止之性。而時又當止者。故方感之未來。寂然不動。凡一身之視聽言動。皆與時而俱止焉。如佛家所謂六用不行。反流全一是也。雖有此身形。

氣之私。不足為吾累矣。又何咎。身即不獲其身之
身。良即不獲也。身不離動而曰良者。時止則止耳。
然。天下未有時止之人。而不能時行者。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即艮。躬即身。此是以訓詁釋爻義者。一說云。艮
其身。只是不妄動工夫。動靜皆有。只緣說了一箇
艮字。却像是離動求靜的。所以又說止諸躬。言其
止非一於靜也。乃止諸躬者耳。人生有身。使脫不
得。應感只是動靜異用。而皆止。所謂靜亦靜。動亦

濟窩因指

卷之五

六六

易

靜耳。他只在自身上尋箇止。若彼流於枯寂者。墮
聰黜體。是從身外別求箇止。此豈四所謂良其身
者哉。此說亦好。若出合象題用。此亦有味。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非在言上用功。言所以妄發而不中理者。
只是心無涵養。若心上養得安易時。自然言不妄
發。而發必當理。所以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訥。謂仁
者之心常存而不放也。艮其輔。言有序。作一氣看。
有序只是合於義理如此。則無躁妄之失。悔亡。悔

是以陰居陽之悔。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者心之靜專安易是也。若心不存。時欲訥言得
乎。

上九敦艮。吉。

諸爻皆取象於人身之一。惟上九成艮之主。且在
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此艮
字與卦同。兼動靜。陽剛居止之極。德性堅定。真積
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終始不渝。敦厚於止。

濟窩因指

卷之五

六十七

易

者也。如此則德盛仁熟。其道光明。始止之最善者。
故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終是解敦艮字。無二義。學問以終為難。厚終則
學問之道畢矣。

易經濟窩因指卷之五終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下經三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是其在下也。則自止而不妄於求。進及進而將上也。又巽順而不驟於求。進皆有漸。義故名漸。進之漸者。莫如女歸。苟君子上進。亦必

卷之六

五

以漸而如女之歸焉。則其進也以禮。其出也不苟。可以有為。而吉矣。然謹於出處之間。而或不能審於出處之正。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雖非不漸。然亦非正矣。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以利貞戒之。貞取卦體。自二至五。皆得其正義。與傳取卦變不同。漸與正。都在始進時說。或云貞在進後。是防變節於已進者。恐與卦名不切。楊氏曰。聖人於漸。其敦風化乎。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進是釋漸義。女歸吉言以女歸之道而進。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得位。四句無兩層意。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易

例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故上得位。只就爻位說。

尚未發得。正意出。故又着進以正。二句申之。其實

進以正。即是進得位。正邦。即是有功。卦變自渙來。

九進居三。自旅來。九進居五。是君臣各當其位。足

以濟世而有功矣。何也。陽得陽位。是君臣之進。皆

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

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邦正矣。不有功乎。此見貞

之利也。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以君言。承利貞來。下以臣言。承漸進來。皆所以

發前未盡之旨。見得利貞之義。非獨卦變有之。卦

體九五以剛居中。則是人君之措諸政治者。剛而

不過。威而不猛。有果斷精明之吉。無太過不及之

差。君道之中也。中則無不正是。亦有利貞之義焉。

漸進之義非獨卦義有之。卦德止而巽，則是未進之始。恬退無求，而方進之時。又舒徐不苟，以是而進，必可以正邦而動不窮矣。是亦有漸進之義焉。若連進得位三節命題，則此二節俱頂貞字來。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有漸之象。居德猶育德，是寬以居之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摩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

初六：鴻漸于陸，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 漸

卷之六

三

呂氏易

鴻之行有漸，故六爻皆取象于鴻。初六始進于下，而上復無應，是在下僚而非君所寵任者，故未得所安。有鴻漸于陸之象。夫初固新進之小子也，既失所安，則不免于厲，而有言語之傷矣。然時命使然，非其自致。又誰得而咎之？厲有言，總是未得所安意。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曰：義无咎，明其所遭之不幸，非初有以取之也。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而又上應九五，為君所信，是故德稱其位，所居自安。凡厚養重祿，可以享之，而無愧矣。如鴻之漸于陸，而飲食衎衎，自適也。如此則得君行道，可以成正邦之功，善俗之化，故吉。飲食衎衎，所以足于磐之意，宜影所享之意，帶在于磐內講，不可對看吉字推開說。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德詔祿，則不素餐。今孰大於是，此所以能衎衎也。不然則食浮於人，能無愧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复，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 漸

卷之六

四

陽明

過剛不中而無應，是其進也。剛愎自用，冥行失宜，人莫之與，無以安其位矣。故有鴻漸于陸之象。吾知冥行者必取困窮，違眾者必見摧阻。猶夫征而不復，婦孕而不育也。凶孰甚焉。然此過剛之道，實無適而可，惟以之禦寇，或有克敵之功，而利耳。若漸進豈所利哉！利禦寇，正明進之不利也。

象曰：夫征不复，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俱在實象上說其云夫征不復者言其違衆妄行而自取喪亡也其云婦孕不育者言其驚悸寡息而失生育之道也其云利用禦寇者言三之剛在禦寇則為順而作其勇敢之氣亦足以戮力一心而相保護也故亦為利若用之漸進則又逆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以柔而乘九三之剛是大臣遇強梁難制之人而不得所安也然惟順巽為能謙和以處之不與相持則彼雖暴亦不得以加我矣為鴻漸于木或得其木之桷而少安者如此則於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又何咎于木得桷串下或者意外之辭无咎謂無論其進與否然道理自是無失也相如之于廉頗寇恂之于賈復此文似之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則謙冲和樂而與物無競巽則深潛善入而計悉萬全故雖乘剛而自得所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

育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小人間君子故無輔而處勢危三歲不孕之象也然邪不勝正二五終必得合而三四終莫之勝矣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惟有此願故終得所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漸是進義上九進之極故聖人又別尋箇好道理來說上九漸進之極冥飛遐舉超然物外而不為世用出于雲達之上者也此高蹈之士若於世無益然其清風高節足以振激一時師表百世是為世用而非無用者也為其羽可用為儀之象夫然則超乎勢利之外而有維持風教之功何吉如之乎陵當之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故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又安用為儀哉南陽桐江只看他何等脚根何等剛腸

家君云二居有用之位而志不在溫飽上處无位

之地而志不可亂。士君子之出處當如此。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只就實說。漸言女歸。此言妹歸。見所歸者在妹也。妹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其匹偶之宜。禮聘之勤者。故為歸妹。辭承卦名。而以本義分貼之。方歸非理法所容。即幸免亦非終身室家之宜。故不徒曰征凶。而又曰无攸利。征凶是初歸時不好。无攸利是後來不好。

濟富困指

春之木

七

五三九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大義。謂是天地間大道理。天地不交以下申明此意。天地不交則氣化息。男女不交則生育泯。故歸妹者。雖女道之終。而實生育之始也。歸妹非天地之大義。而何終始當重始字。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上是就歸妹好處說。此方指着卦名。惟其悅而動。此所以為歸妹也。悅而動着在女子身上說。是私

情之合。而非義禮之正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是閨門慙德。非理法所容。故征凶。二五以柔乘剛。是婦制其夫。惟家之索。故无攸利。此都着女子身上說。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之可挑而動者。與詩言江之廣矣。不可泳思不同。故象歸妹。男女之合。始不以正。君子逆知其後來必不可久。而乖離潰亂之禍。甚至不可救藥矣。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所以獨至也。永終猶言終久。

濟富困

春之木

八

五三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六爻本主女歸說。今姑以仕進言。便作文耳。

初在下而無應。是處下僚之賤。而不能得君行志。如歸妹以娣者。雖有陽剛之德。而分有所拘。僅能修其職業而已。猶跛而能履。所履能幾何哉。然就其分已自無失。故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四句緊緊相承。下初雖賤居下僚而有陽剛恒久之德。是職卑而德則尊者也。故跛能履矣而猶吉。正謂以此恒德而承助其君。故雖不能為大作而亦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是有賢人之德者也。而所事非君。不得以究其所施。有眇能視之象。夫道不得行其志。不若退而守其志。利幽人之貞可也。豈利攸往哉。昔人謂君子守身當如處女。幽人之貞其戒深矣。

濟富田指

卷之六

九

九

孫吳江曰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婦。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是釋幽人之貞言不變平生之所守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不中正為悅之主。是德不足以待用而徇情於利祿者。夫不潔之士中主蓋以為臣將見賤於人而世莫之用。終於卑賤而已。與女之不正人莫之

娶而反歸為娣者何異。須待也。無適故須。須而終為娣。自取之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位不當是節虧而德喪。故人莫之用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剛居上體而無應。是有其德而無其君。故守道而不輕進。寧過仕進之期。勿恤也。然其所以遲遲者。豈終不欲仕哉。以待時耳。太公釣渭。伊尹耕莘。非不欲速其功也。有時焉耳。如不待其時而往何哉。

濟富田指

卷之六

十

十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點出志字。明四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

吉

六五居尊而應二。是為人君者。虛已以下賢。而彌文有所不事。帝女下嫁。而其服飾之美。反不如其娣者。此則誠心任賢而尚德。不尚飾。君德之盛。無以復加。如幾望之月矣。夫然則上下交而德業成。何吉如之。

象曰帝乙歸妹。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人君以下賢為中。此君德之最貴者。以此貴德而行。故但知賢之可尚。而不復事夫虛縻之文也。其位指爻位。此即中以行願意。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陰柔居終而無應。是無德過時。而不見用於君者。擬之於象。不如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血者。乎婚姻為祭祀計。故女承筐。取實以祭。士刲羊。取血以

濟甯困指

卷之六

十一

沈氏刊

祭約。婚不終。則女承筐。而無實。是未嘗承筐也。士刲羊而無血。是未嘗刲羊也。此二句只是虛象。如是則無德。而見遺將厄窮終身而已。又何攸往之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承筐無實。則所承者虚筐而已。虚筐何以祭乎。士之無德。而不見用於世者。何以異此。

䷵ 離下
䷲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名義見傳。亨緊頂。豐來亨。即豐之時也。夫當豐之時。則治化四達。故亨王者至此。有憂道焉。然徒憂而不為之。所以維其盛於不衰。故勿宜徒用憂。

恤。但當持盈守成。不以勢盛而萌侈大。不以治極而啓紛更。常如日之中天。而不使過盛。則豐亨可常保矣。勿憂。胡雲峯說得好。盛極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深戒之。辭非謂無憂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此甚得聖人憂治危

明之心。蔡虛齋所謂見豐便眉皺是也。日中正是

勿憂之實。要貼守中。不至過盛意。豐亨本從明動來。却不可自恃。而過用其明。動也。即康節怕處其

濟甯困指

卷之六

十二

沈氏刊

盛意。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大字要形容得出。謂治功盛大也。人非至明。安能圖天下大事。即明矣。而非動。則又不能有為。明以動。何事不可為。故為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大。不是好意思。王者至此。則志意廣大。不期侈

而自修矣。宜照天下，只是弗尚大意。照天下，從日中取來。日惟中，方能照及四旁。若日稍昃，便有遺照了。人君須是此心常在天下，凡生民之休戚利病，無不畢照，不敢自有其盛，而置天下於度外。如日之常照天下可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又極論盛極必衰之理，以廣日中之義。但此日中與上稍不同，此以中作過盛對下盈字看。天地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十三

論

又指其全體言之。重虛與消一邊，時即氣機也。先人而後鬼神，本意說歸人道，而又以鬼神形之也。

此鬼神即天地中之運用者，如風雨露雷之屬。

朱子曰：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

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好。不然便是偃仆傾壞

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捧

盤水始得。又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

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時當戰兢自持，方無傾側

滿溢之患。若纔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衰矣。所以此處極難。

李西溪曰：極弊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違也。卦言宜日中，故傳發此意，以為玩治者之戒。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是用法者，常講下方貼得，皆至意。獄未

成，則折其曲直，使無遁情矣。及獄之既成，則必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十四

論

致於刑，而無留獄焉。夫遏惡懲奸，則釁孽不萌。此亦保豐之大要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以初之明，遇四之動，是才德相匹，故為配主。謂之

配主，則旬矣。似乎勢不相下者，然明動相資，兩不

可無。故雖旬而無傾忌之咎，且以是而往，謀斷相

資，同心共濟，可以佐日中之治而有尚也。漢之內

魏同心，唐之房杜協德，正得此爻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古今同德相聚，最怕有勝心。過旬則勝心生矣。勝心始於一念之相矜，而豐亨之治，且將自此而壞。災孰甚焉？此蘭卿所謂兩虎共鬪者也。蓋亦人情通患，故夫子特於象發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部是遇暗君象。日中是至明象。見斗是極其明象。然當會意看，勿泥其事。日中見斗，從豐部來。惟豐部則障蔽之甚，故斗本昏見，而日中亦見之，昏之極也。六二離主，本至明者也，而為六五暗君所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十五

蔽纖毫無以自見。有豐部見斗之象於此之時，而欲以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則昏昧之君反生疑忌，竟何益哉？惟當積誠致悃，以格其心，則君心可悟，而道可行，豐可保矣。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點一志字好，昏暗之君安可以口舌間爭之。蓋君雖昏其本心之明，必有未息者，惟積誠信以感發之，庶乎潛消而默喻耳。此萬世事暗君之妙法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三處明極，而應上六至暗之君，明為所蔽，猶豐沛而日中見沫也。此則雖有可用之德，亦置之無用之地，如折其右肱然。蓋右肱尤切於用耳。然此非三之不可用也，遇非其主於三何尤。

五上皆暗君也。五之來章，猶賢於上之豐屋，故二三皆受蔽也。三之見沫，則甚於二之見斗。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事君以保豐亨之治，此至大事。所事非君，大事去矣。終不可用，亦承此說下惜之之辭。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十六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以剛明之德而近暗主，是亦明為所蔽。有豐部見斗之象，夫四處大臣之位，係天下安危者，處此當何如下？有初九與我同德，吾之夷主也。若能下就之，則明動相資，彼此協力，庶可挽回君心，而保豐亨之治，故吉。

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何伯宗曰：四不戒其過，旬者身在闇朝，急於取輔。

自無過旬之心也。

象曰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近暗主也。幽不明剛為所蔽也。如是之際而遇夷主則吉行見大臣當集眾思廣忠益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人君不患其闇於德而患其闇於用人。無道如衛靈尚且以用三臣而保其國。况非衛靈者乎。五雖柔暗苟能招來章美之賢則豐亨之慶可享而且

濟甯因指

卷之六

十七

任漢刊

有譽於天下矣。何吉如之慶譽便是吉章亦不專指六二。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舉其重而言言慶則譽在其中矣。

上六豐其屋部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本以陰柔之資而處豐極則尚大之心恣居動終則躁動之心勝故好大喜功紛紛制作恃其明而反失之適以自蔽之甚而一物無所見終身莫之覺矣故有豐屋部家闕戶无人而三歲不覿之象。

此五句只一意俱是形容窮大是蔽而不見之意。

正與宜照相反凶字方說他不能保豐而取禍也。上六無處見他明本義所謂明極反暗者只在尚大處見之。蔡虛齋說今世十分乖巧的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秦始隋煬其人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蔽也。

天際人君窮高侈大之心蓋類此曰自蔽則非人蔽之可知矣。

三三限下

濟甯因指

卷之六

十八

任漢刊

旅小亨旅貞吉。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若其寄寓然者故名旅旅當親寡嫌隙易生而卦之德體有善處之道故亦可以不忤於物不迷於事而得小亨止曰小亨者旅故也即此德體之善便是旅之正苟能守此正而不變則可以保其亨而吉矣吉即亨再言貞吉者叮嚀以戒占者耳。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柔中二字並重。柔則不忤。中則不辱。言外者明其為五也。麗字亦不輕。此二句各宜串合說。已本柔嘉維則。而又順事陽剛。以得其助。內本安靜不妄。而又外審理勢。以酌其宜。是以小亨且得旅之正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處旅是義。難處是大。在旅之中。則於已有孤危之勢。於人無親故之情。太卑則有瑣瑣之災。太亢則有焚次之厲。非柔順剛止而麗明者。必不能處也。

澹窩因指

卷之六

十九

附錄

故贊其大林同安曰。聖人着此句。初看似無謂。細味之。方知其深意。蓋恐人以旅為小事而忽之也。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只取火在山上之象。於旅無取明慎二字。連看慎者。謹守之意。其要全在明。故加一明字。用刑是方判決之時。猶未即用。不留獄。方是用刑。然與致刑不同。此兼釋宥一邊。本義雖平說。然象取去而不留為旅。似當串講。重不留獄。而明慎則不留之善道也。大凡詳慎的人。多因循不斷。而獄有淹滯。

故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乃為治獄之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初以陰居旅下。氣量淺狹。纖瑣齷齪。無所不至。以此處旅。是自取災也。張中溪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則與物無忤。中正則處置得宜。備處旅之善。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二十

附錄

者故舍次。旅所安。而即次財貨。旅所資。而懷資童僕。旅所倚任。而得童僕貞。二全旅之道。故備旅之善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中親寡。童僕亦是緊要。人所謂漸與骨肉遠。轉為童僕親是也。若無童僕貞。便即次懷資。亦終不安。而有尤矣。今得童僕貞。故終无尤也。終字從即次懷資形出。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總是驕亢意以之處平居且不可况旅乎焚次喪僕即厲也貞厲言其心雖無私邪而行亦甚狼狽矣夫貞且厲况未必貞乎甚哉亢之不可以處旅也焚次非真被火只不安其居意喪僕非真逃亡亦只不得其心力之意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亦已困傷矣况喪童僕乎然此不足為

三惜也當旅之時而以驕亢處童僕則其喪亦宜

耳義字要重看

澹窩指

卷七六

二十一

同感林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用柔則順以處事能下則巽以處人以此處旅亦

可以少安者故雖不如即次之安亦暫得所處而

不失其居矣雖不如懷資之裕亦得其資斧而可

以自衛矣然非正位是所處非久安之地而上無

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非可賴之人故其心亦

有所未快也次與處不同次已到客舍處不過

是途中一宿耳故曰未得位資斧資身之斧也我

四自謂之辭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不是釋于處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為起語

也當歸重未快句串說言四旅于處矣然特斬窩

耳猶未得所久居之位也所以雖得資斧而心猶

未快也此爻有作游仕說者亦通下未快說是不

能行道故未快上未得位說是未得廊廟之位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人君無旅故別取一義本義柔順三句總是文明

之義五為文明之君有雉之象占五者當得此文

澹窩指

卷七六

二十一

呂溪弄

明之君而事之夫羈旅之臣宦游人國一時未便

獲遇猶射雉者不無一矢之亡然終由此而得譽

命聲名自側陋而振揚於王國矣一矢雖亡何足

惜哉亡矢照下句看只是初間未遇不必說作道

路之費命即名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說一上字見非止為鄉曲之譽巖穴之名也言其

身際文明而聲聞且上達于人主矣所遇亦幸也

哉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旅焚其次猶鳥焚其巢矣是其處旅也逸樂於未焚之先而悲號于既焚之後凶亦甚矣此何以致然哉由其過剛處旅之終離之極剛復自用喪其順德而不自知如喪牛于易者凶其能免乎焚巢號咷即凶也喪牛于易原其故上虛下實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卦中兩提義字可玩終莫之聞終字重看所謂迷復也林同安謂驕氣方盈安能自知亦是

潛寓指

卷之六

二十三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伏陽下其性務入而象又為風亦取入義故名巽夫巽以陰為主才力不足以圖大故僅可小亨然幸以陰從陽尚可資其才力而利有攸往夫從陽而利往則其係於所從亦大矣不可不慎所從也蓋雖陽之中而未必皆賢故必得大人而見之乃為得所從而利耳二句一串意大人說不指九五

象曰重巽以申命

以字作為字看是于重巽而解其為申命也命只一命申者反覆叮嚀之謂人君作事必須民心通曉始得然民愚難與慮始容有不能盡知吾意者故必以命令反覆告諭之欲使吾之心入於民之心耳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兩剛字俱指九五方有聯屬剛巽乎中正俱以德

潛寓指

卷之六

二十四

言柔皆順剛承此句來重君講九五剛也而巽乎

中正初四柔也而皆順剛是為之君者秉剛毅之資而且建中表正可以惟吾所為而志無不行矣由是為之臣若民者莫不順從乎剛中正之君而仰承休德不應僭志也蘇紫溪說此句正是志行亦可柔順乎剛是陰得陽助是以小亨利往剛巽中正則有大人之象是以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命行事一串說必申命而後行事也事凡係圖

家之紀綱。生民之利害。皆是。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士君子立身行己。須是斬釘截鐵。若初之陰柔過。異徒進退不決而已。其何能為重不進一邊。利武人之貞。教之以矯其弊。欲使其決於進也。武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所謂文士治身當如武人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疑則未治。治則不疑。人之作事。未有不本其志者。志定而天下之事。不足為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處陰居下能巽者也。而居中不為已甚。又非過於巽者。是為人臣者秉恪恭之節。而執禮謙卑。過乎恭矣。然非流於諂也。蓋其恭元從一點。真實忠愛中流出。辭氣懇款。求以自達其悃誠而已。此所謂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者。雖過而不過也。如是則可以成格君之功。而且不失臣道之正。吉又何咎。巽在牀下二句一串講下。是一時事。巽在牀下過。

潛富田指

卷之六

二十五

同德林

於巽者也。而用之紛若。則其巽不為已甚矣。蓋人臣欲通其誠於君。固不嫌於過巽也。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只是箇道達誠意之象。說了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為卑之已甚者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就是不至於已甚。非謂得中了方能不已甚也。止在不諱一邊說。不必以過亢意形容。

九三頻巽吝。

九三剛愎。非能巽者。其勉而巽。亦不過矯偽於一。

潛富田指

卷之六

二十六

呂氏

時而久之不覺。故態復露。故為頻巽。如此則志滿招損。無恒取羞。吝何如哉。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慮滿極。巽非出於中心。故勉為而屢失。所為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之人。無應且不可況。又迫兩剛乎。是大臣才弱勢孤。而又值夫強梁弗率之人也。其悔宜矣。然幸其用柔能下。為能謙和以善處之。是以不惟免。

凌迫之患而悔亡且反得陽剛以為之助凡夫有才有謀者咸樂為之用而共成匡濟之功矣不猶田者所獲之多而足以供三品之用者乎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大臣為國得一人且足以輔理况羣力畢舉有功多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體是承前人積弊之後者剛健既能更而中正則又善於更故能補偏救弊條縮整頓得變更之

貞而吉吉則悔固可亡而且无不利夫始而有悔是无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九五更化之善如此然貞豈易言哉先庚後庚正所謂貞也大凡任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更沒商量所以前弊未除而後弊已兆先庚之丁是叮嚀於未庚之先欲使所更者不至於再更也後庚之癸是揆度於既庚之後惟恐所更者尚有可更而欲及時再更者也此皆是熟思審處不敢信手自做的意思如此方

澹齋困指

卷之六

二十七

知同律凡

可謂之貞而吉吉即悔亡无不利巽以行權故當巽之時則以變更為貞所為權而經也

張中溪曰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於甲庚皆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施為正固中則存主真純總是善變之德故能叮嚀揆度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所以

吉也然則吉豈倖致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行已卑遜中當有剛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九本陽剛而居巽極故一味過遜剛斷盡

無猶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者如此則縱施於當巽亦足以召災况未必正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窮即居巽之極能斷則必節其巽而禍可免喪資斧則其凶必矣

三三 兌上

澹齋困指

卷之六

二十八

謂同律凡

兌亨利貞

人之處世。非說不足以為感。而非正不足以為說。卦體剛中。其說以正。而又柔外。則恐有不正之嫌。故說謂之亨。而又戒以利貞。蓋說則與物無忤。故亨。而又必所說者出於正。而不係於私情。乃可亨。而為利也。不然則說之不以道。如何得亨。兌亨已指說之正者說。蓋既取剛中之義。自無不正矣。利貞者。特因柔外。而申戒之耳。非上只說亨。而下方是正也。

詹富因指

卷之六

二十九

錢貫

象曰兌說也

此釋名義類。咸兌者無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以其說不在言而稱兌耳。此說字要看得廣。凡人感應處。定有一段浹洽意思。此即為說。故告子謂以我為說。以長為說。後面文中所用皆是此意。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釋卦辭在利貞。截下是極言之也。通條是利貞之意。剛中輕帶。重柔外。講剛中固說而亨。然以柔外恐有妄說之私。故戒其說。必以正而後可。這箇正天命人心。與我同然的說。而以正。是以觀之於天。而天順觀之於人。而人應也。夫說以正。而契天人。則雖以此先民。民亦忘其勞矣。以此犯難。民亦忘其死矣。况其所安為者乎。所謂使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也。蓋天理人心。所當當。當死的。民於道理。必自脫不得。自然欣欣踴躍。此

詹富因指

卷之六

三十

錢貫

就是忘勞忘死也。然此非有心執箇說去。先民犯難。只是從旁論其如此耳。若出於有心。安能使民忘之。如此末句。緊頂上意說之。正而順天。應人此固說之道大。而至於忘勞忘死。則上有蕩蕩之公。下有皞皞之俗。說道之所感。固有交相勸勉。而不自知矣。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結上文而贊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友講習是討論工夫故只在講究上說習者講而又講之謂二字相連不必分然要補出說字意若非朋友講究此中終是鶻突無淡洽處安得有說

初九和兌吉

陽剛則非柔媚矣居下則不上求矣無應則不朋比矣是以其為說也發之皆中其節而有感之際不乖其未發之中是所謂和兌也如此則感無不通物無不應何吉如之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一

居集刊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重初字居初則是隨觸即應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未其用未有所疑累也此正是乍見孺子之時一點怵惕惻隱之心無所緣着忽然自露更沒些兒粘帶是所為無疑也若有納交等心便是有所疑累便不是和了所以和兌只是行未疑行即發見流行之行

九二孚兌吉悔亡

居陰是氣質剛中乃其真性故能誠心為說而不

徒致飾於言詞容貌之間如是則誠能動物人莫不與而且亡其妄說之悔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九二剛中誠實為心故情之所發莫非真誠懇至而無一虛假於其間者是以孚兌而吉也

六三來兌凶

說可應也不可來也來兌所謂未向而言觀其色報報然者然二陽君子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徒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二

居集刊

自取辱耳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來兌有德則自知守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五正三邪君子小人判矣但四上承而復下比雖有好德之公猶不免私情之係故商度於所說之間而未能自安者此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倘一差了路頭便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四本陽剛故能於此界限上就介然守正疾惡柔邪專從好路

上走去則心志寧一德業有資終有上達之喜而不為小人所累矣不就君臣立說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有慶正是申有喜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

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上六陰柔是箇邪媚小人蠱惑君心敗壞人國者也故謂之剝苟君人者倘以小人為不足畏而親昵之則將為其所剝而心志迷惑聰明雍蔽天下國家之厲階從

澹窩困指

卷之六

三十三

魯石刊

胡雲峯曰說之惑人最為可懼惑之者將以剝之也况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况凡為君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為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蔡虛齋曰剝之一字旨哉為人君者宜深玩之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則恃其才足以燭小人之奸當則恃其勢足以制小人之命若謂小人雖近亦且無奈我何是以

防閑弛而邪媚入孚于剝而不自知也上六引兌

成說之主居說之極性質邪媚而專務說人故二陽在下而欲引以說之曲為便佞之容巧為逢迎之術讒諂面諛無所不至小人之尤者也雖使得遂其說可鄙亦甚矣引之一字曲盡小人情態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從來說小人是閻媚看一閻字其心術何等曖昧此之引即所謂闇也安得光明乎

澹窩困指

卷之六

三十四

魯石刊

漢亨王假有廟剝涉大川利貞名見象傳亨是漢可濟假廟涉川是從漢亨中抽出二大事言之利貞打上二句是戒辭蓋必如是而後可亨也漢散之時假廟似非緊要然却亦是一大機括蓋漢時祖考精神既散固宜有以聚之且此義既明則天下人心咸知本源咸有係屬而無不思萃矣此真萃漢之微機也漢高纔定基業便立四親廟亦是窺得此意假廟據理涉川據象

涉川自是濟渙緊急事。蓋大難方殷。人皆畏懼。安而卦其乘木之象。故必奮身有為。以圖大舉。而後渙可合也。利貞者。言其假廟不可以媚神。其涉川不可以行險耳。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五

陽明

此節卦變通以漸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為英雄得用武之地。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於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能散其私。而志存匡濟。且得豪傑以為之助。而不至於孤立也。所以渙可合。而得亨得位乎外。照爻位須以忘私講。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在的。意思方好。不然假廟亦虛文耳。何以感動天下。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本於木卦象乘木。是在人則為經濟之才。所以能合天下之渙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二事。雖所以合鬼神之渙。實所以合人心之渙也。

人心既渙了。則享帝立廟。以示天下之有主。亦是收拾天下之大機括處。

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

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蓋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六

留聲

初六用拯馬壯吉

用拯馬壯。串講重馬壯一邊。初當渙始事。固易濟

而又順乎九二之剛。資其雄才明斷。以為之助。是用拯而得馬壯者也。如是則渙可濟矣。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舉初六見其才弱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

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九二渙奔其杭悔亡

九居陽位。二為失其故居而有悔矣。然此爻正是剛來而不窮者。是猶據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之奔其杭而安者也。如此則可以乘機觀變。而圖恢復之功。悔亡。

象曰渙奔其杭得願也

得願謂可圖恢復大事。非止苟安而已者。得願處在一奔字上想可見。

六三渙其躬无悔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七

晉元初

陰柔不中正。非能忘私者。似乎有悔。幸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是能以扶顛拯溺為己任。而鞠躬盡瘁。不顧其私。渙其躬者也。如此雖便未能濟渙。但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其心已足。无可悔矣。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無兩在。在外則不在躬。人之溺於私而不返者。

以無此志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天下既渙。私黨朋興。私黨朋興。而天下之渙益甚。其斡旋收拾機括。全在濟渙大臣身上。四當其任。而有柔正之德。下無應與。是能開誠布公。無一己之私交。散天下之朋比。則乃心王室。克盡臣道。而元吉矣。然私羣既散。公道自明。若能於此既散之後。因而以尊王之義。激發人心。鼓舞天下。使之同歸王室。所散者聚。而若丘焉。則轉移之妙。神不可。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三十八

晉元初

知非常人之智慮。豈常人所能思及哉。渙其羣。非只自家無散。天下黨與。但只是散其小羣。猶未是成其大羣。渙有丘。方是一統尊王氣象。是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也。玩本義。渙有丘。還在渙其羣後一步。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從心內做起。六四柔而得正。其胃次昭融。心源闊大。故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渙其羣。而元吉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當渙之時患在上情不下宣君澤不下究故二事為濟渙首務而渙王居尤重蓋實惠不及於民則號令亦為虛文矣宜迺重講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故能如此无咎者固以渙可合且亦以天下既渙而後為此非盡善之道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號令出於口而無難若王居則內帑所積而欲以散之此非有君人之德者不能也故獨舉而言之

澹富因指

卷之六

三十九

五三九

王居不必兼大號正位亦只是陽剛中正而居其位不重位字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渙極玩以字不可平看血去逖出而止曰无咎見禍亂既久幸而成功不可自謂盡善也光武有雄才大略而又當人心思漢之時所以成混一之功歟渙字是用力字貫下其成功在去字出字上見就天下之渙說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言僅能遠乎傷害而已瘡痍未復敢言功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在人則立身制用皆有自然之限而不可過者故為節夫節固有可亨之理而况卦又有得中之義是其德行度數皆有所節固非侈焉以潰天下之防亦非固焉以廢天下之禮所制所議可通行於萬世而無弊矣不亦亨乎苟節而太甚則苦而不甘但見行過乎矯用過乎齋悖理拂情即行之一時且不可其可守之為貞哉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四十

五三九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與剛得中俱是中意但一就全體取一就二爻象總挈在前渾講下去夫節之所貴者中也偏乎剛則立已太峻用物太儉非中也偏乎柔則奢侈無度放蕩無節非中也此卦統觀全體而剛柔分矣折觀二五而剛得中矣由是以制度數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以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其道節之道也。苦節則過乎中其道窮極而不可行矣。此所以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說以行險句似釋名義。下二句總見節之亨而苦節之不可貞亦可見矣。講宜相連勿太分析。却又宜歸重中正一邊。人情有所說而不知止則流。卦德說以行險是即其易流之情。而裁之以限制亦節之義也。然節之權在位而節之本在德。今九五

卷之六

四十一

任政

字自見

當位得以主節於上而其節也。又中且正不至於過當而可以通行於天下。此節之所以亨也。反是則為苦節。豈可貞哉。此中正亦對過說。觀五爻甘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極言節道。四時成總是天地節。不傷財不害民總是聖人節。傳中此類皆不可做兩層看。天地惟其陰陽相節而不過。故運行有度。而四時成。聖人知財之有限。立為制度以節之。故費出有經。征斂

有法。不至於傷財而害民。惟不傷財故不害民。亦須有斟酌。制品制度法度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天下之民非用則行。故主節。君子惟制其用。制其行而已。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德在中。行在外。議深於制。制者立也。議則有商度酌量之意。民用不節。則侈而無制。故必制度數。制之者因其上下。齊其法制。或以多為貴。而隆所當隆。或以寡為貴。而殺所當殺也。民行不節。則蕩而無檢。故必議德行。議之者損其大過。引其不及。使賢智得以俯。而就愚不肖。得以企。而及也。如此則道德一。風俗同。而天下之人心有所節矣。

卷之六

四十一

任政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時未可行。而剛正又能順時而止。是以抱道自守。不出戶庭如此。又何冒進不節之咎。要點節意出。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疑太塞。故為此解。明時所當止。非以隱為高也。

不然是閉戶同室之鬪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戶在內門在外只是初二之象勿深看失剛不
上無應與總是膠固不通人莫汲引觀本義知中
不知通語氣當責歸自家聖人以潔身自愛
節可苟哉大象議字有斟酌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士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時可出而不可出
之失機會亦甚矣惜之也所謂節只是一箇時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四十三

四十三

失時之極安得稱節

胡雲峯曰初時當止止非失時二時當行行非干
時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靡而不經其行
已也蕩而无節縱欲敗度自貽伊戚耳又何所歸
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是誰不節則咎又誰歸乎

六四安節亨

六四柔順中正有忠順不失之德而九五主節於
上又無俟於經畫造作之勞者故度惟從上之所
制禮惟從上之所議但安然於禮法之中而無所
造作無所創議是安節也此則昭法守之宜明無
成之義隨所處而無不亨矣安字照下承上道是
順而無所造作之謂時以安為不勉強說恐非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正是解安節所謂安節只是承上之道而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四十四

四十四

已不敢倍上而有所造作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與苦正相反只是不傷於過意莊子斲輪篇說
甘苦疾徐彼亦是以苦為過甘為中可證五為節
主而有中正之德是其所以節天下者無不合乎
人情當乎天理而度數德行一無所過節之甘美
者也如此則法皆盡善而措之天下推準動化矣
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位指爻位居位中專論其德中該得正惟有是德故能節而甘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貞凶以事言悔亡以理言節而至於苦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畢竟行不去故凶然禮奢寧儉苦節之貞其視不節之嗟則遠矣故又曰悔亡蓋權於理之得失故不計其事之利害蘇紫溪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是也此亦兼用與行說註禮奢二句不過借度數一邊影說須活看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四十五

沈良刊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象與象同

巽上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名義見傳中字要玩伊川先生說存於中為孚朱子說中間實有物俱說得好至誠無不動之理即使難感之人如豚魚之無知者亦可化之而吉况其他乎豚魚只是假象此句已包涉川下涉川特就中抽出一件至難至險的事言之亦自本中孚

來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即大川之涉亦無不利也

中孚無有不正利貞以申戒恐人為輕信之信耳然此豈可以語中孚哉故必信所當信貞而不諒執而能通乃可以感豚魚涉大川而利也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體雖兩項在人只有一心中無私主故謂之虛理皆不妄故謂之實莫作兩時看在內得中孚最重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四十六

郭良刊

明乎之在中也下說是臣有忠愛之心上巽是君有虛懷之意此亦指念慮處說邦之化在君臣一念之孚亦可以識中孚之義矣此卦所以名為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中孚則一點至誠真箇到彼所以化及豚魚而得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為乘木外實內虛為舟虛總是一箇中

孚之意中孚固涉川之具也。泛作濟險之具者非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理在心。其本然者為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故曰應天。不可說是在天之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義也。議獄緩死。申講謂於獄之當死者。議而緩之。未必皆免於死。君子一段欽恤之心。則如此耳。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最要。得至誠惻怛之意。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四十七

楊誠齋曰。議是求其入中之出。緩是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刑。按此說。議緩是兩事。與前說異。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四本可信之人。當中孚之初。而上應之孚。而未必無他也。故戒之如此。虞吉與下文相叫。應本義。口氣自明。泛主友道說。周用齋曰。虞吉欲其審之於始也。有他不燕。恐其變之於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提出初九字。便見其志未變。然言外已慮其有他變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兩象兩層意。上是二五之孚。下是其所以孚。重五應。二一邊好爵。是中德假象。不作實說。若臣相應。其賡歌喜起之情。孚於殿陛。狀其神交。意合之象。真有如鶴鳴而子和者焉。然其所以相信者。豈非情哉。正以二有中德。故五不覺其好之深。而信之篤。蓋咸有一德。而不自知其孚。信之至此也。不猶

濟富困指

卷之六

四十八

好爵在我。而為彼之所縻。係者乎。然則鳴者。非有求於五。而和者。亦非有私於二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言非勉強於外。正見其為中孚之實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豐之配主。是兩箇一樣好的。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兩箇一樣不好的。故謂之敵。看一得字。語意稍重。在人邊。須從自己說來。謂以陰柔不中正。說極之人。而所得。乃知信而不知變者。恰與自家無德。

相抵故曰敵如此則作止哀樂安能有所主而得其常哉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象專責三謂若有德即使得敵亦不至若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幾望全在德與位稱上見大都位盛猶未是盛惟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五以盛德而膺寵任望隆勢重其盛無以加矣盛極則衆所趨附而不知人臣之得禍往往以此故人臣處勢危盛杜私門

澹富因指

卷之六

四十九

剛

是第一着四能絕去私黨而上以信於君此無論能佐其化邦之治而於臣道自無歎故曰无咎本義信字最重衛青大將軍寵冠漢廷或有責其招選賢才者輒謝曰招賢絀不肖此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導職而已何與招士盖亦識此爻之義者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此亦須補信字意四惟絕類而上此所以能信于五也

九五有孚孳如无咎

居尊位只是為孚之主總歸於有孚不重位上仍以五應之為主九五下應九二同德相孚其鶴鳴之和好爵之縻精神意氣凝聚不移是其孚之兩相孳固也夫君臣合德則孚乃化邦故无咎

象曰有孚孳如位正當也

正當言以中孚之實而為中孚之主也非兩平重德一邊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上看出不知變來中孚之道三一亦至

澹富因指

卷之六

五十

柔

變象所謂貞是也上九惟知一而不知變膠常執故不度時勢而強欲行之是為翰音而欲登天者也此之謂貞似是而非小信大信之賊也安得不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正是凶言必敗於信也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陰之才。雖非剛陽之比。然既過於陽。則就其才力。亦足以有為。而可以亨。然有時而亨者。其勢也。無時而可過者。其理也。故又必利於貞。利貞何如。處此小過時節。但當依着才力所能。本分事務。尋常幹理。乃可切。不可越分強為。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大事不可。即使小事。亦須收斂。退抑。不使開張。奮發。如鳥之下而不上焉。此則所謂貞也。貞則非妄行。以取困。而所處得宜。事無不善矣。非大吉之道乎。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五十一

小過不是小人過。君子柔順的人。羣聚用事。多於陽剛。便是利貞。句虛下正是貞之所在。大都貞只是箇小事宜下而已。宜下句又是從小事中抽出。申戒卦體及二五三四內實外虛。意俱不可遺。本文飛鳥句。輕然中間沒緊要。插入飛鳥句。亦是文字之妙。若常人只消說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便了畢。竟有此句。更覺波瀾。真化工筆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小者既過。則其勢亦可有為而亨矣。然必利貞。

者。蓋柔順不可越分。此小過之時當如此也。過以利貞。亦與時偕行而已。此時字貫一象之旨。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可小事二條。是就卦體所具明其有柔之善。而無剛之善也。又要得戒意。不可講成贊辭。失位謂非正。不中謂非中。總是剛之不善。柔本不可有為。而得中則柔而不過。所以猶可小事。剛本可以有為。而失位不中則剛而過暴。所以不可大事。

澹窩因指

卷之六

五十一

有飛鳥之象。馬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有飛鳥之象。一句。是以卦體引起。象詞上逆下順。言人事之理。獸跣實而走。鳥排虛而飛。故中實外虛。有飛鳥之象。馬。鳥之飛也。音下而不上。是以宜下而不宜上。而大吉者。正以時當小過。苟上而懷越分之心。則逆。惟下而守退抑之分。則順也。宜下為順。此其所以大吉也。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三事非小對天下國家之事則為小矣。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以恭哀儉為小。此是正意。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就附在三箇過字內。宜輕帶講。山上有雷與在天不同。聲有礙則小。故為小過之象。時維小過則小有所過。乃為得中。故行寧過於恭。毋過於傲。然又非甚而至於足也。喪寧過於哀。毋過於易。然又非甚而至於毀也。用寧過於儉。毋過於奢。然又非甚而至於陋也。凡此皆過而不過。深

審需困指

卷之六

五十三

沈氏刊

合小過之義矣。

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按此以矯世言。亦是一議論。初六飛鳥以凶。

朱子曰。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取遺音之意。按此爻不好。全在一飛字。鳥之音則下而飛則上也。陰柔性躁。上應志亢。又居過時。則躁也。亢

之甚者。故有此象。以凶言。以此致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言。無可救解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須玩本義。如

惟過祖。遇妣。是以不及其君。遇其臣。須玩本義。如

此二字。勿兩平看。祖妣只取陰陽之象。在六二一

人性行上說。非不入權黨之謂。六二柔順中正。乃

臣道之純者。故進則過三四之陽。而過六五之陰。

是不以剛強自處。而惟以恭順自守者也。如此則

審需困指

卷之六

五十四

郭氏刊

不凌迫其君。而適得臣道之常矣。此正過而不過。

守正得中。上不疑而下不忌。何咎之有。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復以理論之。所以嚴臣道之防也。及即過春秋

書法。我所欲曰及。則不惟與之齊。而且所主在我

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凡事不可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不過。况又當小

過之時乎。弗過防之。全在恃剛上來。從或戕之。從

字宜玩。謂小人得從此而害之。若能過防。小人雖或戕之。亦無從矣。蔡虛齋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有聳動君子意。謂其凶為何如者。而可不過為之防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行過乎恭。君子持身之道。九四以剛處柔。則過乎

濟。

卷之十

五十五

漢列

恭矣。故為无咎何也。小過之時。不妨於過。四勿過

剛而過柔。凡事退抑。適合其宜。所以无咎也。若往

而用剛。即是過而非遇。故有厲而當戒。雖然剛柔

無定用。惟時所在。時乎當柔。則柔可也。然事亦有

當剛而剛者。則剛亦非過也。豈可執過恭以為常

哉。蓋陽性堅剛。恐遂執一而不變。故又有永貞之

戒。蔡虛齋曰。周公係此爻。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

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為盡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此俱要貼小過時說。以剛居柔。本不當位。然小過之時。則過柔乃其宜也。若小過之時。不過柔而過剛。則取敗必矣。何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特亦將衰矣。故不能經綸運量於天下。有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之象。然當此而得一陽剛之人。以助其事。尚可為。奈何所弋而取者。乃六二之陰。事終無可

濟之日矣。

卷之十

五十六

漢列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不雨之故。雖以才弱。實則居尊過高。不能下賢以共事也。

胡雲峯曰。二言臣不可過。此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動體已過。又動之上。陰過已過。又過之極。所以飛

鳥下加離之二字。所謂穿雲沒影是也。越分妄為。

驕亢自高。不知止極。凶所必致矣。驕亢之人。天人

交惡。故災眚並至。家君曰。是謂二字有味。無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謂之災眚耳。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即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意。此已字與五爻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且不可况已亢乎。

三三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名有二義。非彼此協力與所處得正不成濟也。亨小截。此是危之之辭。指天運將衰時說利貞初吉。

澹雷困指

卷之六

五十七

陶淵明

終亂又一截。單以人事言。乃深戒之之辭。辭抑揚重。終亂一邊。時以初吉終亂作天運之常。不是只緣既字不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着意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燕懼邵子論易。每到中半處。便回頭却顧。正是此意。此何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釁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胡雲峯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

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與象同解。不作小事說。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正即位當。象以此釋卦名。此釋利貞。剛正則才雖足以有為。而非好大以生事。柔正則志雖安於柔靜。而非好逸以滋弊。上下憂勤。彼此交警。此

澹雷困指

卷之六

五十八

陶淵明

保濟之正道。而利貞所由取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濟本可以得吉。而六二柔中。又能持重謹畏。不因循怠弛。此初之所以吉也。濟終本將生亂。况人情於此。又因循怠惰。其憂勤惕厲之心。止矣。止則必致亂。而其道當至困窮。此終之所以亂也。是可見初吉終亂不純係於天。而係於人。君子處此。若之何。可不貞乎。丘建安曰。治亂在天。致治亂者人。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

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傳曰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吳臨川曰時雖既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為之先備有備則無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為之於其先也郭白雲曰成湯之危懼武王之求寇皆思患豫防之謂卦言終亂象言豫防又著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濬齋困指

卷之六

五十九

郭成刊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全據初字說箇守成道理曳輪濡尾只是形容凜凜警戒之心有如此非一無所為也朱子曰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甚好既濟之初謹戒如此則可以保其濟而无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象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之行志以君婦之前行以茀故以喪茀為失所行勿逐字重是不枉道求合意爻凡六七則復始言七日明不久也二雖有保濟之志五方自恃其濟不能用之有是志而不獲用有婦喪其茀之象急於用世者似不能無逐矣然其具又在我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不必於逐而七日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濬齋困指

卷之六

六十

呂永刊

中道即中正保濟之具也語中亦須有戒其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詞既濟之時中國已無事矣而猶用剛不已非遠討不庭而何不知既濟之所患者不在邊疆而在朝廷故言難以戒之夫以高宗伐鬼方而猶三年然後克之難可知矣兵豈可輕用乎倘不得已而征伐則亦小人勿用可也蓋戎狄之禍遠小

人之禍近。除外戎而生內戎。不若不伐之為愈矣。胡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

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此說與時異。亦甚好。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澹寓指 卷之六 六十一 沈氏列
憊者師老財匱之謂。是為既濟開一大釁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二句雖分事與心。要相承合說。方見思患豫防之至。語氣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樣。時雖無患。而防患之道。無所不至。且其心猶惕然。無一息可寧。蓋豫防而又思患。不敢以既備而遂弛也。象如乘舟者。既繻有衣袽。而又終日戒者。馬保濟之道。不當如是耶。此從以柔居柔。朱子曰。四。是心低小的人。便心不麓。慮事細密。如剛暴則麓。不解如

此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心為治。忽本原。象一止字。便壞了既濟。疑與止正相反。疑則思。思則豫防。而濟可保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時字。是此文骨子。天下時而已矣。時之所在。五雖君道不能挽其去。二雖臣道不能却其來。其象如東鄰殺牛。其祭雖盛。反不若西鄰之薄祭。實受其福也。實受字。要玩。胡雲峯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

澹寓指 卷之六 六十二 沈氏列
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文王實有以受之。

紂自無受之道。爾何伯宗曰。此蓋周公感於時事。故不暇戒。五而直以明文武之心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提出一時字。爻辭意自明。吉大來亦自時上得。二方得時。如川方至。如日方升。故福履綏之。而不已。五亦無如之何矣。孫吳江曰。聖人論至此。非抑君而扶臣也。時不能違天。聖不能違時。當文王與紂

之事非聖人之意也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全體為濟極一體為險上正終亂之時也此雖陽剛有為之人處之尚恐不克况上六陰柔委靡不能自振者乎象猶狐涉水而濡其首者也陰柔只是無才濡不戒意厲者危亡之辭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無及矣

三三坎下離上

濟當固指

卷之六

六十三

說卦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名反既濟只一未字便好非不濟也亨切未濟說是以將來者言與既濟不同亨雖天運所以成天運者在人事若不加敬勉則无所利而不亨矣未濟亨原未有濡尾安得有利象俱泛言理狐尾大涉必揭其尾濡尾則不能濟矣大抵狐性多疑小狐更歷未深不能如老狐之多疑而涉之勇故濡尾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固有可濟之理况六五柔而得中不惟小心慎密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所未濟而亨未濟之亨本是天運將開時節却又粘在人事上說聖人所重者在人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出中與不續終相呼應與井卦汔至羸瓶語相似未濟雖可濟然尚未濟而未出於險中也於此不謹則始雖圖成後將不繼無以續其終矣其能濟乎聖人望於人者深矣

濟當固指

卷之六

六十四

說卦刊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又從名卦處說來明其終可濟也仍須打轉不可不續終意二句串講重下言雖皆失其位而剛柔相應終可同心協力以濟所未濟也是在人連續其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慎辨物居方一句說物各有方君子觀象於水火而慎以辨之使各居其方此亦濟天下之要也蓋天下未濟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君子則

慎辨之而使貴者貴賤者賤名命器別各居方所亦如水火之不相交也如此何未濟之不可濟也慎字亦要看一不慎便開覬覦之端

初六濡其尾吝

照象濡尾例及象中極字欲作敬字此須依程傳及徐進齋說作不度才力而急於求濟看近蘇紫溪亦從之未濟之初非有大力量者不能濟而初六才弱力微乃不量時勢急於有為有濡其尾之象此則反敗迺差孰甚焉

澹富用指

卷之六

六十五

易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天下之治必敬於始而後可圖於終初六濡其尾吝亦以其不知敬慎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曰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難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也視本義更明切蓋非未濟未便見得有凌迫之意惟以此時而剛臣應柔君則君不可一日無臣而臣或有自恃者矣二獨居柔得中是止於分而不進也如此則

於臣道無虧而且可以成濟時之功所以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言心正言事自古人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外而守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言無才德之人而居是時征則凶也豈時果不可濟哉乘剛謂資人將出乎坎時亦將濟也利涉大川謂因人之才力而乘機有為庶乎可濟而不終於凶矣

澹富用指

卷之六

六十六

易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非時不可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文舊以變化氣質言蘇紫溪獨在治道上看似此爻舊以下都是假象震用句以象其奮發之功的震用以下都是假象震用句以象其奮發之功三年句以象其用力之久九四有撥亂之任者而以陽居陰所處不正容有處置乖方制馭失宜者宜乎有悔當此文者若能以光明正大之心為拯溺亨屯之舉順人情因時勢而不違道以妄動不

微幸以圖功則人心可服。險難可濟。吉且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此豈苟且工夫。淺近歲月可致哉。必也奮發有為。不苟安於功利之私。而且需之以時。日不較計於旦夕之間。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有賞於大國焉。必如是而後吉。且悔亡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乃濟時之志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濟需兩指

卷之六

六十七

任顯升

以六居五。氣質有偏。若不足以濟天下者。幸為文明之主。能自悟其失。而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能得正而吉。且无悔。然以文明柔順之德。而得賢人之助。豈但貞吉已哉。將見發事業。暢四肢。皆實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於外。是為君子之光有孚也。是德極盛而事無不濟。言而又吉。本義文明之主。居中應剛。一滾說貞吉无悔。本此君子之光有孚亦本此。下段申贊上段。原非兩項。或以文明居中。貼光孚而不用應剛者。俱非是。

光孚亦不可分開。謂之君子之光。一定是有孚。故象只舉君子之光。而孚字已在其中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字重。須本有孚來發。揮光在身。暉在政。然暉只是光之所著。不可於光外別求。箇暉字。推開濟天下說。光又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時可以濟而才又足以濟。故但自信自養以

濟需兩指

卷之六

六十八

任顯升

俟命而已。无咎者。無欲速。僥倖之咎也。然所謂有孚飲酒者。非謂其廢人以待天也。苟一任其在天。而人事全不加意。如狐之濡首。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所當然矣。事何由濟乎。上九本能安命者。下特戒占耳。自信自養。不可作兩事。須連說。故曰有孚于飲酒。是字對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是字最大易中所言。不過教人成箇是而已。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澹窩因指

卷之六

六十九

易圖考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六終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七

山陰張汝霖 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繫辭上傳

五傳統旨

前二傳論辭而屢言卦畫。後三傳論卦而辭不假言。先辭後卦者。沿流求源之意也。胡雲峯曰。上下傳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澹窩因指

卷之七

陶淵明

朱子謂繫辭傳。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而虛齋又謂。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或言聖人用易。或言君子體易。章數雖多。大指不出此。蓋其理亦相通也。

天尊地卑全章總指

此理在天地人心者。畫前自在。畫後自在。但傳主贊易。故言易理原於天地。而散於天地。欲人體天地之理。以體易也。通章只乾坤易簡四字。易一乾坤。乾坤一易簡。胡雲峯又以自然二字。該貫甚好。

前四節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蘇紫溪說天地間物各有一乾坤吾身亦自有一乾坤甚微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可無作矣愚謂聖人以兩畫貫三才而本之虛明一竅嗚呼精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節是從有易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元

濟富因指

卷之七

上

皇元刊

有易也本義所云乃會意解不必泥易有乾坤等名色這不是聖人杜撰只是據六合中自有的模寫一番出來如天地尊卑這就是易的乾坤卑高陳設這就是易的貴賤易雖未作而許多物事色色都備先儒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是也通節重陰陽兩字總之又只是乾坤一項中事耳過須云由此推之則乾坤之所有者孰非天地之所先有者乎通節俱以伏羲六畫的易說

天地須說健順方貼乾坤尊卑字輕猶云上下也重看恐與下卑高有礙定者各居其所之謂五矣字皆已然之辭

卑高無天地人物合而布列四陳不可分講貴賤無二體六爻言位有以序而列意

動靜云有常可見亦有互變處但非常性耳凡剛必動凡柔必靜斷有判然不相混意

方乃事情之始未涉作為物則指其所作為之人類聚如人一念要好種種好的意思都聚將來一

濟富因指

卷之七

上

皇元刊

念不好種種不好的意思也都聚將來羣分謂君子小人各從其黨不相入也生謂吉凶之所從出象形即變化所在不可說象形有變化亦不可說變化而成之象形又二字不分屬天地本文變化字指著卦說著卦不並著策中所撰之卦也見者呈而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以橫圖言正聖人作易之法也摩盪而生故曰變化與前變化不同聖人畫卦只一加倍法何

嘗真用摩盪來。此云摩盪者。假借以形容之耳。然聖人下字甚妙。八卦未成。只用剛柔兩件。故言摩。摩者。兩物相。夏漸次生出也。八卦既成。只消就見成的。旋相推轉。故言盪。盪如一缸水。盪轉相似。其實只是這些水。但循環無端耳。摩盪既成。則乾坤。於是乎定。而貴賤剛柔吉凶變化都在其中矣。乾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兩節是承上言。見易未作而造化一易也。易既

清高因指 卷之七 五
作而易一造化也。此見聖人心曾活潑。看得天地之易。與易書之易。渾做一塊。畫前也是如此。畫後也是如此。觸眼無非。是這道理。看得到便是。為飛魚躍光景。然總之。只要見聖人作易。是本造化所自有者。與首節一意。故曰。相發明成象成形之變化。當易字看。上摩盪是也。易之見於實體。謂易理散見于天地間。如小註蒙引。則是具於易矣。宜辨雷霆風雨。向句要見陰陽變化。切勿用震雷巽風等語。下節亦然。兩之字不宜着物。風亦云潤者。蒙

兩而言一字。亦見循環不窮意。雷霆等皆輕清無迹。故曰象。

男女無人物說。乾坤一陰陽也。萬物一男女也。稟陽道者為男。故乾成男。稟陰道者為女。故坤成女。成男成女。萬古同然。虛齋必欲就初生男女時說。甚費力。不可從。男女重濁有迹。故曰形。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則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知始作成。都無男

清高因指 卷之七 五
女。上是乾坤各成其形。陰陽對待之義也。此是乾

坤共成其功。陰陽相須之義也。知猶知府。知州之知。主也。始者。始其氣成者。成其形。作造也。成就也。言造就其形也。大始大字。可玩。見得無一物之始。不有以主之也。坤則凡乾之所始。皆代乾以成之。故只曰作成。而不曰大成。然所始者大。則所成者亦大矣。知始無形。到作成。便有形可見。故方着一物字。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即上知始作成而贊其妙。非功本于德之謂化。工即德無兩層也。兩以字輕一始便始更無等待更無留難。何易從乾而不自作於始外更不加添一分。何簡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截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着做上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清高田指

卷之七

六

三

兩節作一人看有安勉無彼此看本義兩至此字可見只是隨其所至而名之。人體易簡到可久可大田地是賢人了。若又進而到易簡理得便是學問極功至聖能事矣。此一貫事後面易簡方是足色。然前面亦不可不謂之易簡又須知纔易便簡纔簡便易。雖分心事內外其實更無兩箇。此易簡就人法乾坤者講且未可涉自然話人能勉而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更無遮蔽人人都曉

故易知易知則雖不必真箇都來附我心之同即是情之親故有親有親則因人益以自信而可久可久則為賢人之德而非尋常者伍矣人能勉而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更無煩瑣人人可做故易從易從則雖不必真箇都來助我而人之功即是我之功故有功有功則成已又兼成物而可大可大則為賢人之業而非尋常者比矣知與從且在已之所為上看到有親有功方着人說賢人德業雖未到聖人田地然要重稱許邊

清高田指

卷之七

七

四

前易簡是生的後易簡是熟的從那可久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之易一乾之易吾之簡一坤之簡而無待勉强矣天下道理本是易簡易簡之外更無有理由故易簡則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無復遺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如此則天以易位上地以簡位下吾亦以易簡而成位乎其中須玩成位字人之位本與天地等惟此能成之耳說在中庸參天地章可看法乾坤而至于成位則易又不在于天地而在吾一心矣要之亦非有加

于吾心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全章總指

上章所謂聖人作易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也。至下章則合卦文辭而言其通例矣。章次如此須要會得前四節是作易以首節為主。次節是原觀象繫辭之由。三四節總只是贊上文以起下文。不必如時說分項。後二節是學易上節引起下節工夫。全在澹齋指下節上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聖人專指文周設卦與設卦以盡情偽之設卦不同。此只是就伏羲所畫之卦。一陳設來看耳。重繫辭上要繫辭。必須把這卦畫陳設將起然後從此看其象。或時有消息。或位有當否。方可依此象而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明吉凶亦只因繫辭帶說不重。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原聖人觀象繫辭之由。見得辭何緣繫正以卦

爻中有剛柔變化。則在此卦此爻。有此卦此爻之象。在彼卦彼爻。又有彼卦彼爻之象。自然有箇消息。有箇當否出來。聖人觀此象便可繫之以辭。而吉凶明矣。推自內推出外。底意不是有兩物對待而相推盪也。如陽窮于九。自然有箇八隨後而來。陰窮于六。自然有箇七隨後而來。就如推出的一般。柔推剛則陽化為陰。而化生矣。剛推柔則陰變為陽。而變生矣。相推即是變化生。無兩層事。推字

生字。諸景陽講得好。剛柔無迹。豈有為之推盪。而

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偶無心。豈有為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二節時說都云。一是申上觀象繫辭而以人事明之一。是申上剛柔變化而以造化明之。愚意不

必如此分項。只須過云。詞占象變。且而易道備矣。天下之理。有不模寫於其中乎。看來吉凶。就是人事的得失。悔吝。就是人事的憂虞。變化剛柔。就是造化的進退晝夜。六爻之動。就是三極之道。總之。是要見易之至實至精。而人不可不學也。所以下文就接以君子學易之事。如此。是脫灑多少。爽快三極理也。故不曰象。而曰道。其實只是象字。意都是從有易後形容說。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非實指觀象之象。

潘富田指

卷之七

十一

郭成刊

是故字貫下節。憂虞分貼。亦自明白。虞安也。凡人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能自訟。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辱。而為吝。朱子曰。悔吝。是吉凶底。交互處。悔者吉之漸。吝者凶之端。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進退者。造化之消息。晝夜者。造化之幽明。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便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陽。是其勢浸長。漸有頭面。故曰。變四句。本義甚明。貼六爻之動。

只以九六為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動即變化。所謂剛柔進退也。三極之道。亦只一動。故以六爻之動為道。非把六爻為三極也。虛齋引一陰一陽之謂道。句。來看更明透。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是故字。因上面說得。易理甚備。故君子學之。然此只泛論所學在易。而用力工夫。全在末節。故又着是故字。接去。兩節只是一意。舊分身心動靜者。大是可笑。

潘富田指

卷之七

十一

郭成刊

居而安。言身之所處。安於此而不遷。樂而玩。言心之所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四字不平。又不可講。做居之而安。玩之而樂。易之序。是爻中的次序。切不可講。潛見惕躍等語。如此。則是爻之辭矣。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無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

此居字與居安。居字不同。上焦動靜。此則對動而

言學易工夫正歸重在此節。上居是未卜筮時。動是已卜筮時。四其字俱指卦爻言。象變即易之序。未筮則曰象。既筮則曰變。辭占即易之辭。未筮則曰辭。既筮則曰占。觀象玩辭。則居安樂玩。不廢於靜之時矣。觀變玩占。則居安樂玩。不廢於動之時矣。觀是看其大槩。玩則細加詳味。學易工夫到此。至精至密。更無滲漏。更無遺失。夫易天也。無往非易。即無往非天。吉无不利。不自天祐之哉。天非真箇如何來祐。只依易理做去。自無做不通處。便是天祐之也。君子學易而至於如此。則易在君子。而君子亦一聖人矣。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十二

沈氏刊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全章總指

本義釋卦爻辭之通例。謂卦爻之辭之通例。與二節註同。專重辭上看。首節象爻已是着辭說了。中間雖有列貴賤二句。其實只是引起下文三句。正見聖人作文錯綜波瀾處。不必泥若末節。卦有大。小。句正是說歸辭去。不平看言卦有大小。而辭則

有險易是辭也者。乃各指其卦之所向。非卦自卦。而辭自辭也。言卦則爻又可例見矣。通章要識得是釋通例意。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節是分言卦爻之辭之通例。象非無變。爻非無象。其云言象言變者。各論其尤著者耳。六畫備而成卦。卦各有全體之象。所謂象者。無非即卦之所似。而統言之。只是一箇頭項。故曰言乎象。六位分而為爻。各有一節之變。所謂爻者。乃隨六爻之義而各言之。條分縷析。頭項多矣。故曰言乎變。象以言象。語意峻潔而渾成。爻以言變。條理精密而疎暢。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十三

沈氏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節合論卦爻之辭之通例。其字俱指卦爻說。補過不用言乎。其者省文耳。卦爻時位所值不同。有處當其所而得者矣。得則惠迪而吉。有處非其所而失者矣。失則從逆而凶。故凡卦爻之辭之吉凶。

皆言乎卦爻中之得失也。失得皆不可以言小疵。惟卦爻中剛柔雜居而得失相半。有向于得而未甚得。尚不能無小疵者。則心。生怨。艾而悔。從起矣。有向于失而雖未甚失。已有小疵者。則招。尤。召。恥。而吝。從起矣。故凡卦爻之辭。吝。皆言乎卦爻中之小疵也。善字當能字看。補如補漏之謂。有圖。回。改。復。意。卦。爻。中。有。時。位。之。失。其。正。承。乘。比。應。之。非。其。人。而。或。以。致。咎。者。然。其。間。不。無。一。節。之。善。有。以。補。其。過。而。復。于。無。過。故。卦。爻。之。辭。之。无。咎。皆。言。

善高因指 卷之七 十四 刑刑刑

乎卦爻之能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二節舊說相承以位申變。以卦申象。吉凶悔吝无咎各申上文。其說亦通。但聖人當初只是看得易中通例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項數出。原非有意為文。故只須散散講去。不用牽連承接。及分截段落。為是列貴賤二句。輕是引起下三句。下三句為一例。

列齊辨憂震五字。皆指易言。貴賤小大吉凶及介與悔。都着易上看。列貴賤。固存乎位矣。齊小大。固存乎卦矣。至若辨吉凶。則存乎卦爻之辭。憂悔吝。又存乎介。震无咎。又存乎悔。悔吝无咎。皆所謂辭也。列分布也。位以上下之位言。齊猶定也。類也。大底類作小。小底類作大。而大小俱齊矣。吉凶無形。非若位與卦之可列可齊也。故必待辭而後辨。易中陰陽消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別路頭。乃悔吝之所由。以有無。

善高因指 卷之七 十五 刑刑刑

者於此憂之則必過其惡。充其善而悔吝可免矣。故易之憂悔吝者。必存乎介。易中時位既極之餘。勢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即良心省覺時節。於此而震動警惕之則必舍其舊。圖其新。而咎可免矣。故易之震无咎者。必存乎悔。介在事前。悔在事後。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散碎說箇通例。此則總合說。以見辭出於卦。正所謂象言乎象也。而又可。

推見矣。所向處是情。卦有大小。則情之所向有險易。了故辭亦隨之。大卦辭未必皆易。小卦辭未必皆險。此亦只是大槩說耳。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全章總指

讀古人書要知作者主意。愚嘗謂義文周三聖明。易用孔子明易理。故彖象文言中。屢屢贊易之大。此傳前三章亦多此意。到此章開口一句。語益加顯矣。通章首節是易道之大。下三節是聖人用之。

潛富困指

卷之七

十六

江則理

如此亦所以見其大也。易本聖人窮理盡性至命。而作者而反以為用易。主贊易也。聖人如何用易。只用理便是用易。又要知理性命只是一道。聖人之窮與盡與至亦無二事。故知周等事皆自其知幽明死生鬼神中來。而範圍曲成通知亦不出於不過不流不憂能愛之外。會而通之始得。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二句總言易道之大。一串說不可分。做兩層言。惟其如此故能如此也。故能二字輕看。易與天地準。

且虛說天地之道。雖不外乎理性命。亦宜泛以陰陽渾說。彌綸二字連看。綸在彌中。言外無罅縫。而就其中又有條理也。道莫大於天地。苟非與之準。不免有空缺處。有鶻突處。安能恁地彌綸。今易惟與之準。所以於天地之道。能彌之綸之外。相種種周密而內中又件件分明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潛富困指

卷之七

十七

陰陽辨

此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幽明以陰陽顯晦。言死生以陰陽聚散。言鬼神以陰陽屈伸。言此三者理之至微妙者也。兩以字指用易說。直貫到末節。後不言以易者皆省文也。本義陰陽之變。句句不可少。大文觀察等字。皆須着聖人分上說。

燦然有章。為文以其遠。故但觀井。然有條。為理以其近。故可察。察者觀之詳也。陰陽之變在天。文易見在地。理難知。只南與北。高與深之分界處。便可看得。巽出如今堪輿家相山說。某峯換過某峯某。

泡跌倒某泡。分明有箇交接頭。此亦可想變意。或以桑田滄海來說。太拘泥了。故字說字情狀字虛齋俱看得太深。都說做所以然的意。看來不必如此。本義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可見朱子是就把幽明死生鬼神為陰陽之變。初未嘗以所以陰陽之變為故。說為情狀也。存疑最透。可看幽明即故。觀察即知。下倣此。

死生就人物說。鬼神就造化說。乃人物之所以死生者。原始反終。空空講聚散之義。留在下文。用原

清富因指

卷之七

十八

呂氏

是從有生之後而追論之。反與要不同。朱子謂是從原處摺轉來看。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到那始初之所以生處。就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死處。則知始之生也。氣聚而生。陽之變也。終之死也。氣散而死。陰之變也。故知死生之說矣。說謂有箇議論。

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之鬼神精氣二句。須補出窮理意。方與故知情狀相應。精重濁故屬陰。如耳目口鼻百骸皆是。氣輕清故

屬陽。如視聽言動。呼吸皆是。精氣是陰陽之精氣。

聚而始有物也。聚字對散字看。不是兩相聚之謂。魂屬氣。魄屬精。游是漸漸散去。檀弓所謂無所不之也。魂謂之游。則離魄可知。為變者不得復謂之物也。鬼神二字。分屬上兩句。初間未有是物。陰也。今精氣為物。則陰變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即今有是物。陽也。及游魂為變。則陽變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鬼神何嘗有情狀。情狀都在於物。故觀其所以聚散乎物者。而情狀可知。情無形狀。可象。張子分有無為情。隱顯為狀。亦是。

清富因指

卷之七

十九

呂氏

孫吳江曰。氣化生息。如人鼻息呼吸。自無窮盡。固非資所噓之氣。以為吸。亦非資所息之氣。以為噓。游魂為變。既謂之變。則存者已亡。更無物矣。浮屠明鬼為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乃指游魂為變。為輪迴。不亦謬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知仁只是陰陽。陰陽具於易書。所以聖人盡性。說是用易亦得。但此知仁是盡性的名目。不可說是盡知仁之性耳。相似不違句。只一正一反。無兩層。然看一故字。亦須分曉。大凡物事不相像。便相違。今惟與天地相似。所以自不違背。此句是一節綱領。下面都是指數其實。

知周句以處常言。旁行句以處變言。人若只有知一邊。沒箇仁以實之。這知是箇荒唐的知了。是之

濬富指

卷之七

二十一

易義

為過。今知周矣。而又道濟。是知有實用。而非空虛者。烏得過事有難處。常理做不通。始委曲遷就。姑從偏旁處行去。此乃聖人用易妙處。然權而不失。其中總歸到正理上去。猶旁行小路。不失尺寸。總走到大路上去。所謂權而得中。是乃禮也。何至流為變詐。而失其正。不流就在旁行裏見得。天指理命指數。或泥聖人無命。而以命字作天之。所以然者。與下不憂不貼。樂非徒樂。有優游自得意。知非徒知。有渾合默契。意人惟不能與理為一。

而又見命不真。所以禍福利害。都能愛得。我動樂天。知命則得深。而見定。萬境俱徹。萬累皆空。任他掀天倒地。如何入得我胷次。故不憂安土。就是敦仁。人不能安土。要揀便宜地步去做。便是私意。間隔了。這便不是敦仁。如何能愛。若隨地而安。在在處處。無入不得去。盡已私。純然天理。更沒些子夾雜。這便是敦厚於仁。仁敦則我腔子中。盎然一團生意。濟人利物之心。時在裏。故能愛能字宜玩。博施濟眾。聖人豈能必哉。本義下。不忘字。最有斟酌。上二句是合言。知仁。此二句是分言。知仁。本義云。益深益篤者。非真箇有漸次。蓋上所論。尚涉行事。上此就他心體說。故云。至耳。句句都要見用易意。下做此。

濬富指

卷之七

二十一

易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况方而易。无體。此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處言。與天命為一也。命之流行為天地賦。予為萬物循環。為晝夜範圍。曲成與知為一類。不過

不遺與通為一類。神易還主。聖心說。蓋此章節節用故字為章法。不應末節於聖人上無贊嘆語。順文讀之自見。

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是他節限。似乎有過處。惟明其時。經其地。然後天有箇春夏秋冬。地有箇東南西北。正如一爐金汁。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自各有其節。而不過。此分明是就泛濫無收拾處。收拾起來。使成箇事物而已。

澹窩曰指 卷之七 二十三

養與夫品節法制。然後人得其所。以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無少遺缺。曲成不遺。須見贊天地之化育。意方見他是至命。

晝夜之道。即天地萬物之道。但自其陰陽循環。互相根換處言。總只謂之晝夜。以晝夜循環。人尤易見也。晝夜人所共見。而獨謂聖人通知。可見是渾融為一之意。非漫曰兼之而已。張子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於春。萬物揉錯。

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晝夜字於此可見。

神易在聖心上說。因上文而贊嘆之。於其存主處。可以觀神於其相推處。可以觀易。或在天地。或在萬物。又或在晝夜。這等不可測識。是之為神。神即無方。或為範圍。或為曲成。又或為通。知這等不可執定。是之為易。易即無體。要之神與易。亦非兩件。无方者。即其无體者也。須要悟得。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全章總指。

澹窩曰指 卷之七 二十三

此章只為總註分截看了。書意便不融貫。不知此章明道。是從陰陽迭運處說。見得陰陽未足。謂道惟一陰一陽。然後謂之道。總註云。如曰道之體用。固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不外乎陰陽者。正以其不倚於陰陽也。若倚於陰陽。只可喚做陰陽。不可喚作道。故下面節節從陰陽迭運上說。而總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與首句相應。不測即是一字。而神則所以贊道之妙。非道外別有神也。中間節節是道。節節是神。須融會看始得。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句是通章頭腦。直管下文道以運行而得名。故一陰一陽方謂之道。不然只謂之陰或謂之陽而已。迭運即是道。又非迭運之外。又有箇主宰在也。虛齋云。兩一字最活。迭運意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地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為道。而失其所為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當離合看者也。此說最融且觀。

濟齋因指

卷之七

二十四

居身刊

前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以動處為道。正可想見。愚謂聖賢論道。從來從動處觀。看夫子之川流子思之鳶魚。周茂叔之庭草盆魚。子厚之驢鳴。都是此意。會得時。真箇活潑潑地在目前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就天人賦受之界限。分別一陰一陽之道。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疑成有主之意。繼之即是善成之。即是性。不可分兩截。方天地間。繼靜而動。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無此毫渣滓雜於其間。故謂

之曰善。及至動而復靜。凝成結果。物物各正。則已落在氣質而為性矣。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總之只中庸天命之謂性一句便是。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就人稟之偏處。分別一陰一陽之道。只承上成之者性一邊來。蓋繼善時。本末原無所偏。一謂之性。便已落在氣質中了。所以不免有偏。二見字是心中偏見。非真見之見。其之字。正指動靜。非謂道也。下二之字。方指道。謂之二字。須看得有下落。言他偏了。却不自知其偏。而謂道之止於此也。非謂名此道為仁為知也。蓋仁知二字。亦自從旁人說得。若彼以此自名。則亦自見其偏矣。仁者得陽氣之多。是流動的人。他只偏見得動一邊。便云動足以盡道。固不知動外還有靜也。不知這箇只是動。

濟齋因指

卷之七

二五

居身刊

知者得陰氣之多。是恬靜的人。他只偏見得靜一邊。便云靜足以盡道。固不知靜外還有動也。不知

這箇只是靜。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其實全體原無所偏。譬如人或掩却左目或掩却右目。他只看得一半。其實這一半未嘗不在人自見不及耳。至若百姓之愚。日用不知。連仁知一發不曉得。是又雙盲者也。仁知如彼。百姓又如此。君子仁智合一之道鮮矣。然道易有偏哉。

此就化機之出入。分別一陰一陽之道。亦承上文。濟富因指。卷之七。二十六。系果列。繼善。未見成性之後。有偏而繼善之初。則未嘗有偏也。所顯者皆天地生物之心。故曰顯諸仁。所藏者皆有用的物事。故曰藏諸用。存疑所云顯而為仁。藏而為用是也。二諸字。輕看。不必泥本義。自內而外。自外而內。意說是顯這箇仁。藏這箇用。顯藏且以氣言。然非着物無以見。顯藏之實。故又說箇鼓萬物。鼓字宜玩。天地猶橐籥。物之出入皆其所鼓。鼓即在顯藏上見。非兩時事。不但曰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憂者。是舉聖人之至。以形容天地。

之尤至。若聖人有憂。自是分定。聖人如何歇得。只是有心而無為。則亦天地之無心而已矣。作文切不可抹倒聖人。盛德大業至矣哉。是看了上面而贊之。從不憂上看出。曰盛大。又曰至者。極贊之辭。不必於盛大之外。又別尋箇至也。時文太析。甚非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雖是解上德業之名義。然亦所以發明迭運意。以見一陰一陽之道。業發見在外。藏用矣。如何喚做大業。德充積在內。顯仁矣。又如何喚做盛德。蓋方藏用時。節許多生意。都收藏在內。所有富盛。此雖未發之於業。而即此以究其所發。決然是不可限量的。所以直謂之大業。及至顯仁時。節種種化工。都放出在外。日日增新。此雖不復是德。而即此以探其所積。決然是根本盛大的。所以直謂之盛德。一是按着裏面說。外頭的一是按着外面說。裏頭的。生生之謂易。此以陰陽之循環言。亦即一陰一陽之道也。如造

化之闔闢盈虛。人物之榮枯動靜。都是不單承顯仁藏用。一陰而一陽。即陰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陰。即陽生陰也。陰陽相生。則彼此相易。倏無而有。倏有而無。變化不拘。往來莫測。是之謂易焉。以理言。併及書者。以其理一故耳。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物生之初。胚胎始露。朕兆方萌。依稀成箇形象。此則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故即謂之乾。到得物之既生。形者已形。色者

審需兩指

卷之七

二十八

乾卦

已色體殼完具。呈見出許多法來。此則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故即謂之坤。乾坤字是在物的。只以陰陽字看。不以天地言。成象即是乾。效法即是坤。像是依稀彷彿之謂。法則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效如效忠之效。有陳獻出來意思。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道。極窮究也。窮究陰陽老少之數。以定其所動之卦爻。而因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擬議未定。謀慮方興。所謂問焉以言。

的時節。故謂之占。占既決矣。於焉就此占之所決者。而或趨或避。以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成。趨避已決。所謂成務定業的時節。故謂之事。占。占卜也。事。事業也。變者。事為紛紜之迹。通之者。推之使不滯也。此雖人事。而人事之動。無非以氣用事。故亦着氣上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句是通章收尾。直管上文正與一陰一陽之道句相應。不測即一字。而神則道之至妙至妙者以

審需兩指

卷之七

二十九

坤卦

其主宰言。故曰道。以其變化言。故曰神。初無二事。不測者。謂其在陰而陰中。又未嘗無陽。謂其在陽而陽中。又未嘗無陰。其來也。不知。其去也。不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謂之神。而何語道。而以神道亦妙矣哉。或謂道在陰。而又在陽。云云。則是道在陰陽之外。而神又在道之外矣。殊未融貫。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全章總指。

天下道理不出陰陽。易書具有陰陽。所以外面包

括得盡。中間含蓄得多。大極於無窮。細入於無倫。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無所不有。無所不貫。故以廣大贊之首節。虛虛狀他廣大的模樣。次節則推廣大之由。三節方是詳廣大之實。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廣是內之含蓄無涯。大是外之統括無限。下三句是形容廣大模樣。虛虛贊揚緊連廣大說。下然此非廣大之實。廣大之實在三節上見。遠說箇不禦。

澹窩因指

卷之七

三十

謂說

近說箇靜而正。天地之間說箇備。都要體想得方。見聖人下字不苟。不禦言無有止遏也。靜正言不待安排。而自然端正。無偏缺也。不但說天地。而又說之間。宜玩備言其纖悉具備也。遠近橫說。天地之間。直說遠而六合。近而几席。遠而千載。又近而旦暮。以至天而下地。而上中間許多物事。種種色色。無有不備。橫行直撞。都是這箇。豈不廣大也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欲說易之廣大。乃先從乾坤說起者。乾坤易之原也。此箇廣大就乾坤說。易之廣大在言外。見易本

乾坤而作。乾坤廣大如此。則易之廣大有由矣。不

曰天地而曰乾坤。此以性情言。下文天地則以形

體言。專直翕闢即是乾坤之廣大。而曰廣生。大生

者與禮所生也。及陽明解動而生陽之生字。同非

謂乾坤之廣大從此而生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

以生物為心。故天方其靜時。雖未見於生物。他這

箇生物的心。却專一而不他。何等專及其動時。這

箇生物之功。由中達外。更無停待。更無阻撓。又何

等直。地方其靜時。收斂許多生意在內。翕聚無餘

何等翕。及其動時。乾氣一至。就能承之以生物。萬

戶千門。豁然無阻。又何等闢。生物全在動上。而以

靜先者。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也。講

動靜則順下。莫掉轉說。乾一之氣。常行乎坤兩之

中。是天包得地之外。故大生。坤兩之中。常受乎乾

一之氣。是地容得天之氣。故廣生。此廣大都不可

着形上說。朱子語錄最精。地有空闕處。天却四方

澹窩因指

卷之七

三十

謂說

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偏塞充滿都是天地之四向。底下都靠着天。天包乎地。氣無不通。看來渾只是天之氣。天何其大。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都容受得。地又何其廣。大字實。廣字虛。實的自然是一。虛的自然是一。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方是說廣大之實。然廣大之實不止於此。此則姑舉數端以槩見之耳。廣大與上廣大。大字同。不必

澹富用指 卷之七 三十三

說狹了。廣大句緊頂上文。下三句又就其中抽出贊之。其實都是廣大中物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合也。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變通並看此以流行者言。陰陽之義。義字乃名義之義。猶稱也。此以對待者言。若互講便礙上變通字。講配日月用代明字者。非是。易簡即是善人之至德。健順是已。健必易順。必簡。故相配。夫易配天道。又配人事。所謂不禦靜正而備者。蓋如此。廣大之實不可見乎。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須先把德業知禮成性道義等名目看得融貫自然明白。成性是見成的性。道義即是性中所有的發出來。便喚做道義。就這道義已成的說。便喚做德業。其實一也。知禮只當得知行字。眼做工夫看。通章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為主。崇德廣業

澹富用指 卷之七 三十三

句是大綱。言此以見易理之至。知崇到末皆詳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易之所以為至也。內天地句緊承上以起下。節不必點出德業字。易以易之理言。夫易句正見其至處。知崇禮卑無工夫本義窮。循字是工夫效法二字不着力。猶如也。只是形容其崇卑之至也。禮而曰卑者。言其不忽近小。不略細微。件件靠着實理去做。譬如做房子。打地基。必一石一土都老實做去。方得停當。故下一卑字。德之崇起於知。知儘要高。必透徹直向

上去而其崇也一如天之崇業之廣起於行行却
自近必着地老實做去而其卑也一如地之卑到
得知行造極則我本來已成之性不待存之而自
無不存矣由是性中道義隨觸即流心即體欲即
用體即道用即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孔子所謂
從心所欲都是此光景此便是心易處與那天地
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者豈不相似到此地
位德無不崇業無不廣矣然而皆用易以崇之廣
之者也故曰易其至矣乎天地句輕成性謂見成

濬窩困指 卷之七 三十四 剛

之性不曾作壞的存存謂常存這裏本上文知禮
來無工夫道以渾淪言義則其中之條理也門字
見得有從出意或疑德業不在道義以後事欲於
首節點還崇德廣業末節只是贊其妙不知德業
固不在道義後道義又豈在德業外要知德業就
是道義道義就是德業但就其作用時說曰道義
就其已成時說曰德業元無兩箇須會而通之始
得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全章總指

此章言卦爻之用只在人之言動處見首兩節
將言其用而先原卦爻之所由立三節正指其可
用者而言四節乃言人用之也下七爻示人用易
之例通章總重擬議一節上三節是引起下七節
是明例然首並舉卦爻而後獨言爻要知用不止
爻亦不止七爻須引伸觸類始得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

濬窩困指 卷之七 三十五 任

此聖人還是伏羲天下之賾在覆載間看得如仰
觀俯察之類物宜謂物之所宜形容即是物宜之
形容猶言模樣也重象其物宜句勿以形容物宜
對講說這象如何喚做象伏羲畫卦時節先把至
賾的事物比度一番看陽底模樣是如何陰底模
樣是如何陰陽中之純雜底模樣又如何然後畫
箇卦來象這物宜如擬天之形容是箇純陽的物
則畫箇三奇以象之擬地之形容是箇純陰的物
則畫箇三偶以象之以至雷風水火之類莫不皆

然。是這箇象乃象天下之賸者也。是故謂之象衆字先喝起。此是故字方明白。下文亦然。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聖人是指周公上賸字廣。此動字只就人事言。事未動時不見他那道理。須是動處方始見得。故下箇動字。兩其字承動字來。且未着易繫辭句方就易說。會通會中之通也。典禮即是通。既是通即是不可易之常禮矣。但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

澹窩因指

卷之七

三十一

任然列

人立箇常法而言則曰典禮。行字要看得活。若曰觀會通而以此可常之通行之非周公自行過也。說這爻如何喚做爻。聖人繫辭時節先看得天下之動。有關於衆理。一舉手便觸前觸後。掣肘難做處。然其中自有箇恰好可行得的。如庖丁解牛於族處。批大郤。導大窾。是於筋骨叢會中得其可通之理。此會中之通也。聖人既得其通。就把這通立箇常法。教人去。做。隨。以。其。常。法。繫。之。於。辭。順。此。典。禮。則。斷。其。為。吉。逆。此。典。禮。則。斷。其。為。凶。天。下。之。動。

不一而爻只以一理包括之。是這箇爻乃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賸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兩言字輕是著出之意。與變動以利言言字同。不可惡不可亂。只在物宜典禮上。見得天下之賸頭項繁多。宜可厭惡也。然其中各有形容物宜多少意味在裏。如何惡得天下之動。千變萬化。千條萬緒。最易紊亂也。然上面各有箇會通典禮。多少條

澹窩因指

卷之七

三十一

任然列

理在裏如何亂得。此節是贊易之妙。以見其可用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承上言易既可用。君子如何可不用。易所以言必擬之於易而後言。動必議之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辭於未言動之先。又觀變玩占於將言動之際。則發言處事。隨時從道。淺深詳略。任止久速。各各當可。而言動之變化成矣。二之字指象爻說。擬比擬也。議商議也。即所謂酬酢之意。然是求其理非

泥其畫與辭也。此變化以人事言。變化總只一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動靜語默無往非易。孟子之辭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不可不慎乎。

澹齋困指

卷之七

三十八

夏商周

又本君臣相孚。此專以言行感通於民為說。善不善皆本中孚。來謂誠偽之分也。君子在位者居室。字照在陰字。則凡言行俱是隱微沒緊要的。以命令政事講。非是君子一居室中言有善不善。則千里之外就有應違。可見這箇言一出乎身。便加乎民。這箇行一發乎邇。便見乎遠。然則這箇言行就如樞機一般。不論善不善。發時加民見遠。就如樞一關而戶即轉。弩一發而矢即穿。這等要緊的。這

箇樞機一發有應有違。迺是召榮召辱之主也。豈

直榮辱便是天地也是這箇言行動得他君子可不慎乎。出乎身四句是申明上文而樞機句又緊承加民見遠二句言不必露善不善及從違意善不善在樞機之發句見從違在榮辱之主句見樞機味出見二句只以關與發一邊說用闔弛字不得主字最醒人從違在彼而善否在我是彼為賓而我為主也動天地還是推開一步不專指民動即感動如所謂形動影隨者蘇紫溪說動天地乃

澹齋困指

卷之七

三十九

任政刊

是中和位育道理如此不只指降祥降殃說何伯宗亦謂不必說到禍福只宜渾說感動即善惡字亦莫露更詳之慎字總結擬議意補在外後倣此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本君臣先異後同此則泛論之先後字略影又象不可泥定玩本義若字實字自明且當歸重同一邊出處語默似若不同然此其迹也至其心則不以迹而有間同心本爻下中正意來斷金如蘭

是同心時事。利字因斷金而生。只是形容他心不可聞意。如誠貫金石之類。凡人言語只緣心不相符。便不相入。既是同心。則我言之。而彼然之。彼言之。而我然之。言出。不以為通。言處。不以為固。言語不以為躁。言默。不以為隱。不如蘭之有味乎。楊誠齋曰。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同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澹齋因指 卷之七 四十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文要看得太過。意明白。用可矣。字正要形出過慎意。夫茅之為物。句承上起下。此上俱就藉物說。下方泛論人事也。斯術。過慎之術也。此慎字與上慎字不同。上是謹。畏意。此是謹守意。以往發言處。事之謂無所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不敗意自在其中。只中間插入夫茅之為物。句文字。便波瀾有頓。

按此亦可見聖人妙筆。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以力任事曰勞。任事而有成曰功。伐者誇人。德者自足。猶德色之德。不伐不德。是他器宇何等深邃。德量何等宏大。故以厚之至贊之。此上俱泛說。語以其功。下人句。方着爻辭勞謙二字。而釋之也。單舉功字。兼得勞字。下人亦包不伐不德。言猶念也。

澹齋因指 卷之七 四十二

故本義以欲字代之。玩兩言字。便見君子念念在謙處。此是原其下人之心。德以及人之德。澤言勞與功。貼德不伐不德。貼禮謙也者。緊頂上說。恭即謙致有極。致意。此句語意不可錯認。君子非為存位而致恭。乃致恭則位自存也。此見有終意。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爻。見處亢者之貴變通也。說見文言。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又本出處之節此則言語之節口舌乃身之門戶故借釋之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故亂之階全起於言語下一則字便見亂不自他生也下三則字亦緊俱着言語上唐高宗謂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是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臣不密則失身也寇準欲去丁謂被酒漏言是幾事不密則害成也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幾事

濟甯府指

卷之七

四十二

集

泛論衆人事曰幾事則利害伏於隱微成敗係於毫忽尤所不當洩者此而不密是事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害成害其成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猶云知賊情盜本欲奪小人之有然必執小人之罪而後可奪上慢下暴小人之罪也古今之

相傾軋者如一律是小人自為盜之招也此作易者所以為知盜慢藏二句是上起下意着此似開却甚有關目治如陶冶之治治也粧飾好容貌也下字亦奇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全章總指

易為揲著求卦而作然著數原於河圖故首即河圖論之而後舉著策之數與夫求著之法贊之以示夫天下萬世之用易者要曉得此章不是推畫

濟甯府指

卷之七

四十三

集

卦源頭乃是明著數本末虛齋謂此為易數而發孫吳江所謂數起於天地由圖而載法備於聖人由圖而出者得之首兩節是箇圖說天地之數也大衍句正指著策大衍之數也自分二至能事畢矣皆言揲著以求卦之法而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佑神與前數之功用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似相照應然即揲著求卦內意也未節總嘆數法之神見易之作起於自然非聖人所強為也神字是此章骨子數法是此章眼目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合。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兩節逐句逐字却是就河圖上指天畫地說箇分曉。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也。總只是這箇自一至十之數。上節分屬天地意已盡了。下一節只是重把此數分來一看。積來一看。而贊之說。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總之不出此數。自此

澹寓因指

卷之七

四十四

易學

而五十而四十有九而三百六十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都從圖中行出。可見圖者易之祖宗也。又要曉得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略有箇節次。如此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造化之主宰也。河圖五數原即是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却不知道。故夫子據了圖中圈

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數奇。故凡奇皆屬天。陰氣重濁其數偶。故凡偶皆屬地。圖數只是氣之痕迹。微為少。著為多。然天地五數各分微著。不然是十多於五矣。仔細論來。天地之數又只止於五。其六七八九十不過一二三四五之。下半截耳。至究竟之五。只在一二三四中。三四又只在一二中。二又只在一之中。一之祖曰無而已。深思之令人真有箇欲忘天地意思。

澹寓因指

卷之七

四十五

易學

上面把河圖分別明白。此則總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五十有五。兩段雖有分積之說。其實相得而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此處意已盡了。下文但明言之耳。非謂相得而有合了。然後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不曰五數曰五位者。數在圖中原有定位。且以位說相得有合。尤易見耳。相得以序言。如一居先而二次之之類是也。有合以配言。如一生水而六成之之類是也。其實只是聖人看得如此圖數。何常有次第配偶於其間。來上面分天地

之數五只是就奇偶分之。至二十有五是把奇之細數積起看三十是把偶之細數積起看五十有五又是總把奇偶之細數積起看其實不過只是上面五數是數也。即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相得而有合處所以成變化者在此。所以行鬼神者在此。此處變屬陽化屬陰與前後不同。鬼神即變化自其屈伸往來而名之則曰鬼神耳。初非有兩物也。數何以成之行之。蓋變化鬼神只是箇陰陽奇偶。陰陽奇偶又不過是自一至十之數。故着此

清高自指 卷之七 四十六

所以三字正指圖中之數言也。五行物物都有。如虛齋說甚透。即元亨利貞之謂。但不可以四時當之。四時以行之序言。此以生之質言。大不同。又要知成即生之結裏處。只是上下半截看。一三五之生水。木土陽之變也。而六八十之陰則化而成之。二四之生火。金陰之化也。而七九之陽則變而成之。變生於天者化。成於地。化生於地者變。成於天。變化不於此而成乎。一二三四五之生數來。而伸也。而就生數之中。方生者為來。既生者又為往。六

七八九十之成數往而屈也。而就此成數之中。方成者為來。既成者又為往。來者向有而為神。往者向無而為鬼。鬼神不於此而行乎。

一說相得而各有合句。造化功用在有合。上見照下變化鬼神。只以一與六二與七之生成言。可見但非相得無以見有合之妙。故併言之。而字要玩此最有理更詳之。

折衷曰五行物物都有。資始時屬水。故為一流形。時屬火。故為二。向於實則木。故為三。實之成則金。

清高自指 卷之七 四十七

故為四。舉全體而言。則為土。故為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猶一之一二之二意也。故曰一變六化。二化七變。非謂一既生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方六以成之也。此即虛齋說而隱括之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上言河圖之數。正為易數張本耳。故此承言大衍

之數。蓋易之用也。首句是大衍之數。下是揲著之法。且未說到求卦言衍必於中宮者。圖從中起之意。且五為生數之極。舉五而一二三四該之矣。十為成數之極。舉十而六七八九該之矣。故聖人起數以五為衍母。以十為衍子。衍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算推積之謂。小衍之則一箇五行一箇十。而大衍之則五箇五。各行一箇十。而為五十。其實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只一起事。五十即是著數。著生百莖。而止取五十者。所謂人事居造化之半也。其用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四十八

夏

用字直貫到底。總言其用之妙。虛一不用者。只是道數成不動。故損一而為用。即邵子之學。所謂動處起數也。啓蒙象太極之說。不重分二以下。曉得揲著自然明白。其初營也。有分二之法焉。取四十九之策。而分之。兩手之間。這箇恰像兩儀。一般。兩儀天地也。其再營也。有掛一之法焉。取右手一策。掛之左手小指之間。這箇恰像三才一般。講象三。須兼天地人說。方見三字。不可以天地分柱。其三營也。有揲四之法焉。以左右兩手之策。各四數

而揲之。這箇恰象四時一般。其四營也。有歸奇之法焉。以所揲四數之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扞之左手。中指之間。這箇恰像歲之閏月一般。扞字已無初扞。再扞。閏字亦已無三閏。五閏。但因一揲之間。有了兩扞。故着再閏。句以申明之。玩故字可見。非謂上句只是三閏。下句方是五閏也。但上句只可渾見。不可露左右字。出言五歲者。通分揲掛扞。再扞亦為五通故也。一年原該三百六十日。氣盈了六日。朔虛了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計之。有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為一閏。多下六日。第四年五年。又該餘廿四日。連前六日。又得三十日。是為五歲再閏也。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四十九

夏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節俱以過揲之策言。其數則生於河圖。四面凡四為奇。凡八為偶者。以四視八。則四為奇。而八則兩倍而為偶也。不必拘一二三四之例。此只以三

變之末去了初掛不四則八而分陰陽耳。此乾坤之策及二篇之策雖指老陰老陽其實二少亦合此數當期之日與當萬物之數只是形容其無往不合之妙當者非以此準彼之謂蓋與之適相當耳。萬物之數不是恰好只有萬箇是言其數之多也。

老陽一爻過揲所餘之策三十六。乾六爻筭來有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一爻過揲所餘之策二十四。坤六爻筭來有一百四十有四總之有三百六十。

濬富國指

卷之七

五十

夏高

然此特自乾坤二卦言之耳。通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二。凡陽皆乾。通以乾之策三十六計之。總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亦百九十二。凡陰皆坤。通以坤之策二十四計之。總得四千六百八。總陰陽而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故二字總上三節。蓋分揲掛劫節以一變言乾之策節以六爻言二篇之策節以三百八十四爻言而所以揲著成卦之序則未之及於此指實說

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營營度也。通分揲掛劫為四番營度。則揲著之事已經變換一番。或五與四或九與八而易成易即下十有八變中一變也。自此一變而積之十有八變則內外貞悔具備而一卦成矣。方其九變之時只有三畫的八卦。這箇叫做小成。上言一變遂乘勢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處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故又翻足之以此句。

濬富國指

卷之七

五十

夏高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伸觸類都是成卦以後變占之法也。啓蒙說不可從卦既成六爻定有變動就其變處引而伸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這六十四卦卦卦都有變就把引伸之類觸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有四千九十六卦極易卦之變如此則凡天下之吉凶悔吝悉具於其中而開物成務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著法之功用。承上言撰著求卦如此。則道之隱於無者。因辭而顯。而或吉或凶。闡明於著卦之外。德行之滯於迹者。因數而神。而或趨或避。變通於著卦之中。由是百姓之愚。賴以酬酢。而明有裨於人。鬼神不能自語者。賴以告詔乎人。而幽有祐於神。功用之妙。一至於此。顯字神字。要發揮。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節只要發出神字。以見數法之妙。不容言耳。須得贊嘆意。始得與中庸苟不固聰明節略相似。二

澹窩困指

卷之七

五十二

加詳列

知字有心會默契意。數法一變化也。變化一神也。人惟不知變化之道。斯不知神之所為耳。果能於變化之道。真箇知得。則知數之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其生者不得。不生。成者不得。不成。法之陰陽老少。進退離合。其營者。不得不營。變者。不得不變。真所謂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雖欲不然。而有所不得。不然者。由不得天地也。由不得聖人故。曰神之。所為。要之。惟神故。妙。連神亦無為也。神只變化之自然耳。非變化外。別有箇神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全章總指

宋蓮塘嘗語余云。此章分明說易有聖人之道。須從易裏尋箇聖人之道。若如常只在用易上說。依舊只是易之道。余深然之。竊謂聖人之道。只一箇神字。故看此一章。却要把握神字。拏住聖人之道。只一神而分之。則有四耳。要知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又不出神外。語一神而聖人之道在易矣。知此者。所謂知神之所為者也。朱東武先生亦云。首節是言易為人所。用中三節。是即人之用易。以見辭占象。變之至精。至變至神。夫易節是。即至精至變。至神。見聖人之極深。研幾。惟深也。節又應轉。尚辭三節。來。俱是相承說下。故首言聖人之道。未結聖人之道中。數節。俱是發明聖道之妙。不可如時說。以夫易以下方言聖人。而以末節。只結夫易下也。按如此看。不惟章旨融透。亦可以看文字貫串聯絡之妙。

澹窩困指

卷之七

五十五

加詳列

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處易有聖人之道且虛說下面辭占象變之足尚即見其為聖人之道不必以辭為聖人之所繫等語入講要知四以字皆作用易說尚取也其字指聖人言是平時議論酬酢之常不關利害吉凶成敗者故只尚其辭若事關成敗幾涉善惡須用剖析的則尚其占辭是概舉道理而言占則辭之已決有吉凶可審者也制器亦只是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的故尚其象

澹需困指

卷之七

五十四

尚成利

若有一事偶值是非利害兩塗未決須用商量經度隨機應變的則尚其變象有一定之則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制器卜筮俱是假借字眼四者俱無居動不專主筮言下文特以動一邊發明之耳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是以字承上而言直貫下節為在身行在天下將者且然而未必然之辭問焉問

於易也人之問易本為處事而問却云以言者人之為行未有無言者也命即問焉之命其受命至

來物作一句總見其速也下二句雖要得周知意然不可截斷了嚮之於聲極速故以為喻遠近無時與地幽指氣數深指人心來物謂將來之吉凶即在遠近幽深中者精只是一理理為事事物物的統宗辭占都是至理故能稽實待虛存體應用而待天下之問於不窮也少有不精便未免有滲漏處如何能與於此此指如嚮遂知

澹需困指

卷之七

五十五

尚成利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錯綜只是假借字眼不可泥殺朱子所謂參伍如云什伍其民或相什伯之類非直三與五而已也最是參伍以變凡變都是如此此但就一變時說四營而成易了此時便有箇多寡之數必舉左之所扞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又舉右之所扞者而考之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就如筭家先以三數之又以五數

之也。故用參伍字。非真三箇三箇數。又五箇五箇數也。錯綜只是錯綜那參伍的。凡六爻皆如此。此亦但以一爻言。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三變既成。此時奇偶既定。以一變互於再變。以再變互於三變。格上一左一右。交錯審看。是之謂錯。把這三變總起來看。或三箇通是奇。或三箇通是偶。或是一奇二偶。或是一偶二奇。挈時一低一昂。打總來看。是之謂綜。參伍只是一變。猶未通也。至合三變而皆用此參伍。則變通矣。文即老少之文。錯

澹齋困指

卷之七

五十六

錯綜

綜只是一爻。猶未極也。至合十有八變而皆用此錯綜。則數極矣。象即動靜之象。兩遂字不可放過。虛齋謂變到完處。而天地之文已成。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定。最透至變。只以不變形看。自明變惟妙於無方。故能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而變化不測如此。非變則局於典要。馬能與於此哉。此指成文定象。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申贊上文。非精變之外。別有箇神。看上二節。三遂字已含。有神字意。了易即辭占象變。无思无為。亦要相因看。總只是無心也。易原是箇無心的。無心故無思。無思故無為。此句意在寂感之上。不可把此也看做寂一邊。寂然不動。人之未問。未參伍錯綜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所謂遂知遂成。遂定也。二句迤重感一邊。至神也。在感上見得。無思也。而有所以妙。其思無為也。而有所以妙。其為神化不測如此。故能寂而常覺。感而即通。非神則物

澹齋困指

卷之七

五十七

三三

而不化。焉能與於此哉。呂藍田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簾。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鑑在匣。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通。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不行也。按此與大文意不甚切。然說理甚妙。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已發明聖道之妙。此處承上點出聖人字來。以申章首之意。來物隱於無形。所謂深也。深不可測。必待究極之而後出。聖人有辭占以極之。則吉凶悔吝之未形者。因辭而顯。因占而決。深者於是極矣。文象隱於未判。所謂幾也。幾不可見。必待研審之而後出。聖人有象變以研之。則陰陽老少之未判者。因變而彰。因象而定。幾者於是研矣。辭占所以極深就名之曰深。惟深則吉凶判而人無疑貳。天下之志通矣。所謂至精而能與者此也。象變所

潛窩困指

卷之七

五十八

五十九

以研幾就名之曰幾。惟幾則趨避決而為皆就緒。天下之務成矣。所謂至變而能與者此也。幾深一出於自然。就名之曰神。惟神則極深研幾。聖人不知其功。通志成務。天下不有其迹。速也而非以疾至也。而非以行。所謂至神而能與者此也。不疾不行。即上文遂字意。張子曰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節通結上文就用章首語作結。全要得此之謂

三字此之謂內須着神字為主

右第十章

夫易何為者也。全章總指

逐節通說無可截下。六是故字。一是以字。都不開入聖人字。除却第七節泛稱外。皆指伏羲。惟末節所論繫辭定吉凶。乃文周之事。通章興神物以前。民用是主。前後都要說歸此意。故曰專言卜筮首節。概言神物之前。民用。正聖人興之。二三四節言聖人有心易。所以能興神物。而因及神物之始終。

潛窩困指

卷之七

五十九

江辰刊

五六七節言卦爻所以立神物之體。而遂大神物之功。用八九節則申言神物之興於自然而并及卦疇。復兼文周之辭。無非所以明前民用之事也。合而觀之。聖人之易本於心。原於造化。而用於天下是已。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都以下筮言。何為問其何所用也。非曰

何為而作也。開物三句正是易之所用。然且就易上泛說。箇用的道理。是故聖人三句緊緊頂上曰通。曰定。曰斷。俱着卜筮說。三以字正指卜筮語錄。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面。此三句通以吉凶貫。冒道無開物成務。如斯而已者也是明其所用之重。莫輕看了。通志頂開物。定業。頂成務。斷疑頂冒道。非冒道則不足。以該天下之理。如何斷得天下之疑。此亦無通志定業。

澹窩申指

卷之二

六十

夏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字承上說來。言聖人以易致用。而非無所本也。首三句輕引起。俱就卜筮上看。故先著而後卦爻。卦爻因撰著而後得也。德似指統體。義似指德中之條件。然皆虛字不必泥。圓神兼一二三四與七八九六是在方撰未定之時看。此時尚沒箇方

體可執。故曰圓神。方知是十有八變之後。一卦已成。小大有定。是非確然不易。故曰方知大凡天下之物。圓者不滯。方者不移。故如此下字。圓即神。方即知。非圓方之外。別有神與知也。易貢字與上二句不同。是分折字要識得。六爻是指所值者言。隨其所值而變。易以示人。故曰易貢。謂把吉凶獻出與人看也。以此此字指著卦爻。以字洗字須活看。不是真箇把著卦爻去洗心。只是聖心渾然。易理未有著卦爻。而著卦爻之理已澄澈於胸中。略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六十

夏

無纖埃點染。却如把此箇易去洗濯其心一般。只是形容其瑩徹之妙耳。退藏及神知舊分靜動近。蘇紫溪要重退藏於密。句謂洗心工夫固徹於動而尤妙於靜也。知來藏往。由退藏於密出來。不必以動靜對講。朱東武亦說聖人動靜咸。主夫靜。故曰退藏於密。下文知來藏往。特指其形於用者言之耳。按如此看亦甚妙。何伯宗講退藏於密。頂洗心來云。人心無私。則其中自密亦好。密是淵微。莫測之意。與民同患。非聖人自患。只是聖人亦有遇

吉遇凶時與民一樣也。此句輕述下幾之將來為來而聖人之心神妙不測。足以知之。理之一定為往而聖心之知識見有定。足以藏之。藏如藏畜之。藏謂其所素知也。知來如寐而夢。藏往如寤而覺。在聖心只一貫耳。此正是無卜筮而知吉凶也。與此此字指知藏言。照上語意當通重知藏一邊。此句喝問下。正指其人以實之。聰明睿知之人心在易先故能不用著卦爻而知來藏往如此也。神武不殺是聰明睿知的譬喻。是謂聖人具此理却不瀆。高田指 卷之七 六十二

犯手耳。神武謂神其武也。總之以四字言。則曰聰明睿知以二字言。則曰神知。不着字眼言。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又須識得此條。通是聖心未用之易。即同患知藏。皆預料他如此。猶中庸所言。容執等意。直至下節。方是作用之實。語錄甚明。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以字承上來。蓋上只說他心體中能用如此。猶未用也。此正言其用以作易處。上二句是作易源。

頭明察是自然字。天道有陰陽變化之理。民故有吉凶貞勝之情。是與句本義雖分承而大文語氣似須渾融。前民用即通志定業斷疑也。前字下得好。顯蒙之俗。昧於趨避。得神物而前之也。聖人齋戒。或欲作心易看。固犯重即如考定占法之說。亦未妥。還以聖人自用易言為是。聖人固作易以教人。而亦未嘗不用易以自考。如舜之卜不習吉。禹之枚卜吉從。亦何曾不用易自考。來蓋謂聖人之心無時不誠敬。而於此卜筮之時。尤必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以考其吉凶之占。使吾心之德益神明不測。如鬼神之知來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此節是說著龜之始末。以為神物之生。原於造化。制於聖人。而用於天下。然亦見有非強作意。乾坤變通象器等。都只輕輕泛引起。作文只敘過。重在下二句。上六句概言。不專指著龜。而著龜已在其

瀆高田指 卷之七 六十三

中故直接以制用利用。此二句竟著著龜說矣。造化只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就其靜一邊說則曰闔而謂之坤。就其動一邊說則曰闢而謂之乾。就其自靜而動一轉說則曰一闔一闢而謂之變。就其動靜循環轉轉不已說則曰往來不窮而謂之通。總只一氣耳。闔句不可將闔而闔翻轉恐礙往來字。闔句一歲之運往來句萬古之運此俱從造化說。象器方指物而著龜亦在其中。物之始生端倪初露但有依稀景象故謂之象物之既生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六十四

江良刊

形質已具一定而不易故謂之器。器有一定之義也。制用利用指著龜。法法則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串說下謂之曰神見法雖制於聖人而實民用之自然也。聖人何嘗強之哉。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凶生大業

此二節言卦畫之序而及其用以見其為卜筮之體也。易以易書言易有太極句虛提以為下文張本。易者陰陽之變說箇易字已含兩儀四象八卦

在了。太極亦即易中之太極。不可泛指造化之理言。蓋卦爻之理即太極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周子言太極不同。兩儀四象八卦都是影此理名目。兩是陰陽謂之儀者以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陰陽老少謂之象者以此再加四畫即是那陰陽老少之模象也。儀象二字都虛影字眼。卦字亦然。謂以此理掛而示人也。三生字自然都在畫卦時說。下節八卦已無六十四卦看了。六十四即八卦之因重耳。定吉凶即通天下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六十五

江良刊

之志。生大業即定天下之業。但此都從卦中自有的說不涉卜筮。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

此節專贊著龜功用之大。首三項是造化。次二項是人事。總是引起形容以見著龜之功用。其大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明並日月尊俸富貴而功齊聖

人也。法是效法之法。象是成象之象。天地分看變通。同上文明。即是象之明。不平看。崇高總於富貴。見之物與器有別。物是天地間見成之物。器則聖人以意而特制者也。致用與以為天下利是一例。鈎深八字。作四項看。似灑脫。曠隱深遠。皆事物吉凶之理。未來者。事物紛紜之象。具於卦爻之中者。曠也。則探之而不使之遺。占決之理。隱於朕兆而未見者。隱也。則索之而不使之晦。陰陽老少之幾根於氣數而不可逆料者。深也。則鈎之而使之明。

澹齋困指 卷之七 本十七 鬼神別

事為所著達於天下萬世者。遠也。則致之而使之近。探以盡其變。索以究其微。鈎則使深者淺。而易知。致則使遠者近。而易見。定吉凶成疊。即是上通志定業。易本贊著。而兼言龜者。以其功用同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上言作易之事備矣。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見易非聖人所強作也。而易之作。主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先焉。要知神物為卜筮之祖。有卜筮則變化吉。

凶卦畫。皆其所必有者。故指言之。總之數項字面。皆上文所備言者。此特原其由耳。見聖人亦不過則之效之象之而已。著龜圖書。皆有迹。故曰則日月有象。故曰象。變化屬氣。故曰效。下字亦不苟。神物兼著龜。著德備員。神數備大衍。龜中具五行。外列八卦。本自有卜筮之理。故聖人則而制之。為卜筮也。天地變化如氣機之推遷。物生之榮瘁。皆是聖人則效之。以為著卦之變化。天垂日月星辰之象。凡軌度之順逆。皆吉凶之徵也。聖人則象之而繫辭焉。以明失得之報。河圖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此是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為數之體也。伏羲則之以畫卦。虛五與十為太極。奇偶各居二十為兩儀。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艮巽。洛書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于中。此是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為數之變也。神禹則之以敘疇。實其中五為皇。

澹齋困指 卷之七 本十七 鬼神別

極前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後則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要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此章言著而必及龜者河圖洛書相為表裏河可敘疇洛亦可畫卦也蒙引宜細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節總言卜筮所以前民之用正與首通志定業斷疑相應象辭占俱指揲著而言三句相承下來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六十八 係用

立象以示卦爻有卦爻則有辭有辭則有吉凶也此四象與上四象不同此以揲著言一爻中便自有箇陰陽老少也卦爻之當動不當動只在陰陽老少上看故有四象便是所以示謂示以所值之卦爻也告謂卦以全體告人爻以一節告人此處莫露吉凶字下吉凶即是辭但主占一邊說斷是斷占者之疑也曰示使人有所見曰告使人有所知曰斷使人無所疑凡此皆所以前用者故曰易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節當從八章擬議之例首三句泛論履信以下方着爻說總只是一理自然而無矯拂為順誠實而不偽妄為信履指行思指心三項通要切大有之上發揮履思都着上九自家說賢是指六五書不盡言全章總指

澹窩因指 卷之七 六十九 係用

此章只重一意字分作兩截看上三節是一截說聖人作易之事下三節是一截說人之用易而歸於德行總見聖人固立象以盡意而用易者又貴得意而忘象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上截以立象盡意為主乾坤二條皆所以申明此句下一截以神明默成為主極賾四句皆所以引起此句也愚按一部易書却只乾坤兩畫包得及論到極處則又并乾坤而忘之所謂聖人之意亦只在一竅神明中會之耳噫語易至此亦精之

精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首問通重意邊故下只以盡意答之通節立象盡意是主設卦以下雖是因象而悉舉之其實設卦繫辭自此象而著變通鼓舞自此象而生總只是立象以盡意也意者聖人憂世覺民之意象以始初二畫言聖人一心萬理畢會書不可盡言不可

澹富因指

卷之七

七十

新圖釋刊

盡只此二畫而包含無有窮盡許多意思舉盡於此而無遺失矣包含以對待言變化以流行言還作兩樣看設卦者即所立之象而加為卦又因而重者也情偽只作善惡字善是人物本性所發故為情惡非本性故為偽設卦則消息當否形而情偽顯然盡之矣辭亦是書然他書一言止一事易之辭只依卦爻之象虛說箇道理在此隨他甚樣事都該得隨他甚樣人都應得故言可盡也變通鼓舞都着聖人說變是七八九六聖人制為卜筮

因其卦爻之變而使人通之於事為之間則趨避

皆宜而利盡矣盡利者趨固是利避亦是利也鼓舞是着力字猶言提撕警覺皆使人踴躍不已之意朱子曰未占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便順神猶上利用出入之神要知變通所在即鼓舞所在曰鼓舞者特言其變通之趨於不倦耳利之盡亦即神之盡曰盡神者特贊其盡利之出於自然耳非變通外別有鼓舞而利外又別有箇神也

澹富因指

卷之七

七十一

新圖釋刊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本義凡陽皆乾二句承易之所有二句說來正是解易之緼三字或者不知其旨反以此為釋乾坤而以乾坤為通卦爻之陰陽誤矣畫卦定位亦在作易起初時說正所謂立象也緼與門別緼是從他包蓄處說門是從他生出處說首句重而虛下一正一反皆反覆推明其為易之緼也須緊緊接去四易字皆主變化言乾坤只一象而已然凡陽

皆此乾。凡陰皆此坤。故雖未論到著策卦爻之變化。而即此兩象成列之時。陰變陽化之體。已涵蓄於斯。而易立乎其中矣。設若無此陰陽兩畫。而乾坤毀則所為變化者何在。故無以見易。易既不可見。則此兩畫亦徒虛器。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信乎乾坤為易之緼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濟齋圖補 卷之七 七十三 勿誤刊

此與上節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則意盡矣。形即象也。而道器貫變通。事業出焉。則意盡矣。是故字承上。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極說得妙。道器本不相離。只就此形體中。離合分別。箇界至。若說做在上。在下。便判然不相屬矣。此非聖筆不能如此融妙。乾坤形也。就其中看。自有上面一層道理。此之謂道。而卦畫形體之在下者。則謂之器耳。化是陰。陽本有的。經聖人裁過。便喚做變化。已是漸次將變的了。變

便變了他。如陰窳於六。將化為陽。聖人就裁之。而為陽。盡把那陰的頭面都改換了。所以謂之變。推行者。推其所得之變。而行之。於趨避間也。趨避則有吉無凶。做去便自通達無礙。故謂之通。此俱以聖人立法言。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正是趨避處。事業。還着聖人身上說。開物成務。而聖人之事業。溥矣。

何伯宗云。形而上一句。是古今一大公案。程子謂攔截得分明。朱子用之。解一陰一陽之謂道。審如

濟齋圖補 卷之七 七十三 勿誤刊

此畢竟理自為理。理果何物也。竊謂此論法象。故有上下之說。若論實體。則并上下俱無。似不可以此而解彼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上言作易之事。已備。此下漸言用易。是故節雖是起下。然玩謂之文法。亦是緊緊相承。說去。緣上面方辨道器。遽說到事業。於象爻未詳。故直述舊文。

以明之以下俱是用易。然極贖四項亦只引起下文之語。須遮重神明句。到此方是龍畫結穴處也。用易而至於神明。則意得象忘。有超然於卦畫之外者。而易雖不用亦可矣。

極天下之贖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極字鼓字俱着用易者言。乃人極之鼓之也。贖象於卦。故欲用易以究極其贖者。則存乎卦。動效於

濬富指

卷之七

七十四

附刊

文故欲用易以鼓舞其動者。則存乎爻。至若用易者。欲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又存乎其變。蓋卦爻中有陽欲之陰。陰欲之陽。變遷而不居者。變也。因其變而裁之。則七八九六有所分。而化裁於是乎成矣。用易者欲因卦爻所值之理。而推之於有為有行之間。則又存乎通。蓋卦爻中有趨所當趨。避所當避。通行而不滯者。通也。因其通而推之。則日用云為有所據。而推行於是乎利矣。然此皆象也。而非所以象也。皆由象而

得意者也。而非超於象者也。乃若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矣。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謂運於變通之外。而神明不測也。神有主宰。運用意。明有精融昭晰。意此句虛說。默成不言。正是神明其人。即下德行之人。但神明以用易時言。德行則舉其平素涵養而言耳。無所作為。而渾然完具。則為默成。無假言說。而真實不疑。則為不言而信。此非所謂神明乎。然非平素涵養得到心。即易易即心安能如此。故又存乎德行。德字重行字帶說。默成二句一

濬富指

卷之七

七十五

附刊

云是串說。謂默契變通之理。不假言辭。而自無所疑也。甚好。但難於行文耳。

右第十二章

易經濬富因指卷之七終

山陰張汝霖

平陵史繼辰校刊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全章總指

本論卦爻吉凶而并及造化功業皆是理也。全要得相關意。故前九節中每每提出貞觀乾坤等語。而未一節承此說去。則似非補贅矣。前九節卦爻吉凶。本相承渾說。上八節是詳舉卦爻吉凶。而推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一

易

其原爻象節是即著策而明卦爻之用也。又細分之起初四節都說卦爻中間雖有吉凶字。然不是正說。吉凶貞勝兩節方是正說。吉凶而其原。夫乾兩節又專說卦爻之原。而爻象動乎內節則合卦爻吉凶而言之也。諸說紛紛俱未是何伯宗曰。通章重貞夫一句。而一即易簡。吉凶固由此貞勝。而卦爻實效而象之大。生之德。非易簡而何。聖人以義治天下。治之以易簡也。見得此理在易書不為小。天地不為大而憂世。覺民之情。繼天立極之

政其功用一而已。按上下兩傳首章皆舉易簡字

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對天下事變。固為至

約而自虛明一窺言之。猶是未易未簡。故聖人三

致意焉。愚嘗欲以至大至精四字。括十翼之旨。緣

易本是占筮之書。聖人恐人小了他。故動則贊其

理之大。且懼天下後世有泥其粗迹而支離為學

者。故以易簡之精。喫緊示之。嗚呼深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

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澹窩因指

卷之八

十

易

此兩節是論卦爻。而因及其用。總是正說。卦爻不可分象辭變占。亦不可以上節說卦爻。下節說吉凶。緣剛柔即是上爻象。而動亦只在卦爻之中。有箇動的道理。在尚未是占之已決。而為吉凶者也。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聖人作易自兩而四。自四而八。有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序。便是成列。象與設卦觀象等象字不同。只是說卦之奇偶的形體。猶言模樣云耳。此時只說得是象。說不得是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未

見變動。故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只這爻象之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爻象見成的說。卦爻中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繫辭以告之。則凡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此還未動。乃預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然於此亦可。

濟富曰：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又承上動在其中而言。見動雖寓於辭。而辭實顯於動也。動是卦爻之動。以揲著之所值者言。卦爻之辭。雖有吉凶悔吝。而要之必值其所動。然後可見。是吉凶悔吝。乃生乎動者也。此亦只是說卦爻其曰吉凶。因卦爻而并及之耳。與總註所言吉凶自不同。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又承上生乎動句。以卦爻之動言。重在下句立本。趣時不並言。立本以原其未動之初耳。立本就本卦言。變通對之卦言。立本謂各立乎其本位也。此變字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着揲著時說。變通謂變而通之於彼也。一剛一柔散見於六十四卦之中。各有一定之位。更移易不得。所謂立本者也。而要之此其未動時也。及其既動而變動不居。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此則陰陽進退。惟變所適。而趨乎其時之所不得不趨者矣。豈復立本之常哉。卦爻之動。蓋如此。卦爻不是死物。全得他這箇活動。所以有用。故此與上節詳發箇動字。且吉凶因動而有。亦以起下節吉凶字也。

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是吉凶者。常以正理而相勝者也。吉凶二者不容並立。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此入彼。乃古今事變所同。而天理人

此又承上生乎動句。以卦爻之動言。重在下句立本。趣時不並言。立本以原其未動之初耳。立本就本卦言。變通對之卦言。立本謂各立乎其本位也。此變字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着揲著時說。變通謂變而通之於彼也。一剛一柔散見於六十四卦之中。各有一定之位。更移易不得。所謂立本者也。而要之此其未動時也。及其既動而變動不居。剛或變而通於柔。柔或變而通於剛。此則陰陽進退。惟變所適。而趨乎其時之所不得不趨者矣。豈復立本之常哉。卦爻之動。蓋如此。卦爻不是死物。全得他這箇活動。所以有用。故此與上節詳發箇動字。且吉凶因動而有。亦以起下節吉凶字也。

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曾說吉凶的道理。故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是吉凶者。常以正理而相勝者也。吉凶二者不容並立。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此入彼。乃古今事變所同。而天理人

則凶勝吉。出此入彼。乃古今事變所同。而天理人

情之所必至者。故總謂之貞勝。下節正明貞勝之理。而貞觀貞明。又所以引起貞一句耳。天地之道。其所正而常的。只是一箇觀。示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的。只是一箇明。照至若天下之動。雖不一。而其所以正而常者。只有一箇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而理實無二。所順之理。即所逆之理。故吉凶為貞勝。而凶亦為貞勝也。朱子曰。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甚妙。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言卦爻吉凶。此特言天地之理。以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乾坤與貞觀。不相干。本義偶見此節。亦有貞觀意。故綴此語耳。確然隤然。只是形容易簡。而易簡則指其生物之事言之。爻以三百八十四爻言。爻只是一畫。故說奇偶。凡陽爻皆一。而實便是健而易的。彷彿陰爻皆二。而虛便是順而簡的。彷彿象以六十四卦言。卦則畫多。難以分別。故說陰陽消息。消息不必以息為陽。消為陰。只以內體為

主。凡內體是陽卦。便是陰消陽息。內體是陰卦。便是陽消陰息。陰消陽息。便是健而易的模樣。陽消陰息。便是順而簡的模樣。二此字。俱指易簡言。不可說法。乾坤之理。來作易。乃易既作。而此理在易也。何伯宗欲以貞夫一字貫過。此云吉凶固由於一理。而吉凶生於卦爻。則卦爻獨非一理乎。易簡正承上文來。前後相承。亦見卦爻與吉凶同一理也。更詳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節承上卦爻并吉凶而合言之。通節都在揲著上看。爻象即所值當動之爻象。曰動則未值也。故曰內。吉凶即前所命之吉凶。曰見則已定也。故曰外。內外字當先後字看。揲著求卦之先。參伍錯綜。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雖然動於其內。揲著求卦之後。通變極數。則占者所值吉凶占決之辭。顯然見於其外。爻象之動是變。而行以數神百姓。所以通志定業者。見於斯。功業不見於變乎。吉凶之

占是辭。而道因辭顯。聖人所以憂世覺民者。見於斯。聖情不見於辭乎。功業只是趨避。然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耳。變與變在其中。變字不同。此是方動。猶未成變通也。下二句緊承上二句重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節是造化功業。造化只一句。下五句都是功業。此功業乃聖人功業。與上功業不同。生為大德。本

濟甯國指

卷之八

七

切

易簡。未講亦好。天地以生為心。故以生為天地之德。易知簡能。不過欲生。天下耳。造化只是一箇仁。而下面遮言。聖人所以參贊造化。乃在一義字。惟義而後能成。天地之仁也。居位方可行。天地好生之德。故位為大寶。威力不可以守位。法術不可以聚人。故說人又說。理財財三項。平看。理財者。崇本節用。使公私取與各得其條理。正辭者。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作。禁非者。明罰致刑。使不敢有放肆邪侈之事。三者居位大寶之事。盡此矣。非

義則區畫失宜。裁度未當。如何能理之。正之禁之。義者。聖人所以相天地而達其情者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全章總指。

章旨不重。聖人能制器尚象。蓋即制器尚象而明。易象之廣大悉備也。制器聖人亦不是拘拘易象而為之。因其自然之理。自與易暗合。故每用益字。蓋者疑辭也。中間所取不同。要不越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已。二者總謂之象也。此後所舉雖只十

濟甯國指

卷之八

八

切

三項。而教養之利。興革之宜。文武之法。大都備矣。韓子原道。祖此。聖人非不能一時盡制。必因時而立政。不先天以有為。所謂通變神化。自天祐之者也。雖然。制器而民日偽。天下日以亂。蓋至于書契之作。而聖人之情可見矣。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是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彼河圖。特其取神物之

最著者耳。故曰河圖不出易，亦須作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便有消息，這陰陽消息做出古今無限事物來。所以聖人作易，不過驗之於此而已。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地有南北高深之法，鳥獸有羽毛之文，天地有宜於人事之宜，人有性情形體物有飛走動植。凡此都有箇陰陽消息在裏，聖人胸中原具有此理，而又仰觀俯察，遠求近求，見得無非此理，胸中參驗益真，故八卦作而顯微之理自與此合。神明之德，即其所驗陰陽之理，萬物之情，即其所驗陰陽之迹。德不可見，故曰通通者與相貫通也。情有可見，故曰類類者與相肖似也。二以字不着力，蓋自然通而類之也。語錄曰：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亦盡察得有陰陽。伊川謂見兔亦可畫卦，便是此義。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網罟佃漁不分，亦得兩目相承，取離之象，而物麗焉，取離之德。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斲木使銳而為耜，揉木使曲而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疑取諸益。二體皆木，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於此，取益之義。震亦為木者，先天震居寅方，寅卯木也。木旺於東，而根生於東北之震也。或以後天東方之震說者，非是。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猶云日裏，市乃市易之市，天下字活看。只一方自聚一方之民，一方之貨，亦是不必盡集天下之民之貨於一處也。如合天下人喚做百姓，一箇人也喚做百姓。看書不可拘時，取其德名，借其義。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通其變，四句與進得位，四句文法相似，宜相承申說。此已含垂衣裳意，但渾渾說兩使字，乃若或使。

之意俱重聖人之通變神化上非言其效也易窮易字指天地人物變化之理所謂自然之易也垂衣裳句乃變通之實時至黃帝堯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凡禮樂制度民心亦必自有厭倦而思變者故聖人因而通其變使民皆鼓舞樂從而不倦然此都不是聖人強他的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乃所謂神而化之者故能使民皆宜之而不倦也試以易觀之勢窮必反時極必更窮則變矣變則因勢而轉移之乘時而善反之變則通矣通則與氣化相為循環與人事相為終始也然則聖人之變通而神化也一易理耳變通之實何如上古俗朴而野衣裳之制創自三聖則禮樂教化胥此以起而天下文治成矣然此皆神化之事有為而無為者也故疑取諸乾坤通變取乾坤之變化神化取乾坤之無為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剡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未銳舟以載物楫以進舟於是江河險阻不通之處可藉以濟此蓋疑取諸渙渙者乘木有功之象也取二體卦象利字粘在舟楫上說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引重致遠分牛馬穿牛鼻而服之絡馬首而乘之取隨以二體之德言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門以防之擊柝以警之皆豫為之備也故疑取

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有杵臼以精食養生益備以濟者言萬民由此而

濟也看來杵臼當與耒耜並興蒙引謂前此民尚未知脫粟恐未是養生取小過而送死乃取大過

聖人之意深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可以待暴客而不可以威不軌故又有

孤矢之利天下比暴客為大暴客不過小盜此即不軌之人威者用以臨人亦非止待之而已緣睽然後威以服之故疑取諸睽臨川吳氏曰兵器不一惟孤矢可以及遠謂之長兵又按史李布寤帝彭城短兵相接亦可證弓矢為長兵而矛劍之屬皆短兵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而穴居夏而野處皆不免有風雨之侵易之居

澹窩困指 卷之八 十三 郭茂刊

室則棟宇就而民無祁寒暑雨之嘆可謂壯固矣

故疑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衣之以薪以薪裹包之也古者生衣草木故死亦

以此衣之衣字是字法喪期乃喪哭之期此時全

未有服制也易之棺槨則封樹喪期可知送死大

事而過於厚故疑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太上忘言民淳事簡故天下事惟結繩以識之而

百官萬民亦無弗治自後則風俗愈薄欺詐日生

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古者契

以木刻各持其一為驗今并用書為之言有不能

紀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由是百官之

功實可稽萬民之情偽可數一舉目而了然甚樣

明決疑取諸夬以治以察主在上者言此與上兩

條皆有上古字因古者已有所用之器聖人只是

澹窩困指 卷之八 十四 沈氏刊

易之與前創起者不同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全章總指

此章首節立象以盡意二三節係辭以盡言由是

吉凶生悔吝著而聖人盡利以盡神者亦不外是

矣然總之不出乎象材者象之質動者象之變而

吉凶悔吝則象之消息得失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伏羲之畫所謂先天易也易豈有他哉只是卦

爻奇偶之象而已。然這象又豈粗迹而已哉。乃所以像夫理者也。陽動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奇以像之。陰靜之理不可見而假之偶以像之。所謂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也。易只一箇象字已說盡了。又着箇像字。明象之為象也。上輕下重。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文周之易所謂後天易也。材材料也。德體象變都是大文不必添言字。爻以變動為義。故此爻只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是故字承上有力。總卦與辭而言。生與著並看。悔吝在心。尤微而難辨。故下一著字。此節不可以卜筮說。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此章專論六子。因陰陽卦畫多寡相反。迺推原出所以然的緣故來。末節是因推其數而併及其理。

澹窩困指 卷之八 十五 易有言

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震坎艮都是索於乾而得者。故喚做陽卦。巽離兌都是索於坤而得者。故喚做陰卦。陽宜多陽而反多陰。畫陰宜多陰而反多陽。畫這是甚麼緣故。蓋陽數必奇。陰數必偶。今陽卦一畫陽。是一。又加兩畫陰。是四。總未得箇五。五是奇數。所以陽卦多陰。陰卦反是。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節因論數之奇偶。遂說及德之淑慝。德行與孟

子道二道字同。道無仁不仁。此無君子小人。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陰卑而陽尊。故陽為君而陰為民。二字不指定是兩箇。只言其衆多也。一君二民。是天下。一統民無二王。何等陽明世界。此便是君子之道。若二君一民。便是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無常民。民無定主。雜亂晦冥。成箇甚麼。乾坤此便是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道。只在治亂公私之

問耳

右第四章

第五章總指

此章例舉十一文辭猶象傳之文言也。看來也只是聖人隨着一時意之所欲言便拈起一文來說學者於此誠可觸類而引伸之矣。

釋成九四文義有四節首節是主明感應之理出於自然。下三節舉造化物理。聖學感應之自然者以明之也。四節平看固非而以造化物理輕看起

潛窩因指

卷之八

十七

向心成所

聖學者亦非總之四節只破成文。憧憧二字而本文內一貞字已盡此義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慮者思之深總只是文內一思字。思慮是此心動用如何廢得。只不可着相。纔着便是憧憧。便不是貞了。所以聖人不下無字。却下箇何字。恁地妙於何字內正好想出是自然光景來。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為同歸。歸

是歸宿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致是極致其實只一理也。二句俱重上二字語氣只消順下不必例轉。自然意在二而字上見。人於感應之道何消得思慮。蓋此理原只自然如天理同是此箇發將出未便有千蹊萬徑。如在父子則為親。在君臣則為義等項。種種各別。人心只是一箇用。將起來便有千條萬貫。如遇父子則思親。遇君臣則思義等項也。種種各別。此都是自然而不待安排。不待布置。順此自然。一了百了。何用思且慮哉。

潛窩因指

卷之八

十八

向心成所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節是舉造化以明之。往來頂上憧憧往來說。可見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箇憧憧耳。往來以序言在外。而可見者也。屈伸以氣言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日月相推便明生。寒暑相推便歲成。非相推後然後生且成也。屈伸相感。屈感而伸應也。不可轉說。伸感乎屈。其曰相感。蓋即一屈一伸而為言。

耳。至下文本義方以屈伸平說利。即指明生歲成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龍蛇尺蠖是舉物理以明之。尺蠖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存身。求伸存身都要說是物之自然。不用着力。精義入神八句是舉聖學以明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也。精微察也。精之而入於神。是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無有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見得道理

濟富因指 卷之八 十九

透徹則隨他甚樣事來出而應酬。如利刀快劍自然迎刃而解。是乃所以致用也。利宜也是用力字。與上精字一樣。利用則身自安。一說說下。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躬行既熟則體驗益真。義在吾心愈見圓融。愈覺透徹。而日進於高明廣大矣。是乃所以崇德也。工夫重在精利二字。入神安身是精利工夫做到成就處。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指精義利用而言。過此以往就是窮神知化境。

界。夫下學工夫知行並進。猶可知也。過此以往幾

非在我。化不可為。更着脚下手不得。真箇有莫知所以用力者。顏子末由也已。正是此光景。德盛自致。正是孔子從心所欲境界。以此體貼極當。神以存主。言化以推行。言窮之知之真與造化合矣。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德盛與精義崇德別無兩箇。只做來做去。做到精熟處。便是德盛。故能窮神知化。此非贊辭未之或知。幾於化也。德盛則化矣。窮神知化正化之事也。只一化字。就看得一脈分曉。

濟富因指 卷之八 二十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知彼知己。身名兩全。反之者凶。困欲攻人。據欲依人也。朱子曰。此文大意。只謂不可做的。便不可入頭去做。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主解悖說首三句先據文辭訓釋君子五句反覆以理言而未句則即爻辭切釋之也過君子云人以運器器以射禽則知君子之所以解悖者惟器而已器而曰藏便有含章不即戎意待時者乘其斃而制其命不先不後之謂也此只重器字時字帶言未有器而不以時動者也觀上文只提一器字及語成器句自見平說非是何不利之有虛說動而不括二句是足上文言藏器而時動則在我內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二十一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故刑罰不明非小人之幸也乃小人之不幸也孫吳江云不恥不畏雖禮義庶恥之心盡亡利勸威懲其趨利避害之心則一故

能懲誠于微則必檢束于後不至始終犯罪此誠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者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無傷耳小人只為无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是以惡小而懲則罪大而不可解滅趾不防必至滅耳豈不凶哉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二十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首三句是泛論其道理下面方就君子身上說三不忘字可想見兢兢畏惕意安危屬位存亡屬國治亂屬政然亦不必太泥易戒苞桑詩垂桑土憂治世而危明主大抵皆然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解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長人以德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及謂及於禍，不勝任。總打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石為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至不俟終日。言君子之知幾，易曰：至可識矣。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知微以下推言知幾之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二十三 居恭
備而申贊之也。知字不止是知，蓋於行處已曉得了。幾字本文明說，是動之微，則是諂瀆之初。前為幾，不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也。下面微彰四者，亦是在四者初起端處為幾，須認得約知幾其神。神字猶神明神聖也。就人說，不是如神之神。上交容易諂而不諂，下交容易瀆而不瀆，是必能於諂瀆初發念處覺之早絕之力耳。故曰：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二句言幾之難知也。君子見幾而作，二句言知幾之速也。作有幹旋意，知幾必本于介石。

者靜而後能明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箇義在。不可說微彰之間剛柔之際是幾也。萬夫之望，深贊之辭，中庸說人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是此意。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危也。猶俗言險些子也。顏子其殆庶幾，一間未達是也。有不善二句，就心言，念慮微有不善，便自知得，亦便自不復行。不復行非前已行後再不

只不見之於行事也。不遠之復，只主不見於行言。而必言知者，行本於知也。竊謂此不善，即夫子所謂非禮，乃在三月後，所謂不善亦只是微有不中節處。道理微有不中節，便是任已，所為即名之曰已。而名之曰不善，豈常人之所謂不善哉。

天地網羅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上四句，重天地男女兩相與上，化生化醇，不過帶言耳。致一謂專一，合二者而為一也。朋友之道，天

地萬物之道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就在上者說安易定非一時所能者故曰恒修其身而後安養其心而後易感於民而後能定如此而動以治民言以令民求以取民隨施隨應而益以大備矣故曰全全者無欠缺之謂若不應不

濟甯困指

卷之八

二十五

與有多少欠缺在危懼无交從不恒處想可見孫吳江云以上下相接而曰交以上取下而曰求聖人寓意遠矣

右第五章

乾坤其易之門邪全章總指

首節是伏羲畫卦先天之易也二節是文周繫辭後天之易也三節承繫辭言易之無不備而四節又抑揚以贊易中所備之妙無非以前民用者也或欲以三四節總承先後天者亦是但彰往察來

及稱名取類等項大抵都着辭一邊故只頂後天為妥要之所體所通即雜而不越之理而彰察微闡當辨正斷無非天地之撰神明之德先天後天其揆一也陰陽二字是通章骨子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之門句虛乾坤物至剛柔有體正見所以為易之門處而天地神明二句是說其有以冒天下之道也易總卦交而言乾坤指起初奇偶二畫有畫

濟甯困指

卷之八

二十六

是有箇形質了所以謂之物門物所從出之處乾坤如何是易之門乾是陽之物宜坤是陰之物宜惟陰陽二德相為交合而不倚則易中許多卦文的剛柔於是乎有體蓋卦交剛柔只是一箇陰陽千變萬化出來故謂乾坤為易之門體體段也猶言骨子也撰者造化之迹如雷動風散之類體謂體貼出來德如動順健止之類通即旁通之通謂發揮得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謂卦爻中所稱事物之名。小註以為卦名非是。但比下稱名廣狹不同耳。雜者不一也。不越者不踰乎理也。類即稱名中之類意。即本義思慮字不輕。蓋世既下衰。則事日煩猥。其情狀所至。皆聖人思慮所經營者。故一一模寫於辭。若上古聖人安得有此樣心胷耶。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易即上稱名之易。彰天道已然之迹。察人事未來

濟甯困指

卷之八

二十七

易

之。幾本人事於天理。微其顯也。發天理於人事。闡其幽也。當名謂實稱其名。如貴賤上下之屬。辨物謂名從其類。如飛走服用之屬。正其是非之言。斷其吉凶之辭。此皆備於後天之辭者也。則備矣。總承上數句。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六句抑揚以贊其妙。而因貳二句言易之用也。此稱名比上狹。只如所稱牛馬棟第之類。極其卑。

瑣者。上節稱名則已。該此節指言事矣。凡稱名小者。其取類未必大。此則擬議於陰陽者。天下孰有大於陰陽者哉。皆意深遠者。辭或晦而不明。文者說得明顯可觀也。言語雖旁引曲喻。而一言自有一理。無不合道中。即言必有中之中小大精粗。庶事畢舉也。如何得隱。蓋事必有理。理固不可見也。

因貳二句。須會意串講。蓋民行不濟。以民心有貳。而欲以濟民。於以明失得之報也。故聖人因民之疑貳。

濟甯困指

卷之八

二十八

易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全章總指。

此章因首節有作易者。其有憂患句。便見易中。有可以修德。而處憂患之道。故偶舉此九卦耳。非謂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亦非為聖人專作九卦。以處憂患。亦非九卦之外。不可處憂患也。通章最不宜纏繞。處憂患。意只繳尾見之。其三陳始舉大綱。說九卦之德。次方抑揚指說。其所以為德末。則言其德之為用處也。九卦只略提起。卦名之義。便入。

人事講不可深講卦名。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節重在末句謂之興則非作可知中古言其時作易句遐想其人也亦夫子有感之言作易者指文王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要得次第之序履謙在踐履上說復恒在存

濟富因措

卷之八

二十九

郭成刊

養上說損益在修治上說困井在成德上說巽在應物上說要之履謙可與共學也復可與適道也恒至井可與立而巽則可與權乎都只要論德意不可講成用的工夫話頭基如屋基積行之始也修德以禮則有以檢束身心而德之積累有自所謂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者也張子厚教人以禮而入正是踐履為實地的意思修德以禮而禮以辭遜為本行禮不以謙則倨傲自高而禮不可以虛行故謙為德之柄柄者言人所當執持也復

者心不外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復此只承

上文秉禮持謙來蓋人之修德必先有以制其外

然後善端可得而復於內只是心不外馳而保守

善端在耳猶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本與基

別基就積行言本就心言乃善之根柢也既復於

善又須能守故恒為德之固固者得一善拳拳服

膺而勿失也固與地亦別固者得尺守尺得寸守

寸工夫零碎且着力地則萬理悉備全體不易矣

德雖可久然私欲未必淨盡天理未必盡全也故

濟富因措

卷之八

三十

夏商刊

損為德之修益為德之裕修者治而去之之謂裕者充長不已之稱欲淨理全非困無以驗其然故因為德之辨辨乃自辨非人辨之辨者辨其德之至與否也困窮既動他不得則德性堅定而外物不能移矣故井為德之地此所謂可與立者也可與立則可與權故以巽終焉巽全要得入而順意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

也。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道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節贊九德之妙須一抑一揚說禮緣人情非以強世若甚和而非至者然實乃天理人情之極一毫加不符一毫減不得何其至也謙句與前後不同抑意在前字內尊光平看俱揚之也謙本自卑自晦然畢竟埋沒不得尊而且光也復乃一念之

澹富困指

卷之八

三十一

善雖甚小而至微然理欲界至自是分曉終非衆欲所能蔽猶諺言一歲主百歲奴也此內外賓主之辨也聲色貨利雜交於前容易失守恒則心一於善獨覺其意味之深長也克己最難所謂摧山填壑到後克治既久則人欲易退自然一劍兩段下手不難故雖難而易遷善改過都是長善不設者遷善改過互相長益初無安排造作也非工夫都在先難之謂亦與復所本有去所本無意稍異窮是身通是道所謂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凡居所

者未必能遷井則安定不搖而可以待天下之感是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居所而遷小註明有持守不動應變不窮之說但玩上地字下辨義字此當就未應時說非即為應用與巽稱混也因事制宜輕重不爽何其稱然以其深入之義理而妙用於一心不動聲色不露機緣巽固無所容其心而天下安所見其迹是用雖彰而機則隱也此非自秘之也神應故妙幾微故幽也

澹富困指

卷之八

三十一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以用也不可說是用之處憂患人有禮則行皆中節無所乖戾故曰和與上節和字異制禮頗難看時皆謂禮太嚴而以制之審爾則何以云禮非強世要曉得禮非待謙而制行禮者必制以謙而後可也蓋親疎貴賤之等儀文度數之煩若非謙以自持則驕矜之氣未除安能一一而循夫禮乎禮而非讓何以成禮自知之知即知大始之知主也人心既復則中有主而物不能亂矣復即德一者

不二之義無間斷也。此如據德隨所得而言。非全體也。忿欲便是害。損則遠矣。善便是利。益則興矣。處困而通。則自然不怨不尤。而怨寡不曰無怨。曰寡。怨固是寬緩不迫之辭。然亦可見無怨之為難也。井是經。巽是權。辨義者安能慮也。辨義非但辨其是非。凡細微曲折。所以然無不析之。此是即其不動之體而許之。非正應用時也。虛齋謂重所以能辨義。處良是權。為妙用。非善酌時勢者不能行。巽則深潛。縝密。故能善處於難處之中。權而不離乎經也。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三十三 郭成刊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通章重變字。辭即變中之辭也。不可以變辭並講。變亦不可以著變言。在三節截總。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則以不可遠望人。而深致其責之之意也。說箇不可為典要。又說箇既有典常。至于用易。則又說箇神明變通之人。可見易之理圓而方者也。人之用易。又方而圓者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首句是三節綱領。屢遷句。又是一節總頭。變動以下。正屢遷之實。而變動二句。又單上下四句。上下四句。正是變動周流處也。不可遠意。雖在三節繳出。然屢遷內。已見有不可遠意。時有欲以此節只說變。至出入二節。方見不可遠意。似又拘矣。易之為書也。是不可遠的大。凡拘滯的。便有窒礙。有窒礙。這便可遠得。惟易之為道。則屢有變遷。是不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三十四

拘不滯的。屢遷何如。蓋易中所有。只九六兩端而已。這箇九六變動。不居而常周流於六爻之內。如以兩位言。則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這等上下无常。以一位言。則如二一位也。剛居之而柔又居之。三一一位也。柔居之而剛又居之。這等剛柔相易。剛柔上下。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之所適而已。時而上。時而下。時而剛。時而柔。都只看那變之所在。而趨之耳。其道之屢遷如此。六爻如何。喚做六虛意者。因其無常相易。似乎虛位。故曰虛耳。然

說未有所據。周流六虛不是一卦自初流到二自二流到三乃總六十四卦來看。如復卦一陽在初師卦一陽又在二以致二陽三陽及一陰二陰俱然。然又不必依序流去。只自初至上散見迭出便是上下以兩爻說如此。卦剛居三柔居四柔上剛下彼卦是柔居三剛居四又是剛上柔下故曰无常剛柔以一爻說如上講已明白相易者言剛柔兩相換易也。交易變易之說非是。變字指九六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

潘富因指 卷之八 三十五 夏大篇 師保如臨父母

上變字已含辭了。此下二節雖是詞然亦只消承變字說不必粘出辭來。出入內外俱易中所具。言易惟變所適也。故其出也必以法而使在外者知懼其入也亦必以法而使在內者知懼。度法度也。知懼亦只是守其度而已。使字要看此節無無憂患說。下節獨提出憂患言者。聖人作易重在濟民行一邊。故於憂患尤明喫緊以示人耳。又字承上文言不特外內懼而已也。又明於憂患與那所以

憂患之故。是以人之用易者常懷恐懼。雖无師保在前而常如父母在上矣。師保父母互言以形容其敬謹也。言道之不可遠而括以一懼字正猶中庸言道不可離而以戒懼謹獨言之。懼者易之大綱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節聖人教人治辭以求卦爻之義。示用易者簡易法也。率辭揆方通一部易書而言。非所值之辭辭之所在者即變之所在方即上度字。典常即方

潘富因指 卷之八 三十六 向坤節 度上傳所謂典禮是也。不必以上典要相形。蓋上是通言。此是析言。通其析者而言之。又是不可為典要也。蓋易道屢遷無可捉摸而辭之所示確有定理。故惟率循其辭以揆度其事理之所向。則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易之不可為典要者且見其有常矣。然易雖有常而人之用易者又不可膠執。苟非神明之人屢遷之道豈能虛行哉。道字正是首道字。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此章都是從有易後論說雖以卦爻並論而語意都重爻一邊首節舉卦以及爻而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物相雜之義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言之非正中為質意也此章章法明整而開闔關鍵最妙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易之為書無下文言原要字不着力照惟其句自

濟富自指



卷之八

三十七

易

見始終即初上而中四爻在其中質謂全體六爻各具一體合之乃成全體也過下六爻句須云卦既以始終而成則是有六爻矣相雜以九六言初三五柔位也而剛亦居之二四上剛位也而柔亦居之其相雜有如此者亦以剛柔之成質者物也往來之靡定者時也時主乎進則為九而一主乎退則九者又不得不六矣時主乎退則為六而一主乎進則六者又不得不九矣此時字與趨時之時不同彼以兩卦言此則以本卦中之爻言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二節都是明時物之雜難知易知就後人觀易說

初辭二句亦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如此本末句

則解上而起下也本則體質未著義理未彰如草

木初生未知是何草何木末則體質已著義理已

彰如草木既成自知其為何草何木矣初與終對

擬之與卒成之對或欲以初對卒者非是惟本末

也故料得聖人當初繫辭時必然商量揆度看

此爻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肯胡亂寫定至於上

爻之辭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只消因初爻之

意而為之卒成耳雖上爻所繫亦或別有理畢

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當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是承上之辭物謂事物德則事物所以然之

理雜者盡其繁撰者體其實是非即物與德之是

非謂之備者初上固有但未若中爻之周悉耳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

過半矣

濟富自指



卷之八

三十八

易

噫字感於上所論而嘆之也。亦讀如古亦行有九德之亦作總字意。要者求也。存亡乃天道之消長。吉凶乃人事之得失。居者可坐而待也。六爻既備。時物既陳。據此以要吉凶存亡之理。居可知矣。何用讖緯衍數哉。然此但為庸衆人言之耳。其在知者。不必遍觀六爻。只把彖辭一觀。則體已具。大義已明。吉凶存亡之理。十得八九矣。蓋六爻義總括於彖之一辭。然惟知易者知之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澹齋自指

卷之八

三十九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又更端而言。中四爻皆因同辨異之說。所以盡中爻時物之蘊也。重德一邊。功者力量之所能。異位字且含蓄說。善字活看。是虛位也。多者大率之謂。譽聲譽。即下无咎。懼字照譽字亦指其所遭而言。非自家存心要如此。近則有凌逼之嫌。故多懼。知多懼由於近。則多譽由於遠可知矣。下面又從此抑揚說去。要大要也。用者德之用。中者不偏於柔。不失其剛。故能自立而不病於遠也。然此

便見多懼亦是其不中處。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貴賤以位言。剛柔以爻言。與上柔字以位言者不同。貴則操獨運之權。而臣下之功皆其功。賤則勢不得以自專。而舉事一不當禍且隨之矣。柔則君暗臣弱。三固多凶。五亦不多功。剛則君明臣良。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也。

右第九章

澹齋自指

卷之八

四十

易之為書也。全章總指。

廣大悉備。首節已盡。次節第著易中所有之名。亦所以見其為廣大悉備也。不可分上為卦。下為爻。要之天下之理。三才盡之。三畫也是三才。六畫也是三才。以至爻物文與吉凶也。都是三才也。朱東武欲分上節為廣大。下節為悉備。更詳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廣大是統論其槩。悉備是就廣大中細論其詳。前

道字內已含陰陽剛柔仁義等意至後六畫更覺分曉耳但前道字且莫露破兼字與兩字不同兼猶通也謂通此三才而各兩之也說易之為書何等含蓄得廣包括得大而其中無一不備也何以見之天下道理盡於三才今據易中八卦來看起初只有三畫上畫天也中畫人也下畫地也易之小成一三才矣不特此也及至聖人因而重之通此三才而各兩其畫故六然遠六者人非別有他道亦只此三才耳五上即天之陰陽三四即人之

濟富困指

卷之八

四十二

四三

仁義初二即地之剛柔易之大成無非一三才矣其廣大悉備也如此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言易備三才而易中所有名物又何者非三才之散殊也道即畫以畫有三才之道故即名為道變動不以九六言只各就其一畫中自有一畫道理便是爻與是故謂之爻同以其有變動之義也物字照上下亦是易中名目不可泛指物說以

陰物陽物說不妨蓋遠近貴賤皆陰陽之陳列也相雜本義甚明乃剛柔之位也所謂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者是已文必相間而成若一色便不成文矣文不當本義謂爻不當位位即文爻方指九六不當含當在內然非專以陰居陰陽居陽為當即純陽純陰亦自有不當也當則吉生不當則凶生爻物文吉凶俱以三才之道貫亦可

右第十章

濟富困指

卷之八

四十三

四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章專以彖辭言重在其辭危一句危者使平二句正是辭危處下危字與上危字不同上以辭言下以人之心言危使平易使傾只在貞則吉不貞則凶上見之其曰使者非聖人使之蓋出於理勢之自然若有以使之也其道甚大四句一開一合一叫一應言易之道甚大而用甚切也其道即危平易傾之道言此箇易甚大看凡物平必生於危

傾必生於易，誰能廢得？其道之大若此，然果何為也哉？只是教人危懼，無怠於始，無忽於終，其言危者，固欲人懼以承之，其言懼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平而無傾，歸於元咎耳。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全章總指。

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不假於易而能知吉凶，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者，為斯民計耳。上傳言聖人立

澹窩因指

卷之八

四十三

易學

象盡意，為天下之人不能忘象得意耳。至聖人自家何消用易？此傳言聖人自家無卜筮而知吉凶，何消用易？但要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意正相發，首節言聖人能前知吉凶，次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故。三節言有可知之理，所謂天地間元有一部易書，開眼便見者，是惟聖者能默會之。見所以說心研慮而前知者正在此也。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至情遷句，而末條則即人之惡至悔且吝，是申吉凶情遷句，而末條則即人之

情遷以明易之情遷耳。蓋易之示人，惟吉凶為最著。故特反覆以明之。夫聖人德本易簡而不忽於吉凶如此，則易簡豈盡遺事物之謂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坤言人健順言性情，易簡言他所行，知險阻言臨事變歸重在臨事變上，高實則健順內已包括了聖人固是陰陽合德，但此處終是分兩入存，但不可優劣，本義於乾下雖字能字，是轉指言於坤

澹窩因指

卷之八

四十四

易學

下既字又字是直承言極不苟且，易跟健來。大凡人性剛健的做出，自無艱深阻滯，故恒易有易心者，多冒險前進，而茲又善用其健而不自恃，其易儻有事變當頭，必能長慮却顧，敬以待之，而知險簡跟順來。大凡人性柔順的做來，自無紛紜煩擾，故恒簡既謂之簡，自然行多安詳，雖有事變之來諒得平素小心不失尺寸，隨常行去似亦不妨然，且益致其慎，更用簡約，愈加小心謹慎，而知阻知險知阻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知非徒知而已，分明

有不敢輕進之意。在憂惠一也。或謂之險。或謂之阻。朱子語錄登山之喻最精。

能說諸心能研諸候之德。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又推原知險知阻之故。合乾坤聖人而一。道也。說心以無事時言。研慮以應事時言。朱子曰。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悅是平素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定吉凶。頂說心來。成亹亹頂研慮來。吉凶無形。故

澹庵四指

卷之八

四十五

以心言。而曰定。定者剖決之意。亹亹則有迹。故以慮言。而曰成。成者造就之意。兩能字及定字。成字俱在聖人身上說。天下字不可泥。猶云凡事身本義。乾坤與上節不同。此是以木事應事分。乾坤猶張乖崖公事有陰陽之說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言聖人心易之妙。是在理上自然理會得。初非意想測度術數窺見者也。天道則有變化如寒暑書夜之類。人事則有云為如語言動作之類。而變

化云為之中。吉雖未來。其祥已見。凡此皆理之所

在也。聖人一心渾然是理。除非天地間沒有的道理。其心有所不知。若變化云為之理。皆聖心一定之理。故象而知之。即知以藏往也。吉事有祥之理。皆聖心未然之理。故占而知之。即神以知來也。象者比擬之謂。占者卜度之謂。然俱聖人分上事。不可大着力。即變化云為。與夫吉事有祥之事。同一吉凶。同一此理。但已然則為器。未然則為來。知險知阻。元有此兩項。

澹庵四指

卷之八

四十六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承上言。聖人無卜筮可以知吉凶。而百姓不能。故又言作易之功用。重在與能上。天地乃作易之原也。天地設位。則險阻器來之理。無一不具。而未能以自示於百姓。於是聖人作易。正所以成天地所未能之能耳。由是人謀鬼謀。而聖人知器知來之能。百姓亦可以與之矣。聖人無先後。天易本鬼謀。而先言人謀者。古人先謀之人。而後證於鬼神也。串講重鬼謀一邊。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此與下條都是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本是象辭變占四項却又錯綜雜出此文字之變化處宜玩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以象告者以奇偶之象告也此句是象指先天聖人說以情言者以爻象之情言也此句是辭指後天聖人說此二句且勿露吉凶字剛柔句總承上二句說不必分貼亦非專重卦畫而辭不出此之意雜居以九六言陽位而柔或居之陰位而剛亦或居

濟富指

卷之八

四十一

何

之即其所居而消息或異吉凶昭然可見所謂象告情言者亦惟告此言此而已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是撰著求卦時事自四營至十有八變皆是其時且未有吉凶何有言然吉之可趨凶之可避皆在其中非以利言而何所謂爻象動手內正是此時節此句是變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凶

濟富指

卷之八

四十二

何

此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者也所謂吉凶見乎外正是此時節此句是占愛惡以下正是情遷之實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情也此三項當如項氏說略有淺深相感者情之始交也相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攻如攻乎異端之攻專也非不好字面愛相攻則吉生惡相攻則凶生悔吝還總說宜遠而近宜近而遠皆有悔吝也情相感則利生偽相感則害生情乃情實之情與下凡易之情情不同對偽而言即

誠也凡易之情三句又承上文而合言之凡易之情近而相得為貴遠而不相得亦無傷惟近而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惡相攻偽相感而非近相取者凶害悔吝從此生矣是吉凶三辭分出於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也凡此皆以爻言而卦在其中矣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以人之辭明易之辭叛者悖理疑者不明理叛

甚於疑。至失守則又不止於將叛矣。故枝只是支。離不一慚加愧作。而曰互屈則逃遁而不伸也。此三項合看。自明吉躁相反。不難看。証善何以辭游。善人本無實迹。可說欲証之者。定說不得。游者如物在水上。浮游而不定也。項平菴說。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異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亦好。

蔡虛齋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失居其五。可見天地間。好人自少。好事亦自少也。余息齋曰。上

澹齋困指

卷之八

四十九

利貞刊

繫以神明默成爲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爲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全章總指

此章專爲著而發。故首之以生著。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虛齋謂大傳說卦爻已備而未詳於著。設無此章。亦爲贊易缺事。良是著生而數立。而卦爻設。則聖人之作易備矣。和順二句。是贊其功用。

之大所謂作易之極功也。此亦須本著數說來。不然理雖具於卦爻。亦安能自用於天下。而見其妙如此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此與下聖人專指伏羲作易。無下數與卦爻却重在著上。幽贊句。是原著所由生。天地之主宰處曰神明。與相助有。不假於禮樂刑政之迹者。故云幽贊。由是著生。則天地之神明有所寄。而數與卦爻所從來矣。

澹齋困指

卷之八

五十

方良刊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此三句俱根著來。數起於著。而卦爻則著所據之卦爻也。參兩字不着。乃天之數三。而全用之。即是參地之數四。而半用之。即是兩倚靠也。七八九六之數。靠此參兩而起也。觀就著所據之策數。而觀變。謂陰陽之變。指著數之奇偶也。卦以所值者言。觀是大概看。幾畫陽。幾畫陰。成箇甚卦。發揮者觀之詳。又是逐爻細看。剛柔即奇偶之老少。爻即所

值卦中當動之爻俱在揲著上說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皆著之功。用易以著之數而得卦爻則無不在

其中矣。和順等字俱要就易上體貼言。消長進

退存亡之統體為道德其中間條目為義而其散

見於天下為理稟於人物為性。理性之從出則為

命其實一也。但道德與義則分合言之。而理性與

命則顯微言之耳。和順與理是兩間事。故用而字

窮盡與至是一串事。故用以字或以下句承上句

不是和順即是模寫。如道德皆一一依他樣子模

寫出來無少乖戾無少拂逆不其和順乎。就其中

消長進退之義種種分曉。又何其理窮與盡亦是

包括無餘之意。至者與天命渾融脗合而無間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五十二 沈良刊

易一理也。理極三才淵乎微矣。故總而歸之於性

命。將以句作冒立天三句。正是性命之理而兼三

才以下。則分合以言其順也。順與上順字同。陰陽

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立字不著力。蓋

謂非此不立。如車之兩其輪缺一則不立也。三與

字俱要重看。單舉一件猶未是立也。兼三才兩句

是統看。分陰三句是分看。成章處意在迭用上陰

陽剛柔俱以位言。分陰分陽即是迭用柔剛。當相

承說。不可平看。大抵此章皆作易後據。見在已成

卦言。只論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不是原聖人作

易之由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通章專解圓圖。虛齋自有明說。指末句為橫圖者

此未定之見也。兩條一意。蘇紫溪兩節並重之說

亦未是。前條只是分布先天卦位出來。定位等帶

說不重。八卦句亦不過欲挑剔此即六十四卦圓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五十二 沈良刊

圖耳。非上四句為對待。此二句方說流行也。後
正解圖意。必着逆數句者。聖人當初將橫圖說
圓之。本欲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又恐
拘順逆分半之說。而不知易之所由出。故云。其
其左右各別。實不曾相斷也。卦之已生者為往。未
生者為來。數往是有迹可尋。如今日而追昨日。故
曰順。知來是有心探計。如今日而料明日。故曰逆。
若論其生出之序。則來者固逆而往者亦逆也。故
總曰逆數。

濟富肉指

卷之八

五十三

易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是小方圖本義。謂與上章同者。言其相對同也。
非卦位同也。前章起天地。圖從中起也。此章起
震巽。方圖從中起也。八之字皆指物說動生意。於
中散鬱結於外潤濕而暄燥止斂而說暢。天無所
不統而地無所不容。皆是兩兩相對。君主也。藏是
包藏之藏。自離以上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自艮以

下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伏羲圓圖卦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艮西北。兌東
南。震東北。巽西南。

伏羲方圖卦位。震居中右。而向於西北。巽居中左
而向於東南。坎震者離。次離者兌。而極之於西北
則乾也。次巽者坎。次坎者艮。而極之於東南則坤
也。按此小方圖不經見。以大方圖約之。其相對自
如此耳。

右第四章

濟富肉指

卷之八

五十四

易

帝出乎震。全章總指。

此文王圓圖。乃取伏羲圓圖而更置之者。所謂
後天之學也。卦位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東南。艮
東北。坤西南。乾西北。起震而終艮。大意以八卦之
位當一歲之運。為造化流行之序也。故說先天主
對待。後天主流行。其實不外先天卦氣之運也。首
節言帝乘卦以出入。而帝不可見。故次節又即物
之出入以明之。是借可見以明不可見也。
帝出乎震。齊手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氣機主宰為帝。此出字齊字等。就帝上說。且未可着物。及五行四時意。出字對前面入字說。齊者無不出也。相見則加顯矣。致猶委也。言帝畢力養物。若委其身而為物所役者。然悅者歡欣交足之意。戰者生育之氣。與肅殺之氣相搏擊。下簡戰字奇。突造化必戰。此一番方纔可保其說。而向於成也。勞有懋藉安存之意。成是收成結果。然終則有始。又已含下年出的意思在了。凡此皆帝之流行。自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五十五

五十五

萬物出乎震一節總指

此節是就物上見出帝來。物不自生成。必有所以生成之者。而所以生成之者。即帝也。八卦皆在方位上。看出時序來。蓋八卦以造化流行之用。次第推去。分明有四時交代之義。離明坤地坎水。總在時位上推出。不可說德說象。此節分明是解上節。却又變化。或說出上文。或不說出。或於後結出。或

打頭喝起。此文字之妙處。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出。東方於時為正春。乃青陽之候也。故萬物於此而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乃南訛之候也。故萬物於此潔齊。潔齊二字要連講。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澹富因指

卷之八

五十六

五十六

離也者明也。此句只空空講箇離之德。其所謂明者。正在於萬物相見處。而所以相見者。則以其在南方之卦也。南方於時為正夏。故物皆相見。相見者條達暢茂。光輝發越。彼此交相映也。聖人二句帶說輕看。二句相承說下南面而聽天下是位嚮明而治。是作為明目達聰。察百官治萬民。皆是蓋取諸此。只取明字一邊。不可將明與南分應。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此地非天地之地。只當一土字。看坤

在五行為土。而於時則為夏秋之交。故萬物皆致養者。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無所靳也。土寄旺四時。而獨旺於夏秋之交。故養必歸之坤。到離時火氣極熱。物難成。故火金之交。有坤土到坎時。又水氣極寒。物難生。故水木之交。有艮土。此等道理最大。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故為萬物之所說。說字有味。看到秋成後。萬物各

澹齋曰：飽化機何等欣欣自得。卷之八 五十七 吳宗州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故陰陽之氣自相搏擊。而物亦因之。天者色變。喬者葉脫也。陰陽相薄。此理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形求。其實到此時候。亦自覺道有箇戰的景象在。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水乃五行之水。非地中之水也。正北方正是申說

水字意。蓋北方為冬。正水旺之時也。勞慰勞也。說者恬休。戰者寧定。若安存而慰勞之者。萬物之所歸。又申勞卦意。萬物至此。如為商者自春出外。更相貿易。至冬乃得歸家而休息也。歸乃歸藏之意。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東北乃冬春之交。收斂既固。則今年之生意於此而終。明年之生意又於此而始。馬成終成始。艮本是終然。終則必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語卦至此。妙哉妙哉。

澹齋曰：右第五章 卷之八 五十八 吳宗州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贊後天流行之用。而推本於先天對待之體也。神字只管到後天之學。以用言也。其實推本先天。

亦是發明後天之妙耳。神非乾坤乃乾坤之運六子而不測者。蓋既會動會說。又會燥會潤。不滯於一。不涉於形。所以為妙。此語意緊緊連下。直至盛乎艮。句方斷上六句內。通要見神字。意雷動等即象以明生。長收斂。不重象上。澤是雨露。水是地氣。其實只作兌坎字看。此正變化。成萬物處。然惟一故神非。兩不化若無先。天對待則六子不待其偶。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若斯也。故又推本於先天。然則後天終不出於先天。

澹窩困指 卷之八 五十九

範圍之內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其真也。性以本質言。情以發用言。八卦俱要兼講。然都只就卦畫陰陽上說。不可着相了。乾純陽。故靜專。動直。而健。坤純陰。故靜翕。動關。而順。震陽起於下。不與陰俱靜也。故其性奮發。

其作為果決而動。巽陰伏於下。不與陽俱動也。故其性沉潛。其作為婉轉而入。坎者陽陷陰中也。但見中藏。不測而外。示韜晦。非陷乎。離者陰麗陽中也。但見內體。文明而外。露輝光。非麗乎。艮陽極於上。則止。是靜亦定。動亦定也。兌陰見於外。則說是內固。和外亦和也。作此題須把乾坤另起。放下方有作法。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澹窩困指 卷之八 六十

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能勝重載。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豕外污濁而內剛躁。雉外文明而內柔怯。狗外剛能止。而中柔媚。羊外柔能說。而中剛狠。分而求之。一卦一物。會而通之。萬物一易。此後語多鄙瑣理。則宏深。歐陽永叔不信諸傳。恐渠尚是揀擇見解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廣而有容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精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在上而能指口在上而能說可見人身內箇箇有箇易理在奈何空作畫字一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濟富爾指

卷之八

六十一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依附錄本義不必說索乃畫卦時說不是撰著

時說乾坤六子從前原有父母男女之稱故此特

解之故字重看孫吳江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而此章則以陰陽道名分說得好長中少以

所得之次第言孫吳江或疑三男陽也乾之似

也乃謂坤求而得三女也坤之似也乃謂乾求

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

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

右第十章

廣八卦全章總指

孔子傳易廣八卦之象乃至瑣屑若此然其中亦自有至理莊子所謂道在瓦甓微見其旨矣善乎關尹子曰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見其天不見物不見道一道皆道不執之皆道執之皆物吾當以此言問

濟富爾指

卷之八

六十二

之永叔焉此章凡每卦皆當以首句另講如云乾之象固為天矣自天之外而廣之云云方是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見本圓體圓而動不獨指天若君尊而父知大

玉純金堅寒水則俱位西北而水大赤盛陽之色也

謬良馬之純陽老馬最健瘠馬純陽無柔健駁馬健

最勇木果在上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與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見本母物作布成而釜虛而吝吝命均均而動動而

子母牛純陰大興所載文皆偶眾文出題明文以連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陽動於伏龍見前玄黃乾坤艸陽施大塗物

出長子見前決躁決躁而蒼筤竹筤竹之筤筤

滄筤因指而善鳴陽在內為聲也鼻足陽起為

起作足陽起為的顙的顙在上陰色稼反生陽動究

健蕃鮮陽氣盛而萬物莫不美盛矣為蕃鮮而乾則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木善入風善入長女傳見前繩直工德之制能制木之白

少陰之風行高木生進退不果一陰盤旋於二陽

臭陰伏而人寡髮不加廣顙陽上多白眼又反

滄筤因指而善鳴陽在內為聲也鼻足陽起為

起作足陽起為的顙的顙在上陰色稼反生陽動究

健蕃鮮陽氣盛而萬物莫不美盛矣為蕃鮮而乾則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

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

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離之近利市三倍陰主利巽陰為躁卦巽之究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巫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

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而能陷物溝瀆行所以隱伏輻陰中有矯輮

疾血卦水赤盡也馬美脊在中巫心內蓋脊

滄筤因指而善鳴陽在內為聲也鼻足陽起為

與心皆馬下首上盡薄蹄曳皆下盡輿多眚陰通

性水之月精盜而能陷物木堅多心在內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

火內而明日電德之中女見前甲冑外戈兵陽

人大腹虛中乾卦燥蟹蠃蚌龜皆外剛內而靜雙剛

而虛龜文明木科上槁科空也中空則義

長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

滄筤因指而善鳴陽在內為聲也鼻足陽起為

與心皆馬下首上盡薄蹄曳皆下盡輿多眚陰通

性水之月精盜而能陷物木堅多心在內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

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一陽隆於徑路一陽橫亘二陰之小石一陽在

石頂門闕下陰開果蓏剛在上閣寺皆掌王宮者

之不應出指前剛狗止物鼠剛黔喙者善喙亦

剛木堅多節於外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坎水而塞少女傳見前巫口舌人上悅之義毀

折倫始殺附決為剛附於剛鹵剛者方有鹵不

澆窩困指六卷之八六十五沈良刊

然則鹵水妾而賤羊見前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序卦總指

虛齋說序卦是流行之易。雜卦是對待之易亦是。愚常說聖人只是看得易經透徹圓活把六十四卦順數看來有一番道理。逐卦翻轉看來又自有一番道理。心中恁地玲瓏。或疑非聖人之筆者何也。大約此傳只依稀說過不必太拘序義不出相

同相反。此造化生剋理也。以此觀傳中不可字自

有兩樣。其訓義有粘上有粘下亦須分別。乾坤總

首兩篇。故下篇再提天地而以終焉通結之。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屯者盈也。

天地當乾坤字看。此句釋乾坤所以首諸卦之義。

此取盈字以見屯所以次乾坤意盈也。句正釋上

文。此物字概動植。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澆窩困指六卷之八六十五沈良刊

物之釋也。物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

之道也。

此又解屯義。別立一說。以起下文。此物字專以動

物之有知覺者言。物之始生冥然無知。故蒙次於

屯。而始生不養則必天闕不遂矣。故需又次之。需

有飲食之道。正養之義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眾也。

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必爭。故訟次需。爭則黨援牽

引而衆起矣故次以師師之義為衆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此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此段主王道以庶富教立說衆而無主則亂必統於一而後定故比次師比之受小畜導之而生養遂也小畜之受以履教之而倫理明也有禮則上下辨而民志定尊卑貴賤之間自然安矣故又受之以泰

澹富困指

卷之八

六十七

四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此段以世道之治亂循環言通也言造化氣運之盛。世無常治之理故受以否亦無常亂之理故受以同人否者上下不交同人者上下相同義正相反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此段俱以君道說人君同民好惡則天下之人歸

而所有者大然有不可恃也一恃其有則滿招損矣盈不可久也故又以謙受之有大而謙則身安而國家可保常享其有矣何豫如之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爭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此亦主治道說豫受隨治人從也隨受蠱治法脩也蠱受臨治功成也臨受觀治道盛也觀受噬嗑

澹富困指

卷之八

六十八

四

治化協也此豫以下之悅豫言與上不同民心悅而後從之故受以隨而隨人者非無故也亦欲相與以有事耳蠱不是事蠱而後有事有事則勵精圖治而成功巍然故受以臨功業盛大然後為天下所觀仰故受以觀可觀則有以慰服天下之心而人心固結故受以噬嗑噬者合之義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此主文質說。徑情而行之謂苟。苟合則瀆而易離。必以責而飾之。責者所以約情之流而使之合。以禮也。責本亨通。若致飾於責而文滅。其質則反不可通行而亨盡矣。然責極反本。文盛終必復歸於質。故受以復。若卑出剝。受復。題須以造化消長之候。說窮上反下。枝葉摧而根莖萌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濬富園指

卷之八

二十九

離卦

此以聖學說。復則不妄者。下學立心之始。養而可動者。聖神功化之極。聖學之所以成。終成始也。理欲不並立。善念一復。妄念即除矣。故无妄。次復。心既无妄。然後可學。以聚之。而為大畜。所畜既大。然後可優游涵養。而為頤。若無大涵養。安有大設施。故又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此以人之行事說。過字作恃。才過動。春人若過於

恃才。畢竟做不去。而陷於險矣。故受以坎。既在險中。不能不麗於人。以求自振。故受以離。離有麗之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义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义也。

此明下經所以首咸之義。有父子則有君臣。生齒

濬富園指

卷之八

七十

巽卦

日煩而君臣所自起也。上下比君臣。又廣。盖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緣分而定。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治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在在皆有箇上下之制矣。上下既明。自然有禮義以節文之。而宮室車旗之度。拜趨坐立之儀。莫不有所設施。措置矣。禮義非緣上下而始有。實因上下而後行。故着錯字。男女以上。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夫婦之所由致。夫婦亦重矣。故下經首咸。然夫以婦為內助。婦以夫為刑家。人道之根本。不可以不义也。

故又受以恒。恒有久之義也。若單出恒者，久也。一句又須以久道成化立說。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此又以久字別論物理。久受尊名者不祥。久荷祿位者有殃。是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故受以遯。然物無終遯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以大壯。

澹富困指

卷之八

七十一

退說

時非徒壯必有進用之日，故受以晉。然既進又當知止。使一於進而不退，則見忤於人而傷之者至矣。故受以明夷。既傷於外，必反於家以求安矣。故受以家人。始因君子之遯，而冀其將進，既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止。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身不行道，家法蕩然為寢。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

必乖離渙散而無復親愛矣。故受以睽。人心乖離，則上陵下叛，召侮興戎而難作矣。故受以蹇。然禍難既久，必自解散。故受以解。既解則人情懈肆，故又轉作緩怠，去怠緩荒寧安得無失。故受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此以聖學說懲忿窒欲。損而不已，則人心日微，而道心日長。故損而受之以益。遷善改過，益而不已，則流於既溢而發於持滿。故益而受之以夬。或泛

澹富困指

卷之八

七十二

退說

指盛衰看亦好

夫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此段以君子之進退說。夫有決去之義，小人決去則君子不約而遇矣。故受以姤。君子既遇，自然共聚於朝，故受以萃。君子聚於朝，則必升。斯世於大猷，此之謂升也。故受以升。升而不已，升字又作求。

進看進而不已則必取困故受以困既困於上又
不得不得處於下故受以井井者在下之物也聖
人凡遇君子得志之時未嘗不以知止戒之為君
子慮深矣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受革是新治之機革受鼎是新治之權鼎受震
是主治之人井常道也常道既久不能無弊必須
更化而善治之故次以革然革天下之弊政非握

潛寓指

卷之八

七十三

須臾

天下之大權者不可故次以鼎鼎重器也世無舜
禹則與賢適所以召亂世無太伯則與少亦所以
啓爭惟立嫡以長則名正言順可以長守社稷而
為祭主矣故次以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
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此以造化氣機看動極必靜故艮次震靜極必動
故漸次艮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

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
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
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
渙

此主進道說漸以漸進為義循序漸進則必學造
其極而得所歸宿之地矣故受以歸妹夫既得所
歸則德盛業大而不可加矣故受以豐若徒博盛
大之名過求異端之術而不要諸聖賢之道則失
其中正之所居如田无禽之謂故受以旅外之也

潛寓指

卷之八

七十四

須臾

夫既外於聖賢之道則必為聖賢之所不容而漸
悟其非反正之機不容已矣故巽巽者入也出乎
邪而入於正也此下入字又轉作深入字看人能
深入於理則理與心融而說矣故受以兌兌者說
也夫既說矣則根心生色而睟面盎背故又受以
渙若出題自窮大者至以巽窮大又作窮奢侈大
看窮大必至於喪亡故受以旅人在旅中親寡交
稀非巽順不能取容故又受以巽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

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渙者離也人心既離則當設法以防節之故受以

節然制節度數非信則民心疑而守不一故必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而後可以行節故受之中孚伯

宗以中孚看作實心亦可然事有權宜信難執一

有其信者果於信者也果於自信則事不如審而

取必於行以小信妨大信者有矣能無過乎故受

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七十五

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事何事不可濟故受

之既濟此以人事說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又以氣運說既濟物之窮也然物無終盡之理

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氣化萬古此氣化則萬古

此人物不以既濟窮也故受以未濟未濟則未窮

有循環不已意此生生之易也故以此終焉終首

篇乾坤之義也

右下篇

雜卦傳

雜卦總指

夫易理之妙有流行有對待序卦流行之易也雜

卦對待之易也對待如山峙川流日晝月夕離乎

不可易矣雖不易然主變言則未嘗不易也此流

行對待互為其妙其反對有反得善者有反得不

善者若文王之意但示人以可變之機得其機則

危可安亂可治屈可伸狂可聖一轉移間耳張行

成曰天地之間惟一無對惟中無對乾坤陰陽之

澹窩因指

卷之八

七十六

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

似坎離之中故皆無對上經三十卦除却六卦不

對餘二十四卦總得十二卦加上六卦總得十八

卦下經三十四卦除却二卦不對餘三十二卦總

得十六卦加上二卦亦總得十八卦合之三十六

卦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也虛齋又引正蒙曰氣

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

有對有對必反其為有反則有仇有仇必和而解

此易之所以反對也張子不言易而深得於易蘇

紫溪曰：雜卦始乾終夬，決盡則為純乾也。聖人扶世道之意微矣。按此反對是謂相反而為對，非相反相對之謂。看來此傳文字亦大變化，不可忽了。六朝文體祖此，然安得如許自然。

乾剛坤柔

此主造化言。純陽故確然而剛，純陰故隤然而柔。

此樂師憂

此主國家言。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

預測故憂

澹富曰：指

卷之八

七二七

曆年刊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此以君民言。以上臨下教思，容保，有推恩惠下意。故為與義。以下觀上取中取正，有專心仰求意，故為求義。

為求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動天性活動，而坎險則不能好學，以明其理。故見而未遂，見坎幽昧天資昏雜，而良光明則能篤學，以通其蔽。故昧而不終昧，或以明而不用其明，愚而可進於明，說亦可。

震起也，艮止也

此主化機說。起止要見發端極致，意泛云動靜未精，且須主陽說。震是陽起於下，艮是陽止於上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此以治道說。損益非盛衰，乃盛衰之始。一云損為盛始，益為衰始，更精。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甚難，而能止者，福之適然。乾動無災而不免者，禍生意外。

澹富曰：指

卷之八

七二八

曆年刊

萃聚而升不來也

聚於下而不往，猶於隱者往於上而不來，溺於仕者。

謙輕而豫怠也

輕，自卑也。急作慢字看。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有物而見食，无色而受采，養與教刑與禮武與文，從人所說俱通。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人心寂感言見為順德之發越而伏則退藏於密之時也又以陰為主

隨无故也盡則飭也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守成中興蓋不可同日語矣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造化陽氣言剝則生意潰爛而歸於無復則生意復萌而反於有

晉書也明夷誅也

澹富困指

卷之八

七十九

晉書

此以世道汗隆言晉乃文明之候而明夷則雜亂之秋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通是吾道得行相遇而剛見揜則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此以王道說速是存神過化久是久道成化

渙離也節止也

人心蕩於禮法之外而不知止為離揜於禮法之中而不敢逸為止

解緩也蹇難也

已在險外無急難之虞方在險中非可緩之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則情意不相維係內則恩義自相聯絡

否泰反其類也

造化人事之通塞每每相反稱類不一而足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於未進慮陽之情壯而失其防退於既進慮陽之忽陰而避其害

澹富困指

卷之八

八十

晉書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此以君道立說一是尊一是親大約上之統下也勢廣則情不專下之媚上也情專則亦異於勢之廣矣亦有反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一是除舊弊一是布新政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之小者方為過不然則為惡而非過乎之中者方為信不然則色取而非信矣信則非過過則不

信義亦相反

豐多故親寡旅也

明動相資則日事更張而故多窮大失居則喪家

亡國而親寡

離上而坎下也

炎上潤下性相反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止而未必能止寡不敵眾

也和說以躡剛強之後不能進而反遂其進柔能

濟富困指

卷之八

八十一

南中刊

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安分而不敢求進犯分而不與人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

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依蔡氏更定大過反頤一顛一正既濟反未濟一

定一窮歸妹反漸一女之終一女之始姤反夬一

陰長一陽長義甚通韻亦叶今姑順為之解大過

本末俱弱非投大遺艱之才故顛姤一陰過五

遇之非其正矣漸女歸必待男之聘而後行行有

漸也頤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既濟則定紀綱脩舉

而無梗化之人也歸妹女歸夫家而得所托女道

之終也未濟三陽失位而陽道適遭其窮天下事

未可知也夬以五陽夬一陰君子道長而小人道

憂也

濟富困指

卷之八

八十二

易經濟富困指卷之八終

因指後序

先是越之有易實自先大父與張
內山先生鼓吹之而內山先生之
後為宮諭公通傳而為肅之先大
父之後為家嚴通傳而為不佞敬
循雅號而家易云而當先大父時
則江南史氏易最著往返印可百

滄寓自指

後序

舍一厘矣逮今念橋公以易魁天
下轄吾浙善肅之易說將梓而行
之世而激言不佞則皆以先世奧
味之故也蓋肅之幻而喜易堅苦
刻勵時手一編難者曰君無用是
居安樂玩為也夫子讀易而三絕
其韋編云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以夫子至聖而難讀

易而今焉方將舉四聖人之神明
意不足而象象不足而言言不足
而翼者而束之進取之功令而帖
之而括之若此者奚以易為肅之
曰此是易理君不察耳且若以為
有夫子易而無逢擬進取易有擬

滄寓自指

後序

議變化易而無功令易乎則百姓
不與能矣德不負神義不易貢矣
六龍不時乘而萬國不咸寧矣曾
是以為易乎夫負苓者說方以外
之言也而四聖人則既象之而言
之而翼之矣則猶之乎方以內也
卜筮於秦訓詁於漢數於焦於管

於陳而理於瀟洛關閩諸儒通於方居於方此易之所以為易也且夫

明興二百餘年矣三才清寧而萬物得所誰為乎慮不出逢掖士而其以易致身者又十之四也擊奉曲跽人臣之禮也衆皆為之吾獨能

無為邪蓋肅之為曉俗之言若此顧其人淵微浩渺實超然於塵溢之外其學由簡策而物理由物理而性命不知凡幾益而稍為說易故其文義之精密至句談而字議之矣而超然者自在也曩不佞與肅之讀易偶謂肅之吾輩說經如

瀟湘指

後序

三

工於肆農於畔可謂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矣其見之而不以告如彼何無何而後究成進士則既效矣然肅之能出妙巧於服習之餘而余不能也余不道史公之於易深矣而亦善肅之之說何也中郎之才遠過平子而寶其論衡

古之人徃徃有是然彼方秘之以為私而此且出之以為公虛而通廓而不滯此乃公所以深於易也雖然瞿曇氏言之矣指月示人人應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豈惟忘月亦忘其指觀是編者毋使指月俱失可也是名曰因指

瀟湘指

後序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山陰朱敬循謹書



後序

五

易經澹窩因指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汝霖撰汝霖字明若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

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其書隨文訓釋蓋專為科

舉而作

周易古文鈔四卷

〔明〕劉宗周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姜希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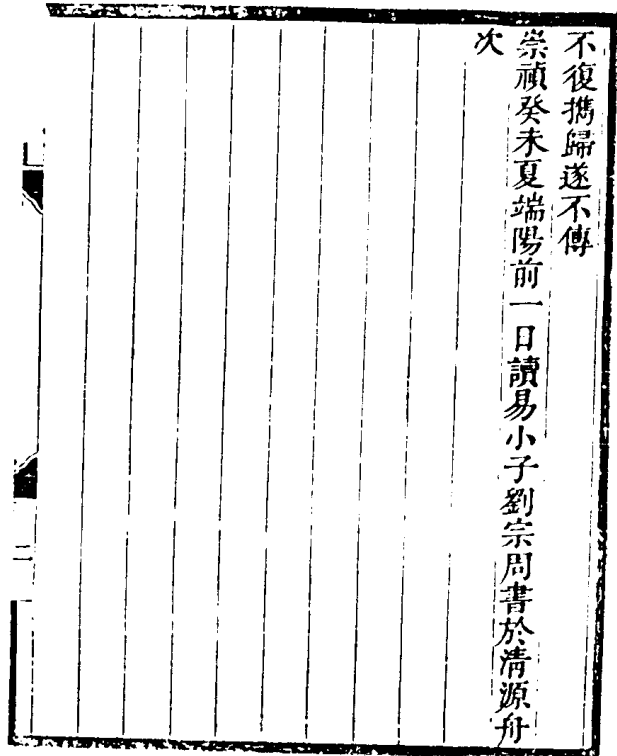
鈔二卷》提要

易經古文鈔義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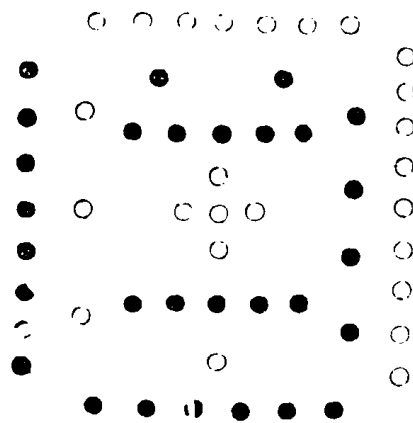
余年十四五時從先外祖南洲先生授易先生每脫略章句獨據所見時於前輩講義中彈射不遺力則以已意殊書附之以勗余小子余小子唯唯而已竟不識為何語也然亦稍能記憶一二矣及長余取科第去不復理前語而先生亦不見悖并其硃書舊本亦歸先生孫行余因念易道精微非後生小子所宜言竟不敢從人問易余先人舊存遺書止得古文易一部與今文迥異余少時讀之又不知為何語也謹封識藏之筒中日久既而聞前輩知易道者譚及古文如是我因心識之竊自念曰使小子有知能讀先人遺書請必自易始矣歲時每閱心識輒低徊不能仰視蓋五六十年如一日也今年春官京師居外邸頗與

友人論太極之說覺語不可了輒以對因憶先人所遺古文取而稱述之隨為之援筆立言叙其位次為義易為文易為周易為孔易四家之旨犁然猶未能竟悖今文也而姑從其理之可通者以存古文之善一其敢謂遂能讀先人遺書至於手抄之下問存疑義亦竊忘其固陋而記之則大抵本先生所昔季口授者云衰廢潦倒舊學罔聞念及父師之遺不勝愴絕遂不敢棄去越月而成帙題之曰古易鈔義脫稿較正者壻王生毓芝而友人祝子開美淵更加訂定焉乃若易道之大則夫子贊之已詳余何敢復贅所遺種種謬見不無挾勝心以出者俟暇日改正云先生授易時年已七十七八矣後壽至九十二而卒學行高古為士林祭酒其易解有著向存之河南新鄉郭氏

不復攜歸遂不傳
 崇禎癸未夏端陽前一日讀易小子劉宗周書於清源舟次



河圖



易鈔圖說

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正河圖之謂此不獨以數言也其理則謂
 之易中宮以五統十以生數之中統成數之極包含無
 外分明太極之象其分陰分陽即兩儀之象也太陽居
 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
 四而連六則四象也一三九震坎艮乾之象也二四
 六八巽離兌坤之象也一陰一陽交而六十四卦之體
 略蘊於此矣合而觀之六十四卦八卦也八卦四象也
 四象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陽生於
 子自一而三而五而七而九極於酉陰生於午自二而

四而六而八而十極於卯而中皆左旋天道之運也一
 六之水生三八之木三八之木生二七之火二七之火
 生五十之土五十之土生四九之金而金復生水各以
 一陰一陽分生成之德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而
 易道於是乎全矣

頌曰太古之世元氣混龐篤生聖人繼天而皇心苞玄
 極全體陰陽以儀以象八八相當即理顯數變動不常
 靈名曰易無物可方附會龍馬偶呈呈房旋毛順逆初
 卒踐行一表一裏交錯玄黃一與六配二以七藏三八
 居左四九右旁環而拱之五十中央共行左旋自衰而
 旺其道相生循環無方其體奇員其甲偶章五十有五
 其分低昂為四時紀為萬化綱問之天地天地茫茫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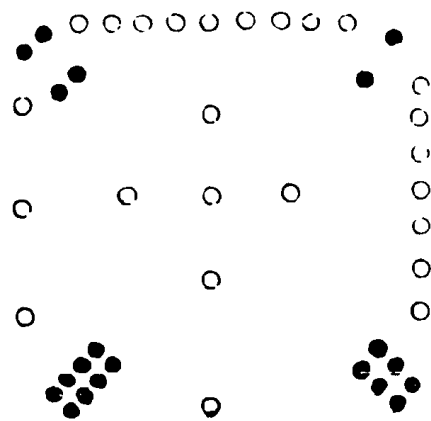
之聖人聖人倂倂是卦是圖或變或黃為龍為馬忽騰
 忽翔

易鈔圖說

二

洛

書



右洛書蓋本之洪範相傳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之數見於龜文者如此後儒言圖書相
 為表裏中五則呈極也四正四隅分陰分陽亦兩儀也
 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
 太陰居四而連六亦四象也一三七九震坎艮乾也二
 四六八巽離兌坤也四正四隅交而六十四卦之體略
 蘊於此矣缺十不備者圖數體書數用也體以偶而全
 用以奇而妙也然合四正四隅以相配亦無往而非十
 也地道右旋洛書體地者也而數主克故一六之水克
 二七之火二七之火克四九之金四九之金克三八之
 木三八之木克五之土而五居中冲氣用事克中有生
 則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愈有其用矣此所謂後天

易鈔圖說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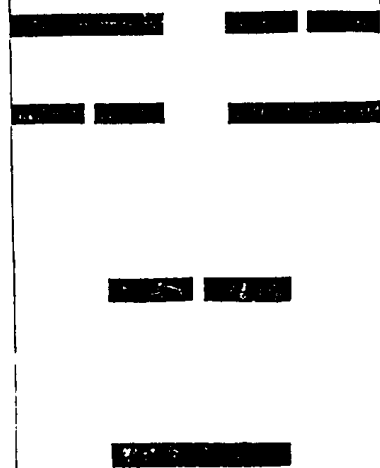
之易也

頌曰河洛之間天地孕英河以圖顯洛以書呈是一是
二識者紛評圖分象緯書辨淵陵九何以南七乃西行
二四六八不與陽爭去十存五土何以成有說於此西
南得朋四正四隅偶隨奇零其道右旋相克得平五行
次第十無定形後天致用數取不盈以九為紀九九相
乘中宮太極二四從橫八八之象一准圖情圖書表裏
易範並稱神禹垂教商周代典道在皇極九疇以徵建
中表正真陽儲精為太極則為人極經一掃無極學者
取程

易鈔圖說

四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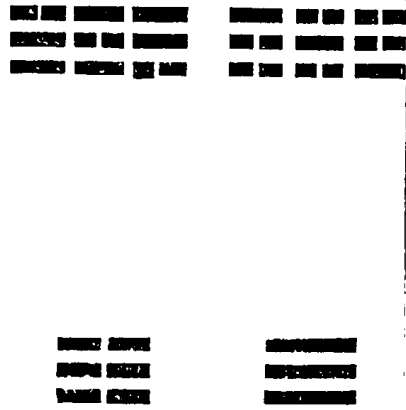


易鈔圖說

五

聖人作易從一畫始即太極也因而重之即陰陽也陰
陽既分則太極遂隱於無形而以一奇一偶分陰陽矣
兩儀合而一陽生則太陽也太陽變而生少陰少陰變
而生少陽少陽變而生太陰則四象立矣兩儀四象立
而八卦蘊於其中矣統言之得三奇三偶之純卦則乾
坤之體也又得三奇三偶之互卦則六子之體也此圖
立而前可以無太極後可以無八卦六十四卦蓋聖人
易簡之精意也

八卦子母相生蘊六十四卦之圖



八卦生生之序初然只是乾父坤母父母交而生六子
又以乾坤准列於六子各交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觀乾
坤可以列六子則太極不必另為圖象可知故曰太極
本無極

易卦圖說

六

義易原

此必義氏作易緣起也聖人初然只是信手一下遂為
大易母因而生焉以一生二乃得偶數便是兩儀之
象自此一與兩分矣兩分又兩對遂為後天兩儀之定
位則三才之道亦蘊於此矣太極出在兩儀外又入在
兩儀中出在兩儀外則生陰生陽入在兩儀中則以陽
領陰此易道至妙處後人却以一頭兩脚摸之失旨遠
矣

易卦圖說

七

奇生偶是為太陽生少陰偶復生奇是為少陽奇復生
偶是為太陰右伴奇畫自左伴偶畫而生右伴偶畫自
左伴奇畫而生見一陰一陽變化之妙即所謂兩儀生
四象也或曰世稱兩儀生四象謂一奇之上生一奇一
偶一偶之上生一奇一偶所謂因重之說也而此從互
相生何義曰因重者六十四卦之法而非兩儀四象生
出之法也天地之間陰變陽化自是管理易之所以為
易者以之舍易道不言而必求之一每生二之說是固
於死數而不知變也邵子之易以之



合兩儀與四象積之得三奇之乾焉得三偶之坤焉又錯而交之以坤交於乾而得長男之震中男之坎少男之艮此陰變陽也以乾交於坤而得長女之巽中女之離少女之兌此陽化陰也即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必根兩儀者子不能離父母也此八卦者合而言之即四象之撰分而言之又兩儀四象之撰也或曰世傳四象生八卦謂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此即從兩儀四象以變化何居曰造化之迹自兩儀四象外無以加矣八卦者儀象之妙蘊非四象之外又有八卦也果如所云同是太陽之位既乾一何以兌復二豈兌亦太陽乎同是少陰之位既離三何以震復四豈震亦少陰乎推之

易卦圖說

八

太陰少陽可知則以四生入之說於是乎窮矣四象生八卦只言八卦由此而生非必以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也前所謂死數死法不足以括易道也

乾首與坤交為大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乾

坤首與乾交為廣生之本於是次第生三男三女而進於本位成純坤

震為坤所一索之長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巽為乾所一索之長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坎為坤所再索之中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離為乾所再索之中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艮為坤所三索之少男由坤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乾仍還父宮

易卦圖說

九

兌為乾所三索之少女由乾而進次第交六子以至於坤仍還母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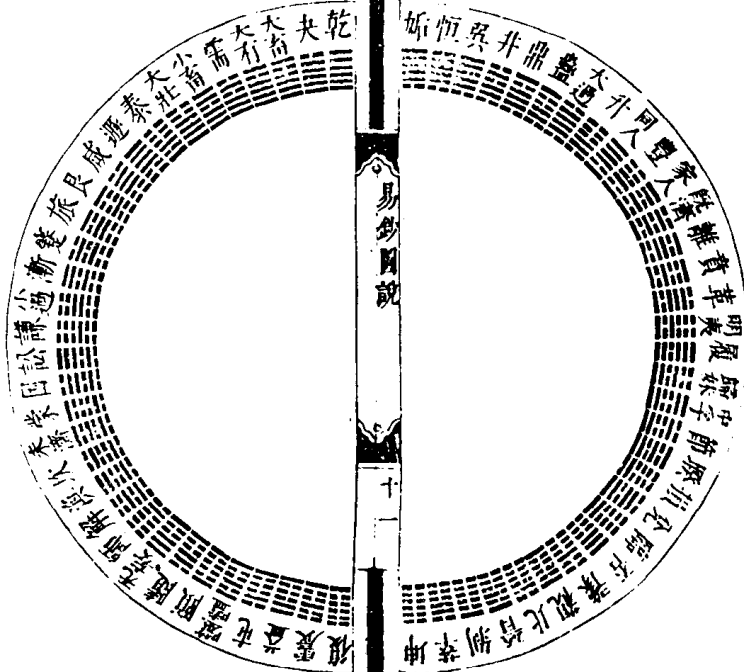
由八卦而分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者也因而重之者每卦各重一卦八卦各重八卦八而得六十四也六十四而易之道備矣卦止於八所以重四象也爻止於六所以參三才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或曰因重之法世傳邵圖六十四卦次序盡之矣由八卦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儘見法象自然之妙而此必每卦而重之不已勞乎曰一卦重八卦八卦各重八卦全從造化之理迭相推盪正是自然之理若一每生二循序而進無乃終錮於

死法而不知變乎且易止言八卦六十四卦耳並無所謂十六卦三十二卦也卦每六爻耳並無所謂四爻之卦五爻之卦也果若所云一每生兩有加無已則六十四卦又可分爲一百二十八卦矣進之百千萬億無已時矣則將有七爻八爻九爻十爻之卦矣而烏乎卦乎故謂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則可謂六十四卦可變而爲一百二十八卦則不可

易鈔圖說

十

六十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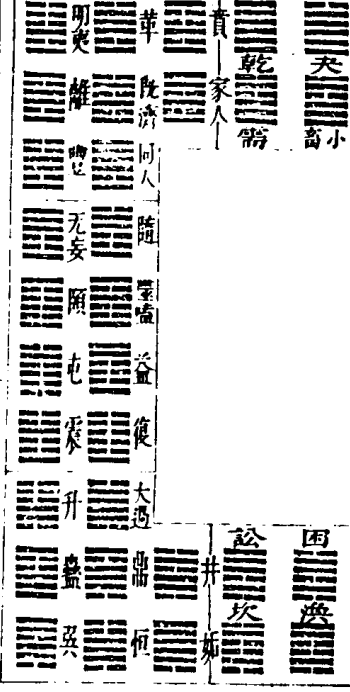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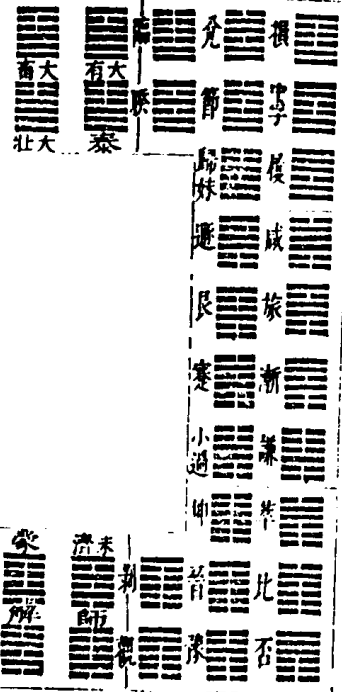
右六十四卦圓圖以象天道也四陽卦居左起震而歷坎艮以至於乾爲春夏之運四陰卦居右起巽而歷離兌以至於坤爲秋冬之運皆左旋而貞下復起元焉震交於坤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復黃鍾之初氣也坎得

陽之中氣長得陽之終氣而後進於乾則純陽用事矣
 與交於乾一陰過於二陽之下為姤筮賓之初氣也離
 得坤之中氣兌得坤之終氣而後進於坤則純陰用事
 矣合之為一歲十二月之運而氣盈朔虛寓焉所以成
 閏也又分之為三百八十四爻則周天之數詳焉多二
 十四度統閏法而數之也虛其中即天極也合而觀之
 有河圖之象焉陽卦居左即一三五之位然陽中有陰
 陰卦居右即二四之象然陰中有陽即圖數相表裏意
 中涵元氣即五十之居中為陰陽之合德者也

易卦圖說

十二

六十四卦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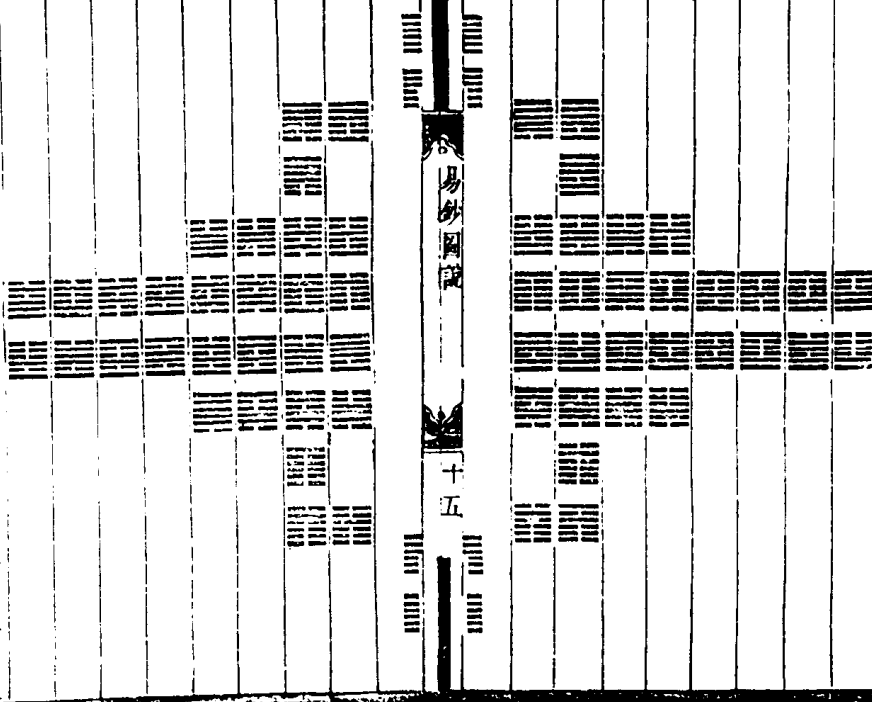
右六十四卦方圖以象地道也分四陽卦為四正四陰
 卦為四隅以陽領陰之義也震東陽始生也坎北陽水
 旺也乾南陽盛也艮西陽始衰也巽居東北協震木也
 離居東南助乾火也兌居西南通山氣也坤居西北養

坎水也虛其中且地極也合而觀之有洛書之象焉卽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皇極居中是也

易鈔圖說

十四

六十四卦縱橫圖



右六十四卦縱橫圖象人道也乾坤奠南北之位有父天母地之象自乾而下爲天地否天首交於地也其左爲天雷无妄爲天水訟爲天山遯其右爲天風姤爲天

火向人為天澤履皆從乾以見天道之職覆無外降而下分左右為雷地豫為重雷震為雷風恒為雷水解為雷火豐為雷山小過為雷澤歸妹為雷天大壯皆從震則長男之繼父也又降而分左右其左為水地比為水雷屯為水風井為重水坎為水火既濟為水山蹇為水澤節為水天需皆從坎則中男之協於長也其右為山地剝為山雷頤為山風蠱為山水蒙為山火賁為重山艮為山澤損為山天大畜皆從艮則少男之協於長也三男從父見乾道之變化無窮而人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仰戴員而盡泰天之貴也自坤而上為地天泰地首交於天也其左為地雷復為地水師為地山謙其右為地風升為地火明夷為地澤臨皆從坤以見地道之職載無外進而上分列左右為風天小畜為風雷益為重風巽為風水渙為風火家人為風山漸為風澤中孚為風地觀皆從巽則長女之繼母也又進而分左右其左為火天大有為火雷噬嗑為火風鼎為火水未濟為重火離為火山旅為火澤睽為火地晉皆從離則中女之協於長也其右為澤天夫為澤雷隨為澤風大過為澤水困為澤火革為澤山咸為重澤兌為澤地萃皆從兌則少女之協於長也三女從母見坤道之變化無窮而人亦與之俱無窮君子所以俯履方而盡兩地之責也虛其中央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人道之本也嗚呼西銘之說備矣

卦變圖

<p>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p> <p>姤☱過 否☷觀 剝☶晉 有</p> <p>右皆從乾變來類推之可變為六十四卦後同</p>	<p>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萃</p> <p>坎☵為水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p> <p>右皆從坎變來</p>	<p>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p> <p>艮☶為山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p> <p>右皆從艮變來</p>	<p>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p> <p>震☳為雷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p> <p>右皆從震變來</p>	<p>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畜无妄</p> <p>巽☴為風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p> <p>右皆從巽變來</p>	<p>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p> <p>離☲為火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p> <p>右皆從離變來</p>	<p>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p> <p>坤☷為地 澤天夫 水天需 水地比</p> <p>右皆從坤變來</p>	<p>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p> <p>兌☱為澤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p>
--	---	---	--	---	---	--	---

右皆從兌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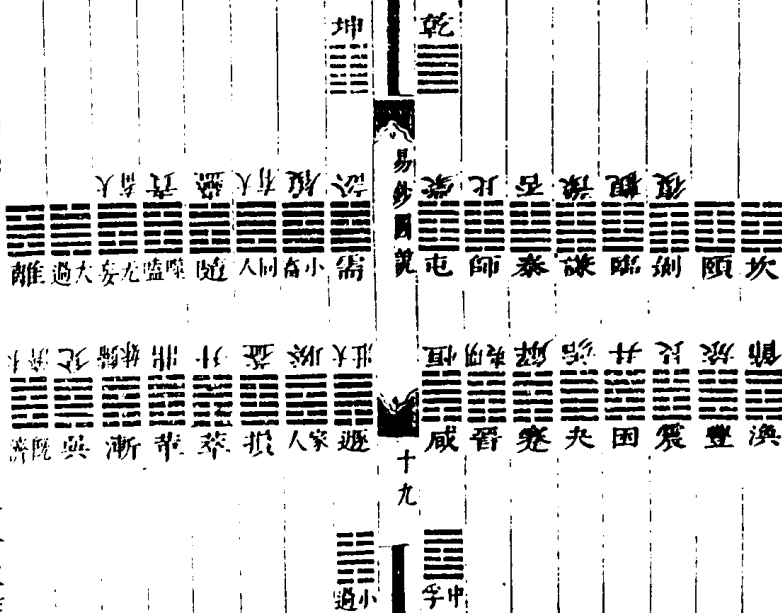
右卦變即舊本卦象之說而變衡其中者如乾為本位一爻變而得姤二爻變而得遯三爻變而得否四爻變而得觀五爻變而得剝變不可盡也轉與類行而得晉復其本位而得大有凡三變而得所配又三變而還復其初蓋至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乃所以善變而不窮也餘七卦做此又以類推之則一爻之變自姤而進凡六二爻之變自遯而進凡十五三爻之變自否而進凡二十四爻之變自觀而進凡十四五爻之變自剝而進凡六六爻盡變則坤矣是乾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也餘七卦做此六十四卦做此易者變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凡卦皆自變而來非必訟自遯類自歸妹來也

易參圖說

十八

如訟剛來而得中泰小往大來皆從本卦取義並不謂從卦變來也餘做此○其序本後天卦位但始乎乾而終乎兌非復帝出乎震之說

文王序卦圖即反對圖



右序卦上經始乾坤立天地之大義而終於坎離以分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卦凡正對之卦六反對之卦十二共得一十八卦下經首咸恆立夫婦之八綱而終於既濟未濟以合效水火之用共三十四卦凡正對之卦二

反對之卦十六亦共得一十八卦合而言之乾坤為一部易書之綱故特位乎上中孚小過為一部易書之紀故配位乎下蓋中孚小過有入心之乾坤焉一中虛虛以實為體一中實實以虛為用故也曷不配以既濟未濟以二卦反對非乾坤正對之配也自渙而節乃下及中孚小過而終既濟未濟序適如此也况中孚小過即既未濟之分體皆水火之象也其餘次序則序卦傳已略見其義不敢強解姑附程傳上下篇義於後云

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

易學圖說

二十一

而後推其義以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眾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

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眾而盛也雖眾陽說

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眾陰主也王弼云一陰

為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

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

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

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

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

陽至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達陽之暢

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眾而陽寡復失正位

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無陽無本也艮也蹇

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蹇

之上艮之下無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

易學圖說

二十一

達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

妄也無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

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

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

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矣離則二體上下

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

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中孚也卦三陰三陽

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

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蠱少陽居長陰

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所

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

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

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管未為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噬嗑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侷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無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為陰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贊

剛德贊

讀易之法先理其要學易之易踐形唯肖形肖而下形上斯妙上天之載坤以法效曰剛與柔順天之道柔附為肉剛由骨造粗以植身精以心竅伸萬物表立三才與設卦分爻二老初少出入寒暑奔走二曜元亨利貞於斯有紹嗚呼剛乎太極之號天德之首夫子之教未見而思根也

元贊

天地之大其德曰生生之妙一元渾成察篇萬有靜專不擾聲希味淡絕類離情俄而盎然俄而蒸蒸勾芒甲折次第分明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仁者人也生而載靈萬物

一體克已者勝

亨贊

火然斯燔不燔不然泉流斯滿不滿非泉天地之化人心亦然陽春一動品物流焉形形色色紫爛紅鮮一齊俱到渾無後先日用之間視聽貌言紛縷交錯三百三千是為通德溥博如天天下文明見龍在田

利贊

一氣周流無往不復無往非復往過來續火金之際革道乃屬是謂害氣利害倚伏克與生逢義與利卜易用逆數天地轉轂君子得之以理制欲其利斷金剛德靡惑涉川見大禦寇遷國利斯可矣不言亦足

貞贊

有物凝然吸渾沌髓水涸木脫龍蛇蟄只一念不開四體
如圯不剝不琢葆其根抵爰植厥幹爲萬事紀智以成終
仁以成始原始要終一生一死死生之說純亦不已

中贊

窈兮冥兮其中曰真恍兮惚兮曰精與神善觀道者氣象
難親卜其似耳訛而遠人其人維何在心爲身一身之氣
與四時循夏不愆冬秋不伏春無過不及乃見中因中無
定體萬變錯陳約而操之不動一塵主靜立極頗涉其津
卽靜卽動廓兮無垠

正贊

只此心耳何動何靜體之爲德踐之成行在德爲中在行
爲正體用一源岐之兩病正亦何名各正性命剛善柔善
賦形有定天高地卑與萬物並各得其所四時順令君有
君方臣有臣政推之六位吉凶貞勝

吉贊

易道之妙元亨利貞既中且正純粹以精三才一貫得象
得名乃著之占是爲吉徵其或情遷凶與類呈曷趨曷避
人定天憑四德之吉元吉首稱要之貞吉終始言行和風
甘雨慶雲景星反是者凶履霜堅冰謂余不信當下分明

悔吝贊

江河之大始於涓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君子謹微履水
臨淵一念偶失亦不我寬念念已失轉念可圓克念罔念
悔吝無端若念未起執司其官介然之頃燕越殊轍自悔
而吝念與念緣善學易者悔從吝拍悔亦何悔天君自完

无咎贊

悔自內出咎自外來內外敵應紛紜互借以集厥躬爲蛇
爲虺小隨吉離大與凶開若彼謾藏主人偶乖行人之得
邑人之災大易懋懋示作聖階其要无咎烈風迅雷自大
推小愈拂愈埃無曰胡庸怙終不才過而仍過過云已哉

神物贊

四靈有龜百草有著衆人物之聖人神之神以知來來本
無知知以藏往善敗攸期吉凶悔吝惟幾惟時其要无咎
神若翼息曷名神者一心是矣心哉神乎爲百神司不靈
而策不介而孳細入毫芒巨出須彌四方萬里章亥所馳
一日萬年巧曆所容貫此徑寸無少欠遺人盡心耳聖人
孜孜克全於天趨避時宜人盡人耳聖人慈惠與民同患

卜筮是資假爾泰占著以數依曰貞與悔易卦推移若雨
若霽蒙繹克差因龜而兆並決大疑萬心所歸稟乎保師
枯朽載靈錫福祁是謂權教斯因取斯聖人往矣神乃
在茲

周易古文鈔

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為之繫象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象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渾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為之更定凡為經二卷另夫子繫辭傳仍載後如舊

上經

☰☷ 乾下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真陽之德也乾本三畫卦之名上下皆乾則健之至也故乾之名不易焉元始也大也亨通也利宜也

易學上經

貞正而固也乾之為道當始亨而利於正言可大又可久也天下之盛德大業也夫乾易道之第一義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神物也具純陽之德焉故乾爻皆取象於龍而初之位則潛也占曰勿用言其當介如石也不用所以裕用也後分象占倣此○凡爻位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陽大陰小得位曰正二五曰中此爻義喫緊處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非定位也離潛而見仍不離潛位故強擬之曰在田占者當利見大人覲龍德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上下交乾故曰乾乾於龍無所取聖人全以占法繫之

而得君子之心學焉蓋雖當出潛離見之時而猶未敢遽躍也朝乾夕惕若置身無地然或為魚服或為蟻蝨而變化之體於是乎始神雖危无咎之道也乾六爻皆聖學獨於九三示其撰云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潛地也離下而上躍乎淵矣或者疑詞疑之也者惕之也一以為躍一以為潛也精神全與九三縮結故占皆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自躍而上得正位焉遂當霖雨天下矣君子得之以瞻望龍光希聖者當如是

上九亢龍有悔

易學上經

飛而不已則亢亢言乎過也龍德且然况其他乎故有悔何悔乎惕乎惕乎其返於潛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必用九以若變也九為老七為少老變少不變也羣龍一龍非無首也我見之則然龍不可見乃稱龍德仍歸潛體雖然萬物之廣也君子何所不統體焉而托玄於龍德乎彼哉猶龍氏之道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夫子象傳也夫子首以天道明乾義而得元亨利貞之用四以聖人配之也乾之元物之始也故為天德之

統領一變為亨有品物流形之象由變而化則流形者於是乎各正其各正者於是乎保合萬物之所以成終也各正言性命各足其生理也保合言太和貞下起元也此四德之所以循環無端而元之所以為大也乾道之終始即聖人之終始而六龍其用神也聖人本龍德以御天即用龍首以成化不必言无首也无首者體也

有首者用也愚按大明終始以下十五字疑在乃利貞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乾非天也而惟天足以蔽乾道之大故即以天繫乾惟自彊乃不息彊於自也自之為言天也人心一天體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下不極不可上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德可施普而膏尚屯在田者寄位也實未離乎潛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其道乾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龍德以造一世之命猶造化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未始无首不為首也乃以利貞也○愚按潛龍而下夫

子之小象也繫於大象之後故不必各加象曰二字以省文也此夫子傳易之定體六十四卦皆從此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另加文言重贊乾道也象言天道此則言人道也嘉之會言人道於斯萃美焉節文彬彬可儀也義之和以義為利所以利也行此四德謂行之以天行之健也亦曰自彊不息而已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愛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出處之道明潛義龍德而隱時常然也確誠貌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九居二本非正而曰正中以龍德位乎中也閑邪存誠由信謹以來又操之一念之微得誠體焉存之為言潛也而德已見矣故曰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誠者天之道也存之為德發之為業忠信所以存之也
修辭立誠謂言必由衷本所存為所發也修辭所以修
業業非在外也居之而已又言知至知終誠身必先於
明善也知至者知始者也知至之始乎天也知終終
之終乎天也所謂大明終始也知始以知幾所以進德
也知終以存義所以居業也此聖學之極則也愚按乾
一而實誠是也初以之亢而悔也天道所以元亨利貞也
躍五以之飛上以之亢而悔也天道所以元亨利貞也
畫龍點睛其在是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咎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在上下進退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仍欲

易卦上經

五

及時以勉學也至是而君子之心益加淵以密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專釋利見之義聖作物觀自然之理誠故也以誠感
亦以誠應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專釋亢義有悔則無三者之患矣○自文言至此為
一章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所以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猶言自審彊曰自彊試曰自試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聖人極盛之治非小補云爾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則窮悔乃通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六龍統於乾乾統於元故特表之曰乾元用九以起下
文為成德地○此下疑錯簡應接君子一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易卦上經

六

六龍一乾元也此所謂陽氣潛於黃鍾是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蓋三陽建寅之象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春夏之交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金火交承之際利用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萬寶告成正是天道及物之盛處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去運將終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貞下起元天之則也乃知六龍卽元亨利貞分現之神而元亨利貞一元也故下文遂贊乾元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則必亨而利而貞莫非元也元始之氣所謂繼之者善也利貞性情所謂成之者性也言其體也美利不言言其用也總見元德之大愚按前章既以各正性命歸之利貞此章又以性情歸利貞又合之繫辭成性之說則性之爲義彰彰而後儒一切分疏皆訛也性情合而

言之原未嘗以性爲未發情爲已發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易鈔上經

元之大以乾之大也剛健七德一言以蔽誠之至也朱子曰或疑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者非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乾德之大莫不發揮於六龍之下故聖人卽六龍以體乾道而天自我出所以不動聲色而奏天下平之效也程子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自潛藏至此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初雖龍德而行有未成亦其德有未成也此以下又統論聖人之學直自下學立心而推之必也求之潛乎潛學之本也下文遂詳言成德之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德至此可以行矣而猶有重剛不中之病致上下之無嘗則天人不免中立矣故仍用乾惕法以進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德至此益可以行矣而重剛不中之病猶未盡屏也故

易鈔上經

於上下不處間并無在中之位幾於人盡而天矣而終不能不隔了一疑一疑益一信龍自此飛矣上下乘乾故亦曰重剛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德至此渾然一天矣又何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有間而乘龍御天之時又何先後之可言哉至此乃見其成行之大處天大元大聖人人亦大是爲成位乎中以我合彼猶二之也聖人之德卽天地之德也聖人之明卽日月之明也聖人之序卽四時之序也聖人之吉凶卽鬼神之吉凶也天道在我駕御之中天若我先亦我後

總弗我違見乘龍一步一驟消息如此聖人偶一為指
點曰先後天而後人話柄不了漫失初指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德至此尚可進乎於是止以為行之法仍寓精神於

潛惕之地而時時進時時作退步想也至此乘化永終

可以上下天淵可以揮斥八極嗚呼其唯神龍无首之

聖人乎自成德至此聖人不作六爻解只一氣呵成蓋

夫子語語自道也○右自下也以下為一章總見夫子

讀易三絕章編處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真陰之德也言其順乎乾也上下皆坤純坤體

也按陰畫偶者左畔一畫即陽也其右乃倣而偶之有

順道焉故陰即陽之餘氣而坤道即乾道之成者也是

故有元亨利貞之象牝馬順而健也順而健所以順也

其占為君子攸往元而亨也迷於先而後乃得所主利

也得朋喪朋安貞之吉也先迷以利為利也後得所主

以義為利也陰道右旋自西而南則日與陽遇所以行

地無疆也東北反是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始生於下有必至之勢為世道人心計者盍於此謹

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中得位得坤道之純而順之主也直方大地勢坤也

順之至故不習而利習之熟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得陽位有章美之象而守之以闇能不輕於自見也

如是則雖或出而從王亦終不變其含章之守而臣道

於是乎純矣无成有終萬世臣紀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之會不但含章以為貞而已一味槌槌盡削章光

而加葆固焉則咎與譽皆絕矣惟无譽所以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中而能下如文見於裳而所

見亦儉矣所見雖儉而望之者愈以起敬知其中之所

存者美也自含章一路學問來至此闇而章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處重陰之上順極而逆不能安貞故其象為戰其傷齒

黃夫龍神物也非天則淵野戰豈龍乎其蛟螭之類似

焉者也猶系之曰龍將以慎防其似也不於其真於其

似非徒禍世還以自傷

用六利永貞

陰數六老而八少用六以志變也然乾利於變坤不利

於變陰以順陽為貞也順之極則至於健矣不然能無

戰乎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元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類舉其四德也乾坤本非二氣乾
道之有終者即坤道也此資始資生之別也故曰乃順
承天始則必亨而利而貞亦復如是牝馬順而有終有
柔順利貞之象焉天道大元地道至元并至貞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此
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舊君子句連上此占者法坤之學也攸行則元亨在其
中矣坤道代終後者其管也東北喪朋我喪之也故終
有慶也即此便是安貞處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行言地以勢言形氣之分也坤道主順順而不已
厚之至也故其德足以載物君子象之亦載其所以不
息之理而已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做乾卦例以上象曰領下故爻辭象曰二字皆從衍惠
按夫子繫易於乾往往繫詞復說以明道故每爻有小
象詞凡三見皆無象曰二字至六十四卦略矣其略者
載在繫辭復每爻有象疑孔門弟子習易者續增之以
做乾卦之例與不然何其辭之淺矣也亦以夫子之讀
易非訓詁之學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為中正有合德於乾之義故獨稱動焉其
矣陽動之可貴也而世之以靜為學者皆誤也

合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章不離闇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小為陰大為陽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管含
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易錄上經

十二

此以君子之學明坤義也夫坤君子所以致順乎道也
故其體至柔而動則剛剛以言乎正也其用至靜而德
行則方方以言乎義也先迷後得得所主也既得所主
則虛靈不昧之中萬理咸備萬化自彰而天道之在我
者真有以順承之而不二矣此反之之道也乾道主誠
坤道主明也明以明此誠誠以誠此明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冰兆於霜霜兆於氣辨之早辨於其未霜者也霜矣又

何用辨順本陰德不善用之則禍之積也故君子以逆

為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於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以心之體言義以心之用言君子之學其由敬入乎敬以直內而義自從之于是内外交相培養而天德有依據之地至於日新月感而不容已則其行之而利又奚待習乎抑此猶以利言也必也不息而得不勉而中則不言所利矣夫不習之利與不息不勉之中固亦有問矣吾又安知其不至乎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黃中之德通而且理美之至也正位而居下體則收斂之意多而炫耀之意少至于積之極其充實而四支之暢事業之發自有不容已者矣乃所以為至美也不貴其美而貴其居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為夫委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陽窮則亢陰窮則戰戰則无陽戰則兩傷既傷矣而玄黃之大分反於此而著於是造化之復機兆矣幸已哉陰雖稱龍又何疑焉夫天下之禍未有不始於所疑者也疑而不辨辨而不早疑復滋疑劫黃之戰其容免乎

造化且然而况人事乎○坤於初上特著陰陽消長之大機正所以危中四爻也

☷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動而難也為人物初生之象乾坤之後受之以屯三才之道備矣故元亨利貞如之勿用勿輕用也終有攸往以濟屯也利建侯濟屯第一義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居震之初屯之主也磐桓難進屯之時也利居貞弗用以為貞也利建侯用之大者也初為成卦之主有建侯之象位主下而眾所歸見君道所自起也大君者丘

易卦上經

十四

民之秀也以德不以位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當屯之時英雄崛起皆欲有為於天下而審時度勢量已量人最為要義二之遇屯而不能進下乘剛也然擇君而事此其偶乎不苟從於始而卒從於後深得去就之正也馬初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陰柔而居震之終不勝其妄動以取困猶逐鹿而不於虞誤入林中之象其唯君子乎而知幾者乎决之於早尚矣遂舍之未為晚也往而取吝終暗於幾也掌山澤之官曰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略與二同乘馬班如亦指初言不為我所用也唯以婚媾往則吉而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險之中未能有為則亦抱道守貞以獨善而已出處之際大小之分也雖正且凶非其時也蓋五與初兩雄不並棲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乘五之剛而不能進以五亦非可進之人也故泣血漣如然則濟屯其終在初乎天之所興孰能廢之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易象上經

十五

震剛始交於柔而坎體為險正大難方殷之日屯之象也其為洪荒之世乎震德為動能動故大亨而貞可知建侯不寧此其事也只不寧二字便肇皇王萬古心法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震象為雷坎象為雨為雲雲雷合體屯而未施之象故君子有經綸之作用體幽經野立綱陳紀一從一衡次第布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唯善下所以得民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嘗也

舍五從初可與權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入林但可以得到禽失所從也

求而往明也

濟屯之道全賴明眼非特出處去就用著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者人生之初也法在求通故亟重教焉然教不可妄

施必先啓其誠心而進之其求我者乎既求我矣其初筮告乎而不敢徇其再三之瀆也則庶幾有受教之地

矣故終之以正此皆亨蒙之道也

易象上經

十六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柔居下蒙可發也發之道利用嚴以其柔也然教雖嚴而法則遜乃徐入也必往焉吝也言終內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中而應有統治羣陰之任而道足以勝為能納一世之柔邪盡消融於德性之地而歸之於正克家言肖所生也所謂包蒙之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夫士貴定交法在謹始始合之不正未有能卜其終者也一女子耳見金不見躬人盡夫矣而尚可與之作緣

乎是以君子致嚴損友也亨蒙之道言師亦言友也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無正應困於蒙者也雖然曷不困而學之乎

六五童蒙吉

一副童心終歷聖位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亦師道也然以行之五則為寇也以行之三則禦寇也教貴因人如此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

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象為山德為止險而止性之蒙也蒙而得亨恃善教

也時中之謂也蒙求志先定也初筮之告誠也剛在中

易鈔上經

十七

也不誠則瀆非徒蒙瀆還懼瀆蒙既不瀆矣養之以正

作聖之功也養之為道大矣哉待養之功主於教而實

學以自養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水為泉取其清也性之未遠也果以作之於前以沛

其氣也育以涵之於後以畜其委也此君子自治之學

也而教者可知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正為法也以正為養利用寬以正為法利用嚴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象所謂志應也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人之實可言也遠己之實不可言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非徒順之又巽以入之蒙求之至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爻行不順五言順巽至此胥納於順也禦寇之法遂

以得順也

需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之為言待也以待險也唯有自信之德者始可與幾

焉光而且亨信之至也守之以正所以濟險也必也操

心之危如涉大川然皆所以善其需也

易鈔上經

十八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居下而遠於坎未與物接超然遠害者也恒其德守

之嘗也庶其免於咎者也君子之學有利於需者如此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進郊而沙已犯危幾矣小有言如所謂頗費解說小有

疵也沙非就我我就之也其終得吉也仍賴有此言言

則孚孚則光且亨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則進於險矣禍敗之至自致之也蓋沙濡而泥則垢

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已入於險能免於傷乎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出自穴

也人知其出之之難而不知其入之之易也危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中正處險之時但當盡其道之在我以俟命而已
飲食衎衎處需之正道也樂而不淫所謂貞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處穴之極陷於險矣下應九三乾體相從得益友之助
焉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
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夷險之途聖人一以義斷之而利非所計焉所以免於
欲速見小之累也於君道尤甚故特以天位表之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易經上經

十九

雲上天有需之象君子以為天下無可需之事也獨
飲食與宴樂皆以需得之而在前也惟恐其濡也故曰

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凡天下之禍未有不生於情欲者
也而飲食為甚飲食不已繼之以宴樂宴樂不已繼之

以驕奢驕奢不已繼之以死亡若是者起於有爭心而
或失則躁是以聖人制為禮以品節之一獻之禮終席

而百拜以防酒禍也有需之教焉寧失之讓無失之爭
所以就中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有先識有定守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乎亨之道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非在外我致之也自我致之亦自我弭之敬肆之分
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專以應言不當位未詳或曰其三人者雖
非正應之位而能因友以致友則所助者眾所以終能

免於入穴之禍也○需之為義以處人欲得預遠之法

下三爻是也以當事機得漸濟之法上三爻是也一言
以蔽之曰敬而已矣敬非需也需者其跡也需而不安
於需者心也

易經上經

二十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人與人相倚不能無事也勢不能不求其直者而伸之
此訟之說而衰世之教也於是聖人示之以無訟之法

曰道在信心在屈已而持之以兢惕則亦何至於訟乎
不幸而訟不可終也見大人服其無訟之教也險如涉

川人心如之歸訟之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過而能改不遠之復小有言而已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剛中之德實能克己以自處於卑約有口不勝言身不
勝表之意焉寡怨之道也象言乎窒此之謂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居坎之上以陽為體本固有之德也守之而不變則歸
逋之操其終免於訟乎處爭辨之世雖君臣之間有訟
機焉蓋所求於君者重而或以為誦已也无成之訓臣
道也亦時當然也指應上而言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剛而能柔非求勝於訟者也歸而之於命有修身以俟
之道焉渝而且安所以正而吉也渝即心恬意宁意于
日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之謂也

九五訟元吉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此天下是非之衡也為
世教主為國是政

易鈔上編

二十一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以剛居上自以為聽訟之能而是非邪正終無定主或
焉而為鞶帶之錫矣忽奪焉又忽予忽奪焉賞罰無章
如此世亦何賴焉鞶帶之飾褫奪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有人已相敵之象險而健有才知互違之象
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也凡言卦變者皆
從此例本義云自遯而來以三之陽來而居中似乎反
近拘入于淵言愈險愈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作事必謀始必也謀及乃心乎一念之不謹流而為滔

天之禍者有之

不承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此君子身訟法也訟其可長乎一辨即解而已從而歸
焉如葛藤難斷鮮不蔓矣

不克訟歸道窺也自下訟上患至援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自下訟上遊也人遊
而我亦遊也故君子必自反也二五兩剛相敵有交訟
之象

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與自下訟上正相反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鈔上編

二十一

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是為倖恩上不明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者治亂之道也將以正天下之不正而歸於正也非
徒師出有名也然擇將匪焉所以眾正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兵者刑之大者也故以律言律死道也死而之生坐作

進退其事也自律以律人也或不以律則舉義雖善亦
適取敗耳甚矣師貞之以丈人濟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適取敗耳甚矣師貞之以丈人濟也

適取敗耳甚矣師貞之以丈人濟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剛中有應允稱長子之任握中樞而治律前後左右皆制命焉而師貞之道於是乎濟所以吉而无咎也三錫有命上之人任之專倚之重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九二膺長子之任而三處其上不無參事權而紛紀律適以撓敗而已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君志先惑也如李郭為將監以魚朝恩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同有師旅之寄而獨能左次以讓賢卒成長子之功賢於六三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一聲罪之間而天下咸震服矣猶田禽之利執以言不假餘力也長子帥師委任專而將權一矣若眾為政焉鮮不以國與敵者故雖貞亦凶輿尸言眾為主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定亂之後王者有論功行賞之典則大者開國如九二是小者承家如初四又進之言保治之法則小人其可用乎功懋懋賞德懋懋官君之命也亦以奉天之命也上與三應有小人之象云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能以衆正以正用衆也其任則丈人也九二以剛居中而上應六五是也坎險坤順丈人之道也事雖近毒而

道主生人王者之師也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至順之中而至險伏焉師教所自起也君子是以得制師之道焉事不越於保民而三軍之寄於是乎備所謂以比閭族黨伍兩卒徒之衆也故民即為兵而公卿即出為將帥王者所以善用武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嘗也

承以律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一人當陽而天下皆合并以成親輔之勢比之義也則吉之道也原筮再言筮也元永貞王者筮以比天下之道也不寧所以方來也後夫而梗化終取凶也榮貴初筮明有初也比貴原筮下有終也甚言比天下者之不可苟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為有孚之象然卜其初未卜其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彖有取於原筮以此比之者有所比也

也無所比則亦無所私矣有他之吉吉自外至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得於心孚之至者也又以貞戒考其事也以訓臣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

處一輩柔邪以成比正所謂小人比而不周

六四外比之貞吉

近比九五故曰外比占同六二皆取以道事君之義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以一陽當眾陰之比明與天下以利見之道而無所私

所謂顯比也當是時有不寧而方來者亦聽其自為向

背而已於王者無所容心焉三驅失禽雖邑人亦喻上

易鈔上經

二十五

意而不相致誠則王道之感孚遠近有如此矣古者田

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蓋言仁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自外於五不終所比之象在彖則為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以勢言上下應以德言剛即元德以剛居中所

以承而且貞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小人之道也故於君子無取義焉建國親侯比之

大者也王者封建之典方千里以為王畿又方百方七

十方五十及不能五十里以備侯封於是五百里為畿

服五百里為甸服五百里為侯服五百里為要服五百

里為荒服萬方錯處相與環拱一人以成尊而巡狩述

職聘問會同之禮行焉則所以親諸侯也親之也者親

民以親天下也親天下所以見親於天下也孰謂封建

非聖人意乎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爻重永終象即始以要終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信諸心非枉已以求合也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比賢非比勢也

易鈔上經

二十六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

位正其中所以元永貞也失前禽忘順逆也上使以中

非使人中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鮮克有終也孚不盈也

三三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一陰畜五陽陰在內而陽處其外不我罔也畜有亨

道亦就始畜言之也及夫畜之久而陰陽混處不可辨

矣陽幾化而為陰矣一種搏結不解之意如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然密雲陰物西郊陰分君子處此其亦思為

逃雨計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以陰畜陽陰為主而陽附之陽若失位然故聖人訓之以復欲其進得位也位其自者也陽得位則柔失位矣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故二得因初以進亦吉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過剛不中而近於四始雖相昵就之殷卒嫌疑之甚矣進既不遂好亦不終有說輻反目之象若是則陰不能畜陽矣亦可幸也小畜之時而能始終自全不罹清議者斯人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易卦上卷

二十七

以一陰畜五陽不勝其人心之危者也而居巽體同力畜乾四從而孚之孚之至則順乎陽矣庶幾免於柔邪之病乎血化為氣惕轉為安補過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越四而上遂能厚集諸陽以決尚往之勢中既作孚外亦協力自復自道至此有成已而孚其本也自道之主也○六爻皆以心學言於理為長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通雲乃雨矣至此君子之道皎然有自處之地矣幸君子之終不見傷於匪類也而久賴其承載之德如婦順然亦危道也當是時陰氣盛矣如月幾望矣君子而仍復有行徒取敗耳孰若始終有以自處乎嗟乎

反目之象可防也婦貞之厲不可解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一小人當權用事獨能羈縻眾君子以自蓋其短而君子猶有可亨之道焉內健外巽以剛居中而志行所以亨也志既行宜若可往而勢在相拒不免動而見括終如遠施何子曰知幾其神乎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若畜天然小畜而已君子誠欲小其所畜乎請自學文始文雖外也而懿美中涵有諸中乃見乎外也得內乾之說焉

復自道其義吉也

易卦上卷

二十八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亦者承初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聖人責備夫綱如此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言君子依之如承藉然此正君子所以疑也能決所疑則通矣信其為我載而已

疑則通矣信其為我載而已

三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乾躡兌六三一爻若戴虎威以噬人者而下二爻有

尾象君子之履也必自下而進而能持之以敬慎之心始終不敗之道也此履之所以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初心自葆之地履道第一義也居履之初守履之道如是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无應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如幽人之貞然吉之道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陰柔不中正而進履於乾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本言履也而推本於視蓋惟其盪不知以為知故惟彊其所不可行以為行也履尾且傷况又進不已乎武人為大

易鈔上經

二十九

君乾有君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下履陰爻為能處危地而知懼終免噬人之凶也愬愬二字是履道要義

九五夬履貞厲

履乾得中亦復何所顧忌為夬履之象雖貞亦厲况未必貞乎履虎可以得亨而乘乾不免於或蹶敬肆之分也○夬與坦異坦安於理夬動於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處履之終庶幾全歸之地而至此正不廢審視以考其祥果其啓手足而無虧乎又繼之以周旋不舍之念是謂大善而吉○自素履以往始於坦坦繼以危懼雖可

以一決其履而不敢自信至此乃獲履祥之慶難已哉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柔履剛指兌體言踐履之實也君子之履也兌為澤其德為說以說應乾取上下卦義臣道之履也剛中正專取九五爻義君道之履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禮也惟禮可以定分分定而後天下之民志定胥天下而納之軌物之中不至以侈肆壞士習以驕奢敗民行以僭擬無涯傷士大夫之操持皆此物此志也而君子所謂端身範以作則於上又可知矣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易鈔上經

三十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總釋冥行取困之義夫履言乎以說勝也三為說之主而取困若是乃知說不以道未有不乘以躁妄者

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取義與象傳異本義云傷於所恃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天下之道莫善於相反而相交以爲用交則通不交則
攜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天地交泰泰運既啓其時爲
陰往而陽來人事所以贊氣敷也吉亨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連類而進初實始之所謂一君子進衆君子與之
俱進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上應六五有包荒之象言容小人也越三而治四有用
馮河之象言去小人勇也遠於上有不遐遺之象言慮
小人之周也近初與三有朋亡之象戒黨同也此中行
之道也主泰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處上下之間泰運方中爲極盛之世然世不能常
平而不陂小人不能必往而不復此艱貞之道所以當
亟講也孚指小人之黨食福福在人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時已過中雖猶處泰運而羣陰已翩然而進有莫知其
所自者又曰以其鄰不戒以孚言小人爲君子鄰且作
之合也泰運然也雖然君子亦知所以自處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柔中而應剛中小人誠心改過以順君子爲帝乙歸
妹之象至此則小人盡化爲君子矣包荒之效也占者
當錫福自天大善而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矣國勢壞人心離矣唯反身自治力修政刑
以告有命以回天之社稷幾乎貞而且吝病其晚也高
曰城平曰邑坤爲衆師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由天地之泰而推及於上下君臣之泰於時內外大分
秩然但覺世宇總是一派陽明氣象爲內陽外陰而健
順之德隨之終之有君子而無小人君子之道所以普
勝於小人也皆自我內之自我外之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天地之泰得聖人成位乎中以裁成輔相之業左右斯
民而泰運始徵裁成以道言全體著也輔相以宜言大
用行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之道以包荒爲主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富者陰類之實失實則幾變其類矣然君子辨諸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小人之心可化也假泰運以有爲所願亦然也四與五
皆然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君道承天故曰命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極而否有否時則有否人否人之為匪人也首與君子為難而正道誦矣於是往來之勢決而上下之交亡世道之所以益否也此非天之所為也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連類而進與泰同但戒以貞且亨欲其變而為泰

初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曰包荒否曰包承率是道也世之所以嘗治而不亂

與大人相應又係亨於否志其時也君子之否小人之

泰也

六三包羞

小人至此雖已肆惡於君子而猶有羞惡之心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陽在上命兆於四轉否為泰之機也疇言類離言離以

疇離祉志慶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曰休有安舒以俟命之意其亡其亡所以善其休也

苞桑言繫之固也存而不忘亡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至此可傾矣先戒否後乃喜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

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泰言健順以德類也否言剛柔柔則邪也此小人亦與

泰小人不同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儉德有收斂之義非自貶也不可者其介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所謂仕則慕君也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在否能亨疑於亂而不亂也

包羞位不當也

處非其位未得志也○三陰皆不能肆惡於君子以有

應於上君子皆用事也而勢已上進是可危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夫子特傳五爻以志轉否為泰之意蓋休否為六爻之

要義而二語又本爻之要義也聖人說經之例大略如

此非以章摘句為訓詁者舊本雜在繫辭今改正

離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以離麗乾同人之義也于野言大也大同故亨而可以

涉川然必利於君子之貞乃為同德而有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在同之初尚無私交越二而同四陽有出門同人之象

二爻如門然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一陰自處既不能大同而有應於上專專一人之作合

而已吝道也雖然與其泛而交也無寧擇故曰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柔中得正本非戎也而九三不勝其尚同之意急

急乎為意外之防升其高陵以避之且求同於四焉至

於久之而戎不我發安知寇之非媾乎而門戶之中不

有戈矛乎甚矣尚同之為病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乘三之上以下攻柔邪誠惡其異已也然君子曰自

勝之為彊不反請已而惟人之求恐其失之矜而爭也

爭則兩傷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同人之

道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應真同德相濟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三四類同

而意則黨也非剛明之君子不足以破之私交破而公

道彰何異何同君子所以躋一世於大同之域者以此

大師指五陽同類互相克互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郊遠於野無所同矣無所同則鮮所累矣雖然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

離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卦取同人義取

因異異乃所以為同也柔應乎乾是也指二五而言涉

川雖似乾行而欲通天下之志者必本之君子之正則

文明以健者是不徒貴健尤貴明也所以辨異致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族同而物異陰陽之辨也君子之學有天理人

欲同行而異情者甚不可不辨之早也故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非敵也亦非三敵也安行言無所虞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義制心無取于勝人也是以君子必自反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君子未求同于人而先審已德唯中且直乃可以辨異

致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三三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以一陰統五陽所有者大也所有既大則其為盛德大業自有不待言者是為元善而亨性之也亦極治之象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者陽也我固有之也而不能不害於柔邪則習染之為病是也卦惟一陰大之害氣也然二交而初未交也可幸也亦既免於咎矣而猶不保其終也艱則无咎將厲之于學也不然恃為匪咎咎乃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易卦上經

三十七

二已進乎有矣有大德又有大學術以承載之以是而尚往何咎之有謂應五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陽進而三乾體全矣挾大車之載以靖獻於一人大人之業也而小人何足以當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上近於五當大任斷大事決大疑恒必由之而獨能不出其大可與免咎矣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彭程子作盛近之詩曰出車彭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位處柔中而下應九二之剛中有事賢友仁以成其德之象然賦質既柔正其不免於害者也必也沉潛剛克

乎既能取友而又變化氣質以有終則亦不徒免咎之

斤斤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處有之終自初又克艱之戒以來步步抑損以體乾之德而其為自求多福當何如故曰自天祐之非卜之於天卜之於自也吉且利永無交害者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小有大故曰大有以剛健文明之德而建應天時行之業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君子去惡為善之功非至明無以晰其幾非至健無以

易卦上經

三十八

致其決故有取於火天之象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本其剛中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晬明之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虛中有發志之義言發我之志也易而無備懼交害也

蓋大有於利害之際言之審矣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自天賦之自我有之自我有之自天申之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夫子因天祐而又推及於人助以見天人協應之理履信思順歷下五爻備有賢德至此又崇尚之而不已則人之所助者益至而在天又可必矣釋一爻而六爻大旨皆備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以制禮言善下也有而不居之義也君子之道也要於有終恭儉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易卦上經

三十九

以謙居下為能有所謙而謙謙之本也君子之道也未卜其終故進以涉川之勇乃吉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能為發明其所謙之蘊而人亦信之進於鳴矣謙德自此著矣蓋達也而非聞也貞則吉言有終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一陽為卦之主而止於上真能有事於謙而朝乾夕惕以不已者也勞以言乎陽德之動也君子之貞謙尊而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居坤順之初行無不得斯亦法世之善物已更發揮其謙而進之剛克不愈有終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居坤體之中為能不自挾其有而慮以下人為上下諸陰所順從者也獨九三一陽在下有非可以同德孚者克而去之可也无不利所助者多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而聞徒以謙鳴也聞也非達也同流合污鄉愿之漸也則克已之學信有不容已者矣去其鳴而可矣并去其謙而可矣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聖人即謙以發明三才之蘊總言謙之亨而君子所以

易卦上經

四十

有終也虧益如日月四時之類變流如川谷之類尊卑之義無所不概堯舜以君謙九官十二牧以相謙孔孟以學謙老莊以術謙范張以智謙昔賢云丹朱只為傲字便結果一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隆地上而此若蘊而下之適得乎平矣故君子衡量於多寡之間而制為平施之禮乃所以為謙也蓋平也而非過也恭近於禮也又以補象義所未足云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所牧者謙而自其所謙者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得之於闇非得之於章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焉謙不違則也

則法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人和之義人心和而國勢從之故以之建侯則百
度維貞以之行師則反側戢志况其他乎

初六鳴豫凶

柔居下而應由豫之爻安得不鳴凶之道也蓋豫之道
可以養世而不可以居身也六爻做此

易學上經

四十一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中正而無應於上故能不溺於豫而處之超然雖欲
為終日之苟安而不可得者君子因以觀其介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三近於四方欲因人以鳴豫而無如其不我與也徒作
盱視然是可悔也而亦已遲矣遲復遺悔悔無蓋也以

視不終日之介遠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世道人心之豫皆四為之也陽馭陰也而應初非我之
匹也得無為其所疑乎夫惟絕私交而廣善類統羣陰

以作合而世乃不窮於豫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柔中而當豫之時豫且甚而介於疾矣幸其近四之

剛有長善救過之益焉故能貞以處疾而不瀕於死然

亦數危矣恒死恒不死終生之徒也蓋朋盍之生人也

大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終而昏矣樂極生悲此其時矣處已成之習而能一
變以有終君子以為善補過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知之而
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九四一陽而上下五陰應之豫之主也其德則順以動
也惟順動之義可以建天地而不悖天地一豫也聖人

易學上經

四十二

一豫也而建侯行師其餘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君子之學統無取於豫故推本於樂而言之殷薦盛祭

也按周禮冬至薦上帝於南郊以始祖配夏至薦上帝
於明堂以考配又冬至祀天配祖氣之始也季秋祀帝

配考形之始也

禘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於志之謂窮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言美疾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生理焉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又申釋二爻以二為成卦之主也首贊知幾見處豫之時最易溺人非乘先幾之哲鮮有不始於鳴而終於豫者此本爻言外意也上交不諂譏盱豫也下交不瀆譏冥豫也幾之為德也動而無動有吉而無凶道心常為之主者也幾非動也而作乃動也知以前知動以

易學上經

四十三

前動也介如石靜氣如山也吉之所以先見也其知微者也知微則知彰矣故其為道也有時知柔而退然有以自下有時知剛而卓然獨立於物表則知幾之竟義也允矣其為萬夫之望也萬夫之望由豫者也○動之微者人心本嘗動而此其惟微處非謂繼靜而動也吉之先見本無凶字周子以為幾善惡者誤此千古學脈所關不可不辨

隨元亨利貞无咎

人生少有可隨者隨人則詭隨世則流其惟隨時乎天道有元亨利貞而人事隨之正隨時之義也四時之序人心往往皆然而人自日用而不知於是愈陽伏陰之

病亦與時而積无咎以志寡過也隨時寡過盡人以達天也○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頗得占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主隨者也上從二陰失其主矣以主為客心官之病也二三有門象越二三而交五陽與陽遇善反其初所謂正也即隨時之實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凡隨以上從為義二近三而遠五為從邪去正之象二本中正而陰柔為病在隨則然初陽猶懼其或渝况二陰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易學上經

四十四

三近四而舍二故為係丈夫失小子所從不差隨求隨得亦其驗也然柔而無主未卜所終也居貞之戒欲其終不失之於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上隨於五以類而行不待求而有獲其於道也視三更易矣然守而不變亦不免於凶何也吾懼其不求而獲者終以舍之而失也必也求信諸道以誠而進於明則獲為真獲底無危失之咎語云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得位而下應六二有孚於嘉美之象不言隨得所主也信道篤而美利從之并不言所得盛矣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而居上孚之至也明信之極可交神明天隨之謂也
以人盡天之學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正言隨時之學也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
陰皆剛來下柔之義剛上柔下分也有時而下柔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動而說所以隨也大亨以正天之時也
隨時之學天下一人耳時乎時乎其唯聖之時者乎故

特贊其大云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靜中有動嚮晦而息乃所以生生也宴息
安之至也○嚮晦宴息夜之隨也鷄鳴而起草草為善

晝之隨也瞬有存息有養言有敬動有法晝有為宵有
得十二時中無非隨也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隨○隨

下震上兌統六爻分明夜氣節候昏時未便就寐故以
一陽入由一陽進二陰真陰用事深深久息有酣宴之

義進此則亥末子初一陽微復道心種焉進而二陽漸
醒漸明平旦之氣開矣陰中之陽寐中之寤最為得力

及將旦時仍有一陰用事所以節束陽氣使不洩也故
人於將旦時必反成寐一回而後起霍然之色故曰天

將旦而故昧人道亦然若得晝時反其道而用之亦作
如此消息便是通晝夜而知今人謂晝做得主夜如何

做得主是倒說了夜以天用晝以人用也故曰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及其且
晝之所為又從而悖亡之矣悖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夫子特以嚮晦取隨時之義以此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不失謂不失所官
係小子弗兼與也

出見紛華入聞夫子豈能兼乎
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即心官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而有獲非真得也雖得之必失之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拘係之上窮也
象曰上窮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世道之壞大都起於人心下異而上止則上下不交矣

所以蠱也治蠱之道首在扶起元陽一豚一洗甲遜苟
止之習以求可亨之道而行之尤貴於果為涉川之象

甲者干之首事之始也始事之道追其先又防其後所
謂予其懲而茲後患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六爻承象而言元亨涉川有幹道焉必稱父母親之也
家視國身視蠱也先甲後甲厲之義也正所以作巽止

之氣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以剛中而應慮難乎為上矣故曰不可貞言行之以巽
在二則不嫌巽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小有悔戒剛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柔不能為養蠱者也養成苟止之習以中人主之蠱
者四之罪也更何往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下應九二有幹蠱之臣而譽乃收於上即五之幹蠱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幹蠱有人可以身在事外矣而又曰高尚其事亦所以

易經上經

四十七

自治蠱也傳曰往有事天下未有不自治其事而可以
及人以及天下者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子釋先甲後甲之義不過如此以為辛丁者鑿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巽為風其德為入振民以育德則起弊維風之道也振
之於先而育之於後使自得之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忠臣之用心惓惓之義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有以上臨下之義二陽浸長陰道漸已退聽勢足有

臨陽本在下而言臨尊陽之義元亨利貞天之德也君

子之道也然陽之臨陰正以其不恃有臨下之勢而惟

取其道之足以上行以漸而進焉所謂雖高必以下為

基則制小人之善道也若以上臨下則反對為觀正當

八月之卦而其特四陰已浸長矣凶道也觀雖別有取

義而特於臨見其意甚言君子之於小人可與而不可

易經上經

四十八

求也○古人以臨喪為哭臨臨固凶禮也故取八月應
之

初九咸臨貞吉

以陽居下上應六四無心相感以成臨我臨人非人臨

我也我臨人者德也人臨我者勢也故得正則吉終恃

德而不恃勢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而有應於五亦相感以無心之象不待言貞而吉

且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柔居兌上甘說臨人之象蓋取憐於二陽也時將過矣

何利之有是則可愛也愛之如何與時消息而已矣甚

矣甘情之不足恃也

六四至臨无咎

下應初九初以無心感四則以有心應之心至之心臨之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虛中以應九二之賢可謂知人則哲矣蓋二以無心感而五能應之亦以無心應也所謂獨知之契也君道以之卜相庶幾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處臨之極於道敦矣悠久無疆所以成物也下絕甘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雖有浸長之勢而行之以說而順且剛中有應乃所以遂其長也言貞而利在其中四時之氣一消一長與時偕行八月有凶時處其長不久而復消矣消又可久乎蓋陰陽消長之勢每如此為君子幸又為君子危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息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上於澤所臨者險也民能載君亦能覆君故君子倦倦於教養之道有无窮之息又有无疆之容德皆所以體地道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或曰雖上遇知臨之主然未嘗以從命為正也所

臨以咸則然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澤有民象

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頤若

陽在下取上臨之象陽在上取下觀之象皆扶陽義也下觀者我作之觀也夫觀非可以貌為也必也反而求諸心以神道示之盥而不薦交神之始也有孚其本也而頤若所以示觀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爻取反觀為義反觀者自知以為盥自信以為孚也初陰柔處下懵懵然無知而已如童稚然見其小未見其大也小人而免咎何居乎盍進於君子乎

六二闚觀利女貞

門內之觀見其近未見其遠女子之象丈夫之羞也然視初已通一隙之明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下之上越闕觀而進願知有立身行己之道而猶未決其進退之關也進則為君子而退仍不免為小人中

立之界可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越觀生而進乃知我之所以為我矣其道則上國之光煌煌乎仁義禮樂之具也學至此有進而無退矣用賓于王已具有君子之器矣未成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又越觀光而進益及求諸在我焉則君子成德之地也觀至此幾大矣僅言无咎何加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又越我生而進何我何人乎亦觀其生而已矣生非我之生而本來自具之生也觀至此止矣神也已君子人與必也聖乎僅言无咎又何加乎蓋六爻皆以君子之觀教人而責於初者已有其基層繁而進君子之上又有君子焉寡過之後又寡過焉道無窮學亦無窮也然

易卦上經

五十一

則如之何而極觀法象曰盥而不薦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乎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君道也順而巽中正之義也中正即神道也存則神過則化所以下觀而化也天之道中正而已矣天且弗違况於聖人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象專言觀民之義神道之教至此始實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賓即賓王意

觀我生觀民也

君子無獨了之學問故觀生之後可推其餘以及人庶幾大觀在上者乎

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至此猶不容自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

噬嗑亨利用獄

凡物必有合有間焉離也去其間而合乃真合也利用獄用治獄之道以去間也治心如是治世如是真能去

間之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止惡於初之象刑也雖然吾懼其進也一時免咎不足恃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初進而二柔而得中益加懲艾有噬膚滅鼻之象小懲

用墨噬膚也大懲用劓所謂滅鼻也既治其膚又及其鼻一懲再懲期於得悛而後已斯可以補過已乎猶未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柔進而三剛甚矣雖痛加懲艾有格格乎難入者噬腊肉

遇毒其殆宮刑乎至此真能補過矣生刑盡於此矣腊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謂獸腊堅韌之物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乘陽德遂能舍舊取新以吉道行矣噬肺而得金矢

其象也利艱貞厲其終也肺肉帶骨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以柔中居尊位有治獄之任以仁恕為心者也而居

明體故法行而人自服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黃金金

作贖刑也後世其為呂刑乎故又有貞厲之戒僅得无

咎刑政之於以化民末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荷同滅耳死刑也生刑不俊則入死其來漸也○諸

爻受噬者也五噬人者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

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寬嚴相濟也動而明斷且明也雷電合章取其

為人所服也得中上行指六五言治獄之任也曰雖不

當位聖人其有刑措之息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所罰之當否以謹勅其法使民自以不寬

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下初有難克之象所謂克已從難克處克也

遇彗位不當也

位不當乃是中毒地

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分明有寡過未能之意

貞厲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慾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酷盡小人情狀此等人豈小慾可誠勢必至何校而後

已者嗚呼小慾大誠天下一人而已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

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酷盡小人濟惡不俊情狀又申聽不明之意除却小善

更無大善除却小惡更無大惡善惡之路不明未有不

誤賺一生者即君子猶然况小人乎君子以小學為無

益而弗學則因以無善為至善而弗為也以有惡為無

惡而弗去也危矣夫○夫子釋噬嗑只初終二爻而六

爻之義已備

象曰利貞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之為言飾也尚文之道也文所以表質而及其勝也

反足以滅質故始亨而終不利所往江河之勢盪觴之

漸也聖人其有救文之息乎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在下也有舍車徒步之象蓋敦本尚質之學自託於

野人則然乃所以為君子矣

六二賁其須

二柔也而處初剛之上所謂柔來支剛也故有相須以賁之象離初則不成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質為主而文輔之迹若文勝然而實未嘗溺於文也故有濡如之象又以永貞戒終慮其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色之著也人皤而馬更白又如翰之飛于子焉不勝其表暴之意若將遠離乎三以自快者而豈知天下無離質之文之理三之質即四之所以為文也不以為

易步上經

五十五

寇而與之合庶幾柔來支剛之義聖人指出一種的然表暴情狀真如建鼓求亡子不勝其心勞而日拙也四離下而上故其象如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蒺藜吝終吉

賁于丘園返于樸也束帛蒺藜禮從其儉也斯不亦賁勝而近于野乎雖然文在是矣

上九白賁无咎

賁於無色返其本也

彖曰賁言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二支初以四文三為柔來支剛又分之而以上文五

為剛上文柔天文也上舊有剛柔交錯四字亦通天文

文也而有玄者存人文文也而有止者存其玄也其所止也觀乎天文所以觀乎人文也觀乎人文善觀其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內明外止明有限也庶政忌苛察而折獄必貴精明故有宜有不宜如此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從象取義非正義也

賁其須與上與也

言初附二而進以文見於上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易步上經

五十六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如翰如疑事也非其本色故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剝不利有攸往

坤下

陽盡而剝矣可再盡乎故曰不利有攸往抑陰往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有牀象又有輿象虛象各隨所取而名初陰剝之始也所剝甚微而決裂已見蔑貞之勢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進而辨矣謂牀幹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上其剝爲自剝自剝所以自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離下而上剝膚之象禍及君子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已逼上故不更言剝而别有取義蓋五爲衆陰之長柔而得中有魚貫而進以宮人承寵之象則亦羣陰之同利也嗚呼乃所以深於剝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不食不終食也勢必終食而曰不食者惓惓存陽之意也其占爲君子得與虛車而已終不可行也小人剝廬

易卦上經

五十七

又何之乎終不可剝也聖人之悔益見乎辭矣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

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柔變剛權在柔也消息盈虛時處其消且虛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進未有與三與上應也爲小人離黨與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衆陰在下如承載然存分也

三三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生於下若來復其固有然見陽不可一日無也陽

復故亨卦象如重門洞開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始

復相爲循環自始至復得七月也諱月言日從陽類也

攸往陽進而上也蓋聖人示人以心學之要如此○聖

人言復又邇始見始復通爲一體是人心至妙至妙處

不然只是孤陽豈成復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復之主也自剝而復一陽絕續之間相去不遠也其在人心爲乍迷得悟之象不遺厥悔依然天體無恙是

易卦上經

五十八

爲元善之吉

六二休復吉

二以上皆陰類而卦取於復故皆囚其類而復二進於

初復之休也初難而二易先難而後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於三爲頻復復而又復也此非操心之危而難知是乎无咎者善補過也政不諱其頻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於陰之中而下與初應陽復於下超然於氣拘物蔽之外獨得其復也復至此自頻而一矣一之爲言獨也

六五敦復无悔

也

由獨復而進道心益固以安矣敦復之象也尚何悔乎
視初无祇又有分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

復至於上又更端而示誠曰迷未嘗不復也而不勝其
迷乃重雲疊霧暫露日光隨復隨蔽於是終庚百出大
災小眚無所不備何凶如之雖然尚可圖也用困勉之
力如行師然決勝以往至無益反害動為心癡迷轉得
迷不之恤也逮用力既久幸而一當廢幾迷者悟復者
永復乎此所為遠復者乎近而復固可喜也而遠復之
復尤大可幸也及其成功一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

動而順復之德也天行云者一姤一復往而復返造化
自然之運也剛長言方亨未已原始以要終也其曰見
天地之心何也天地之大孰樞紐是孰推行是其有為
之心者乎則一陽之動是也一陽之動動而未嘗動也
萬化之權輿而終古恃以不息者也於是君子返而信
諸已也曰復其見人心之天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動於下為萬化生生之本聖人於是特著變理之義
以補爻辭所不逮寓意最為深遠至日閉關先王是有
是政而意固有所取也閉關返跡却聽嚴出入也

云者屏一切應感酬酢也不省方者屏一切心也事易
屏心難屏也屏心之盡淵然而已矣湛然而已矣其周
子所謂主靜立人極者乎是故君子無日而非至日也
無時而非至時也○按程子曰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
心某獨以為為動見天地之心是千古破荒之見然大象
又分明示主靜之意云何蓋動可以見天地之心而靜
可以體天地之心也動見天地之心動而非動也靜體
天地之心靜而非靜也非動非靜亦動亦靜即動即靜
其三才之至奧乎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因修得復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易學上經 五十九

另著取友之義
頌復之厲義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已敦矣猶未廢自考慮其終迷也故曰惟聖罔念作
狂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者心也心不可迷迷則反嘗所以凶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所謂不貳過也縱過即知知即止而不復行若更無
再過然故曰不貳不貳則不遠然則顏子果無貳過乎

非也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改時時不貳不貳非無
忒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嘗人許一過而不許時時過
卒流於文過而不自知其言不善又何也在嘗人謂之
過在聖賢直謂之惡也嚴辭也○復卦主義在初故夫
子繫初而六爻皆在其中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心一天也本天自然而無所於動何妄之有元亨利
貞天之命也匪正焉四氣之中微有闕陷不保其終也
正妄動之爲累矣告者妄之著也不利攸往所以亟反
之正也失之於動求之於靜也

初九无妄往吉

易鈔上經

六十一

以陽居下无妄之主元亨利貞之道也无妄而往往其
所有事非妄動也故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二進於柔不能不失之妄者也是以君子有後天之學
焉人功之盡天德之歸也世豈有不耕而可以穫不菑
而可以畲者乎則亦耕且菑而已矣攸往之謂也一年
曰菑三年曰畲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居動體之上全動於妄者也肯不已繼以災矣牛陰類
或繫之牛非其質矣行人得而邑人災甚言其妄心之
動有吝不知其所之者而終以爲主人之累此之爲災
所謂无妄之災也豈知正是有妄之災乎

九四可貞无咎

離動而交乾體可貞之道也庶不爲邑人災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得乾體之中而下應六二不免有柔邪之傷然中苟有
主則外至之疾終亦不能爲害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居乾體之上亦爲應爻所累有匪正之嫌者也故占與
象同○分上下卦而言皆初吉終亂見天體難完如此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初剛自乾體而來无妄之主也既主於內則動而健矣

易鈔上經

六十二

又以五應二能絕去柔邪以自藥可貞之道也故謂之
大亨以正匪正則妄矣猶曰无妄之往乎如是者爲自
絕於天是以卒不可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所謂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可與贊化育而參天
地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有主於內之謂也

不耕穫未富也

穫在後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世豈有疾而不藥者乎蓋嘗試之爲害也欲速助長之類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行卽爲災况可窮上乎

☰☴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良畜乾畜之大者也大者正也大未有不正者也不家食大所養也涉大川大所用也本大畜以大所養由大養以大所用君子所以稱大學也

初九有厲利已

三陽畜於艮而不輕進於初先已辨之矣行則厲蓋已

易學上卷

六十一

諸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也

九二輿說輟

二居中而不進有說輟之象君子曰輿可閉也而未可進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體之上三陽漸欲類進矣雖然未可遽也處之以艱貞之道而且益大其所畜以往則畜極乃通矣猶未成往也卜其所往堅其所閑也甚言不可輕進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柔而得正居止之初故其象爲童牛而得牯然言畜之早也其知所養賢也夫是謂元善而吉

六五積豕之牙吉

陰進而毒有難制之象扼其要而圖之乃在去勢何勢乎除惡務本所謂打蛇得七寸也承四爻而言以克治得涵養法也○三陽不進其功行正在二陰爻上見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三陽相退而進蕩蕩乎天矣學至此成矣而

道大行矣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陽德爲主而又進之篤實有積中發外之象則德日新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上九一爻畜之主也下畜三乾有尚賢之象而絕無應與之私大而且正也

易學上卷

六十四

養賢謂養其賢德尚之斯養之也養之至涉川以往則乾道乃行應天之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體無內外故君子之學亦無內外前言往行皆畜德之資理之所在無往而非心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輿說輟中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震下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自上逮初其施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與拂正相反

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正君子處非普之時而能儆力相與以

有為不無失之過激者孤棟莫支天下之勢已一無足

恃而終能奮不顧身決一往之力以濟天下之變道固

易勢上經

如是他非所計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凡人之過鮮有不乘於所忽者忽於始而敗壞於後所

以大也當過之初而居巽下白茅示潔用以為藉慎之

至也抑亦可以無大過矣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以陽居陰方過之始過而不過於天下事尚可為也又

託初陰以為已輔得人之益更有出於同人之外故其

象占如此

九三棟撓凶

三與四有棟象宜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而三過剛不中

果於自用自取撓敗而已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居上之下為人國所倚如孤棟然視三之任尤重矣而

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一力擔當天下事以有濟棟隆

之象也有它則吝不借才於三也三亦不為我用也故

曰獨立不懼當過之時然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兌為澤有過涉之象時處過極適足隕身凶而无咎以

道義配禍福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勢上經

大不嫌過而以為過者時當然也處棟撓之時人釀其

禍我職其辜見以為過也然剛雖過而得中有異說之

德以是而往所以亨也此之謂以大過之才而處大過

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无悶

水水生木而過盛反足以滅木所託之勢然也曾子曰

辱可避則避之如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如歸不懼无

悶分出與處皆死道也死道也者大過之時之道也逐

世亦死耳夷狄患難無往無死地也子畏子匡不言死

乎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搆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輔指四爻自遠於上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下指三爻而不撓見用人之善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
☵☵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重坎何言乎習也我習之也習險所以處險也習險所

以出險也有孚言坎德也坎德為險為陷陽陷於中所

謂誠於中也有孚所以心亨也行之則尚以言乎無可

加也

易經上經

六十九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貴有孚也居下何所持乎言陷溺之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坎之中亦求其所為孚者而已曰小得下坎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處重險之際雖欲出險其道無由坎而又坎一步進一

步也如是則前後皆險矣又將安之乎求出反入小人

行險僥倖之禍如此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閱一險又進一險上近於五可以待平矣有法於此一

樽之酒二簋之物乘之以缶處之以約自牖而入以僅

免於咎一種惘惘之味如此真濟險之道也甚矣誠之

可貴也已失其初因明啓蔽自牖而入庶幾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習坎而中有險陷之德亦既平坎矣但未盈而出耳未

出者時也平而待盈君子處坎之道也當天理日長之

時正人欲退聽之候自此有不得不抵於盈者亦徐以

俟之而已僅曰无咎就不盈時言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處險之上出乎險矣不困於水而困於平陸未嘗不擇

地而蹈也而維心不亨自捆自縛如徽纆然自此寸步

難施滿眼叢棘適足自困而已嗟乎世法之苦人如此

君子以為不善學矣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易經上經

七十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流水之為物也善下而不盈其量則平其行也以信君

子之德以之善處險者也身世本無險人心自為險耳

信人心之易德也以易御險鮮不濟君子是以得守心

之法焉如天之不可升也如山川丘陵之不可踰也如

高城深池之不可壞也易而險也故曰險之時用

象曰水洊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不取重險之義而得時習之教學原泉混混有本者如

是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險治險不勝之道也

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柔際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適得其平不敢溢也溢則覆說在歌器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曰失道上曰失道聖人惓惓於處險之道如此其惟

滿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乎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陰麗陽明也不言重離明不可過也唯正則亨善用

離下

其明也畜牝牛順之至也虛中以順乎陽也順乎陽則

誠乃明矣牝馬順而健牝牛順而順中得坤體故曰畜

有敬道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居離之初而得陽體不自恃其明而時時處以疑畏

曰履得無錯乎則執玉捧盈之心又安往而不至乎真

能寡過者也

六二黃離元吉

柔麗中正明誠之學也是為大善而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後明欲繼日昃之象也是為過用其明而不

足以守中履錯之咎何所不至鼓缶之歌大耋之嗟迭

為用事不敬甚矣正自恃其明故也敬德之聚也明之
所以不也也不歌則哭分明見代換之際所謂日昃之
離也曾謂學如是可以入道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至四抑又甚矣不敬之至且流而無忌憚矣突如其來

來無所本僅得之情識之倡狂終亦俛俛乎其無之而

不勝其焚如死如棄如之狀一似猘狗中狂藥有莫必

其旦夕之命者後明之不足恃如此蓋亦反之本明乎

亦曰敬而已矣敬則誠誠則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柔中而麗有位何所戚乎處重明之會本不正之資

懼其明之或過也戚且嗟涕淚從之亦庶乎有以自克

矣此之謂畜牝牛吉也○初爻首言敬五爻言愛戚愛

戚所以致敬也敬者本明者也由敬入誠君子之學也

初以探其本也五以約之中也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

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處明極石王者利用征伐之象但摧折戎首而不盡

其類所以嘉也極言不過用其明之意舉其大而小者

可知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重明言明之盡繼明言相繼為明大人緝熙之學也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古文鈔

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言乎感也感以無心之謂也故咸有亨道又易以貞

義而有取於取女之象吉道也取女者男先女也天地之大義即人心之所以取則也

初六咸其拇

六爻以人身取象初當足拇位感之第一義也千里之行始於趾君子慎諸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拇進而腓當足之肚處躁於感矣行則凶而居則吉言

勢尚可止也過此無及矣爻位中正猶介靜躁之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進腓而股相隨以進益不容已矣而三陽剛力能有以自持而不進則錯趾亦無多矣然勢不能不進也往而得吝所執之謂何若三曰咸之道不可隨亦不可執也無心而已矣其有為之執者則必有為之隨者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正當心位心之官則思也拇腓而股以至於輔皆思為之也思本靜也其往其來神明而莫測終歸於靜也而有為之動焉者朋累之也朋亦何朋我媒之也君子以是善反其思焉亦曰貞而已矣夫貞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巳矣詳在繫辭

九五咸其脢无悔

踰心而脢為背上肉以是而感何所感乎學之有取於
良背也心為之地也離心言背無有是處吾病其離動
以言靜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之極兌之主不勝其躁於動而見之於外也輔頰舌
相連而動全不自持何以感人君子以為佞矣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
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男下女本有不正之嫌而聖人係之曰取女則男先女
矣男先女者感之正感之正乃應也感之妙全在應處

推之天地萬物可見感以無心即為正所感之謂也所

感者理也而感則必應者其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所謂山澤通氣也虛者心之體

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進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謂順應非不應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隨人從朋之漸也志在隨人執無益也以所執之非道

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不以正厥心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用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夫子讀咸四爻而發明感通之理之妙也蓋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亦何以思慮為哉盈天下之大皆吾心也故
其歸同而塗則殊也同乃所以為殊也致一而慮則百
也一乃所以為百也百慮一慮一慮無慮亦無思也而
君子又何以思慮為哉以天下還天下而已因請進而
求之天地萬物之情今天日月寒暑之有推遷也一往
一來此感而彼應此天地之情也尺蠖龍蛇之有屈信
也一往一來自感而自應此萬物之情也萬物之情天
地之情為之也而聖人之情抑又可見矣非精義無以
存神往而屈也而因以得致用之機非利用無以行義
來而信也而轉以見崇德之實屈信相感間君子所以
深求一致之理而自得夫百慮之妙者猶之日月寒暑
之運而已矣則其進而感通天下之妙誠有莫可測識

而端倪者我不知所以感人亦不知所以應分明天地之感萬物因之而已不勞焉是為窮天地之神知天地之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稱盛德之至也聖人所謂感人而天下和平者也夫聖人之心知且不事何以息為我且不知何以天下為吾故甚惡夫懂懂往來而朋從爾思者此心學要旨也夫子釋咸四一語而六爻之義皆該其中并象傳亦盡情剖露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言乎道之嘗也嘗則可久矣故亨且无咎利貞利有攸往總從可久來於稽其義其夫婦之道乎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易鈔下經

四

初居巽下求道於深者也深造而不以序亦何所云正是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雖貞亦凶甚言之也

九二悔亡

以剛居中天德為之主要於可久者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過剛不中上下交承之地其心有遷徙矣是亦可羞也正而不恒尤可羞也言羞又言吝聖人痛責君子而不仁者如此羞自內起不可指也故曰或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上卦之下可與有恒矣而深處不正之為病也故曰田无禽田非其地故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居中自以為恒其德且無不正之病矣而不知此婦人之貞也在夫子則直謂之不恒其德而已恒者陽德也

上六振恒凶

動之極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傳隱隱明夫婦之道承上卦而言所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是也觀文勢全與咸相類可見其言天地之道即夫婦之道也終則有始即歸妹終始之說恒於相感者情也而必以其道者貞也所恒者也恒咸之貞也

易鈔下經

五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者正之體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在始故凶若力學之久何妨深造乎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何至遂無所容則君子羞惡之心固有如此者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內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 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陽自此遯矣遯則亨矣何言乎亨也身退而道自亨也貞者君子之道也小為陰利貞言不遠進也小利貞所以存陽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者君子之道也而所以致遯則小人也故初爻首稱遯而於象為尾尾雖在後隨身而進必往之勢也故丁寧以致戒云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牛陰類而順必取黃中小人之貞也上從諸陽堅不可說志在守正也雖小人而不敢遽傷善類在遯言遯如

易鈔下經

此此三之所以係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非徒三係二二亦不免係三也而疾乃獨中於三亦危道也因係示法以臣妾畜之不失主僕名分斯可已深見小人之難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陰迹若相好而不相比是為好而能遯之象君子去而小人留一臧一否通塞頓殊所謂水落石出也

九五嘉遯貞吉

下應六二本有柔順之恭而在君子則有以自處而不受其惑乃稱嘉遯焉又戒以貞防其終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又進於嘉矣進退超然有餘裕者也下無係應故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時行時止所以為義也本之剛當位而應所以大也然鮮有不失之係者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以天自處而已矣所以遯也非徒以去就決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臣妾小人之分也以小還小豈可干大畜言乎所使非言所事也

易鈔下經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利貞

四陽進於下陽過乎陰故稱壯焉壯則易罔利貞所以

戒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壯之始也壯則必進凶之道也有孚自信之過也

九二貞吉

以剛居中壯而不壯是謂貞吉大壯主爻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壯者君子之勢而實小人之道也君子而用壯則罔也言不成其為君子也貞而且厲所以治壯觸藩而羸角大遭折挫也此非君子之不幸也九三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

四壯之盡矣故尤貴守貞乃吉而悔亡且遂其進也壯于大輿之輓言先壯其具也不然能無僨車之慮乎君子審諸夫四之幸而不羸也承三之羸也經一跌長一識也語云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陽進而交于陰君子至此忽焉失其所壯也則亦廢乎無用罔之悔矣易本義從陽易通用義長

易鈔下經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君子之壯小人之羸也蓋小人至此已失勢矣如羸羊之見觸既不能退而自謝於君子又不能終遂其進如之何而可乎艱以處之與其進世寧退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正則失其壯矣莫大於天地而道則正也莫

大於人心而理則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也者理也即天也非禮弗履所以大壯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藩決不羸尚往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喜觸故不及詳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兩壯相觸守道者

勝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以言君子之進也非徒進也而曰晉有進當其位之

義是為康侯之象而用錫馬晝接之禮以隆報之也坤

為牝馬晝日三接亦象上下卦體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易鈔下經

九

初欲進而見摧者失所援也守正而已其唯避世无罔

不見是而无悶乎則庶乎免於失身之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已進於初矣而猶未晉也愁如之態患得之甚也守

之以正則終有慶也君子處功名富貴之場不患三錫

之未至而患無其受之也有其受之庶幾報稱之有地

康侯之道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有應於上亦既得所援矣學不求自信而唯急急乎

人信之為快君子猶病其志矣曰悔亡亦在晉言晉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三陰皆欲上進而四以一陽據於上恐恐焉唯恐其人

之搜我也有鹿鼠之象貞厲自以為貞而且厲剛犯之至也內往而色厲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一陰處二陽之間宜有悔也幸居明體知所以進矣進吾進往吾往也不於其進而惟追悔於既往取效於將來一切計功謀利之不暇則亦何進之可程乎故因占設戒如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嗜進不已已無進步可程矣學問至此果登峰造極之謂乎置位雖誇轉虞坐下之疎也退而伐邑事尚可商處之以厲剝其躁心與浮氣得吉道焉因而為補過之剛則卒頭進步也雖貞亦吝何也君子以為

易卦下經

倒行而逆施也下學無立心之地而取必於末後之一著吾終慮其角而不能下也雖然未為晚也好為之一戰而克光復舊物朝聞道夕死可矣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熙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明明我后也而為之臣者乃進而上行其道此所以有康侯之象而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柔進上行指六五然以臣言坤在下即上行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自明所以明於天下也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僅免於咎猶未見其順受乎命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眾允之志上行也

鹿鼠貞厲位不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夷利艱貞

明而見傷君子何不幸而生當其時乎艱且貞所以幾自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易卦下經

明在初也而見夷有初入地之象為于飛垂翼言斂翮而下也入地之明慮其息故言行言往求進乎明也時雖往也而主人愈進乎夷矣甚可危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之主也而見夷且當地之中夷而夷也其惟速進以求三乎左股行之主也三陽為馬象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處明體之極上應暗爻雖猶然夷也而已駭駭乎有向明之勢破地出首矣然而尚未可疾也貞以俟時明夷之道也初二爻皆利用疾三利用徐與時消息之義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已入坤體在至暗之中矣然身雖暗也而心則明也心

明夷之心卒不罹明夷之禍為能超然而引去以自獲其心也明夷之心艱貞是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交近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去之不得死之不可其為箕子之夷乎夷而辱矣辱不可訓故有利貞之戒存臣紀之正也意者人臣之義比于為貞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下五爻皆明夷而上獨不明亦不夷合天下之夷以為夷也初登于天未始不明也後入于地一入不可復出也哀哉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易卦下經

十二

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夷而不終夷故文王演易於羸里而箕子叙疇於武王受命之後宜夫子兩有取焉然則二聖人皆無死道乎天之將喪斯明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矣天之未喪斯明也獨夫其如天何夫文王可以不死者也閔天之賂非陷君於不義也此亦一君臣之義彼亦一君臣之義也箕子可以死而不死者也其志在萬世也猶之文王之志也其志同其道同也周公之繫爻辭若微示不滿之意於箕子而夫子特為表而出之曰正志與文德並稱蓋亦微顯闡幽之意也雖然有箕子之志則可無箕子之志則賊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潑眾用晦而明

善看之作如是觀萬古君道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陽不終夷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玩象意則知箕子之明夷亦是假象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或曰如紂彊足禦諫辯足飾非何嘗不極天下之聰明

若足以照盡四國然而無如失君道之則也何則乎用

晦而明也亦艱貞之義也以之為臣則臣則以之為君

易卦下經

十三

則君則也

家人利女貞

家人國人之刑也女貞家之刑也曷刑之為有人以身

之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始身教尤亟所以閑也曷閑之曰禮而已矣千

尺之隄以螻蟻之穴潰慎之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得婦人之職而正位乎內有天下之母道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居下之上家人之情中變向之閑於有家者不可言而

驗而至是不勝其嗚嗚之狀專事督責而已既悔且厲
可以獲吉反其所閉也不然而以嗚嗚始勢不免以嗜
嗜終吝缺甚焉三爻過剛不中雖以嚴教家而不能不
溺於所愛故為之設戒如此

六四富家大吉

處有家之上有長子代父之責故其道主柔正以調劑
上下養一家和平之福則家道所以昌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中正得位有王者治家以教國之象則國人從此而治
可知也假訓至又訓感格如奏假之假亦通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而以孚道終家人所以則而象之也威如非作威
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皆所以正家而正天下之道也而其道在男正位乎外
始閉門之地身教之本正文王所以刑于寡妻之道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斯二者皆誠也即爻義所謂有孚而威如者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人嗚嗚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非為婦子尤為主人尤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以下交於二也

威如之吉於身之謂也

睽小事宜

世道之禍未有不始於睽者自家人而推之可知也小
事吉言處睽之時每事必謹於小也謹之於小所以進
弭其大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君子於身世異同之故求懺於心而已過非所論也故
首繫悔亡悔既亡則何得何喪勿逐自復貞於理也然
雖貞於理而終不可不求諸事則垂構之端我必有以
開之矣橫逆如異已猶不難曲以柔之曰我必不忠可
乎補過之道也惡人謂九四非應即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應於五遇其主也于巷何以剛遇柔慮其過以致
疑也當睽之時則然也深曲曰巷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相為正應而隔於四五之間譏間之際所在而
是遂覺種種疑團不化而遇合之機不保其初矣雖然
自我作疑自我作合可也四離下而上有象五當其

前則牛也其人則上九也天者去髮之刑天且劓言其形之醜不可作配也夫君有時而擇臣矣臣乃擇君乎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既無正應而又居二陰之間睽而孤者也然當睽之時苟遇同德即其配也如之何而自遠於初乎交孚而厲所以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陰性多疑先自處於悔者也去其疑而下交於二始合也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絕於上而無所與本失之自用者也下應六三乃為

易卦下經

十六

四五所隔而三之疑即中而為上之疑矣其物豕也而有負塗之污矣見與之曳其牛之掣又成鬼矣張弧而射鬼見鬼矣匪寇婚媾化疑為信也往而遇雨所以合也語曰木必先蠹而蟲生之人必先疑而讒入之吾以為上尤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柔進上行謂分三之柔上行以至五也得中應剛指六五小事吉將由小以推大也非大以睽之時大以睽之用也夫天下事之因睽而濟者蓋亦多矣領用之何如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者理之一而異者分之殊也非理一何以分殊

見惡人以辟咎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積疑成見咎在三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疑字是本卦宗義因疑成睽

疑字是本卦宗義因疑成睽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易卦下經

十七

蹇與屯異屯動乎險氣化之阨也蹇止乎險人事之阨也時已險矣唯平易之道乃得所安而一切行險以僥倖者敗域也此西南東北之說也然蹇非大人不能濟而貞則其本也天下之道易而不正者有矣未有正而不易者也

初六往蹇來譽

險在前也止而不進乃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進於蹇矣故蹇而又蹇上應九五王臣之位也其道

匪躬以濟險也

九三往蹇來反

益近乎險矣往不如反糾初二為同志也本位陽故利

反陰

六四往蹇來連

已進於險矣往而蹇同大蹇也來連糾三陽為同志也

本陰位故利連陽

九五大蹇朋來

合上下往來諸賢皆用著也朋之來蹇之所以不終大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無所往矣而云往就蹇時言也來碩且吉以見大人也

碩即五爻之大蹇往蹇一身之蹇來碩則大蹇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易學下經

十八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往也見大人亦往也貞以正邦往之道也往也

而皆本於止則濟蹇之用也發象詞所未發也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反諸身善言止也止之所以行之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指九三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處非常之蹇得非常之助亦其君有蹇德焉處憂患而

信義愈明於天下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解利西南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濟而解矣利西南仍用濟蹇之道以善後也此外更無所往矣即往西南亦不久而來復也夙往夙復平易之中復不為煩擾總見解之作用所以開治平之路也

初六无咎

居解之初非質柔而碌碌者可與謀天下事也止而不進寡過而已亦所以解一身之難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世道之難小人為之也故言解者必自解小人始一田而獲三狐將盡其類矣則亦其君倚任專也黃矢之錫嘉乃績也自此君子維有解也已

易學下經

十九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言既負且乘兩不相蒙所事非所據也安得不致寇之奪即幸無奪之者而嘗據此乘尤吝道也與其內羞无寧外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與初應正其所必解之小人也拇無大過且未當權猶然解之則其他可知此朋至所以孚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能用君子以解小人固也而猶未知君子作用之妙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謀矣當此之時

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謀矣當此之時

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謀矣當此之時

也五與三陰同類於小人頗作腹心之謀矣當此之時

君子維以解爲事更無調停一法則必自解君心之小人始君心之小人解而後在位之小人胥解所謂除惡務本也久之而天下服其公非徒君子信之小人亦信之此世道由之以廓清也與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位處柔邪之極又與三爻同惡相濟卒賴九二之賢乘黃矢以相加如發蒙振落真世道之慶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止坎爲蹇全得止義其往也皆以妙止之用也動險爲解全得動義其往也皆以妙動之時也故蹇利西南爲

易鈔下經

二十

得中解利西南必來復乃得中天地萬物最妙是一解人心亦然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亦解難之大端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見幾而作小人有焉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又推本於身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應不以正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口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以去小人爲道而夫子獨取上爻而傳之亦以其義備六爻也弓矢者器也黃矢是也射之者人也非徒九二其人而五爻亦其假器之人也藏器于身一箭三狐真射雕手也待時而動有是君也藏器非難而待時難既藏器矣以及時始謂之成器而動故曰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爲也夫一去小人耳夫子倦倦乎屬意如此蓋亦有所感也夫自傷仕魯而不得去三家請討陳恒而終孤其沐浴之告也

易鈔下經

二十一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益可用亨

上經乾坤之後踰十卦而泰否言盛衰之會下經咸恒之後踰十卦而損益言盛衰之始損下卦之上畫益上

卦之上畫其象爲損是變泰爲損也益卦從否變亦然

蓋否泰之變亦必有所自始矣損下益上有否兆焉其道在乎猶可以聯上下之交也中虛之象也可貞言其

道可久也利有攸往可久始可大也用酌二益以損之時制損之用也皆保治之極息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卦取損剛益柔以初應四道在上行至不難舍其所事而速往以圖新庶幾補過之道雖然剛德不宜過損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而速往以圖新庶幾補過之道雖然剛德不宜過損始

去其太剛之折可也初雖上應乎四然於四不得言損也四無君道即過往亦象也世豈有舍己田而耘人者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有剛中之德其為損而有孚元吉不待言矣但戒以貞終所孚也又求益焉凶道也弗損即所以為益言剛不可過損也初猶言酌損况處中者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主損者也損乾之三以益上正所謂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以一人行則得其友矣言上與坤遇也此取友之象實克己之法也占者唯所用之

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无咎

四陰故有疾使初過往焉則一霍而效矣真能損疾者也何疾乎疾忿則懲疾慾則窒補過之道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而得中真能受益者也以天下之大損成天下之大益其益也莫之致而致若自意外然故曰或或之者孚之至者也是為元善而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以剛居上不必言損而得益此可貞之道而吉利不待言矣則所賴於一人之行其力居多也彼失位而亡家我乃自損而得益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益可用亨二益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不可訓也而得上行之道焉道在自損自損之心即孚也自損之途不一而制用為大所謂儉者不奪人也亦以時誦不得舉廢也凡損之道當損而損皆時也損其過所以益其不及也與時偕行之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人疾之當損者莫是過其道在日損減得一分是一分慎無曰一慾便是一窒便是

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志在求損適合其宜道之尚也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言自天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天地綱縈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乾坤交而為泰又損三之陽而易一陰以就下愈見綱縈構精之義故夫子復發其蘊以見上下之交未有不得之於致一者象辭所以言有孚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卦之初畫益下卦之初畫是轉否為泰之機故反

損曰益益則無所不利可知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爻益之主也大作所以大益也必元善而吉乃得无

咎尤慎所作也大作謂全力合作有萬物怒生之機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大作之後不期益而大益焉我不知也永貞則吉要

其終也用以享帝盡人以達天也背顏子謂夫子曰回

益矣回忘禮樂矣又曰回益矣回忘仁義矣既而又曰

回益矣回坐忘矣雖莊子寓言亦表其實云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柔而得中當益下之時而反得凶事亦困衡之地也將

於何而自淑乎惟本以有孚之心而行之以中則告公

而相信矣人恒過然後能改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柔而得正頗有合於中行之道則已不必為凶事之益

而益在是矣告公從自告自喻也雖然益矣而未大也

自下而上又含舊而圖新焉則廣大高明之境將有日

進無疆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孚者損道也損上以益上還自下而上相喻於一心一

德之交而莫知誰之所為此王道之純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求益不已則損者至矣推本於立心仍自不孚來也孚

之為義大矣哉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
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自上下下言無所損亦無所益也上忘其施下忘其報

王道之大也然有天德焉動而巽是也日進无疆所以

益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而莫非時之所為也凡

益之道然也夫子治損益而皆言時以見人事之得失

即天運之消長也中正指二五上震下巽皆木之象

象曰雷風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善方改過而歸本於見若無所見何遷又何改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亦大也若不能勝大然故進之

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其所有

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自志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僻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二曰外來上亦曰外來君子小人之心皆純一不雜如

此

夫揚子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治一陰決之而已一陰亘上有王庭之象陰取

孚義且若號也自邑本下卦乾體也不利即戎弱於末也備有諸善乃所以決也故利往嗚呼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方趾而夫不失之壯乎用壯之道至夫猶不可勝也而况前此者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既惕於已又號於眾何患不備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剛進而三不禁其壯形之辭也此真不勝之往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必也乎且號於時眾君子爭言夫也而已則獨與之遇盡鋤圭角本之以深心出之以靜氣至時

易鈔下經

二十六

有不為同志所諒者而決小人終有賴也已獨與陰應

故聖人開示惓惓如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踰頄而上益躁於決矣臀无膚失所安也既失所安故行遂不進如牽羊之不可前而終不自悔也聞言不信悻悻然不恤有同志之號也夫夫也盍亦善反坐下而告自邑乎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密邇一陰猶苋陸然而終能夬而去之中行之謂也夬而又夬言其難也以苋陸之所感深也故訓以中行示斷也獨行見之迹而中行本諸心所處之地不同也益君道貴斷如此

上六无號終有凶

柔乘五剛固其罪也自決而已何號之有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未詳

不勝而往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易鈔下經

二十七

以人主而去一肘腋之患亦何難者而動煩過計為固知其存主之疎矣然則於時眾君子言夫夫而不足者正以一小人蠱惑君志而有餘也世道消長之故難言之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復本造化之管理而聖人於姤獨以人事斷之以為

陰盛之機可畏也而不可狃也其旨深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踯躅

一陰始生而眾陽在上未可進也而勢已浸浸乎上逼矣金柅所以止車躡躅決躁貌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近初小人猶在包與之中不至進而頡頏在位以相敵則亦君子之幸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一陰生而衆陽皆失所遇矣蓋勢雖盛而交已離其道不能自固也九三以過剛居上下之間故其象如此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與初遇則不及四矣不在包與之中則進而憑陵於衆君子禍自此長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一陽在位而諸陽皆倚以有立有以杞包瓜離離可摘而章美內合之象此天命所以終不我棄也小人亦何

易鈔下經

二十八

遇之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六爻獨以上言姤蓋至是小人已進而有所遇矣而君子終不與遇以角相見有觸而已恃剛也至是君子終不足以有為矣然於義无咎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夫子既釋象辭之義而又推言之見陰陽相遇造化有固然者况於聖人乎中正非陰而意近之君子於是觀姤之時義而知天行不息之中正恃有主靜之微機以為之助所以妙於相生而不窮也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姤其見天地之化乎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有且繫且進之意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者民象而賓則列也

其行次且行未幸也

无魚之內遠民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以言乎心精之合也故孝子以之格廟忠臣以之事

易鈔下經

二十九

君而皆可以得亨也利貞要其終也用大牲以物表誠也利有攸往言臣子報稱有事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孚者萃之義而入道之初機也初柔故有孚不終而乃

亂乃萃忽離忽合終無固志也其乍離也既若以為號

而其乍合也又握以為笑是可恤也勿恤而往終求之

孚无咎之道也皆指應四言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上進以萃於五恃五為之引也則引見之道當若之

何勉之以孚不必大牲之享也而利在用禴孚之至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爻亦病在不孚故嗟如而無所往其終往而无咎者

近於四也非應故各慮非同道之益也然則與其求人無靈求已乎

九四大吉无咎

下比三陰不免於羣小之惑然當萃之時亦在從其大者而可乎大謂陽則利見之義也又曰從其大者為大人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有位以一人當天下之萃也猶有匪孚者報之以孚而已矣元永貞合之即孚也始僅无咎終得悔亡甚矣有位之不易萃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萃極於上無所萃矣自守以寡過而已齋咨涕洟無乃有悔憾乎亦不孚之故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推聚義以世道之慶言全在順說上見又取九五爻義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假廟見大人皆聚道之大也歸之順命聚其所當聚也聚所當聚即天地之情萬物之情也以天地萬物之情合而為一人之情所以為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義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虞道也於是乎有不虞之戒又可通於治心之法焉天下之禍人心之病皆不始

於虞而始於其所不虞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幸其巽終病在巽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心安處即是孚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柔進而升升從其類道自此行矣用見大人升而得其

所遇也南征向明而治與天下共見之也君子得時而

駕其象乃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以陰居下巽於二陽所以升也即象辭之義而意主進

學六爻皆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以剛居中積誠而往所以升也順積之本也

九三升虛邑

積誠而不已超超乎升矣虛邑坤象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順之初也虛之後又求之於實用禴以來至此大亨矣

六五貞吉升階

順而居中柔升之道始可貞於守矣曰貞吉亦戒詞也
得階而升其在是乎言進一步即堂奧也雖然謂之階
仍有循序之意焉不可驟也不然將絕類離羣妄希神
化吾懼一跌莫可收拾也

上六冥升利子不息之貞

得階而升道適而上至此幾無進步矣維玄維默境之
冥也無思無為心之冥也冥升之謂也不息之貞以五
之貞仍屬之以不息也凡學未有不始勤而終惰者此
願息之說所自起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衛武焉庶
幾矣必曰貞藥其冥也懼其知進而不知退或失則亢
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易抄下經

三十二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初言上進而坤升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所以升也
剛應指九二既有其德矣又有其遇安得不升有慶志
行皆升後之事業然也亦曰升焉而已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根固也順德之本也積小而大所以升也故
君子之道自日用飲食而達之神化性命之地惟視其
所積焉耳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至此謂之大升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取不自滿假之意虛之極也冥以虛為則虛升之至所
以冥升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窮於遇之謂困然遇可困而心不可困困於心乃真困

也故道在亨貞而以大人當之則吉也有言不信求信
諸心也信心所以能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陰柔無可亨之道又居下不能自振是坐下第一義先

易抄下經

三十三

受困也白幽自蔽故也其尚久而思覿乎坎有木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居坎之中處困而亨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利
用亨祀誠也所以亨者也方來之獲聽之而已尚在險
中故未可攸行然而君子固已信其在我矣吉凶非所
論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下乘九二而上承四五所謂困于石據于蒺藜也初其
宮而上則妻也二爻皆其同類然陰陽相間方欲下就
於宮而已上失其敵矣展轉無聊甚言其困之不能亨
以至此極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行終

出乎險矣未可遽也徐徐而行轉若受困然有金車以爲之尼似未果來也而終有進也非心亨而能若是乎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上下相掩有既劓且刑之象而九二敵而不相應又有困于赤紱之象謂以劓刑之形而膺赤紱乃爲困也徐而說所以亨也利用祭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祀上帝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下乘二陽兩有所困困極矣困極息通設爲自解之策曰動悔可乎奈轉得悔何無患也終行以悔以悔入以亨出斯吉道也聖人寫出一種處困而亨之道類有如此者

易鈔下經

三十四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有剛揜之義而况以兌澤處其上是險而愈險也君子即所謂大人之貞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水同體故下漏則上枯君子處困之法見得命合如此則志亦如此必致且遂何困之有然則行險而僥倖者其爲厥心病益亦多矣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病在心困也亨則明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與以有終言

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享祀者感格之象祭祀者受福之義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惜其無君子之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

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禍福之數皆人自取耳石非能困人而人自困之困於

名也豈知名乃轉辱乎蒺藜非能困人而人又據而困

之據於利也豈知利未得而害已隨至危及乃身乎既

辱且危身之不保而何有於妻妻不可見仇者是親也

此小象所謂不祥者也然則孰爲所困孰爲所據乎在

天則爲命在人則爲志而君子所恃以爲亨貞之物也

於此辯之見得理真雖殺身成仁君子猶以爲致命而

遂志也而况區區之禍福乎不然康莊之地有荆棘焉

跬步之近有山川焉騁其憐憫之見動懼危機至以身

陷阱如赴火之蛾不死不已而不之惜往往而是也聖

人致戒三爻如此而六爻之義皆在其中以見困之一

字總由人造學者知乎此雖不言困可已○處困之道

第一義明第二義誠第三義徐第四義說不能則終之

以悔三其絕物乎

以悔三其絕物乎

易鈔下經

三十五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綯井羸其
瓶凶

井者地道之深也而源可以上出人之養道資焉本隨
邑置然邑改而井不改以見修諸人者適所以完諸天
也无喪无得體之嘗也往來井井用之裕也汜至而不
以羸羸以言乎敬有終也致用之法也他日夫子贊之
曰井德之地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有泉為體上出為用以陰居下所謂泥而不食者
也若是者不能改邑故也是謂舊井邑廢而井亦廢曠
然丘墟而已无禽之象也氣質之累重而學問之功疎
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以剛居中不患無泉矣然下比初陰猶然未潔而不可
食也故自井而言有射鮒之象自汲井而言又有甕漏
之象井漏而甕亦漏誰受之隙涓涓不絕終成尾閭君
子有以觀其自治之疎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剛進而在下是井已去汚而猶未用於汲也如食者何
重可惜也姑試之汲焉有王而明並受其福裕如也君
子亦學為有用而已矣用不用時也可用不可用則
君子所當自決也

六四井甃无咎

自下而上有改邑之象邑改而井與之俱新矣井不可

改而可新甃之為言修也補過之學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潔而泉復寒浸浸乎有及物之功洵可食矣內聖外
王之學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至此始上出矣故收而勿幕則源泉之為道裕也全
體立而大用行是謂元善之吉愚按井歷六爻而始有
勿幕之功前此止商其可用可食而未敢遠及於用也
則靜深之地所求進於自得之歸者固有非一朝夕之
幾幾矣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也汜至亦未綯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言乎養也自養以養人也巽乎水靜而深也上水
其出無窮也剛中指二五功未汜而凶有終君子深病

夫半塗之廢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象傳取自養之意大象專取養人之義以君養民曰勞
亦勞其所自養也使民相養曰勸相勸之以不窮之養
而相助之也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舍謂舍置之而不剛新也學貴時習將如時舍何

井谷射鮒无與也
既射鮒矣又安在其所與乎夫其射而可矣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至問受福也

行剛言行而未成尚可剛也

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離下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法之敝也而利用革矣革故鼎新天下之大事也其可

易言乎必求巳日之孚焉元亨利貞四德備而後從之

則革而盡善庶不遺更張無漸之悔甚言革之當慎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革去故也當革之初法在固志耳孚之本也黃牛之革

牛順物而且黃順於革也順於革者所染於故者淺而

易卦下經
三十八

易為力也○黃牛應上虎豹取象

六二日已乃革之征吉无咎

一日革之又日革之也由此以往吉而无咎之道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右孚

同一征也二則吉而三則凶三躁於革也助長者也貞

而且厲三就其革焉可也有孚內信諸心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離下而上革之盡矣故悔亡言宿疾至此盡除也然非

徒革面而已必也內信諸心并其有生之命而改焉拔

去病根之說也本非命也改命所以立命也然則向者

認賊作子往往而是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自改命而上革而變矣易故吾而炳然新矣其赫兮喧

兮之地乎字之至也有諸中形諸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

虎變之後革猶未已也進而豹變則化也炳然者易而

蔚然有收斂章光之意焉斯君子成德之地也所由殆

與革面之小人異矣征凶而居則吉即孚不孚之辯也

革道之成也聖人又分出一小人以示戒以見下學立

心之法必首辯毫釐似是之介以為入德之基而後其

所從不差不然則自人而獸虎豹皮而犬羊羶亦未始

非革學者慎無輕言革也哉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易卦下經
三十九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文明則知之明說則處之當所以大亨以此也天地不

革不成造化聖人不革不成世字一皆時之所為也革

而當時也非文明無以審時非說無以趨時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治曆以明時亦聖人贊化育以成革命之大端詳在堯

典

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言初革而已尚未能進而言革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不可征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小人雖順以從道不可久也

鼎元吉亨

鼎器之養者也

以託於天下之上則養天下之大器也

君子有養天下之責而能不愧其任焉元吉之道也亨

可知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取新也而法先去故故在初為顛趾出否去故乃新

生顛非美德而可以出否自賤而貴矣得妾得子所

從者賤而反得貴也補過之學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剛而居中有實矣受新之象也然新矣而故猶未盡也

亦盡之而已矣故雖有仇而不能近實為主仇為實也

仇盡而實者愈實實可食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實且熟矣新者有諸已矣有諸已而未可及於人居

下之上耳方革也固宜以雉膏之美人輒棄之矣行有

不得動得悔也故君子必自反也有終身之憂所以無

一朝之患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離下而上已能舍故而取新矣而應初有顛趾之欺初

之顛即四之折也然初為出否而在四為公餗之覆何

也四已進於實也其形之渥實其形虛其腹所以凶也

斯人也學以取新而託基不固終成一跌并其故吾而

失之其聲聞過情者乎君子賤之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以柔居上之中黃耳之象比美上九為金鉉耳得鉉而

益光也新至此如金斯精矣新之至也其亦取友以輔

仁者乎戒以利貞尚要其終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又新而不已如玉斯潤矣於位正鉉也本金鉉也而又

相以玉相得益彰新至此無以加矣此君子自新之功

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聖學之全功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彙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鼎以取卦之象所謂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

耳上陽為鉉是也柔進應剛皆指五爻剛謂九二吉字

偶遺猶諸象言元亨利貞而傳止言大亨以正之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正居位所以奠鼎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中不足貌有餘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玉比金有相節之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又從全象起義以見天下重器主鼎者固不可無

正位凝命之道輔鼎者尤不可無德薄位尊之戒庶幾

君臣相與以有成也與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陽動於下也震而震因所動而動也因所動而

動是動而未嘗動也虩虩恐動貌虩虩於中而啞啞於

笑言恐動之極仍處之以鎮定也震驚及百里而屹然

七鬯之不畏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變之搖奪

乎而事心之功於斯爲至所謂動亦定者也蓋聖人設

此卦象以示不動心之道如此與艮卦互義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主也虩虩於始而啞啞於後憂樂相因所謂先憂

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慎而有得如此與象詞小

異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而厲此心不能無所動矣億言多也九陵七日未

詳或曰震來而厲以震行可也億且多而喪貝割其所

甚利也躋于九陵得所止也得所止則無所喪矣故又

云七日得蓋震反對爲艮出乎震即入乎艮有丘陵之

象而艮二爻不拯其隨有七日得之象彼不來拯則我

無所喪始於動而終得之於止也

六三震蕤蕤震行无眚
當震而蕤蕤正虩虩之反也行之以震而虩虩則免於
蕤蕤之肯矣蕤蕤即是青霹靂一聲陰翳皆破
九四震遂泥
爲上卦之主而陷於二陰之間有遂泥之象言處震得
險也險而陷誠也誠以俟時而不爲僥倖苟免之計亦
濟險之道然非陽剛之君子亦孰與于斯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居上卦之中故視二爻多一往字而義略同蓋震以剛
濟而柔敗二五居中方挾有啞啞之資而不知失之於
虩虩終未有得之於啞啞者也道在有事事乎其心而
已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
有言
震終動極有索索矍矍之象若能置身於事外以鄰人
之震處之不亦善乎然不免婚媾之有言何也五方喪
貝竊鉄之疑中之於近則我亦不能無動矣打過此關
方成鄰戒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笑言啞啞修省之道云後者處統統之後即在統統之中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即用上文亦宜有訛

震來厲乘剛也

乘初剛也

震蕙蕙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光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上

震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陽止於上之謂也止而又止無往而不止則雖

行亦止矣背者心之止地也內得其心所以不有其身

也嘗得其心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蓋為學之功得

之動後者如此而非非究竟義也所以治動之法也故

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言止於初也止於初未保其終也故又有永貞之戒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自趾而腓勢已上行庭除之地有杳不知其所之者而

吾且任其所之而不之求若以是為心體之固然曰吾

第隨感而應爾何拯之有以隨為行仍以不拯為真止

豈知神明之地仍忽忽其不自得乎蓋習心可假而良心不可昧告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居限之地處一身動靜之會乃不能與時行止而一於

止也勢必外庭除以求所為身身之未得轉傷厥心矣

限謂腰膂夤則脊脊也二之隨三之列異症而同病相

憐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當心處心止則一身皆得所止矣象詞以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當輔地而能止則言有序矣寡尤行寡悔也

上九敦艮吉

成艮之主止而又止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此也五爻

不言吉至此乃言吉道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陽止於上故稱止上下皆止是時止則止時行亦止也

時行則行所以止也夫心無動靜者也時或乘而動靜

焉時者所止之理也動與時動而未嘗著於動所以行

而止也靜與時靜而未嘗著於靜所以止而止也行止

皆止所以止而無止也無止之止至矣哉光明不亦宜

乎卦體上下相敵而不相與止象也晁氏曰艮其止止

宜從背通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點出思字纔見止所之地最靈處此人心之官也心不

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

未嘗止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久隨而不返拯亦不我聽只得得不拯為妙義此等心

病最可畏蓋私心易拯隨心難拯也學者知之

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與身異躬者背脊處為背之主所以訓心也說文

艮其趾下履

云其字右畔弓如骨節形聖人言反躬言躬行言匪躬

言鞠躬不一而足其言深矣近世孫文介公遂倡言鞠

躬之學

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從衍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於進者莫如女子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也故既取象

於女歸又訓利貞君子進禮之管法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飛有漸而遠故六爻皆取鴻漸于水涯言下也君子

於此得漸之初地焉先從下學立心始而處之以厲雖有言而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已閱初開自小子而進則得所安矣立脚已定至此纔

從容尚進步也衎衎漸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自磐而陸進步雖勇而一往不顧轉有失所安者夫征

婦孕皆莫究其所終之象乃其病仍有坐剝庸者寇在

門庭而虛規進步立敗之道也故利用禦寇克已一關

至此乃破仍得漸法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閱陸而進則木也於不安之地得小安焉至此可以寡

過矣仍得漸法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閱木而進則陵矣至此大有安身立命地矣三歲不孕

久之而孕邪不正勝也仍得漸法也二之于磐小成之

地也五之于陵大成之地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學至此其翼升矣令人望之若遠若近可儀而不可仰

也聖而天矣自鴻干而上不知經幾番進步而後及此

中間歷安危之地仍不一而是往往大費苦心一步一

實地總得個漸法學者奈何輕言頓也乎陸疑遠誤謂

雲路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剛中指九五君象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進居德義備六爻居德如此則善俗可知故曰善人百年而勝殘王者必世而後仁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猶言徒飽謂急於飽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或得其稱順以巽也

離下而上更下深心所以進也

易鈔下經

四十八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言終合於道物莫能問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言其進為之序雖漸遠而羣不亂鴻飛之象如此

歸妹 兌下 震上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漸之反為歸妹所歸在妹進不以正凶道也何利之有

意在言外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陽在下以娣之象跛能履遲遲吾行非其志也即後效可幾君子尚傷其所遇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眇而能視頗能知進退之義也幽人之貞過於退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為說之主則須歸也亟矣故未得所配而反歸為娣失

所須矣可賤不亦甚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待時而歸終得所歸未病其晚也

九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王姬下嫁諸侯尚德而不尚飾為君子以道大行之象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不成嫁娶非其道也此非徒女子之過也其君子亦有罪焉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

易鈔下經

四十九

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女歸而男下之為天地之大義只就好一邊說終病其

所乘之不正如義何如義何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事之當謹始者莫過於男女之合而他事亦有然者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言相承也

歸妹而以娣亦事之當也所遇則然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嘗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一虛字足概歸妹之病虛而筐袂太良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非大也自大也自大故大也豐而亨其勢然也王者處此有格天之道焉曰在憂動然徒憂無益也職思其憂以豐治豐宜日而中蓋言照不可過也節其照所以養其明也而兼以制其動也此祈天永命之本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以明之初應動之初未之過也明動相資可配也而亦可句也以是而往進地有量乎蓋君子寡過之學有取於豐者如此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易鈔下經

五十

明進於二明而過矣過則豐則滿而積之反以成蔽雖未嘗不察察也而所見極小所遺者極大為豐蔀見斗之象無行所疑最為難事以明得疑尤可病也本之以孚庶幾乎言誠之於明也內信諸理也豐大擬天仍小視其天若蔀若沛若屋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處離之極用明不已二日中見斗至此乃見沫所見愈小矣明之極暗之極也尚可行乎左足前而右先折矣一折而反庶幾有改不可為不幸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喻明而動明乃退矣不明而動動亦成蔀三見沫而四仍見斗憤憤之中尚留一分見地反得與二等則蔽猶

未甚也反而遇初濬其本然之明以有動而蔀亦撤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下應九二能用人之明以為明而不窮於動相得以章也上本非應然以夷主之義推之章光未嘗不上徹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動終明極豐甚矣無天無日自大自矜豐屋之象也只為平日做盡關門學問久之并一室之中亦無所見外既不通內復無主自處絕地諺所云活落地獄斯人哉

吾不意盛滿之極狼狽至此可畏哉明動之說也蓋我

明而天下皆處其暗矣我動而天下皆處其靜矣積天

下之暗以乘我之明積天下之靜以制我之動我一人

尚有餘地乎是天下皆明而我獨暗也天下皆動而我

易鈔下經

五十一

獨靜也積天下之明以乘我之暗積天下之動以制我之靜我一人更有餘地乎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

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

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尚大莫大於天王者從而尚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威明並耀此等氣象自無通用處

雖旬无咎過旬灾也

言明不可過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蔀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已成廢人但視上之死絕猶彼善於此

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間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矣尚可以天翔乎正為其小視天如此小視天

所以遂無容足地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

審去就之機者亨取其小不求多於世故也旅貞者旅

自有旅之貞則處變之道非可以尋常論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易鈔下經

五十二

以柔居下旅而失其所守苟且遷就動難危機自敗之

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進於中知所以貞旅者也以居則安以用則裕以所

如則合而固有是三者之象則旅而不失其所亨矣其

周公居東之日乎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居下之上處旅而不勝其躁進之私者雖貞亦厲非旅

之貞故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進于旅矣偶得所安而未行次也偶得其資木可懷也

固宜其心之不快也已其為羈旅之臣柄柄不得志者

乎如雲長之於操蘇武之於匈奴是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為離之主於旅中得遇如射雉而亡矢然所得過償所

失也譽命之集有自來矣道自此亨矣此其孔孟之周

流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處旅之終而不能守貞越次求安轉蹈危地故有此象

喪牛于易剛而躁也凡旅皆病剛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六五以柔居中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明之主也又以柔

麗之則旅之正在是其旅貞者其知時者也可以行則

易鈔下經

五十三

行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也其唯聖人

乎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用而不留旅道也非徒用刑為然

旅瑣瑣志窮災也

窮於道之謂旅窮於志之謂旅災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言無所怨惡於人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剛處旅故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命謂天命故曰上逮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言已喪而猶莫之聞甚言其知進而不知退也

䷛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言乎下而入也君子之於道也入而又入用力之苦

小者得亨耳從此進而不已焉則入者於是乎有造而

其道在利見大人始以陰入終以陽出也知大人之義

者始可與行權也已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入道初機莫先定志志未定忽進而忽退終能有成者

未之有也進退者出入之象也其入也不深則其出也

易鈔下經

五十四

必易武人之貞內斷而已徒與何益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剛而得中能與乎中以求道而志可行矣牀下猶言坐

下言求巽於已而非求巽於外也則亦惟有信以發志

而已矣史巫紛若之謂也必言史巫明入路也所以申

命也

九三頻巽吝

居下之上巽也而轉乘以躁頻於巽者也頻於巽則頻

於不巽可知吝道也以巽本非嘗試之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進乎重巽於道有入矣亦庶免於進退之悔矣三品

之獲固其宜也處上下四陽之中故也三品一為乾豆

祭物一為賓客一為庖厨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可貞之道也吉而悔亡利且終相

因而效其為大人之學乎庚言變也入之愈深變之愈

適也變而不窮所以行權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丁癸之

說亦近是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以剛居上而處巽終知巽而不知變且知進而不知退

更無坐下可求不免并其懷來而喪之雖貞亦凶况不

可貞乎所由與先後庚之義遠矣五善變上乃窮也後

世有索隱而行怪者必此之歸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易鈔下經

五十五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有申命之義有命自天巽以承之則入道之正鵠

也不然鮮不非所與而與矣剛巽中正兼指二五大人

之象也柔皆順剛則統以二體言即順二五也亦不離

申命之義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視象又增行事二字以見命非玄遠實可見之行事者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賴巽之吝志窮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中有凶以見人道之相為倚伏如此所入之謂何

兌上

兌亨利貞

相解以說入後之消息也說而可亨不待言矣利貞慮

其說不以道也

初九和兌吉

初陽在下和順於道而得說者也故吉凡說之為道初

吉而終亂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進於說必治之以孚乃可以吉而悔亡孚即貞之所本

者也

易說下經

五十六

六三來兌凶

為說之主來就二陽以求說強不說以為說也後人輕

言尊樂者近是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離下而上處陰陽之間商所兌也故未寧未寧以決所

兌也雖介於疾而終有喜能去邪以從正也困於心衡

於慮而後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說道之至不以商而以孚不言介而言剝孚於所剝真

能去疾者也亦既操心之危矣雖然乃所以說也

上六引兌

處說之終無所與說同類相引則三爻是也彼既來而

得凶我亦引而成匹一味外求愈引愈馳亦終必亡而巳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

矣哉

陰進乎上故說也柔道然也惟以剛為主則說之正也

充足道也可以大獲天人之助而民勸從之此說之大

也精而用之其唯理義之說心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孚之至即心即行故其說也和

孚兌之吉信志也

易說下經

五十七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披解散之義指人心言而國勢隨之渙有亨道

自濟渙者推之也假廟以表凝聚之精神治渙之本也

涉川盡其才也又利貞善其用也三者合而濟渙之道

盡是矣格廟亦假象云

初六用拯馬壯吉

時既渙矣往而救之其在初乎初陰故恃壯於馬言亟

進於二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以九居二又奔而進得机焉匪躬之三可倚以安也合初以奔羣策屈羣力悔亡之道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於是三爻遂慨然以身任天下之重矣夫人臣第患有身耳有其渙之何事不濟躬且無矣追極其他而遺厥悔臣道之鵠也○六爻於陰陽爻位皆無所取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息

諸君子之羣然而來奔者恃我一人為政耳雖然羣也而疑黨矣并渙其羣焉私交散而同德之類乃益聚於朝上臣之極軌也元吉慶在國匪息譽在躬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於是大君言渙於上焉渙號而如汗之出推心以置人腹也此收拾人心之大機也渙王居則渙號之首務也此皆反向者所以致渙之道而用之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逃去无咎

將出乎渙矣此時合天下以言渙乃在渙其血且逃者蓋生民之不得其所也久矣其死傷者即吾之痲瘵而其身驚而魚散者實一人所不自安也誠以切身之痛急急為之區處使血者去逃者出而一人乃可以謝過於天下雖然亦賴其臣之力居多哉故渙非可以一人濟也主之者君而輔之者臣一君子之力尤眾君子之力也○統六爻而觀其君臣間真有家視國身視民之

易卦下經

五十八

意於天下事安得不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指九二柔得位指四也而上同於五合剛柔來往見渙有可聚之象王乃在中亦本剛中言不及貞義已該於中矣心之中即其事之所以正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此合渙之實事

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人道有取於節者表所守也有守則有為亨道也苦節

難貞病其矯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涉世之初與其過於通寧過於塞乎不出戶庭以養節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時可以通矣而復處塞焉斤斤門庭之不出亦何為乎不成其節者也○初與二一出一處之間可以定禮義

易卦下經

五十九

之中正焉而節道甘苦於此昭矣故皆不言節至上四爻乃言節大抵皆二爻之餘意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柔而失位不免喪節之始宜若可以自寬者而常節之時苟或引以為病亟事改圖隨節隨嗟何咎之有若者疑詞尚無固志也蓋聖人為小人廣遷善之門如此

六四安節亨

由嗟得安安斯久亨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之主也故其道盡善而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極則苦矣雖貞亦凶况不可貞乎然而與其失之甘

也寧失之苦甘易流苦乃堅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陰陽各半剛柔分也剛得中指二五中正專指五爻則節之主也而節道之得失昭矣其下文推天地聖人之道以廣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以制上下之等德行以議進反之則皆寧失之節無失之文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苟以不節為嗟又誰得而咎之

安節之吉承上道也

上有甘節之道故下亦因而安之然則風節之在天地

開蓋亦有相感而成者乎東漢之末可賄已滂母之言

曰汝今與李杜齊名雖死何恨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信諸心故曰中孚信諸心者信諸理也有見於

理而信之乃所以信諸心也卦有重離之象因名而得

之凡卦畫中虛者必言孚是也孚則無所不感孚豚魚

之吉也涉川之利不必言矣又利貞政以推中孚之說

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慮之審也入孚之初義也方在慮始能保其不轉惑

於他乎君子亦信其在我而已上爻曰我有好爵我者

此心此理而他其外此者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於五以剛中之德相應中孚之至也鶴鳴子和言感

通之機好爵與靡言所以感應之理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位處中虛而有應乎上不相孚而相敵皆不正故也虛

非所慮及因虛而得妄不免認賊作子矣則其為舉動之乖張性情之反復自有無所不至者今學者每作止不帶頃刻之間千起百倒總緣此心得虛病在人苦不自知耳傀儡登場作怪作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以說之終處與之始為中虛之主其於道也信之至矣月幾望明之將中而未過也馬匹亡行之有漸而無誇也无咎之道也○三得應而成敵四有匹而能亡正不正之辯也

九五有孚擊如无咎

中實之主得完於天無隙可乘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易鈔下經

六十三

居乎之上失之於中而得之於外氣轉浮矣故有翰音登天之象雖貞亦凶乎不中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與乎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為中虛二五皆剛為中實虛乃得實柔乎乎剛也說而與所以致虛也信及豚魚虛相感也乘木舟虛虛相濟也其實則理也理也者天也心之所以為心也利貞之謂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者必於死中求生有許多放不過意在故謂之中孚人若每事作如此觀何所不至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即孚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二陽取象於馬匹而四能絕之

有孚擊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

陰不可過也過則傷陽猶可以得亨過在外不在中也

易鈔下經

六十三

利貞補過之道也可小事不可大事酌所以貞也飛鳥遺音過之象也行過則輕言過則誕為中不足而外有餘也抑而從下斂翻來歸葆光寒兌而其初則小者不過而大者亦不終受傷於既往吉之道也合而觀之可以得君子補過之法易凡言无咎皆當於此取則故次兩經之終所謂其要无咎也

初六飛鳥以凶

過之始也有鳥初飛之象蓋習氣用事逞於浮誇者然也時雖無幾而已浸浸乎進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飛而飛矣幸其有中正之資故雖過其祖而轉遇其妣即祖妣也是謂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之象言凡事皆循

分自裁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過而不過補過之道也象中之象非必為臣道訓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以剛在中而下近二陰賊也弗過為之防則傷之者或至矣或者疑詞賊從暗入有不及防者所以凶也有意外之防始免意外之事諺云家賊難防

九四无咎弗過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剛進於中庶能過防而免於戕矣无咎之謂也上近二陰弗進而與之遇可也往則厲然過守其舊亦不可也學貴日新德貴日進斤斤於弗過之遇而不更求一進步吾慮其過之不終無也已子嘗云是道也何足以戒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易鈔下經

六十四

柔進而過矣以其得中也下比二陽相遇而不相戕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而終無如小者之過也相彼雲矣有鳥飛矣弋而取之下歸於穴斯可矣孰能之公能之三四是也由中以治外也徒治其外過而愈過矣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內是謂災告

上離應三而弗與之遇從而過之者也飛而至此麗乎天矣嗚呼真過矣是謂災告殆惡也而非過矣則上之為禍烈也早下焉何至是乎故曰不宜上宜下○讀六爻而知君子致過之道與所以補過之法其示人之意最為痛切惜後人未解今不妨一一拈出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

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行言過而能改也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皆改過法也柔得中指二五剛不中指三四卦體有飛鳥遺音之象一似人生過狀種種不越此吾儕宜寫一圖置之座右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三者皆陰過之義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子嘗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若作一如何想何至一鼓而上乎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易鈔下經

六十五

猶言陰不可過又申爻外意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表也

正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上於天則不雨雨斯下矣非徒不雨也轉懼有飛鳥

離天之漸矣

弗過過之已亢也

上之極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乾坤立天地之大體交則泰不交則否水火效天地之

大用交則濟不交則違然惟相違也而後相濟分明乾坤相爲終始之道○既濟又何亨乎利貞所以亨也初吉終亂人事然也貞則不至於亂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在慎所往而已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濟進於二可以往矣而柔中不勝不免過於畏忌若將失其所恃者然亦時當然也七日得疑未濟二爻有曳輪之象夫曳輪而不進婦往遇之乃成水火既濟也○

六爻上下總無取於應義以水上火下雖相濟而實不相爲用故其道有取於未濟二卦總以二爻爲陰陽相構之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以離之上交坎之下爻爻乎有受克之勢而反用以相克至久而後勝之故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象鬼方北方坎象也其占爲小人勿用言克去小人之難也因占以見象也蓋保濟之道然也

易鈔下經 六十六

六四緝有衣袽終日戒

至此既濟矣亂將開矣思患豫防此其時乎古緝作濡衣袽所以塞漏舟者坎象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唯命不於嘗顧君德之能受何如惟牛而祭不如用禴之實也實則受福有地故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嗟乎乾坤何等時而尚可鋪張治具設爲無益之糜文以矯誣

上天籠絡天下人耳目乎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濡首而已亦以陰德不可爲首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事最忌十全如剛柔正而當位六十四卦獨居其一焉豈不是最難得而反有最不美者存乎其間正爲這十全中伏許多病痛在也水火相反事事受克全無一點生機只外而補張得好看而已故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終止以上六

言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曳其輪義无咎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三年克之愆也

雖愆而終得克之猶可幸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既濟之時利用禴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反可以得亨卜其終也然未可遽求濟也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姑遲之而不進可也無攸利乃所以利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反可以得亨卜其終也然未可遽求濟也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姑遲之而不進可也無攸利乃所以利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反可以得亨卜其終也然未可遽求濟也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姑遲之而不進可也無攸利乃所以利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道未嘗不貴濡而初之濡則病於力之不進也非能進而不進也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已駕而進矣但慎於所之為曳輪之象故得正而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居下之上當未濟之時而不能濟徒以取凶涉川示戒變其柔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離之初承坎之上火上炎則水下流終不成濟矣故道在抑其章光而居之以貞乃得吉而悔亡鬼方之役欲其下交於坎也既濟利克未濟利交於君子故言

賞與勿用之旨迥異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居明之體因中得正有吉道焉故无悔更有進焉葆其明德以明於天下為君子之光而且得之於有孚真濟天下之吉道也當未濟之時亟言天德王道之要如此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處未濟之極終于濟矣猶有未濟者寬以居之唯盡其

在我以俟之則有孚飲酒是也飲酒言孚實信得是故也夫道是而已矣濟之為道待時而濟非不濟也飲酒濡首則坐失事機者有之無乃孚其所孚而其是之孚乎蓋治道之貴審所從也尚矣天下有名是而實非其說似可行而終不可以襲跡求者往往而是也濟之

為道微矣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中指六五六爻有剛柔相應之義雖不當位從十不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即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者是慎辨言辨之微也辨之於心而世道從之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詳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著而暉自近及遠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周易古文鈔

繫辭傳上

此夫子所傳易辭也辭凡十翼今既分象傳文言大小象傳於六十四卦之後而尚存其餘者另為傳體以附於後凡若干篇分上下數卷其間蓋亦有古文辭而為夫子所稱述者又有出於後人之附會者皆不能一一也姑仍舊所述而略為之次其章句如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道雖本之天地而實具於聖人之一心以聖人之心具有天地之全體也聖人一心耳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易鈔繫辭

此即易畫乾坤之撰也天地之道在而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隨在則易卦之蘊亦悉於此在矣方謂事情所向因方有物其類不離淑愚者是聖人之心本有善無惡而界限轉見分明則吉凶之路於此決矣成象成於中者成形成於外者即下文知始成物者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坤之體立而大用乃行於是一剛一柔具有相摩相盪之機則六十四卦盡在聖人之心而於所謂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皆一一有以體其撰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聖人之心既體立用行全具一副造化而生物之功自

有不容已者男女蓋以配合而為父母者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一始一生交致其功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然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至此遂直指乾坤之道乾道健故曰易坤道順故曰簡

易知簡能乃乾坤之道而即聖人之道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以易知故即以易而知物以簡能故即順乾之易以為

簡而成物易知故物物皆於乾資始而有親易從故物

物皆於坤作成而有功有親故始不窮而通萬古於

易鈔繫辭

二

一息有功故生生不匱而會寰宇為一身則其德業之賢於人當何如者而豈不有以盡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乎此伏羲氏之心易也而一部易書從此開天立教嗚呼盛哉

右第一章

此夫子首贊易道而推本於畫卦之原如此分明

是一座伏羲氏道像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卦立而象具因象繫辭四辭定占各有一定之理此易

之體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一剛一柔互相推換變化生焉此易之用也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合而觀之辭占象變皆象也得失憂虞專指人事言進退晝夜則人事所乘之時也六爻之動言皆自變來也

三極之道所以象也得失憂虞決於此者也進退晝夜乘此者也此聖人作易之本也虞有宴樂意與愛正相反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此言君子居而學易之功正為動時要用得著也言爻辭則象辭可知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承上文而言由所居以達之所動而君子全體三極之學於是乎至自天祐之自心自祐也動非以下筮言

右第二章

此章言文周繫辭之易而因及乎君子之學易則夫子所以自道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爻亦象也而盡乎變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即申前章之意而又進於无咎之說是易道要歸處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貴賤以上下言小大以陰陽言辭以至著者言介以至微者言而悔則介中得力處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所之即其所存處均所之也而悔為要蓋聖人作易無非使人趨吉避凶而終之以善補過也

右第三章

余聞之先師此章非言通例蓋聖人憂世覺民之意各見於言表者如此故不憚繁詞以複說云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準天地之道而作故有彌綸之用準之為言則也

彌以統之於外綸以理之於中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

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是以君子之學易也必求端於

天地以為致知之本而其大者在陰陽之辨天道之所

以成文地道之所以致理也君子仰觀俯察焉而知天

地之道莫非陰陽之所為則幽明之故於此昭矣遂進

而求所為幽明之故其間自明之幽一始一終相為循

環原且反之以推氣數之自然而死生之說莫詳於此

矣又進而求所謂死生之說始無所始聚則成形者是

終無所終散則成變者是總是一氣之屈伸以為終始

之運而鬼神之情狀昭昭乎不可揜矣則亦何莫而非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易書之蘊乎始焉由著以知微而愈推愈入洞造化之

本原既焉由微以知著而愈顯愈明洵造化之妙用此君子致知之功所以為至也○死生之說即幽明之終始處如方來者進成功者退是也先儒以人物指之已是狹隘至後人則專言七尺之成際而以原始為父母未生前參究反終為眼光落地後參究遂有了生死之說準之大易何啻千里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於是君子以一心印證天地之理有庶幾相為比擬而不我違者則天下之大萬物之廣孰為遺於天地之外乎知足以周物而道濟用之仁知並建一天地幽明之故也而且推行之通與時消息不墮遷流一天地之始

易鈔繫辭

五

終也樂天以無憂而動而體天之化安土以能愛而靜而效地之靈一鬼神之情狀也聖人之心與天地相似又一層一層推入去有若此者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承上文而言如此則天地受其範圍萬物受其曲成而幽明死生鬼神之知於此益見其通乎天地萬物而無間則知之盡也知之盡者神之至者也神則即心是易矣神无方所以易无體易與天地準準此而已嗚呼知無體之易者斯可與語易也夫

右第四章

此章深明聖人學易之功用非夫子不足以當之

則夫子之易如是正不嫌於自寓也○此章本無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亦非天地相似之後另有範圍曲成知幽明之外另有晝夜若如後儒種種作解架屋疊牀不已則學者亦畢世無以入聖人之道矣讀者幸諦思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專就人心中指出一氣流行不已之妙而得道體焉故下文即承之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微機也成之者性也道之實體也至此言道遂謂之率性之道矣而終不能無氣稟之偏也氣質之所聞見亦罔焉見仁

易鈔繫辭

六

見知未嘗非道而非君子全體陰陽之道至百姓之日用不知一切并無所見抑又不足言矣繼善謂自靜而動一念惺然而善端於此呈露也成性謂自生而成一理凝然而善體於此備具也此正陰陽分現之體而仁知之見則局於陰陽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欲觀君子之道先觀天地之道有時自元而亨以鼓萬物之出機見仁之顯處有時自利而貞以鼓萬物之入機見用之藏處此兩者總一氣之變化實無所容心其間而萬物已受其生成之賜此之謂以盛德顯大業而天地之道所以為至也不與聖人同憂轉見聖人能法

天地處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君子體天地之道以為道而業即天地之業則富有者

是德即天地之德則日新者是何所見之為仁見之

為知乎哉

生生之謂易

又合而言之謂之易易即仁仁乃生生生生之謂心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生生不已而形象分則陰陽之體以立乃所以為富有

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生生不已而占事在則陰陽之用以行乃所以為日新

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如此生生不已而一陰一陽之妙真有莫測其所在者

是以謂之神神一道也道一易也易一心也心一性也

性一善也

右第五章

此章直指道體而全以體道之功歸之君子非泛

言造化人事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無外靜正言無內備言該括無遺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言天地之廣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只是大生廣

只是廣生而其理分見於動靜之際如此即四德是也

靜翕動闢即靜專動直之有終處非截然兩事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

至德

易道廣大之中變通陰陽之義隨之而其德則所謂易

簡也蓋易本摹寫天地而作故一一與之際合如此此

非易之配天地而聖人之心早有以配天地也

右第六章

此章直指心易之蘊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卑崇效天甲法地

聖人善學天地而易其階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盈天地之間無非易也聖人此易者也人此易心此

易也心之所在即性之所成而聖人第以存存而已

者游心易之源則道義皆從此出而德以之崇崇效天

業以之廣甲法地轉若一一於易書有稽然此易之所

以為至而洵非聖人不能用之也

右第七章

此章直贊聖人之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

彖言乎象此所謂象指文王彖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隨兼萬物之廣而動專以人事言交會處便有通行之路亦從物宜來象不言辭占未備也

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君子學易之功求之於言動者為最切亦僅以開寡過之門而變化之理即從此出易簡之外無神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易鈔繫辭

九

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此以下皆用易以擬議言動之要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或出或處行不同而心同或默或語言不同而心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

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此下有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二十

九字一條為乾卦已見而重出者本義已從行蓋取義亦不甚切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易鈔繫辭

十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負販之事射利者也乘輿之事名器也

以利假名盜之尤也以盜致盜招之之說也慢藏冶容總是一種招搖聲利情狀○六爻引義其間曰善曰同

曰慎曰恭曰密一步進一步至於負乘分明指出病根其示人之意最為痛切凡為學人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右第八章

此章言學易者致謹於言動之要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數始於一而終於十百千萬億皆十之積也陽奇陰偶分配天地數也而理在是矣自一至十天地衰旺之理

也其法始陳之河圖所謂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是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相得言圖數之分一內一外各得其位有合言圖數之合一奇一偶各配其情分處之而見陰陽之迭為變化則化者為鬼之歸變者為神之伸也合配之而見陰陽之互為變化則方變方化者為神之伸既變既化者為鬼之歸也故天地之數必積五十五而後全觀之四時之運蓋可知矣此五行之說也五行之說即易四象之說也而圖數之妙合於造化固有如是者豈非易道之權輿而著數參伍之法之所自起乎

易鈔繫辭

十一

右第九章

此章專剖河圖之數○此章舊係錯簡已經先儒次第置之大衍之前是矣但攷其語意已完竟當自為一章且於大衍亦不甚相蒙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蓋言畫卦之後置為卜筮之法而著生適應若或贊助然按龜策傳曰天下和平主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參天兩地而倚數

一者數之始天地之本也故一不立法而天以三起數地以二起數以三乘兩而得五數之中也以五乘十而得五十數之終也此大衍之數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虛一不用亦本倚數之法而推之乃見造化生生自然之理非人力之所能為故稱大衍云揲著之法詳朱子啓蒙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揲著之法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剛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老陽

易鈔繫辭

十二

之數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少陰之數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少陽之數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老陰之數此獨以二老計過揲之策計六箇三十六而得二百一十六六箇二十四而得百四十有四蓋老變而少不變易以變為道故乾坤皆用九用六而著策亦止紀其變者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通六十四卦以乾坤之策計之共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成易謂成一變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以小成作引伸法其所變何卦以大成作類長法其所變何爻則揲著求卦之事已備而所謂因試以濟民行者於是全功焉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不外吉凶之途而德行則趨避是也酬酢謂應事不窮祐神謂前知如嚮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即著卦之變陰變陽化變化無端而莫知其所以然所謂神也所稱神物以此

右第十章

此章言揲著求卦之法疑前人已言是言而夫子

易鈔繫辭

十三

特述而贊之非皆夫子語也蓋卜筮之法相沿舊

矣至其間一切配合造化處蓋亦偶會及此因借

以尊聖人之教使人不敢濫用之實非著法之所

重也○幽贊二節舊本在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

立卦之前今以文義求之特改置如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辭占象變是聖人作易大綱使後人尊尚之而不敢忽

以開天下寡過之門者此也制器即動之已成者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禱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此

行即為之成者所謂制器者也君子將有為也則必有

言也遂以叩之於著卦而其理具於聖人之辭若一一言其意中事者故謂之受命如嚮遠近者所行之途而幽深則其根於心曲者也來物未來吉凶之幾也此易

道至精處於尚辭見之者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揲著求卦之法始用參伍法以待陰陽之未定而成變

言一先一後更相徵驗以奇參之又以奇合偶而伍之

也繼用錯綜法以準陰陽之已定而成爻言一左一右

互相分合分者錯之合者綜之也通三變皆如是而天

地之文以成天地之文不離陰陽之變也極六爻皆如

易鈔繫辭

十四

此而天下之象以定天下之象不離陰陽之數也於此

見易道至變處也此變字又非尚變之變蓋贊易語也

因著卦之尚變尚象而知易道之變又有妙於至變者

也

易无息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遂指卜筮尚占之義以見其感通之妙就人心以模

易理若一出於神之所為者此占法之所以可尚而尚

辭與象變至此始有全功也人心无息而无平不思无

為而无平不為故能於寂然不動之中而遇感而遂通

之妙是以謂之神實無截然動靜之可言也周子曰寂

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可只就一時看出未嘗分前後三際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辭占象變皆易也何以遂屬之聖人之道以易非聖人不能用也自其得之至精而言曰極深自其得之至變而言曰研幾則神有不待言者此聖人用易之妙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疑上文皆古語而夫子述之如此故加一者字以別上文不然則上文皆夫子之言而此係記者之稱之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承上章而言見君子用易之要

易鈔繫辭

十五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理有一務則有一理皆道之所在而易能一一有以舉之故云開物成務冒道聖人遂因其然而製卜筮之法以教人則志可通業可定疑可斷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以善德與卦爻比類而稱以見體非用不顯而神物之稱有自來矣聖人即心是易渣滓蕩滌淨盡得洗心之

說焉洗之極藏處是易用處亦是易藏不可窺故曰密用不可測故曰知來曰藏往知來之神即是藏往之知仍歸之密地而已往無可往密之至也聰明睿知一知也不殺之武神武也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即指聖人卜筮時言敬之至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承上文而言本天道以察民故遂及於神物之用此非徒神物之能而實聖人之神預有以感之又非聖人一

易鈔繫辭

十六

人之神而實膺天下萬世之心之神同歸於神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推尊六天以歸大於蓍龜仍見聖人前用之功之大暨亹言趨避不倦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垂象即就上四時日月言河圖洛書又與富貴之聖人應期而出者此四者皆聖人作易之由而神物則專以下筮言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又詳聖人作易之指以結上文則效之意

右第十二章

此章專言卜筮而歸功於聖人○舊本用之謂之神後有易有太極二節文勢不類今收入下章

繫辭下傳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道不可言聖人不得已而有言以見意孰謂遂可盡意乎象者意之顯者也因象設卦而情偽盡因象繫辭而

易鈔繫辭

十七

言盡非空言之務盡也變通亦立象中事象立而變隨之也鼓舞以趨避言亦繫辭中事辭立而占乃斷也然總之所謂立象以盡意也神也者意之精者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象莫大乎陰陽一陰一陽為聖人立象之大義有象斯有易生者自生成者自成即聖人不得而知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即象也象立而道器分一上一下之謂也上者即其下者也器外無道也即變通即事業皆道也而非離器以為道也○形上形下此千古論道要語識得形上之

道方許識易有太極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於是聖人分明指示道體曰易有太極蓋曰道無道即乾坤之生生而不息者是是以乾坤列而四象與八卦相蘊而生此易道之所以為至也強名之曰太極而實非另有一物立於兩儀四象之前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斯知道者也○愚按無極太極又是夫子以後破荒語此無字是實落語非玄妙語也朱陸之辨在朱子以為太極之上必有無極既不足以得大易之旨而陸子以為太極之上決不常有無極亦豈足以得濂溪之旨然象山曰陰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

易鈔繫辭

十八

極乎近之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舊本有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一條凡六十字在此節之上原係重出又於上下文不相蒙今從衍承上文而言八卦定吉凶故卦能極天下之賾吉凶生大業故辭能鼓天下之動卦辭存而變通與之俱存已足見用易之大凡若更由鼓舞之神而從乎焉以神會之餘融心得之妙信手拈來頭頭是易

非惟得意而忘言抑亦冥心而忘象則君子體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舊本屬上繫之十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與君子用易之意作易者在立象盡意而用易者貴得意忘象反復以明易道之妙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易皆象也卦立而爻分則象無所不備矣其象之理則下所謂象此者也是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變與動皆指人事言人事之變如剛柔之相推而聖人因繫之辭焉以明善動之理動則變之已成者也

易鈔繫辭

十九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承上文而言靜之理一而動則分而為三故動不可不慎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靜以立其體則靜固靜矣動而有以妙趨時之用則動亦靜矣又何吉凶悔吝之錯出而分途乎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之理雖不能無吉凶之辨而出乎吉者入乎凶則吉之理自有以嘗勝乎凶終非相勝之謂也君子亦吉而已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之道顯而易見故曰觀貞一即貞吉也動必貞一則吉凶悔吝之動豈其本初之貞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在天地謂之貞觀在人事即謂之貞一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指易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人心中有爻象也故動而吉凶隨之善變而功業見焉則天下之動貞於一矣聖人愛世之情所以見之繫

辭之下者此也學者由聖人之辭以達象變之用於乾坤之道息過半矣

易鈔繫辭

二十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仁古本作人蓋從古按此節亦錯簡也以文意推之宜在下章包犧氏之後蓋聖人作易首為君天下者立極

以示萬世其道必先於德天而其要乃在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故下文種種備述之如於離於益之類皆理財事也善契之夫正辭事也擊柝之豫弧矢之睽皆禁非事也至變通之乾坤正所以法天地生生之德於無窮以為守位聚人之本而自此而外皆可類而推之矣

右第二章 舊本為下繫第一章

此章言易理貞一之教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包犧氏作易緣起的據以為必仿河洛者皆支見也
盈天地之間只是陰陽兩端盡之其間一消一息有許
多變化之理而要歸之近取諸身聖人一一以身印之
見得盈天地間之理總是吾心之理於是會作一箇分
作千萬箇信手一畫捷不停手再畫三畫為因重之法
以推之八卦而六十四卦之體具則天地萬物之理總
在一部易書中矣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通所謂夏葛冬裘高黍下稻之類是也神明之德即天
地之德萬物之情即天地分見之情非有二也愚按天
地之德即前章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萬物之情不一
而聖人以義約之亦曰治人而已矣人者天地之靈萬
物之秀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此言聖人本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其大略有如是者蓋雖未嘗因離作網罟而自畫
卦之後則網罟之情宜若於離有取焉推之諸卦莫不
皆然則推之六十四亦有然者推之三百八十四爻亦
一一有然者讀者不以僻害意可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故生生變化而無窮中天
氏之聖人所以獨奏垂裳之治而享守位聚人之吉利
也垂衣裳即恭己之象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致遠以利天下捷衍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之意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明決之意

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有以類萬物之情者如此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形而下者謂之象形而上者謂之像也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

著也

象言乎材以顯象也天下之動象之著者也吉凶易辨

悔吝難知則所以像者之要也

易象繫辭

二十三

右第四章

此章承上章而言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專指六子而言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申上文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君謂陽民謂陰心一而已一者陽德也惟一故可以貫

萬故曰一致而百慮二心矣惡乎慮學聖人之道者知

之

右第五章

此章特指心學之要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一部易書皆從乾坤兩畫而出乾坤分陰分陽不過兩

物耳而妙在合處分則為物物乃不化合則為德德妙

一原由其合者以為分而分剛分柔各有定體體即是

天地之體德即是天地之德因其體而體之而合德之

妙不徒顯昭其撰抑又冥通其理矣此聖人作易之大

綱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由是本天道以察民故盈天下之大萬物之廣何者不

因名以著而卒未有越於此理之外者然要歸之衰世

之教而止

易象繫辭

二十四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

則備矣

此言稱名之雜有如此者往者已然之迹來者未然之

幾顯者事為之著幽者心曲之微名以位列物以情遷

言以昭得失之故而辭以判趨避之途易皆一一備而

及之開而二字缺誤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

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言雜而不越以歸之衰世之意者如此貳疑也報謂

得報以吉夫報以凶若報施不爽然蓋聖人立教之意

如此實亦非有外於乾坤之德也

右第六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歸之衰世之教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道中衰而興於文周則本美里之拘而述象東山之征而述爻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夫子於此得處憂患之說焉曰在進德因舉九卦以發明之始於履而終於巽一一是實功實行而漸歷之序自不可誣以見聖學之大指宜亦古聖人之所不廢也是學也有基始無壞先之以履入德第一義也有基而

易鈔繫辭

二十五

後可守謂之柄故次之以謙有守而後內反諸心斯有本故次之以復有本而後可固故次之以恒恒則道心堅矣乃始進而講克治之功故次以損修又進而求涵養之要故次以益裕若不恒而漫言損益總無用處也於是次之困以言辨身世之故離合之交堅志熟仁益有徵矣又次之井以言地靜深之候取之左右而逢原也乃終之巽以言制泛應之曲當於此而出也此九者衡言之循序而及無躐等之嫌并力而施無支離之病故首陳其略為入德初乘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隱

遂縱言之而權進步法履而不已則和順而行有終謙而不已則道尊而業益光復而不已則幾雖微而愈辨於物欲恒而不已則處之愈雜而不能不厭損而不已則用力之後由難得易益而不已則充長自然而不假安排之法困而不已則窮轉能通井而不已則地道安而能慮與而不已則稱量之下握機益密猶是九德而地位不同如此此中乘進步法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與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又進而權究竟法履之至可以行即心即行也謙之至可以制禮禮從心出也復之至可以自知乾知大始也恒之至可以一德坤作成物也損之至可以遠害損

易鈔繫辭

二十六

無可損也益之至可以與利益與時益也困之至可以寡怨樂天知命也井之至可以辨義精義入神也巽之至可以行權窮神以知化也德至此無以加此上乘進步法也衡言之以極其量而又縱言之以究其歸九德總是一德一德乃為至德善處憂患者益於此圖之意者文周之德如是後人又曰此夫子一一白道也若心哉其然哉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入德之要非徒為憂慮設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道即是人道道不遠人於易何疑人道至變易以言

乎變者也其變也乃所以常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言變中有管度也出言外入言內居嘗行履固已使人不敢畔援而又進之於憂患之道使人不徒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且若有父母臨之以督過我者蓋典嘗之不可限越洵有如此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即度也此言學易者必由其常者以通其變者而易道始可得而行終不可與拘學局曲之士道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學易之方

易卦辭

二十七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專指卦爻而言質猶言材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揆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爻之辭若得之擬議而卒乃因而成之亦自讀易者言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又統爻辭而進及於象以見象辭之居要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遠近之分譽懼之別也二遠而四近二四皆柔位而惟

柔中為勝言不過乎柔也四或以剛處柔則亦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二四以遠近言三五以貴賤言非必近為大臣貴為人君但據爻位而象有如此柔危剛勝言三五以柔處剛不正則危而重剛者獨勝不特五也按此二節宜置在噫節之前則文理尤順

右第九章

統論卦爻時物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又必重六畫而道始備

易卦辭

二十八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在天陰陽在人仁義在地剛柔此道中之變動而爻以效之物則自其不變者而言之也一陰一陽相錯而位所謂文也當否異而吉凶乃生皆自道而裁之也道雖有三才之分而自人用之總一人道也

右第十章

統論爻義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聖人身經憂患故備寫危平易傾之理於易書以垂之

後世真是其心至今在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文易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健順分天地之理而唯人能兼體之人以一心之妙契

乾坤之理則體之為德而見之為行無非易簡之恒易

故知險簡故知阻自是一理起照有不假億度計較之

私而得之者蓋世路之險阻皆人心之險阻為之易且

簡矣何險阻之有知險知阻所以化險為夷化阻為平

也自高臨下曰險取乾象也自下趨上曰阻取坤象也

既知險又還而知阻總取回還却顧之意因以見知阻

易說卦辭

二十九

即是知險恒簡即是恒易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

侯之二字衍聖人以此易簡之理自得於心而又進而

研審之凡以善成其德行為知險知阻之本而吉凶趨

避之幾於焉決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人事云為有變化焉變化雖無嘗而易簡之理實有先

見之吉所謂吉事有祥也是以聖人象此吉事而有以

知器謂知其已然之理也占此吉事而有以知來謂知

其未然之理也象謂擬之成象占謂決之不爽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而易道行猶未能得之於人也聖人乃作易

以成之所不足者有筮卦以效其靈而百姓亦得以與

聖人之能非徒與能亦與知知此易簡之知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情即象之情剛柔雜居皆象也而吉凶其情也即所以

著此易簡之理者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變則象之未定者動則變之所趨者利即情之種處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

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詳言吉凶情遷之變總之只是易簡之理而修之則吉

悖之則凶

易說卦辭

三十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皆人心不易不簡之情見之辭氣者如此真凶道也

其唯吉人之辭吉人之情乎言者心之聲

右第十二章

此章發乾坤易簡之蘊惟聖人能以身體之而又

作易以教人斯百姓亦與能之也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夫子言三才三極者屢矣至此遂盡情發露其蘊而推本於性命之理性命之理無往不在在天陰陽在地剛柔在人仁義分之以見兩在之機合之以見一原之妙分者道之著合者即性命之徵性命本一理而有其然必有所以然則此天地人各得之性又若有所自來者故言性又言命云卦體其合者而爻體其分者分之無可分實合之而無可合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節舊序參天兩地而倚數之下今既分此一句以上冠之大衍之前則此節宜附於前章之後無疑玩文意當自得之承上文而言君子學易之功有如此者立天

易辨繫辭

三十一

之道陰與陽而此專以陰陽立卦者卦必自上而下先得五上之天道也立地之道柔與剛而此專以剛柔生爻者爻必自下而上先得初二之地道也上言成卦成爻專指易體此言立卦生爻指用易者立之生之以見天地之道自君子出也猶云語成象默成爻也天地之道得而人道之仁義在其中矣故繼之以和順道德而理義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至命也

右第一章

此章直剖性命之理而歸之君子之學易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造化自然之理故聖人因之以作易既以八卦立其

體而又得其交錯之情遂成六十四卦蓋天地山澤雷風水火雖只是兩兩相交而六子總圍於天地天地又合為一體便有展轉相交不窮之理故人但知八卦是天地之撰而不知六十四卦皆是天地變化之撰論易至此方大奇夫子獨得之以繫大象或曰此伏羲八卦之位非也夫子本只言造化之理各以陰陽為互根絕非有方位之可局者邵子讀易而有見因作為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之圖以想像之其意仍是圓通不作死法看後人未解轉拘邵圖以求夫子之說種種葛藤使易簡之道不明於天下真所謂以指標月見指而忘月者也其他圖皆可例推

易辨繫辭

三十二

右第二章

此章言義易之蘊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易中言往來者屢矣皆指造化人事已然未定之理言而此所謂順逆則自難易之見分之也蓋往來只是一理故因往可以知來而往來原無定理故藏往又未必知來此順逆之說也易為逆數專教人卜未來吉凶如事已得凶仍使之趨吉情已可吝仍使之知悔要在盡人事以回造化若逆挽而進之者此易道之用與造化倅而聖人作易之功亦與天地並也乃後人又以邵子圓圖合之方圖有自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為數已生之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為數未生之卦之說然

乎否也噫安得再起伏羲氏於九原而問之

右第三章

此章舊本通上章為一章今以其意義無屬故另為一章專言易數之要○愚按繫辭章句係程朱二子所定朱子又多更程子者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造化之功用而乾坤並大有統六子之義焉乃知易卦皆從乾坤出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易妙繫辭

三十三

帝者天之主宰即所謂命也自其出齊相見者而言謂之命統言之則帝也其在人心天也而意帝也造化生物不息之機見於一歲之運始於青陽甲木為震而自夏而秋而冬又貞下起元八德相禪只是一氣流行有若或使之然者是以謂之帝然並無所謂文王後天之圖之說也豈文王以前獨不得有四時八節乎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

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而萬物之出入可見因萬物以見帝其端倪有如此者八卦只是名象故乾坤大矣而可退處於偏隅與六子同其功用若以前章泥之則不可解矣天地之化最妙是成終成始處此帝命之樞紐也夏秋之交陰陽接換土氣用事費許多培養之力故曰役

右第五章

此章言造化功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易妙繫辭

三十四

惟帝之出入不可見而乘萬物以出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是以謂之神又謂之妙神即帝之靈處而其妙在及物處却有合并交致之機默運其間以見羣動只是一原妙物本之無物此陰陽之變化所以無方而萬物盡歸其陶鑄者也則乾坤之功於是尤著矣

右第六章

此章亦言造化功用前章言一歲之序此章言一時之變化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此言八卦性情實以直指人心之體而造化有不待言音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遠取諸物如此合而觀之聚眾物之靈得人道焉君子日以一物之物為萬物之物者人也以一人之人為萬人之人者聖人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近取諸身如此合而觀之聚眾體之靈得心焉心無體以眾體為體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求也三男皆坤交於乾是謂陰生陽三女皆乾交於坤是謂陽生陰此見陰陽相生一體無間處分明太極之妙至三男三女子復生子箇箇成家真是幹蠶之子當門之婦而總歸命於父母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

文為眾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顛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顛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道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易卦繫辭

三十六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鼃為蟹為龜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稿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此一部易書綱領三才之義著矣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孳也

屯蒙反對是天然之序而交承處在盈天地之間唯萬物一語為吃緊要義後倣此此一節見人物初生氣象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此一節略見聖人處開闢世界如此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此一節初轉入人事上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此一節由人事轉出氣數是宇宙大升降之會自乾坤至此間十卦矣晁氏云鄭本無而泰二字

易鈔繫辭 三十七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此一節自否運重開中更謙豫是治亂間頭豫而且隨

終歸有事天下復大弊矣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

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此一節又經有事之後重開治象至太平文物之盛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

盛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自泰否而後又開十卦至此仍言氣數往復之運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此一節又自世道轉入人心以著存體達用之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此一節又自人心轉入誠明一路為治過之本天地所以長無事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就乾坤推到成男成女為夫婦之道以見其甚大如此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咸恒反對上文首言夫婦之道而至此以久道合之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

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咸恒之後便繼以遯見世道不好消息雖壯亦不可恃

也而終歸於夷也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

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此一節繼夷之後復自合而乖由難而解見人事不嘗之故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下經閱十卦而受損益其變從泰否來一是開氣化盛衰之始一是開人事盛衰之始故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過故受之以姤姤者過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此一節從益之後得決因得遇得聚得升仍得困以下見人事消息進退之故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此一節又推治道盛衰之會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此一節又推及主德以扼盛衰之運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自損益而後又閱十卦至此仍序夫婦之道於父子之後而得盛衰之會

易鈔繫辭

三十九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此一節又推之世道為盛衰之大會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此一節又轉入人事上見得失憂虞不嘗之故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此一節為世道盛衰之終會○咸恒至此凡三十四卦咸恒立夫婦之大義既未濟效生成之大功其間妙是

四陰卦相錯而成合之見後天之易人事為主而氣化應之故凶氣嘗多吉氣嘗少○序卦所次往往不必皆

本卦之理其間一反一復一順一逆曲盡三才無窮之

蘊或以為非易之精義亦殆不然試問此盈虛消息之

故是誰所為者蓋周易妙處異於夏商全在序卦自反

對而外上下相生古人必大有深意一一不可移易序

傳亦但指其大意耳即做序卦之意再為更置亦無不通者因思序中所稱猶未必盡是文王之意姑闕所疑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坤正對

易鈔繫辭

四十

比樂師憂

比師反對按易師先於比而此以比先取叶韻也反對之義總之都就乾坤推去如樂是剛德憂是柔德後做此雜卦視序卦又前後錯綜大抵指點人心要義讀者當自知之○反對如師卦上坤下坎正看是師反看是比也餘做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取與人觀取求已故一曰咸臨一曰我生

屯見而不失其居家雜而著

一處明而用晦俟時也一處晦而用明昭德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反得盛益反得衰故曰始也

易卦繫辭

四十一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畜雖大而俟時不可驟也妄雖無而防災不可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聚而不散墜也往而不來蹶也謙者過損或失則輕豫者過侈或失則怠

者過侈或失則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有物之合質之真也無色之賁文之至也

兌見而巽伏也

分內外之道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一以無事為功一以有事為功

剝爛也復反也

盡於上故曰爛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晝則明傷則暗

井通而困相遇也

一以塞而得通一因遇而成揄

咸速也恒久也

言感應之遲速

渙離也節止也

言德行之貞淫

解緩也蹇難也

夷險之勢

睽外也家人內也

易卦繫辭

四十二

外睽者內不足裕於內者推於外也

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一善於處盛一善於處衰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眾取廣與親取擇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一過之小一善之大

豐多故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水火之性義取其交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行止之分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一相解而退一相構而仇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按此為錯簡無疑今以頤養正也置大過顛也之上歸妹女之終也補在頤養正處姤遇也柔遇剛也改在男之窮也下則於義叶矣顛謂失養歸漸女之終始取交感之機既未濟男之終始取交濟之用終以柔遇剛剛決柔正應乾剛坤柔見扶抑之大義○按易卦有正對

易鈔繫辭

四十三

有反對正對自乾坤而外為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凡八卦餘五十六卦皆反對以反對之義惟之五十六卦實二十八卦所變二十八卦又自坎離六卦所變坎離又是乾坤所變中孚小過者坎離之純氣頤大過者坎離之盛氣坎離者乾坤之中氣當時文王悟得此理遂以之序卦以見陰陽相生不已之妙却又還來只是乾坤而冠之以乾乾復統坤六十四卦只是一卦一卦只是一爻

周易古文鈔二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辛

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南都破後絕粒而死事迹

具明史本傳乾隆乙未

賜諡忠介宗周與漳浦黃道周明末俱以善易名道周

長於數宗周長於理其學多由心得故不盡墨守

傳義其刪說卦序卦雜卦三傳雖本舊說已失先

儒謹嚴之義至於經文次序每以意移置較吳澄

纂言更為無據亦勇於竄亂聖經矣故其人可重

而其書終不可以訓焉

周易宗義十二卷(一)

〔明〕程汝繼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自刻本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時者受易讀本義稍之親解義之
指歸竊謂天道人事存亡吉凶規矩
準繩方圓平直左之右之惟達之
源時不時義之不時時故曰六位時成
夫義則時之別解也從之集之得孔
孟之真焉紫陽見其合曰象也者像

也理之似莫如義與陰用與陽用先
天後天皆是物也蓋王瞿揚何者流
斤守其師說即躋之六通四關往
古來今猶將固壘一隅望洋一面為
弗為之矣況者猶謂程傳主數朱義
主理夫原本法象根極性命闡玄譯
幽雅謂理數可岐傳義可兩也小子特
嘗謂程先生曰孟子善用易者義也
先生沈潛易義蓋一生之精力殫焉
編摩大觀抽矣獨暗是書之成名曰宗
義夫其得義得時得時得象矣蓋孔子
思夏殷之禮曰祀不足激也亦有宗存焉

夫祀宗之於周心織矣孔子神聖豈不
能一人了隆夏殷政謂世遠言湮世
不之奇智之士每援引上古祀為一
家之言吾其傳奇智言其如此則孔
子之所大慮也易自江左玄塵蓋已降
而阻於老矣今學士俟易輒曰吾心有
義之皇則點成象也不我為釋氏窟穴
耶又不則窺入百家之術數矣先生曰
紫陽之義則義皇之祀宗也吾宗義
以傳之庶二氏之百家之者其無所託
耶噫世有神明點成者知其必以先
生之義為激也已

周易宗義序

程師向令禹抗為嘉惠諸生也則出
 易義一編示之吳得從諸生後受讀
 也則見其奧衍洞密若不從一象一文區
 徑上索者間嘗請諸先生先生復為
 出一編則自成以下三十四卦大都折衷
 羣儒合之一貫網收櫛比妙析絲擘若
 圓宗規方宗矩幾有真者時先生擢西
 都司勉尚書即業已戒行莫能竟今幸
 夏比來謁則茲宗義梓人已告該夫先
 生復悉出原稿示吳銘硃錯讎甲乙互
 筆且曰吾稿且三易夫子可無為我言
 之吳敬謝不敏退而深惟之夫易之作以
 為道也畫不足而有象之不足而有文之不

足而有文字有十翼之不足而有古註
 疏古註疏不足而有程傳有本義傳本義
 不足而有百家之出而易愈析亦愈啟先
 生不得已而有宗義先生若曰宗不在易
 也易者吾心變化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不
 測之謂神生之謂易之也道也神也何也
 曰心也心原經而顯義其悟性不在經也如
 火麗木而有形其然性不在木也心有貫來
 萬止於一者謂之宗味其宗則辭且不足
 以盡言也而何況於象得其宗則糟粕煨
 燼無非沙義即註疏百家曷有盡出焉故
 其取之博也以為約也寓之闕也以為精也
 探之奧也以為顯也要以見易於心隨枝疏
 却解而未始出吾宗非先生寧有出乎吾

夫子之贊易也，軋表自強，坤著厚德，於龍
 德則揚，謹信於直方，則標放義。夫豈戒指
 於伏羲，稟說於文王，受詁於周公，哉！獨得
 其宗，故也不然。將天行何以法軋地勢，何以
 法坤，共說龍德，以為靈恠，不可窺覩。物
 而直方者，亦第為虛揣之形容，而脩詣無
 功，證入無路，則易也者，不我為蒙首。區區
 之迷說乎，而世之學者，方且根瑣句，踏曾
 能於文字外，深索厥旨，而第曰易者，經耳。
 夫經之所陳者，皆後天也。在吾心則先天也。
 倘伏羲之後，更有伏羲，文王之後，更有文王，
 周公之後，更有周公，孔子之後，更有孔子，
 當不僅止。正是也。吁！此宗義之所以作也。管
 公明之不言易，似矣，而道其理，習其數，傳

所載大抵如識緯家言，以韋後之一中而已。嗟
 夫易也者，聖人以為趨吉避凶之書，而管子
 以為莫能趨莫能避之書也。與夫不究其理
 而徒數之習，未有不流於曲術者也。若夫居安
 樂，玩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潛不敢見，惕不敢躍，
 飛不敢亢，即未探兼問兆而惠迪考祥之原，已
 定命於一心矣。豈僥倖於射覆，而以冥之決哉！
 故漢人明經，主通大義。若董子之於春秋，匡生
 之於詩，類能於全經中，揔其條貫，耦爻應節，
 迴環宛轉，而不窮。彼未得其宗者，而猶以是而
 况如先生之於易者乎？先生之令禹杭也，為比
 之初六，令在司寇也，為噬嗑之九四，夫盈缶以孚
 之黃矣。以貞之善用易者，豈必不言易也？書曰：江
 浮朝宗於海，而記曰：先生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夫原以為
本往莫可窮也委以為宗來莫可測也吞天
浴日不見其盈歸虛尾闕不見其涸有本者
如是之宗爾朱子探本以合宗先生立宗以
會本之義宗義其為見易於心一也易道庶
其復明矣乎昔文中子之擬經也咸嘆其借
而我明王伯安氏獨謂其良工心苦有能知

本

五

文中之苦心者乎則謂先生之三易即夫子之
三絕可也故以復諸先生先生殆不得辭予
言矣

萬曆己酉季夏禹杭門生姚星吳百頓首書於
金陵鷄鳴山之麓

題程敬承先生周易宗義叙

吾邑程敬承先生幼有慧識

長而端凝落筆驚人弱別純

誠甚為有司所器聲名大噪數

奇不售淹庠序者廿餘年歲

本

一

占高第負笈從遊之士連郡跨

邑不下數十百人皆以經義素

學家世治易故以易著嘗言易

教精微而為俗學割裂上者

玄虛下者煩碎不有統一愈

悔聖真以故頻年掩闕履業
凝思務窺未画而取證於百家
同異其要則以紫陽為宗之旁
叔曲引黑白燦然闢荆榛而歸
大道諸生著蔡奉之拱屏護
之發而為文人之洞極旨趣無支
無詭望之知為程門弟子多有
樹幟文場巍然青紫者而先生
亦遂捷兩闈握綬親民斗城游
刃手多新構前英散棄不收稍

遷南北部在公多暇偶檢故篋
得之慨然有遺簪墮履之歎重
理篇帙復加參訂茲推教席所
董爰作多士司南題名宗義醒
之覺路受人王于蕃私請命劑
劄予方承之留臺竊得寓目因
記曩時挾徑問難世往時移已
是三十來年今煥然還舊觀又
憶與先生同事浙藩極隕邑令
涼躡冥諧其間矣燠升沉日更

萬變而先生無幾微見顏面今
以成果熟夷猶白雪先生愛之
怡然屈伸進退無之不可先生
之於易深矣詎止撮拾言詮取
辦括帖云尔哉予初亦習易而
年少鹵莽未涉其藩已復冒
薦此後蹉跎六舉辛苦一第
風塵瑩鑿微帚視之驚得先
生繕稿展卷茫然邀爾河漢
於與先生質疑送難互暢宗

奧如曩者一徑破的不足任已
故乘先生之請聊為粗述游歷
及所勤梓人之意令覽者得考
其世若云易在畫爻善易不
言則予与先生皆贅也不乃
有先生心易在
已酉七月之望爻弟汪懷德
夢得父書



刻周易宗義凡例

一是集立說並以文公先生本義為宗尊

時制也間有異同亦其傳信傳疑可備參考者耳

一是集所采多出晉魏註疏宋儒傳錄及

國朝大全近來名公解說因原文也間有私附亦據所見

聞以折衷就正耳

一卦爻取象止把正體推求何等簡易其互體原係漢

儒增出雖不甚悠謬而未必無穿鑿瑣碎之病間存

一二以同志者共商之

凡例

周易宗義

黃虞稷曰汝繼宇志初發源人萬曆辛丑進士官泰州府知府朱竹垞經義考錄之有朱之舊序此本未見可補焉

周易宗義卷一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上經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恆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洪覺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嘆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乎此者耳故別之以著代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若夫係辭則夏商之時固已有為之者矣觀古傳所載可知也

胡雙湖曰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之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變為艮巽變為兌首咸恆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圖備見於

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取
乾三三乾上坤三三坤下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
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于龍馬以其
為天數地數即乾之龍坤之馬也出於河天一生水而
地二成之也蘇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于
人者馬也故乾坤象馬

乾元亨利貞

潘雪松述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
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二

而施人事元亨利貞乾所繫之辭也以贊乾之無所不
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季彭山曰凡易中
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者
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
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
亨復斂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陸庸
成曰元亨利貞作四德照文言可知然元為之貫惟乾
四德備焉純粹精矣諸卦即兼此四字者餘加一字即
不渾全故與其四字備而未純不若偏而獨舉亦有偏
舉而雜見亦有全無而純疵故分有者得四卦焉大有

之元亨大壯之利貞鼎之元亨兌之亨利貞是也全有
而雜舉者得五卦焉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全無者得七
卦焉觀剝晉姤革艮歸妹是也其偏舉而雜見者皆然
唐疑菴曰乾者健也大極動而生陽其性本動兩卦相
承純陽用事有周流循環運無停機之象其健至矣故
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元者生機也生機
之暢達為亨生機之充足為利生機之正而且固為貞
蓋陽主發生六畫純陽則生機饒裕生生不已人得之
為人物得之為物既以之自生亦以之生其為亨利
貞悉取足于此矣故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元則始而終終而始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之所為健
也胡雲峯曰本義云一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
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大通而至正此天理之本然
大通而必在正固此人事之當然也
蔡虛齋曰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為惟剛健則能
有為况乾又是至健者此乾道之所以為大也凡物
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是聖人事合下便是元亨合下便
是利貞非謂元亨了又必利於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
亨乎

初九潛龍勿用

按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孔疏初九潛龍此自然之象易以時為大時在潛便當勿用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此言潛者晦養以俟時也二見五飛皆初之潛者耳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又首乾初而劈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翕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端倪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即如龍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用之所以為妙也紫溪曰潛便勿用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

不潛便輕於用矣陸庸成曰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入道之始故曰君子五天道之始故曰天示則也龍以不見為神其能見能惕能躍能飛皆在於潛故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其孰能窺之唐凝菴曰陽性躁急於有為故以勿用戒之亦以蓄其生機而厚發之也胡雲峰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潘雪松述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初與二俱為地道二

在初上所以稱田見龍在田是自然之象註稱田之耕稼利益及於萬物陽氣發動見於地上尤莫如田故以為象體陽宅中德施周普天下利見此大德之人莫不蒙其利益焉纂言曰陽為大陰為小凡三畫中為人

位九居二象大人利見即有相與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之而已大抵龍德大人自是上下同利者五二利見同陸庸成曰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五五之利見臣民共焉此獨於二當之者與五應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耳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潘雪松述曰象言鄭玄以六畫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也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日而夕之象惕謂悚惕鄭玄曰懼也蘇子瞻曰九三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若雖厲而无咎也王註謂九三為動心恐懼之學而能補過者是也

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第空自憂懼而已言每恆終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所謂反復道是也連用二乾字即如繫辭連用二有字

陸庸成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險莫如三四之地故僅曰无咎然人事之得莫大於无咎而吉次之故乾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雜一吉字亦不得也有吉便有凶對矣吉以散善非純乾可用也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噫可以无大過其聖人乎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

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地淵則空虛无實之處通乎上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其進也易所謂一躍便上至於天也

潘雪松述曰已離下體故謂之躍以陽居陰故謂之淵九四陽氣漸進乾道變革之時龍之潛者至是躍上矣時躍而躍自然之象或躍在淵不敢必躍而遠離於淵也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易安身而後動也

慎如是故无咎无咎還重進邊

蘇子瞻曰下之上上之下其為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至九四獨躍而不惕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雜故有以處之然後無咎 纂言曰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

潘雪松述曰六畫之卦五為天三畫之卦五為人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故云飛龍在天蘇子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王註以九居五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敬仲曰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

潘雪松述曰窮高曰亢陽在上乾體既備上位既終故曰亢龍劉濂曰陽盛而陰生龍既飛而思潛此自然

之理。故曰有悔。重剛而亢時之所宜也。乾道常不息。故必有悔。龍神物也。能與細細。能與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元而有悔。龍德之與時。借極而不失其正也。

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總論胡雲峰曰：勿用禁之之辭。利見幸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八

一卦大舉可見矣。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爻序可知矣。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潘雪松述曰：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意。故曰用九也。王註：九天之德也。體乾聖人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見群龍无首。著六虛之用。用其虛也。敬仲曰：用九之道。雖見於各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潛見。惕躍飛亢。當其時乘其物。斯用之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已。為私。好剛好進。安得而不為首。洪覺山曰：易道以中為至。用九用六。用中也。九即為中。非九極而

變乃中也。一中純然。無始無終。故曰无首。陸庸成曰：乾陽惟能變。故亢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無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首。得無首之說矣。至此曰：吉其為占者。開

鼓舞之門乎。唐凝憲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楊止菴曰：乾為純陽。為吉。乃六爻不言吉。至此統而言之者何也。初勿用。吉。莫先於知幾也。二五利見。吉。莫大於見大人也。三四重剛无咎。善其補過。亦可趨吉也。上九亢極有悔。悔極能知變。亦吉也。乾陽主動。此六爻皆吉。詞爻不言。故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九

此總結處統言之也。又曰：剛貴變動。皆變動。故皆得吉。惟乾剛太陽變動。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永貞利。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象曰大哉乾元

全

程敬承曰：凡天下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時也。語六

位為時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時始是為無終無始此
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物盡還
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即從无首中出也聖
人體元首出庶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萬國咸寧
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
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
乎

潘雪松述曰象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乾者純陽天之
象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故曰大哉乾元元氣之始也陽
氣初動太和氣氤萬物悉資之以兆始也一始萬始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生而成天之發育皆總於乾元故曰乃統天者萬物
之總名物何始始於天天何統統於元 姚承菴曰天
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
化皆此元之統括也故曰乃統天乃字承資始來見其
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

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亦復無終
春而冬冬而又春總是一個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
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陸
庸成曰元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
萬物所資以始乃見元也天道之下濟其可見莫如兩

然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蔡虛齋曰形對氣言資始時還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
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
胡一川曰品物流形是言資始之元氣流通於形質之
中不可死殺講在物上去恐說在坤的了大抵乾主氣
上說坤主形上說 流如水之流由此而後至彼也

潘雪松述曰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之體終始
者乾之運大明終始一伏一見一躍一飛皆乾道之自
然也故六爻之位隨時渾成而六龍載焉六位皆龍而
乾德乘之升降無常惟時所用以控御天體所以運動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變化不息也章氏曰大明終始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
而言見乾德之無端矣曰時成口時乘惟其時也
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本
不為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
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
是終又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
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王汝仲曰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
終始明乎此而已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
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謂其

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唐景崧曰：總之六爻也。或謂之位，或謂之龍，何也？析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總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執其不一者以應。時彼位本因時而定，我亦因時而乘。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憾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蔡虛齋曰：此條時字最重。蓋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六位時成則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而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受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此一節之大旨也。于孔安曰：乾道變化只從元亨說到利貞處，各正保合二句不可平大凡萬物之生理，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於成形質而物之生理全矣。保合大和從各正上來。潘雪松曰：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陽變而陰復化而陽一進一反舒斂以時各正保合是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質之中而返一无迹也。是乾之利貞也。性生之理，命生

之氣太和則元氣之生生者，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山物乃見乾之利貞，吳因之曰：化即利貞二字。唐凝菴曰：總之生理既謂之元，復謂之和，何也？元氣即和氣，自其資始故謂之元，和氣即元氣，自其欣合則謂之和。總之為物而或以萬言，或以品言，又或以庶言，何也？萬明其數之衆，品見其類之異，庶言其生之同，各有攸當也。按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亦非兩時事。如五穀至堅實時，生意毫無滲漏，是性命得其為性命也。此無滲漏處，便覺韜藏秘密一團太和，元氣飽滿，滿在裏面了。故曰保合。洪覺山曰：太和者性命之懿也。各正性命以保合，凝聚其懿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役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無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夫子之意深矣。程敬承曰：聖人既從元亨說到利貞，又從利貞說歸元上去，而曰首出首即乾元所謂也。也。聖人體元以統天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陽主於進或躍在淵則無必進之心故曰進无

咎汪咸池曰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洪覺山曰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修身見於世此聖人

中正全體之學如三之乾乾四之或躍則若有未全者

然龍德無不善故乾乾或躍所以求全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敬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

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

曰大人造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六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洪覺山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程敬承曰亢亦時之不能違者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

虚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約說曰經言無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也

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呂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

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無首

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

不為首心實為首也觀此可知易老公私之辨

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

首有尾故歲以春為首日以朔為首而德則渾渾全全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

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

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七

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

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

即善之成生機完固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

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戎故可以利

物資始之脈於此收斂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總之

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

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盡之矣

潘雪松述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

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

欲二焉而不可得也項氏曰在事之初為善善之聚

盛為嘉。衆得其宜為義。義所成立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

潘雪松述曰：四德皆善總只是生生之心。元為善之長。非元无所資。始无所根蒂。

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

程敬承曰：亨向不必添出禮字。只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齊集湊合於此。故曰會。此就性體无文上體認。不可泛涉外面動容周旋等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八

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經釋曰：惟義與利有介然之辨。故即義之和明利焉。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德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按貞者靜而正也。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化之根。抵根抵在心貞固。牢立可依。以為事之幹。易述曰：貞居隆冬。木冬惟幹。葉盡剝以歸根也。

朱晦翁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言自家一節身體元來都是仁也。

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機。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

又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君子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經釋曰：禮者仁之體。三千三百非實有體。無於禮者之禮也。合禮者合此者也。洪覺山曰：利已則私。則害義。利物則公。各正性命。則和義和義。所以為義。其汝古曰：以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厲也。得和義之意矣。按上言義之和加之會。而此言和義加會者。以人事而體天德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九

潘雪松述曰：君子之貞。自其天性靜正不忒。寧極而固。故足以幹事。王伯厚曰：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節加一固字。何也。蓋凡事之幹。依理以立。只要植得固。即乾之貞本自固。君子貞固。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也。

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

易述曰君子能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道非人不載元君子之健何能行君子之行吳因之曰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行四德就是健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陸庸成曰分爲四德統爲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仁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爲善長而更有一善爲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周易集義

卷之一

二十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潘雪松述曰初爲龍德起爲世用宜也位適居下與時而潛道可以易世不求治世无必用之心也隱可以成名不求成名无潔身之志也鄭玄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遯者藏其身而迹不露也至於遯世終其身一无所施而无悶晦其迹并晦其心雖不見是其遯世而亦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若行若違初無容心蓋根深寧極自信者固曰確乎其不可拔汝吉曰詎無樂行適也憂則違之歸於潛蟄以存身言

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成心盡亡也確乎其不可拔即乾體剛健堅固之義

洪覺山曰龍德而隱无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故不易乎世亦不成乎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行憂違幾于無聲臭矣聖賢之學只到此處爲艱惟其有遯世无悶之心故能樂行憂違同乎時而不與于物故不可拔不可拔者其志也乾健之志也潛龍未出而以用舍言者出處之始重之也唐疑菴曰一陽初萌在人爲性真乍見正君子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處深之愈深固而又固研幾藏密以通極于命非特榮名利祿即一切垂世

周易集義

卷之一

二十

立教一切濟世安民可喜可願之事皆無足以動乎其

中而拔之者此其所以爲龍德此其所以稱潛龍也蘇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无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游氏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無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

故不見是而無悶此最妙 貢受軒曰人在世間都被世界轉移去不易乎世這是出風塵的漢子然纔是特立便要成名既不易乎世又不成乎名纔得非凡所以逸世無悶得此已是沒世界的心腸渾乎道心之微矣 登之曰君子依乎中庸逸世不見知而不悔潛龍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逸世不悔不稱潛

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以龍德而隱故隱有關世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無悶之心即可樂可愛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確乎其不可拔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於兩則字內見得朱子曰此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愛樂行違時焉而已嘗觀龍之潛也時出時沒而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違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 蔡虛齋曰初九何常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 盧中菴曰愛字不必深看正進齋所謂少有拂逆我心不快之意如孔子因問陳而遂行孟子於崇見王而有去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

程敬承曰看來此節還歸重德字據本又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信謹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于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則益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后閑也庸信庸謹奇袤已黜而入於誠顧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而化所自來矣故閑者閑於元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无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游讓溪曰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大人之學誠諸身而已矣不伐而化誠身之積也 洪覺山曰九二龍德正中言行信謹大段无甚着力惟只是閑邪則誠自存矣信謹者誠也閑邪主一也法乾之主一所以誠也君德大人之德也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大功大業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閑則君子之學可知矣 蘇紫溪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為易知也又曰逸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不伐字要說得細只是胸中無一毫自足之心若說誇張之類則淺矣 蘇子瞻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無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

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按日乾夕惕豈是空空着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脩業可以免咎而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脩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其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脩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几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猶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方勤而人不怠夫何憂總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 蘇紫溪曰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舍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滴陰非而

陽是豈惟无得且併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揆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辨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脩辭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顧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易述曰乾之為德惟於惕字見之知至知終惕若之真體也 程敬承曰因時而惕時字當味位居下之上正當惕而檢點時也因時而惕故可及時而進 經釋曰三日乾夕惕何謂也曰達天終事也達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非庸莫依終非乾惕不行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與播谷相似。須是實下種子。方會日見發生。是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即誠也。誠存諸心。只懸空在裏面。若不真實去做。恐汨沒動搖。立不住了。必從忠信心說出。便從說出的做去。做到那極真極實處。這道理始有著落。安流穩地。豈將起來而誠立矣。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脩業。朱子曰。脩業居業。兩者只是一意。業如屋宇。未脩則脩之。既脩則居之。脩業便是要居他。

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十六

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搖之。則業完而居安矣。故曰。所以居業。洪覺山曰。業亦德也。而獨以修詞言者。人之病大率在言也。立誠則行在中矣。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个忠信。知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做到底。此方是修詞立其誠。德而曰進。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虛也。在因其所至而實有以至之。夫至極處。即真幾微眇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止見其能。至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后可。故知終猶虛。

也。在因其所終而實有以終之。夫此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存義正見其能終耳。

吳因之曰。可與幾絕。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吾胸中之所得。幾微玄妙。不可以形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豈有不進乎。

或問終之何以存義。程敬承曰。語云。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終之。是完備得十分。事便收拾得十分。理無纖毫遺落。故曰存義。存有時出。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十七

不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吳因之曰。不是至之終之外。另有可與幾。可與存。義德進業。脩亦不是。直待可與幾。可與存。義處。纔見得只至之終之便完了。忠信全在知之裏面。用然不足。懸空。忠信便會至之。都有修辭立誠。脩詞立誠。全在終之裏面。用也。少不得靠忠信作主。故曰。不可截然開着。潘雪松。迷曰。至何所至。終何所終。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無終。萬物無終。聖學焉得有終。此言知終。蓋自聖人一貫之的言也。通於一。萬事畢。知至亦知終矣。然知至至之。才可竭也。知終終之。才可竭也。至於從心不踰矩。而。

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也明終始之大人乎有開必先之謂幾聖人不動念而動幾唯變所適之謂幾聖人不存幾而存義可與幾則所存者神可與存義則所過者化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然無甚深希有之行惟約之庸言庸行忠信脩辭而曰至曰終皆不外也示人易知易從之旨躍如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九四在下之上故有或躍之象在上卦之下故又為在淵之象進則躍退則淵上下進退未有定擬故曰或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八

也或上或下何其跡之无常而非為邪以干進也或進或退何其心之无恒而非離群以獨往也其平日之進脩德業原不為一身全是為天下此則欲及時而進耳經釋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后幾及之而已矣唐莊菴曰夫四在他卦已為大臣此猶進退未定何也全乾皆君也乾之事業必待于五四猶未成其為君也故有无常无恒之象无常无恒須說得有分曉不果於上而又不安于下是為上下无常不果於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為進退无恒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

也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踈躑後一日便屬固滯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但此處重在後一邊纔是欲進欲上本旨胡仲虎曰三四皆以進德脩業言者重剛不中皆危疑之時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况二爻在上下進退之間乾道變化之際于進退而識其幾於變化而見其妙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闕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其類者聲氣無形相應相求以同乎也水火无情流濕就燥以性從也龍變化而雲從虎有威而風從神理之感通也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以發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覩之者親之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地之間故相感應各從其類若此矣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作物覩無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故統乎萬類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朱子曰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個龍虎若是真個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唐凝菴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聖人安能有加亦還其本來而已蓋至于各從其類則物之无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之各正矣乾元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合之御天之事畢大人之利見以此 洪覺山曰夫子于九五止曰上治曰位乎天德聖人作而萬物覩而不見有爲之迹何也相應相求親上親下皞皞然以氣類感召各從所欲以治而功業文章无可名焉是龍德之盛治之至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吳臨川曰鶴鳴而子相雄鳴而雌應一鶴鳴而衆鷄應同聲相應也口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積而取冰于凡磁石鉄之母而可引鉄同氣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張劬子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无之也蓋既謂之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故曰无位耳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異志以體下民故曰无民耳既謂之賢人在下位則自是爲我輔者但志滿不能虛已以用賢雖有位若无輔耳皆亢意也 易述曰九五貴之位上九在五之上故貴而无位何安曰既不

處九五之位故无民也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矣自四而下以陽居陽皆在下位之賢人聲應氣求雲龍風虎皆從九五與上无與故曰无輔其亢如此升極當降故有悔 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得有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也蓋言上九非決有悔緣妄動則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 登之曰龍有亢乎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位在則道在若慮亢之有悔而先處於不亢之地此智士之所爲耳豈曰龍德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十一

易述又曰亢龍與時偕極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悔曰聖人居易侯命甚无樂乎處極重之勢也凡言亢者必極重而難反是以悔悔亦聖人之情乎曰聖人未嘗遠於人情也情有喜怒哀樂聖人必不擇樂而避哀事有吉凶悔吝聖人必不趨吉而避悔 潛能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按前云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蘇紫溪曰陽氣在下則斂而不散人心常下則晦而不炫孔子

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龍既見而在田豈為時所棄以二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本義曰未為時用

行事謂進德脩業之事程敬承曰事而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此文本是進意姑試其可是自試其可為者耳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所能與故自試也

居上治下歸重居上者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洪覺山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不以刑政故上治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亢龍處位之窮窮極而災至矣傳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舊說窮謂亢災謂有悔覺非何也悔自凶而趨吉者也程敬承曰聖人必不以悔為災也

按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 蔡虛齋曰元包四德故舉乾元足以盡君道

程敬承曰元者天生物之心也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

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人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洽 按一百九十二爻皆九而乾

九獨言天下治者傳所謂用九之道聖人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楊止菴曰九五一爻故言上治用九總六爻故言天下治天下上下下六爻之象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潘雪松曰前皆言人事此多言天道而合之

陽氣潛藏看一氣字還在世運上說張幼子曰孔子什潛曰隱曰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

程敬承曰德施普矣天下被其化德博之化也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紀聞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也 九三乾乾行事一隨其時時不息而進脩亦不息

也紀聞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而因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也

傳曰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上進革卑而為尊乃者疑而未定審其可革革之善者也

洪覺山曰離下而上故云革古人重革故或之所以處革也張雨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蘇紫溪曰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潘雪松述曰龍潛龍見龍躍皆非其本位惟在天乃還其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 蔡虛齋曰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德而據尊位者也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李隆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為不知變 紀聞曰初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也 登之曰用九以九為用也用即德性用事之用純陽之卦用皆天則无一毫之陰滓也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用純陽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體與用合而成變化肖象於龍六爻之位則九之所乘也見者如所謂于此可見之見非聖人見之也謂之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定不知至无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大則在焉如當潛而潛當見而見云云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

定之則君子所以為時中也 九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于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以見乾道變化之則 蘇子瞻謂天以无首為則是也

按此數條重天之氣運上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運雍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觀變相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盈乃知天道未嘗過亢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五

元用九乃見天之則 止菴曰六爻之象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總之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程敬承曰此章大意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其曰大矣哉又曰大哉贊之不一而足總之一大字驟之矣惟大故聖人用其道可以平天下試味首章云首物咸寧謂泰平非元初生意之流通耶天道也治道也統歸元始一脉者也 依以四德運于天具於易

體於聖分作三項謬矣。吳因之曰：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故第三節承而贊之，只看開場獨說一箇元字，則三節大意見矣。

按乾具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自阻，遏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那利貞時。物物各有個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此。故三節竟以乾始作主，一直說下而贊其大。程傳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包在美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六

利一句內了甚渾融。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云皆言所利者，纔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陳四明曰：美利猶云好利，利天下猶云宜天下之物也。二利字即利貞之利得其宜也。

當始亨時，少不得也是乾之性情，然却是性情發越處，未見其真，惟至利貞乃歸其本根，還其命脉，乃見其真性。真情本義云：性情之實實字最要着性情二字，要分曉生意，完足於此是性，而後來生生不息之機已胚胎於此，便是情。情即是性中所含之情，即各正保合二句。

意。洪覺山曰：性生理也，情生意也，生意始發于元而成性于貞。言利貞者，言乾德之性情，如是非言乾之利也。言利則有物而小矣，故夫子不言。若謂貞不有其功，為不言所利，則利貞之文已言之矣。

程敬承曰：前言乾元乾始，總是一箇乾大哉乾乎，即承上文大矣哉說來。言乾之大，豈一名目形容得盡，故着剛健中正等字。

洪覺山曰：胡云峯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健疑于不中，不正故曰中正。中正容有所未盡者，故曰純粹精也。純以言乎其全粹，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七

言乎全體中之微妙精者至也，熟也，渾合而無迹也。情者義也，六爻之所各得者也。四德即六爻之德，六爻即四德之用。亢龍不言德，何以爲純粹精也。在一爻則謂之亢，在全卦則謂之純。雲行雨施，聖人之德與天同矣。○孫質菴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機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剛是就他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遇他不住，何剛也。健是兼他發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適均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即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

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易述曰：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之氣雜乎其間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之氣雜乎其間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

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總歸一精字，精故不容名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惟聖人以乾卦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爻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惟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拘以元亨利貞分屬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景象。又曰：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下之情，則天下平矣。

夫何以云雲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幹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各。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之為大也。

夫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乎元元也。乾乾之道，而貫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爲四德，而元爲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于元而無餘，達于一元之終始也。利貞之言，命爲利貞，以乘六龍爲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發化取物既流，形非正性命取乾元，但能始物而亨利貞非元取六龍，元利貞之德取物資始于一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元統天則亨利貞在其中矣。乘六龍則四德在其中矣。夫四德六龍非二道也。四德即六龍之德，六龍即四德之象。自四德言之，則四德中各有六龍，自六龍言之，則六龍中各有四德。此元之賦于天爲命，此元之受于物爲性。此元之渾融不相持，害爲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元也。故利貞即元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三九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曰：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敬仲曰：二謹信，三進脩，四及時易，又至五爲成德之地。初在下，故言未成。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時

當潛而所行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
曰信曰謹曰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
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
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旨博約全功也始之
學問皆為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也是學之
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
行也楊廷秀曰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不窮與天同運

周易象義

卷之一

四

無一息間斷

潘雪松述曰君德即九二乾體學問寬仁以進德也夫
德患其不聚為已有耳不學則不聚學者著察於庸言
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溱泊也所謂聚也學必問者防臆
見也問以盡人人合而聽之則天故曰問以辨之夫不
大其心不能體天下之物惟寬則容容乃公惟寬則虛
虛乃受是居德之地也然必無私之盡庸信庸謙渾然
本體為一而後德斯成也故曰仁以行之歸於體仁長
人之德焉此之謂君德而文明之見德施之博在其中
矣 洪覺山曰學者覺也泉翁所謂心覺則聚不覺則

散是也寬居廣大之體也仁行不息之用也仁行者仁
之行也元始而亨之義大人之學也 朱子曰學聚問
辨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
處故曰寬以居之 王伯厚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
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
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周用齊曰學聚問辨
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周易象義 卷之一 四

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
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
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
无咎 按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
敬仲曰他人之重剛不中必有凶此則雖危疑而无咎
者乾乃聖人之德重剛則剛健之至德也特就所居之
位見為不中耳

九三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此正言其居上之下下之
上當事任而為心也先言重剛者其惕厲自重剛中

來也能揚厲故可以勝上下之任而无咎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蓋三爲人位猶在下體四則離下而上矣時方在道不可退步進亦不可輕也時亦不可失也 唐凝菴曰四介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爲疑因不敢以有常有恒之見自決於上下進退之間所以疑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潘雪松述曰大人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爲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爲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天不違天之從之也奉天時天與之應也唐凝菴曰我得其所以統天都則天故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 或問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吳因之曰先天二句總是一作文言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爲一故分個先後形容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分四時別五

周易宗義 卷之一 聖

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天地一切開先創造者總是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定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前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之所原有則曰後天其實一也天弗違者道理不能違大人奉天時者大人不能違道理一是默契一是奉行見大人渾身是天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程子云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大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先天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先天後天二之則不是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能違也 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爲意之所爲然纔有意便是後天邵子之言精矣其旨以思慮未起朕兆莫窺之際曰先天以幾微旣動形迹旣着之際曰後天 洪覺山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知幾如神知其在我合其吉凶之謂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聖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張幼子曰潛之爲言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于潛也亢之爲言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制于亢也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爲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這一邊更不見那一邊縱必敗之形已兆徑當面挫過不見若此等人僅可旁觀不可當局聖人胸中无物原不曾留戀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凶失之心故那邊如燭照數計語云身在薩中不見薩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罟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闢日月四時之禪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四

代陵谷之變遷鬼神之屈伸人物之代謝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於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神妙遂以爲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飽渴飲食家常茶飯不足異也因之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只是一時字進退存亡便不是聖人亦有能知之者只爲把利害兩字做了主張憑他會算計只是利害以內之意念亦有會處置的也只是利害以內處法夫胸中着了利害兩字先已爲利害所掩越笑得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五

明白越成障蔽越處得曲折越增溪壑聖人毫不落常情利害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數計隨時員轉而善處於進退存亡之際也 胡雲峯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蓋四德以貞爲智上九而能貞則必不至於窮此夫子所致意也 蘇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有盈虛而況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 楊止菴曰蒙引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亦聖人乎曰唯聖人是也善至人亦有亢時特以時雖亢而知之善處乎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乃所謂乘龍之亢也

坤三三坤上

坤減乾之半此他本來資稟才力分量之不同雖均是聖人却有天道人道之別坤之資稟雖稍不如乾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

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喫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
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止便會趨時如起也決不挫過
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天地
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為純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之至為順乎陽也所以
乾元亨坤亦元亨蔡虛齋曰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
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又曰先後
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六

從陽則不失也

牝馬之貞順中有健也紀聞曰物之牝者皆能從陽求
其從一不變莫牝馬若也故稱牝馬之貞章氏曰陰畫
中虛受乾取象牝馬配牡有資生不窮之義焉唐疑
菴曰乾為馬坤為牛稱牝馬者從乾而稱之也從乾而
稱之以見坤之不自為主也蘇子瞻曰龍變化而自用
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
也順之至即健也胡雲峯曰乾言利貞貞則無所不
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
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

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
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主
利利順也謂先乾而行則失而迷后乎乾則得而主於
順也君子有攸往以下是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意
陽先陰後陽倡陰和理之常也朱子曰陰不比陽陰
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
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余
四明曰西南東北不必拘但是陰之才力行不去的處
便是東北行得去處便是西南安貞安於牝馬之貞
也此句總上文而言吳因之曰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四七

以躁躁是邪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
能自守所以說安貞

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
統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
坤之文言由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无首坤貞成
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元皆是乾之元故曰
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為貞故曰
以大終曰无成而代有終坤非乾敵明矣陸庸成又
曰後蹇解二卦俱利西南若蹇則陽入坤體而居五無

則陽入坤體而居四也。又蹇獨云不利東北者艮在下也。又解蹇二卦獨五曰朋來四曰朋至亦得朋之義。程敬承曰吾合觀乾坤而知天下事不可先物也。天德戒於為首。謂宜柔順者得之而先則迷後則得。坤詞復然。可見先之一字舉世所忌不獨陽剛已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下句德合無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厚故能載守此順德而不變曰貞。攸行行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不往東北則順。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坤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此一章之大槩也。洪覺山曰夫坤以順承天何以為至哉元

也。徒順一理資始資生一幾也。無疆廣不息也。坤德合天之大而自無疆所謂至也。游廣乎曰其靜也。翁故曰含弘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含弘。坤體也。光大乾事也。馬乾象也。坤言牝馬言其與乾同類故能行地無疆。無疆光大咸亨矣。而乃曰柔順利貞皆所謂順承天也。乾曰

大明坤曰攸行行即行地之行行所知也。坤不先于乾行不先于知故曰迷非真迷也。乾知之事非坤道之常耳。坤始于西南而盡于東北。乾始于東北而盡于西南。順坤而往故曰得朋乃與類行。不先于陽故曰喪朋乃終有慶。安貞安于貞也。君子應地之道如此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為正。胡雙湖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后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北之時羨里之囚乎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蓋于此矣。

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無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坤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育而無界限。故曰德合無疆。而何以言厚也。彼其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無減乾元之初。其渾淪磅礴至厚也。下面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者。通於外未有不充諸內者也。故含弘先焉。咸亨咸亨亦自大字來。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唐凝菴曰先言順而后言厚。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故自各爻之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厚象。楊止菴曰

既云順承天又云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所以明坤之配乾相須爲用所謂天地合體者也

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蔡虛齋曰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後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流形與資生大不同流者是發生源源不竭之意一箇亨嘉之會都是流形時事也資生特其肇端一處陸庸成曰天地生物正一氣流行方施爲乾施及于物即屬坤非乾既資始了坤方去資生也始之之氣機在乾而行於坤故并資生亦即承其始氣而

周易卷之一

卷之一

五

發育萬物此造化合一之功用也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其靜也翕爲易見也即元亨時亦主於藏故元猶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必曰含萬物蓋其厚德之所藏非發越所能盡也若乾則主施爲君但曰雲行雨施而已

林次崖曰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耳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此節專重柔順利貞一句牝馬地類乃借彼明此之詞君子攸行只安常守分盡吾才力之所能爲而堅貞安

固終不出於柔順之外其所行一如坤之順德也

經釋曰先迷失道道自不迷迷自失道後順得常道自有常順斯得常故知常曰明唐疑菴曰乾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又曰天言御若天不能爲主而君子爲之主本于乾之統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爲地而君子自法之而爲君子本于坤之承天也君子攸行以下只發明君子順柔從陽之義始應得坤道利牝馬之貞質卿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貞利之道也後之得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

周易卷之一

卷之一

五

得明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陸庸成曰后天卦位起震而終於艮故曰乃終終則必反也項氏曰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以得爲吉以喪爲凶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義也

地之交乎天臣之位於姤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程子曰

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當喪其類全汝白曰喪朋猶太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古此說與朱義不合然却有理故並存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此以形言故曰勢

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無疆與地何異

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

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諸理

齋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荆棘並生封山濬川者不以

為德髡山堙谷者不以為怨地之厚德也不屑屑於賢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三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三

愚貴賤之間不鰥鰥於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

至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之君子之厚德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

潘雪松曰坤本資生而霜則肅殺之微坤始何以象履

霜陰主殺也陰氣始結為霜盛則水凍為冰故其象履

霜即知堅冰之至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其初不可不慎

也聖人謹初每類此履即初象復霜象初六堅冰象上

六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一句下三句皆是釋他意

思重始字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

順意古今只為一馴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

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胡雲峯曰至危之之辭

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王

伯淳曰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

娠也而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又曰履霜戒於未然

日幾望戒於將然至於幾則危矣

方獻大曰此爻不持在此卦為陰長之初在六十四卦

亦為陰長之初故聖人致謹焉蘇子瞻曰始於微而終

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為物弱而易

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

无不利地道光也

唐凝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正則自然直也乾體

圓坤則效之以方中則自然方也德合无疆則與乾並

其大矣敬仲曰坤之至與乾之大非有異不習无不利

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此坤體合乾之妙洪覺

山曰是三者者乾之禮故不待作為自无不利但乾之

大則大而方耳蘇子瞻曰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

於所習者矣故曰不習无不利蘇紫溪曰不習非不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三

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爲而无爲是之謂聖學王註動而直方任其自然之性也所謂靜則體而動則用者也人心嘗失之於動惟動而直以方此六二爲坤道之純歟一說二之德靜而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爲直方也如一於靜則頽然耳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

周易象義

卷之十一

五十四

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爲地道無不利利字即孟子以利爲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无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爲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三有陽德爲章以陰居之有收斂之意故爲含章是其可貞之道也以其位陽而居下卦之上故云或從王事三五同功而非正應稱或陰體臣分故從而不敢居其成功以居下卦之終故代終也徐氏曰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不

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註云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按无成有終交象俱重无成上有終特帶言之耳曰有終正見其不爲始也是即安於後得主利之貞者歟蘇紫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偏主下或至于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斷喪而無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有其章而含之無智名無勇功恂恂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無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

周易象義

卷之十一

五十五

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胡雲峰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九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時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

游讓溪曰以時發者言内含章美非欲囊括自晦但待時而動不敢爲先耳夫人臣而爭功能者暗於道者也此無成有終之爲光大也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曰東萊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

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以時發

程敬承曰柔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總之重含意也 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未光大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為處者處雖強欲遏抑終止不往 項氏曰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終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為常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

周易卷之

卷之一

五十六

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猶秋冬之時從王事猶春夏之時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藏畜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含之則為知發之則為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何以象括囊二中正有直方之德三位陽有含章之美四重坤之交履非其中以陰居陰純陰无陽當自括結其囊以求无咎无譽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四之括囊時勢所宜非過慎也孔疏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理齋曰慎不害者言其无失也不言其

有得也得則譽矣程敬承曰无譽非是惜之意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亦曰不成乎名者人之所執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 陸庸成曰陽宜在上故乾

以初為無用之地陰宜在下故坤以四為無用之地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以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便有利害故咎譽半焉逃乎咎者譽之嫌遠于譽者咎之招此則出於利害之途其咎其譽兩无所涉括之時義大矣哉乾之潛坤之括不可思

周易卷之

卷之一

五十七

議者與其乾坤之妙用所居無事而根抵是者與 蘇子瞻曰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夫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 胡雲峯曰三含章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經釋曰乾三四曰惕曰躍慎其動坤三四曰含曰括慎其靜以皆人位各因其體性致慎於防危兢兢焉唐凝菴曰

於下卦之初已有堅冰之慮况復交一坤則陰勢愈盛故不得不懼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楊止菴曰黃中色裳下服黃裳者言其居中得下體也守中而居下則元吉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

潘雪松述曰天玄而地黃上衣而下裳黃者坤上中央之色裳則法坤為制而有五采之施者蓋中德在中而發於事業之象也五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元吉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十八

蘇紫溪曰天玄地黃曰黃以別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又曰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闡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唐疑菴曰易凡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終得吉吉雖在五亦由牝馬初六一履從始知辨故原始得吉耳不然至五漸堅矣安得有黃裳之美哉 蘇氏曰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

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王肅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德之極陽所不堪曰龍戰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陰勢泛溢無復限制也又上有郊野象故云于野畢竟陽為主陰為客當龍

戰時寧獨勝在陰陰與陽俱傷而玄黃莫辨矣故曰其血玄黃 潘雪松述曰上六道窮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是故君子謹履霜堅冰之漸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

周易宗義

卷之下

五十九

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 馮厚齋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 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道也六三曰玉示有君也上六曰龍示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而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故曰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曰龍戰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 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胡雲峯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潘雪松述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也乾主成而坤惟順以健行曰惟安貞貞不可息利永貞而已矣坤代有終所以象曰以大終也陰能順乎乾剛則以陽終斯永貞无不利矣此用六之道也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終乾主元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

程敬承曰坤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不失為順承之義矣 又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无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總論蘇紫溪曰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

也至若時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無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術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即譽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况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各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微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朋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違不忘解几几可挹而誼不忘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然其要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十一
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忘不躐焉而助也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復霜而忽先幾連根而拔不以疑陽而忘血戰順其宜也至於貞馬而承大馬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胡雲峯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

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程敬承曰此章本義雖分釋貞利亨元其實不必拘泥
看來大意只是替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
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剛乃見柔之
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方乃見靜之至
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翁而能含為化
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得也噴也乾施而
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
承天而時行者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
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蓋先天有為非順後天不為亦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三

順無為而無不為此之謂順此之謂坤道矣經釋曰柔
靜順也動剛德方則順之健用成其柔靜順之至也故
坤道其順乎承天時行而已矣

蘇子瞻曰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蓄而不發
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夫物即如動故至靜所以為方
也 恭虛齋曰動剛德方固是健然終是順之健也蓋
至柔即不動也其動也承乾而動耳至靜若无形也德
方亦只是承乾之施而賦形有定耳皆非自為健也
後得主利是彖詞有常是釋詞程竹山曰坤何以後得
主利取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

陰不得而專主居後有終得陰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
主利也經釋曰彖先迷後得主利語本自相足彖傳著
先迷不著主利不直言後得獨以後得帶一語括之
蓋以順表利以後順表後得也至文言又不著先迷不
直言後得主利獨言後得主明居後主利則主得其主
而主利為得主得主為後得之義雖然 伊繼山曰化
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含非歛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
之前光景耳若說是靜翁則是涉利貞時下而以亨接
利貞把元放在何處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三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潘雪松紀聞曰文言什履霜因言積不善以積善配什
括囊因言賢人隱以草木蕃配則相形而其理自別
此文言所以為文之格也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
之慶于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不安於正不
能有慶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刻
地激出事來呂氏曰胸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胸中
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要哉言乎 周用齋曰漸者
漸積而至於此也既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

人莫之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之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慎微也

約說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順長而馴致也此坤之初也而聖人極言之如此正欲人辨之於早也 王伯厚曰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與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又曰坤曰早辨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一

六四

按直方二句是說六二已成之德工夫全在敬義二字

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故謂之正方是處事皆合宜截然不可移易故謂之義內何以直只主敬而內自直矣外何以方只協義而外自方矣陳潛室曰不言正以直內而曰敬者蓋本誠則心必正敬則動起精神不令於倒乃是正以直內處義是把吾心做個應事應物的尺中區處停當毫不差謬是為義以方外敬即正中之警惕義即敬中之條理敬義既立其德盛矣潘雪松曰一行之脩一善之具謂之孤又或專於涵養而應用則疎或曉於事宜而存養則缺亦謂之孤

惟敬義立而德不孤此所謂大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林次崖口疑是滯碍也如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碍也亦由工夫未至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其所行行字就是六二之動的動字朱子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事自各得宜然須要又屬敬內孟子曰義以行吾敬君子敬存而心自直義自行外自方表裏洞然事理渾一更无毫髮之疑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 洪覺山曰所謂敬義者敬焉而已爾義焉而已耳順吾廣大之自然初非有所作為而至之故能不疑其所行蓋承乾之知以行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一

六五

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朱子曰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張陽和曰乾只一畫工夫只有誠一箇坤有兩畫工夫便有敬義兩件夫子語顏子只是一箇克己復禮語仲弓便有兩個敬恕所以謂之乾道坤道之別陸唐成曰誠者乾之道也敬者坤之體也仁者乾之行

也義者坤之用也以坤六二乾九二參看乾二爻曰存誠此曰敬乾二爻曰仁行此曰義微矣哉 楊止菴紀聞曰二五皆言君子內可爲直內方外之君子外可爲黃中通理之君子其德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張幼子曰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有大德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成功者驕也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程敬承曰此節妙在含之二字曰含之以從王事是事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李六

主之自王而我特從之非才不足分有所不敢成耳洪覺山曰弗敢成者含美也非但不敢居其成功當事始而有自專自必之心皆成也 唐凝菴曰夫天不施地亦无由而生其成功本非坤之有也又言無成文言釋之曰弗敢成也盖原坤從陽之心也操懿芥温之惡皆一敢心成之耳又言有終文言釋之曰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自有也終乾之所未終也

天地變訛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

言謹也

章氏曰陰本閉翕至四宜變一闔一闢陰陽交通天地

變化則生氣暢而草木蕃四居陰上而又重陰則天地閉隔賢人隱遯所以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不罹於咎難以事指也无得而稱不以善名也慎之至也象謂之慎文言謂之謹所以致重陰之戒者深矣 呂

伯恭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若謂相時而動則已屬兩事矣所以獨稱賢人隱者盖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張雨若曰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天地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

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 唐凝菴曰乾初之隱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李七

隱于无位坤四之隱隱于有位无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者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程敬承曰此章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通理也惟

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推黃中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

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

蘇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歛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且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只此一句想像，便是分曉。陸庸成曰：通理者，一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爲中。是至順之所出也。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至，而不御下有體者，體乃條條件件恰好正當之謂，亦居中之體也，不必泥本。

周易宗義

卷之一

本九

義下體下字，合上文觀之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精神益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肢事業，通理之符也。无美爲美，乃爲至美。雖然美之至，猶可名也。孰與乾九五飛龍在天之无可名取物所共觀，其上治之功，无待發揮矣。

胡雲峯曰：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無所容其力矣。

潘雪松述曰：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內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四肢充暢之容，理之通者，動於體也。理不中，通神不完，體四肢皆

形骸之體，不爲吾用矣。通暢發揮，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爲尤盛也。又曰：三爲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正所謂以時發者也。唐凝菴曰：美積于二之中，發于五之中，美誠无以加矣。故曰美之至也。或曰：于此尚有含乎？曰：已發者發矣，發發者固不與之俱發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馬，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潘雪松述曰：天下未嘗一日无陽，坤純陰之卦，陽實主之上，六陰之盛極也。陰極陽生，陽動而微陰進而抗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一

本九

云：龍戰于野，曰野者，陽始下生，非居中用事之時也。主戰者，陽而曰陰，疑於陽，必戰明陰之爲逆德，而陽之能自強也。

章氏曰：凡戰必兩者相敵，純陰果何戰乎？上六陰極必交於陽，故戰不言坤戰而言龍者，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馬，純陰有無陽之嫌，其實坤行至亥，下有伏乾，故稱陽於極陰之時，稱龍於牝馬之類，即今之十月而謂之陽月是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馬，氣陽而血陰，陰之類有血，血之辨有色，言血爲陽所傷而見血也。既戰且浴，未判其類，故稱其血玄黃。洪覺山曰：其血玄黃者，

陰傷乎陰陽二者俱傷乎血陰類也陰自傷也陰自傷而陽生焉故玄而黃也 莊氏曰上六兼有天地雜氣故其血玄黃陰氣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黃之色一定不易蓋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柘曰在初曰辯之不早辯在上曰陰疑於陽必戰辯則不疑疑由不辯也

胡雲峯曰上六六三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雖有美舍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鈞敵矣天道不可無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辯也 張雨若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曰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乾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无利於抗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意微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懼其害也從陽故三合其意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渥焉故其德美是中也亦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

之六爻合乾論之亦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陰也謹信蕙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疑故无咎重陰故當闕而括括故并无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九陰窮於戰其窮則變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惓惓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十一

屯

三三 坎上 蒙 三三 坎下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於寅是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錮物蔽之謂乃未學識之赤子故曰童蒙象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

也物之充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潘雪松述曰卦震動而遇坎險動而遇阻動而未暢故為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註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居內而主二民侯象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天德也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具不可分為四

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是有些苟且凡急躁不寧耐亦是游讓溪曰世難方殷毋為禍始故勿用有攸往而又何以利健侯將以求往也當其時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張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又其義為動乎險中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為故得

元亨任險中則其時猶未易為故利貞察虛齋曰動未

便能出險之外只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震為雷坎為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為雷雨交作在在滿盈萬物萌生屯而未達之象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始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其時一陽動于下衆陰之所歸者宜建之為侯以收拾人心也然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方可蓋建侯之後尚有許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心九輔真主以首之勿如漢將一立更始便日技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后可以大亨貞陸庸成曰利建侯動之大也貞之道也經綸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寄也洪覺山曰不寧者震險之心也

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其動乎險中處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子曰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潘雪松述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細繹圖為以解世之桀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紘紘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面事又曰坎不

言水而言雲未通之意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在下爲雨故雷雨解 洪覺山曰朱子曰屯需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中初出欲破地面不无齟齬故當爲經綸經綸雲雷之意不云雨而云雲者欲雨而未成也聖人代天理物以濟成一代之治其機在此而已洵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五

君子之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爻則无助如何濟得天下事以故遲回却顧有磐桓之象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矣故利居貞陽剛有主宅心以靜不以艱危之後乘利擇便而失其正也然而天造草昧君子終不能愆然初九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從民望而建以爲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易述曰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或云不曰君而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

曰侯則未可以君天下爲侯也君天下者五也顧陷於險而掩于陰二之柔德不足當大任必侯初以爲群陰之倡耳 周用齋曰初九非自建侯也蓋占得此爻者利建如初九者爲侯耳若謂自可建侯則是自加九錫殊禮之類不可訓矣

程敬承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又曰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正而曰行不欲屯膏之意要緊者一志宗惟志欲行正故能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七五

貴下賤而盡心力以濟下民之屯方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一有聖哲君子能爲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又大得民也 張雨若曰大宰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洪覺山曰利建侯者利居貞之謂也夫非自利也群陰歸仰于初而初能下之以大得民心故其才其時宜矣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亦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爲馬初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

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自是君臣正應但下乘初九為初所難故欲進不能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為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邇之意然初之求二不是要害他正見他賢能欲取為已輔以濟時艱耳陸希聲曰初雖難二非欲為寇以二近已欲為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謂不字於初也十年乃字字於五也乃字甚有味非至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着匪寇句見女子不字之難着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十數之終也又坤數為十女子者明未有所從也剛不是論他德只據他所乘之位言之二與五應本是常理為初所難便失其常了十年乃字則君臣相遇而復其常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乃其固然幸之也 王註屯難之世勢不過十年者也十年則反常則本志斯獲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潘雪松述曰六三居震動之極非陽而居三無德而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主六

求民之心無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象也趙汝楫

曰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也鹿善走險逐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于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蔽于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咎戒其動也聖人欲示人免害之端故提一幾字以喚醒人也 洪覺山曰虞主苑囿之人无虞者三六俱陰无應也无虞而即鹿是徒從之耳從入而入于林則不可復揀惟當未入之始幾而舍之何以幾也凡人動極宜思遇險宜思也六四居正自知柔德不勝而能求媾于初以往不惟自知且知人幾也
一說虞非虞人乃商度之謂更詳之
程傳曰從者以身殉之之謂從字重看是心貪乎禽也貪心勝故雖無應而不免躁動是无虞之由也從禽便是即鹿鹿者功中齊賢之喻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去之决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吝更無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主六

潘雪松述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當草昧之初身在坎險欲進而前不有乘馬班如之象初為得民之疾以四正應求以為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無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仲虎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四求初九之賢往以濟屯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象贊其明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胡雲峯曰六爻唯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木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之也又曰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無如之何矣故凶 潘雲松述曰膏者坎為雨也詩謂陰雨膏之卦坎在上為雲而不為雨屯膏之象九五剛中居尊雲行雨施以澤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在險掩于上下之陰有膏澤而不得施此屯之所以屯也夫既屯膏而不得施僅僅小補可耳安能大有所濟乎此時初九方大得民於下大事已

去而徒求正應之六二以為貞難免凶矣

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之屯膏之九五必不能也故雖爻位得正下應六二而貞亦不免于凶何者大事以得民心為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濟大事程竹山曰小者必貞而吉大者雖貞亦凶甚言不可為也 陸庸成曰小貞大貞寧有二哉但用之小則猶吉用之大則不免于凶何也屯其膏故也小惠猶可偶及而至仁不能博施故又曰施未光張清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于坎中為二陰所掩如雨為密雲所蓄故施未光

周易宗義

卷之一

五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呂東萊曰亂極則當治屯極則當通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幾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又曰何可長者蓋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于亂亡只有兩途更不容停待潘雪松述曰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九五君位已定乘馬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故泣血漣如泣者無聲而出滄血者出滄如出血也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又坎為血卦故有泣血之象 蘇紫溪曰四

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遭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

蘇紫溪總論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有志者又輕為以至于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無時而萎蕭不振是自貽之感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以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汪咸池曰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為屯主而曰利居貞利建侯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至九五但曰屯其膏

二應五則道如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終此所以泣血速如也大抵能動則亨已陽剛則動已陰柔而資陽剛則能動不然者即鹿泣血而已

蒙三三

上

象言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程傳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經釋曰物始生為屯天之元德存焉既生而蒙形生矣蒙必亨而不足於元故不言元王

伯厚曰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在發蒙者之有道耳匪我以下皆發蒙事初筮再三只形容誠不誠非問一次瀆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十一

我之處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是也此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說也初筮重初字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可告者以誠感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失之瀆矣豈瀆而猶可告乎然而不告亦未必非執也楊廷秀曰未達而求達也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乎悅者乎楊止菴曰坎為水為瀆瀆者眾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有所混淆不能如初之專一則再三矣故曰再三瀆蔡介夫曰我一自謂也教者无

求於學者。學者有求於教者。而后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也。如叩神明而不瀆。教者之告學者。達其成心。而不以言瀆。然后師保之言入利貞者。蒙之所利。與發蒙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

程敬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非童不能範之於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亨。此童蒙之所以吉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三

朱子曰。山下有險。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蒙。按艮止山也。止在內。險在外。見險而能止。則塞止在內。險在外。自險而未能達。則蒙蒙然。不知所向。往。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何言乎亨也。知識雖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志應養正。告不告。皆行時中之謂。蓋非亨行必不能以正。養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志不相應。其蒙未可發也。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

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必分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洪覺山曰。初筮初心誠也。初筮者。六五在中而求于二。真一之心也。然有群陰在焉。未免再三之瀆。再三之心。即瀆心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而我乃復恬之以言。是我瀆汨其蒙也。夫人所以可至于聖者。以有此蒙耳。蒙與聖同。養正者。養蒙之初心也。瀆之非養正矣。

程敬承曰。蒙可發也。不可瀆也。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彼既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之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三

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可謂非亨蒙之道也。又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謂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然則養蒙以明失其道矣。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遷之極。如磨鏡者。去翳而明。自現。非始有明也。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

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涵育機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下山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泉出于山下其源也達于四海其流也聖功不于其流于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于蒙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全四

唐凝菴曰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遠有蒙象君子觀其流未遠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其行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則以之育其德果決涵養多不能兼欲進德者必兼之而後可洪覺山曰果者剛中也泉之初出其勢必行君子體之果行以育其德育者靜止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生者乃德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自養其蒙之道也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蔡虛齋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

蒙以養正聖功也王伯厚曰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有味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唐凝菴曰初六雖不若六五得中然亦止于氣稟之拘未嘗涉世而鑿其真其蔽可以震而發之者故曰發蒙發者發其初心也蒙愚無知告之未必喻引之而屬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然而刑弗可專用也若一于用刑而不輕舍之則教雖善亦無以入蒙雖畏亦無以發苟免無耻治化不可得而成矣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全五

故以往則可吝孔疏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朴不可不行於家程傳曰發蒙之初遽用刑人無乃不教而誅乎不知如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程敬承曰蒙之初曰發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后則養之意自寓於法中矣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潘雪松述曰九二得中以亨行時中者也有包蒙之象

發蒙全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
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所以明包蒙之意如納婦
然謂納之化誨中也以明容暗暗亦可明賢愚愈受曲
成不遺故兩稱吉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
之象以二應五任內起事克家之象

陸庸成曰剛柔接者一本剛而五以柔接之乃能師道
立而善人多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之謂 質卿
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
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
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全六

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
來之情故蒙二之于五喜其接五柔接於二求我之義
也此正見五之志應處要之皆以二之剛中得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
不順也

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
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六陰象
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僻躁動而易邪女之見金夫不
有躬者也以女而懷二三之心則失其所以爲蒙而求
我之心亡矣如是之人二既勿取上且擊之何以利哉

勿取即不告意示不屑之教也象曰行不順也女子所
持者身待求而應不二其行是之謂順若乃見利輕忘
其身則逆行也故曰勿用道之棄也 又云上下四陰
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
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不
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李九我曰二納婦三
勿取女見質弱者猶可教而爲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潘雪松述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陰居陰位而上下
又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闇莫之發故曰困蒙質卿曰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全七

欲自振之則限于師友之無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
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
即爲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彭山曰困亦卦名者也
與蒙相似皆以內體坎險有以柔掩剛之象但外遇兌
則爲險而說說有徐通之意因之而名困卦遇艮則爲
險而止有靜養之意因之而名蒙其別如此然困甚
於蒙也

陽謂九二之陽陽稱實也曰獨遠見初三五之不然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王註五以陰質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

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敬仲曰六五象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良為少男故象童蒙唐疑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聖矣故吉王伯厚曰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程敬承曰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虛心一志以應九二順以巽童蒙之吉道也易述曰六五柔順有應於二動而成巽順則以陰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

從陽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說而不繹雖是明師亦无可成之理此六五所以兼巽順之德而獲童蒙之吉也

上九學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張市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易述曰上為蒙之極也蒙極教道窮矣故至於用擊蘇子瞻曰發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擊過矣故有不利為寇利禦寇之戒三為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為寇乎寇蒙則我反失道而蒙反成頑不利孰甚焉良止能

止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為蒙賊者使內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利亨也

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更詳之

紀聞曰蒙至于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之成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

胡雲峯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之順順在施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順在受益還其所本有或曰發蒙者利於初

周易宗義

卷之一

六

過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于后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

楊止菴曰一包納治之以寬上九擊治之以猛教之尚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所謂相濟以成教者也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碍包容矣

程敬承總論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

喻容之弗入。則用擊。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機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漓。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

周易宗義卷二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需三三 坎上乾下

潘雪松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

陸廣成曰。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巽順。合為中孚。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

周易宗義

卷之二

貴不陷而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于入。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言亦終吉者二。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也。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健剛不陷。非若困之剛掩也。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卦以乾遇坎成需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只當寧耐以待之蔡虛齋曰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一點寧耐真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墨礙而光亨并無行險徼倖之事而貞此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于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二

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真為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象曰需頤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易述曰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柔躁

者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

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為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孔疏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即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即是往輒亨通也此雖什利涉大川兼什上光亨之義本義兩象云者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三

言坎陷有大川象乾健有利涉象也章氏曰涉川者冒往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川為最切洪覺山曰剛健何以不陷也乾剛天德而不妄動故不陷也坎困則剛揜困與亨反也需者事也光亨者心也事苟需矣而其中少有欲速觀望之心即非乾德之孚謂之光亨不可也坎非天德五何以位天也處乾上也程子以正中合乾九二言之是也凡卦有乾者必曰中正曰正大曰應天曰天命吁至矣君子之學體乾行焉爾矣利涉者需以正進以正也乾內坎外則利涉乾外坎內則无所利而為訟是故欲濟天下大事者貴有主也程子

曰凡言貞吉有既貞且吉亦有得正則吉者當辨

程敬承口正中天德之純也位天位正中猶言位乎正中即

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要以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者

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

有並重孚貞者俱謬 又曰坎

有孚心亨而未光需何以光也孔疏云光亨貞吉由乾

之德也乾陽本光九五居位乾上又得乾體位天位而

正中其德達天故光也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

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痾瘵之念如何放得下時變

如何好不躊躇只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寬閑無事坦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

坦平平前邊沒一箇快快的念頭後邊沒一箇冀望的

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須事求可功求

成之意些子不畱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無取必又曰

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

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

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上于天未

成雨也故為需待之義飲食宴樂朱子曰謂更無所為

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

程敬承曰待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

利之自至即所謂孚而貞也本義更有二字宜玩蓋前

此當為之事已畢矣 洪覺山曰彖言險象言常象利

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

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

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

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蔡言曰宴謂

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

恒无咎未失常也

按需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

无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

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

能之 易因曰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不犯難

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

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

利用恒无咎告之 胡雲峯曰用恒只是寧耐到底之

意无咎終不罹於難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

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无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所以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澹閑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游讓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

溪曰需者將濟之時也近險而急於進者危在遠而安於需者吉故恒於其所不二其心者无咎之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履健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旨二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極溺極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者至於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也 行易以知險又在下卦之中而能需也 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

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終吉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疏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

伊繼山曰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為寧耐也中即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峯曰致之一字罪在三矣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陷象三迫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無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

洪覺山曰坎雖為災而猶在外三雖重剛而在乾體汝

吉曰乾體健能敬敬而加慎於泥中需焉可以無敗何也敬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湏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德者能之終日乾乾無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以泥中而忘也問敬慎之別朱子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顛墮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慎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慎固處險之道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孫質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

三不如二之見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在陷了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易述紀聞曰需於郊者

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按象曰順以聽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唯順而後聽唯聽能出自穴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為失血出而聽以為聽之晚矣一說五為濟險之主聽順以聽於五也亦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朱子曰需只是時當此之時別無作為只有簡待底道理然又湏是正方吉如飲酒濡首則非正矣易述曰無為而需庶政之理無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為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九

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象曰需於尊位特表其為君耳不必重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蔡言曰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于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胡仲虎曰人生之欲莫大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按上六陰居險極無復有需入於穴矣然猶幸其應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卒然而來故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王註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之地以一陰而為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敬之一字是於坎中見生路也來知德曰入穴窮此字人接接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也三陽主變知險可以極辭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彼二陽共來濟我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行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三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三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按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洪覺山曰客何以不速也需時不進之客也六應三而連引初二以進故云客也上六不當位蓋言陰不宜居上位也雖居上位而在柔體且三陽是敬故未為大失也

項氏曰陽來居上雖不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善需者勿以小失為嫌而以大禍為憂險雖已濟

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蘇紫溪總論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若無事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安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厄迫之鄉而心在清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自在不徇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與焉此豈世故所能櫻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涂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

楊止菴曰易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

次之害事也而易以乾健之性見險難未可進乃不進
所謂能進而不進者也必有俟而進需豈終于不進者
哉惟其能進不進俟時而進故四不困上不窮需之得
也此較之濡滯云者大相遠矣洵詞曰夫易之需豈易
言哉以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為徒
固无足咎謀人國家抑有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
曲就智士也夫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
反噬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于時
者以此較之不央之需又大相遠已

訟三三坎下

周易宋義

卷之二

十三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
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
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
強所以訟也
蔡汝柁曰訟卦以惕中為戒又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
聽訟之本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聖人以訟名卦原非貴訟如不律已而訟必
其情真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窒不得伸者耳倘得
少伸訟便可止而不必終故曰惕中吉訟非美事毋論

勝負未分之為可懼而損德廢業恒必由此寧得不惕
惟惕故能中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見大人惟
大人之剖斷是聽亦惕也若駕虛以求倖勝如涉大川
然則不惕之尤者也曰惕隱然有兢兢自訟之意以此
處訟可終歸於无訟矣 吳一源曰訟貴有孚我以其
孚彼以其偽情偽兢清乃窒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
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
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
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周易宋義

卷之二

十三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於淵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內險
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所以為訟也訟有孚窒惕中
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
之窒也窒故求伸猶且不敢負恃險思戒能無惕乎居
二得中只釋中義而惕在其中無窮怨也無多上人也
中吉之道也訟不可成只據理言訟至於成所喪必多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質五之中正以求物我之當而不
必于成如其成也雖孚而勝亦不免凶矣入淵終凶

之謂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要以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程清溪翼曰：公訟而辨訟之名也。乾健坎險訟之由也。訟有孚。自信其實而信於人也。窒而不通。君子懼也。坎來下而得中。貴中止。終則凶不可長也。乾坎連屬之卦。利見大人。尚乾中正中吉之利也。不利涉大川。坎之淵深終凶之戒也。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四

唐疑菴曰：凡遇險皆欲出不欲入。需險在前。進則出險。訟險在下。退則入險。故需利涉而訟不利涉。蒙引曰：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已之間。俱背其德。失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可以與其成哉。君子所以深爲之戒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潘雪松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

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曰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莫要於自訟。又曰：訟雖行。違於終。

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於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於始。自訟於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實。不爲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自息矣。此無訟之道也。按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君子作事。只在未行之先。求不違于人情天理。故曰謀。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一五

始謀之於中。亦已晚。况其終乎。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于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健詐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洪覺山曰：訟爭也。君子貴乎止爭。止爭以順。初六順而下也。故不言訟。而言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事爲坎阻。雖不得已。而小有言。然以其下順之志。不在于訟。故其所謂言也。乃亦平心觀理而已。辨明者。應陽也。訟內坎。故自言。需外坎。故外有言也。言則未訟。長則。

為訟矣故曰不可長也 胡雲峯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才得辨明便止原不爭辨易明也易述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辨明而吉方是事結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洪覺山曰九二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為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之不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六

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逋而不敢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逋坎隱伏象曰三百戶小邑退處小邑以示屈服苟猶據大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后豈理也哉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入曰歸逋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災眚哉坎為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

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貞厲即惕中也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

從王无成亦非抑其才不足特論其人如此耳 彭山曰六三以无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无成而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無成則始終皆无矣 洪

覺山曰言无成而不言有終慎之也德陰德也守其以陰從陽之常而不敢違以從乎王事言從上則訟不足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十七

言矣一說從上凡才知賢於我者皆是不專指君言

唐凝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為險六三在二既歸之后卦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即坤之貞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爻可見 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存復

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盤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摠見居卑處後訟之善述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上爻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所失多矣與三正相反

爻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所失多矣與三正相反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洪覺山曰呂東萊曰九四剛強性本好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于生訟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心之所入只有善惡兩件惡既不得逞則必自還于善故曰復即命愚謂九四以剛居柔亦非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是所謂柔克者耳 約說曰即就也命天命也乾為天反訟為不訟曰復及就乾體為復即命之象命正理也反而即於命是變其非正以歸於正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八

潘雪松述曰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 經釋曰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述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并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肯終吉不足言矣 仲虎曰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故其心能安貞然曰歸曰渝皆知

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洪覺山曰中正者五也通天下之人之心者也夫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而成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介中正待之而已夫中正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為元吉則亦小矣 潘雪松述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律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九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剛健之極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

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孫質卷曰錫帶出於或然見其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于三禡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周用齋曰周公以為必且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于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禡。易述曰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合章不變自无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無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之錫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然之辭也。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責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二十

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二禡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禡服不勝者安貞无責止訟之道也。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淪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在箇作事謀始之君子不若論後邊改

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禡之免家所以曰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師三三坎下比三三坤上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險比以九五一陽為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象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貴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无意也。蔡汝柎曰師者將道也有丈夫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象言貞不言律又言律不言貞。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

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
其道徂許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
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
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卽在衆人
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
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
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潘雪松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
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三

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
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
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靜能動可以
統羣陰專闢外之害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
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無咎也
洪覺山曰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兵似非
一元生育之事若以利亨誨人懼其貪功因生靈也惟
守一貞足矣經釋曰訟蒙无四德師惟貞以爭道於天
道已遠也抑訟五元吉師无之以大爭危之危師五中
未光也 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吉者无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
氣未嘗耗竭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
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
之兵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將以
之也可以玉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彖不同彖
屬君以師出有名爲正此屬將以節制爲正要之義亦
自該朱漢上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三

人爲師衆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聖人喜生惡殺說十
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不樂下但捍外安內又有不得不
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
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
仁義化夫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
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
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
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
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
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

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墮而服而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熾渠魁宥竹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又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二十五

傳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行險而順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無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象旨苟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為則遺害豈少哉 程取本曰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所以吉又何咎也然則剛中也者其丈人之真面目乎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

處也吉何咎單指丈人說與卦詞不同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句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應顧不重乎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牽對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分明根上行險句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潘雪松述曰坤為地坎為水地无不容聚之即為水民無不容集之即為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無際而地善涵水性潰決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子厚德容民宅畋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厚生並與安宅无不納也无不保也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軍旅師畜焉畜之无事之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於此知兵農合一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之民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程敬承曰楊敬仲曰水行地中也以容之則畜而聚師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民民容即聚民聚即衆民之不保且各離散大誰為君用命也者本義云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甚有味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二十五

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

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此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為不預何時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即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無所謂藏至險于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與

初六師出以律否藏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師出以律此只據為將之始說箇道理如此王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即否滅矣象旨以初居六陰柔不出且在險陷之始故為不滅之戒胡雲峯曰以律不言言否藏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言出而失律凶立見矣又曰象以失律代否滅者明否滅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滅吳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

正內一休 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也律謂不和禁言曰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法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即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朱子謂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是也謀斷兼資威和並至以為主師故獲吉而无咎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褒寵之厚亦何由成功乎王註承上之寵為師之

主任大責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己然因師之効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故曰承天寵也天謂王也亦春秋王必稱天意三錫寵之至也使之得專闔外以坐成大功是所謂懷一人以懷萬邦天下之大權也 蒙引曰錫命謂專任之以為將非褒其成也承天寵即承天王委任也 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

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輿尸大无功也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按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進前而退後也此雖无克敵之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象曰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為怯也楚子囊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九

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若楚王蓋識左次之義者哉 傳曰全師而退愈於覆敗遠矣此不論才之擾劣功之殿最賢於六三也易恐人以退為却故發此義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

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言五柔中不為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帥師一也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三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與尸貞凶之戒

洪覺山曰禽坎陰象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命但言執不言戰者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而已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九

潘雪松述曰田有禽利執言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長子即人也象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師師長子以定亂安民為功所以能開國承家開國拓其疆土

也承家世其德業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不可使有
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
英彭所以亾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蘇子瞻曰夫
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
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
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
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
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
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周易象義

卷之十

三十一

長子不使弟子得尸之蓋已慎於始矣

氏曰師以象正其成功也以

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文也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爲民之心如此

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楊止菴曰古者

兵農无二途文武无二道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之始弟子凶不用故爵賞之時終无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爲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无能之將則无以勘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唐疑菴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身也如此經釋曰初上不取爻義取初終義謹始慮終以重師也

周易象義

卷之十

三十一

潘雪松紀開國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尺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本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各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

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比 三三三 坤下 次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言眾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楙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徐之祥曰象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朱子曰為人所比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人之比所以原筮元永貞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 潘雪松述曰卦以一陽為眾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即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即吉比之所以為比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入於以作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

之豈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 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

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象言 王伯厚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此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者方來是比我以求寧也後夫分明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一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約說曰上為下所順從吉道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 洪覺山曰象蓋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也眾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无所勉強无思不服之謂也 吉道也敬仲曰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其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此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

動而无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痛並見雜出錢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无三者之雜盖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錢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貞无疑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于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四陰比五五比其象乃上下應也上六為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四

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眾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眾也違眾反道是謂道窮 又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 又曰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无愧當正法耳 按順從曰下尊上之詞應兼上下舉眾之詞剛中元永貞不必如程傳分貼永貞即是元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未發之中即元也永貞即剛中之不

息者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潘雪松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人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眾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无間也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唐凝菴曰非建國則民散而難比非親侯則國遠而難入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十五

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于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之世也 陸庸成曰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為萬國合為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幹固親之而脉絡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按比者親輔之義先王之比天下重在親之親之還當專重上人加禮諸侯方見我往比人意不可以朝聘言張雨若曰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程敬承曰建萬國分明承師終開國承家說來見得聖人始而征伐非故貪功所以靖萬邦也既而封建非徒正功所以親萬邦也義也亦仁也師而後比湯武以之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有合而无間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觀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

六有他吉也

氏曰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寔寔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寔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程敬承曰有孚之心徹表徹裏此便見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且誠非盈缶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初无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如此他字正從有孚生

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又曰相比之道惟初爲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失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初已下矣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按程傳曰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柔順中正自審所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三

比抱道而出上應顯比之君非外有所徇而比也比之正也吉道也何以不自失也徇人者失已自內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潘雪松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爲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援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爲乎王註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

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胡雲峯曰。爻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

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

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群

陰稱賢焉。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

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

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比于賢。而又曰從上。所以昭大

分也。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為上而比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无

故獨以分為言。但所比幸五更為得人耳。二曰自內

謂由已而不苟於比。上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于比

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

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潘雪松述曰。陽剛中正。凡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

比。當比之世。眾陰皆伏。尤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

聖作物親之象也。陽明為顯。比王中心无為。顯然以元

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

者皆无容心也。其象為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

前禽。而邑人亦不誠。吉可知矣。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

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土者之

田之心也。邑人不誠。眾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

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

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為王者之政。不誠人

而人自知。故為王者之比。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

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

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

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胡雲峯曰。師比之

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有禽。害

周易宗義

卷之二

无

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王者

之仁也。陸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

平之王心。邑人不誠。誤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所居之位得正中也。比以不偏

為善。故云正中。正中以心言。此正无欲之君。可以行王

道者也。夫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何心得失

哉。下以順從。五亦以順取之。逆吾而前。聽其自去

耳。此所以有前禽之失也。

程敬承曰。王者之世。本无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

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上爻在元

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后故卦謂之后夫

唐疑菴曰三驅失禽見王者无意得民而自得邑人不誠見斯民无心歸五而自歸惟上以无心感故下以无心應此所以曰上使中也大公无私王者之心大化无外王者之道此謂顯比之吉而已

吳一源曰舍逆取順豈徒聽其強梗已哉討逆安順聖世不免特彼自取凶而王者无心耳如曰舍逆取順而已是謂姑息非剛中也是謂小仁非元善也是謂苟安目前非永貞也雖建國親族能親於所順不能親于所逆逆者得以聞吾之順且拜其所親者失之矣顯比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甲

道固如是乎吾故曰逆之舍也非故縱之不以智力刑威驅之而以德馴之俟其自效順也堯豈不知苗之當竄哉而弗之竄舜竄之而弗誅禹征之而弗滅周公大降多士多方民命此皆所謂禽者然而虞周君臣之心不能一日忘三苗多方也蓋至于分北保釐而後其心以寧乃知舍逆非聖人之得已也討逆安順以成大順之功是顯比之大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爲人所比是无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 胡雲峯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

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唐疑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后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此其爲后夫之凶也

程敬承總論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族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无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畫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无比所

周易宗義

卷之二

甲

以爲后夫之凶

小畜三三

乾下

履三三

乾下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烹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則文德之懿蓄于一身化畜爲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爲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與柔畜乾與最足以靡人而使之感

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噬而亨其或見噬者三柔而志剛也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潘雪松述曰內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為卦主其力本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為小畜所畜者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彭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二

西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西方興而雨者此文王自謂可以意會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佳故陽得自亨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君子猶幸而有此焉使小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通言其猶可亨也須知象詞不是為君子幸乃是為君子謙要在言外體看言此卦雖是以陰畜陽然卦德卦體還有可享之望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 王伯厚曰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于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

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徐進齋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此卦所以為小畜 姚承菴

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巽靡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與最能感人故曰上下應應者為所感而受其係也豈是心服而從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三

健是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慎密不憤激于外所謂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乃亨者難之之詞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 程竹山曰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只言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人尚有可為之機也小人柔與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與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顧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與遇健與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 王註小畜之鍊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

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體何亨之布此卦其辭則幸之其意則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又曰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

周易宗義

卷之十

聖

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為尊陽作也本義以為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強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為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潘雪松述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內懿德文其言未矣詩曰詞之斬矣詞之慄矣非內有章美之因而能出之乎陰陽相錯而后文生

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也

洪覺山曰風行天上畜而易散故曰小畜小畜何以懿文德也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德无小大特因象各言所重耳一說懿文德非君子不能為大畜也當小畜時澤既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聖

君子致美于威儀文詞細行必秘使小人不得議我之失耳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咲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不能出之矣 楊止菴曰文德德也前言往行德也交養互發不可廢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于自守无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响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己道義為閑不隨人進止者况合之二牽復為不自失兩自字相應益足信矣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于人為道苟不自立則

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累可攻。何咎之有。小人得而畜之。采故吉。胡雲峯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不可一例觀也。蓋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初以陽居陽。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義當吉也。程竹山曰。曰復。其辭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程敬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周易宗義

卷之工

四六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曰。牽復與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以其剛中耿介。有守。便亦是進復自道者。故小象釋復而別在中二字。謂其得中於已。故不自失也。曰吉。不為陰柔所畜。而道得行也。象言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二並進。其勢益昌。蓋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无所繫靠。一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與他卦不同。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游讓。

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良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輿脫輹。善其能止而不為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蓋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象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日出无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王伯厚曰。澹菴云。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元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七

九三輿脫輹。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既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故象咎之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昵相昵。故相敵。有自來矣。張雨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為夫妻。已極可鄙。况又至反目乎。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洪覺山曰。輻車輳也。輳車轉軸也。輻无脫時必。

輪破車裂而後可脫若車輓不行則說之矣三陽不中
近而說四爲四所尼不能復進以從於五蓋其尼之也
非四尼之乃三之自脫自反程子所謂三自爲之是也
三言夫妻上九言婦而不言夫者九能夫也雲峯胡氏
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輿利往
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爲一陰所制而其輿脫輓唐疑
菴曰大畜之輓可說可縛小畜之輓說則毀矣可縛則
暫止而卽行既毀則終止而難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

周易宗義

卷之十

四九

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
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爲陰類
四本多耀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
陽之力者則全在存乎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合乃四
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卽剛中之志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
志合於五也四籍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徐隆山
曰需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
自穴小畜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

惕出柔剛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
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其專戒陰柔之用
事者耶

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
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
所利哉卽至陽受制而旣雨旣處屬猶不免蓋畜乾若
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爲柔巽所入
卒受征凶之禍耳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潘雪松述曰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四九

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
孚之義一體固結攣如而不可解也巽爲繩攣如之象
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縻之者咸畜聚
而爲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爲隣乾陽皆五之鄰
也當卽畜聚之義

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
爻相攣固矣心旣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
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
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下也
胡雲峯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

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上皆異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攀之象 蔡虛齋曰此爻與體亦不做小人說在人事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禪而畜主帥之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而終不許以吉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潘雪松曰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寡助而无鄰者无德以孚耳故象曰不獨富也明孚之爲本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爲陰也上九陰盛之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五十一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雨者今既雨矣向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此未必皆小人之過也自古小人進路未有所倚附而自盛者多由君子尊而尚之故勢漸至此極也

程敬承曰尊尚即坤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來矣然此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不宜加於君子雖正亦厲况未必正乎以時決之陰盛陽衰如月幾望此時萬无可行之理征則凶矣處如處暑之處止也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盛極之象既望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洪覺山曰巽下一陰而謂之月

幾望何也巽之初陰即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而又當畜之時故幾望也

按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胡爲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靡人君子亦若爲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以至於盛耳程傳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胡雲峯曰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爲戒深矣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五十二

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爲君子謀情見乎辭矣經繹曰一陰始見故聖人於扶抑之際兢兢焉

程敬承曰大畜以艮陽畜乾乾受其所止而止之極反成通故陽道大行而京小畜以巽柔畜乾乾受其所入而入之極反成尼故陽道既處而凶

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疑依程傳疑慮看小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程敬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

水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幾望之時揔之扶陽意也 王伯厚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几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特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復以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陰德以馴致於幾望

易宗義

卷之二

五三

既雨既處此時猶尚可為耶曰征凶危之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停不當便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為君子謀至外三爻則又俛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與體三爻同力畜乾那箇不是可畏可懼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懼誰想與體得陽助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協應一發齊整得極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

若非深為之謀將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蓋臨復勢盛全不廢處置至如剝一發无可處置惟小畜之時全是要處置的故周文聖人慎深望君子以善處之術

履三三 乾上

王註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矣故此一卦以陽處陰為美也按字義履只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對楊廷秀曰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一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三

賞忘于處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質卿曰凡卦乘剛者危此卦取三乘二剛直危之曰履虎尾明人之涉世皆危機凡履皆虎尾也履其尾不濡其齒者鮮矣故不咥人即為亨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嘖咲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安往非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悅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

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已為其順也。蔡子木曰：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寔踐，故无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咥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為幽人以履天位，无所不宜。跛履之凶，夫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洪覺山曰：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故九卦處患難以為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履曰剛中，正言外之意可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十四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按柔者剛之所陵，三為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至危而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者也。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曰應章氏曰：兌德為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象履虎尾不咥人，亨。程敬承曰：卦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卦德說而應乾，柔不忤物，順不取禍，以故履虎尾不咥人。亨，惟履剛則不得更任剛也。兩剛必至，均戾若三之

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之為大君異矣。夫位高甚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不疚，則何危之有？曰光明亨之義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乎歟。吳因之曰：和說躡剛強，有无限妙處。聖人發于此，卦足以消磨天下之客氣，而驅除其忿忿好勝之習，天下无難處之事，而亦无難處之人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十五

吳一源曰：傳特揭九五發明履道見象人之取義廣也。蓋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夫履之疚，則其道光明矣。以此推之，凡處難處之地，接難與之人，臨難行之事，皆履虎尾也。所謂柔者非委靡說者，非狗媚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蔡虛齋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便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故曰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潛雪松述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為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

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爲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卽此在矣 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于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詒子心非有所強之謂也

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志定志定于下則初爲素二爲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又取義不同其爲履虎尾之心一而已 陸庸成曰記曰人情有禮

周易卷之二

卷之二

五十六

則安初率之以爲素二由之以爲坦上反之以爲旋安于禮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王輔嗣曰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爲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程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程敬承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 又云俗士務華徒以彌縫衆見真儒務質要以快望獨知中庸

曰闡然无惡於志也易曰素履獨行其願也獨行願是自憚境界 胡仲虎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爲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卽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卽履其弊爲靡爲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壞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中履卽爲道此道甚夷无疑无阻坦而又坦者也二內卦之中象幽人上無應與內心不

周易卷之二

卷之二

五十七

動人皆擾擾已獨恬如既不妄進亦不退避守其真正而无不吉焉只中不自亂便見其幽乃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也明非多慾之人所能也 唐疑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无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爲險耳惟幽閒之人不以矜功術能爭名奪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機皆坦途也雖有猜忿機械之人與之久居亦當不覺其化而入矣

程敬承曰履道坦坦卽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也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以鎮物者剛柔進退惟中所在故坦坦也志

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潘雪松述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爲不當位故眇而自

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良於履

適居剛上肆然履之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

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武暴之人陰性

多暴有武人象章氏曰大卽五陽有恃其一陰以君五

陽之意君卽卦主之義謂爲衆陽主而欲強行於衆陽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五

之間以爲大君而无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

暴其不免咥宜矣

洪覺山曰坦坦說體也三居兌上失其說體故志剛吳

一源曰說極則變近剛則躁急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

君而曰君柔而志剛下而志上之象也

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窻卽能行能視而不自謂

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未能謂能強欲有爲躁也去坦

坦遠矣故二吉而三凶

王註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况以陰居陽以

乘剛者乎故以此爲眇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

以此履危見咥者也三爲陽位本自不中而六居之又

復不正虎尾之危正在於此象吉兌有虎象三虎首也

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空人倚剛

爲用也胡氏曰歸妹眇跛初二分言履以一爻並書惡

其不中且不正也虎尾之履以此九三病根全在志剛

二字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爲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九四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惧之地五復剛決之過

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

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五九

而獲吉也 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爲虎而三在其

後也四履虎尾則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

兌說視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

剛謂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

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惧履之四以

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 王註迫近至尊以陽承陽

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

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程敬承曰六三履虎尾而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

行也九四履虎尾而吉其志危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

履主於行故以志行為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夫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夫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
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
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
之議雖莠莠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
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王
註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厲 胡雲峯曰在下者
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
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夫履二之坦則正而喜喜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十

也五之夫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蔡虛齋曰剛中正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
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為之志如此者幸而
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蓋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
所安

程敬承曰四愬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无惕之
心五夫履則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經
繹曰夫敬所以康履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履之陽爻皆言吉未有不善者也祥者吉

之兆上九處履之終於其終也視其所履以考其祥蓋

吉人用心常以自考吉事有祥兆於先幾果履也而其
旋不愆於素不渝其貞周旋完備而无所缺此之謂求
福不回元吉也 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
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
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
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
旋則釁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
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
與眇能視正相應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
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
却到那起頭處

程敬承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
休咎於天而不考善惡於已眇視如三無論已五之夫
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兢業業慎終如始
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
之意王註云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
也盈則不能視也 又云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
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

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无虧。方可得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元吉只是大善而吉。大有慶方是實說福。

吳因之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拋却善惡專論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又曰。天本一定。而以爲有未定之天者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爲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一

則始于殃。未始不卒于慶矣。一旦易善而爲惡。則始于慶。未始不卒于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和極猶可轉移而爲一。言也。至于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

唐疑菴曰。愬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

質卿曰。人之制行。初心猛烈。欲得元吉。无端末心頑熟。欲得元吉。不易元吉。作上則彌。而彌。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也。陸庸成曰。吉莫吉於无愧。慶莫慶於

克終

總論丘建安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夫履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十一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夫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于人人。將應之何啻之有。故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于動天。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泰

坤下乾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陂泉豕鹿之世乎。畜履華英代法之世乎。大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泰其上古之極治與。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四

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慘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无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

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父之勢而无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陸庸成曰自泰及否向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无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泰之為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流通无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小往大來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內故曰來吉為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五

君子言也吉則無所不通矣故言亨程子曰泰之道吉而且亨不言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大小不可以槩言言吉亨則可包矣 林次崖曰卦名為泰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辭曰小往大來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唐疑菴曰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 伊繼山曰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也

洪覺山曰或曰泰自否來坤往居外乾來居內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伏義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上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焉占文王觀象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于往來動靜間卦體始為之活動非揲著求卦之義胡氏曰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于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三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到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三月陽月逆數六月陰月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夫三月陽月逆數五月陰月泰正月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經之姤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經之後蓋先天則剝復又自坤上坤下姤次夫夫姤又自有乾上乾下乾坤陰陽之強弱復夫夫陰陽消長之榮枯本義者不可不知是亦有說矣然大段陰陽消長微著流行天地間只有此數故或多或少或察或順或逆或反或對莫不自然有合序卦者固之不必過為之辭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天。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為君子而無小人也。丘建安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按：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

周易卷之二

卷之二

六六

剛毅為主，而柔懦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長者一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所以為泰。聖人所以慶幸若長到沒去處，則為盈消到沒去處，則為虛盈則極而必反矣。如夫卦，只好用盈字，却用不得長字了。馮氏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張雨若曰：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小人也。亦洒脫如云：陽與健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也。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墨卷有用此說者。陸庸成曰：大壯與夫

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為中道何也？夫不能無陽地，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无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故曰：泰然後安。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若小人在內，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周易卷之二

卷之二

李

程敬承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自古有君子，則有小人在，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為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此說得之。王泉喻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能備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問：裁成輔相，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

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下如何裁相得 林次
崖曰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
一個段疋裁成一件衣服相似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
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夾輔使之
植立也 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
處出來宜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
謂民為泯泯然无知之眾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
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洪覺山
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后開而尚畜至履而泰
而后九功修和眾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

周易象義

卷之二

李九

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故程子曰古之盛時未嘗不
教民後世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
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
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
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
征然以正往也 陸庸成曰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
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
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

難剪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外謂民泰以外卦為民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
志在於為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已 潘雪松
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
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泰當內君子之時而九二與五正應為泰
之交故治泰主二為言剛居柔位在下得中本有虛含
容納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決故象用馮河三
陰在外泰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

周易象義

卷之二

李九

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无私故象朋亡尚之為言配合
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得尚者慶辭也保泰以包
荒為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
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
泰何哉以光大也九二陽德中體虚心平情也不執定
因循一路也不執定發揚一路一切先入之見有我之
私分毫无有沾帶鑑空衡平順而應之何等光明廣大
所以能中又曰四件一時俱有益一事之中而四者齊
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
不一時取必略其微細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

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爲海隅蒼生之計爲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爲他中止之是朋亡又曰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爲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看來治天下國家剛德是本領合下便靠他做主但純靠不得也要柔來參酌大抵七分剛三分柔若對半就犯太柔則廢乾元用九道理正是如此

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法度廢弛振作羣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羣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十一

荒用憑河言憑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聖賢之爲也故包荒豈姑縱者哉從容而尚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憑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憑河之勇者不能而憑河又以包荒用故小象單舉包荒以釋曰得尚於中行尚配合也六五中以行願而二與之配故曰得尚於中行也陸庸成曰包如天荒屬地蓋亦於卦象有取云唐疑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憑河川字當貫言此

皆包荒之作用也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爲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然則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若扶持根本培養元氣此爲持遠慮亦存大體也張雨若曰四事總在包荒內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爲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七十二

城隍先虞其復也何以曰朋亡也三陽三陰雖各爲朋而實相爲應必不以有心樹黨而使陰无所容也尚者尚主之義正與歸妹相應然不言吉者祉吉皆爲五有二不敢有之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程傳曰三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泰而必否故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故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則可以保泰而无然不失所期

為孚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自古隆盛未有
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述曰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
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
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
掌處其交履其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
則可无咎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
往伏於泰通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陸庸成曰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世道之否泰
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
下際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充彼戰而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七三

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裏挽
回于早幹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
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
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疾飛貌謂羣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其三陰
翩然而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
而心自孚蓋其黨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亦大可危
哉以鄰以字專言四以之也 陸庸成曰翩翩見向之
往者今羣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從富不戒而類

信者速於信令則時可知矣

潘雪松述曰劉伯子曰翩翩飛而向下象也陰為虛不
富也以其鄰五與上也三陰同志行承兌者
也 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戒以孚
共為一朋此大道為公之盛所以為泰也 方慶夫曰
初之上進必以其類同者此非本義王意始存之
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也 胡雲峯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
于必來者小人之中心也故象曰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
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
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周易象義

卷之二

七三

以下復為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惟其失實
則此心惟恐君子議其后故懼然交合以謀害君子者
乃其中心之願願故自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
之分以抑小人後二句是推小人之中心以危君子 胡
金峯曰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
而自結于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諫其
防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
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

臣也言莫亨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于天下若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為帝妹潛雪松述曰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柔中虛已而順從如帝乙之歸妹然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質卿曰泰至五位陽道將潛伏矣陰氣已流行矣自是可以疑陽德之亨可以消陰機之萌福祉自天世道攸慶元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五

吉之象也唐疑菴曰歸妹正與二之尚主相應福所止曰祉即三之所謂福也

王伯厚曰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而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程敬承曰三陰合交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陽相與致泰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

消矣曰中以行願謂非柔中之君不能與剛中之臣相尚也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亨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屈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于隍也勿用師者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五

勿用也自邑告命亦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然不能預防于先而徒修救于後雖正亦可差吝經釋曰貞而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耳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修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之也

總論周用齊曰五主泰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之所始由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

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否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竹山曰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故曰非人道也既非人道則君子之道不可行矣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潘雪松述曰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石介曰為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有匪人之象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七

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

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匪人也孔疏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節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為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絕情意不通豈復成箇世

界有邦與无邦同蘇子瞻曰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國矣何晏曰泰中言志同

否中言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而亂邦國也蔡節齋曰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易述曰內坤為內柔外乾為外剛主德不剛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游讓溪曰內柔外剛小人之得也是以佞傷善而成天下之否者也洪覺山曰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唐疑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

周易象義

卷之二

十七

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

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簡端曰匪人匪云无乎人之辭萬物不通則人類不生天下无邦則人不成不成猶不生也蓋大往小來君子之道消猶无君子也无君子猶无人也曰无邦猶可復焉曰无人則絕之故不曰无人曰匪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按辟難全在儉德儉者韜而不之謂有作子陵詩曰當年何事着羊裘此正譏其不能自斂也惟儉德方不取匪人之忌方為辟難

程敬承曰本義不形于外四字甚妙君子當否時志在休否豈肯恣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无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大凡處否而惟小人之禍者多因韜斂不深反令人得以祿位榮我一為所榮祇為所辱矣身辱則道否而小人之禍隨之故不可榮乃所以辟難也洪覺山曰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凡明決之辭也然則君子知世之不可而各退避于荒野乎夫有所不可避者比于狄仁傑是也

周易卷之二

主人

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于剝膚極矣然于三則曰剝之于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于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剝之極也故于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異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防之可无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其嚴也一陰始生躡躅孚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于三陰內固

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朱子曰這是凶未判時若能于此改變小人便做君子于孔安曰小人之進不可遏小人心猶可回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滅况初惡未形誠能幡然改悟以正是從變而為君子豈不吉亨 洪覺山曰善惡无定形君子小人无定位勉于貞即為君子之貞矣故不曰吉而又曰亨者甚言以勉之此之為小人謀其為君子耳

周易卷之二

卷之二

世先

經釋曰小人者私一已為其內也反而貞即志在君於太初又何間焉故善反惟志 周用齋曰凡小人之欲傷善祇為身謀耳既為君謀必不害君子矣君子者天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 楊止菴曰先儒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在初故有此象 蘇紫溪曰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陸庸成曰泰之爲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人變爲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卽別其爲小人者欲化之使貞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爲貞改外爲君蓋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爲君子而深樂于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爲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爲小人何至爲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

大凡小人之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六二包承是包得詭詐承順底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能染君子處若徒昵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中實不然之心未必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以善承君子爲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則以安守其否不亂於小人爲亨非爲君子幸深爲君子危也 蔡虛齋曰陰柔而中正小人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爲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大人身旣否矣道仁 守章洪覺山曰二以

否成其不否也 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不亨者能之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羣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爲其蠱惑非大識見太涵養未有不亂者故不亂羣爲大人也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能絕不與小人爲羣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易因曰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故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蓋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故謂之羞張雨若曰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 楊止菴曰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也危君子也 程清溪曰羞者愧心生也包羞包含其羞也小人爲不

善見君子未嘗不赧然以自知君子知之未嘗復行小人知之包羞而已六三不中且屈于乾小人見君子之態也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爾幸君子之有此耶蓋既失其勢又短于木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為君子危之意

程清溪曰謂易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愚讀否卦知聖人有不絕人之仁諄諄乎化惡為善反邪歸正豈不為小人謀哉但不為小人謀小人之事也何哉泰象與否正相反否爻與泰為小人者不過誘掖小人而從君子之道也初之貞吉志在君也二之包承求君子也三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全五

之包羞見本心也聖人豈不知小人凶頑為難移者耶小人亦類也有教無類何可絕耶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按有命是個機會无咎正九四着力處與他處无咎不同只一個不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后可以承上天命也洪覺山曰命天命也无往不復意也四當將復之初而已又能以靜正得之故曰有命无咎命自此始亦自此立故也疇類也離麗也陽之志在行因否而滯四始復之故喜之也程敬承曰楊止菴謂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見陰陽往

來反復在此二爻也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泰必巽

貞无咎此直稱无咎疇離祉者九三太已往故戒之九

四泰將來故喜之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

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

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

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

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

正當也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

周易宗義

卷之十一

全五

之吉也大人雖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

未離於否也不可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

來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

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

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

敗也潘雪松述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

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

而復來只轉眄乎吸間耳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

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

來知德曰此心兢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葉小嘗畏

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
心危懼如此。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
堪繫重乎？此卽朽索難馭之喻。

程敬承曰：本義只云又當戒懼，則係於苞桑斷是憂危
之心，非國祚安固之喻也。

六二曰：大人亨。此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胡雲峯曰：休
否之大人，卽否亨之大人是也。程敬承曰：位正當與
履九五同，聖人恐其有所恃，故以其亡其亡戒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王童溪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全四

才居否之極固所優爲也。潘雪松述曰：上九否極以

陽居之，則德浸長而爲泰也。否未終尚當漸圖，終則直
言傾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
先否後喜，則又自其凶其凶戒懼中來。唐疑菴曰：休否
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
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

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游讓溪曰：先
否後喜，謂以否爲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爲後，毋矜
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陸庸成曰：上爻傾

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
傾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
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邪？
崇韜謂无忘戰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
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歛德辟
難乎？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
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使知
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全五

又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
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
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爲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
彙，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閒。
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羣陰並離其福
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
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奉奉焉，故知盡人回天
在一念乾坤中矣。

李九我曰：此卦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
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每爲之致其戒焉。抑
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

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而每爲之致其幸焉。扶陽之意也。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于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于否之君子也。

同人三三離上

大有三三離上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嘆。勢大故能令人思。

周易宗義

卷七

全六

親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爲要歸。大有以元爲首出。潘雪松述曰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大有之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元吉。同人之陰在二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亨。曰利。君子貞。劉伯子曰易以比與同人名卦。比同最易溺於情而難於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爲衆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陰在二爲衆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爲顯比之吉。而比即周所以爲於野之同而

同即和也。象旨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坎體凡六見矣。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十三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矣。司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之者所以通之也。金賁亨曰此卦象以大同爲義。爻以擇所同爲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孔疏于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蘇長公曰野者無人之地也。立於無人之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俱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蘇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剛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无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吳因之曰同人于野固亨而利涉矣。然非君子之正道。又安得謂之于野。故利君子貞。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只一層意說者多分公正兩項。不知謂何。又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爲同。不以情爲同意。後面曰乾行曰

周易宗義

卷七

全七

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人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盧中菴曰：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乾九五亦中正也，而二以中正應之，同德相應者也。故曰同人，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吳因之曰：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情之同也。釋卦名不及此者，人之相與唯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八

同德者，其情最堅，有如蘭之契，有如斷金之利，故舉德之同，則情之同不假言矣。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用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為主者，皆然。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雖不得乾，豈能亨而利涉乾行。是于野源頭，何謂利君子貞，離為文明，乾為健，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中正曰文明，則不迷於非幾也，可以見柔中之美，曰健，則不撓於萬變也，可以見剛德之善，曰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也，可以見

剛柔正合之妙，此乃君子之正也。

程敬承曰：乾行，天行也。天无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摠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云：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易述曰：通天下之志，所謂志者，一於正而已。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无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无由，故能通之，而无間，惟通其志，纔謂

周易宗義

卷之二

六九

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吳因之曰：通天下之志，通字若作孚契，浹洽看，便屬情去了。此處正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潛于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无少壅隔，此正所謂大同而利涉，本義乃為大同，句要着卦象之辭，只是要同人，插入理字裡，面去全以理論，不以情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蘇子瞻曰：水之于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潘雪松述曰：

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蓋象天之兼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汝吉曰人之與人同也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昵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辨焉類同相適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 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

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段同處 天與火合以无所不覆之體兼无所不照之用則物物同在其中矣故稱同人洪覺山曰族以人言如人情善惡大小是也物以事言如物理是非同異是也類之辨之明其善惡同異之分以處天下使之各得其情如天之下萬物已无所與此君子所以大同于人者君子貞之謂也

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際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

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苟常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內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誰咎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象言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王伯厚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六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洪覺山曰同人柔吉而又少善辭何也又以此應為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與不正而少

有比心焉則皆非矣是故初九在下无應也比于二而不昵出門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矣誰咎者無可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為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為此所動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間而遇二二雖柔克不能勝剛能无吝吝乎 張山若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

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其于象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或曰。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比初與三爲私。應五爲公。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王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垂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勢。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於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

程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揔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吳因之曰。伏戎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興。言卽勢不敵也。須索罷了。此句渾是觀他語氣。洪覺山曰。伏戎于莽。伏兵也。升其高陵。望敵而欲行之矣。欲行以敵剛下。同于二。而勢有所不敢。故三歲不興。

三歲不興。則終不可行矣。安者不可之辭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覬。四因同而攻。皆起於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儻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墉之象。象旨離二。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爲六二之墉。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才陽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墉。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不克攻而吉。

敬仲曰。夫乘墉。力亦強矣。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攻故自不克也。其所以得吉者。困而反乎法。則也。則義理之不可踰者。困於不義。反於義矣。故吉於此。見知困爲善機。而不遂非之爲貴也。蔡虛齋曰。乘其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况所圖在二。攻三。何爲弗克攻。非諒與三也。以二

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 吳因之曰困而反則不可板定講全要形容他悔悟之妙言二既制于義而不得通便流水回頭流水撥轉來反而就于法則之中耳不走非義一路上去故吉劉伯子曰苟為乎攻欲也在三之上勢易逞也卒以近言多懼不克而反故知居上好凌所以爭也居下憚上所以讓也 丘建安曰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奔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強方萌窺伺之意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五

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潘雪松述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俗矣三四為間故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心義直終必得同故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庸非易克者九五乾剛為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者理直而勝也既克三四而忽遇二喜之之詞汝吉曰同人之時莫危於間也二五同心物猶間之况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以間而離者多矣九五剛德中心義直絕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大師豈能克哉微克豈有遇哉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五

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其理之直有在同之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爲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纔邪得間之意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入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

潘雪松述曰同人于郊不用而在外之象上子夏曰居外已過其同無與同者爭患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乎爻詞凡同人者無繫應也程竹山曰夫有所同則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無得失矣故无悔

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無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大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無勿處先同勿處後丘建安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

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相反

總論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入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

蘇紫溪曰同入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二

九

原缺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大有三三離上

蔡清曰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 陸庸成曰元德統天為善之長故惟元為能有大而亨

大有元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太主陽言以其柔得剛而諸陽應也夫莫大乎乾之健莫大乎離之明五以離日當中而行乎天諸陽至大皆其所有也故大有元亨 姚鳳梧

周易宗義

卷之三

曰於卦象見一人照臨萬國之義於卦體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名大有元亨者事得其理民得其安治化四達海宇清謐王業永保而無虞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楊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洪覺山曰柔六五也居尊執柔固眾所歸而又大中是

以應也五何以曰天位也居天位而得五陽之應則統體皆大矣故名之曰大中大有大者陽也是故小畜以一陰而不得尊位則雖五陽而小之故爻之善在陽大有以一陰而得中尊之位則雖以一陰而大之故陰陽之爻俱善

經釋曰大有眾也得眾而有大大也卦於同人同體皆主一柔而之柔也五也匪直得位得尊位矣匪直得中得大中矣上下應之匪直應也羣往君宗之矣以能奉九有而有大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程子曰凡卦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之類有因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之類有以其卦才信者如大有元亨之類諸卦與元亨利貞則象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之義元大也元者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改或先由大有益言大有明健才德在其中矣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凶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眾元亨也 唐凝菴曰惟柔能應天故上下皆應之耳易述曰同人履應其德故曰乾大有應其時故曰天同人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者乎大有曰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者乎 林次崖曰其指居大

有者德字兼德體而言天者理之當然處便是時故曰當其可之謂時天之所以在即時之所在非應天之外又有時行也姚舜牧曰大抵處有者據見在之時謂可統攝人羣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裁全在德勝故夫子提其德二字首節雖云德位兼隆畢竟以大中之德為主上下應應乎此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李獻吉曰遏者止之之義而揚者彰之之名也火在天上既无所不照物无遁形善惡必露使遽賞罰之則四海兆民勝罰之邪又能盡爵之邪故聖人不曰罰而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

遏遏之又遏則罰行不曰賞而曰揚揚之又揚則賞行天命有善而無惡又火在天上故曰順天言非有我者遏之揚之吾何心哉

程敬承曰遏惡止惡也惡未著則遏而絕之使不得作也善雖隱則揚而顯之使樂於爲也天命休美原來有善无惡遏之揚之不過使天下去惡歸善而人各若其命耳非是奉行天命以行天命討之意王輔嗣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易述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遏而揚吳一源曰遏惡

揚善亦惟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者能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胡雲峰曰當大有之時驕奢浸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北林次崖曰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艱之道也方伯雨曰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陸庸成曰大有之世保終之道慎于履始必有克艱之初而後有天祐之上故初曰大有初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

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未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象占二虛足以受九剛足以行故象大車以載有攸往按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載者載依薛敬卿所謂如載於其上之載非謂承載於其下也二大車中虛能容以五所載積之於中不至損敗故利有攸往无咎也潘雪松紀聞曰蓋軫輪輻之

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輕天下之至重過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積中不敗所以有攸往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胡雲峰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識之當然也亨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當此 潘雪松述曰人臣而居高位為公公者道德全備之稱公則能以所有之盛為天子之盛蕃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人氏為王之屏翰豐殖貨待王之徵輸小人無德而居此往往私其所有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象又曰害也觀富強而驕盈恃盛大而滋橫患斯及之程傳所謂是小小人大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害與无交害之害同 陸庸成曰初九無交害小人則有交有交則有害矣
程敬承曰玩本義六五虛中下賢則三之用亨分明以此剛正之德輸之於王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侈豐亨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弗克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四剛履謙專心奉上諸陽並進治極物豐其盛且多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有匪其彭之象如是乃可以无咎矣匪其彭自是臣子定分如此非獨遇柔順之君當然亦非為求免疑忌之故經釋曰臣之作福作威玉食也其必有大之心焉而烏知非其有也四柔抑抑大明不惑有德有善汝才汝賢匪其彭也一歸諸天康國佐王巨勞崇勛匪其彭也一歸諸君非天非君疇與領此於我何有而以自詡唯然又何咎矣抑微明天人之極灼義命之微者不及此曰明辨皙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吳因之曰君尊臣卑之分盈虛消息之理人人都曉得只是自家才望日隆動猷日著不覺心滿便把這一段見解迷昧了明辨皙者當局不迷 按明辨二字連加一皙字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四居離之初能明見於初故為辨皙 諸理齋曰三剛正不私其有故持以効之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解使去已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大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心忱下賢而諸陽皆為其孚也誠信所結不

約而自堅有厥孚交如之象柔德居尊疑於无威而五
文明之德下應乾剛厥孚既交德威自著有威如之象
此其所以吉也當大有之時而上无威嚴則玩愒易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順則主威不振自古虛已任賢
之君往往以優游不斷致積弱故必威如而後可以言
吉 經繹曰五文明之主不言明言孚言威王不自用
其明也亦以柔不足者開之 按虛已應二是厥孚上
下五陽歸之則五與上下交孚矣王註云不私於物物
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陸庸成曰人臣有交則私
故害大君有交則虛故孚威如是遇惡揚善斷然行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而不牽於情是德威也威不足以言之故曰如

程敬承曰孚交德交也交不足以言之故亦曰如 方

伯雨曰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

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

吳因之曰志字正與同人卦同天下之志志字同皆指

本心之發見真懇處而言原是人人所同具只有埋沒

與發見不同而其埋沒其發見彼又不得自主惟傾上

之能觸發與否耳 游讓溪曰司馬溫公之論若道也

曰仁曰明曰武厥孚交如仁矣大有之世人情徇於安
肆瀆慢易生故必威如而後吉纔上下玩易則无畏備

也故太之用馮河是也若漢武帝則又武而不足於孚
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他卦至上多不應五以五不可乘也惟大有稱上下應

故上亦應五趙汝楙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為天之象五

以下諸爻下應也為人助之五以上一爻上應也為天

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无不利斯其所以為大有歟

程敬承曰履信思順尚賢之義六五備矣上九下從六

五是六五之道皆其道也至於上之應五則天人交助

五陽之有皆其有矣又何往而不利乎又曰大有至上

九極矣有極易盈而能下從六五是其高而不亢滿而

不溢聖人特於此發有大不盈之意非獨賢上九也又

非以六五為賢而下從之為尚賢也或曰此賢字即外

比於賢之賢非在下之賢人也亦可

吳因之曰大有之勢皆天所為獨於此言天祐何也當

大有未極天運自宜隆盛不見祐助處今至上九正天

運將衰之候了幸格天有道而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

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宜亂而不亂故獨舉天心以明

之

程敬承曰六五剛健文明應天時行至上九而天祐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八

惟應天故得天也不然天下未有處其極而不害者也
陸庸成曰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而福集焉其合臣
之无咎君道之吉而為言者乎故大傳以此為六爻之
全德而象詞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
唐凝菴曰比以剛中不免後夫之凶此以柔中乃得上
九之吉何也坎離之異也坎之上猶是為險之人離之
上終有相麗之義且比乃創業天下猶未盡歸大有自
是守成則上下无有不應之時矣 楊誠齋曰八卦乾
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
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

孫贊菴曰大有之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
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
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猗
與盛哉

三三三坤上 豫三三三坤下

陸庸成曰謙為德之柄而豫為滅德之階故謙爻極著
謙之效而豫爻極著豫之戒然豫由謙來故曰有大而
能謙必豫謙見於豫之順而豫必謙言順動者四益
有百哉

謙亨君子有終

潘雪松述曰象旨虞翻曰君子為三艮終萬物有久於
其道之象鄭玄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
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
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又曰謙為美德由
中而得惟君子能焉謙為令終逾久而通惟君子有焉
君子者卑已下人自安於挹損而并人已兩忘一江河
之能納歸之下而終无溢亢也謙功讓能自處於不競
而并讓名不有一太虛之能含斂之而无終靡盈虧也
功愈高心愈下頤膚有几几之安德彌盛禮彌恭既耄
猶抑抑之戒君子之有終也 陸庸成曰謙之亨也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

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遠者考終于其終觀之
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 程子曰他卦皆
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
程敬承曰有終分明承上卦有字說來謂有而能謙故
終保其有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
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約說曰艮以一陽而下交天道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
故艮之象曰其道光明坤在上卑而上行也 傳曰天

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濟當為際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章氏曰艮陽在內坤陰在外天道垂光下濟而地氣順之上行陽降陰升品物露生此謙之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天之光明能下故也地之上行能後故也大都我能下則人孰上之我能後則人孰先之

汝楫曰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時而隕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鬼之福害好惡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亦莫不然陽在上本尊三位賤故卑謙尊而光艮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艮之光明出乎陰之上也是君子之終也

按天道四者非有心如是皆自然而然故皆曰道鬼神不言道天地間皆鬼神也或曰盈謙以分限言耳非謂消長升沉也

陸庸成曰謙者君子進德无窮之柄也如登艮山企而愈高如行坤地循而愈遠故為光為不可踰乃是愈欲則愈光愈下則愈不可踰進而无已孰限量之若曰謙為保守之術失其旨矣 紫溪曰謙與盈相反盈者必

虧必變不能保其終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蘇子瞻曰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益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洪覺山曰乾坤以純陰純陽之體亢悔不可為終而謙則有終者一陽止于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故曰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于彖辭惟謙最詳或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二

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眾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退處于下為謙自下奮出于上為豫象曰地中有山謙子以衷多益寡稱物平施

程敬承曰人惟挾一自多之意則積多成亢積亢成爭而人心因以不平爭不已則攻攻不已則亂而世道亦因以不平君子衷多益寡而稱物以平其施平者平心平氣之謂非如釋氏之平等二本不情也水不波則水平情不畸則情平平情以施則施之各當而天下平矣平字道理最大平也者君子所持以一人心世道者也洪覺山曰謙以平已之情故能平物之情觀衷多益寡而謙之為中德可知矣 紫溪曰衷是全然損益是

只管崇起損得上人之心盡便渾是下人之心便謂之平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稱有低昂無低昂心稱有輕重無輕重心歸於平焉耳陸斗南曰多寡皆就一人施而言稱物平施稱以已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此語極有斟酌殷士望曰君子有終終于平也王慕蓼曰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者內止而外順此平施之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潘雪松述曰荀爽曰初最下為謙二陰承陽亦為謙故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曰謙謙二陰一陽成體故曰君子彭山曰用者用此爻之義以涉大川也涉川不可以爭先爭先則急於進而

有患以至謙之道涉川則无所云而可安也六而居下非利涉之才故不言利而言用耳吉以心安言

象曰自牧卑損之至血氣自平內心自寧如牧養者使

之不暴而時馴擾之之謂質卿曰卑地道也謙謙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也程敬承曰人之驕心客氣最易發而難御非重自抑損不能降之使馴故須用牧物之法以養之曰卑以自牧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者也蘇子瞻曰謙之道

可用以涉牧也者養之以待用也亦通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潘雪松述曰二柔正位處下體之中其謙也根諸心得之性焉以不掩暢於聲音發於詞旨為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乃中正所自得非勉為之故不覺發之於外耳經釋曰微中心得而誠將能鳴乎夫謙何可以聲音笑貌為乎朱子曰鳴謙在

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益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也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四

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蘇氏曰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誠也中孚鶴鳴子和象曰中心願也與此同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胡仲虎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薛溫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潘雪松述曰成天下之功非剛明之才不能也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故有勞而能謙周公當上下歸服之時明保冲人勤勞王

家整齊百工吐握下士可謂勞謙彭山曰此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德之可久者故曰有終

程敬承曰天地鬼神惟其損盈以益虛故妙造化不窮之用如其盈也寧得以盈終耶此可思君子有終之義孔疏萬民服也什所以勞謙之義以上下萃象萬民皆來歸服非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也

程敬承曰萬民服人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敢與爭功能已也若然則君子豈第以功名終者哉服與不服正相反蓋五必征而後服而三則无不服也故謙惟三有終唐凝菴曰為撝為行師征伐皆有不得終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五

謙者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違則也

王註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象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胡雲峰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徐魯齋曰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潘雪松曰四何以能无不

利撝謙艮止之上而加之以厚坤順之下而居之以柔得謙內外二體之全者四也唐凝菴曰下濟上行非有二則天下之道中焉止矣下濟者所以抑尊之過而就乎中上行者所以振卑之不及而企乎中中乃謙之則也四當卑而上行之初以陰居陰柔順而得正其曰撝謙於中道豈有違焉

潘雪松述曰初自牧以下人三致恭以存位六四无不利撝謙蓋謙德既成謙光彌著自然凡几自然抑抑自然休有容故不違則也則者人之道也平施之準也楊止菴曰五之重於三者以其勞四之尊於三者以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六

位位不勝勞故有自然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中虛也六五柔中虛體不恃富厚所以能得人心之從彼其在上能謙正於不富見得不富故能用其鄰不富而能用鄰則謙之至也謙而為人所與何事不可為者用之以侵伐亦无不利陸氏曰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故曰利用侵伐唐凝菴曰六五陰柔而當地道之卑必无抗激之弊惟懼其萎靡不振耳以侵伐行之適中其則矣又師之為道无過於行險而順六

五以坤順為謙則知其侵伐必不得已而行之者焉得
不利乎 陸庸成曰五有天下之富而无富天下之心
故曰不富言不以天下驕也臣隣皆樂為之以樂為不
富者以也侵伐以征不服當萬民皆服而有不服者非
以力服人也誠出於謙雖侵伐亦不爭之天故无不利
也 彭山曰謙中之主亦不廢計叛之師柔而能剛是謂得中所以无不利程傳征不服也此其文德謙異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以威武所以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過其則者也王介甫曰得尊位而无應故有征不服之詞揚止菴曰以師代國乃謙所必有之事不得已而用之益亦所以成謙也纂言曰非求勝也彼能正即已矣故曰征者往正其罪王者有征无戰故曰征謂謙德不服者豈求勝哉張氏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侵凌事也侵禁而禁濫以桓公

周易卷之三

謙

十七

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觀此乃知謙五利用侵伐之義舜之格有苗文正之降崇皆用謙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是鳴謙也謙而有聞人所樂與雖用之行師亦无不利征邑國還是與之之詞語意謂雖是才力不足亦可以征邑國而利也蓋觀五爻詞不富以其鄰則聖人論謙原未嘗以才力言志未得是惜詞非短詞也蘇子瞻曰其為鳴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也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

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 胡雲峰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
楊止菴曰凡天下之交爭不平惟多者多寡者寡不得其稱所以有爭爭必征伐而後已也能以寡者寡多者益之則眾物无有彼多此寡之疑而各得其稱則各得其平舉眾皆平而无有於爭亦无有于侵伐舉世皆所謂順理樂天者天下皆謙矣 先儒曰卦之盛治備福

周易卷之三

謙

十八

莫若大有而順理樂天莫若謙謙尤最於大有
總論蘇紫溪曰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為君利也為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無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衷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恣以易陵易忽易恣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无所加於人故潛

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啞啞之中。虞書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烏。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又曰。謙與豫之交。其理欲之幾。損益之介乎。謙冲挹損。德之基也。驕奢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撝謙則利。鳴豫則凶。盱豫則悔。聖人之戒嚴矣。

豫三三坤下

質卿曰。人心得意而欣乍合而喜。宴樂而歡娛。皆一人之私情。不名為豫。卦坤震相合。雷出地上。陽氣和暢。眾心皆豫。故以豫名卦。汝吉曰。彖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焉。吉一而已。可懼也夫。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九

豫利建侯行師

章氏曰。豫坤順震動。順在動之先也。惟震動於坤之上。故利建侯。以主萬民。惟坤順於震之下。故利行師。以動大眾。斯二者。非人心之豫順和樂不能也。

按坤下震上。為豫地。以靜鎮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約說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眾應也。志行為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眾順。所以豫也。吳因之曰。說了豫順以動。就該貼上建侯行師。聖人因見得順動道理。大不獨感動人心。便有感動天地意思。在故言天地如之。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為大者。然以天地觀之。又其小者矣。順動動字。不但動之禮樂刑政。即獨知萌動。皆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已先有順底根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

了所以能合三才而一之。上下文順動皆然。經釋曰。天地萬物一體也。同人渾然與人同體也。故不見有人而大大有公。其身於天地萬物也。故不見有我而謙唯然。則心和氣和形和。而豫豫和樂也。樂則天。天則神。故天地如之。此體信達順之道。陸庸成曰。天地如之。不是指三光六符之效。只是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亦如我而不違耳。

汝吉曰。夫順動天地之道也。以運日月而行。四時溫涼燠寒之節。應焉。萬物太和矣。聖人之順動。亦天地之順動也。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省刑慎罰之政成焉。萬民太

和矣日月過而四時乖刑罰繁而民風衰將能豫乎故
 豫順之道大也。楊止菴曰諸儒曰震在地上後天圖
 位此居日月行度所始震爲春爲四時所始故以順動
 象豫曰日月四時惟日月不過故四時不忒若日月之
 行度過卽四時忒矣順動故不過不過故不忒取象甚
 明。項氏玩辭曰豫隨姤旅若淺事而有深意曰時義
 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跋涉
 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之大矣哉欲人之別之
 也顧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
 之也。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須合天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一

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議。蘇子瞻曰卦未有非時者
 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
 焉往而不爲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
 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爲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
 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
 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
 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爲異於屯卦而曲爲之
 說歟

陸庸成曰人知豫之時而不知豫之時義故嘆其大大
 其義也使人於豫之時思其義則天地聖人之順動只

此義而已豈不大哉因是推之凡彖傳之稱大有三體
 或止嘆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或嘆時并用
 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夫卦各有時時各有用
 亦各有義止言時者因所值之時或逢治世或遇亂時
 出處存亡此道豈小用者因時之用也經權常變全在
 幹旋斟酌推移作用甚廣義者蘊于時之中可思而得
 不可指而示也已然而有未必然未然而有必然得意
 豈常住之鄉失意豈終墮之地恢弘妙理非可浪猜故
 用廣而顯也義深而微也所見之卦則餘可推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二

考
 潘雪松述曰趙汝楫曰雷陽氣漸萌地中順時而動則
 出地奮震也冬令雖謝春陽未融及二月震雷聲發則
 寒沍渙釋品物无不和暢故爲豫程傳先王觀雷出地
 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宣崇盛德其殷盛至于
 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殷薦樂亦
 以殷薦爲極盛又曰雷出地奮蓋天地自然之氣所以
 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和之至也先王作樂一則象其
 出地之聲一則取其和豫之義記曰樂行而德尊樂以
 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欲消躁釋而德登于照明

夫豫德之和也豫而怠德之隳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洪覺山曰先王作樂朝聘祭祀各有所用然至於祭上帝配祖考備物盡文則其樂之猶盛者如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經釋曰雷天氣出地奮而豫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神人和焉澤地形下天下而履故聖人制禮以配地上下辨矣出奮者性故樂由中出以彌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輿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履本於素素禮之質也故著誠去偽爲其經豫止于介介生之靜也故窮本知變爲其情樂至无怨禮至不爭則刑罰清民志定而天下化成故易禮樂之大宗也然禮其體已故履先豫後噫不達於性命而欲以制禮樂者未已吳因之曰聖人制禮何常法天澤作樂何嘗法雷震但以其相似故云聖人從不曾有一件要比擬天地所以无一件不相似陸庸成曰夫建侯行師刑清民服作樂崇薦只是一和由順生不順動而求豫舉念便碍矣姚承菴曰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

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蔡子木曰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生平所守故五之貞疾以戒人君之廢四之勿疑朋盍簪以戒大臣之專初之鳴豫二之介石三之盱豫上之冥豫以戒士之慕富貴者苟君能惕厲大臣能用賢士能守節行何豫不可久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陰柔居豫初失位不正志安夫豫又有震由豫權臣之應震爲善鳴而初和之故爲鳴豫之象蓋不勝其有矣其凶以盈滿也初非窮地故以志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表之或曰初纔得志便滿極非可久者故凶也洪覺山曰豫卦以震四爲主故六爻之吉凶取四也初六在下本无大失然以其應四也以小人之才憑籍寵貴意得志極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其凶宜矣噫豫與謙對豫之初卽謙之上也善必積而後鳴惡不待積而已不可制于其初人心之動可不慎乎

吳因之曰六爻言不溺于豫便是順動的道理要看得一貫所謂溺於豫不必十分沉溺只略有些念頭割不盡似有似无就落荆棘路數了邵子云寶鏡造形難隱髮鬢不迎刃豈容絲絲髮猶存卽此是溺人鬼關頭也

只爭得這些子。故介石便是誠意，便是謹獨。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當豫之時，初與

四比，惟二以中正自守，无所附麗，有介於石之象。其德

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已之先見，立起而固之，有

不終日之象。夫豫之溺人，非汨沒而不知也，以不能定

之於始耳。平居之豫，其介于石，臨事之豫，不俟終日是

謂得正而吉。洪覺山曰：介有中義，有貞義，有幾義，中

正，靜固明動，幾先以不流于上下之交，靜極而陽生也。

程敬承曰：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二介於初三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間，故謂之介。憂悔吝者，正在乎此。惟二以坤順之中正

而審其介，理欲之辨，判焉如石之不可轉，是至定之精

神，所以能先事而覺也。夫天下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其

幾最微，覺之稍遲，則凶害及焉。二見之速，不待終竟一

日，如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者，是處豫之正道吉道也。孔

疏：知幾事之初，始明禍福之所生，去惡修善，守正得吉

也。揚止菴曰：三畫之卦，初日早，二日中，三日終，故三

爻為終日與乾九三終日同一在下體中，不待至三終

日而悔象不終日。

孔疏：六二居中守正，順不苟從，豫不違中，故不須待其

一日終守貞吉也。汪咸池曰：緣他處利害之外，所以能

獨利害之中。吳因之曰：六二介石之守，要說得細本

是在個中，却不着一念，不染一絲，空空洞洞，靜亦定，動

亦定，這便是聖人主靜立極地位了。

曰：不終日，亦不是靜中另生出一番靈明。人心之初

本自虛靈，本自覺慧，只為紛紛擾擾，沉溺太重，把本來

的面目却障蔽了，所以不能先覺，所以不能識凡事之

幾微。唯安靜而堅確，无分毫障蔽，依然本來面目，如鏡

未蒙塵，水未着垢，可燭鬚眉，可分妍媸，所謂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者是也。要之不終日，即是知幾，不曰知幾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必曰不終日，此是形容介石之妙。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張目而望也。朱子曰：此人趨附勢，以得富貴而自

以為樂者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四非正

應求豫而辱，是以有悔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

悔意，然而悔貴速也。悔之遲，則必有悔矣。陰體遲疑，不

能早決，故又曰遲有悔。此以知見幾在於素定而悔過

在震也。聖人望人遷善之心，緊要在一遲字。本義：速悔

字乃悔悟之悔，與爻不同。胡雲峰曰：盱豫與介石相

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眾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猶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盍簪虞翻曰由自從也震體乘下順而動動而眾順故大有得盍合也坤為盍盍聚會也坤以眾順故朋盍簪象吉大有得者一剛之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之合一剛五陰朋聚我以一陽貫之於中如括髮橫簪而有朋盍簪之象汝吉曰以其豫豫天下以其由豫者公天下而不疑也朋其來乎如簪

周易象義

卷之三

三

斯合也疑則間阻則阻而否塞隨之豈有豫哉陰雖眾附非我族類故以勿疑開之 又曰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昵者聚而難致者望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而無已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

志大行者剛應而無他爻以分其權也以其樂與人同存心於天下之所為也金汝白曰五之貞疾四實為之於四取其志大行也於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六五貞疾恒不效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效中未也

也

傳曰人君致危凶之道非一而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迫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蒙亦以陰居尊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凶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或云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漠不省此貞疾之証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地位未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三

三

此恒不效之証也 楊止菴曰恒即恒卦之恒五陽位居尊在上體之中眾柔順五陽位為恒故雖為陽剛所逼猶存五位未也得中未必其有中德乃五中處尊是也 一說恒猶言恒心人一身皆心不效則不效六五疾隣效而中未也猶以一脉君道維其存而不效者也故曰恒不效 蘇子瞻曰卦有三豫二貞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為貞者異故二得吉五以得疾也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也則恒至於不效君

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上以陰柔居豫極迷而忘返五柔同
豫如結成之象然極則必變且震動之終不容不改故
冥豫雖成又為有渝之象理齋曰冥者陰去渝者動體
也渝以補過震无咎也何可長者自其不渝言之也
程敬承曰豫象意重順又則重震蓋坤柔而震動也震
體乘下順而動動而眾順四所以大有得五疾矣而恒
不以此心猶有動機也上冥矣而成有渝動極故能補
過也 胡仲虎曰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九

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
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
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
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
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
紀聞曰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過其惡上
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啟其善冥暗也與
升上六之冥同一陽上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
美一陽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
故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宗者吝而介者吉鳴

謙則吉鳴豫則凶謙可鳴豫不可鳴也 又曰易者言

變易也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无弗得善蓋善用易也
成有渝所謂彼將惡而美終以晚蓋者也成有渝變之
於其終官有渝變之於其始上之渝可以介於石矣初
之渝可以繫丈夫矣

程敬承總論曰世道不可不豫人心不可有豫世道之
豫和豫也人心之豫逸豫也九四由豫非以天下之豫
為豫者乎故豫卦以四一陽為主初之鳴以應四也三
之吁以比四也五之疾以乘四也獨六二與四无係故
能定理欲之介而豫識禍福之幾至上六則冥而成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九

成猶可渝以震體能動而渝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
速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所以出入於人心之危者何如
矣

隨三三

震下 巽上 三三 巽上

陸庸成曰剛來而下柔此動彼悅故為隨剛上而柔下
下巽上止故為蠱隨備元亨利貞四德而貞為要故曰
大亨貞又亦首貞吉焉蠱止云元亨利而不言貞且爻
又云不可貞而貞字不更見焉何耶隨无故也無故而
動悅則必言貞以防之蠱則飭也當飭而巽止則聖人
最欲激之使幹不復言貞以阻之

吳因之曰此卦以初九九五兩爻為主初二三隨朋友四臣隨君五君隨臣上泛言五倫之相隨隨人之道正與乎盡之矣其始也當擇而後隨不可不正其既也當以心相隨不可不孚觀初二三見從正之義觀四五上見孚誠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按卦變剛來下柔卦德此動彼說皆是物來隨已者本義已能隨物二句只是一項言已能致物之隨而物自隨我也既為人所隨可以大亨而非貞固易有咎也況動而悅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一

蠱患生矣

潘雪松述曰隨以隨動陰悅為義荀爽曰震陽動而兌陰說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孔疏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

孔疏凡卦有四德者或其所當時之義即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備具其隨卦以惡相隨則不可也由此四德乃无咎无此四德則有咎也與前五卦其義稍別其單卦已口乃子有四德若不巳口乃亨則无四德與乾坤屯臨无妄隨其義又別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按剛來下柔重下柔二字象旨剛柔震剛而兌說也陽上陰下者體也今震陽下於兌柔若自上而來故稱來內辭也王逢曰上能下下之所以隨上青能下賤之所以隨貴隨之義剛下柔也震陽動而兌陰說是在我足以致人之隨而物自隨之也隨之所由名也悅字要重不悅決不肯隨

潘雪松述曰道本惡隨隨必詭正卦以隨名通人情達世變不主故常易於溺情徇俗以適其私易於有咎此隨之所以難也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而天下隨時吳因之曰隨元亨據其所隨處行无不通此已是貞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一

是无咎了若不貞則朋從爾思隨而不廣利盡則踈勢去則散隨而不久隨之以力不隨之以心且不成箇隨又安得元亨彖傳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惟貞然後為天下所隨可見隨以貞而成不貞便不成隨了貞者隨之時義也隨一正而天下皆從其時義豈不大矣哉嘆其大明不可不貞也程傳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替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劉伯子曰夫无我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已私隨天德也隨之至陰皆係以為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

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隆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壯可以制陰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也。或曰：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在，即理所在也。洪覺山曰：隨時不可係，非大亨貞何以免於係？卦言貞而又言无咎者，隨之時易咎也。程敬承曰：不曰隨之而曰隨時，似覺於隨時之義有着落，但本義不恊，姑存之以備參考。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乎？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洪覺山曰：澤隨雷動而云澤中有雷，隨何也？陽氣潛伏所

以養其動也。是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宴息，道固不必求之深遠，順其時而宴息焉，道在是矣。是故向靜坐而澄其心，向下位而獨善也，向亂邦而不居也，向時詘而舉之不敢贏也，皆宴息之類也。陸庸成曰：兌正秋也，雷收其聲之時也，雷入于澤為隨，入于地為復，嚮晦以當一日之運，故君子法之以宴息，養一日之陽，待一日之用也。冬至以當一歲之運，故先王法之以居靜，養一歲之陽，待一歲之用也。一身之夜氣，培于息，天地之元氣，培于閉。周宴曰：爻東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四

程敬承曰：嚮晦宴息，乃所以養也。澄其心於何思何慮，調其氣於勿助勿忘，此止體也。即生機也。勿謂宴息之精神與自強不息有二也。又曰：雷取震之動，澤取兌之說，君子體澤雷之象，歸休於寧定之境，恬吝於閑適之天，而於其中潛蓄惕勵進修之意，是靜以藏動，而動伏於靜，怡然惺然，正合卦象之義。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為隨之主，故稱官，非以偏主當官，偏主意已藏在內，有主之心，非廓然无主之心矣。故曰：渝然惟主於從正。

不主於從邪則雖有主而不失爲所主之公雖渝何害故曰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程傳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陸庸成曰人心本廓然何宇宙之人不歸胞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無隨矣亦顧隨時之義何如耳能不入于情利之私雖隨亦貞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爲羣則一出門皆有功之矣何失之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五

程敬承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亦曰出門其初剛得正均也初前二陰偶門均也惟初剛得正故心无所係而能出門以交交於上而孚以道交於下而孚以嘉交於丈夫而孚以貞交於神明而孚以至誠率是也凡比昵而交者多失正出門交有功何失之有雖有渝亦不害矣吳因之曰同人卦惟君子貞然後爲同人于野此爻惟出門然後爲貞貞之量原廣濶若有所私昵隘而不廣只此私心便是不正故必出門而交然後爲貞然後得吉可以有功夫所謂私者不必溺於親愛然後爲私如有勝心客氣而不能相下亦私也混先人之見而不能洒然一空以察人之善亦私也因微瑕而棄

白璧亦私也忽芻蕘之善而不採亦私也友善未充其量而遽自足亦私也或以近故略之或以遠故遺之亦私也此類皆非出門交之義又曰官有渝三字正是聖人慎重之詞言這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換一番過了如之何而可矣隨乎故必貞云云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曰二應五而此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唐凝菴曰二五正應二不應五而隨初此亦初之所稱渝也以近而隨故隨初而至於係係則有所專屬自然不能兼與矣焉得不失丈夫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十六

乎弗能兼與爲昵小失夫者戒也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

吳因之曰六二爻詞雖不係其凶咎然爻中特用小子丈夫四字正以見從違之失宜也要把這四字看得重吳一源曰邪正弗能兼與狗邪斯失正也二之中正非倍正者也柔或昵近故嚴其戒使知擇之不早從之不專即欲從正而不可得也洪覺山曰兼與者大人之事也然則二之德其不可爲中正乎曰以隨之時而乘震陽之動故或失之王伯厚曰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

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潘雪松述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迫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上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彭山曰四陽當任而三從之以柔隨剛以昏隨明隨有求得凡有所求皆得也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居者弗隨之義也洪覺山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

謂之利居貞何也三之不中有係心焉其從則是其係則非其得則是其求則非求之不已而患得患失之心生焉是功名富貴之心累之也得者得於四也胡雲峰曰事有得必有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乃所以為得也吳因之曰三之質地亦無以過於二幸其地位偶近四而遠初故因為從違實非真見四之為君子而當親初之為小人而當遠也似此相隨恐不免資其勢而利其有故有居貞之戒若自己陽剛其取其舍灼然不眩便斷不為邪媚聖人

何必防範他弗兼與是邪正不兩立志舍下是遠近不

兩立又曰四陽當權用事而已隨之豈不隨有求得乎但我既得依附正人須在世味塵埃之外超然有一段意氣相期名節相許道德相尚功業相讓的景象方始無負這一番機會而吾亦不為正士之所羞賢人君子之所誦若以隨有求得之故而遂妄有所求徒藉以供一身之欲成一己之貪則雖得附于有道之門墻竟亦何益且賢人君子之相與豈宜有此等俗氣此等惡態以重斯文之玷斷斷乎清修之節不可不勵而邪媚之干不可不重戒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三

賢卿曰民為同胞物為吾與即小子亦當有包涵成就之義乃可若志在舍下便非一體之道即小子何賴焉其原在係心一有所係便偏着如何得不舍下
楊止菴曰先儒謂剛能自立為隨而柔不能自立為係遂以為係不可有抑知柔係剛以自立在柔宜然惟以柔係柔則過於委靡故柔係剛可有也以柔而係柔不可有也又詞所謂係則柔係剛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陽剛當有為之任得陰之從有獲之象隨以陰從陽為正故陽剛在四亦得為貞但位不中又在說體隨而說之以為已獲疑於睽矣四

多凶近也。況有植黨自私之嫌哉。故貞凶質卿曰斯地也。斯時也。惟有孚可以感人。惟在道可以持已。孚以感人。則覲覲之心息。道以持已。則朋比之念消。此非苟且以遷就事機者所能。以其明也。如此則隨者不厭其多。獲者不傷其正。夫何咎也。非明難矣哉。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為獲也。潘雪松述曰。陽剛中實有孚也。以陽居陰。剛柔不偏在道也。有孚在道。乃為臣者家常茶飯。此處只不改其常耳。處危疑之地。惟有孚故能在道。大有匪其。彭可謂在道矣。須從有孚上來。此惟剛明之人知進退。

周易卷之三

卷之三

三九

存亡而不失其正。故能如此。故曰以明何咎。吳因之曰。大抵人臣處功名之際。多不克終。只坐一昏字。蓋權勢迷人。自不得不昏也。若於此處卓有定見。不為目前權勢遮蔽。君豈至于殺其臣。臣豈至于殺其身。故又象聖人特提出明字。為處盛之著鑑云。

程傳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袁梅巖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游讓溪曰。隨之九四居寵思危。大有九四處滿思謙。其明同矣。故能開誠履道。而不至於凶咎也。由豫者致豫。

於民由頤者。致養於下。義與威滿不同。聖人猶為之戒。蓋為臣不易如此。建安丘比曰。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戒在臣。而四貞凶。然則處豫隨。九四大臣之位者。奈何曰。勿疑有孚在道而已矣。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蔡虛齋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免強。或始信而終疑。孚于嘉。是同德相信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膽相照。無毫髮之疑。惑也。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潘雪松述曰。配曰。嘉偶。昏曰。嘉禮。言陰陽相得。

周易卷之三

卷之三

三九

也。隨之世。皆急於求合。故陰爻皆有係。四陽貞而凶。惟五陽不苟隨。而隨出於孚。配合禮嘉。其吉為何如。王伯厚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程敬承曰。六二係小子者也。五何以與之。孚而稱嘉。六之德本中正。昵近其迹耳。負俗之累。賢臣不免。在明主捐其形迹。付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是故无所污而有所疑。上九所以睽孤有所係。而无所疑。九五所以孚嘉。不言隨而言孚者。五為隨主。君不下隨臣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

也

擇隨在初固隨在終上居隨極亦處說終隨之因結而不可解者也。有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蓋柔順之至。无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聽。況可得聞而離之乎。此其隨之之誠。雖用亨于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上窮窮字作好字面看。與往吝窮字不同。言其居隨之終。誠意固結之極也。唐凝菴曰。比隨之上六。俱當比隨之窮。何以不得比而得隨乎。比貴先而隨以近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一

姚承菴曰。下三爻曰。交曰。係。教以隨之正。上三爻曰。孚。曰。係。教以隨之誠。總之。則彖辭之所謂。貞也。總論丘建安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蔡虛齋曰。隨道有終始。見於初上。隨道有邪正。見於二三。有以臣隨君之道。而言者。九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而言者。九五

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備矣。

蠱三三巽上

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爲蠱。久矣。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潘宮松述曰。易道不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則爻中所謂。父母與子之象。亦有着落。不必各爻另尋。父母之象。蘇子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曰。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十一

然也。如卦之木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吳因之曰。先甲三日。新也。以今之新。易昔之舊。把向日蠱壞。渾身滌蕩。振刷過了。且其所謂滌蕩振刷者。又極其慎重詳審。周悉萬全。

略不疎漏以致後弊復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是足上先甲三日意蓋恐自新者激於意氣喜於紛更少萬全之長策故言此以防之蓋示其所為自新者如此看先甲三日何等樣振作何等樣持重洪覺山曰甲者十干之首言始事也言始事而乃於巽者巽為物始治天下始家故蠱爻言父母也

潘雪松述曰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而後蟲生之蠱叢而物斯蠱矣人必怠也而後弊生之弊積而世斯蠱矣卦象巽止合體而為蠱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徵也亦治機也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

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可振改絃易轍從此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故為元亨蠱而元亨大時也乘天時而效治道人功也及此時而疏濬整剔俾前之積靈拔其根株而无遺其芥蒂如涉大川乃為利焉 蔡汝楫曰蠱者亂之將傾君子慮豐之盈不慮蠱之壞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可以慮始矣故天時為元亨人事為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乃所以涉大川而圖元亨者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故蠱為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極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朱子曰此是言致蠱之由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良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為趙德壯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四

雲峯胡氏曰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與隨反蠱則內甲而外乙而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巽之吉又與蠱反蘇子瞻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 吳因之曰剛上而柔下不專屬君臣天下人才只是剛柔二種剛者須賴柔以裁其激柔者須賴剛以作其懦二者相交相接如房杜之謀斷相資然後可以維持天下今剛者兀然自高鄙柔者之不足與有為而不交於柔以求濟柔者倪然自卑安於剛者之不吾與而亦不交於剛以求濟二者判隔不相為用則激者无所於裁懦者无所於作各任其偏同於僨事而天下日壞矣本義良陽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上下便是不交剛上

柔下與而止非盡也乃所以致盡也 馬氏曰治盡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與也當矯之以剛果 陸庸成曰人之情畏其媮盡與與一也與之所以不為盡者有九五以主之也故盡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與之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按舊說彖辭從天道說向人事上去彖傳從人事說向天道上去夏官明曰不然聖人言人不言天彖辭曰元亨隨者利涉先甲後甲之辭教人着力去治盡不可復事乎因仍彖傳釋元亨隨申有事天行之語教人上際去承天不可自失其機會此皆責人治盡之辭非言天

周易象義 卷之三

四十五

言人之說 按元亨未便是已治言盡而至於元亨的時候則亂有復治之象矣象是景象猶言模樣也其曰治盡至於元亨者蓋亂極復治雖天運之自然然未有恬然付盡於不治自得元亨者且曰治盡又曰至於可見盡下即繼以元亨者亦要其始終而言耳非是盡已治而元亨了方去涉大川以有事而自新之於始丁寧之于後也洪覺山曰利涉大川所以治也不言往有功而言有事者治盡之道貴於勇往有為以濟其險故六爻之用貴剛也 易述曰利涉大川涉字最有力須如救焚拯溺危難艱險迴避不得爻說幹字便是涉大川

之意此非有剛果之資如何做得 又曰盡者極壞也惟極壞然後有事是從空另做一番故曰先甲三日若將衰未衰時用些維持挽回之術只是因仍舊貫補緝其間非有事之謂處大壞極弊田地乃旋乾轉坤之日豈修廢舉墜之日惟其重新整頓自我作古之事所以最難下手多有革弊之人能反一時極重之勢不旋踵而難端不發于此即發于彼方稱盡又復來此係慮淺謀近坐狼疾人之病故有後甲三日之戒 吳一源曰盡極而當治也猶日之終于癸而復始于甲也終則始者天之行慎始慮終者人之事研于未治之先而審

周易象義 卷之三

四十六

于已治之後至再至三深謀遠慮乘天運以興治盡人事以成天庶其可治乎夫勇往之志決而先後之慮周无畏難无忽易大善之道也 吳因之曰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終則有始理勢自然就是天意也正要如此做只為天不能自做而特假手于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為天見不盡人事便是違天如此說更覺好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潘雪松述曰張獻翼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

上渙之風在水上以所阻也故曰行山下之風旋轉於
 內而已以能達也故曰有山下有風風遇山而止則水
 氣不能宣暢而中敗壞蠱之象也語曰蠱從內生是也
 程敬承曰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類於下而振作鼓舞
 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頽者起矣而已德未成作新
 无本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一奮勵而輒止
 者大抵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已德壞也
 故振民育德非二事其為治蠱之道一也 周宴曰振
 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洪覺山曰程子引左氏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
 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
 象故云蠱者事也振民育德事之大者天下之事不作
 則潰者不立作之不以其道則入者不深天下壞亂治
 體既隳人心潰矣故必導德齊禮鼓舞振作而後民德
 可育也是故蠱萬物者風也震萬物者亦風也撼於風
 者山也止乎風以養育萬物者亦山也在君子施之而
 已矣隆山李氏曰易中育德多取於山蒙亦曰果行育
 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潘雪松述曰蠱以漸積在初尚易為力初最下為內卦
 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克體父志不襲
 其弊為父補過是為有子而考得无咎當事之首是以
 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汝吉曰父子一體也考即父之
 稱也曰父之蠱明无得諉爾蠱者以權濟初與主稱隱
 以行權故善之而質柔故戒之厲焉 質卿曰人子能
 幹父蠱方稱為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
 不然未免有咎也此人子始事可以无憾然幹蠱終非
 易事少涉意氣少不詳慎動成愆尤故厲終吉
 敬仲曰意承考者初六有柔順象不得已而幹父之蠱
 其意未嘗不順承也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
 承其事則蠱弊終不盡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故有孝
 子不明其義一於順承因仍蠱弊殊為失義 張希獻
 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孝子之手
 父不失其忠愛之意而已 項氏曰初六有幹蠱之志
 九二有內幹之才九三有外幹之才大抵蠱下三爻皆
 能幹者以其異體主於行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幹母之蠱尤難幹父者必於承家當
 事之時而幹母則承歡慈闈之日也王註居於內中宜

幹母事婦人之性難以全明宜屈已剛既幹且順故曰不可貞 林希元曰五以陰柔居尊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不可貞本以剛承柔來凡剛多有所違拂而柔必有所不堪故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為正也傳曰母在而以剛行之矯拂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與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蘇氏曰陰性安无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者歸之母而幹之尤難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象曰得中道也可見柔行與入乃為幹母之中道也質卿曰得中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道則所幹者皆慈祥愷悌之發一念不已之真情非徒為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终无咎也 按九三居下之上才位皆剛能幹父蠱者也洪覺山曰三剛不中本為有悔然當治蠱之時以剛為本而又在異體之中得位之正可免於咎而夫子加之以一咎字曰終无咎者謂雖過剛終是无咎喜其德得剛之體也 汝吉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蘇子瞻曰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

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姚承菴曰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終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按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略其失而深與之此與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一例蓋聖人於蹇言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於蠱言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潘雲松述曰彭山曰陰柔得正但非強幹之才其體艱止亦非進而飭蠱者實以居之而已故為裕父之蠱之象此非有不正之德縱蠱使之日深也然蠱豈優游无為者之所能持乎由此而往以止自安見吝必矣言裕為蠱之害如此象曰往未得也未得所以見吝初曰幹蠱所患不在不能患其太過耳故曰厲二曰不可貞三曰小有悔四曰裕蠱所患不在不審患其不果耳故曰見吝曰未得使之反裕而為幹也 毛濫川曰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寧為悔母為吝 朱晦翁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欲盡

去小人却未免有悔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目前雖
遮掩拖延得過后却憂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潘雲松述曰五陽剛得中之位可以有為六柔居之體
和履中承應皆陽柔以剛濟不貞不裕能幹父之蠱也
嗣君以成就先德為孝故曰用譽譽之道也傳稱天子孝
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終始成就榮其祖考也可
以明六五幹父用譽之旨 又曰幹蠱貴剛柔相濟二
五正應剛柔合德幹不違中以成元亨之治恢弘舊業
掩飾前過而美譽施於其父曰用譽象曰承以德也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曰任剛明之賢可以善繼而成令譽也其德在臣其譽
在君也 卜子夏曰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也

則任賢正六五所以為幹蠱者非以用譽為用賢也

程敬承曰初當治蠱之始故為厲而曰以意承權之用
也五享治蠱之成故為譽而曰以德承中之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王敬美曰蠱物壞而有事也諸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
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
之故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無事為事也其事何事也
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

吾身之事而徒嚶嚶然曰吾不事焉若人者何足稱乎

楊廷秀曰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

子皆有振而飾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

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秉彜賢之幹裕者而

用之則上九不必為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

殊則上九不得為若夫天下大壞盡羣賢之力依陰柔

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厦乎則上九不可為然

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非自以為高也人高

尚其事也 唐凝庵曰居艮山之上是以高為尚也志

可則豈徒以其高尚可則哉天下事惟當可則止不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

過求幹蠱而至於用譽幹之道至矣盡矣不可復有過
求矣止得其止故以其不事事之志為可則也凡卦上

皆在事外然亦有得有失惟蠱則適當其道矣

程敬承曰志何以可則也曰高尚則志不狃於卑巽高

尚曰其事則志不安於苟止是亦可以救蠱之壞故可

則也士何事尚志即其事上九何志高尚其事即其志

非有二也 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未而志剛

也 趙汝柙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蠹壞者至六五而

幹之畢矣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

而高自事蘇氏曰見蠱之漸也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

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由趙說則功成身退之事，由蘇說則陋巷簞瓢之事，皆所謂以無事為事也。不事而曰其事蓋與往有事者同用矣。張雨若曰：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不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天上之不事高尚，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志可則寧獨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起懦。哉昌黎希文二篇皆識此意。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君臣子之於父，不可自諉於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行異之權而不為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係良之止而不為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三

蘇紫溪曰：卦以幹蠱象涉川，爻言幹蠱必剛柔中，過剛則急治而失之貞，過柔則緩而不治，失之裕。若虛中以任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于蠱也。古今稱幹蠱者，无如周宣王考其時，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承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飾武，不貞不祿，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攻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和，天下之蠱日深，而漢臣則優游，宋臣則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為蠱之

悔天下事從此日非矣。雖然寧為幹之悔，无為祿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三三坤上觀三三坤下

陸庸成曰：臨觀二卦俱以二陽為義，自二陽初進而臨于地，故為臨。及二陽進極而為天下觀，故為觀。此皆扶陽之卦也。臨之六爻吉居其四，而无咎者二，謂泰盛矣。觀之卦爻並不言凶，然亦不言吉，止五上為无咎者。臨以勢言，而維之者在我，觀以德言，而人之望難塞也。臨之六爻俱言臨，觀之六爻俱言觀。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三

王註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趙汝楫曰：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可以出臨羣陰，其為亨也。視復為人於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於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必不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退，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即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亨率之。

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 胡雲峰曰方臨之時即懼其為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困來固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即為之戒成貴乎早也 潘雪松述曰臨蒞也傳言之大也陽大陰小一陽復尚微浸長至二陽四陰順之而往也可大已臨也十二月之卦也臨且泰而元元始而亨而利而貞六陽純乾天道成焉大終矣而反之始之遯之觀四陰浸消一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五

洪覺山曰八月者觀卦酉月也觀於臨為反對也二陽至觀四陰逼之轉而為剝為坤其消不久故消凶不在剝而在觀也觀者臨之體來者往之幾聖人見八月之幾於臨焉故豫言之未中而戒識之早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進齋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浸長以上臨乎衆陰是謂以大臨小上臨下也臨何以元亨利貞也易述曰內兌為說則二陽之進也為不逼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

從也為不逆剛當浸長過則為邪而二為剛中則陽德方亨而不過柔正用事權在於五而五為正應則剛柔合德而有為此臨之大亨以正是乃天之道也猶元妄所謂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陸庸成曰剛曰浸長浸長之義取地中有澤也二陽居兌之下其進也得之滋潤之后自有勃發之機故云浸而長又即曰說而順者見其進之不躁也又曰剛中而應見其進之不苟也此元亨利貞所由係歟元亨利貞惟乾為然故曰天之道天道為陽為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不以貞維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六

之凶立至矣八月有凶非歷數八爻之謂凡日陽象也月陰象也八少陰之數也七少陽之數也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 汝棟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為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為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漸長而聖人於斯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於二卦者其憂深思慮為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言當制於未亂也 程敬承曰陽長曰浸語漸也而消則曰不久抑何速歟

斯亦可危矣。汝吉曰：明於勝復之運者，當時撫幾功成，不尸毋亟，疾以迫之，庶夫。吳因之曰：元亨利貞是言，目下雖盛，却不可不貞。八月有凶，是言後日將衰，益見其不可不貞。述曰：自一陽以至六陽，惟乾稱元亨大壯，與夫不言亨，復與泰亨不言元，乃臨獨元亨何也？天下之勢，惟方興為最盛，臨之浸長方興之勢也。蓋盛莫盛於臨，故曰元可憂，亦莫切於臨，故曰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地，澤之所以恃有隄防，安靜而不至于潰溢，四出者地之博厚，无垠也。君子之於民亦然。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七

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臨之以教，教无窮也。教思无窮，胞无已之意。澤之深也，包容之保育之，以莫麗民而无疆。无疆者，坤德也。厚之至也，此大德臨民之道。君子所以法澤地之象者，三代之民不怠先王之澤，三代之下一决則橫流矣。蔡虛齋曰：教思謂其一改教育成就人的意思，容保是愛而保之也。

程敬承曰：地中之澤自然之澤，澤无時而窮，其所容亦无限。容保二字一串，說必容得方保得。師象地水臨象，澤地皆取容民之義，容乃所以畜所以保也。而師象臨民異旨，則水險而澤。

文思亦澤地自然次第

不必強為先後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潘雪松述曰：剛長為臨，咸者臨之體也。一陽初復在下，有應於四，心无私係，徧感羣陰，以至公而感大順，臨民之道也。故曰咸臨，所居者正，所感而應者皆正，故曰貞吉。象曰：志行正也，志陽剛有為之志，蓋必進而上行矣。卦以二陽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章氏曰：三陽在下為交泰，天地之氣相通也。二陽在下為咸臨，陰陽之氣相感也。質卿曰：只是志行正，便自心相感通，故為咸臨。若意在感人，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五八

屬有心如何成咸。約說曰：咸，普偏之義，其道廣大，公普无所偏，比道之正也。故曰貞吉。洪覺山曰：臨下之道，貴公貴大，貴慎，貴厚，得是數者，斯得吉矣。咸者，皆也。大公之謂，猶之復之朋也。當陰之盛，其勢未艾，二陽方將同心並進，以求大行於天下，非以為私志在於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為咸臨吉。无不利，四陰在上，猶盛，二陽自下臨之初，以正二以中，皆以至公徧感羣陰，而得其大順，曰咸臨，咸无心之

感也感也而忘其感臨也而忘其臨故吉无不利是
象曰未順命也坤有順德而卦則在上陽自下進至三
陽開泰則陰无不順今尚在二未順命也九二咸臨不
強其順而徐俟其自順无迫促以勝之之意焉此以德
臨人之象也其吉无不利以此 蘇氏曰二陽在下方
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強也九二以方長之
陽而臨眾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
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
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張文饒曰臨之初二皆曰咸臨
有感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无

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二剛得中不惟陳義
甚正又調停得極妥而勢上進光暈比初又甚盛故不
特曰吉又曰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

潘雪松述曰二陽臨四陰以大臨小主德言也四陰臨
二陽以上臨下主位言也三陰柔不中正臨浸長之剛
兌口柔說故為甘臨之象善柔之性則然也虞翻曰失
位乘陽无應故无攸利趙汝楨曰剛長之世非言諂
佞之所利也以位陽而比剛德故能憂既憂之則

甘說之意而順陽剛之正咎可免矣憂與甘正相反曰
甘臨位不當也陽剛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在下
之上是處不當位也既憂之可以補過咎亦不長項氏
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
咎見二陽之易事 洪覺山曰三以不當之位居說之
終以陰柔媚悅之道臨人者也二賢在下不為所悅且
將進而逼之以不得行其私是以不免於憂也唐疑庵
曰兌之六三承乾則急於履五承坤則急於臨 位之
不當其失如此張雨若曰如此之人而聖人許以咎不
長歎其速憂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无

程敬承曰君子臨小人以威而小人承君子以甘甘媚
易投聖人深為君子危之故曰无攸利又曰憂之无咎
沮小人以无媚君子且誘之反正也此非徒為小人計
正以為君子謀耳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潘雪松述曰四處下體之上陰柔得正而應於陽剛之
初居正位而親下賢誠意切至相感通也故為至臨之
象剛勝則柔危柔能順剛乃得无咎 程傳居近君之
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
以雖在多凶之地而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夫以六居四

正也處其正而止曰位當何也彖傳歸大亨以正於剛中故子陰以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潘雲松述曰趙氏曰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曰知臨六本柔闇承比皆陰而稱知臨以應二也二成臨君德臨之權在焉五尊位柔順居中委而聽之无一毫自用之私爲知臨也大君臨制萬國職惟親賢今舍親比而任正應濟柔以剛握中以運已不勞而天下之治成此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傳曰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奎

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雖不自任其知其知大矣乃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蘇云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悃悃而難合舍甘臨而親咸臨五之所以爲知也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相承而言

孫質庵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

項氏曰臨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慮後世必有以苛察爲知者矣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得行其道不在偏知也如家人上九曰威如

吉慮後世必以刻下爲威者矣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威在自畏不在威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朱子曰敦臨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爾雅高堆曰敦坤上畫地最高處曰敦又坤艮皆土有增高象皆於終見之 孔疏敦厚也上六處坤之上敦厚而爲臨志在助賢以敦爲德故云敦臨吉

程敬承曰臨而厚合之至臨知臨而道愈篤治愈隆矣又何咎象曰志在内也孔疏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於内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時說以敦臨之臨爲臨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奎

民内亦指民言也可 洪覺山曰臨之爲道不嫌於厚而六以居上之尊遠下二陽高而能下非厚德能之乎唐疑庵曰復五以去陽之遠而敦復臨上之去二陽猶復五之去初也故亦能敦臨陽德向長之時上之順應若此然非初二說之正何以能乎此象之所謂大亨以正也 張氏曰允終爲悅甘臨者小人之事良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金賁亨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應所謂无心之感也甘臨伯道也以私恩悅人而非正也四與初應大臣之親賢故曰至臨五與二應明君之任賢故曰知臨君臣協心王道已成上六敦

臨夫亦敦焉其咸臨者而已故曰志在內也內指內卦
二陽 吳因之曰初九九二卦之所以為臨者故皆曰
咸其上四陰皆受陽之臨者故曰甘曰至曰敦皆有順
承而无逆命之辭在二陽則可以徧臨四陰在四陰則
不可不委順二陽此六爻大旨但要說得含蓄不露耳
周用齋云勢在陽則示以陽制陰之道勢在陰則示以
陰從陽之理最得旨 蘇紫溪曰上下之以分相臨也
久矣然以一人臨天下者其勢常難以天下臨天下者
其勢常易是故為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
以智臨稱焉為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有司執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三

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
人消矣夫以司牧者有人司教者有人敦臨之治可以
安然垂衣而享之矣

觀三三下

程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
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王註觀之
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而為尚遠之為不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潘雪松述曰卦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為觀王註王道之
可觀者莫盛於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禮也祭未

有不薦者但觀之取義以誠敬在未有事之先故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待有事而大君觀示之義萬民觀
感之意具象中矣有孚謂五顒若君德有威容貌詩曰
顒顒印印君德之謂也 仲虎曰此獨就觀不上發盥
而不薦之義以象二陽在上无為而化宗必先盥盥者
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知將祭而
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也觀法莫此
為親切質卿曰觀是无為之妙纔涉有為便不是觀
陸庸成曰上示下瞻之謂觀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
認作發見相視故特撮不薦顒若淵微玄秘處示人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四

觀之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顒若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
道也有孚具于盥顒若寓于不薦總是薦恭不顯意蒙
引以八字俱在觀之一字內甚妙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

潘雪松述曰天下惟陽為大為上九五一陽在上為下
四陰所觀故曰大觀其德順而不逆巽而不悖又以陽
剛處中正中則不過正則不偏以此居尊所以能觀天
下順巽兩卦之德也順為之本巽以出之順者順人心

之所同，異則不強人之必從，爲柔服羣陰之道。曰：中曰正，則羣陰之取衷也。王註：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統說觀之爲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者也。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吳澂曰：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應捷如影響，應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奎五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謂一人在上，爲天下觀也。中正則

其所以爲觀者，通章金重此一句，順與中正，德非有二也。順則不假作爲，異則不露形迹，此皆渾然在中，不可見者，中與正，即此不可見者，隱隱躍躍，示人於聲臭之表耳。我何意於觀民，民何意於觀我，神道設教，我與天下共遊，順與之中，以默成中正之化，觀道也。即天道也。故謂之神。陸庸成曰：神道設教，即中正以觀天下，內別出神字，以見大觀之原耳。吳因之曰：觀示絕，不是所可見之示，下觀不是觀看之觀，都不着形迹，不落聲臭，天人之至妙，至妙者盡於此矣。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觀字註解，將祭而盥，盥而尚未祭，這時節胸中

是甚麼境界，凜然肅然，一毫妄念雜意，也自容着不得。爲觀者，須常是這樣光景，不論內外動靜，而精神之愈歛愈神，愈收愈潔，无一息不似盥而未薦之時，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文王不顯亦臨，无教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欣羨，此真所謂不薦之孚也。故撰爲得如此親切。曰：中正，曰：神道設教，純是示，示以意，曰：化，曰：服，純是仰，仰以意，化者，漸運，默移之謂，服者，心安意肯之謂，順與，說他性情，其合下資稟質地如此，中正則養之德，順不是順於理，心下常是和平安妥，无躁動決裂之狀，異不是入於理，其心隱約收斂，沉而不浮，潛而不露。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奎五

之意，所以養得到中正田地，便是盥而不薦之意思。无別觀天之神，兩神字，粘着觀示說，天以四時不忒，觀天下，聖人以心之中，正觀天下，設教就是爲觀，其觀示處，不露形迹，聲臭，故曰：神聖人以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

程敬承曰：大觀在上，有盥而不薦之意，此其精誠所灌輪而羣黎已偏爲爾德矣。故曰：下觀而化，化而只一觀示，聞上安所着意，言下安所庸知識，兩精相喻，神焉而已。故觀天之神道，可以得聖人之神道。朱子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易因曰夫曰觀則
聲臭俱无。一如其天。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觀者自以
為神。而何教之可設。何化之可服乎。无教可設。故曰神
道設教。无化可服。故曰神道而天下服。唐凝庵曰上之
教即大觀。下之服即下觀而已。程竹山曰天道聖人
其化育皆无迹者也。无迹故神然。其所以為觀。則皆中
正焉爾矣。陰陽動靜各止其所。民彝物則久。聖人當天
也。聖人也。皆此中正也。吳因之曰此節須看本義所
以二字。不曰觀而曰所以為觀。極有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潘雪松述曰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於地
風得省方。觀民設教之道。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移風
易俗。在因民而設之。教汝吉。曰風奢。教儉。風儉。教禮。風
淫。教貞。利末。教義。風儼。以戾。教之尚賢。崇齒。陳禮。播樂
使俗移。而不知教之所設。從民風。剛馬。則以大觀在上。
風之起。自身者。微而教易行矣。理齋曰設教者。教之以
中正也。所以為觀也。歐陽永叔曰聖人處乎人上。而
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
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或曰順民
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潘雪松述曰觀者觀九五也。五陽剛中正之君。惟近之
乃見其光。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
見也。小人謂下民。初民位下。民之觀於上。趨順而已。其
為童觀。不足為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
可羞吝矣。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甚言非君子所宜
有也。陸庸成曰五以大觀在上。童觀者但見其小。不
見其大。闕觀者但見其似。不見其真。洪覺山曰初六
在下去五遠矣。以陰位陽為童。童穉之見。不離乎陰。所
見者日用飲食與愚夫愚婦之事而已。其夫婦飲食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六

理不知也。知者君子之事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潘雪松述曰二以陰柔之小。在內雖與五為應。而隔於
三四。猶在門而闕門外。以闕為觀。所見者狹也。居內處
中。寡所鑒。見體柔履順。不能大觀。故曰利女貞。婦人之
道也。湛源明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
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視朝矣。
一班於形似之粗。如女子之闕觀也。丈夫而效女子之
見。不亦醜乎。胡雲峰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穉之象。
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也。

日用而不知也。闕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為可知已。張陽和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出而不出，故觀也。范希文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潘雪松述曰：初居下不能上進，二位柔不能大觀，六三可進矣。故示之觀我生以爲進退象。六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強，雜卦傳曰：吳爲進退，故六三自觀其生以審所學，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生使不觀，故曰：不能量已，豈能應人。吳因之曰：士君子所行未通而急於求進，總之不能觀光，竟何益哉。故聖人於六三欲其自審，此爻雖不言觀光，總在觀光處立脚。楊誠齋曰：三五皆觀我生，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脩己，辭同而德異，六三似漆雕開。

程敬承曰：初象童三象女，各與醜有愧我生多矣。六三位陽居下之上進而觀光，其雅志也。而曰觀我生者，何恐以漫不可用世之身，自負機會，故觀我所爲，爲進退益欲密自檢省，以善其進，云耳，倘其未也，三肯超然以退終耶。

易述曰：象曰未失道，道觀之道也。童觀闕觀，皆失之矣。三觀我生以定所履，進退自審，未至失道也。程清溪曰：道者生之理也，觀我生觀我所生之理，爲如何而進退也。吳因之曰：上有大觀在上之主，周公說一退字似阻天下觀光之志，故象以未失道明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大觀之主也。四切近之，故曰觀國之光，觀見五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乎。夫聖明在上，凡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輔戴之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康濟天下是王者之賓也。四既觀見九五之光，故利用賓于王，利四之利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程敬承曰：國之光，初二未能觀，三未及觀，獨六四最近而觀焉。四有君子之道，丈夫之槩，可以進而輔大觀之主矣。故宜作賓王家，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虛此觀光之會也。胡雲峰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敬仲曰：六四之進，乃觀國之光輝而進。九五賢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陽明在賓師之位，國多

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也者明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國有道必尊賢禮士又以明士不可苟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若自苟賤則何以行其道重已所以重道也唐疑庵曰爻曰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則尊尚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敬承曰易因曰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即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即民夫合萬民生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噫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抑觀我而曰生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生

必得我之所以生而后可與人生也我之所以生者中正而已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五本陽剛在上之君子羣陰自下觀之非能中正以觀何以下觀皆化非能化天下於中正何以爲大觀之主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也孔疏我教化善則天下者風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君子風者已乃乃蘇氏所謂難乎其无咎也汝吉曰夫王者通天下爲其身五觀我生必觀之民民若於道且歸於仁不賞不怒以勸以懲則孚之孚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海隅蒼生未其康共王之視之予瘵予痾於自反何窮哉此王者之觀也上

爲化主故觀我即觀民也

唐疑庵曰象言下觀而化諸爻卒无一化者即九五之觀我生以觀民亦自盡其爲觀於上者而已民之化與不化我何知焉則各與醜皆非君子之咎矣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上極不當事任而德之爲人所觀者猶九五亦九五所觀法者處天下所觀之地雖无位乎其心通天下以生生故曰觀其生陽剛君子以生德師帥天下必皆君子而後无咎若猶未也敢自以爲非已咎哉故其志未平不以无位安然放意不自考省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生

洪覺山曰其亦已也而以爲觀其生何也以五之觀已於民而上在无民之位故言其以別之然何以未平也當觀之時陰多而陽少惡多而善少上雖无位而其爲觀於天下之心不能自己如孔孟之講學脩德栖栖然不少恤乎人言志有未平故也吳一源曰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未平之有焉有德无位自觀其生內省不疚而已

易述曰臨之八月有凶指觀也觀木陰壯陽消小人受君子望人持主陽以名計爲小人觀君子方危之象故五上二爻曰君子无咎明二陽向消君子方危也如五上二君乃可无咎耳五以位上以志皆以陽德感化羣陰陰本與順乎上君子之道猶存於世而不至於剝也故曰當觀之時聖人慎焉項氏曰上九當剝之時在

計之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已
正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非卦之主故但兩其生此
即利之君子觀象之時也陰進則成陽為由陰不進則
陽存而為碩果道之興廢皆未可知故曰觀其生志未
平也觀本是小人道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
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勢實新
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免能知九五
之居中復正能如上下之謹身在外謹可免咎耳不然
九五建中以觀天下九之謹身在外謹可免咎耳不然
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唐凝庵曰上雖在事外與五同體在臨則與之咸臨在
觀則與之同憂其道宜然何咎之有况未幾而剝且及
之矣此所以不得以事外常格論也

總論蘇紫溪曰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
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主三

方彛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
適晉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
乎以考風俗而媿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
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返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
也天下未有不觀者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泰也適
觀厥成矣而猶曰觀者危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
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觀我生觀
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牆
之陋闕觀者自足於葺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

哉可乎哉

噬嗑三三

震下賁三三 艮上

陸庸成曰噬嗑食也故爻中多以膚肉之噬爲喻賁无
色也故爻中多以尚質之象爲得噬嗑者刑罰之放也
賁者禮樂之化也必先威而后文可施

程敬承曰聖人不尚刑故用刑之爻每寓難之意至
四五而曰艱貞曰貞厲見威明之不足恃也聖人不尚
文故用文之爻无甚取之之意至五上而曰丘園曰白
賁見文明之貴以止也又離與震合則利用獄離在艮
下則毋敢折獄何也雷搏擊而山慎重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主四

噬嗑亭利用獄

潘雪松述曰噬嗑亭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
得合者以有間也齧去其間則得合而亨也楊中立曰
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
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
程傳謂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若君
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于其
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此言
甚當 又曰程傳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
照之象利用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

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吳因之曰夫惟
有間故不通噬之而合則亨通矣然其噬之也非用獄
不可蓋聖人之心天地好生之心也非故欲用刑以毒
天下但強梗爲間之人卽大學仁人放流道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之人豈得復從輕恕之法優容之與以致養
奸而縱惡故須用獄言以痛懲其罪既曰噬嗑而後亨
又曰利用獄聖人蓋深惡爲間者而決去之故其鄭重
如此 張婁東曰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
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
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

恤之於終不若化之於始此六五之无咎終不若訟九
五之元吉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
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質卿曰象言頤以實爲體以虛爲用頤之中豈可使之
有物哉有物則隔其上下若噬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
也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王註有物有間不
齒不合无由亨也胡雲峰曰卦詞云噬嗑象食也加一
而字謂必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爲卦辭
按用刑治獄人情多失之偏全用剛則暴全用柔則縱

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足伏物此卦震剛在
上離柔在下總大體而言一剛一柔不相混雜故謂之
分卦德動而有威明而能照威照並行所以服強禦而
燭奸偽之道也雷電合而章卽上云動而明但此重合
而相濟意質卿曰雷鼓電作合成天威造化震耀之用
至章也故曰合而章剛柔分已足得中此又云柔得中
而上行單以六五言也上行二字不重只從卦變說來
耳柔而得中中節之妙也朱漢上曰六以柔居五位雖
不當施之用獄則无若柔中之爲利矣輔嗣所謂能爲
齒合而亨通必有其主則五是也侯果曰文明以中斷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

制在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胡仲虎曰雷電有時獄
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爲之間獄豈宜
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 洪覺山曰陰
陽分焉可合也動而明焉將合也雷電合而章焉其所
已合者也合則亨矣致亨之道非一事可盡而獨以利
用獄言者舉其所重與所宜也以柔處剛中而不過故
宜之而不言宜于刑何也明以察獄辨其情偽離之用
也然則君道其貴柔乎曰德貴剛而用刑貴於剛而柔
也三看而后制刑柔之意也 象旨頤中有物則爲噬
嗑貴何以不爲噬嗑俞氏所謂噬者必下動貴无震也

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內外非謂三陰三陽也柔得中上行對賁言之謂居尊在上而行事也簡曰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簡言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潘雪松述曰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天威之章者也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則於明罰勅法見焉夫罰以寬刑之用或罪疑而輕或過大而宥凡以深致忠厚之意而過聽深文者何有於原情故言明罰法以制刑之中或垂之象魏或讀之黨州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凡以嚴示畫一之守而巧詆緣飾者或得以舞智故言勅法利用獄是臨時明罰勅法是平日與其有間而後治之不若未間而預防之所謂爲之刑威以類天之震曜者也離火也不爲火者五卦遇雷則爲電噬嗑豐是也過地則爲明晉明夷是也重離亦以明言之 陸庸成曰考之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輕重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益刑者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无非以中用刑也故卦之利用獄不獨有感明之善使非五

之柔得中孰爲刑之主哉 約說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雷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唐凝庵曰雷震必電電燁必雷无不相合者故稱噬嗑先王以其震爲威以其電爲明威與明合故以刑法爲事第先明而後威則其法必當豐之所以折獄致刑也先威而後明恐有未當故但取離之明以彰明其罰取震之威以申勅其法示人以不可犯而已 吳因之曰用刑非聖人之得已象曰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利用獄象曰明罰勅法又若急于刑罰者何也謂非此无以合間也間之一字是甚樣不好獄一用而天下之間可去間去而天下歸于一統治化復于大同是刑罰者正所以濟德禮之不逮也故明罰勅法之心即道德齊禮之心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潘雪松述曰象言初上不言噬无位受刑之象初在卦始其過淺薄刑以誠使不復重犯陽剛橫亘於震足之下遮沒其趾之象震動于下不禁則行象曰不行止惡於初也卜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王註凡

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屢校滅趾極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楊誠齋曰屢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極罪大之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象言膚鼎肉之大辯謂二中正而乘初剛噬之沒鼻則其噬合矣侯果謂乘剛噬必深非專尚深刻也人之噬肉豈有掩沒至鼻假以象其噬之合耳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十九

爻因之曰噬膚若說服之甚易則與滅鼻相矛盾這易是自家身上易六二中正心无偏私所謂公生明者也一審察而立見其情一剖決而隨當其罪不待擬議已得明允是為噬膚陸庸成曰滅鼻即剝刑也刑加於剛暴之人雖噬之易必法之嚴也傳曰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胡雲峰曰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易述曰以下四爻主治獄者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肺噬乾肉皆願中有物噬而合之之象腊之噬難于膚肺難于腊乾肉不若膚之易而易於腊肺其為問之大小用刑之淺深亦于各爻見之禮祭有膚鼎

膚者牲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六二柔得正而乘初剛治之易易故象噬膚小物全體而乾曰腊腊之言夕也朝暴於夕乃乾曰腊肉藏骨六柔三剛有此象也乾肺乾肉而帶聯骨至堅難噬九以陽剛居四已入上體此郡國之獄上於士師者其間愈大用刑愈深故有乾肺之象乾肉肺之去骨者五正位而六以陰居之蓋獄成而獻於王雖有強梗其詞已服故為噬乾肉之象草廬吳氏謂六二六三二柔畫爻詞並云肉謂无骨者也九四一剛畫爻詞不言肉而言肺謂有骨者也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象其用刑曰艱貞曰貞厲皆象其宅心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二十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潘雪松述曰象言三在膚稱肉離日燬之為腊或曰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肉藏骨柔中有剛亦通王註處下體之極而履非其位以斯食物其物必堅豈惟堅乎將遇其毒敬仲曰彼實強梗而又陰險三噬而除之而反遇毒者三無德也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人无有服從者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彼為問而三噬之當矣雖以不能致其心服為羞吝而吝亦小耳終无咎也噬嗑以柔中為貴三本柔順之質非用法過刻

者且彼既有罪終必服法所以終无咎 陸庸成曰三之遇毒小吝才弱故也百揆非舜則四凶未易去司寇非孔子則正卯未易誅然得无咎者位不當而罪當也二所遇者在彼為難治之人而在已有善治之術故取象於噬膚雖滅鼻而終得无咎三所遇者在已无善治之術而在彼為當治之人故取象於噬腊肉雖小吝而亦得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當噬嗑之任象大司寇掌邦刑者二

三皆刑官也九以陽剛居四已入於上體是為間之大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一

者故云噬乾肺肉有骨謂之肺乾肺至堅難噬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疆以直理枉故為得金矢之象王逢曰以剛直之道刑人非艱難於正則不吉四動而不正故戒以艱貞彭山曰治獄雖貴剛然四尚未得中正其剛直則於哀矜折獄之意容有不足矣 洪覺山曰陽剛宜光而以九四有艱貞之心焉故未光也能以德服人則光矣石守道曰三不當位故遇毒四當治獄之任以不得中故未光五柔德中而上行然猶曰貞厲无咎乃知治獄難矣 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六爻

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丘建安曰噬

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為主故利

用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為主故吉獨歸之四主柔而

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

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

道得矣 周用齋曰得金矢者用剛直以為斷也得黃

金者用中以為斷也非入金矢之說呂涇野云若欲訟

先納黃金三十斤世无此富人法无此先王貧者又何

辜也 李衷一曰獄者天下之命也法者天下之平也

君主之其道先仁臣守之其道先義蓋人臣之勢屈詘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一

法易執法之為難故雖難而利用貞人主之勢尊行法

易欽法之為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王聽之之事也

而謂之噬乾肉象有林黃中曰折肉披筋而燻之似剛

非剛似柔非柔也其疑於剛柔以六居五也黃中色金

剛物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中能斷獄而得其情者也

故云得黃金然實柔體戒其貞固而懷危厲乃得无咎

貞者正也厲者離火之嚴所以為德威也離初故未光

離中故不明此離之中故得當也彖言不當而爻言當

猶漢獄失當得當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能貞故利用獄則得當矣九四金剛而近五之中直故曰得金矢六五黃中而近四之用剛故曰得黃金君臣以剛柔相濟亦皆用獄之道 蘇紫溪曰九四陽剛直剛則不磨貞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艱焉貞焉大司寇哀矜之心固當如此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黃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者然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 吳一源曰威明中正利用獄矣苟非凜危懼艱難之心以臨之有不恃威明以逞而至於過中失正鮮矣故曰貞厲无咎又曰利艱貞乃知惟艱无艱惟厲无厲而用獄非聖人之得已也威明而已末也 張雨若曰貞即四之貞厲字視艱更重五君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 李西溪曰曰貞厲止如穆王訓夏贖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中爻言噬嗑之事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梁寅曰初卑下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為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鄭玄曰互坎為耳離為槁木木在耳上也何校滅耳皆

自上取象孔疏罪已及首性命將盡非復可誠校既滅耳將欲刑殺非可懲改凶莫甚焉王註聰不明也故不慮惡積至於不可解也耳本聰且為離體而滅其耳正以罪其聰之不明也離上亦有不明之象 洪覺山曰噬嗑之終宜有合矣而上九何復以何校滅耳言也噬須剛合貴柔也上以不中之剛自離於外其為怙終可知泉翁曰耳之聰也其心接乎物其為出入之門而善惡之機也人之罪惡雖至於弑父與君皆不聰者之以漸而積之滅耳所以罪不聰也蘇紫溪曰人之耳為心聰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止塞更无開悟之日矣張雨若曰初於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蘇氏曰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為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我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吳因之曰薄刑加于小惡極刑施于大惡要之當噬嗑之時刑罰自不可少故二三四五俱屬用刑用刑大都俱是吉而无咎但其德有厚薄故治不无難易耳統觀六爻只是申明利用獄之意

潘雪松紀聞曰卦變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只是換了一爻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皆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凡以柔居五者皆曰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五

賁飾也說卦坤稱文則知文從陰生而陽剛爲質矣質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按天下本爲大文爲小本立矣柔從文焉能无亨乎亨於有本之文也文易渝亦不能久行故小利有攸往亨小利二句全是重本質本義離明艮止二意只宜承上帶說與前文明而各得其分意不同勿與剛文柔平層言玩象辭不釋可見潘雪松曰卦離明在內陰麗於陽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艮止於外陰爲陽止有不盡飾之意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再詳之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仲虎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象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唐蘇庵曰賁乃噬嗑之倒體離入而在內曰柔來文剛者文艮也則先有質而柔來文之者也噬嗑原以震在下賁則以艮在上故曰分剛上何以謂之文柔也論文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全六

質彬彬之道文以文其質謂之文質以質其文亦謂之文離明之文太過究且滅質安得爲文惟艮以質文之故柔不至過而適以成文矣故曰分剛上而文柔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爲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人情自質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人之喜文如水就下聖人一說到賁飾便慮到末流之弊便預爲之隄防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利有攸往吳臨川曰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

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朱氏曰在人則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妻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燦然有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可以察時變而聖人之脩政和民以天文也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而聖人之神道設教以人文也乃聖人用賁之神道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俗 周文王周公之言賁也小而孔子大言之極天人之神化將無異乎吳一源曰象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七

內而發外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質故言小利以止之也在時變則冬至而後天文在內而日章夏至而後文極于外而日斂在化成則民俗朴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艮止事事物物各止其所乃所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抹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郁而文勝之憂已倦倦之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按天文人文正是卦名為賁之義且以起下文極言之端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唐疑庵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賁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吳因之曰察時變化成天下雖是極言賁道要在言外看得維持世道意言察時變大矣化成天下又大矣而不外于天人之文如此可見文而得其所謂文者上可經緯宇宙下可維持民俗奈何司世教者舍其實而徒事浮靡為也故曰與其過于文寧過于質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周易宗義

卷之三

八

朱子曰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折獄是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敢折也又曰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程敬承曰治獄之多冤敢心誤之也母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夫獄之不易折即山上有火之旅猶須先慎况火在山下耶晦翁曰慎刑如山則母敢折獄分明有慎意匪徒明止于內之為无敢也蔡虛齋曰觀賁象辭益知小利有攸往之理鄧伯羔曰賁道之大至

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
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脩明庶政可用粉飾
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
故古之言刻嚴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
弄法曰舞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爲
吏曰文无害冒子之告湯庸曰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
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陽剛在離體之始剛正則不屈於慾
離體則本有其明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在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

下故稱趾舍車而徒所以爲趾之賁也 胡雲峰曰舍

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
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敬仲曰軒

車人之所以爲賁者初九在下義不乘車窮不失義也
以義爲榮不以車爲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
其賁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林次崖曰
微夫子此語初幾於以隱爲高者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潘雪松述曰象言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
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須之象須待也指

九二而言象以文剛爻賁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
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須
如詩所謂印須我友柔必須剛以興起文明之盛故有
斯義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不麗陽剛安得賁乎
故曰與上興也朱漢上曰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
之象二三剛柔相賁其須也 吳因之曰即陰陽相

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使增飾
成文陰之從陽陽之受陰皆理所宜亦見順理成章處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陽剛處文明之極而二陰比之陰陽

周易宗義

卷之三

九

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感自生光彩光彩

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也賁懼其盛也濡懼其
溺也三本剛正惟永貞而不變則吉三與二非應而相

親故有永貞之戒 心解云按三居二陰之中有坎象
故有濡義亦有陷義雲峰曰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
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爲陷溺之濡也 羅彝正曰陵生

於狎三能永貞二雖比已而終莫之陵下陵上卑陵尊
相賁者而至於相瀆則剛之自失也故永貞者陽之守
也 象言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故

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章氏曰三四剛柔相雜且離良

相連故曰賁如此又以兩卦相賁取象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胡雲峰曰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推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周易象義

卷之三

九一

孫質庵曰四之不遇於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於初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 潘雪松述曰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於質矣故曰皤如曰白馬白與艮陽白賁同象 蔡虛齋曰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於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其所存之志或曰當位疑難之也終无尤壯之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潘雪松述曰五居中履尊下无應與六四近不相得而

上此文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賁之道故有賁於丘園之象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五為賁主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獨任其質獨守其約其質飾之時而儉奢若此於人情誠謂之吝然任質則於事可久守約則漸反於質終成吉也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於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張雨若曰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喜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賁之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此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三

九二

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本色无色故為白賁之象文極而反質素賁於是乎止矣夫何咎孔疏曰賁故无咎守志任真得其本性者也 唐疑庵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所謂文明以止者此也 程敬承曰下三爻爻詞皆主文上三爻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體之終為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胡雲峰曰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 吳因之曰人雖正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中定有一點厭薄處此是

真心此之謂志。白賁无咎，便不汨沒了這念頭，能反而得其太素太朴之真心，故曰得志。丘建安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感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蔡清曰：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

周易宗義

卷之三

本三

賁者則賁之變也

程敬承曰：賁極而反於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者。孔子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子曰：白而黑，黑而白，又何好乎？

周易宗義卷三終

周易宗義卷四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剝三三坤下復三三震下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于剝，而善處于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特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于剝陽之來復，不待于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一

潘雪松述曰：卦之所以名剝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剝盡一陽而後已也。為卦坤順而艮止，故剝至四而極五能順而止之。此一陽所以不盡剝窮上反而為復也。

剝不利有攸往

胡雲峰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一

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也天行也

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

五變剝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

剛者返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

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

不可為也

李隆山曰夫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

小人之辯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二

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

欲去君子詞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鍊

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吳因之曰柔變剛變字要說得凄凉光景言向之眾陽

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無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

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

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十分要他順

止故復申解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

一說到剝字便慘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無所不至

故其辭氣如此 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

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衛命不犯手不觸時

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剝之時猶

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吾之身

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 又曰順而

止之卦有此象小人方盛不可逆止疆克激拂觸忤以

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程敬承曰反剝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

往靜以觀時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剝之時

世既無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

止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剝以順止復以

順行行即從止裏養成端倪勿謂剝之不往與復之利

往有二道也

胡仲虎曰消息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

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

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

行復亦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體天而已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約說曰山附於地惟其地厚則山可安否則剝矣下者

上之木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為人上者觀此象故

厚養下民以固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潘雪松述曰
厚下本坤言安宅本艮言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
剝矣孔疏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須豐厚
於下安物之居以防於剝也 蔡虛齋曰卦以下剝上
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
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陸
庸成曰以君民言之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
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
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 吳因之曰厚下安宅剝之
道也剝至危至險字眼聖人於至危至險之中發出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

段至安至穩盤石泰山之固的道理故安字要說得重
正與剝字相反看 程敬承曰剝至危險矣厚下猶可
以安則信乎國家以厚為基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潘雪松述曰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
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剝始自下故為剝
床以足陰自下進剝陽而先及其足漸至于身也蔑陸
氏以為削蔑也蔑貞謂蔑陽之正道也剝初即滅下勢
必至於蔑貞其凶可知此卦是據見成五陰剝上九一
陽初六之剝都是剝上九 姚鳳梧曰在初猶為剝陽
之始雖未便遂去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昵其道

而要之小人亦何利而為此祗自取凶耳取象於牀蓋
君子乃小人之所藉以安也蔑貞則凶小人害君子自
失其所安也 楊止菴曰蔑貞與滅下滅字不同蔑蔑
視也藐然若無之意也滅浸沒也初柔雖微而剝從此
起其消剛有不可測者故滅下之為凶也

洪覺山曰夫剝陰剝陽也陽不可剝故于剝之中有位
陽近陽如六三六五之為君子猶必取之重陽也近陽
為上位陽次也然而初六位陽也君子何以無取也初
在於下陰德未勝剝至于五以漸而極皆初陰為之故
曰剝足滅下咎其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
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經釋曰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
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
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
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
日乎
蔡虛齋曰未有與者於危之之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教
君子急避他意思
程敬承曰剛柔相應比曰與未有與楊止菴曰謂為未

有君子與之元以止柔之應亦新但據二與五應所與
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還當以未有小人
黨與爲是

揚止卷曰二在剝全體之下未有一剛比應之與無以
止柔之進故也夫凡小人爲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
以遏止之進猶有忌憚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此剝道
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若六三之剝之有與也上九
之所以免於剝也未有云者言六二之所未可至六三
而後有也蓋陽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剛也聖人於
此不謂無與而曰未有與蓋不
忍陰邪害正猶冀有以止之耳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潘雪松述曰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
以无咎孔疏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上下

周易宗義

宋之圖

六

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廬之咎趙氏曰三以失上下
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胡氏曰所失者柔失乃
所以爲得也曰无咎所以勸也 洪覺山曰三雖非中
能位陽焉離衆應剛以不羣于上下之黨故无咎也何
以不言吉也程子曰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慮在无位
之地于斯時也難乎免矣又安得吉 唐凝齋曰象曰
上下失可見一柔之力亦無如四陰何矣故止於无咎
剝三卽復四復四之稱獨亦此意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剝床以足以辨而至于膚君子已懼及身之禍矣君子

既滅小人能獨存乎 或曰膚者牀之膚謂薦席也四
當身處薦席卽近身之處也身臥膚上剝膚則切近於
身矣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官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官人寵终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五爲衆陰之長凡剝者皆其類也故雖體
艮欲止而在下者將依以進五位得中能部率羣陰如
貫魚之次第以順承乎陽有貫魚以官人寵之象魚陰
物官人陰類貫指一三三四而以之者五也以官人寵
使均被恩眷此外無假借也如是何不利之有蓋一陽
在上群陰所剝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以承陽則剝必

周易宗義

宋之圖

七

盡矣剝至於五剝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
止之而更不言剝 張雨若曰剝至於五極矣聖人不
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盛
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爲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
以聽陽易爲君子謀亦深切矣曰无不利者亦以禍能
既成不得不重利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蔑真
之後一能委德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敬仲曰魚官人皆小人之象貫以柔制之也寵以愛御
之也皆順而止之道制小人艱難恐其不利也如貫
魚寵官人則无不利矣故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潘雪松述曰此爻為艮止之主一陽歸然在上不為所剝有碩果不食之象果含生意碩果陽之實而在木末又為上之象王註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不見食也程傳碩果不食將有復生之機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也君子指上陽小人指五陰一陽以五陰為輿蓋陽所乘以行五陰以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處君子當剝之極必得其輿小人當剝之極則及其廬矣廬亦取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九

在上之義象旨良為果故上九碩果吳澂曰坤為大輿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周宴曰良為廬象群小剝正道以覆印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小人剝極無所容身之象也 劉牧之曰果不見食者葉為之蔽上九不見食三五為之蔽六三應上九而聳失群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於一陽之功大矣 唐凝菴曰全乾剝而止于上之一爻不特全乾之元盡斂于是而再住為復貞下起元亦于是乎發矣无窮生機咸在於此則此一爻之果乃良之成終成始生生不已之

果也豈非碩大之果乎生機斷自不息安得而食諸

簡端曰樹至結果木之貞也貞而復元循環無端理則

然爾 孫淮海曰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

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

實皆在此仁之中復者復此仁辨此仁復而天地人之

道歸矣然非剝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剝之上九

之象既可喜又可危也 質卿曰碩果不食蓋天意所

生人不得而食之既不食必復生息盛大生息盛大而

君子得輿小人必失所安而剝其廬矣是雖剝其牀終

必得其輿其剝牀者乃自剝其廬歟象曰小人剝廬終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九

不可用也乃所以深警之也 楊止菴曰輿非一民所能行必眾民乃行載加載於其上也以諸柔為載諸柔在剝皆小人此口民者向為剝今能順五不為剝故以民稱之蒙引所謂被五化革不以小人稱者是也上九无諸柔則无所載故曰得輿諸柔无上九則無所載故曰剝廬 程子曰正道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眾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程敬承曰君子何以為民所載也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 義林曰飛廉惡來之黨左

熾而四友十亂已產於周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炎而蕭
曹陵勃已生於漢世陽其可盡剝乎若小人則商鞅出
亡而无所舍剝盧之慘何所逃乎

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
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時乎
二之蔑貞其遜之時乎但以剝陽為蔑貞不以位論矣
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而五以官
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于觀四別取觀國之義而
于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于陽為利焉至上九直象
之以不食之碩果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周易宗義

卷之甲

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而為柔者也
聖人之慮禪于剝矣于初二也必曰蔑貞凶示剝牀剝
辨貞猶无恙可及止也如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
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
必有驗也于衆人剝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冀其去邪
從正誘之曰剝之剝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无咎何憚而
不為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
上下教之以斷也剝至于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
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
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寵

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
又曰終無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
追咎汝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
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
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敵也君子非兩弗載兩非君
子弗蓋載之則兩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兩其小
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總論蘇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繫於君子小人用舍
之際聖人固甚慮之已故於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
其能安乎陰於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

周易宗義

卷之甲

十一

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
終无尤幸之也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與
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
餘終於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于天下為小
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復三三

坤上

程傳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君子
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故為反善
之義朱子曰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
上面陽消一分下面復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

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觀姤復之名義凡乾健坤順乾君坤藏可並言之哉 楊止菴曰蒙引口張子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消矣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朱子以陽氣既往而來復夫大德敦化而小德川流不窮豈假手既消之氣為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蒙引又曰復者剝之反對也五陰在上一陽在下而復此所謂環中趣也邵子詩曰自從識得環中趣閑氣胷中一點無至哉言乎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及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群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及復陽氣及復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

趙汝楙曰陽自下而上則為剝今山上反下復於其所故卦名復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一元生生不息之理正會其時故無疾也五陰之朋咸來順之善補剝時之過故曰无咎陽之初復其氣甚微五陰方盛懼為所阻塞而不得亨通无疾无咎則一陽動而五陰順之象也陰陽消長之道及復迭至復者剛友

而復其道也卦有六位至七而變陽始消於姤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來復也陽消既久而復其長有不可遏之勢復之所以亨也故利有攸往 張切子曰无疾言无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能順行故无疾也无咎即疇離祉意我若不順行用壯則眾陽亦因壯因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眾陽后事故曰咎 張雨若曰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來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日月日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 日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游讓溪曰七日來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比亨義為大修舉廢隆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 蔡虛齋曰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于一陽復而已此彖詞總見陽復必亨反覆一亨字便了 王伯厚曰君子進而眾賢聚故復朋來无咎眾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乎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

朋盍簪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旨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爲止反遂成震爲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眾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無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爲復之道也道者天運自然之道故曰反復其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四

道洪覺山曰反猶歸也猶言先出今歸歸其所原有者耳出入者反也反則復而亨矣朋來而動長也无疾无咎順行之謂也

程敬承曰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得伸條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眾陰之怒者疾之不終無也或曰疾陰疾之也動震動有爲之才順行順理以行也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乃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

之不以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

唐凝菴曰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剛日消此往則剛日長也張雨若曰此處稱天行又稱剛長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又從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盛之勢聖人不勝其喜而言之丘輔國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五

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而至于純乾往之利也非以一反而遂已也此亦順動所自致者曰順順天之行也 經釋曰乾大象首言天行后屢言之蓋發之先後甲剝發之消息盈虛復發之七日一以明易卦爻皆天行之分限節度已焉深夫張雨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聖人真箇大明終始方纔說得出來天地之心時時不息只就箇卒急看不出惟在轉摺處看最見明白見字重發一剝就復可見天地

生生之妙若有心於其間故指以示人非謂他時不可見至此方可見也朱夫子答南軒先生云天地以生物爲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旦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尚何以復生於內而闔闢之無窮乎此較本義尤明 唐凝菴曰何言乎天地之心也生生不已而已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不息隨劍隨復行無停機無後先無際斷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七

渾乎生生而已何往非天地之心但欲見之則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機忽萌於黃鐘之宮此爲可見正見其生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 潘雪松述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生生不息之心也見之即入於无窮之門微矣哉 又曰復見天地之心要說得見字親切人當積陰之時以爲剝不復

亨至於復乃見天地生物之心不可滅息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應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又曰天地有天地之復世道有世道之復人心有人心之復天地以冬至爲復世道以亂極而治爲復人心以既迷而悟爲復人心迷而能復便足以合於天地之復而能默握乎世道復治之機對合天地人事而論至爻乃皆以人心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七

之復而言其義不可釋乎 雲峰胡氏曰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大抵剝盡便生如列子連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曰前乎此自始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繫爲亨也 毛靜峯曰此與乃見天則句正好對看彼是從動極而靜處說此是從靜極而動處說動而靜者天地之義故曰則靜而動者天地之仁故曰心其實天之德曰生義正所以爲仁也 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進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蘇子

瞻曰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潘雪松述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王註復者

反本之名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卜子夏

曰冬至陽潛動於地中也帝王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

絕行不務察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更始也

朱子曰至日閉關正是于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

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

如人善端初萌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都丹陽曰舜十

一月朔巡狩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九

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日至之辰天地之元精初動而

養之則凝擾之則散陽和之生意乍萌而順之則成逆

之則害唯安靜以俟其定則上而氣機悶下而土膏凝

無復有壅闕乖戾以傷天地四時之和馳驟奔走以擾

山川陵麓之性而陽氣固矣此王者一天人贊化育之

術也 陸庸成曰冬至之日涸陰永于地上一陽已萌

于地中非聖人不能知而養之謂之至則反而來矣迎

其真脉培其天機外之關閉而吾心之出機併杜也商

旅之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

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 象言閉關象坤之闔戶商

旅眾坤之象俞氏說如此震為大塗商旅之路坤為靜

不行之象坤為地方之象項氏曰彖取陽之復來故可

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洪覺山曰彖言陰陽之復爻言善惡之復復者陽也陽

為天理為善故復之凶吉主陽也初陽根心未離乎體

其有不善猶之日月之浮翳耳无根也是故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偶然見于其念則必不有之于

心不有之于心則不祇于悔矣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

以仁仁者人也身也脩身以仁則毛髮甲爪俱為仁體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九

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楊廷秀曰吉凶

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

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

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 潘雪松

述曰一陽震於五陰之下剝之反為復也剝於上則反

於下故曰不遠復陽本天地生生之心剝而復如寐而

寤往而來由未復前觀之故謂之復震无咎者存乎悔

而復不遠者不至於悔曰无祇悔明初陽之復即天地

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體

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機吉之

先見者也故曰元吉 又曰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當
剝極之餘一陽來復於下其體震動得正為五陰之主
此乾道由貞而元無斷無續無間可息故曰不遠復復
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體吾心之復即復天地之心
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有無不善者矢故象曰以修身
也於形著以檢身未已

唐凝菴曰人身全是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
之復其生機渾乎無間而後成其為身而後可以言脩
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
象森然意微起焉即成過矣微過即覺覺即神明如初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微動於意而即復不
發於言行則不入於悔其曰元吉吉孰大焉象曰以脩
身也明乎修身當如此而修 沈德培曰濂溪以貞論
復伊川以元論復觀元吉之元伊川有據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程紀復主初之陽剛六二以柔中之善密比於初初復
不遠二能順之以復其復也不勞休矣文中子曰學莫
便乎近其人象曰以下仁也王註陽為仁行在初之上
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程敬承曰克已復禮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下仁下

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

此心日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

乎夫子與子貢論為仁口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休復之道也 盧中菴曰仁於復言之誠有深旨

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

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此張南軒說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

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

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十一

潘雪松述曰剛反之世柔不能競自二而上皆求復者

也六三處震動之極過中失正困乃思復有頻復之象

王註頻頻蹙之貌感而求復蓋微聲發色而後論改者

以尚近初復也故能自惕厲而得无咎復貴於速曰頻

復則去而速復也甚易反而補過也其難以其震體有

懼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 張雨若曰其復則失

可見然聖人言復不言失者亦是從他好處說過來

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

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蹙之九三剛

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潘雪松述曰四雖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為得其正又處羣陰之中在順之體下與初應與眾俱行獨得所復者也故為中行獨復之象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洪覺山曰中者五陰之中也四居陰中而能獨應初剛以從其道中行獨復之謂也然則從道與下仁異乎曰仁者得其心矣仁以道見然而得道者未必得其心也夫子所以不輕許人以仁者以此 纂言曰道所行之路從其故道還曰復剝六三乃復六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四二卦相變在剝失上下无咎在復取其獨復從道此二爻皆取應故也唐凝菴曰二與初近能見其心故謂之仁四雖正應與初遠但見其率行之跡故謂之道震為大塗有道象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之於初非比非應固應有悔然五位陽也體則坤之中坤靜而中有主能下順陽剛得居尊之體故曰敦復无悔象曰中以自考也自考如考中度衷之考五本中位得其本心故能自考不遷於物不動於意進於不遠之復亦寬於悔也中之可貴如此繫辭

曰復以自知此曰中以自考蓋亦庶幾矣

程敬承曰此卦以初之復為主豈五獨能不待初而敦復耶所復一如其初能常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居坤體之中乃中也有中德故能順初九之陽而復所以曰中以自考也考成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成即初言身脩意也初曰无祗悔元吉五止曰无悔而已復顧不重初哉 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遠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

終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于逆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帝乙歸妹為初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為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理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耳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往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遠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彭山曰迷復復而迷者也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羣陰之上而遠於復陰暗之極者也故有迷復之象孔疏最復後是迷暗於復以迷求復所以凶也有青災者暗於復道必無福慶唯有青災也程傳迷而求復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師敗君凶至於十年而不復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彭山曰言十年者當復之時無終迷之理十年之後猶可復也若以迷復為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子酉

終迷不復則初陽之復當遂息矣王汝中曰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愈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吳草廬曰君道謂初陽所復之仁也迷復之凶不仁之甚者也或又曰反君道者五中以自考上六不中也質卿曰易之凶未有大有於復之上交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不可迷也若迷於復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甚其辭耳

總論張婁東曰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

復繫詞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蘇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為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而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子酉

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禮格物而后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為庶幾也

无妄三三

震下大畜三三

天上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

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願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程傳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金賁亨曰无妄誠也史記作无妄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辭兼有此意

按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有災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喜卦詞其匪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 有攸往

潘雪松述曰震主初陰 也震乾合體為動以天象吉妄者二陰耦畫之 者一陽奇畫之象陽一

在内則不二故名无妄元亨利貞无妄之德也 趙汝楫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曰利貞

况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安得不利于正乎不然則肯從内生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或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問史記作

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却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胡雲峰曰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焉即妄之參也纔有妄便有肯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因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陸庸成曰无妄之卦心學之精也在復之後為大畜之基其精微之妙不獨下經之有成良也 程子曰動以

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而動於无心則實理之自然乃為无妄誠者天道也惟微者道心也太虛无我之境乃在一真自

如之中復則不妄矣故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也此為主于内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者也如雲翳空如塵蒙鏡消塵靜虛明自

在即動而獲矣。此有主者。象理自爲之役。非以主役也。況物欲安得而撓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爲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于衆感衆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爲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爲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爲知命。着一念焉。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爲立命。動一念焉。即爲巖壘。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爲受命。墮一念焉。即爲困窮。故匪正之雋。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往也。无妄而不可往。非吾所謂无妄也。无妄而不可以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无

道心息矣。生機絕矣。天下舉墜而不合矣。若以爲妄。彼豈有物欲形骸之累。若以爲无妄。又曾不昧動健感應之神。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以不祐。聖人所以破萬古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蘇紫溪曰。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躁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亦不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爲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

實。无所回互。而於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潘雪松述曰。何如動以亨也。動以正也。何如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故曰天之命也。明剛自外來者。非由外鑠自乾而來。象自天降命也。所謂无妄正而已。震動而歸之靜也。匪正則失其貞。靜之本體矣。故有雋而於往不利。无妄何以有匪正乎。既已无妄。而更有所往。動无所之。動非正也。妄也。天命弗祐焉。凶悔吝隨之。吾得行乎哉。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曰行矣哉。甚言其不宜往也。淮海曰。朱子解无妄以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无

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理理即是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詞曰。大亨利正。初九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宅心之實也。所謂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反是也。天之命。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凶禍福之來。无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亨矣。凶與禍亦未嘗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无以爲君子。正者天之命也。象吉卦以下爲內。上爲外。陽

本在上。故稱外來。對大畜之詞也。大畜以艮上一陽為主。剛在外。无妄以震下一陽為主。剛在內。唐凝菴曰：人之妄，悉由於動。惟動而健，則其動以天矣。正什貞天命。猶言乾道。天地之中正即道。道即命也。

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四德也。於臨言之，取剛長也。於无妄言之，取剛動也。長兼勢言，動主理言。皆天也。故一則曰天道，一則曰天命。天不可違。違天匪貞，即匪亨。故又曰消不久，曰不利有攸往，所以懼之使必貞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潘雪松述曰：應言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見萬物皆无妄也。

胡雲峰曰：天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陸庸成曰：于復見天地之心，无妄見萬物之理。然不震動，則伏者不可得而見也。育物必因其時。時而以茂對之，茂盛也。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對時者有爲主于內者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育者。先王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程敬承曰：茂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爲主。茂者一誠充積

之盛，有鬱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正剛之爲主於內者。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在人爲最初一念。所謂動以天者。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蘭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吉。

程敬承曰：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所之之正也。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體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利順爲愉快也。

汪咸池曰：君子素位而行，固不願外而行。有不得，首反求已，則亦有不安於心者在也。无妄而往，則在在可行。何志之不得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胡雲峰曰耕獲者種而歛之也菑畬者舉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獲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獲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為亦有時可如此不煩作為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無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 蔡虛齋曰六二非全無作為只是言其始終一無計較也蓋六二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為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全付之度外不圖功於前不收功於後如有不耕亦不獲不菑亦不畬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為而有所冀亦非无望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而菑當畬而畬何菑畬之有此之謂无妄 蘇紫溪曰六二一爻本義解得極好學非无為也然農夫之為出於人力君子之為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則利有攸往則字甚着力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 潘雪松述曰陰虛故未富 敬仲曰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 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

悞心体裏潔潔淨淨滓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是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體 游讓溪曰无妄往吉乾道也不耕穫菑畬坤道也為資不同而誠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 質卿曰六三无妄者也履非其位已則不妄而災或罹之曰无妄之災其象如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而邑人受其災則亦以无故而罹也无故之事則人所不能為之必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行人之與居人兩相值得牛之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君子為得而避焉亦順受其正而已矣 潘雪松述曰象又以行人得牛明邑人之災理之所有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潘雪松述曰卦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以乾體乘二陰之上而於初震之動无所係累不至于匪正故有可貞之象可貞則免于咎矣可之云

者因其以剛居柔而勉之也與坤六三可貞之義同象
白固有之也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貞其固有者
此所以為可貞也 唐疑菴曰於初四兩爻乃見心之
全體要知念念遷轉曾无停機此心如如不動異常
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念遷轉而真常終於不動如
如不動而遷轉更無停機不可執往吉可貞相病也
程敬承曰上三爻貴靜玩五之不可試上九之不可行
而四之不可有為明矣可貞斷主堅守其貞而勿動意
孫質菴曰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
也固守只是不為惟固守乃能固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潘雪松述曰九五即剛中而應无妄之至也凡疾生於
有妄无妄則何疾焉以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
則有喜也 又曰五爻本乾剛中正六二應爻亦陰柔
中正曷為而有疾耶以乾健在上震動於下動而未正
剛而不中亦足為五中正之疾此所以謂之无妄之疾
若又惡其震動而必欲止之則乾剛之體與震動隔絕
不通非一體之遠而何以為无妄之主哉
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疾非真疾也惟
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往將自利无

妄之疾自當緣无妄而愈故曰勿藥有喜註疏藥攻有
妄者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若其試之恐更益疾
也程傳五既处无妄之極故戒在動動則妄矣 洪覺
山曰其所謂疾者亦堯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
所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言不可少有
所用也 蔡氏曰所處既當則惟自信而已爻辭止云
不必試而象復言不可試者所以為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
之災言之窮反生妄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

程敬承曰乾體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象止言匪正
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行便
匪正何其躁而不知處窮之道也夫无妄之行而曰窮
即欲往何之之意 唐疑菴曰三猶可諉其災於天上
實造其眚於已 崔子鍾云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
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災疾眚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
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
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總論胡雲峰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
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

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而有情。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情。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情。時當靜而靜也。洪覺山曰。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乎无妄而已矣。

蘇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脩。固自以爲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六

則曰。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情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无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三三

艮上

程傳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

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羶。畜取良之止。乾則爲畜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趙氏曰。大畜之義。在已。則爲畜德。在人。則爲養賢。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下惟陽爲大。亦惟陽爲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傳曰。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羶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爲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七

六川之象

吳尚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无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無一件不能做。施爲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縱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効。萬世不拔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亦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其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象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占。皆曰利。貞何也。仲虎曰。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又

云陰始於巽，巽陰之微也。故曰小畜陽終於艮，艮陽之究也。故曰大畜，良畜乾，貞異畜乾，悔也。梁孟敬曰：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後能聚也。故明德曰知止，能得所畜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為小人之淵，數下之畜學也。為曲學之小道。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于中，形于外，自有不能已者。見大畜之所以為大也。王註曰：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九

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六機活潑，鼓舞為飛魚，躍躍地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印在篤實內，躬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者，日進一日之意，道理本常新，德則昔之所得於道理者，日日會新也。

王伯厚曰：大畜為學，資為文，能止健而后，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后，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約說曰：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輝光內剛健而外篤實，輝光則其德日新也。此蘊畜之大而正者也。上體本坤，上交變而為艮，剛上也，為六五人君所尊尚，尚賢也。此畜養之大而正者也。上艮止而下乾健，又為止健，是能止強健之人，而不縱其惡也。此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大正，皆釋大畜利貞之義。象首賢，謂陽尚賢，五尊上九之賢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三九

程敬承曰：玩傳文，能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王註：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夫大正莫之能也。曰大正，蓋小畜巽陰，畜陽非正大畜，艮陽畜陽則正也。陸庸成曰：正无大小，不必泥卦變卦體卦德之說，分為三事。潘雪松述曰：養賢，承上文尚賢而言，五能養賢，與共天祿，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上九一剛屹然在卦之外，非尚賢之君，隆師臣之禮，彼豈肯受其養，故言不家，食吉。武尊尚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尚賢也。利涉大川，大畜養賢之功用也。卦以上九為主，不曰應剛，而曰應天。

總以上卦應下卦故不取二五剛柔之應知此則知大畜之貞矣。洪覺山曰二五在一陽下曰尚賢二柔在三陽上而能下應乎乾故曰養賢然亦惟其尚也斯所以為養耳。傳曰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

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櫻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眼風波倏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十一

忽變化若令執泥之士拘古方按舊法而欲以濟非常之變非徒无益祇債事耳此應天時行所以利涉之本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潘雪松述曰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姜廷善曰天積氣也今虛空中无往而非積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中實有之也。王汝中曰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蘇氏曰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先厚其學。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游讓溪曰非剛健篤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吳一源曰大舜有聞若決江河所問者小所會者大孰謂山中所畜之天之為小耶。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十二

一也非懿文小而多識大也小過之君子與大過之君子一也非過恭儉哀小而不懼无悶大也聖人各因象取義君子亦隨時從道而已。

六爻大意

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治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于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意以明之初與二下之道也。故止于人四與五上之道也故止人三下體之上上卦之終待時而動可行之道也。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初懼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

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
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
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
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通
至此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潘雪松述曰。大畜艮止畜乾健也。初以陽剛健體居下
必上進者也。而當艮畜之初。利於已而不利於進。子夏
傳云。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意近之矣。災謂艮
山之阻。乾雖剛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通。汝吉曰。初九

周易象義

卷之四

聖三

以微陽當畜之初。剛德自勝。潛體能下。不犯災。行止而
止也。洪覺山曰。不犯災者。初自不犯之也。行止皆存
乎初。重初也。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
始順而終反。且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
亨。

九二輿說輻象曰輿說輻中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健與初三同。為乾體。故有輿象。二
在中。有輻象。當大畜之時。陽剛得中。遇止則止。象輿說
輻。自說其輻而不行也。輿而說輻。時說其車下之縛。而
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二本中位。中故無尤。汝吉曰。

剛健自克。內心寧極。蓋中无怨尤。而德以彌畜也。自畜
者善也。與小畜之輻見說於四。順逆蓋有間矣。蔡介
夫曰。小畜之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所說者。微
暫止而可旋起者也。朱漢上曰。氣雄萬夫者。或屈于
賓。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于委聚之命。說輻之意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

潘雪松述曰。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心志合而
從焉。象良馬逐也。馬非逐不行。乾為良馬。為行健。九三
得位。而初二隨其後。故曰逐。蓋比德齊力。並驟齊驅之

周易象義

卷之四

聖三

象以艮止在輿。未可輕進。有利艱貞之象。進毋傷。易艱
則不危。進毋失。正貞則獲安。猶且日閑輿馬。日閑衛焉。
時應而不知備。說進而不知戒。鮮不及矣。象言輿指二
衛庇護之意。指初九閑習熟也。二剛同體。日與習熟也。
三居終日。乾乾之地。與二陽同心。日討國人軍實。而為
行計。如是則不失其馳。安行軌道。利往也。夫張氏曰。
二之輿說輻。而不進。三閑輿衛。而不輕進。初之利已者。
三可利往矣。蘇子瞻曰。三乾並。馬不
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
唐疑菴曰。彖言利貞。此曰利艱貞。何也。陽居健極。勢不

可止猶欲止之其艱可知三力守其正故曰艱貞

按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受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日閑與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習貞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

異已者見是同志者弗疑三與上同德勢不相畜而志適相合故得遂其進而利攸往 唐凝菴曰大小畜之

三至於反目大畜之三以為合志何相反也小畜之三不受畜而四強之止大畜之三已受畜而上用之行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周易象義

卷之四

四四

傳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

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喜而吉也王註處良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徒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

銳之始以息強爭所以大吉而有喜也 彭山曰童牛木角之時而仰牯之半習於牯而忘其觸焉所以消融

血氣而畜之易也 胡雲峰曰祭天地之牛角繭舉童則猶木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

甚易故其占大喜而吉 卜子夏曰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宰而安能止其徒不勞備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矣 張

甫若曰禮者防於未發之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

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又曰上勞禁制下苦刑誅而後能畜即使畜得終費周章處置此心有多少不自在處

四止未形而元吉故有喜喜以已之一心言 沈德培曰不知其圖於未事之深心如何下苦功而乃今有此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

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道之斯行止之

周易象義

卷之四

四五

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

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

畜之要道矣象曰有慶邦國之福慶也然視之禁於未發為稍后五所以不得稱元吉也 薛氏曰畜天下之

徒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而已人莫不有見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噬者勢也豮去其勢則牙

不噬順逐其情則徒不爭畜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徒矣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

亂者順其情爾其源也

蔡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 游讓溪曰四之童牯防其漸也五之豮豕探其本也厚生而有耻其施為之道亦同歸耳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再詳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畜之極卦之主也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大發何所不通故以何天之衢象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六

四通八達无所障礙曰何喜之也亨即不家食利涉大川之意艮陽在上本上行也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象曰道大行也畜之歛行之大也艮為徑路在上則天衢之象行字正與衢字相應何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天之寵同 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也 易述又曰畜以止為義以養為義止則得所養也止之欲有以行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輒止也閑與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始達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騁駕於天衢

之中其亨可知

吳因之曰乾是怎樣剛健若非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要想善畜意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竟動不得內外之卦原是一意相承但體是乾聖人不欲十分說壞故不作強暴看口氣稍放得鬆活耳

總論馮文所曰大畜六爻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二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進无違距者也然知艱而自防則亦不輕於進者也四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上處畜極則通剛明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七

賢進无阻寒如往來于天衢也與之共濟天下之險則涉大川之功成矣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輒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良靜也曰牯牛曰豮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蘇紫溪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行矣如是可進矣而聖人以為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說輒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嫩惡異習於是

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者豈形驅勢格之哉

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室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過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牯，必防其漸，豮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豮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豮人者，自豮，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

頤三三

震下

大過三三

巽上

陸庸成曰：震艮為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趙汝楫曰：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屬故皆吉。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震艮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下動上止，故為頤。養則頤之義也。頤養惟正則吉。李子思曰：頤中有物曰噬，噬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為養，故不取養頤之美，而頤中之虛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張中溪曰：頤養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吳因之曰：觀頤者，養得大中至正，恰是天理當然之極，略不差些子，若略差一針頭，便是不正了。蓋差處只在毫釐分寸相遠處，不啻霄壤，薰蕕所以要觀頤口實如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四

飲食嗜好富貴爵祿等項，凡在吾身上受用者，俱是此皆恒情所係，戀而不能割者，若於此處脫然無累，只把過而不有物來，順應道理，應付過去，未嘗厭心于此，亦未嘗羨心于彼，這真是見得透，打得破，洗得淨，養得深，故為得正而吉。大抵在口實上帶了一毫掛碍，便不是貞，略不着相畧不沾着便是貞。

潘雪松述曰：口容止上九止體之成，故得專頤名。震動有求義，初動而凶，故示之觀。頤自求口實，六爻總以由頤歸之於上，此卦當以上九為主。按觀字自求字重有審擇意，謂審擇其養之正不正也。孫吳江曰：自求口

實只是觀順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不正
違所養亦為累矣故又剔以示人 經釋曰學莫先於
自觀惟中虛乃能自觀自求自觀也言觀順於自求口
實觀之

程敬承曰觀順自求口實即孟子於已取之之意謂順
之道在自求耳 趙汝楨曰自求云者不外假以為實
也外假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失其正也故六爻之
義自養者吉求養於人者凶初二三動體毋論已雖四
五亦未免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
所謂以止為養者自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順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在自求也

彖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順之時大矣
哉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而則字重看謂養而正則吉
不正則不吉也 潘雪松述曰順主上下二陽言震陽
在下動於柔順失養人之義則凶艮陽在上止於其所
群陰皆由之以養則吉自養養人無二義也故觀其所
養必於其自養者觀之自求口實順之則也 耿開封
言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

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
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
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
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于其
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順也必虛中靜止无一毫忻羨之
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養德養
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無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
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求口實不過就觀順中抽出言
之耳始終重一貞字惟養之以貞則吉矣凡道理未有
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程敬承曰自養自字重順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合
已而徇人者妄也

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
動風散元氣渾渾推出來便是無待及也聖人不能自
以其所養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于无不
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極
言養道之大而贊之也 龜山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
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
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夫天地養物聖人養賢
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吉順之時

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金汝白曰雷潛山下靜養之義故為願動而能止所以為慎言語節食之道 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

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與飲食君子法山止之象慎之節之 西山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

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

張中溪曰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

招禍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

動為義 陳臯曰言語者禍福之幾飲食者康疾之由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願苟禍患未免于身何以養人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富其可則諫然不羨括囊節食非

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真西山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全人有銘孔門識之可

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

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功也

六爻大意

經釋曰頤下體震動於欲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體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以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

則斂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王輔嗣曰安身莫若不效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

求祿則辱來居養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

其靈龜之明也美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自養之至道闕

我寵祿而競進凶其甚焉 徐進齋曰靈龜以靜而為

養朵頤以動而為養 李樂菴曰觀我者自他人言之

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看我

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如劉禹

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 洪覺山曰九以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

陽實明智之德自養養人無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

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不能自知其貴與眾馳逐以

朵頤於六四之應四以陰虛無實而又无所得焉徒自

動頤垂涎朵頤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靈

龜觀我朵頤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龜靈物

取其靈智象 薛氏曰養生者取其息決疑者取其兆

貴內靈也 吳因之曰士人立身第一根本要在富貴

爵祿上識得破走得過若此處一失脚人品卑污真是

无所容於天地之間故恒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頤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皆深懲而痛戒之詞

程敬承曰舍爾觀我與自求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敬承曰養以陽剛為實二陰虛不能自養又居動體

不能自止下則為初九所動上則為上九所動无一可

者也故曰顛頤拂經又曰征凶何也頤之時相應則

相養者也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是妄動而取凶也

質卿曰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

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之征凶正以

行失其類也程敬承曰二顛頤以求自養其心私

周易宗義

卷之四

辛四

四顛頤以求養人其心公自養以无求於人為潔妄求

非正養人以不資於人為復求之專而繼則宜洞庭

芳曰養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

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

也

潘寧松述曰上為正應三居震體求養於上本為正理

然履不得位行不得正故於欲拂養正之義視二之

拂經又或甚焉故曰貞凶而又甚之曰十年勿用无攸

利

程敬承曰道者頤道也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

食皆道也道宜靜而妄動則悖動極則大悖大悖故十

年勿用質卿曰拂頤大悖乎頤道如以藥石養生以

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之人皆拂頤之類也故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憐

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三兩爻凶禍至此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

施光也

程敬承曰上三爻皆取養人為義六四何以顛頤而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壬五

也蓋初九陽剛足以養人四柔正與之應惟其所養是

賴故以上求下似顛而求非為自養所以為萬民養則

雖顛而吉第恐下不專而求不繼耳故以虎之求養於

外者象之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逐則

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

而不泛用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

得吉而无咎也蓋必如是而養天下之貴始盡也

吳因之曰人臣為國養民多要下士之虛名鮮好賢之

實願故曰下而專求而繼言其誠切而懇至也纂言

曰自養於內莫如龜求養於外莫如虎故初九六四以

此二物爲象 參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
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蘇紫溪曰二顛順而凶四顛
順而吉何也二狗人而喪已者也四舍已而用人者也
以耽耽逐逐之心用之狗人則爲欲心以耽耽逐逐之
心用之求賢則爲道心顧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上施光見爲相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下有
爲君養民者而君上之德施光於天下矣上指五艮有
篤實輝光故曰施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
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程傳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才質不足
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以養天下君者養人
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
從於賢師傳必居貞則吉以陰資陰正也居貞而不變
斯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吉也

程敬承曰程傳朱錄俱謂居貞爲守常涉川爲濟變蒙
引不用其說而謂自用爲涉險試詳味之倚賴剛賢而
尚不可濟變耶况上九利涉大川豈順從上者而獨不
可也故斷從蒙引詭爲是

潘雪松述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言六五之貞不在

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
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洪覺山曰居貞陰之道也拂
經而謂之順從者其義則拂其道則順如太甲成王于
伊周之事是也 仲虎曰五獨不言順者由豫在九四
故五獨不言豫由順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順也然彼貞
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順之時以
柔乘剛也六二亦拂順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

唐凝菴曰六二拂經拂自

養之經以動而求上故凶也六五拂經拂所養之經以
靜而求上故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順厲吉大有慶也
王註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
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順重大難剛是以厲也
兢惕不寧是以吉也爲養之主物莫之違故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卽厲吉處也
故象不什涉大川 趙汝楮曰順以止爲養四五皆柔
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順者由於上也上
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
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
不亦宜乎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爲能養而爻初二

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兢兢業業之守則頓充窮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經釋曰：卦二陽主養人，初爻順上由順動止德異故也。又養人下逆而上順。程竹山曰：五曰不可涉大川，則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順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八

之分吉凶之判所繫者甚大。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而得養，至於殺逆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也。程傳曰：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於人，惟獨上九之養則取足于己，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胎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如此。立意亦好。總論朱子曰：順卦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

吉

大過 三三

巽下兌上

程傳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彭山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名為剛過，但謂任重之過耳。先儒以過之大與大事過為二義，則支甚矣。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唐凝菴曰：觀兩陽爻居陽者皆不利，兩陽爻居陰者皆利，其用柔可知。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五九

潘雪松述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二陰居四陽上下，不勝其乘，弱故為棟橈之象。程傳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中強而兩端弱，是以橈也。棟橈則當修，而卦才有可行之道也。故利有攸往乃能亨也。胡金峰曰：四陽居中過盛，借意言時事之大耳，非指人言。上下二陰不是小人，只是無能為的力量擔當不起耳。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也，是安危倚伏。

之機也。天下重事非柔弱之才所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本末俱弱。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於終。棟能无橈乎。蒙引曰。棟橈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陸庸成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說又總不離中體。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沉潛內運為異。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此大過之時所以大也。否泰豐蹇之會。皆由人造。盈虛消息之數。豈盡天行。曰大矣哉。惟身任其大者。能知之。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本

潘雪松曰。陽為大。為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於內。朋黨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消濟。柔和平懷。虛已。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本末弱也。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棟橈曲也。室以棟為主。棟橈室將傾焉。此大剛則折之象也。

程敬承曰。棟以本末弱而橈。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說行之。不幾於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於羸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流於激亢。惟說乃調於氣。是過而不

過之道也。故利有攸往而得亨。易述曰。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說行。則可權。

夏官明曰。剛過而中一段。是聖人于過極難處中。思得此一段。猶有可為。斡旋處。利有攸往。乃亨者。難之之詞。若曰。如是則宜有所往。乃得亨耳。方獻夫曰。或曰。事既過矣。可以謂之中乎。曰。過者。過于正也。正有不中者。正也者。常也。中也者。時也。雖過於常。而得時。中聖人之所貴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質卿曰。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可勝言。如周之文初甚郁。郁及其過也。遂至於文滅質。再如東京之節氣。初甚凜凜。及其過也。如此。在卦四陽居中。而過盛。故為大過。是大者過也。看來大過之時。相率而趨於浮動也。甚易。相持而入於和平也。甚難。相習而流於委靡也。甚易。相勉而底於勤厲也。則難。非明炳於幾先者。不能燭其微。非心持於公平者。不能挽其末。其大矣哉。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本

吳因之曰。大過人之才。就指着過而不過。勿泛言大過之時。事體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着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便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

乎大過之時。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胡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其大無其時。不可過。有其時。無其才。愈不可過也。楊元素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聞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潘雪松述曰。澤在木上。澤水漲而沒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澤能沒木而不能使之什。以其植根固也。章氏曰。常人獨立不免有懼心。遯世

周易象義

卷之四

十一

不免有悶心。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也。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懼何悶之有。此所以大過乎人也。觀卦象可見。質卿曰。澤以說木者也。而至於滅木。過矣。君子以大過之時。皆眾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以尚同為高而已。則獨立雖遊於眾。而不同於眾也。獨立則謗議所叢矣。仰叢之而不懼也。人皆以適世為能而已。則遯世雖處於時而不耀於時也。遯世則文質俱隱矣。即隱之而亦无悶也。此非以其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之攸賴。正在乎此。晦翁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小過自有小過時事。如堯舜之揖

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豈是常人都做得底事。故曰大過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

程敬承曰。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眾人所不能為。有誰與共事者。故曰獨立。君子所為。皆眾人所不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遯世。不懼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異說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顧涇陽謂小心之極。方能放膽。言哉言乎。又曰。君子中道。只是中立不倚。未嘗要獨立。只是和而不流。未嘗要遁世。如此云云。亦處大過之時然耳。

周易象義

卷之四

十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胡雲峰曰。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柔本能慎。在巽下。尤能慎。慎則不敗。何咎之有。潘雪松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柔物。白茅則至潔者。巽為白。故云藉用白茅。唐疑菴曰。本雖弱。而有弱之用。何咎之有。易述象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辭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遂有棟橈之。

吳因之曰慎而無禮則意慎自是不可過也但當大過之時非過之道不足以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无咎或問卦取過而不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於畏慎乃其所爲不過若縱事則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胡雲峰曰楊枯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五

洪覺山曰枯楊生稊近本也過而未極以近而與於初生道存焉生在陽也生於下則華於上華非枯楊之所宜有枯楊生華末之散也經釋曰過宜下不宜上陰宜少不宜老時也而生道歸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潘雪松述曰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棟之橈於卦以四陽也四陽之中猶有二四爲陰位九三重剛棟而過重勢必難勝且居下卦之上而未又弱安得

而不橈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象曰不可以有輔也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九三過剛自用不可輔寧免橈折哉

虞翻曰本末弱故橈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也陽以陰爲輔也 又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鳥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橈乎下而已矣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五

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西溪李氏曰下卦下虛故棟橈上卦下實故棟隆伊川

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

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既已得宜復牽繫於陰以

害其剛是爲有它又曰卦之棟橈太柔則廢也三之棟

橈太剛則折也經釋曰剛德時過宅柔用下下附巽主

以安以藉象棟隆然不橈乎下吉也抑剛柔之用難其

中損過就中過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柔无

乃過乎故有它吝也 張雨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

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傳云不撓乎下不下繫於初也故有它則吝矣如此說是什有它吝非釋棟隆吉也易述曰初六借用白茅柔在下也九四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觀象玩詞何待註

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周易象義

卷之四

李六

潘雪松述曰象旨爻詞承九二言五陽之極以過二與初枯楊之穉至是畢達而華初巽長女為老婦至是得五五陽得位居中故象士夫

胡雲峰曰枯楊而穉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可醜也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故有生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而何以可醜也洪覺山曰九五以剛居剛過而幼悅陰

反得而乘之為老婦所得故可醜也

唐凝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至與二相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光婦總之皆无生機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可醜非其咎也然無補于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機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分也

周易象義

卷之四

李七

按无咎无譽重无譽一邊言雖无債事之咎却无成事之譽龜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木之強者也楊為早凋則木之弱者也二五近於本末故均為木之弱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重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 潘雪松述曰上六乃末弱易搖之地當諸陽過盛之時才力本柔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无救棟橈之凶王註志在救時不可咎也雖凶无咎不害義也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

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吳因之曰徒歛
而无益聖人之所不與也但死於國家則一死足以明
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
於過周公繫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張
百若曰此論是非不論成敗聖人所以勸忠義文天祥
似之

程敬承曰初上二爻彖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
事而畏慎不敗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甘
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九

巳六爻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
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
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
无咎上陰躡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汝滅頂凶是知
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可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
凶陽宜濟而不可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
之所謂大過者乃取於无過也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
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習坎三三三下離三三三上

程傳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

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

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

巽之象陷則為險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陸

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

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

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之一陽居中而

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之一陰在中

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

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九

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
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章氏曰六十四卦獨於坎
曰維心亨八卦獨於坎曰為心病信乎坎中一陽有象
於心也有孚則心亨多憂則心病人人同此心也安得
常亨而无病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潘雪松述曰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內外二卦俱陷故名

習坎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中心亨之象處坎中不亨

矣維心而亨不為其所陷也誠心而行則能出險而可

嘉尚止而不行則終於坎矣坎以能出為功也 薛氏

曰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
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雷可以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
真險也習坎則遠近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
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
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而後身得以
終免也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
回歷九疑而愈信

按乾坤與離皆重卦名无重義此獨言之者危之也處
險之道只宜實心寧耐而此卦陽實有孚之象有孚則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一

心亨矣亨者通而不塞之意 胡雲峯曰此心微有不
通卽是險阻卽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
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胡雲峰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
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詞有孚之義也 虛中菴曰流而
不盈常也據見在處說行險變也不失其信要其終言
之也信指流而不盈言流而不盈特爲不失信張本蓋

足此達彼不至泛溢水之常也雖越巖壑陶泥沙亦只
如此不失常也不可如介夫以行險卽流不失信卽不
盈說建寧其氏曰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可以出險若
盈而後行其水矣 潘雲松述曰坎險也水之所行
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
取於水也水流猶云游主皆明重險之義流而不盈未
能出乎險中也水行險中不失其信此所以爲有孚也
荀爽曰陽動險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 虞翻曰水
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象旨坎流水與
兌澤盈科後進者異 游讓溪曰不失所期爲信有諸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十一

已亦謂之信君子之有諸已而自期者道義之身信之
謂也特循不變者其常也不幸而遇事變則正志蒙難
慮善以動其信固不失也故卽水以明有孚之義

章氏曰習坎有孚只是行險不失其信便是出險之道
故曰維心亨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
乎內心亨者也內亨外剛內剛外順以此行險行有尚
也坎以能行爲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其剛中
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
矣

唐凝菴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

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爲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通流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於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通流矣蓋二五兩剛雖爲正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

程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於險苟不入於險險其我如何語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心乎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陸庸成曰險非水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主

也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于其行險觀之夫世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可斷爲圓曲可矯而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乃水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得道者必觀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則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水之信惟內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丘建安曰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天險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王註天地以下莫不須

險也非用之常用之時也 陸庸成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險之所以爲大也 馮厚齋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卦全體水下水上下水自內之源而流出於外象洊水出既盈即自上而就於下曰至故曰水洊至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以之脩己以之教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主

人皆體習坎之道也 王龍溪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不厭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陸司農曰趨而下者至也常德行則險而不變坎剛中之象習教事則險而能應重坎象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大意

洪覺山曰六畫相值无所應援以其吉凶惟以才德爲本以能漸出爲尚以陰陽相比爲義 質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

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下口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僅求小得

坑坎中小穴旁入者為窞入於坎窞險中之險也趙汝楫曰彖言習坎而爻繫於初者以其適在重險之下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今以陰柔昏昧懦弱陷溺愈深不惟不能出險反入於坎窞之中宜其凶

象曰事无險易處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凶可吉初不中正失行險之道故象曰失道凶也猶謂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時位也 洪覺山曰失道者失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南

於入也坎以入為失也或曰坎而又坎失其求出之路故曰失道

質卿曰坎之六爻初與上皆失道蓋處坎有道濟坎亦有道得其道即可出離失其道終於陷沒其道惟可要歸於有孚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約說曰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以其剛中之木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之深陷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蘇紫溪曰惟其未出險之中故謂小有得若出險則大有得矣

程敬承曰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僅小得而已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既履非其位而又處兩坎之間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支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且險且枕也來之皆坎无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南

用之徒勞而已 趙汝楫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遑寧居矣奈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項氏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

矣

程敬承曰六三與初六同入坎宮而凶與勿用異者三居陽志剛亦既費心力以求出險之路特才柔力弱而无其功不若初之失道也故止言勿用而不言凶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張雨若曰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之分者也而在險時剛柔相濟君之倚信者倍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則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朱

上下同心而時難可濟故无咎樽酒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且納約自牖時講只說得開君心之明而於本文約字及本義結字全无干涉是宜斟酌或疑既相濟矣又何用納約自牖不知相際者四之所以可約於五而約之道則固不容不如是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通之乃能入也

虞翻曰坎為納也四陰小故約貳用缶故納約自牖得

位承五故无咎象言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蓋取近比而已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惟剛柔濟故得以朴忠實意自結於君從君心之所明者納誠以啓之而終无尤咎險可濟矣故卦中處險之道止四一爻盡之

蘇氏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為主五非四无與為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質卿曰將恐將懼置余於懷詩人所以興歎四與五俱在坎中時危則勢必

周易宗義

卷之四

朱

相依是以剛柔自爾其相接剛柔一接形迹自忘故相通之情超於薄物之外也程敬承曰坎之納牖與睽之遇巷皆時艱也一則正應而遇以道一則交際而納以誠故无咎均焉不然為曲而枉險未必可濟睽未必得合矣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程敬承曰坎不盈舊說猶險難未盡也愚意水以流而不盈為常不盈則平矣盈者泛濫之象也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派之極何以有此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象言祇依鄭作坻

按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者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故无咎也二五俱險陷之主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之勢異也楊止菴曰先儒曰天下之平莫平於水平五陽剛中正之象也水以中正為平平則不陷於險矣朱子曰二五雖陷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故至於既平而后无咎也

許衡讀易私言云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

周易象義

卷之四

世本二

而无其時惟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盧中菴

曰中德非有大小特以在險中阨於時勢而未得大有所施也陸庸成曰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傳云上六以陰柔居險極陷之深者也如係縛之以微纏因寘于叢棘之中險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三股為徽兩股為纏皆索名繫之微纏而又寘之叢棘重險之象也上坎第三爻故又取象三歲洪覺山曰三歲坎之數也困坎初六三歲不覿是也張雨若曰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經釋曰夫道若大路然平也失道則陷於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情伏焉其懼也夫

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

周易象義

卷之四

七九

於坎窞上言寘於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總論蘇紫溪曰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

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於下此君臣相與以際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于險枕束於微纏叢棘中而已然

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德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有

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為少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處之疾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為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卽坎宮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纒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覲覲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尤險也，亦可慨夫。

離三三離下

羅彝正曰：離麗也，明也。取其一陰附於上下二陽，則為麗也。取其中虛象，火象日則為明也。二離相重，麗而復麗，明而復明也。章氏曰：有乾必有坤，坤者乾之牝也。有坎必有離，離者坎之牝也。故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又云：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卽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卽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是也。根陰根陽始復是也。陰陽互藏，坎離是也。故君子允執厥中。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潘雪松述曰：離上離下，二陰分麗於四陽之間，故為離。離本陰體，屬陽之為正，中虛而賦乃亨通也。王世榮處內而履中正，牝之善也。外瀼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故畜牝牛乃得其吉。質卿曰：離以麗為義，物之生也，必有所麗，陰必不能不麗於陽，陽必為陰所麗。卦上下皆離，是彼此相為附依，雖欲離之而不可得者，程傳謂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惟貞則固，故曰利貞亨。約說云：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也。牛之性順而又牝，為順之至也。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故以牝牛言而曰畜。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唐凝菴曰：先利貞而後言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能亨？畜養也。養其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胡雲峰曰：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亨者，有所托於彼，吉者，无所咎於我。陸山李氏曰：乾坤陰陽之純，故居卦首，坎離陰陽之中，故居卦中，蓋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坎藏天之動中，受明為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造化

之妙不出乎此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麗也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曰離謂

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不可成也

趙汝德曰不依形而立不倚蹟而行道而已有形則不能麗上則日月麗天下則百穀草木麗土大君成位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於所寄流於察者非明也寄於邪私明之害也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於行難於

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

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蘇子瞻曰火之為物而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火

得其所附則一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之續吾明者眾矣紀聞曰責以離為下卦

既以化成天下贊之矣於離之全卦仍以此贊焉則化成天下其惟離之文明乎蘇子溪曰麗正二字已含利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

卦體以明之耳項平菴曰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

能附麗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是以二字緊承麗中

正來明柔附木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林次崖曰二兼中正五不正而亦言正者以中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潘雪松述曰陸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

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薛敬軒曰明相四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王汝中曰大人以德言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全

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明之奇者其明孤而賡明之兩者其明續而又兩明明繼照于四方明明德於天下

也洵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蔽之之况四方之遠乎

洪覺山曰明兩作為離離不必兩作也以繼明之義言之耳繼續其明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

无所遁情是照之之謂也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經釋曰大象傳惟離言大人以心知化而天耳開封

耿氏曰彖言二五君臣故曰重明象言兩作皆君故曰繼明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傳曰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具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蔡虛齋曰敬以辟咎非令其無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諱耳

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不黷武者矣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按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於君故稱離離而得臣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八十四

道之中故稱黃離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於躁即所謂明而得中者也章氏曰坤六五在上象黃裳以中德而居乎陽也離六二在下象黃離以中德而麗乎陽也故皆云元吉象曰二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持以得中道許之

王註居中得位以柔居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得中就是黃離非謂黃離在外得中在心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潘雪松述曰初爲日出二象日中九三爲過中而昃王註處下離之中明在將沒故象日昃之離彭山曰缶瓦器質素之物民間所常用以爲樂者鼓缶而歌安常樂天養志無爲之象不能如此則大耋之嗟凶也八十曰耋自此不反謂之大耋理齋曰何可久也正言其爲天運之常而不可爲也又云人之老不以生爲樂則以死爲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命則皆樂而不憂也蘇子瞻曰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吳因之曰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侯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常守分而爵爵不平卒以取禍正類此文之義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潘雪松述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離之繼明火之重災也以陽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其來如其氣酸焚如殆必至死如棄如後已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八十五

所以象曰无所容也言必死棄也四承六五柔中之主其剛躁凌爍之氣肆无所忌以迫至尊承上若此逆德也天下誰能容之

洪覺山曰泉翁曰以離火而言焚則死死則棄矣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見其无所容 質卿曰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辟咎之義益見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於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又來而之下入於坎窞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周易宗義

卷之四

六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蔡虛齋曰柔麗乎中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事不足况又迫於上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已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故憂懼之甚所以憂懼者恐不保其位也然危者使平終得保其位而吉矣離王公即是吉言以憂懼而得離乎王公之位也 經釋曰夫王公

至尊也五吉則離於王公慶之大者於憂危得之故戒懼不可後也

程敬承曰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者 洪覺山曰坎之善在行故五以上出而不盈麗之善在止故五以上離而憂畏義各有攸當耳泉翁曰古者未必稱德言王公之位則德可知 仲虎曰坎中有離自離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加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生死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 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

周易宗義

卷之四

七

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潘雪松述曰九以陽居離體之極剛明及遠能敵王所懷以正邦國有王用出征之象象旨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體相比故五用上以當征有嘉美之功 彭山曰折謂屈折而服之也屈折其為首之人而不濫及其協從之眾也 仲虎曰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兵猶火也夏官掌之上在卦外有出征之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征之所資 蘇子瞻曰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而惟
上上離人不離於人故其位為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
其所離矣而有亂群者焉則王之所征也 王王離麗
也各得安其所麗謂之麗處離之極離道已成則除其
非類以去民害王用出征之時也故必有嘉折首獲匪
其醜乃得无咎也 吳因之曰協從罔治用威而得正
卒亦不失夫畜牝牛之意云易述曰醜有二義老婦士
夫可醜負且乘亦可醜二醜為羞辱離獲匪其醜漸離
羣醜二醜為朋類

汪咸池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

用多柔義

卷之四

全人

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
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
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程敬承曰重明麗正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
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

總論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
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
剛為柔者也君之愛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
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
慎於進四急於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

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 經釋曰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終經馬象人中天
地之功於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
貴五備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之道矣善反天地
之性矣地坎多陰離多躁險且躁於理性无已遠乎

周易宗義卷五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下經

咸三三兌下恒三三艮上

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

經首咸恒也

建安丘氏曰咸二火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損雖二火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後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雲峯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咸損恒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上經象辭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婚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姻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陸庸成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於感貴以無心而為感貞於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義而

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也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以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志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未是也獨于初三

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無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四當心之處也恒惟其方舍方則無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為悅故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

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於初三五言

之其例也如此則無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二卦爻之最善者僅得无悔悔亡而已然悔亡愈於无悔咸四爻之悔亡非爻之有也

隆山李氏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比應之理又各不同故也所謂不同以咸取周偏恒取專一而有不

能如其皆偏如其專一若卦體者即未善也此六爻之義也

趙汝楙曰山澤氣通彼此交感故卦名咸爻象皆近取

周易宗義

卷之五

諸身感之至真莫若身意之所欲不言而喻咸以止為感者也爻之吉凶皆係於止其取人身為象則各因其位不當如它卦言位應蓋拇與心腓與晦股與輔在人

身皆不胥應故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卦以艮男下兌女陽下陰而陰從陽一感一應故為咸咸者感也上下交相感應豈不亨通然非可以不正感也此卦男女皆正故取利貞而事之貞者莫如取女取女大事於感通尤切故又曰取女吉謂感之貞如取女然則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丘建安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吉也。王伯厚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

姚鳳梧曰：感字便對者應字，無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也。所謂有感斯有應，有應復為感是也。造化物理皆然。盧中菴曰：柔上剛下，本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也。陽降以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止而說，長止而兌說也。止則不隨，欲動以止，行說則不為邪，諂不失其正，所以利貞。男女之情少者最切，男先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感應之誠无踰此所，以取女吉。

楊敬仲曰：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非止與

說離而為一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之萬象，水嘗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無感也。兌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无應也。感而无感，應而无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無心之感，所以為正也。經繹曰：無心之心不動於欲，故咸止而說，惟成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不言咸，其心深夫。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止字重，感主於說，止而後不妄說也。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咸之所以能感，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即以和平感，而天下自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感通者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機，惟是矣。卦中曰：虛曰貞，曰居曰順，曰光大，皆情之類也。張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咸之妙也。洪覺山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

萬物間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可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

敬承又曰天地感乃二氣自相感感以無心者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於感空空洞洞之中自成一段冲然蕩然之體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於感感非其正便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天地之情亦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 吳一源曰六爻陰陽相應也爻詞則以求應為戒何居益陰陽相應正也心係於所應則心為憧憧而所應為朋從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

傳澤性潤下山性受潤澤在山上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元俞琰云山澤之氣相通以其虛也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程傳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孫氏曰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汪咸池曰無我固虛有主則實咸主中虛乎主中實實而虛者感之門 陸庸成曰彖傳言感象傳言受感非將迎受非留滯何也常虛之體我不能不與物接

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來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說居止也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靜而後為居也良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體為說說宜感而五失之六爻大意質卿曰之六爻皆主於感人者也而皆未足以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為足以動眾咸腓則躁動何足以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而自拇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逆為極則而自咸拇以上則皆窒之故曰觀其彖思過半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

蘇紫溪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無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彭山曰咸以靜為體六陰當卦之初在止體之下宜靜者也而與四相應即先有所感故為咸其拇之象象曰志在外也未感而志先馳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未

傷於靜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陰柔不能待感而先動象咸其腓而凶亦戒詞也然本體良能止其所又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居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王註陰而為居順之道也不躁而居順不害也二五正應非戒其不感欲感而後應不可躁也 張幼子曰咸良皆取身為象良腓不言吉凶咸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即良其腓矣良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九三與上六應上居說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人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良主何以感於所說而隨也止體之終止極則偏而為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箇隨人耳隨者柔道也三陽剛而亦不處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質卿曰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即二之所謂居也二不能居三亦不能居居之即吉矣故三之不處猶

二之不處既曰咸其股即是隨矣又曰執其隨者重在執字其志甘於是而安之不疑執之不變誠由其不中而心有所繫故也 洪覺山曰謂為在下初二所拘執亦可

九四貞吉悔凶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凶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楊龜山曰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已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狹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焉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

形其照幾何 洪覺山曰貞往來皆定之謂往來夫何害所害者有感而憧憧耳憧憧爾思則思之所及者朋則從之其思之所不及者非四之所能感亦非四之所能忘四之不忘生于思朋之不忘生于從如曰得朋曰朋來曰朋蓋簪皆出無思以得則非朋從矣 朱晦翁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蓋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又云往來憧憧只是著一個心迎的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心

唐初范曰憧字從心從童口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營營擾擾心無定主即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憧往來 楊誠齋曰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

程敬承曰光大原是虛體太空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其自往自來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憧思慮為憧憧者虛之障而塞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未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九
唐疑菴曰心之官本思惟心體未明則其覺性皆發而

為思一涉于思則散亂紛飛勢所必至矣習靜之人每苦于此故有隨時起照之說終非端本澄源之謂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靜五靜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未矣孔疏末猶淺也感以心為深也 唐凝菴曰悔生於動不初復何悔乎故直曰无悔此其特志抑未矣何也天地聖人不容廢感正以天地

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之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此不可也奈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體之正乎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程敬承曰如良背則為靜得其所而心可通於天下矣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胡雲峯曰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狹矣況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況無實乎童景孟云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頰也徧約說曰上以口舌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上
蘇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

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取竝舉而我不知忘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感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爻主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何也咸拇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又曰凡感貴以神橫渠先生謂咸卦六爻皆以期必於感不盡成道故君子以虛受人也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無意必固我者也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

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洪覺山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慮次之言說次之拇脣百體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恒三三 巽下震上

趙汝楙曰男下女者婚媾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卦名恒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范氏曰諸卦以有應為吉此六爻相應而无元吉者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為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恒之所以能亨者由貞正也故曰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約說曰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註恒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恒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無違故利有攸往也

張雨若曰常而久方盡恒義不常則久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宋知德曰恒者長久也以恒論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且久而不變也

恒久也恒之義也剛者宜止而上卦為震柔者宜下而下卦為巽得其順序乃恒分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必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所謂相與以動也震動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巽順以順為體動无違逆所以可常動而不順豈能常也 唐凝菴曰咸恒俱以剛柔相應獨言之恒者咸取无心之感有應則有心恒取有常之道相應則可常此四者皆可久之道故卦名恒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蔡虛齋曰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無不正也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庸何不正之有

唐叔菴曰天下惟道爲正，惟久於其道爲恒，所當恒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卽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無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正之所在，則彖所利之貞也。蘇紫溪曰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

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變斯通，通斯久，以得其貞，常无息不然。日月四時其較著者，取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而貞而利往，卽終卽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於其道，卽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五

權常變，闔闢動靜，何所往而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程敬承曰久於其道，是吾儒學問極到處，故曰終，猶言了頭也。學到了頭，生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之所以利也。

唐叔菴曰天地之久，自然於道，故先言道而後言久，謂之不已，則其終始循環之運也。蓋天下之事，止于一始一終，終則无所往而不可，恒矣。惟終則有始，循環无端，則愈往愈見其不已，愈往愈見其恒矣。焉得不利。項氏曰聖人懼復者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

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惧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

得天者得其自然之理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聖人句重久道化，化其心成，成其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四

程敬承曰天地萬物，總不外此恒久之道道，不可見，所可見，惟情耳。如風雨雷霆之相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卽此是恒，卽此是情之可見者也。洪覺山曰咸以觀其初，恒以觀其終，初心者本心也，凡人物之心之情，必于久而後知，亦必于變易不二而後定。觀恒之義也。朱子曰物各有個情，有個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個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是一般長長，恁他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楊敬仲曰觀其所恒，卽所感知，所恒卽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故无所不通无。

所不恒天地萬物之情如此

李隆山曰易中諸卦大率兩兩相從合兩為一陰陽相
策則其為用可以至于久大若夫以異遇異陰老陽少
則為易以兌遇震陽老陰少則為歸妹不若成
恒陰陽氣等无差此其所以為下經之首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
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蘇子瞻曰雷風非

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也
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張

兩若曰雷風變也而以爲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
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爲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五

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爲不易方也 洪覺山

曰天下之至健莫如雷其至疾莫如風體雷風之健疾
不敢自弱以撓於中是所以不易也學者能以風雷之

益改過之義合而觀之其功可知已 史繩祖曰雷震
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恒故立不易方

益則先巽後震此變動故益遷改可見恒易二象異
蔡子木曰德之恒者以其知友常知友是立不易方也

恒六爻之戒爲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
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異體天資

純粹可以勉學者能又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洪覺山曰恒之六爻彖意盡之矣有終則始隨時處中
以圖其始焉爾矣是故初六始交也浚深也始終上下

義有深淺而遽以正應之常責望之過則其勢必有所
不行如程子所謂劉蕡之類是也 張雨若曰初六之

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
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

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閣不下接又爲二三所間譏口交
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往又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六

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

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凶既凶又曰
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小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

言始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所自來矣
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者皆浚恒者也凡卦之

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 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
久於中則不失正矣所以悔亡易述九二以中德應五

五復居中以中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

中也

程敬承曰悔自內出者也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疾

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

凶夫久中而止悔凶也以陽居陰之為累也或曰不言

吉利者聖學正誼不計功此所為恒也又曰久中不是

中中便具通而能領正所謂立不易方者

象肯咸九四恒九二皆以陽居陰非貞也恒之二不曰

貞而徑言悔凶咸九四不正不中恒九二不正而中中

重於正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七

潘雪松述曰葉良佩曰九三處得其位謂宜固執不變

然以其過剛不中又與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

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為不恒其德之象郭雍曰九三

剛已過中而與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或進

之羞雖貞亦吝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張

則若曰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全不恒上

羞之者眾不知為誰故曰或朱子曰承者猶言人送羞

辱與之也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

辱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

人无可逃於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

而巳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久便久了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則久非其道矣

恒而非道雖恒奚益无禽之象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

動馳驟之事故此爻與解皆言田卦有震也 唐疑菴

曰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又况

初之浚恒本不相得乎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者也 仲虎曰師之六五口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

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

故曰无禽

程敬承曰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以田為

禽故云安得禽約說曰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

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好 言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

也天子制義從婦凶也

經釋曰常德非常不常其常執常 非常之常六五

以柔中下應剛中式常爾心從一而終是婦人之貞也

惟婦而吉矣夫五夫子也道在制義乃以順從於人為

恒則失其陽剛之正而凶彭山曰恒以惟變所適為貞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八

五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恒者執一而也豈利往之貞哉

孔疏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五係於二是從婦凶也

程敬承曰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

人則從一而在夫子則制義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

者惟我主裁之意如徒一于順從是夫子而蹈婦人之

為也故凶唐疑菴曰恒以夫婦為義夫柔婦剛其德

悖矣雖謂之恒其德而猶有此分別于此益明久于道

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丘建安曰二五

周易卷之五

十九

皆位不當而得中者在二則悔凶而五曰夫子凶者

益二以剛為常能常者也五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

非夫子所尚也

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

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

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于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或曰從一指夫言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

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施而

得也經釋曰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

哉震終動極以振為恒夫振則何可恒矣終日馳騫盡

而不知其盡也凶而已矣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

一時之失振恒而亦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而

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總論恒是人之義德然要歸于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

而不知變非貞也初之浚恒可以為貞乎二之久中可

謂之非貞乎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

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

不知變其義為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讀者當自

周易卷之五

二十

得之

陸庸成曰浚於初而震於上者其巽震之本末乎浚與

之入也振震之動也三爻為貞而不恒四爻為恒而不

貞五爻則恒矣貞矣而在婦人則是者夫子則否

遯三三乾上三三乾上

陸庸成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

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為君

子也王註遯與臨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

故剛遯也仲虎曰遯以二陰之義成卦以四陽之遯

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

遜亨小利貞

林次崖曰遜亨言遜則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益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義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時而遜也彭山曰遜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程子謂審武子能沉晦以免患即此義也

程竹山曰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然小人之害君子亦非小人之福也故以利貞戒之戒小人以无害君子也

吳一源曰遜之義取諸遜之遠逸非退藏也二陰在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二

未至於盛而迫陽也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否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云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

王註遜之為義遜乃通也遜而亨者遜中已有隱藏善處之術故即能亨也剛當位而應在人事猶有可為疑於不必遜者只是時非可為遂乃與時偕行超然以遜此其心之遠寬如何所以亨 質卿曰遜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可與達權者道難為拘方者論也如遜而

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遜則无頭腦无

圭角然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機先有對面相遜而無痕迹者是其遜也若勢已亟而

昂所以遠之殆矣殆矣 蘇紫溪曰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遜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遜世遜豈徒為隱逸者哉

遜而亨非以退為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張中溪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臨之象曰

剛浸而長遜之象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益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朱子曰惟其浸長

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見是他之福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二十二

洪覺山曰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胡雲峯曰遜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在天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唐疑菴曰君子之遜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也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

且晚一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 陸庸成曰遜止言時足矣又曰時義

之大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遜而得其宜又決之各謂之時義剝之象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與時行也而

況於遯乎。識得此義，方知其大。又曰：遯之時，遯之義，皆君子處時之妙。哲人先天之大機，豈不至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湛原明曰：天下有山，是陽止陰於下，而脫然高上，不為所凌之義。遯之象也。不惡也者，無大聲厲也。以絕彼之迹也。嚴也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也。无有作惡而嚴以自守，乃君子之常，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彼雖上凌而迫之，而逆其不相及矣。此之為君子之遯也。夫遯者，蚤見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於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蘇

庸易宗義

卷之五

三三

紫溪曰：聖人之嚴，嚴於治己，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此所以為不惡之嚴也。夫過嚴之近於惡也，其幾希之間乎。彼未能為聖人者，寧嚴而已。程敬承曰：君子以天道自處，苟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於其下，而遯不可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不厲，不往何災也。

洪覺山曰：遯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者，尾也。遯尾，斯后時而不可及。厲，斯災矣。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當危而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地卑職微，于義尚淺。

古之人有行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往者，往有為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之筭，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程敬承曰：味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本義：中順二字，要分明。中，不過時順，不拂時有與時偕行之意。執之用黄牛之革，非必於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

庸易宗義

卷之五

三四

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游讓溪曰：六二固守其志，確乎其不可拔，而潛隱不露，堅乎內而順乎外，故曰執用黃牛之革。

陸庸成曰：遯之最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遯，則不言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子，小人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亦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之固也，小人不能勝我，而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徐進齋曰係戀也比乎二陰宜避而繫故曰繫係遯是為小人私情所牽係而不能決去者夫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 孫質菴曰疾者行之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者也惟以此繫遯之道畜臣妾不可無疾厲耳益出處大節與泰養私恩同故可施於彼而不施於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無所利耳

游讓溪曰繫戀之久正氣消凶力不足而困憊也畜臣妾之道豈可以當大事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疾德連綿字樣以形容其疾之甚也彼其繫戀處昏昏憊憊如病狂喪心者然困憊之甚所以厲也

呂涇野曰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其畜臣妾之意然陳讓不足言仁傑幾矣蓋君子不幸而實世道之幸未可少之世之君子有過此時用此道不知畜臣妾之象乃以不可大事責其後時者不得此爻之吉也
程敬承曰一說畜止也下體艮三土止也柔勿進必馴服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畜乾剛以畜去小人為事此非三所能則係之物也遯亦類而與木義稍戾姑存之以備參考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敬承曰四乾體剛健豈其有所好於小人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或欲遠避迹以潔身益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策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絕之以遯故曰君子吉小人否

質卿曰天下之事有斷斷乎只是君子能之而小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敬承曰遯何以嘉美也凡遯之不美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剛陽故能遯也中

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其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剝陽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郭白雲曰九五嘉遯隨而不流無繫也無執也無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游讓溪曰正志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此道坤道之別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最處卦外無應於內心，無疑戀超然遠舉。故有肥遯之象。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肥者疾德之反也。劉牧曰：處不遜名，遜而不遜，出不榮祿，不遜而遜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撓，世界者也。在遜而疑，則絕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唐疑菴曰：再進而恐，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无所疑也。獨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而無入不自得。遯之蚤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

游讓溪曰：上九身在事外，所謂无譽于其前，无毀于其後，无樂于其身，无憂于其心者也。何疑之有？无所疑，須知他去的氣象，灑灑落落，无一點塵埃染者。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推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

心焉。上九則甘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蘇紫溪曰：遯豈聖人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于忘世，亦无心于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撓乎世味，唯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木子臧也。當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二

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結與兩生也。

大壯三三乾下

震上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章氏乾一也，震動於上，為大壯，艮止于上，曰大畜，皆四陽之卦。故卦詞皆曰利貞。

大壯利貞

洪覺山曰大老陽也乾六陽何以不為壯也純也惟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故曰利貞則以其大之動者利于正也不與復臨泰同言亨者彼之三陽在內也噫女之壯不可取剛之壯猶可貞女之壯即於婚之初剛之壯至四而后言焉聖人之心可知矣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壯則不可以勝小人不可過也四陽足以勝二陰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雖卦傳曰大壯則止也丘建安曰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凌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九

張雨若曰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可不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正本壯所有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敬仲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是剛以動也經釋曰天德時動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策非以大壯也大謂君子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貞邵二泉曰大者壯也壯之體大者正也壯之道君子勉於正則大在其中矣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為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至正至大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九

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體耳如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於天地正大之情拂矣陸庸成曰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大者正也萬物之情容有不正故止曰天地之情其性之正者不可見而性發于情者則可見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踐于中而后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弗與勿較自在也。

敬承又曰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於義理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不用壯為貞。用壯為匪貞。故貞者壯之所以大也。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无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傳 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旨初九在下先動。壯於趾之象。雖卦傳曰大壯則止。陽止俟陰之消。未可遽進。故征凶。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初九非有凶道也。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故象曰其孚窮也。主於必往而必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敬仲曰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陸庸成曰

此所謂以禮視躬。善維壯者歟。

趙汝楨曰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故不恃其壯而猛進。此所謂利貞也。聖人於陰陽消

長之故。一陰言女壯。先事而慮。以曉天下也。二陰則陽。趣三陰。則道消。至於四陰五陰。聖人蓋憂深而意切。今反為四陽。直可為君子幸。而諸爻多戒勉之辭。唯二以中正而吉。非抑之也。愛之也。愛之以養其壯。乃无躁決之失。然後陰小不得乘間窺隙。而剛之壯无窮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潘雪松述曰大壯以不用壯為貞。九二本未為壯。然重剛不中。在乾體之上。過於剛。而果於用者。小人血氣未除。自矜其力。而用壯。君子理義未純。自恃其智。而用罔。

罔亦君子之壯也。爻位雖正。以壯為正。其正必危。如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角也。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特壯貞厲。其象如此。小人用壯。無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所念幾何。安得不以罔困乎。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做之意。洪覺山曰泉翁曰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用則為強暴。為威猛。為无禮之勇。是壯未為病。用之斯病也。罔猶度視也。小人者。上六壯極之小人。小人用壯。而君子乃罔視而輕觸之。貞正而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知善用其實亦壯而已。厲者將危而未至于危之謂也。項氏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恐人用以剛居剛為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為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于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楊止菴曰：蔡言曰：陽盛之時，不宜過剛，聖人雖喜剛之進盛，而猶抑其太過，以示教戒也。胡氏益曰：在大壯，其辭危者是也。此三爻健體而初三皆有戒象，二獨有取者，以二剛居陰，又中以剛中為貴，故重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羊

潘雪松述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壯之主也。四陰位靜體而九居之，壯而得正，故貞吉。乘諸陽之進，志在消陰，疑其迫也，不能无悔。正則不極其壯，而悔可亡矣。程敬承曰：不壯為壯，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輓，大壯之象也。輓壯則車強，云壯于輓，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洪覺山曰：不言角趾腓股之類，而云壯于大輿之輓者，言已无所用于壯也。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羸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今在輓，輓壯則大輿由大

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夫之決乾之純矣。四爻全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蓋羣邪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輿有積中不敗之善，陽故稱大也。乾輿本可以行，又有震力助之，若輿之有輓矣。以此大輿之輓，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尚往全在能貞上來，不申下句者，兩象一義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羊

趙汝楫曰：羸角則尼，吾行藩決則尚于往，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后遂剛，其可妄動乎。項氏曰：自四以往為決，故為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為大輿之輓。輓在輿下者也。四為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夫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又曰剛長乃終。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羊羣行而喜解，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

皆為藩以禦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
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
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 姚鳳梧曰以柔居中
何為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
不斷者所能為也 林次崖曰柔居中是柔在內也為
失其內剛也

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
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
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很故
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五

上六羸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
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 羸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
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羸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
角進退皆不可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
吉耳 洪覺山曰不詳審於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后
知艱焉其亦壯極則變也哉 胡雲峯曰上之壯已極
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
過剛必至於自困故可勉之以艱也

項氏曰上六居動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

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難則
不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勉於咎故曰
艱則咎不可長也此雖教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

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
象聖人亦因其才之可至而教之臨之六三无攸利象
曰既憂之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
三變則為泰大壯上六變則為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唐凝
菴曰以震之驚懼故知艱也咎不長即是吉非別有吉也
蘇紫溪總論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然如是可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五

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慎其進
不以正而其終必至于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
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寶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
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
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
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
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為
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於天下而不
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
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為害也有象吾心之私其為害

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靈而能去國家之靈也哉唐人口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三三離上明夷三三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又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眾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陸九淵曰晉上離下坤六五為離明之主三陰順從是以致吉而二陰爻反皆不善金賁亨曰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於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洪覺山曰康侯者安民之侯不言公卿而言侯者侯治其下也成功之侯未免君臣草昧而未定上下艱厲而不寧至乎晉則安民无事矣諸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為大明之世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

馬而頌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問三享之勞晝日三接 雲峯胡氏曰屯豫建侯震也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衆象晝日三接離為日有中虛象崔憬曰晝日三接喜其來而親之至也唐疑菴曰五為大明之君二為康侯自五至二歷三爻三接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蓋以明為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唐疑菴曰總一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三十一

卦言之則離明出于地上日之斯升進也以內卦言坤以其順而附麗于大明之君亦進也大明以五在大之位正見其為中天之晝日也以外卦言之則離柔進而上行非復明夷之在下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者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大明自柔而進則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蕃庶錫之厚也三接禮之隆也極言其上下之交進之道也

明出地上无所不昭當謂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

所謂小心翼翼以事一人者，重在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重柔字，柔故能虚心而禮賢。張雨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疑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其所為順麗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洪覺山曰：明出地上，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晉而出于地，故明耳。夫一日之為也，出之則明入之則暗，向之則明背之則暗，出入向背之間而明與不明分焉。是故君子之學在自昭其明德，昭者昭之也，止于撤其蔽而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九

也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者也。潘雪松述曰：

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程敬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上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昭之意。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又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於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而上應竊位之九四，故欲進見摧

摧處最易奪所守，故戒以守正則吉。謂守正終必見信于上，得遂其進也。設有未信，亦當義命自安，不急人知而名焉，則不自失而无咎矣。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切勿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胡仲虎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于裕，貞與裕皆戒詞也。

程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願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素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九

別无以奪吾守，故均謂之曰獨。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無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也可，無適不可行，吾正也。程傳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君子之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后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什之。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唐疑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上下未交，故四得

而阻之。惟上下未交。則綽然有餘裕。進退可以自由。故寬裕以俟其進。可以无咎矣。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亦安得摧之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王註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曰晉如愁如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无應而回其志得正之吉也受茲介福卽是貞吉處王母六五陰象也六二履貞不回乃受茲大福於其王母也福錫自王受自我豈倖得哉象曰以中正也原其所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一

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

呂涇野曰愁如者上疑五之不斷下防四之見害若司馬公於宣仁是也

陸庸成曰摧如與愁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受道之不得行也初之貞與二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故復勸之以裕二因其本貞而堅之故遂大之以受二得坤道之純以中正者以德受之而无愧也仲虎曰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皆戒之

曰貞吉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惟以不失在我之正爲吉質卿曰大抵仕進不要太銳不要太順有摧有愁皆是好事情若一氣做將去後來亦少意趣聖人知此故有貞之訓

六三衆允之悔凶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四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凶易因曰三居順極可以進矣猶然不肯遠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於悔也經釋曰初二貞反之身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二

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不中正諸講皆作无德說夫无德何以衆允而悔凶薛畏齋曰三居下之上无應于五維持左右者无其人宜有悔矣此說妥

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摧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則進而麗于大明矣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豕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象吉鼯鼠以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三陰欲麗六五大明之君九四以非類畏忌羣陰自疑其往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是貞而厲之道也

程敬承曰四無貞以進而固為貞也竊高位而欲潛據之以為固雖固必危本義云貪而畏人衆所未允故有厲也 洪覺山曰四有二忌回戾近君而忌其明悍邪圯族而忌其逼故晉貴同類也

趙汝楳曰晉晝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居四則位不當也 許慎說文云鼯五枝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水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此之碩鼠象其貪於進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

六五悔以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敬承曰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故其悔可凶然而不可有心期必也計功謀利一念其為治道累不小而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也況晉至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鼯鼠不得竊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勿恤者純王之心也

吉之道也曰无不利此无意于利而自利者也

胡雲峯曰用其明于計功謀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

陸庸成曰凡先言悔凶者則所以悔凶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蓋五之悔全由恤得失之心來能勿恤則心體光明矣故小象之往有慶專承勿恤言也況五本為明體惟以六居五故純其心則為體陽而用陰雜其心則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王霸之辨手

因指曰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易傳曰六五柔主宜不立者聖人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

漸之以悔凶以勿恤以往吉以无不利傳又曰有慶是四者它卦或得有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而有之然則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尚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虛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就謂其柔而不立哉要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然爾 經釋曰比取地上有水晉取明出地上主坎離中爻故比五顯比而失會不誠晉五悔凶而失得勿恤其義通也 程敬承曰六五離體虛中故其心靡然下以柔為累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潘雲松述曰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故象晉其角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耳。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五

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為晉其角。用亦窮地也。

馮文所曰初之罔孚。至三而眾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弗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

陸庸成曰處遯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言悔。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就進。故臣道貴順。君道貴柔也。

明夷三三坤上

鄭玄曰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王世安曰。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為之矣。

明夷利艱貞

孔疏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堅守其真正之德。故利在艱貞。蔡虛齋曰。他卦只云利貞。此曰利艱貞者。蓋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須艱難以守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六

彭山曰。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張婁東曰。貞則晦其明是也。加一艱者。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敬承曰。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什明夷之義。未可便說處明夷之道。至文王以之句。方云古之人。曾用是道矣。下節亦然。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

多韜晦善藏 之意此文王所用之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能正艱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選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當此時事之不可諫之不行直直的以正道持之又做不去所特默默周旋獨有此志耳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委曲曲千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七

汝吉曰明夷時之窮也而道則彌窮彌通者也其當文王箕子與紂之事耶內明外順以蒙大難奉昏主以明聖拘羑里而卒免也其明夷其艱貞也而道在文王矣親遭內難卒正其志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也其艱貞其明夷也而道在箕子矣古明夷未有如殷受之世古明夷之世未有如二聖人之艱貞者故經惟明夷以二聖並贊於以見時命大謬而至德凝焉至道存焉非聖人不能行易道非易道不能濟聖人也經釋曰大易皇皇大範洋洋終古為光即明夷豈有傷哉胡雲峰曰聖賢之於患難身繫繫斯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張

幼子曰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為文王與其子明而晦也用之以居易則為蒞眾之君子晦而明也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質卿曰用晦而明是千古蒞眾之法天下之事所以破壞而至于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乃能用晦愚者却只用明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亦可以識用晦而明之一端矣王註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辟也吳一源曰是道也以蒞眾亦以處已常則為瀆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四十八

哲變則為艱貞 羅一峯曰蒞眾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咀得極細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為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也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晦明妙在用晦用字體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朱子曰初尚能飛但垂翼耳于飛垂翼初九明夷之象也去明夷之主尚遠其傷未及早見而遠避斯免于傷也君子于行祿位可无戀也三日不食困窮可无恤也去此而他有攸往不免主人之言亦姑聽之而已其所全者大也 洪覺山曰明夷于飛其傷在外遠不及身情所難見而難明君子獨能見之故其于行以三日不食為義如賁之初義所弗乘所以速往也食則不可往矣世俗之人知有所可往至于幾微而往如穆生之去于不設醴酒之日雖申公白公不知也其非之也宜矣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有言或諷其迂或議其拘不可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早九

說去之早也 孫質菴曰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惟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暗主比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有夷於左股之象夷於左股左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此時正宜見幾而作浩然決去如極馬壯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於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孫質菴曰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蹇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極之義者按象傳曰柔順蒙難則順者正處明夷之道也二陰柔有此順德故能速於極救而得其則虛齋分順則為兩意則以字覺无著落或曰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極是為順而得其則也 一說傷而未切國難猶可匡救須用極馬壯以佐其急乃吉馬壯謂初九九三陽為壯健之馬籍以濟艱難於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弗論也

項氏曰明夷六二用極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渙初六用極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爻辭意在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一

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為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 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曰順也救禍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則者道之常也 唐疑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也 蘇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

者行不及食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潘雪松述曰昏王在上群陰乘之從君於昏皆民害也九三以剛德在明體之上志與上應為君除之故為明夷於南狩之象殲厥渠魁得大首也不可疾貞以明克暗以至仁伐至不仁必不得已而動无逞剛欲速之心乃得為貞貞即艱貞意也。又曰諸家皆以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伐紂之事須假五年為不可疾貞之證非也。彖利艱貞釋彖實以文王箕子臣節為萬世法。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一

者若以南狩為牧野之師得大首為獨夫之誅抑與彖旨戾矣。大抵諸爻皆發人臣艱貞之義上六則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蘇紫溪曰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尤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數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翟中泉曰一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二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

篡弒之禍也。

志字多少涵蓄言其志非富天下為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其大首則其志乃得大矣。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胡雲峰曰上為暗主下五爻皆君子之明為其所傷者初二三明在暗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暗尚淺猶可得意于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遜也。蘇紫溪曰二在外卦為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為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楊止菴曰明夷取股腹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二

當明夷之時人心唯欲遁而已苟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未有獲也。故四以去害為獲明夷之心。按爻辭入字與出字對見得深處亂朝而傷害不及雖入而

可出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以柔居尊為明之主而象曰箕子

之明夷言箕子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利貞謂宜如箕

子之貞也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 鄧伯羔曰六

二中正體離箕子之明也為六五暗君所掩是箕子之

明夷於紂也在難之內而難保其中明知以藏之愚以

出之得其正而時不能遷明豈可息哉

約說曰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

何嘗滅息就是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三

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時而息哉唯明不息故忠義炳

朗精忱憤烈迺可謂箕子之貞耳 蔡虛齋曰若其明

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

程敬承曰箕子之貞艱貞也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

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保而其明遂至滅

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

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

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胡雲峰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

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矣人之明未必傷也卒
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知者亦可鑒
矣

潘雪松述曰夫厲其明以照四國者自極其明者也自

極其明必反為暗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

必然夫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

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爻象

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於箕子之明

夷見之矣此則言用晦而月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

明夷 蘇紫溪曰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四

胥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

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

而反明為晦則者不可踰之理君道以明為則失則即

是不明晦

總論建安曰明夷一卦以商周之事繫論上一爻極暗

為紂之昏棄五近暗為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暗

就明為微子之遁去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之伐

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于暗為文王之姜里初去暗稍

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陸庸成曰明

夷之時貴於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 薛畏齋曰

明夷之時暗君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 之智二守常而經初通變而權主於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家人三三

離下 睽三三 說上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欲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欲其相遇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乖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五

蘇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張邦奇曰內離外巽相麗以巽家人之道也又內明而外巽處家之道也 陸庸成曰巽德為巽離德為明通卦諱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文中子以明齊內外為義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非巽有齊之義也 金賁亨曰初三五上皆陽男象也曰閑曰嗃嗃曰曰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二四皆陰女象也又辭所以責女者略矣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也

家人利女貞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象曰利女貞

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字則男亦在所貞矣 朱子曰正家之道須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弟夫夫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十六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唐凝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首坎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 苟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邵二泉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也舍正而為嚴則嗃嗃矣 又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承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上其家而一

家有所嚴，故稱嚴君。丘氏曰：父母即一家之君長也。君長嚴，則臣下肅。父母嚴，則家道齊。趙汝楫曰：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靈也。賈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嫂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友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正，而莫難於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程竹山曰：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周易象義

卷之五

五七

非以象天地也。孔仲達曰：男女正義均，天地道齊，邦國此二語，該全象之旨。孫質菴曰：正家而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曰：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既炎盛，復還生風，內外相成，有似家人之義。故曰：風自火出，家人也。正家之義，修之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通見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誠。言既稱物而行稱恒者，發言立行，皆須合於可常之事，互而相足也。

汝吉曰：火不必風，風不必自火出，而火之風，固自火出，其言精矣。家人風化之本也。君子知風之自，則反躬急焉。敬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防檢也。諸子相曰：言行止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說言而能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唐凝菴曰：家人一氣而相通者，火與風俱以氣用，巽與離又近在一方，風自火出，則一氣之流通，火之熾，皆風之力矣。故稱家人君子觀此，則知家人之正，皆自我出，惟于吾身言行修之而已，有物不誕也。庸言之信是也，有恒不詭也。

周易象義

卷之五

五本

庸行之謹是也。蓋舍言行別無修身，舍修身別無齊家矣。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洪覺山曰：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閑。閑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九剛在初，其志未變，閑之于其始，禁于未變之謂豫也。習于遠，斯變之而難矣。初又獨不言吉何也？方將正志求以免悔，而何吉之遽及哉？潘雪松述曰：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

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也。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居內卦之中上下皆陽婦德柔順无專成故无遂事。婦正位壺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夫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柔繫采蘋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道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五九

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唐疑菴曰二實正乎內之女象所言女貞之利者也。事得專成曰遂。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惟二之順故守其閑于前。謹其節于後。事必禀命。唱而後隨。一毫不敢以自用自專。故曰无攸遂。巽指五曰以者在閨闈之中。供饌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之所謂維濟食是議。乃正立乎內之事也。蓋始以五之正。正乎二。既以二之順。順乎巽。此其所以貞而言也。張萇東曰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壺食之外非所與也。蔡虛齋曰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不

能而在于能其所能。象言易象言順以巽者二蒙六五以本爻之變言漸六四以本爻不變言此指所應爻言皆有異象。

九三家人嗃嗃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彭山曰嗃嗃嚴厲聲九三以剛在離體之上治家過嚴而發於聲之厲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悔厲然猶不失為正家之吉道也。反是而嘻嘻則吝矣。

傳云在卦无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

肆。寧過於嚴也。蔡云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入尤見非所宜而可吝也。胡仲虎曰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嬖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疑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於始則為開劑於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於三者以三在內。外介耳。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

道也。二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貴。財帛金玉之謂也。果。然則亦不足以爲大吉矣。蔡云。禮記云云。與陰主利之旨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可致矣。程敬承曰。富者阜也。四順以正位。一家康阜。豈不大吉。

胡雲峰曰。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一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游讓溪曰。九位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假之義。奏假。元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卦之九五。陽剛中正。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内外交正。禮教不忒。所謂離離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也。汝吉曰。家難而天下易。故王者以恭己正家爲兢兢。王格有家。則不勞憂恤。而自吉矣。何也。適可遠也。風之自也。誠一之能化也。吉也。古假格通。至也。感通也。語曰。王假有廟。幽可以治鬼神也。王假有家。明可以治天下矣。

唐疑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闕。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蘇爻感彼。必以真愛應。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卽閑與節。皆真愛所流溢。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相愛以道也。分不定。則責。卽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爲用者。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愛以聯交。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內情義不親。非合異爲同也。九五能假有家。則一家名分定。情義篤矣。故吉。朱子曰。這裏。方成個家。若家之人。有一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六十二

之不相愛。卽非家矣。而何以曰有家也。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程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蘇紫溪曰。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楊誠齋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姪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嬪。其不交相愛乎。或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堯之協和時雍。始於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四海無不交愛。此正家

之所以為大。

九有孚威如終吉家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
孚矣而陽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儀如思不務義情不實
禮正家久遠之道无踰於此故曰終吉始終皆吉猶
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纔言孚便要威以信治家以
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威生下反身身
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程傳治家之道非至誠
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人自化為善不
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

周易象義

卷之五

李三

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
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失
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
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卦終言之

楊止菴曰或曰彖詞以五為嚴君而上九以威言九五
以愛言然則異歟曰嚴其義也所以明分也正倫理是
也愛其恩也所以合情也篤恩義是也家有倫而不違
理尚恩而不協義乃過於愛而不知嚴又安能正也故
以嚴為本而又以德感之又以愛交相處之然後謂之
治家之道也易傳曰治家在政睦家在德政以治之德

以威之治即嚴也威即假也故威愛用別而其道一也

洪覺山曰孚者誠身也反身也反身自誠而一家之人
無不與服是威之所從著也非聲色之為之也夫家道
之成人情未有不意滿而玩忽之者而九剛不然此所
以能有終也家人之義其善矣哉唐陸贄曰初家之
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本在
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視其所以闢家
者皆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孚則開之自
見其行節之自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
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嚴

周易象義

卷之五

李四

以此豈真以嗚嗚苦其家人哉
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開二能節五
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焉彼二與四不過順之
而已順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王家者故家人重嚴
君尤重反身

睽三三離下

程傳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
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
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五陰稱小趙汝楫曰卦言小事吉以六五用睽之才不可以大事也程可久云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孔疏大事謂與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小事謂不待眾力者雖睽亦可陸庸成曰當睽之時而欲圖大事非變革則不可故得三善僅可小事睽之反爲革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睽用大矣哉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本五

唐疑菴曰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分不明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爲卦也言乎其始之分也

楊廷秀曰物聚則朋睽則孤矣焉得而不睽睽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叛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陸庸成曰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既

睽而不能合者世道人心之睽也必睽而乃有合者天地萬物男女之睽也故以吉則小以用則大

鄧伯羔曰澤與火俱動故睽火動而澤止无睽矣洪覺山曰朱子曰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居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家人何以不睽也長中之女與少不同且柔居正故也象言革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胥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本六

說而麗明言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孫質菴曰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勢也得中而應剛重應字有其輔也得中而應故雖不能大有所爲猶可小有所濟張雨若曰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爲打頭一睽字睽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唐疑菴曰火動而上炎澤動而下注上下遂至懸隔睽也中少二女同在一卦故稱同居卒之有行各必有家故其志不同行又一睽也言其象也言乎卦之情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雖進而上行以其柔中而應乎二之剛中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也何以止於小事也兩

皆奈卦而合睽之主又柔也 汝吉曰小事吉蓋睽之吉也抑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高定位員方動靜何睽也而綱緼化醇合以育物其事同矣男女正位異姓殊體何睽也而剛柔唱隨合以成家其志通矣萬物芸芸別生分類又何睽也而性情聲氣相應相求其事類矣蓋必有睽也 然後其用可

以合而同令有陰而无陽有柔而无剛不合異以成章將能行乎正如火澤不睽則胥息而无害耳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大用由焉故易无用不行也易莫妙于反對於睽尤見反對致用之妙 蘇氏曰人苟惟同之知

周易宗義

卷十五

本主

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林次崖曰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以為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代淵曰火與澤混同則有害用不相通則功不成而物不濟以明其體位須異而其理須同所謂同而異也

陸庸成曰彖示異中之同象示同中之異處同人則類以辨之處睽則同而異之易之道也

程敬承曰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彖謂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天下无事可以獨成故彖謂睽須用合矧所以化異也

敬承又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矣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而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

周易宗義

卷十五

本主

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而同之道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非正應動而成睽有悔也而與四同德終必相合其悔可亡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 洪覺

山曰睽初何以悔亡也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所疑于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夫謂之見未必見也但不致睽疑拒絕之而已見

惡人何以于初也。初隙未開，凶惡未著，故可見也。言自復无咎而不言所行者，睽初未必其可行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者，吾不可以求之。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者，我不可以不容之也。潘雪松述曰：夫睽之時，人情離矣。斯時也，人分上一毫，討求不得，惟自己分上自盡其道，而初九陽德兌體也，剛動而正不起疑矣。兌初而和，不生乖違，故能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自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能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什。有見惡人无咎之象。

傳曰：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

周易宗義

卷之五

李九

者。由弗絕也是，故即一見而四睽於初合也。

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今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奴在一見。王輔嗣曰：此時顯德自異，為惡所害，故見惡人乃得免咎。楊止菴曰：傳曰无咎，則可合蓋四主睽為異，初見之即所謂異而同也。

蘇紫溪曰：曷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

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項氏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辟咎免於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行也。

易說曰：見惡人之所以辟咎，豈其為咎，蓋世道之有睽，皆起於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故必量足以容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一

潘雪松述曰：二五之睽，雖緣三五之隔，實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則相合難矣。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紉其剛，迁其身以成吾君，故曰遇主于巷。洪覺山曰：巷者，委途也。二應于五，可以行矣。然而既非其時，又非其君，故其行也，亦必委曲以達其正，而後其道可遇。如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此非剛中達材，未有不以廉謹自速，違戾者，然則納約自牖，其亦諷之達才乎。曰睽與坎相似，坎四個能

逢其一路之誠。遇則可以有為矣。何以為遇也。猶忽然而遇之。未疑之初心也。

李隆山曰。委曲求合。期于行道以救斯世。惟二以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非拘拘小節狃介避世者所知也。傳曰。所謂委曲者。和順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唐疑菴曰。二尊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則遇而合矣。而曰遇于巷者。巷取坎為通象。特非震之大塗耳。未嘗非可行之道也。此亦孔子于季桓子之義也。張氏曰。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二亦五之所求。其位雖隔。其志終通。故二得為于巷之遇。于巷非遇主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地。而无咎者。以不失乎相從之道也。

程敬承曰。五本柔中。本不難遇。九二正應。何以遇巷也。當睽之時。志在與主。合以濟睽。寧敢純任徑直。其悃悃欵欵。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者。故象之乎過于于巷耳。天下有巷遇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厥宗噬膚。所自來矣。二止曰无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潘雪松述曰。睽之為睽。以有可疑之迹。為人所疑。而自

生乖異也。六三上九正應。何以有疑也。柔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疑地也。疑橫見。生見二之曳其後也。四之掣其前也。上之天且劓。而刑之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為无也。故曰无初有終。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進以應於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自尼而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成。見見錮愈疑。既而疑亾見什。還為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二

三亦安能以遇而終乎。故君子貴剛。見字直貫到天

且劓處。曰輿曰牛。口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與中之人。謂三也。或曰坎為輿。為曳。離為牛。唐疑菴曰。坎本為輿。見其曳而不為之載。離本為牛。見其掣而不服其來。皆不可上往之象。易述曰。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鼻者。上通之物。劓之。則逆其上通。吳幼清以為三車曳牛掣。而乘車者。復將適上。劓鼻之災也。此與本義見劓二字不合姑存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洪覺山曰。九四何以為睽孤也。四本不為孤者。疑之也。

上九則疑甚九四則疑輕疑輕故能一遇元夫而交乎元夫初也二陽同德交孚相濟其志可行而睽解无咎之謂也然必厲无咎者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覺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象旨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无所安比非吾與必以氣類相求為助故遇元夫謂初陽德也質卿以為喪馬弗逐之仁人也四與初皆陽同處體下當睽之時俱在獨立自然求之而遇始之睽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三

卒以遇其志交孚无間而且交相厲也故得无咎象曰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劉呆齋曰初謂四為惡人始相嫌也四謂初為元夫終相善也故既喪復得既孤復孚此已不善而得同類之善如此亦明體得麗故四能變惡而為善去睽而為合也是謂始睽終合者也胡雲峯曰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以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季太發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遇雨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陰居陽宜有悔然得中為文明之體應剛

無偏係之私其悔得亡則于已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

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也往則必合夫何

咎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

也厥宗謂二也五柔居尊須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視

二曰厥宗二依五以為主五親二以為宗同心相倚之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四

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一噬即合而入之深非以私比

而防已應者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

敬仲曰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

趙汝楫曰爻止言何咎釋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

不得合耳五能下二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

大同慶譽可以大來豈止何咎而已哉汝吉曰四言

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

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丘建安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約說曰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

胡雲峰曰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爲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爲豕且以爲鬼矣始疑爲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無是理而以爲有矣見其爲豕爲鬼而張之孤疑也後說之孤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五

至是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潘雪松述曰上四皆言睽孤者四無應故孤上有應自猜狠而至於孤也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間有疑迹遂生疑心見三如豕之污穢背負塗泥若將泥已而不可近又見六三所載之輿爲載鬼一車若將崇已而不可與爲類豕猶有之鬼无形而安可載疑情所結怪妄竝生故先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故後說孤而不射則疑少釋矣既而大釋曰六三非寇我而從不正者也乃守其正而與我爲婚媾者也往而從之必得其和陰陽和而爲雨則疑釋見亡睽者合而吉矣故曰遇

雨之吉羣疑亡也敬仲曰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剛明之過因迹致疑因疑積意遂至于此極群疑釋則本自無事初無可言洪覺山曰豕陽物

鬼陰物塗澤象車中堅象雜志有鳥鬼車載百鬼夜遊爲祟之事言非二實有之爲上之明極多疑若見而有之也惟其若見而有之也故先張之弧視于我爲仇敵然惟其非實有之也故後說之孤而婚媾正應又將自得之矣睽極則合陰陽和則雨此羣疑所以盡亡而終吉也唐疑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無如三上矣而推明之極群疑盡亡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六

紀聞曰始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過於明故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張雨若曰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豕此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而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爲見

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巷。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心無間隔。雖天且剗。心無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淵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嫌。睽者乖異不合之名也。然六爻之中。初則自復。二則遇主。三則有終。四則交孚。五則噬膚。上則遇雨。无一交睽者何哉。以諸爻能去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主七

唐疑菴曰。凡睽皆起于陰。遇皆先于剛。初四兩剛。則孤平失位之剛。而得之得位之剛。故二五三上。僅稱相遇。而兩陽遂至交孚。三上失位而難合。二五得中而易合。大都易道之貴陽貴中也。至于睽違之世。得其主猶未遽應。雖遇其配。猶未遽合。況非其主與配乎。

游讓溪曰。睽合之迹。物理之常。聖人言之詳。而詞之複者。豈无意哉。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弑之罪。始於猜嫌。故聖人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貳。以理自固。俟天之終定而已。昔周公居東。二年卒

致反風之應。郭子儀解兵避諺。竟成單騎。見虜之勳。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豈不信哉。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實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輿。見牛。見人。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歟。

蹇

三三坎上解三三坎下

程敬承曰。蹇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蹇。坎上有震動。而能出。故為解。蹇但可來。不可往。解則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主八

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陸庸成曰。蹇莫先於已。故反身修德。解莫先於民。故赦過宥罪。程傳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張邦奇曰。屯與蹇相似。然屯動乎險中。以初為主。利於初。而不利於上。蹇見險而止。止極必濟。故初宜待。而上言碩。二卦上交皆陰柔。而功效不同。以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

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潘雪松述曰。蘇氏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處蹇之時。必決擇其利與不利。曉然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難之所在。往益難矣。故言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而利見之者。上六也。五剛正中。上柔正位而從之。難由正濟。故貞吉也。又曰。利西南利在出險也。不利東北。東北險地。當止勿往也。卦以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十九

九三艮止成義。而濟蹇之主。方在大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在前。只是勢不得進。可止之機也。易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知者。艮之光也。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

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徒違之準。畫張弛之略。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洪覺山曰。屯困蹇皆有難義。屯水

雨始生而難通。困澤无水而以窮。蹇則水在前而難進。難進知止。止非不為也。艮道光明。見險而不妄為之謂也。經釋曰。蹇卦于蒙反。而義與需合。蒙貞坎內險外。止則中晦昧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知。需險在前。乾恒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蹇險在前。艮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然蒙順而蹇逆。需可需而蹇在難。則二經異由焉。雙湖胡氏曰。睽取目有所見。義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義重坎在前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八十

金汝白曰。蹇有大小。一身一事之蹇。時未至則宜止者也。若天下國家之蹇。大蹇也。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自止也。故以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謂之險。見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故為知。有功正邦。二五言。

程氏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蹇。見其但可來。流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於艮之東北。則陷於險。而其道窮也。益

見往西南之爲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爲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蹇之時。土宇分割。僭僞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象肯往謂在上。以解體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矣。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於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趙汝楳曰。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躁於進。則僵仆徐行。緩語雖難而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一

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始而不審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上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蹇者。其大有如此哉。顧象齋曰。蹇之時。必擇地而處。擇人而任。守正而行。如此然後得濟蹇之道。甚矣蹇之未易濟也。其時用誠大矣哉。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合用的方法。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敬承曰。傳云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阻之象。故爲蹇。而教以反身修德。何也。朱子曰。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反身修德。其所以行也。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退。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蔽壞。是謂反身修德。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敬仲曰。懼已德之未善也。懼已德之有缺也。懼已德之有違而致此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張簡曰。雲漢宣王治蹇之詩也。唐疑菴曰。反良之躬。常次之德。故曰反身修德。易述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十二

曰。處難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于善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救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須也。用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配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潘雪松述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象曰。往以坎言。來以艮言。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於止而不行。終於止。何譽之有。唐疑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爲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

李隆山曰：在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存亡之間，凡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也，措足足難，措手手難，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勢，徑往赴之，必遭陷敗。惟回心寧耐，始有商量。始有處置。蹇庶幾其可濟也。所以蹇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初方入蹇，所以往則蹇，而來則譽。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全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唐凝菴曰：蹇蹇猶言坎坎也。二艮體原不在險，因其以君之蹇為蹇，副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其心也。艮不獲身，匪躬象初以來為終，二以蹇蹇无尤有位无位之分也。薛溫其曰：二言望既重，難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途，故曰蹇蹇。潘雪松述曰：沈存中

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也。二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雖蹇未可濟。蹇時難圖，而相機遵會，觀變俟時，王輔嗣所謂執心不回，志匪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以六居二柔而得中，義不避難，知不犯難，知與忠而俱盡者，以圖濟也。胡雲峯曰：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不言吉凶者，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王臣蹇蹇，二句存疑，契作一句，說言王臣蹇而往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甚安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由所以勸忠，蓋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全四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故曰得其所安，象曰：內喜，正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王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三爻，惟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唐凝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

進止之所以爲知也。內之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於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無能爲也。陰爲內陽爲實。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述曰：六四本柔而在險體，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處險難不以剛實濟之，柔者安得濟乎？陰本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全五

虛來連于陽則實。唐疑菴曰：四方柔，非連三無能爲也。然四何以言連也？四在互離之中，於上下二陽兩麗之有連象，當位不重，重實字是有濟蹇之實德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大者蹇也。處蹇之時，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大焉。朋來者，朋自外來，而非取必于正應，以蹇足之時，君臣之分未定也。大抵天下之大蹇，非陽剛中正之主，莫能任，亦非陽剛有爲之才，莫能濟。九三陽類，三來則眾陰附之，大蹇可濟矣。鄭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

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爲朋，昔之往而蹇之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曰朋來，卽所謂利見大人也。

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道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與難而中沮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

唐疑菴曰：四一連三則來矣。陽與陽爲朋，故曰朋來。况諸陰亦无不來者乎？王伯厚曰：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群，退小人之僞朋也。陸庸成曰：坤曰西南

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爲義，故曰朋來。解以四爲義，故曰朋至。惟朋來而來，譽來反來連者，皆往有事矣。自非

周易宗義

卷之五

全五

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嚮應若此？上所以蹇碩功而利見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已在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碩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吉。此爻得之。趙氏曰：蹇之道，既蹇窮蹙，上當出蹇之時，得陽剛之助，既蹇者解，窮蹇者紓，有碩之大象，故云來碩吉。何曰一卦惟上六爲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

極而通矣

象吉碩指三之陽大陰小不言大以別於大蹇也故曰志在內孔疏志在內也者有陰在三志在內也應既在內往則失之來則得之所以往則有蹇來則碩吉也貴謂陽也以從陽故云以從貴也從貴與比六五同總論孫質菴曰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外總不言吉初二无責任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以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上陰柔是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矣

周易宗義

卷之五

七

汪咸池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蒙引曰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一卦六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周易宗義卷之六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解三三坎下震上

序卦解者緩也孔疏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傳震動坎險動于險外出乎險也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雷坎雨雷雨之作陰陽交和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紀聞曰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于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既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仲虎曰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一

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復之為言對有所往之時而言也大蹇既解陽无所往來復居二處中无為其來復吉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潘雪松述曰蹇解本相反之卦蹇九五往在上今來居二是陽復於下卦之中矣故无所往其來復吉蹇九三為良止之動今往居四其體震動為往故有所往夙吉上下二卦皆以陽為主惟陽能解乎陰也褚氏云世有无事者求功故誠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誠以有難須速也陸庸成曰欲出蹇則利川動以解之

既解則利用靜以緩之。故取西南致養之義。所以培植國脉。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賴坤以安。坤靜也。孫質菴曰。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總。是安養天下之意。本義兩若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兩吉字。還在安靜不煩擾後些。看註早往早復。重早復。邊為是。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
降山李氏曰。解者屯之反。蹇難之方。與解則難之已散。

蹇止乎險下。不若屯動乎險中。屯動乎險中。又不若解動乎險外也。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蹇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動而止。乃稱能止。此見天下无二道。皆一易之流通。蘇子瞻曰。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眾。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來復之為吉者。无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洪覺山曰。動者往也。西南。坤地也。來復。二也。推无往。故可往。惟來復而得中。故可往。而利西南。西南寬。

大中體也。其必以來言者何也。蹇當上進。故往。五解當內修。故來。二來在一。則屯。在三。則泰。解則泰漸。故陰上而陽下。有父之義。知乎此者。可以知易矣。有攸往者。未必往也。二以來復為主。故往亦以夙疾為善。何以夙也。物之生也。以春為侯。難之散。以解為期。當春而不生。則無可生者矣。當解而不散。則無可解者矣。蟄驚雷發。其可緩乎。緩則屯矣。昔漢高入關。除秦苛暴。約法三章。庶幾乎知西南之意者。然而馬工之習。不事詩書。其時果有以來復告之者乎。此即非夙吉之道。蓋不待窮兵于遠。而后失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方伯兩曰。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以來。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雖往亦夙吉。故曰利西南。往得眾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質卿曰。蹇解兩言。利西南。然解之利西南。即是蹇之利西南。非有二道。早往早復。就是利西南之事。主於解難。別無意也。又曰。蹇之利西南。為得中解之利西南。為得眾。惟得中。故得眾。其來復吉。乃稱得中。此之得中止。蹇之得中。於來復。得其用於吉。得其效。非二道也。易述曰。來復之吉。不止安靜。須是整頓紀綱。法度皆復如舊。若蹇雖已平。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因循苟且。又

兆險難之萌凶之自也故須來復乃吉乃為得中解者
解其遺患餘釁之未盡除者也除惡不盡則易滋故有
所往夙吉夙者朝而不暮也謂敏疾決斷不移時而定
亦不二往也 按當解之時以安靜為中九二得中所
以能與時休息來復其所而吉也往即本此中以往夙
亦得中之為也有功在夙上見得來知德曰往有功即
上文得眾也得眾故有功往西南則有眾有功所以早吉也
紀聞曰屯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不果草木
皆甲拆拆分裂也剥之碩果之不食藏天地生物之仁
解之甲折發天地生物之仁天地解心也雷雨作氣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

皆甲拆形也解之雨即屯之雲崔說云坎在上則為雲
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為雨澤已及物也解也馮
氏曰雨自天施雷自地出趙汝楫曰離言百穀此言百
果者四陽之月百穀猶未芽甲也甲者始出未申正屯
之際也拆則萬物出于震矣解言時不言用其用已顯
也 易述曰隆冬寒沍萬類閉藏是天地之蹇也一氣
既動春意潛萌是天地之解也天地一解而雷雨自作
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屈之終伸之始往之復
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極雖欲不解而不可得也天地
非解無以運其心百姓非解無以遂其性人工非解無

以施其能大哉解之時乎 陳定菴曰人君解民之難
主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生
之其用之不同如此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陳希獻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中
有赦宥也按周禮司刑職過者當宥罪者當刺今則過
者直赦之罪者則宥之所以為解也洪覺山曰赦者舍
也釋之也宥則寬之而已當屯難之時民有以過誤不
幸犯法深欲悔解于中而不得自達者故與之解焉所
以開其自新之路也 蔡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

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陸庸成曰
雷合於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於雨則以赦過
宥罪行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
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過小則赦罪大則宥夫常時
三覆五奏自有定規特因解時益加赦宥是王者所以
播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洎詞曰小過可赦也大過必終其罪可也小罪可宥大
罪必極其刑可也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民之幸赦宥
解之義蓋特就蹇難解散一時言非可常也
六爻大楫曰為時之悖者六三也九三獲之如狐上大

獲之如準故六五柔中坐享小人孚退之吉九四以剛居柔不能奏解悖之功初六剛柔交際之始與三五涉而得无咎者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唐凝菴曰初與三為險坎卦在下則初之陷為甚坎卦在上則上之陷為甚此何以无咎惟其與四首以剛柔相際從震而動遂不為陷故其義可以无咎蓋解之初即蹇之上而解之四即蹇之三皆以相應而免于陷解之剛柔際即蹇之來碩也解初功猶未竟不若蹇上之盡收其功而為吉故止于義无咎而已要亦夙吉所致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

故四之爻首曰解而拇也

按上面平易赦宥俱尚柔道顧難之方解固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釀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本義在上下應字不重剛柔際只重柔得剛上石介曰陽爻皆能除難初六有應於四而附近於三故无咎也薛溫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相知會動乎險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必无咎洪覺山曰解之六爻多去小人事初六何以不言也在下无事无所可解而已又以剛柔之際自為君子有不待于解者故无

咎詞簡以示意也際中也以陰居陽以陽應陰皆中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六五所任以解險者陽剛之才處得其中剛足制柔中足正枉以此解險何險不除故曰田獲三狐象旨二於地稱田九家易坎為狐黃中色矢直物陽剛中直黃矢之象又曰陰多黨類隱伏而善疑蹇難既解陽來復中其道在開解陰而使之胥化所謂利西南者正在於此九二蓋用泰二之朋亡以消小人朋比之私用豫四之勿疑以釋羣邪疑惑之情也吳氏謂三狐皆為九二所獲則陰之難解矣三為成數舉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言之搜獲備盡田者力而取之也三陰如狐去之不力雖去必來夫小人在君側君子固未有能得其志者故必三狐盡獲而中直斯得也獲彼得此此大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故吉

按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當為正有此中斯有此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程敬承曰獲者獲而去之也狐之獲也以田隼之獲也以射蓋獲之若此其難也此解之必以其退為驗也王伯厚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

兔爰爰維離于羅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潘雪松述曰解者陽解陰也九二來復得中初居其下而得无咎六三陰柔位乎其上負四乘三為負且乘之象負為人役乘民所載也民役而為人載忝位已甚何以靖民難解方始而小人竊位且復召戮致寇必矣此有國家者之憂也貞吝正九二貞吉之反象曰亦可醜也醜即羞吝之意醜之使自解而貞上處極勢不能自還有射之已焉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个

劉濂曰坎輿象亦寇象六三不中不正居險之極而乘陽之剛是為負乘處非其分必為寇盜所奪此竊位之小人所當解者 張雨若曰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名器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而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緊繫相應 拇足大指初象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為四之所親也

私情之交未免有所係累必解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

如九二者始得信不疑以成輔五解難之功象云未當位謂九四失位不正而下應初故初得附之為其拇也 孔疏云若當位履正即初為邪媚之身不得附之矣 張獻翼曰解者奔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諸子相曰四言君子不解善類不來五言君子不解惡類不退君子小人不容竝立者也 唐疑菴曰蹇言朋于五解言則于四互言之正見惟陽與陰為朋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著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 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 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聖人孚之一言其旨深哉此與四爻都是聖人設計替他尋門路的 丘建安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

鷲書。毋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
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張雨若曰。此夫子又為易之辭。見得若六只是不解
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款動之使必解也。或曰

小人退則無生難者。退即陰難解去之義。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
以解悖也。

公指六隼象三

易述曰。解至上六極矣。無所不解矣。而貪殘小人猶擁

高位。隼在高墉之上。象上六居動之極。常解之成。極而
後動。成而後舉。故獲之而无不利。象曰。以解悖也。至解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一

終而猶有未解者。悖之甚也。名之以悖。所以著其罪之

不容不解耳。彭山曰。當解之時。至于六五。已能化小

人為君子矣。然或有悖者。國之讒惡。民之雄鷲也。則公
為射而獲之。隼獲而君子攸寧。小人攸危。无不利焉。解

之盡也。射蓋示人以正。於力不勞。而夙在其中矣。言隼

則亦治其首惡之意也。

程啟承曰。解難之散也。國家作難。莫如小人。豈容緩解。
我未嘗有因循姑待之意。即是早往。然第從其首惡而

止。而未嘗休連窮治之。即是早復究也。悖解而國家无
復有作難者。世界何等安靜。即是利西南。勿謂叔過宥。

罪與屏邪逐姦。有二道也。又曰。解至解悖極矣。悖一解
則无所不解。此往之有功也。大傳又以藏器待時。詔之
意念深矣。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
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位。此非攸往之所

能收功也。則小人是已。欲若小人之天。拊者小人之賤
隼者小人之鷲。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

來。毋不絕。則明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解之之道未盡。

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
利于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解小人。固无妨于來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一

復也。當解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

損三三

艮上益三三

震下

楊止菴曰。損者減省益者增補。上九剛居陰不足。故減
省。減省後必有益。初九剛居陽有餘。故能增益。益者益

其所減省者也。此二卦上初兩爻之義。但損上九卦主

在上。故重在上。益初九卦主在下。故重在下。彖傳二卦

皆先言損。後言益。以損卦主在先。在上。益卦主在後。在
下。故也。亦以損在上。有受益之地。益在下。有為益之本

故損卦多言益。而益不言損也。
陸庸成曰。損益聖人之所以定賦中邦也。纒言損繼之

以益損有四善惟孚者得兼之故彖曰損而有孚然自非懲忿窒慾之至必不能虛中以受天下之益而損之道乃上行矣夫損本取民而損益十二爻中未有言及財賦者獨益之上九甫求益而凶立至聖人之不言有無如此

又曰聖人心乎為民故損以損民得名益以益民得名而究也君亦與焉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外之征即什一而賦皆損也益非蠲租賑貸因民利而利其益乃大也本真實不忍取民之心以義取然後取民有制則出之為良法而何咎定之為常經而何不

周易宗義

卷之木

十三

利然損之利有攸往也必有孚而元吉无咎可貞僅乃得之益則无往不利矣非獨處常即大川亦利涉焉聖人之貴益不貴損也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趙汝棣曰損上益下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有喜五元吉上正宜吉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損者三而已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益可用享蘇紫溪曰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為損而以損下為損不以益上為益而以益下為益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富藏於民而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上

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為害而欲心侈靡之為害有孚者損過以就中損文以就質惟以真誠惻愍為天下先而已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一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又何以損下益上為哉

潘雪松述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由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兩卦合體為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之義也主三而言故以損名卦有孚二五中爻虛實相應也 仲虎曰損所當損出於至誠適於時

周易宗義

卷之木

十三

義而下信之謂之有孚其道可守故曰可貞其道可行故曰利有攸往此卦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蓋損本拂人情之事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唯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爾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孚也去浮存約其實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厚也二簋之享享其孚也行損以孚二簋至薄猶可用享所謂貞者貞此攸往之利亦利此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林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而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道字方說得去不可作利歸於上說洪覺山曰道即下文所謂時是也有孚以下象詞備夫子何以不釋而止加一而字于其上也損非人情所欲故以而字見義使人知必本于有孚而後其善可盡二簋可用享有孚之義也言二簋則其他可知言用享則其自奉可知損下以益上損民以奉君豈人君所得已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四

哉應有時者言非其時不可也何以時也扶陽抑陰天道之常剛何以可損柔何以可益其所可者時焉耳噫夫子于損卦一象而以三時字言之則損之意可知矣上下經各三十畫而後為否泰為損益天子于否泰言消長于損益言盈虛陰陽上下往來之間每致意焉則易之為道又可知矣

唐疑菴曰二簋至薄也享上至重也下之力止于如此則其用享亦止於如此雖薄而可用以享矣然即二簋之享豈能常用亦有應用之時損下之剛益上之柔惟下為全剛上為全柔此一時則剛過於有余柔過於不

足損下之三以益上之上耳過此則不可損矣故欲有損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當損則損時不當損則弗損可也下本不堪損苟復失其時損所不當損益所不必益安能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哉及復言之總見下之不可輕損也

易述曰損剛益柔有時三益上之時輔嗣以為剛為德長損之不可為常也與時偕行通損益盈輔虛之時嗣以為自然之質各有定分損益之加非道之常也傳尼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在損時則可非其時有不必然者矣章氏曰惟時然後損此所以備衆善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五

也 游謙溪曰聖人之大用有損有益有盈有虛皆因乎時而已商繼夏周繼商俗奢示儉儉示禮有余者收之不足者散之其所損益何莫而非時哉

象曰山

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紀聞

有澤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

為咸之

有澤則澤冠山而山蹇澤也日壅山也

日削是為損之象楊子雲曰山下有澤不復兼取益良山之意矣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窒亦非是有個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 程子曰七

怒為難制第於怒時還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之謂也又曰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孔疏人情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塞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或曰忿慾生於說懲窒得於止劉調甫曰懲窒有道禁於未發而已君子有大忿行已有恥之謂也君子有大欲欲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有大忿則小忿自懲有大欲則小欲自窒

程敬承曰致中致和戒謹恐懼正是先時功夫

初九已事遙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遙往尚合志也

周易宋義 卷七 十六

易述曰初四正應而初以陽居陽則盈矣四以陰居陰則虛矣以已之盈益上之虛初之事也以爲已事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又因陽剛好進初體輕銳而戒以酌損之仲虎所謂當自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程紀曰遙往剛往也剛往恐其過損故酌之酌即酌之於中也朱漢上曰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事當損而損剛正決斷如救焚拯溺可也苟當損不損而至于敗豈損下益上之義乎酌字在遙字上來酌損斷不是交淺言深之意四與初合志交已非淺不待酌而知其必能受也只損所

當損便是酌損如過損則深求矣大抵損所當損是損卦最緊關意思彖以損所當損爲字故薄禮可以享神酌其可薄而薄也爻以損所當損爲中故過往可以益上酌其可過而過也王介甫曰損已益上不以已事出位者也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已過則亦不中故當酌損

尚指六四合志者四求初也蓋四之志正欲損已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湊合何嫌其過哉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程敬承曰損益兩卦初爻皆九皆與六四爲應皆抱陽

周易宋義 卷七 十七

剛之才足以益上者但損初益自下施則當量其所受而往遙恐其過剛而非中故須酌損戒其銳也益初益自下受則當隆其所報而任重恐其好動而非分故須元吉防其過也按已事之事非進修之事只是遠往益上有公爾忘私之意適謂如魯人欲以璠璵壘夫子歷階而止之是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易述曰九二陽剛得中貞也所利在貞則不待有所損若有所往而著意於損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九二當損剛之

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若不守其剛貞用柔說以奉說主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中則何所容損所以弗損益之初以剛居剛而宜酌損亦欲其得中耳

程敬承曰彖傳損益有時初之時可往故以道損爲益二之時不可征故以弗損爲益夫二何以不可征也剛中也既中而又自損以徃益上則反爲不及適足以損之而已故征則凶而貞則利不征乃貞也貞即剛中之守也守不變則于已无損自于人有益否則自失其剛中何以益上之柔中乎此不損之益益之大者也 蘇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九

氏曰夫以損已者益人則其益止于所損以无損于已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已者益人損之九二益之六五皆以无損于已者益人以其无損于已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陸庸成曰夫殫已之剛正以補陰柔之主則以損爲益故往欲過守已之剛中以裨虛中之君則以弗損爲益故貞則凶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褻度晚節而安于浮沉皆損其剛者也二居兌體征則兌說行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丘建安曰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胡仲虎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一卦陰陽各以兩相與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本義兩相與則專正係詞所謂致一之理也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一則得友三則生疑損益之道微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九

一之道也三兩字不必拘又曰損之六三益上用損道在去異致同以祛疑疑祛則合兩成一而益及于人益之六三上益用凶道在誠心勵行以通信信通則轉危爲安而益歸于已 陸庸成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凡乾有三人之象變而爲兌有朋友習之義去一而兩專兩專而一致 項氏曰六三上九成卦之爻也六三損剛以補上是泰之三陽損其一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上六因六三之行而得其友既已得友則不可復損矣故曰弗損益之損由六三之損而得名故爻辭極論損之精義上九受損之補者也故爻辭極論損之成效

六三不可以不損六三一損而初二四五三上皆得成
耦六三不損則三陰三陽皆成參維極天地男女之義
亦不過如此此損之有孚而大善者也。易述曰否泰
之初上相易故茅茹象同損益之二五相易故龜朋象
同未濟之三四相易故鬼方象同卦變之道于是乎觀
六四損其疾使適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 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
其疾損其不善以從善也疾何可久惟使之適速則有
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
喜也按陰陽失平為疾王介甫曰偏乎陰者資之以陽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一

則其疾損而有喜矣陰柔之弊嘗失之緩故適乃无咎
陸庸成曰陰柔之疾為刻取為吝施為靡費其疾一日
不損則民受一日之害故初之益上莫如損上之疾猶
恐其緩也故利用適然初適於為人須酌其往不若使
四之自適于為已瘳厥疾也

程敬承曰損其疾乃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也使適者
誰使之初之適往使之也若四自能適則无待初往矣
四之疾全在柔以初九之剛益之故能適而有喜亦之
為言自其有疾而得愈言之也 易傳曰亦之為言次
之之辭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也又有下焉者朱子

曰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若子路可謂百
世之師夫子產容國人以議已亦可謂難者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
祐也

柔順虛中是誠心以賢才為寶也君誠心以寶賢賢乃
誠心以愛君羣策自集弗能違也或者不期而至之詞
蘇氏曰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十朋之龜
信非賢人不足以當之 王輔嗣曰以柔居尊而為損
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龜者決
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伐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十一

人用其力事竭其功知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
衆才之用盡矣

蘇紫溪曰五受天下之益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
君子以虛受人有不愛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程敬承曰四以初之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之
弗損而益益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故曰或益之獲益而
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故又曰自上祐也
洪覺山曰龜者是非之決善之所從出大龜至善也至
善合天故天自上祐之 質卿曰人之益必有所自六
五之元吉為或益之意者自上祐乎思若啓之行若翼

之其必有默感而默受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達也質卿
又曰土宇版章之益益之昭昭之中其益也人可見益
之小也慧知明通之益益之默默之中其益也不可見
益之大也故六五之吉爲元吉 陸庸成曰惟虛以處
中者乃能受天下之大益而不溢於量故損以六五益
以六二當之十朋之龜乃兩間之神物禎祥之先告此
非意想可希冀故曰或益此惟德動天故曰无吉亦惟
大眷德故曰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約說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于人也
行損道以損于人也損已從人從於義也自損益人及
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言
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
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
其損爲義上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不損于民乃
所以益民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之道也又必得其貞
正道當不損而不損非違道以干譽者也則當吉而利
有所往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
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方獻曰損不難於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
難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易述曰上九乃受
益之地象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此也陽剛在上艮體
不動而比者應者感受其益故曰弗損益之凡損已益
人者所益有限弗損以益人則益无方矣益不自留故
无咎可貞而吉利有攸往卦辭之善感備于斯 王簫
曰陽稱君陰稱臣夫剛物所歸也剛長居上衆陰仰戴
而歸有得臣之象 洪覺山曰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
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
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无家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
以天下之善教天下之人以天下之利養天下之人惠
而不費益之大者如是若曰以損爲益則所益者小矣
得而有家則所得者狹矣 節齋蔡氏曰損兼言益益
不兼言損聖人不得已用損之意可見
約說曰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見君子大得行其志也
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大得大字從弗損來小惠
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象旨俞氏曰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爲心故大得志也損
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爲
心也

洪覺山曰損之六爻何以多善詞也純乾過剛純陰過柔損其剛之過以益柔之上而後六爻上下得中以相與是以善也是故剛已損矣其諸陽爻之益人也則欲其弗損損則不及柔待益矣其諸陰爻之求益也則欲其自損損則致中

易因曰損益一時事也今卦獨先言損而後言益者以見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損損未嘗損也是故初言酌損四言損疾二爻上交皆言弗損益之三則實損剛以益上九之柔然三復得友雖損亦弗損雖損之而反有益雖損之而反有益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則雖曰

周易宗義

卷之六

損可也曰弗損亦可也曰損之而有益亦可也是可以

知損之道矣故以損卦先焉 沈德培曰損益不是兩

項能懲窒自然能遷改忿忿便是過懲窒便是改能改

更是遷所以損稱與時偕行益亦稱與時偕行損益盛

衰之始夫非時之所為而何也損稱有孚元吉益亦稱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總之皆孚誠所貫耳損文稱或益

之勿損益之益爻稱或擊之莫益之何曾判然兩截哉

益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張中溪曰此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

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益者增足之名

下已有矣而上更益之聖人利物之无已也向秀曰明

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

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行往不利故利有攸往

以益不涉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 胡雲峰曰凡卦

以內為本物以下為本國以民為本損下之謂損益下

之謂益而上之損益不與重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

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

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否泰為損益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

交感者夫婦之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

之入也極必益然損三益上為損初二上而為四五者

不謂損損四益初謂之益上五下而為三二不謂益益

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決不

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

彖曰損下益上民讒无疆則其為益民也可知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

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

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陸庸成曰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可見損民固本于有孚即益民益以孚為本苟无其孚是驩虞也然有是惠心者君而布而導之下者臣故二五中正所以一也木道即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才者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又即以卦德卦畫看出益之時來 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程竹山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悅無遠弗届故道光 洪覺山曰民下爻位也凡情交則悅民悅无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疆者上之下交而益也夫自上而下未光也自上而能下下是謂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曰大光大者乾也乾之一陽既下而通體以離也乾之一陽既自上而下下皆見之王者无私之大道夫豈人人而悅之者哉 按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二五皆中正是其君臣共勗益下之道皆良法美意天理人情之至當者所以有慶慶即民悅道光之謂管之內政王之青苗非不托名益民却是中正否木道者定于五行為木巽于八卦為木以涉川為常而不溺者也在人則為才幹力量可以濟險而利涉川要之中正非偏于德自平時之布

惠言則重德耳木道非偏于才自臨難之康濟言則重才耳大都益道大光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乎 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渙中乎也 唐虞卷曰木道即巽益下之道行則震之行也巽木動而行乃憑以涉川之象

經釋曰夫聖人不利己利物者也物既利矣利必歸焉而何適非利哉用以有往中正為制措正施行攸利往也用以濟涉水道乃行極危濟艱大川利也故益以興利也夫為道日損為學日益者也學不日進者退矣動以勵志巽以游心動以果行巽以資深天道所以健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

寢也時乃日新益无疆矣上乾天施下坤地生二氣响響摩有區萌天道所以交而興也時乃日新益无方矣大哉時乎天行地紀聖功物理益以時也夫誰能違之故益用唯時也丘氏曰當其可之謂時時者損益之準故二卦皆言之

動巽二字平看是一時事必湊合做纔是實學問纔得日進无疆施生亦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因而化其益始普被於萬物而无方所言无疆言无方益之為大如此趙氏曰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及覆仍在

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泛論其理而意歸於損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專論其理
而言所當益 唐疑菴曰凡益下之道不必若益上之
酌盈虛也時時益之若天地之施生可耳此則益之與
時偕行也益下之益上益之以已之所有下之所有幾
何而可以不酌也上之益下乃因民所利而利之因施
於天因生於地而為之裁成輔相天地施生无方則上
之輔相財成亦无窮矣焉得不與時偕行也有一時不
行則待命于上者竭矣

潘雲松述曰按損益二卦以下為本而上之損益皆不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

與焉草木之根墻屋之基人之氣血皆然凡稱損益盈
虛者皆以下言也山下有澤損山非不實也上實而下
虛故其卦為損風雷益風非不散也外散而內盈故其
卦為益皆主下卦之言也山吸澤之氣亦損下也風動
雷之威亦益下也觀損益之卦而聖人之行事見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汝中曰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
給聚萬物散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章氏
曰雷風一也曷為有恒益之分蓋巽長女也入而在內
震長男也出而在外陰陽各有定位故為恒而大象取

不易之義震本動也入而從風巽本入也出而助雷陰
陽相與呼應故為益而大象取遷改之義此易之所以
變動不居也

劉調甫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本相益也君
子觀象於風雷而求所以益已者見善則遷无係吝之
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是可見
君子所以受益全在一見則遷一有則改若稍涉係吝
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斯聖人所
以取義於風雷也雖然善未易明過亦未易知也執焉
者自以為善而不知其善即過也安望其能遷改乎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二十一

洪覺山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无所疑二可謂大
勇者矣何以能即遷即改也勇莫神於機初也初之不
審念過而後及焉則其反也不力矣是故震巽一陰一
陽之始生幾之謂也見善見過見之早也
程敬承曰善何以謂之遷也善本活的在此在彼不拘
一轍遷者隨時遷徙即徒義之謂也見善不速遷此執
彼壅善且為宿物矣故遷善即所以改過非二事 陸
庸成曰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別雷之發
也最迅故遷无留念改无停機 經釋曰咸體虛戀忿
窒慈以致虛而象之山澤實其虛也恒德實遷善改過

以體實而象之風雷虛其實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陽剛初動震

主也所應則巽主也震體能幹巽權又能任之宜為上

與大益之事利用為大作也陽本大震在下有大作之

象居下而得上之順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乃

无過咎陽剛好動動未協於其旋則何以濟大事大事

不濟何以塞已咎以盡善之道運正幹之才事成而免

於咎蓋益之以德也象曰下不厚事也王註居下非厚

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處大作非小功所濟故元吉乃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得无咎也 唐疑菴曰益之初即損之上何以損上得

貞而吉益初為元吉也損不可過而益无方也 馮氏

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

益以興利 呂涇野曰元吉者何言天下之大謀非好

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已也 沈德培曰初二兩爻

一則大臣而忠順以事上即天恩下逮終始不渝一則

新進而鞭策以圖功即作用殊常規繩不失无非報此

有孚之主而已 陸庸成曰益之下卦損之上卦也自

上下下則受益之極者莫如初故當為報稱之極圖也

損之上九以受益之極而益下則益不上壅益之初九

以受益之極而益上則益不下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其理可通於此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

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潘雪松述曰二居益下之時虛中能受不獨受上益也

故曰或益之子夏傳曰柔得其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

能精意以奉五通於人而信於神也故自來非常之祐

十朋之龜不能違與損之六五同矣其位臣也故以永

貞於五為吉夫陰之所利在於永貞而二能盡之王者

用以享上帝亦吉也家語曰賢者神明之主王者薦於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

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永貞吉德日益也享帝

百受帝益也 漢上朱氏曰或益之者益之不益天下

之善皆歸之也天地鬼神人道貴謙得益如此故十朋

之龜不能違受益者當守而勿變愈久而不厭則來益

者无窮矣

程敬承曰六二或益之云云與損六五同而損曰元吉

此何以須永貞而吉蓋五君也受天下之益益之自天

益莫大焉故曰元吉二臣也所受者君益也當虛若象

渝節柔道恐難令終又况震動易變不若損五之艮止

不遷故必如坤之永貞而后永承受其吉也要以人助

即是天助格君則可格帝天人上下其理一矣 蔡晉
江曰此可見柔順之德非惟宜于臣而亦宜于君以順
受福非惟報于君而亦報于天也 王弼曰帝者生物
之主與益之宗出震祭巽者也六二居震之中而應于
巽故享帝之美在于此時也易傳曰惟尹躬暨湯咸有
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顓倭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
謂也非指祭祀一節言益六二損六五二爻往來為象
故其辭同但損元吉益永貞以下巽爾 唐疑菴曰以
五之中正用二之中正正象所謂中正有慶也故其益
下至于如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三

程敬承曰自外來與比有他吉同二虛中本无求益之
心而益自出望外故稱或焉使有心求益便是自內來
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

張陽和曰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大君仁
愛人臣則或用凶事以益之 潘雪松述曰當益下之
時以陰居陽不能謙退在上而益之嘉節謂謂美疾損
矣三本多凶益之用凶事者處震之極震動密者乃所
以益之也如此然後可以无咎 彭山曰有孚者誠合

於六二中正之德也中行謂上盈宜損下虛宜益以中
道行者三本不中由受凶事之益而有孚中行乃可告
公用圭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了把此去陳于君前
只是盡其道于已以慰君君責望之心便猶告公而用
圭以通信者然 易述曰告公以取中用圭以示信明
益民安國之事可執以見天子而告成功象符瑞之信
也六二得中與五為中正之慶而三與合德見同此益
民之本六四巽主在卦操益下之權而三為通信見同
此益民之志也不曰告王而曰告公公事公言之又益
下以大公為德也震為大塗有行象震善鳴有告象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十三

唐疑菴曰三以柔居剛則剛亦其所固有也而位不中
正故獨於拂逆處受益又震體以恐懼為修省固有之
剛一時發見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故曰益之用
凶事固有之也益三之凶即損四之疾也 洪覺山曰
對外來而言之故曰固有也何以為固有也六三承上
不正之剛動心忍性以疾疾增益之者增益其所自有
者而已有孚自有之道居剛也內存有孚外行中道則
所以遠達誠信于公上而受益者在是矣上者通信之
具用圭用以自見也 經釋曰凶事非益時用之以震
動為益也孚中人心我固有之懷與安失之用凶事

欲其實有之也 易述曰卦損上益下最吉有益用凶
事者益之无方也亦顧其位何如耳二居中正之位以
履順爲益三居多凶之位以應變爲益 經釋曰下受
上蓋惟所受如物因材受篤於天初剛正任大作二柔
中正任大益三柔不中正不任作不任益惟凶事乃益
之諸所受異也而下受益盡於此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以中道而論陰當益也陽當損也
二五皆以中正之德相應三孚二而以中正告四承五
而以中正從上下同志何往不利利用爲依遷國遷陽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三五

於下遂成益民之事矣是故定國而莫民所以利也
孔疏六四居益之時處巽之始體柔當位在上應下卑
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故曰中行也
以此中行之德有事以告於公公必從之故曰告公從
也用此道以依人而遷國者人无不納故曰利用爲依
遷國也遷國國之大事明以中行雖有大事而无不利
洪覺山曰勅大衆舉大事未有不依順民心不得乎公
上而能有成者告公則民心之從可知 蘇紫溪曰益
下之事原非一端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爲中也大凡
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

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
身之事惟所利用耳 張氏曰遷重大也遷國猶可凡
當損上以益下合於中行者皆是也 姚氏曰凡遷國
必有依也周之遷也依晉鄭那之遷也依齊得其所
依也許之遷也依楚蔡之遷也依吳失其所依也故古
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止釋告公從謂
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
下上必信而從之遷國出於不得已故不釋焉 金汝
白曰三四皆言中行言告公三曰有孚用圭而四直言
從者三不正而四正四近君而三遠也 陸庸成曰卦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三五

惟二五言中乃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何以亦言
中也人心以中爲體復之時能復便爲中益之時能受
益能益民亦便爲中
程敬承曰中而曰行以三有其孚四有其志之爲行樞
也不然僞爲中非真能行中也焉在其告公而信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潘雪松述曰人君施惠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於己
惟求諸心而惠自下於下矣九五操利益天下之權而
陽剛中實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乃膏

澤下民之本原此之謂至誠此之謂天德其為惠也豈
顧問哉如天施焉不問其施如地生焉不問其生王人
者導利而布之上下則此其大善而吉者矣有孚惠我
德惠我中正之德也傳稱中正有慶以此而三之孚四
之從皆在惠德之中矣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施
於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而无方又何問焉惠
我德大得志也吾之德孚於臣下而益下之志不於是
遂也哉 述又曰益道以孚為本二中正三孚二四從
三皆以益民之志上承於五而五剛中正有孚惠心真
誠所溢交信無間臣下用告而君上勿問之矣孚之至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也此自上下下本所以元吉也 洪覺山曰惠心有孚
惠何以言心孚也惠不在博施濟眾而在聖人惠人之
心有惠人之心而或問之者小惠也勿問之矣而无意
于惠人之事者大道也大道出於心而見于事者德也
蘇紫溪曰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
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遷就之為已則何補不
孚而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修身平天下
所以起於誠意也 蔡虛齋曰出于我而歸于彼之謂
惠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
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上

則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則為德實非有二也
程敬承曰有孚惠心正於勿問處見得問則計得計失
有令人喜怒念頭惠不謂孚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
擊之自外來也

洪覺山曰上九益之極而變矣損之變以益下益之變
以利已利已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
巽為不果為進退故勿恒也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恒
則或承之羞益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者言為下之所不
與而必不可免也 韓康伯曰夫虛已存誠則眾之所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三十一

不遷也疎以有求則物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勿恒者凶
也然於三乃謂益之用凶事豈上所為如此真足為三
益哉三因上之逆而震動其固有之良耳信乎他山之
石可以為錯也 潘雪松述曰五以中正人皆歸之極
亢乘尊過求莫附雖有其應豈附之哉求多於人人所
忿也益竊反損故有或擊之者莫益之偏辭也言眾心
所不與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言非所料而自至也震巽
為恒與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象曰損剛益柔
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益象曰日進无疆其益无方
益下之道則宜恒久故上九立心勿恒有凶 蘇氏曰

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敢吾擊者畏吾與也
 莫益之則無與矣孔子曰無交而求則民莫與莫之與
 則傷之者至矣故擊之立心勿恒凶戒詞也衆莫不益
 下恒義也我獨立心勿恒凶其宜矣 唐凝菴曰弗損
 則吉莫益則凶可見下可毋損上不可不益也象傳曰
 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
 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
 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
 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潘雪松曰益諸爻无
 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言在益之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三人
 時獨不受益也或擊之小象恐人以爲六三故以自外
 來釋之言上動則坎來也莫益之一句乃指六三初與
 四二與五皆以正相交故能爲益三與上以不正相交
 故不能爲益謂上九爲無交而六三之益稱固有之明
 亦不能益也 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
 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
 哉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
 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或曰偏辭猶半片話之謂對究
 言之看亦可 蘇紫溪曰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
 孚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

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之驗也此益大衆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即誠意之學豈有不務身心之益而
 能爲天下之益者哉
 程敬承總論曰益自上下下者也則民之說之豈驩虞
 之私哉上有孚以惠於下下有孚以歸惠於上上下交
 相孚以成此益也五之所以大得志也受益如初而以
 大作重其報或益如二而以承貞堅其節曰利用曰用
 享皆吉道也至凶事而亦用益遷國而亦利用何耶其
 告公而信從者孚中之德益下之志也然則上下之所
 以相孚無非以益天下耳而何上之求益不已也利已
 則損人是益之反也勿恒者有孚之反也或擊之而凶
 亦時當然耳洵矣上之貴益下而益下之貴孚歟 紀
 聞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
 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
 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
 夫三三乾上姤三三巽上
 陸庸成曰天地之間陰陽迭相消息而不相有无者也
 故陽消于剝而不能剝碩果旋剝而復來陰消于夬而
 不能夬无號旋夬而姤至夬以五陽決一陰而聖人猶
 爲君子慮教之以聲其罪協其衆操心危防已豫而後

往然且通五爻不言吉得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健且悅者爲夫之得其和故爻以中爲善姤以一陰遇五陽而聖人已爲君子憂遂惕之女壯戒之勿取而深者其遇之時義獨初陰有吉而五陽无吉亦僅免咎幸矣而總之以制于蚤不露其机者能包 人故爻以包爲義

何伯宗曰於復欲舒君子之氣故其辭平於夫欲密君子之机故其辭危皆深切爲君子謀也

夫揚于王庭乎必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傳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决去陰所以爲夫小人方盛之時故合晦俟時漸圖消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

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乎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必有戒愆之心則无患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决一陰力固自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不利即戎也 陸庸成曰自邑衆陽之所宅也戎小人也徧告五陽自相防衛而不利輕即于戎盖小人如戟如矛即之則是我徒以力求勝也彼遂爲我

敵矣 胡雲峰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耳而彖爲危懼傲戒之辭不一盖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夫見决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隆山李氏曰夫者决也天下之事不至于决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夫

彖曰夫决也剛决柔也健而悅决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一

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徐進齋曰夫以盛進之五剛决衆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夫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衆剛從而决之則不勞餘力一决而爲乾矣 質卿曰陰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剝乎陽陽之進而盛也其勢必决乎陰聖人於剝欲其觀象而止於夫欲其健决而和意深遠矣 趙汝楫曰剛長始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

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羸角之憂積至大良不易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其衷之寧保不覆出爲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是以利於有終

彭山曰健而說封德也決而和德之用也決陰之道主于自治之嚴順陰已退之勢而待其消所以其決爲和乎誠也號呼也乎號衆陽使之一德而嘗有危厲之心然後萬全而无害其危乃光也告卽號也所謂乎號但告自邑而不利卽戎若吾勢已盛彼勢已衰恃其剛而決於一逞所尚乃窮決之所尚者決一決而趨於窮不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四三

利莫甚焉如是而利有攸往則決盡一陰而爲純乾剛長乃終也應氏曰陽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利乎其往而決盡爲純陽剛長乃爲終極按夫之訓決以決柔也內健則无情欲之牽外說則无忿戾之迹以此而決則決而和矣和非和柔之和乃中節恰好而得其和之謂也楊廷秀曰夫楊廷之未旣惕厲之已至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盡哉蘇紫溪曰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

義益行矣

胡雲峰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此其罪之所以當決也而曰其位乃光者小人難決雖顯明其非猶恐陰伏其奸故必危其心以決之而后陽剛不爲陰柔所點而光矣象言謂卽戎以陰君側則必亂決不可施之君側故窮也

程敬承曰乎號自邑之類雖皆決和之事要以危厲尚矣自治先焉不卽戎卽自治原无二義君子之於小人恃吾自有道以勝之而不徒與之角力以勇於一決卒之彼罪自知彼心自屈而吾道終長而爲純乾豈一決之力哉彭山曰君子道長至於終克已焉盡之矣徐進齋亦曰君子治人甚寬而自治甚嚴胡仲虎曰小人有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四三

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夫之陽必至于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此條要味三個乃字終指乾對始生說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剛不能无柔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能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五剛共長一柔自去所謂君子盛而小人自消不必聲色也唐疑菴曰以攸往爲利

者以往則剛必盡長而後有終也不得不決又不欲輕
決必待剛之自長而為彼往之利則知決之道矣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潘雪松述曰澤上于天取潰決之義澤本下也氣騰而
上於天勢必決而下為雨露之澤未有積于天而不下
者君子觀象以施祿及下宜施而施天无留澤之理上
重積而不散居其有而屯其膏息矣決附之義利施而
不利居也張希獻曰雲上於上天需澤不及下澤上於
天夫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居則積而不流德斯
匱矣故忌紀聞曰乾下施者也故雨施德施皆於乾畜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四

之夫以乾為下卦故大象曰施祿及下姤以乾為上卦
故大象曰施命誥四方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
氣上騰于天則未能成雨是謂需之待兌陰卦也以兌
遇乾陰陽和合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
是為決之決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陸贄成曰大壯之長則為夬故夬初與大壯之初同夬
又進于壯矣故多一前字凶咎殊者其時異耳夬必勝
于未往而後利有攸往初之咎其不勝在往先若九二
則惕彌莫夜備之全也有戒勿懼靜制動也斯誠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不往而勝固已在我先矣蒙

引曰壯固不宜况居下而任壯乎何有于乎獨告邑哉

即戎則有之矣宜其往決而不勝也則咎乃自為之者

耳經繹曰夫夬也勇知欲深以沉慮事欲周而熟壯必

念嫉心不篤矣壯必慥戾慮不復矣始必敗者也故趾

忌壯也 質卿曰初九當夫之時見勢在君子而可乘

去小人而可決却只見其前不見其後不知新進後生

養既未克見又不定何敢輕於舉動且彼當權之人取

諸物也弘植其根也固何能為汝動搖故為壯於前趾

往必不勝矣夫其不勝也是初之咎也不足惜也不知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五

舉動輕於一擲利害及於眾朋未免徒張小人之威權
而費君子之調劑其為咎也大矣 楊廷秀曰初九倚
一陽之壯不待眾陽之長銳於行而躁于往欲以孤力
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
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象
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
羽坐此咎矣毛瀘川曰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
憂微矣哉
程敬承曰決之道其危乃光勝心不可有也即先為可
勝以希必勝防太銳况往以不勝乎祇自為咎耳

項氏曰夬初至四大壯也加九五一爻乃成夬下四爻與大壯相似初之壯趾二之得中三之用壯四之悔凶是也丁氏易東曰四剛為壯五剛為夬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於前趾因大壯而言也

唐疑菴曰大壯之初曰壯于趾猶未行也此曰壯于前趾則行而有前後矣然无位之人安能決君側之惡其力亦焉能越四五而及上此其為不勝不待往而知者故爻以往不勝為咎為咎者初自為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處中象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得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四十七

甲七

之當眾陽決一陰之時志不怠決而善用其剛內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之密也小人陰類陰謀不測意外之變卒然而起為莫夜有戎之象勿恤可也莫夜戎皆上六陰象能靜而不忘做有做而不憂恤得中道也汝吉曰中无定體時其決即惕號為中故曰得中道

賈卿曰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上居位也隆在卦之中秉權也正又剛而得中才足以行而德足以運目中可以无小人也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不固是以莫夜之戎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洪覺

山曰二之得中勿恤可謂勝在往先者矣惕者競于中也號者備于外也以五陽故曰孚號以九在一故曰惕號號決一陰若其易易而二乃惕然如對大敵勝之至也

程敬承曰上六為五剛所決勢不容必至反噬故有戎莫夜之戎貴乎有備惕號之謂也若即戎失中道矣故不利即戎正恐任壯而前反啓彼戎心也 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陽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朱子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唐疑菴曰孚號自諸陽既孚之後言惕號自諸陽未孚之前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甲七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九三以陽居陽在軋體之上而處不得中遇剛者也故有壯于頄之象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頄面有凶道矣壯頄非夬道也九三乾乾君子剛斷在心棄夫情累決之無疑能夬夬者故雖獨行遇雨若濡有愠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兌之主兩者和于兌之象遇言其適然而非本意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故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愠者矣而終无咎蓋君子夬夬斷於義不動於氣獨

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兩則不必自睽而生不和之端若濡不恤汚迹有愠不避違言其用益密其夙夜警惕有出於尋常乎蹠之外而未嘗少露其幾正與壯頌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質卿曰九三當夬之時內之不足遂壯于頄則事未形而幾先露必有凶矣若君子之夬其夬者自有獨行之法觀之於時審之於心籌之於夙夜而斷之於幾微其心思所運有已知之人不得而知之獨行如此雖遇兩可也若濡可也有愠可也而終則无咎汝吉曰夫不信於心而苟同於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淺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甲九

皆不得言夬夬也微不以形迹自繩不以形迹自明者宜不能及此矣

紀聞曰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從君子夫九三陽處陰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從小人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壯于頄則有凶而和以決之乃无咎也纂言曰君子當所處之時不幸應上乃不言吉者當大任之過始見于頄終亦不過僅能助五決之而已不能使之盡去故无吉義曰温嶠于王敦其事類此狄仁傑亦然顏真卿臬卿王允幾之其人品高下事功成敗勿論取其心亦合此獨行若濡象

張暉若曰爻曰无咎此又加一終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聖人怕人溺於私係而不決故特言此以勉之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兌下之爻與陰同體外剛而中柔非能決者其象如此臀无膚孔䟽所謂四據下三陽位又不正下剛而進必見侵傷是也臀之无膚行不前進故其行次且非以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對言決柔以剛爲爲主四居柔失其果決而乘九三之剛又居兌下毀折傷而不良於行也牽羊悔亡說卦兌爲羊上六之陰如

周易象義

卷之六

甲九

羊之在前也凡牽羊者縱之使前則行若自前而力挽之則反不進象兌陰不可力去惟順其已退之勢四與三陽從下而進則決陰之功可成而悔可以矣兌爲口舌故曰聞言同體兌說故以聞言不信戒之蔡虛齋曰策其不能信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洪覺山曰牽羊從陽也羊性狠躁人在前挽之不行故牽者讓而先之從陽之謂也无膚次且皆以兌毀折得之又說卦兌爲羊乾處兌后牽羊象易置之爲履亦美處后夫自后后入美德也四不當位剛不在中四聞言弗信之矣質卿曰當決陰之時在三陽之上時可以乘而剛斷不

足蓋大臣依違怯懦而不能決去小人者夫三陽已進勢不能止矣一陰在前有必消之漸矣於此效牽羊者從容和緩遜其先而隨以進則悔可亡只是他閉言而決不能信也時之能競人如此氣之難自克也如此天下之事何嘗不壞於此等輩之人時之難乘而易失功之難成而易敗機括在此游讓溪曰程傳曰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惟剛明者能之夫以象陽盛長之時羣策畢集已當其前而能謙退以從之牽羊悔亡也九四居柔失中失中則偏而自用居柔則暗而多疑是以聞言不信故不免於无膚次且也方獻夫曰三能進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一

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於二爻見夫之道也

李鼎祚曰卦初爲足二爲腓三爲股四爲脛又曰九四居二體之間足腓股之上象脛膚肉也楊止菴曰次者直進也欲進之狀且者行而不能進之態卽今所謂且止暫且苟且也不信者剛實爲信上陰柔故象不信傳曰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夫其害大矣聰不明亦以居陰之故陽則明陰則暗胡一川曰聰不明者由其好進之心有以蔽其本心之明也九五克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潘雪松述曰克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九五以剛

尊之主而決一陰如克陸然特懼心有所繫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夬蓋九五原爲上六所深入柔所謂揚於王庭者所以要夬而又夬始爲中行而得无咎象又破九五尚未有憚之心以其平素相入之深今雖以義不可而決之其心未能无係谷永所謂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是得爲中正之盡乎得爲陽德之光乎故曰中未光也又曰易中於陽德贊其光明光大此云未光朱子所謂這是說那微茫間有此箇意思斷不得若釋氏流注想是也蓋陽剛中正之體如日月之光不著纖毫若一有係卽私一有向卽欲豈夬夬自克中行獨復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一

之謂哉上與三應而專五與上比而昵故皆以夬夬言之唐凝菴曰九五陽剛中正中何以未光乃以與上同在兌體爲上所說故有克陸之象克乃感陰氣而生柔脆而不能決物者也高平曰陸喻五之高位也亦若三之決而又決雖不失說之和而有歎于決之健此其中行僅可无咎耳蓋小人以非道君必有所以中之之術一爲所中則陽明且掩健德且息雖其居剛而不盡逞其剛若有得于中行亦何能光乎故必其危乃光也程敬承曰此光字與彖光字義同而以心之無所肆而光此以心之有所係而未光也

楊止菴曰自古君子于小人狗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妬已萌矣故易卷倦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胡雲峰曰九二惕號呼眾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張雨若曰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塞口小人之辭使後之小人聞而懼也 唐凝菴曰剛柔勢不並長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極陰中决矣剛長至有終陰豈可長久哉剥之終不可用夫之終不可長

周易卷之六

卷之六

五十二

一盈虛消息之自然耳 方獻夫曰聖人於剥上九則曰碩果不食望之也於夬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 絕之也扶陽仰陰之情見矣

洪覺山曰无號者无備也象曰小人將消而未盡消之時似无所用乎號者然猶有未盡者存焉一星之火猶復燎原安保 其不復長乎若不號呼恐懼以防之則其凶必矣終不可長者言當决之終不可使之復長也勇于始而忽于終小人之潛匿而未盡者必將有以好乎其間又安得為軌道之純哉或曰无號之凶直謂小人之受决于五陽似未然也

纂言曰偏于健則剛過而流于暴偏于說則不及而流于懦下體健者也九三柔居剛陽不中而暴九二雖健體而居柔得中故不暴上體說者也九四剛居柔陰不

中而懦九五雖說體而居剛得中故不懦爻辭于初三之壯則戒其過故曰壯于前趾 于四之次且則勉其不及故曰臀无膚一雖健而懼故曰惕號五雖說而决故曰莫陸夬夬惟在二五得二體之中故无過不及能不偏如是也至于其間之能决者則以夬夬言之惟五與三焉蓋以五三在一卦五為尊位之主三為當任五比上三應上故獨以夬夬言之于三五之中不重三之當任者三曰終无咎五曰終未光者此也是故由前言而觀則重二五之得中由後言而觀則重三五之比應

周易卷之六

卷之六

五十二

蔡子木曰夬决去小人初恃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頰所以責小臣四之不剛非能决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隨人所以責大臣五于陰為近君所狎睚无不係憂然大義不可不斷示之夬夬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恋於君依違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

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邵國賢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何其難也五君子者初有志二有謀三有術四有恥五有德有志者病於躁有謀者病於疑有術者病于勞有耻者病于怯有德者病于係其位使之然也去其所病而剛道成矣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

自固情愷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罪乎
乎雖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變治之於內以清其源
何其念之深高之遠哉蓋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
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能伺君子之隙
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寬之使不吾疾防
之使不吾求其有不羅于彀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
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
制十虎也不知乎彌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頰之
凶產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董卓之
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啓災皆即戎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四

姤三三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
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 王弼曰剝
亂成婚亂萌故聖人不憂剝而憂姤蘇氏曰姤者乾之

未坤之始故彖言天地相遇

姤 女壯勿用取女

張中溪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
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自姤以往為遇為否為觀
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一陰始生而以
為壯程子所謂漸壯而敵陽者也故以勿用取女戒之
唐凝菴曰二之包正不欲諸陽之見而取之也楊止菴
曰取非謂其配為夫婦也五剛居尊能以剛中止之象
勿用 張雨若曰夬盡而軋方喜小人盡去君子滿朝
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曰姤有憂駭之意女壯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五

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戒君子必當絕小
人以自防蓋慮人或輕始進之小人而比昵之也寇萊
公失此義矣 楊誠齋曰復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
喜姤一陰生聖人乃速為君子懼復一陽不足以勝五
陰而姤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李氏曰女下於男
有女不正之象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也若蒙之
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蘇紫溪曰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

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生名之曰姤若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 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天地相遇兩節又于陰陽中看出好處來

女壯程子云漸壯而敵陽朱子則曰不是說漸長而女壯乃是一柔過五剛下一柔生五剛便立不住也此更割切彭山曰長消長之長陰長則陽消矣故陽之于陰富有以制之不可使長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六

程敬承曰大凡小人之漸長必君子有以引之如馴致堅氷之類與之長則長矣故曰不可與長戒君子也 蘇紫溪曰天地相遇四句聖人於蓮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蓋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過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日无者此過也姤於時為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无陰况世道也惟願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人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道且恃之不毀茲其遇也不亦大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十七

茂 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况相交與相遇亦不同相交者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然相遇者也 李子思曰垢與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以盡觀之則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萬物相見手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瞿玄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姤本以柔遇剛成卦而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易之貴陽也如此 吳幼清曰彖辭雖慮小者之始至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 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陸庸成曰姤之時有義焉敢微而難識最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咸章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夏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識堅氷之至包羞起蔑貞之凶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趙汝楫曰乾為天巽為風上軌下巽是為天下有風此與風行地上義頗不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徧歷太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詰命象之后王尊居難與民接雖清問咨訪何能家至而戶曉唯敷言下逮而後君民之情始遇象旨軌為施巽為申命告四方者所謂夏至之日施令命詰四方所以助微陰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胡雲峰曰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九

於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蔡虛齋曰見凶不必說到羸貞則凶自失所獲處蓋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為利不止則禍矣 孫質菴曰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於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於小人 蘇紫溪曰自卦言于女為壯自爻言于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本義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備只是防微杜漸不利賓之謂

楊止菴曰比一以上象蹢躅必將應四而行象蹢躅將俟時

為之止發未可測也故曰羸豕孚蹢躅唐疑菴曰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且巽窕為蹢躅即令繫之亦有不能使之定者蓋一陰之生方生而不可已愈生則愈求進故有蹢躅欲行之勢欲諸陽知其蹢躅之性終不以一繫而已之也故曰羸豕孚蹢躅王伯厚曰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長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禍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蔡汝楫曰始得坤之初爻復得乾之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洩忍其甘如醴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九

張雨若曰觀一牽字便是蹢躅之意聖人蓋逆知其蹢躅之孚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陸庸成曰姤之初即九之上消于上而復息于下者也故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其象同但行未為柔道之牽引亦亦无牽羊不信之大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實也

胡雲峯曰剥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包魚如包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于眾姤之有魚將為利之矣魚矣吁可畏哉

鄧伯羔曰鴻鴈來賓以先后為主賓也一陰生矣一而
二二而三后至者不為賓乎既不利賓則防之道不
容疎矣 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
已要豎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
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
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過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
所容其何咎焉 陸庸成曰魚以象小人也敢於非分
之遇則奸邪之小人不可有也役以正應之分則小人
亦民也故三爻猶幸于達而四遠之則凶 程竹山曰
義不及賓宜早制也及賓則已遲矣張雨若曰玩一義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一

字見非獨計其及賓之害也有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意
專其責于二也唐凝菴曰不利賓正言所以包之故也
四與初為正應然陰在內則陰已為主而陽為賓矣取
之必見凶所謂不利也則夫二之包正以其不利賓也
不利賓而使之不利賓義之所當然也故曰其不利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徐進齋曰夫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如一陰
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
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係三乃介

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
其行次且又曰夫四姤三各以同體次且然四位柔而
又處上柔之下故牽而不決三位剛而又處初柔之上
故不遇而未牽也舒氏曰其不遇也以兩剛之不相入
非遇之不以其道而不相入也故无咎焉 唐凝菴曰
諸陽皆用心以備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則
不安將舍而去之則不能以與不果得之所以厲也行
未牽以三之行不為初柔所牽知危而止可无大咎也
經釋曰姤之三反觀之即夫之四夫四惡相攻思決之
而莫能自前姤三愛相攻欲退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一

而无膚次且之象同纂言曰夫三之行欲上決一柔姤
四之行欲下遇一柔所遇之時不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象遠民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本與初應當相遇者也今既相遇乎
二矣則初非四有故為包无魚之象德不中正位又相
遠失德而遠民凶於是乎起矣象曰遠民也陽為君陰
為民陽既遠乎陰雖欲包之而不可得君自遠乎民民
其有不離心者乎易象或以陰為小人人小遠之可也
或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唐凝菴曰一魚耳二之包有
魚則四之包无魚矣何者遠民也初四正應豈可謂遠

以二視四則見其遠矣四在上而初為主故視四爲賓
初在下而四正應故視初爲民程子曰在四而言義當
有咎不能保其下是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
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之道在焉爲上而下離
難將作矣 李去非曰貫魚包有魚皆陽能制陰故剝
无不利此亦无咎初六取象不一於本文則曰豕於二
四則曰魚於九五則曰瓜皆取陰物而在下之義明其
勢之將躡躡義之不及賓終必至於大潰也以杞包則
勢不及賓而不至躡躡矣不利賓恐其失之踈含章恐
其失之激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二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
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按魚陰下伏而潛瓜陰下生而蔓皆其美又皆善潰然
二謂之魚五謂之瓜者陰已生而成果矣當時君子所
可自盡其心力而爲之挽回惟有此一包耳包者包之
範圍中使不潰溢象杞葉之包瓜也含章者不露才華
聲色而靜以制之正上文所謂包瓜者游讓溪謂循中
正之道而不爲過激是也即此可以默圖造化而吾道
之春復還故曰有隕自天猶頌果不食而剝落復生此
雖陰陽消長循環之理然非五之含章不能使姤之轉

而爲復也

姤五月之卦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故有以杞包瓜
之象經釋曰陰在上必決不決者潰矣其在下必包必
舍不包舍者潰矣无不潰者性也故夫善其決姤謹其
包已焉 張陽和曰夫一陰將盡決之也易故揚于王
庭其道顯姤一陰始生遇之也難故舍晦章美其用藏
胡雙湖曰卦本純乾乃飛龍之主只緣一小人之進昔
之潛龍化爲羸豕局而頓更事體大異重賴諸君子包
制而五至於包瓜含章聽曰天之 含其視乾九五之
氣象何如哉爲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不矣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三

程敬承曰姤之時甚難處矣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以五
陽之盛而欲勝之非善制之道矣故含章者大作用也
此有大涵養者之所能也中正二字其斡旋造化之大
樞紐乎唐凝菴曰五之包而能舍則惟五之中正猶勝
於夫之中而未正也

沈德培曰制小人之道全重含章二字含章即是志不
舍命舍則不舍舍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
是要挽回天命何時舍置得下今人不甚切心可以放
舍之事便放膽發露出來其密密含於中局者必其割
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

何宗伯曰委於氣運之衰者是舍命也而力爭於形迹之間者非志不舍命也謂之志不舍則必其一念獨覺之中真有潛爲之制而自通於天者宜乎有隕自天也程敬承曰夫姤俱一柔耳夫之五夫而又夫始之五包而且舍何異施也決之不力則不盡望其剛長也制之徒以力則不勝懼其女壯也然一則曰中行一則曰中正抱見夫所當夫而非激舍所當舍而非縱矣又曰舍章便是中正不自欲其陽光而恃才華以逞豈得爲中正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本四

程傳曰上九以剛居上與晉上同故皆以角爲象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無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无遇等故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仲虎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于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蘇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非角上之姤角如夫之壯頰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無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剝一陽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復夫一陰窮於上忽下生而爲姤一消一息必然之理陰始生遇剛而止不進迫以害陽故言繫於金柅剛繫柔以爲用也天地相遇陽得陰而品物章也剛遇中正剛善用柔以含其章也故曰天下大行生育之功成矣九二包有魚无咎九四包无魚起凶陽之不可無陰猶君之不可無民也上九姤其角則亢陽之極而吝失其所以爲姤遇者益見九五剛遇中正之善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本五

蘇紫溪揔 曰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願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

之躡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污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堯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躡躅之漸而侯明捷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凶愆于式訓未嘗引繩而批根之也春秋諸國下凌上替孰不可以无遇然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肖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六十六

萃三三 坤下 兌上

升三三 坤下 巽上

筮言曰萃升皆自坤取義萃者兌之一柔說而為主于上故坤之三柔順而聚之于二剛之下升者巽之一柔入而為主于下故坤之三柔順而升之于二剛之上二卦之義聚散升降而已
陸庸成曰上經為臨觀下經為萃升故臨之反則萃也自臨卦初二爻之陽至萃乃居相之位觀之反則升也自觀卦五上二爻之陽本君師之位今坤以柔上升之故為柔以時升四卦俱以坤為上下而與兌迭處焉然而陽在臨之始則咸臨之吉而有餘在萃之位則求

為无咎而不足所處太盛故也升本以五上之柔而王者用享之占反在六四蓋四自觀時已為用賓于王至于升而四之柔不與時偕極其順德何如五上言升而四獨不言升仍觀之位也是文王翼翼小心為用享岐山之象

劉濂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上以說感下以順應又澤上於地物所萃聚故為萃 趙汝楫曰上无二王尊无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為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聚也九四或貳之一則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引三之嗟知以見下之萃於上為難五之未貞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為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六十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約說曰萃聚也聚之道有四神聚也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故王者用是道感格宗廟之神而來享也蓋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有主无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必利於正則不為苟合也物聚則當施用曲禮曰積而能散故宜用大牲凡祭祀燕饗皆然則獲福而吉也事聚則當往幹故利有攸往傳

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孝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又安得享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動而有裕天理然也 潘雪松述曰孔疏萃聚也聚集之義也擁隔不通无由得聚集之義其道必通故亨王假有廟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欲享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六九

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也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大人爲主聚物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用大牲吉聚物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民聚神祐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又曰物聚可以備禮故用大牲吉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 施達泉曰卦詞舊以四乎說南京程式則以事神事君二項立說謂格廟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承假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上下聯續看一說俱通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享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禮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也物常聚於所悅卦德坤順兌悅爲順以悅既說矣得不萃乎又萬物皆以相應而後聚此卦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既應矣又得不萃乎故聚也 陸庸成曰萃有二享一吉三利故卦莫盛於萃其曰順以說剛中而應說在王弼之疏矣蓋人心不順以說則不能萃如順悅而不主以剛中即應亦妄萃也惟是人情不拂而所應者又以剛中之主故一萃而亨利集焉萃天下之精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六九

神以格于廟乃爲以天下孝以天下享也聚以正者以順而悅剛中而應爲聚也損之二益剝之不利非其時矣故大牲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情通于一故也 王假有廟陸績曰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也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享之享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故曰享享致孝三致字有深意蓋精神既聚而躬致之者也如但曰至于太廟淺矣不可語假矣苟言乎利見大人也蓋大人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聚道乃全若四之不正非所聚也故卦詞謂之利貞唐疑菴曰夫萃曰亨矣而見大人又曰亨何也上固以得

人心之萃為亨下亦以得所萃之正為亨也象旨蘇氏曰萃未有不亨姚麟曰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乃萃之時當然豈徼福妄動哉若夫損之時用大牲剝之時有攸往則逆天命矣經釋曰順天萃之貞也不順天不貞能假能見能吉享利乎哉孔疏天之為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剛為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無往不利

孔疏凡物之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蘇氏曰不期而聚者必至之情也惟剛中則順說而得其所聚之正者天地萬物之情皆是矣徐幾曰天地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七十

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胡雪峰曰見其情者見其理也

章氏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禴象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張氏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秉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亨而民德民神无怨假廟用牲之謂也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而四陰從之為萃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時也

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萃者君臣同德萬物盛多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但二五相應爾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趙汝楫曰兌為澤坤為地凡陂澤雖眾水所聚然其形勢高於平地為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諸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戒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抑之詩曰弓矢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七十一

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衣裳之會也夫子且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萊夷之兵戒不虞之謂乎傳曰人聚而无防則民心之戎生除而戒之非尚武也易貴未然之防焉唐凝菴曰取澤之畜以畜戎器謂之除防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洪覺山曰萃天下之人心者莫若乎敬畏彖之言以王假有廟敬之也大象之言以除戎器畏之也敬畏存而天下之心合矣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擗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初四正應理當有孚者也陰柔不能固守故不終心

志惑亂二陰爲比其萃妄矣初將安適而可知捨二陰而號四二陰且團聚而笑初惟勿恤衆之咲而終守四之孚則往而无咎按亂者萃之反也陰柔雜聚非善元常故有若號一握爲咲之象易述曰坤順之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誠信未定故不終也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下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其志惑亂未定是以有孚不終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小人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之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五十一

汝吉曰萃自不亂其志亂也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其孚以尊陽洪覺山曰孚乎四也萃與比似比之初有孚盈缶而萃之初有孚不終何也比无九四陰皆從五故其心一萃有九四而初獨與之應故其心二二則同類之陰惑之而不得所歸則其長號于四而呼之也亦情之所至矣號嗟咨涕皆无所歸之詞陰柔之態也一握猶一班是衆人團聚之稱笑者兌說之象也或云夫密邇而就疎遠則笑味本始而脩晚節則又咲畢竟號者是正笑者是邪勿恤是聖人決其當自信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張兩若曰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是不免爲讒邪所間者故下一引字引只是多方求合務委曲以牽引之然後君臣之交合而臣責可塞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豈虛文哉孚乃利用禴正是引萃所在聖人恐人疑引爲虛文故又本其孚言之明引以真誠非虛文也孚字當重二講夏物未備惟以聲樂文於神明故夏祭名禴蘇氏曰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易述曰孚者萃之本也孚乃利用禴謂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五十一

之義也

程敬承曰引還是引君當道九五匪孚故六二引之必以孚乃吉而无咎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爲孚也蘇紫溪曰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先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唐凝菴曰中未變者對初三言初三不中皆始萃而忽變惟二之中未嘗變動其萃五之志故引之卽萃耳 又曰彖云用大牲爻云用禴何也彖據全坤皆萃之后言爻止以二五之相合言也 項氏曰羣聚之時爲禮當厚如必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後外可畧也

此六二之善于爲萃

馮敏卿曰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可也二之引吉四之大吉大小協萃也二以孚爲利五以匪孚爲戒君相合德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程敬承曰人必有可萃之德有素萃之人而後得所萃此六三所以求萃不得徒嗟如而无所利耳往无咎者決其從上之是也又曰小吝者惜其從上之晚也要以理所當往小吝不必恤矣讀易者玩初六之詞見衆笑不必恤而守正不可不堅玩六三之詞見小吝不必恤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四

而從上不可不早兩爻病根都以陰柔耳 林次崖曰夫子曰上巽正綠六三既无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爲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胡雲峰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惟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而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必得大吉然後无咎或謂九

四无咎詞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蓋萃有位惟九五而四位不當也德匪中正萃匪正道非大吉何能免於咎哉游讓溪曰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讒孽之萌謹度以防僭逼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大吉而後能无咎傳曰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求貞悔凶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十五

潘雪松述曰象旨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不能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

傳九五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矣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脩其德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于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而匪孚之悔可以矣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按九五萃有位矣而何以匪孚何以未光也丘建安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惟五之趨萃以二陽統四陰二則分分則有萃四者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均之言元末貞而比五之道顯萃五之志未光也易述曰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孚有終而志已光矣未光是不快活乃辭塞意不是病民乃病已德之未洽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註處萃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無應援處上獨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六

立近遠無助危莫甚焉齋咨嗟嘆之辭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潘雪松述曰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庶婦羈臣靡室靡家者也以順體而比陽剛故決其往亦无咎即小吝非咎矣上六無位失萃而齋咨求嘆涕洟其漣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象悅極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无咎當萃之時以萃爲時用也約說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儆戒脩德

意所以无咎 項氏曰上以無應之故至於齋咨涕洟

若可羞矣而聖人乃以爲无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

无與雖在上位豈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

然則爲上計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于五五易上爲晉

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辭明

有可變之理也 唐凝菴曰上在說終與比上之爲險

者不同故比上絕無求比之意萃上實有求萃之心然

旣爲說主何以反說爲憂居五之外亦當萃道之窮矣

故其心不安於在上與三相應以兌口而發爲齋咨以

允澤而垂爲涕洟其欲萃可知然三猶可往上終不得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七

萃惟其齋咨涕洟則求萃之心可量也所居然耳何咎之有卦體惟順以說无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

項氏曰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爲貴陰以專爲美四之

志亂乃得无咎五中不變反爲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

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爲吉皆美其專也

游讓溪曰萃之六爻无全吉之詞何也初戒乃亂二示

引吉三戒嗟如下以視上爲正而易於失正者下之常

也四有不正之嫌五有匪孚之憂上則齋咨憂恐僅乃

无咎上以能萃天下之衆爲義而難於得衆者上之常

也必也節理人情培樹基本修其元永貞之德然後爲

聚以正而有大人之亨乎

程敬承曰萃者天地萬物之情也故人情萃則喜不萃則悲曰號曰嗟曰齋咨涕洟求萃之情一也然而孚者孚巽者巽獨上无所往而均得无咎者何蓋其未安之心乃安也臨六三既憂之无咎亦下兌之終也即此意也 陸庸成曰萃之六爻皆得无咎此上下篇所僅有者也然聖人喜萃而惡妄萃故同人貴貞萃亦貴貞正應為孚非應為亂无應為嗟為涕初之若號求孚于正也二之引吉引君於當道也萃之時上用大牲而下用禴有其中之孚也三雖无正應而上乃其類也上巽者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五

兌之上爻反而下交則有巽之體也四必大吉五必元永貞聚以正也上之未安上者何也臨之二陽進居君相之位既為萃矣萃之進為觀則上非復六之所宜居也故欲求萃於下憂泣以示不安未敢安然于四五之上也

升三三 地上下 巽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也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是以元亨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為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象吉升之見大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

宜見之用見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 項氏曰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眾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南征吉巽東北之卦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征即彙征之征 唐凝菴曰萃大人在五曰利見見在下升大人在二曰用見用在五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七五

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坤在上則无所於升矣 陸庸成曰見大人南征升之所以大亨也巽順剛中而應又所以有慶志行之本也巽順剛中亦與萃彖傳同義蓋內巽外順固足以俟時矣使應之不以剛中則巽順祇為媚悅何以達利見之節而壯南征之猷哉南征者離明于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于南方故以向明行道為吉 質卿曰升非難在於知時時非難在於用柔柔心之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上之心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元亨之本也

况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无疑有慶也志行也皆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行之仕進之途絕无利於用剛者用見大人自下升上者用見之也 易述曰初為升主位下而中隔二陽或憂其有所疑阻近九二之大人而用見之與之同升以上事升階之主何用憂恤而君臣會合福慶大來其升必矣南征亦主巽言由巽位而適乎坤也吉者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上升於明聖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程敬承曰德本高大原於細微處發端君子慎德即於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一

細微處從頭慎起而積之以至於高大幾希之存入危微精一之關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如以為小而忽之雖欲積至高大何絲焉夫均一木象也在山則為漸之居在地則為升之積積亦漸也均一地象也明出則為晉之昭明木生則為升之高大升亦晉也 沈德培曰聖賢地位豈必遠求只目下一念一事不苟處日日如是節節如是便做成矣 易傳曰棟梁者拱把之積也聖人者小善之積也又有曰積小者下學也高大者上達也積之有漸進之不已爾為異端之學者曰一超直入欺哉是為未能升而降隨之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約說曰允者信從也如晉六三眾允之允初柔巽體當升之時上承於二二陽剛而能升者也初巽於二陽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 象旨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故言允升 徐進齋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眾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體雖同柔交而稱合志 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于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則不為援孚於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无不順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二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與五為應往必見任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耳不假外飾也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可用以格神明惟其孚也

程敬承曰臣主之間煩縈不可簡薄亦不可要以孚誠為本惟既孚乃利用禴以見匪孚之不可耳楊庭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也二惟孚以獲上此初能附之以升耳 潘雪松述曰彖詞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其曰有喜者君臣道合剛柔交濟初喜於遂升

五喜於得初之升獨二之喜也與哉 象旨用禴與萃之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上也萃先无咎而後乎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 楊止菴曰萃六二以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詞同而柔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 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况於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唐凝菴曰喜即南征之吉也彖自五言言有慶慶君臣之會爻自二言言有喜喜升志之行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三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潘雪松述曰二之言升即初之柔升而至此三為陽所宅得位有應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初於是進臨坤地前无難之者直達无礙有升虚邑之象坤象國邑坤體虚故曰虚邑象曰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問乎柔柔順剛而无疑畏于剛此巽道之極也或曰疑是已之疑滯非人之疑阻也於德无疑事於時无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徐進齋曰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

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游讓溪曰四入坤體重陰得正順之至也居近君之位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惟致其恭順如文王之亨于岐山則吉而无咎也岐山之業始於太王成於文王故隨之固結太王之始也升之順事文王之終也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或曰亨即四之升也朱子謂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八十三

有升而上通之義 仲虎曰隨王用亨於西山本兌言此曰王用亨於岐山本坤言山皆在上卦取象一取隨之極一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亨也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於天下名山大川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但修事祀於岐山是文王不敢有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 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於德即為順德用易道而行之於事即為順事一不順便乖所以天地聖人皆以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君位以柔居之本不正也而曰貞吉者應剛中以爲
貞也所以能升世道如升階而象以爲大得志也坤爲
土故曰階 象旨五貞於二而應之異因以升故六五
有階之道君臣一心賢才並進由是而致治故五得大
志也 唐凝菴曰彖以二言謂之志行象以五言謂之
大得志其義一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陰居升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不明甚矣然求

升不已之心有時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

君子於貞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四

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洪覺山曰冥升

者冥心於升而不能已何以利不息之貞也升極而消

上極而下外極而內順極而健故其所升將在德而不

在位在內而不在外即用六利永貞之意然則所謂冥

者其迷復之關乎

程敬承曰不息之心一也用之於升則冥用之於貞則

利冥坤極也不息而貞乾也乾乾不息故不消升不已

而冥消之道也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述

曰卦至上則消又非陽爻无陽明之德故消不富也

項氏曰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道言之貞復爲

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故曰利不息之貞
張雨若曰人常說佛是慈悲的今觀此爻慈悲未有如
吾聖人者上六冥升本是溺於利欲沉落在苦海中了
聖人却忍就把求利不已這點心撥轉來教他去求
不息之貞此是甚麼心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上
六一回頭便是孟子舜跖之分亦是此意此都是人夢

覺關聖賢都多方去提醒他此箇關頭真迷途指南也

不息之貞四字連綿講謂雖冥升之人而本心之天理

有不息者此乃本體也故利于不已以求之以不已求

之是工夫即是利字內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六十五

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

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序卦云升而不已

必困故上消而不富也

紀聞曰初九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無所疑四言順事

五言正上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求升

於已九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恆者皆不足

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萃升二卦總論汪郁山曰群賢之萃利見大人有九五

之君在上也六二正應故引萃有用享之象初之號三

之嗟九四之吉視其引類與否爲得失耳九五當眾賢

之萃益修其元永貞之德眾志固无不孚矣羣賢之升用見大人有九五之君在上也九二正應故同升亦有用享之象初之允升三之虛升四之上升皆以同進而志行也六五因眾賢之升益開其大階平之治眾賢固為之助矣萃極則齊升極則冥又皆持滿之戒也

困三三 坎下 巽上 井三三 坎上 巽下

陸庸成曰困德之辨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德之地也故曰井養而不窮彖傳俱本之剛中以二卦爻之德言也剛中在困則為精誠之本體二之所謂亨祀五之所謂祭祀此也剛中在井則為靜深之本原五之所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卦本

謂泉是也二卦獨上六與之以征吉贊之以元吉何也困不極則心不通井不上則功不成

胡仲虎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亦困矣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繞之草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于飲食於金車於赤紱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崇陽抑陰之意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胡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于柔窮而无所容所以為困也然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

心則亨也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真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忿之口也

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于禍則身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蘇紫溪曰傳曰困德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此胃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有言不信正小人之所以異于大人也困者不心故不忘於言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歎其忘心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卦本

程敬承曰亨就是貞吉无咎就是亨貞亨貞則內明而不為禍傷尚默則外晦而不為禍先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寒而井通明矣夢胡氏曰以卦體言澤自潤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有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也順故兌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為困也亨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九五一文吉也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唐凝菴曰兌水也坎亦水也兩水相習何以謂之掩也兌止水也柔也坎流水也剛也水以流為性坎在下兌在上則流水亦止而剛之流為柔所掩矣坎本為陷而復為柔所掩焉得不困然水源自在未嘗不可以通於澤也一通則不困矣

象吉屯蹇皆以坎為險而皆在外困坎在內欲動如屯止為蹇不可得矣唯說而受順則不失其所而亨

趙汝楨曰其唯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於困不躁

周易宗義 卷之六

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用修德之卦也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

王伯厚曰君子无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金汝白曰困而不失其所亨義在所字困非能亨也別有亨耳 沈德培曰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即困而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子能之是君子即大人是亨即貞許子遜解剛中二字云困之後人每乘其乘

在柔在則沾戀沾戀則多牽纏故貴剛又乘其於激發則虛僑虛僑則易至耗折故貴中陶洗淨涵養純大人所以為大人也何弗亨何弗貞但有樂天之吉又何謂獲之咎哉 尚口乃窮者兌為口舌明處險者用兌之說則可尚兌之口則不可李膺范滂輩吹枯噓生互為標榜卒貽黨錮之禍尚口之窮信夫 張雨若曰君子處困亦不是無所尚只不尚口耳如所謂危行言謹者何嘗无所尚來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蒙引曰致命未必定要死只得拚一死了如蘇子卿不

周易宗義 卷之六

為虜所屈則困而亨矣 陸庸成曰亨莫亨於志之通故致命遂志即是不失其所亨致命者立命在我致命而不致於命也遂則自得之謂 洪覺山曰致命謂致吾身之所當為為之不可得而後繼之以死所以為致命也然不曰明志而曰遂志何也遂吾心之義以得所安焉非以求名是兌說之義也 王伯厚曰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變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株木之有株者株即刺也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

為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使明者處之猶可自拔
以出於困而坎為溝瀆為隱伏又有入于幽谷之象夫
求通而入幽暗之所益終于困而已三歲不覿三歲數
之成也久也 唐凝菴曰玩彖其惟君子之義則惟陽
剛在困能不失所耳陰柔必不能也况初三本為險者
乎其困極而不安宜也 洪覺山曰困之善在陽也陽
斯明而見矣初之不明不見即坎初入於坎窞之時也
九二困于酒食未絀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
酒食中有慶也

朱子曰九二是好爻當困時只是困于好事二有剛中
之德以處困時是王事賢勞以才受困且寵遇方來未

已不有困于酒食朱絀方來之象乎人臣處此當精白
一心以竭報効之誠雖或所遭非時不免征凶而致命
遂志之義必如是而无歉耳征凶言時无咎言義須抑
揚重无咎一邊此爻孔明似之南陽抱膝豈以漢相為
樂而先主言聽計從信任愈篤其後鞠躬盡瘁雖或業
終偏安然其一生忠義至今猶凜然有生氣也 潛齋
陳氏曰易言祭祀處爻多中實否則中虛蓋中實者誠
信之蘊中虛者誠實之本此就二之亨上言二中實故
取以為象

程敬承曰征凶非不能濟困之謂經釋所云多寵多危
多榮多懼是已義所不得避惟自竭誠以圖報効雖凶
何咎如以不能濟困為凶則中有慶說不去 朱子又
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以一身之勞瘁貽天下之福慶
非有中德乎哉此二爻正所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游讓溪曰需于酒食者安常以待時困于酒食者居常
皆憂時也憂時之忠固匡時之業所由成者故曰中有
慶也謂天下之福慶由於斯也以中德有慶則雖困于
酒食非所以為困矣昔人論唐之士夫能以憂道救世
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忘此
之謂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一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
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四 不可動為石而三欲困之反為所困二剛險不
為蒺藜而三欲依之反失所依官其居所安也妻
所安之主也危困已甚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此
失位無應之象无應而入安得配偶不祥莫大焉祥善
也吉也不祥必有凶也 兌為剛鹵亦有石象苟九家
易坎為蒺藜三內體故言官上兌女故言妻三與上无
應故言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即坎六三來之坎坎險

且枕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困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拯而前進哉祗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間之終必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 胡潛齋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觀九四之心未觀未來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觀者終于觀欲來者終于來故曰有終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二

程竹山曰小象略四之才言四之志人患无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非困矣故困之道必求其與 唐凝菴曰四為初正應又有解初之志故曰志在下豈不欲疾援之哉要知初之困不可獨解二解則初自解矣其來之徐徐者困于金車耳又曰三爻皆掩剛成困者亦所以解剛之困者故其困也以下之困為困耳非自困也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余子華曰上為陰掩是上為近習所蔽也下則乘剛是

下為強臣所迫故象剝則夫臣下木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无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剛中內有決斷也說體則能處之不見聲色故能漸以去之而有說也說者能制其近習去其強臣也利用祭祀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剛中即誠誠則无不格也 唐凝菴曰困至五而兌體見故曰有說其得說之志可知蓋上卦以其柔質則能掩剛以其說德則能拯困惟始以掩而失說故以拯二有說也有說而曰徐當困時不可求亟通也

周易宗義

卷之六

九十三

程竹山曰陰掩則暗乘剛則危危與暗豈得志之時乎中而且直只是剛所以不為上下所撓屈而有說也周桓王忿鄭不朝而自行伐鄭鄭伯射王中肩諸侯皆不朝是不能徐而有說者也 張婁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得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翼也二臣位故言亨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 項氏曰以紱言者程子謂主於行蓋困塞之時以得行為亨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臀二五言蔽膝四言車皆行具也色之赤黃者為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无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謂之不見其妻云志皆

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徐有說 游讓溪曰困之上卦三爻不能皆正而有終有說征吉者以皆說體而善于處困也 易述曰剛爻困於酒食无咎困於金車有終困于赤紱有說陽剛受困皆非自取困而亨也柔爻則困于株木者不覲困于石者不見困于葛藟者謹許其有悔征吉所謂有悔者取其悔掩剛之過也經釋曰困以陰掩名卦而陰爻困特甚則掩人祇自掩耳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華四
蔡虛齋曰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纏束而不得解于臲卼震撼而不得安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動輒有悔无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能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矣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 蘇紫溪曰上與三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纏綿然此臲卼不安之境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纏脫縛然後為吉行乎三凶上吉以疾藜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卒无聞見之期困而臲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

者之為民下也

潘雪松述曰爻至此有變通之義陰柔能悔而不能決疑動得悔而不翻然變動終有悔矣故勉之以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陰柔疑慮之過也居至困之地正謀通之時而柔懦不斷葛藟滋蔓處於臲卼而不能去斯非謀而未當乎惟能斷然曰動悔有悔悔不可再一脫其纏繞之非而去之則吉矣 按全體下五爻或柔掩剛或剛為柔所掩皆不言吉惟上六善變故吉

程敬承曰兌口自言為曰曰動悔是自訟亦自悟也是悔機亦變機也知其動悔而悔豈遂悔而不動耶悔前之動不得通而更思變動以求通洪覺山所謂知悔而之吉是也征行也困以得行為通不但曰行而曰吉行則无不通矣所謂變乃通也 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周易象義 卷之六 華五
蘇紫溪曰困於葛藟重兌山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氣而葛藟未除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變葛藟草葉脫而刺存故為疾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入冬之時也葛藟為霜雪所殺腐有子遺所存者株木而已

三爻皆陰又困從木
故繫以帶六之象

總論丘建安曰困剛掩也卦以三柔掩三剛為象然剛
為柔掩者吉而柔掩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掩九二
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掩四五之剛
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二剛爻之謂矣

陸庸成曰卦本以剛為柔掩曰困而六爻偏是柔為剛
困即剛之困也亦非柔能困之故初困于四三困于二
四六困于四五方且為株木為石為蒺藜為金車為艱
確何其甚也而剛之困也祇以酒食以赤紱未見柔之

周易象義

卷之六

六六

困于剛也夫柔本欲困剛而反困于剛彼方有慶有與
有說而我則不明不祥終身凶途而已為之奈何聖人
於是乘其困極而告之曰汝動則悔隨之其庶幾悟而
悔于心乎汝不思困君子君子豈欲困汝者哉惟既悔
而改其掩剛之惡則株木可以為庇而石亦可以為衽
此化凶為吉之門即是變小人而為君子之術聖人之
旨微矣

蘇紫溪曰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
地則戚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智中洞然如
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真如和風慶雲疾雷震

雨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繫詞固嘗之也哉文

之羨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
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頹膚赤舄而絃歌之樂從容於
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
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
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
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人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
也患難未加曾中已擾縱以言自解天下其孰信之噫
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嘗有不困之心心無所累則拂
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祇為危機故曰困德之
辨其莫辨於此矣

周易象義

卷之六

九七

周易宗義卷七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井三三巽下坎上

謝疊山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澤中無水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孔疏此卦明君子脩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無改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脩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洪覺山曰此卦三柔皆井象三陽皆泉實義也井何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七

言改邑也坎本坤體坤變為坎而剛中不變是以不變為德故曰井者德之地也往來井井德之用也汔至以下用井者之事也

傳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往者來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之道也井以上出為用汲井幾至而不及上猶為无功也此用井之道也 潘雪松述曰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邑雖遷移井

體无改井以不變為德也惟井之不變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

者汲不撓不汨潔爭之體自如井井也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汔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繙汲水之繙亦未繙井謂繙在井而未收也程傳井道以濟用為功

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陰中有陽故為泉出於井之象統觀全卦有井字之象細分三奇三耦有井井之象繙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之象 象旨六三

往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則坎

水在下故曰往來井井蘇子瞻曰井未嘗有得喪繙井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之為功羸瓶之為凶在汲者耳 胡仲虎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

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未盡者其猶是乎

一說從養道講自古先王養民原有常法誰能易之雖勢有推移時有變革而不可改者常在也如井田是周家養道之常法孟子到戰國時猶惓惓欲行之正改邑

不改井之意夫既不改則无喪无得往來井人人得
以沾其澤矣事須仍舊道在敬守若行之未幾旋復議
改則功垂成而敗猶汔至未猶羸瓶而凶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
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周安曰坎體在上常盈而不竭巽體在下巽水而上出
是巽乎水而上水也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其用
無窮故曰井養而不窮巽取木義不取木義 孫質菴

曰井之為井水本在下方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
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水之根爻下着土膏故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

土之潤上達而為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方而汲之上行
也故為井是井也不動而及物有以為烹飪灌溉之用
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無窮盡井之為用蓋如
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不動而及物養民而不
窮於用者也

游讓溪曰井之不改由其用之有常也二五剛中乃常
久之德君子體之天德為主而无過與不及之差其德
常矣是以功及於物其施无不常也羸其瓶者不敬厥
德而自失之是以凶也君子所以乾惕日夕而知終終
之也 蔡汝棹曰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且凶臨

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
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或曰德性未堅難於特守意見
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中豈其過用聰明以亂舊章是
以能善守成法如此 此從養道講者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潘雪松述曰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為
井井養而不窮君子體之以勞來其民而勸勉輔相以
相生之道周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則所以為養者无穷矣汝中曰此即同井相助相交之
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愛五閭相壅五族相求五黨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

相調五州相質是也巽自下井水浚深而上出入于深
而達於上故取木上有水之象非謂木器承水而上之
汲水之上也

王介甫曰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
相之道而以不足為患者未之有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

初六在下遠坎者也故其為井不為水而為泥泥汚則
不可食矣夫井以日新為德者也久不潔滌為舊井即
禽鳥所不嚮而况人乎

井泥不食下而汚也無用於世爲人所棄將誰尤也
易曰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者時耳

楊氏曰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以潔清也今既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觀井泥不食可自喻矣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胡雲峯曰井以上出爲功二无應而下昵於初以井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言如敝甃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

程敬承曰井不爲井而爲谷安能上行僅僅下注而已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無與之故也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陽剛水象渫者去夫初之泥也能過曰九三巽入之功已畢故渫也渫則可用以食而在下之上未爲時用功未濟物物思其仁故爲我心惻胡雲峯曰行道之人爲

我而心惻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末二句正設爲此詞揔見爲我心惻之意若曰惜乎不遇王明耳王明則

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于井渫不食已也始惜其不食而卒期其不終于不食聖人所以深致意於剛明之君子也蘇子瞻曰是井則非敝漏之甃所能容矣故擇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王之明者乎

項氏曰行者皆惻我安得不惻此以明好賢之公心也程敬承曰求王明受福決詞也此井渫必汲之定理也

大抵王以求賢爲明心惻故求也王以養人爲德以人得養爲其福惻而汲故受福也受福受三之福三井渫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可食所以爲福也井不渫誰爲惻者王不明誰爲汲者二則惜其无與三則望其王明遇信有時哉

九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無汚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胡雲峯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

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丘建安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

外以禦其污蓋不潔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脩之道也

洪覺山曰四在水體矣而又有待于脩何也四不患无水而患无井四井地也井脩則水自冽而澤物之本自存矣或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

九五井冽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潘雪松述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卽九二之所出也三潔之四甃之皆脩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爲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胡雲峯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穷者正在此又寒者水之性也冽潔也三之潔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加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潔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諸子相曰陽剛爲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爲泉之寒寒故食也按本義只曰占者有其德則中正以德講爲是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緝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者孚者井中實爲孚有常而不變源源而不窮也象曰无吉在上井道貴上也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王註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

胡雲峰曰象始未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下不在下上六陰柔非泉也而有收之之象上也他卦之終爲極爲變惟井與終終乃成功是以吉也合沙鄭氏曰井欲溢而昇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

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於出故井之爲義以出爲貴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遜世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灑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餽其外而可汲也所謂脩身見於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於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下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羣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爲大成蓋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遜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視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邵國賢曰井至于灑君子脩已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於收君子及物之極

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三三離下鼎三三巽下

陸庸成曰前為家人睽由合而離後為革由變而定故四卦反對革去故也睽取新也革由俱有文明之義故皆以離為上下而兌巽迭處焉離為火火遇澤則熄出於木則燭

汝吉曰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革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九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王註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无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 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誰其嗣之是其驗矣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其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元亨而利貞耳其悔亡者即日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夏官明曰已日乃孚乃字有深味此元亨與他卦不

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于天下曰大亨而大亨又必利

于正其悔乃亡非遽與其行无不亨也蔡子木曰元亨

利貞軌道也隨者隨物革者革物物不可以徇心隨故

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

得悔亡程敬承曰離已日乃孚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註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故

取不合之象以為革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炎上之勢

周易象義 卷之七

十

重則水為火所息革以火息水為義也二女同居而有

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所以為革已日乃孚革而信

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內離文明慮

變已孰研幾已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宜民安俗能本

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人情堙鬱而解釋之政事豎戾

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大亨也更革非常之事變通

之際易於失正今觀二柔五剛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為

革而大亨以正可謂當矣革而當當天心當民望當時

物也其悔乃亡信在事前也陸庸成曰乃孚故乃亡乃

者緩詞也慎之道也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已日之前驗

其孚者在巳日之後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

洪覺山曰革何以言息也少陰之氣不勝正南之火革從其勝者故息滅也生也何以相息也事窮勢極彼此各有休止更生之願如湯武之順天而應人者是已睽與既濟何以不革也睽則上下違行而既濟又以流行之坎不同猶息易枯之澤故睽未可革而革則濟在其中矣離為日日入澤中巳日之象是滅已而欲生者故曰乃孚孚信也程子曰革無甚益猶有變動之悔况反害乎彖獨言悔亡者重之也明以察理悅以順人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貞以當重之道也若夫羸秦取井田而阡陌之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豈非當革之時乎然非明順正當欲其免悔也難矣晦翁曰到這裡須是徹底鑄造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徐魯菴曰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矣與睽雖相似而實不同易述楊氏曰聖人於革卦而後俱焉故其詞曰巳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無悔乎革而

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

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為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順天應人革之大者湯武革命時不得已而革塗炭而衽席之革暴雲而寵綏之斯乃天之歸民之戴湯武不得不順而應之也敬仲曰湯武之變革即天地之變革變革而不與天地相似則失所謂變革之道三才一體動靜一體人情事變一體事變無窮即四時之變通是謂大易之道是謂元亨利貞潘雪松述曰凡變革人情之所其難革已乃信之盤庚之未遷人言恬恬已遷而信之矣文明則真見時之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革不失幾也說則能以說道順人心也自其顯於變通而言則曰大亨自其本於中正而言則曰以正以此為革所革者當而悔亡也陰陽變易是天地之革也變而不失其序則為時能順四時之序則歲功成矣王者之與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革命之君也然皆順天應人唯其時而已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故贊其大

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于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浸無亟疾革者故孚必巳日易下經卦元亨利

其唯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一時一息

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一久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污隆矣故易無不體也或曰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夫革聖人之所難用莫大焉則易之時大也游讓溪曰時之所極不變則窮道之既墜不續則絕此革之時所以為大而天地聖人莫之能違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潘雪松紀聞曰澤以瀦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曆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天時無不動欲以一定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曆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虞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洪覺山曰澤中有火火熾則澤竭澤決則火息二者恒相克以為用者也不相克則无以相生是故革也者克也息也君子觀之以治曆明時曆者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者春夏秋冬之節候萬化之所以屈伸萬變之所以推移以此而已明時離也治曆明時不言水火而言澤火者夏秋之交陰陽之大分也若在水火則既濟矣豈澤火因革之漸乎西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歲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曆貴

乎革者三辰有差曆亦萬變也張氏曰夫曆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即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爻大意洪覺山曰革者革易也革有相息相生之義是故其未革也在上者不可忽于所易故其有孚也由已其已革也在下者不可使之苦于所難故其有孚也在人已日乃革革言三就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四

故先言有孚而不言革由革而改由改而變淺深難易以次相及而革之道成矣

山曰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六二文明之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而麗乎二鞏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故言鞏唐疑菴曰革之君雖在五而二實主革者黃言中牛言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位非可有為之人又未當也日之孚但固守以用二之革而已鞏固也初乃二所麗以生明者而能用二此其所以

益明也 又曰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如初九者何
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鞶鞶者外束內也方事之初
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爲之設戒但當束以六
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

象不可以有爲者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也鞶用
牛初剛在下不中離始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革
不可以有爲也

仲虎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
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革鞶而
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二中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五

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
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位上無應不可有爲惟
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陸庸成曰革之始不可輕動
固取牛之中順革之終可與樂成故取虎豹之變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潘雪松述曰以六居二柔順而中正又文明之主中正
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處革之至善者也而巳日
然後革之日離象離日方中蓋未巳也故未可遽革六
一中順之道如此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尊而征行從五
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虛厥中陰陽

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玩巳日乃革之云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无咎象曰行
有嘉也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徐氏
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嘉遯之嘉遯
是也 胡雲峰曰卦曰巳日乃孚爻曰巳日乃革者君
之革不待巳日其所革巳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
而後代終故巳日乃革之巳日猶言歇一日所以致思
而不敢遽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六

張雨若曰看來後人議革只是急了便有病痛如司馬
温公也只爲興革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
出許多病痛來甚事不因忙後錯丁况革之大事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革道所利在貞柔道也六二中正
乃謂貞故六二之征爲吉九三以陽居陽爻位雖正非
革所利之貞而居下之上適當澤火之際革之時也謂
時其革而用剛以征凶矣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革言
當革之言自初歷二以至於三革言三就審慎之至也
有孚謂足以爲人所信也蓋三雖過剛所當戒然已盡
離明之體則可以好謀而成至於革言三就其有孚必
矣 鞶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象革而當全在

於此初鞏用黃牛不言革二巳日乃革不輕革九三以
征爲戒而貞於二以爲革當革之言至是三就象曰又
何之矣言詳審之極更无別去處也彖言巳日乃孚主
離言離至三爻盡離日矣上卦兌體水性皆從革者也
周安曰居下之上水火相息而三當其會故征則凶居
則厲也然時當革也固不可以不革又不可以易而革
必革言三就然後有孚可革也 洪覺山曰過剛何以
貞厲也火居澤下危厲之心有所不敢耳

九四離下而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離下而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七

當其悔可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
駭未孚故也四陽剛居說體其于上下有悃誠見諒之
意以是更改命令乃吉 洪覺山曰改命猶夏令改爲
秋冬之改彼其非富之志既以昭信於天下故其所改
直改行其所議定者是以吉也

經釋曰信志信其革以時革以理革衷於天人而革也
蓋改之於革言三就之后衆心既曉然知其當如此矣
虞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
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 蔡虛齋曰悔亡但
不乖其事體不拂于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

未收來日之功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潘雲松述曰九五爲革之主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
無不當也無不時也二應於五離之文明自內而見於
外故爲虎變文炳之象變者革之成也占所以謀革未
占而衆皆信之大人盛德天人集命動成變化天下孰
不快視而服從之哉虎變就大人身上出體剛則有道
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
而靡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爲之本矣此
所以爲大人之革也 敬仲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八

非權術而致之也大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卽道由心而
變無非道者其變如虎其文炳然未至於此未可謂大
人也 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爲大
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
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劉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
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革言三就命令巳申四改命
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胡雪峰曰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
則其孚也久矣

游讓溪曰占決也未占者幾事未形之時猶曰未決幾

之先也曰未占有孚者明夫虎變之烈非苟得而幸致之也又曰斯文墜而不興晦而不明此大人所以有革也曰文炳者熒乎其有文章是也潘雪松述曰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是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虎變文章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趙氏曰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脩養之君子有月異而歲不同之

周易象義

卷之七

十九

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內皆虎變文炳之為章於天下者革道至是成矣晦翁曰大人虎變如孟子所謂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直是渾淪都換過了王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無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而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二十

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洪範曰小人者天下之民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但能順君之令而從之耳若又征往而深求之則與征凶何異乎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氏曰易稱風從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其別虎豹悉矣楊子雲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善言革之情物矣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於貞象詞大亨莫利於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貞石介曰居正吉垂拱而天下治也紀聞曰惟居貞吉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為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為遲張幼子曰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經釋曰革初未可革也迨上而革道成仍復歸於無為與革用黃牛同止於不動之變革道盡矣易述曰觀六爻之詞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早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以有為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是錯削七國之禍

金汝白曰下三爻時未至者也故初用黃牛一必已

日三必三就上三爻時已至者也故四改命五虎變上
豹變革而初革之始得已即已不敢輕革故曰不可有
爲上革之終君子小人皆從革矣革道之大成也故曰
居貞吉

蘇紫溪曰天下之變勢爲之也聖人非不欲與斯世相
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
則偷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勢
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
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傍議易興慮不顧後則爲
烏啄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焚聖人蓋懼之也是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一

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華用
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
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
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
縱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令終何其久也後世
商君之革令行於矣灰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
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
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程傳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

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也爲卦上離
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柔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
取其義則木從火也以木與火烹飪也 陸庸成曰革
者以離火鑄兌金故革之後而鼎出焉即成鼎禮則又
以木火爲鼎之用

鼎元吉亨

潘雪松述曰劉濂曰鼎之大用鼎之用通有元亨之道
焉孔疏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折之
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卦爲鼎夫鼎重器也此卦
德位兼備又有其輔則可莫重器於無虞而疑天命於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一

有未矣元亨 游讓溪曰彖辭曰元亨者二卦大有乾
在內健也鼎巽在內順也其離明之德同也居上克明
而健順之資皆足以善治故皆曰元亨鼎曰凝命大有
曰順天命惟辟奉天信不易矣此人君之所當慎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與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潘雪松述曰鼎象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象卦畫也初
陰下峙三陽如腹果然五虛中耳上衡巨鉉鼎形成矣
以木與火烹飪也鼎之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烹

既既熟也調和在中之實而養人者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烹養聖賢也或曰頤口也而聖人則養賢以及民鬲烹也而聖人則養聖賢以享帝此其道誠大而用誠重矣故是器也惟有德者主之巽而耳目聰明內外合德也上離為目離五中虛為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目蔽矣巽以為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疑而鬲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鬲養行也皆主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奠鬲之重盡鬲之用而致鬲時之大亨也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二十三

鄧伯羔曰諸卦以義名獨頤與井與鬲以象名故曰鬲象也蓋於鬲示之例也所謂象事知器者此也 張中溪曰鬲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聖人制器豈自為口體之奉而已乎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蘇氏曰取鬲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故大亨獨歸之養聖賢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汝吉曰革去故象改歲鬲取新象元春故革四德具鬲尊以元亨言之人心通手道微巽不入微耳目啓知不達巽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思辨具而德成此人達天之要離為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為鬲耳而取也

洪覺山曰巽入也柔否而暗於下則暗柔泰而進於上則明柔亢而上行則暗柔進而上行得中以應剛則明明於睽與明於鬲其吉之大小又何以異也非但其時之異亦巽兌之德之異耳

象曰木上有火鬲君子以正位凝命

潘雪松述曰水火相交所以成鬲之用非木火則為無用之鬲矣君子觀鬲之象以正位凝命正位如鬲之端峙不歛側凝命如鬲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鬲者神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也鬲三足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正成位兩間以凝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四

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項平齋曰鬲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鬲本形特泉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生于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于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鬲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鬲象則當恭已干上以凝其氣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命者天休也疑者聚也氣不凝則鬲為元用命不凝則位為虛器巽順聰明得中以脩其身者是正位之謂也 鄭東谷曰革以改命鬲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鬲則天下之亂滋

矣 丘氏曰革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革以
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
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

楊敬仲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命君
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唯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
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
故君子不敢有一念之忘乎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
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凡陽為實而陰為虛鼎之為物下實

周易宗義

卷之十

王五

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為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
謂不善之物也鼎之顛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
在於寫出否穢之物也取妾以為室主亦顛趾之義也
處鼎之初將以納新新貴也施頤去穢所以從貴也然
則去妾之賤名而為室主亦從子貴也

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顛趾而出矣顛
而出否豈謂悖哉世固有顛而為正賤而為貴者易道
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已妾陰象指初洪覺山曰巽為長
女何以為妾也顛反而后故以妾言也子者巽下伏震

子之象也初滌鼎告潔古出而鼎實納其中故曰以從
貴也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從貴
只重取新不重應四 游讓溪曰下之於上甚无樂乎

其苟從也四之覆餗由於應初初象顛趾蓋覆餗之漸
矣曰出否者所以正初志而勸從義也

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并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
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

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
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
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

不能就之而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王六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陽爻為實二五正應而密比初柔陰
陽之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非正而相悅寇我者也

故曰我仇有疾九二剛中自守以正彼自不能我即是
以吉也 趙氏曰慎所之也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

也六五都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貳也
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尤哉 易述又曰鼎有

實則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寇我而能我即則

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九二剛中自固之道其大如此

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虛中卷曰初六是箇損友最能染人疾雖在初正是病二的又曰疾是疾善之疾據二言初也非謂初有疾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程正叔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非應未得于君者也不得于君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然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七

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上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故吉孔疏鼎之為義下實上虛是空以待物者也鼎耳之用亦宜空以待鉉曰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 鄧伯羔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以耳鼎耳革失其耳也失其所以行之具也故行塞虧損也虧悔損其不遇之悔故終吉 程敬承曰鼎器本止而鼎之用貴行故爻以行為善其行塞則無為貴鼎實矣洪覺山曰陰陽和為雨何以為和也剛在巽體而有剛柔之節故可和也 易述曰卦

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雉膏不食難為雉此異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乃文明之腹六五文明之主所以資者 又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紀開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也耳革為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游讓溪曰鼎與井之九三皆陽剛得正居下之上而五非正應在井則潔而不食在鼎則行塞而雉膏不食其剛正之蘊不得施用同也井曰王明鼎曰方雨其有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二十七

之道同也然井潔不食失在汲者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鼎之舉措在耳鼎耳革失在越五者矣故曰失其義也方兩虧悔陰陽交暢而和是君臣之相求其道一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胡雲峰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以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蘇子瞻曰鼎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四則溢而覆矣汝吉曰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潘雪松述曰彭山曰九四以剛處於二三兩剛之上任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

中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餽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餽鼎折足則公餽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象曰覆公餽信如何也不量而受以至於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如何也 經釋曰大臣以左右國寶鼎康之爲期信也 張雨若曰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非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真無所逃矣形渥還依本義作形劇爲是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三九

程敬承曰三之耳革雉膏無用失君臣之義四之足折公餽盡傾負生平之信夫信義之於人重矣失義與信則上負大烹下負吾鼎恥也罪也故聖人提此二字以喚醒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峙有耳之象金象九二之堅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虛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貳是其貞也利貞戒詞或者爲陰柔設耳 經釋曰耳得中象黃耳耳非有實實在中五

中德象中以爲實

程敬承曰耳惟虛故能受耳黃故能納剛正以自舉也唐凝菴曰五无實以其中下應二之剛而行之以二之鼎實爲實故曰中以爲實蓋五之耳本爲行實而設也貫鉉將行必正乃无傾覆故利于正五以柔居剛故以貞爲訓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鼎既荐而施鉉其上故曰鼎玉鉉玉比金爲良稱鉉德也鼎有實以不食爲憂鼎既盈以覆餽爲虞用竟而玉鉉在上鼎之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三九

重安而无事矣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无不利仲虎曰上九一陽橫亘乎鼎耳之上上鉉象蘇氏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爲火而鉉居之全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 楊廷秀曰九陽也剛也上陰也柔也玉鉉質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

不利乎楊止菴曰鼎以上出爲成功故兼吉利 易述曰井以木與水鼎以木與火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爲利

質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妙在初有顛趾之患一有實而我仇疾之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而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一以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用二比之爲鼎易宗義 卷之七 五

疾四應之爲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爲耳革上舉之爲鉉玉貴中也經釋曰鼎初滌濯二三四有實矣於是鉉舉耳以行荐之而鼎之用盡於此 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爲善以不行爲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后能行苟不止而驟行則亦未能行也先儒曰鼎貴靜也亦貴正也所謂天下大器惟始之以靜正而后動行斯正也

震三三 震上 艮三三 艮下

陸庸成曰震起也艮止也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

於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于最下則无力止不于最上則未至程傳曰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其義爲動雷有震雷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蔡虛齋曰震六爻初二與五即始爲懼終於无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于无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于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以剛處柔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七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是於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七鬯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鬯謂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爲長子主器故有奉七鬯以祭之象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

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主治者憂勤於無事之日則中有定笑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潘雪松述曰震來虩虩顧慮不安之貌只此恐懼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本體常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畏卒然而至無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洪覺山曰虩虩非為福也動心脩身以求吾此心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

之則耳則法也福之實也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皆所以為啞啞而有則者亨之道也平菴項氏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驚遠懼邇震之甚也出猶出乎震之出主祭主也噫於人君言軋於長子言震成其為子則君矣成其為震則軋矣長子將成其為君以主宗社之重可不懼乎故曰國家之安危在長子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七鬯之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按外卦為遠內卦為邇內外

皆震是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不失其所以為主故可為祭主也出震繼乾則先郊廟之儀也可為祭主是解不喪七鬯之意原無脫

質卿曰天下事不過利害兩端君子處世非安則危未有常安平而无禍患者當禍患之來即聖人亦不能不為之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是也聖人不能必禍患之來但患吾无以應之其一要平時有手脚其一要立得住其一要進得步其一要退得步平時手脚誠敬常存是也立得住不喪七鬯是也進得步震行有事是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

退得步喪貝躋陵是也舍此則震遂泥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彭山曰雷連聲而動故曰洊雷雷之震震在雷也卦以言德則其震為恐懼之心但以雷取象耳心本動物震在我也心有所感動非因雷所驚而始動也以我為主常恐常懼即中庸戒謹恐懼也修謂治其所偏省謂察其所缺恐懼所以修省也 楊止菴曰恐懼與驚異由雷聲驚於外而內勃然以興之謂恐隱然以惕之謂懼恐懼而不修省柔之過也恐而又懼脩而又省皆洊雷重震象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羣陰解君子恐懼修省而

衆欲退皆以震自治也。洵詞亦曰：恐懼而不脩省，見於聲音顏色之間而已。恐懼而修省，則始於恐懼，終於無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洪覺山曰：泉翁曰：人之善根於心有微，而后發於外。無警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歿也。有警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所鼓而生也。是故善根生歿之機，繫於警與不警，而已。愚謂非止一警而已也。兼山艮以上下內外皆止也，故无出泣之思。洵雷震以上下內外皆微也，故无不脩省之恐懼。是故人在恒其初動之真心焉爾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此四字功夫，只是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恐懼非皇惑也。脩省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脩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潘雪松述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象同，而以吉替焉。增後字表初義也。謹疏體夫剛德爲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致福而獲其吉也。范氏曰：

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項平菴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爲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爲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游讓溪曰：六二柔順中正，以乘初九之剛，則震懼之來非自致也。或事勢不虞之變，或艱危已壞之緒，是也。喪貝九陵，退身避咎，而尤自靜以守中正之節，勿逐之義也。七日得者，事久論定而自復，非二之自爲也。君子處震之道，亦不願乎外而已。往逐而求不安，而躁皆自失耳。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與不喪七鬯正相反。

程敬承曰：升高遠避，是順而退，非迫而逐。此所謂善承震善處喪者，其喪也，乃所以爲得也。勿逐，當連上爲義。是緊關字中，正自守正於勿逐處，見得益震之剛威遠矣。而非可常也。來卽厲，往卽安，故二雖喪貝而七日得。

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自一至上又六二而二七數二
中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大抵震能益人也始以震
而驚終以震而定 楊止菴曰胡氏曰震驚則多喪失
故喪七鬯喪貝每每言之益柔辭不喪首剛也六二之
喪者柔也而以中正故勿逐七日得楊氏曰方震之始
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
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
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則剛自衰吾無喪而
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羽而入漢
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二之義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七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三在下
卦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震之來有震
蘇蘇之象蓋中無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而勉於行
可以无眚則初九之餘威而六三受震之益也眚由內
出內自脩省故得无眚震蘇蘇震驚之震也震行震起
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則无眚
質卿曰六三於震之來也蘇蘇其處亦危矣斯時也若
無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計始
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蓋人於震蘇蘇之時只判

得一下則不與事俱困便謂之行便謂之无眚震也震
之貴行而賤泥如此皆易道當然

蘇蘇亦緣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直即恐懼
修省也震而不行亦徒震耳人於震蘇蘇之時只振奮
激發有改圖之意便謂之行洪覺山曰人心正則壯不
正則蘇三以不正而震故蘇也行者修行以求其正也
體剛故有行然視之躋則又緩矣何也凡震之來其莫
禦也則當避之如躋其未及也則當自修知行征不當
避而避以失於正其凶孰大焉 游讓溪曰逐者即乎
物也故二戒之震行者即乎理也故三无眚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三十八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潘雪松述曰震剛德之首初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
震也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
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
震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
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
也震道凶矣豈復能光亨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
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
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
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即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而出豈

有泥哉初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潘雪松述曰象旨初始震為往四洊雷為來五當震主往復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遂泥之威不復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若二之純陰而乘初剛者之比故大无喪其所有事所有之事謂中德也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動而常定萬萬无所喪失也

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事

周易象義

卷之七

變无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厲則更於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无喪有事故曰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易道從來如此楊止菴曰事即恐懼脩省之事也惟有事雖厲而亦安也善處者六五得之不言吉而言无喪得免於厲即吉也彭山曰震至五成德之地恐以成則動以生定其事在中即所謂必有事焉者夫何喪乎敬仲曰易道以得中之為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不倚於意不憧憧往來時時保惕安安翼翼豈有在中之事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无喪斷斷之詞邵伯羔以億為大陸希聲則謂萬

萬曰億億无喪是萬萬無失也言理所不易也

程敬承曰六二震來厲五往來皆厲五之危甚於二矣乃二則億而喪五則億而无喪何也二乘剛而五在中也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逐為中故喪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項氏曰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為正中五為大中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潘雪松述曰索索志氣殫索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中十

上六過中震終動極懼而索索隕獲不能自存之象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索索矣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如此而往安得不凶見上六終不可動也能自戒懼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仲虎曰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於其躬之時而已懼於及隣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上於四同體婚媾之連四震動而終連及之益勢之必至者不可不畏隣戒也震為善鳴有言象蘇氏曰六爻皆無應故九四兼二陰而有之得稱婚媾也洪覺山曰婚媾鄰之親也隣被震而

戒言于親惟恐其將及故畏之於其鄰畏之早也笑言則安戒言則懼震上二陰伏兌言之象也 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江以而秦穆懼共以而留國吊其知畏隣戒者歟 趙氏曰震於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懼震於隣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程傳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隣戒而能變之義或曰畏隣戒非真有所謂隣者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隣戒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勝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一

洪覺山曰震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以震發端雖以上六之柔亦有善終之道非謂人生于憂思歟于安樂乎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倡始逸豫所以貽凶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兢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是故兢兢於震來致戒於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有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无告備之後也能救故者也至於事

勢愈極而晏然不戒則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兢兢之震也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汪都山曰震恐慎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也卦之震象兢兢初之後笑言啞啞與震不其躬于其鄰皆震於先事而懼之於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青五之无喪有事皆震之已事而慎之於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處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慎非怵於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修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天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社稷宗廟以為祭主祈天以永其命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十二

艮

艮上

程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

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

艮止也身動物唯背爲止又不見身亦不見人處周子曰背所不見也程子曰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也故无咎獻夫曰无心之感爲咸反身而立爲艮故咸言心法艮言身法按一陽隆然在上者背之象也卦主陽故云艮其背觀上下兩卦亦有相背之象鄭氏云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寅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郭氏云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故曰艮其背得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朱子曰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人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个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个道理不見个人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行其庭只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 孔疏艮其背者此明背艮之所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見者在前而背則无見之物也夫无見則自然靜止止而无見則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乃得无咎 蘇紫

溪曰人之患在知有身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心无動靜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若无獲也見其所真見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若无見也

程敬承曰艮非離行爲止止非絕人求靜於行庭二字見得惟行庭而不見斯真无人見矣故彖言止便言行陸庸成曰人之精神動於意而逐於物者皆緣所獲因所見以馳騫有心不能无我有我不能无人人我交紛

周易宗義 卷之七 艮

何時止息故聖人忌言心而曰艮其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爲之輸是以无用爲用者也知其所而止之則取象在背而得理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即心可知也聖人明以心作所而忌言心心活物也着認心不得然悞認背亦不得故以所代背此以知背非背也艮背非離身但无獲心耳亦非絕人但无見心耳故艮兼背以名卦是猶咸去其心之謂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程敬承曰艮止也艮之義非一於止而不行也惟吾之
真止不遷而已真止之不遷在我之起念不起念不在
行止也惟行止以時而非以我則因行因止即无行无
止我曾不一起念也太虛中何意必固我之爲障而其
道豈不光明 盧中菴曰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
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底意只在內外兩忘而
此心澄然无事上見得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
不光明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楊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
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知行止之非二而未
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而后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
洪覺山曰其止者其背也背何以訓止也人之一身惟
背无動故无欲无欲而止是謂之能止其所是謂之上
下敵應不相與抑八純卦之敵應俱不相與而獨于艮
言之蓋以艮時爲止而其成象又如人兩背相偕而立
故无與也是故與於私累也與於公亦累也與于動累
也與於靜亦累也累則有所得則有所見有所見則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所蔽而天理滅矣是故不獲其身无所有也所謂內不
見己是也內不見己則行其庭不見其所見者天理
而已然而天理无見也止之而已矣內外動靜爲之兩
忘順其時而已矣晦翁曰程傳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
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艮其背恐是如
此說若以爲止於所不見外物不接則內欲不萌竊恐
未然又曰不獲其身不見此身之爲利與害纔將此身
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只爲不見此身乃能如此雲峰胡氏曰人身惟背不動
此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外艮象四五兩
爻在門闕之中行其庭象 楊簡曰止得其所者无所
也无止也本无止本无所今曰止其所者止於无所也
无所則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夫是之謂止其所使有
我則有所矣 汪都山曰艮其背是本体虛靈天理自
中涵也着了箇止於理之所當止的理字橫在中心便
有色相矣

程敬承曰舊謂止有止之時有止之所丘建安固太分
析虛說亦覺未渾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
時止無時非止其所也非謂时无定而所有定也有定
則大學有所之所矣 王龍溪曰夫陰陽和則交謂之

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皆陰皆陽雖應而不和相之敵應敵應者應而未嘗應也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之宗傳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楊止菴曰傳曰此而併彼為兼亦重復之意上一山并包下一山為兼山蒙引曰非為東西兩山也項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未然蓋上下之山其氣在中相通往來惟以上九艮止止而通乃所謂得止者也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 質卿曰思不出位還其本旨也蓋心之官則

周易宗義

卷之七

聖

思思自有本位從本位而有思則自然時止時行而動靜不失一出其位便成越思而流蕩忘反矣 劉調甫曰君子近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是故能六位時乘時行時止止於無位之位也其思亦何思何慮之思也是艮之象止之義也 洪覺山曰山靜也亦止于極而不進意也不言靜而言止者動靜皆止也止其所則思不出其位矣位者思之則也中也有主在中故不出非謂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而思之也 經曰易重時位即時位即道也彖言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無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為時中矣象言君子思不

出位則知止無定位一止也學之為素位矣此道中庸之要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陸庸成曰卦以艮背言通全體之樞而會其極也爻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然人一身惟背不動五官百體莫非動物爻各於其動處止之獨止其所者惟上之敦艮乎

潘雪松述曰初六在下象趾在足為行之始以六之柔而靜象艮其趾而不行也故无咎當止之初恐其不能不動於欲也脚跟不定全體皆差艮止之義從脚跟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聖

用力者也陰柔以貞靜為德止有終身之義焉故曰利永貞 唐凝菴曰止之力在終故于初而欲其永耳 洪覺山曰初居不正何以為未失正也下未可動而六又以在初之心未動於欲故可以不失其正永者不失之謂敦之始也易述曰艮以一陽止二陰陰止而聽於陽此艮之正也行則有咎止則不失其正 趙氏曰永正豈終於止者時運而亨位適乎它時行則行又以行為止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潘雪松述曰腓足肚趾之上限之下也二之象也初艮其趾以不動為貞六二中正乘初之上而止為艮其腓之象夫腓不能自止隨上而止者在艮思艮本不欲隨隨而不拯豈能無違甚哉得止之難也以有隨也隨不止矣此其心豈有快哉陰者陰隨陽下隨上指九三艮主也三剛不中不得止之宜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拯救故有此象然則欲自快於心者必識止無所止而後止得自由彖動靜不失其時由已故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四九

不拯其隨以二之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林次崖曰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能救春秋責之則知六二之不快矣 紀聞曰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有之於季氏也咸於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三而止者也三列當不得止之宜二陰柔不能救其所隨然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

故厲薰心胡雲峯曰三不肯退而聽乎二二亦安能如之何二之病病於過柔三之病病乎過剛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敬仲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失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象艮其限列其夤夤列則厲薰心矣言其心之病也此爻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適也 章氏曰九三一奇橫一卦之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程可久云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無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經釋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七

曰夫限也時屈伸為其道者也豈可止之所哉故艮限非艮也病也二艮腓役於有動之心三艮限倚於有靜之心皆謂人心艮背者心以道寧者也 胡仲虎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張雨若曰艮取止義而爻特發艮限之論其意較時止更顯矣看來告子正是九三學問強制其心薰心之甚也 王伯厚曰郭冲晦云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可知趾腓股者行意也 趙汝楫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緩者急則民不信後者先則機不密本者末則事不成儻有序焉千里之外應之悔斯亡矣

王伯厚曰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良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良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敬承曰良其輔非在言上用工在心上用功當嘿而嘿即心之時止為之也當言而言即心之時行為之也序者義理之適中也 易言輔者二而成與良不同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一

主感而騰口說非感也故咸輔為志未良主靜而言有序乃靜也故良輔曰以中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潘雪松曰上九陽剛居艮之極為成艮之主剛健能止眾止以至於篤實也則一身有所之主不足以及象之故為敦艮是為止於至善而其道光明所以為吉象曰以厚終也上木艮之終艮成萬物之終艮為成德之事故以厚終言 唐從益曰象之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蓋末路易失故步難持惟上得止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

唐澁菴曰三以限分上下為兩截四艮其身則通上下為一身矣耳目手足渾身是止非有所之止矣爻言身象言躬者伸為身屈為躬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兼用矣 趙汝楫曰不獲其身心自與身對不見其人己乃與人對今言良其身始行庭不見其人者

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

程敬承曰咸四艮四皆當心位而皆不言心蓋咸不可有感之心艮不可有止之心也有感之心則不能化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十二

來於一心矣有止之心則不能通上下為一身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易述曰六五虛中有頰輔之象柔中有剛其言必認有良輔之象孔疏以中正者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不失其正故言有序也明艮其輔亦不易能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驛馬如過決川安得而止之

洪覺山曰輔者頰之兩傍骨后言之所由出者言往上故以輔言之獨言輔后者艮主背意也序者中正也夫人之所以慎其所止者惟言與行而已言有序則其行

是矣 白氏曰逐爻本動各強止之獨上九不由牽制而自敦厚不動以保其終也章氏曰玩艮者若以止所為知止以敵應為順應蓋併敦艮之爻而玩其意乎 吳子儀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其厚也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丘氏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為互艮之體失所以為震矣艮之用在故艮陽最上者獨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為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矣 汝吉曰四亦震主以內荏而泥三亦艮主以強陽而屬 總論蘇紫溪曰易之感言感也艮言止也感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 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 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無得於理而徒以有心 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為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 為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 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 動也何也為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

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為其徇理也至若咸其腓者以定寂為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為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異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為艮則日酬昨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為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廢非達于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三三

歸妹三三

上

紀聞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時以未成夫婦而名卦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女歸統言之歸妹有帝乙有君有姊則國君之配長子歸之長子即君之當位者女歸之漸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之類如是乃得女歸之善而無失已之嫌故曰吉 陸庸成曰以巽之長女而艮以少男下之是漸有女歸之義所謂之子于歸也故其吉也惟其貞也以兇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是為歸妹女悅男而動所歸者妹也故有凶无利也不貞可知也 又曰漸與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

歸妹俱由三四兩爻言之則漸本否卦因三四之交而

否反為漸九居三六居四也故三欲其順相保而四順以巽也歸妹本泰卦因三四不交而泰反為歸妹六居三九居四也故三須而四恣也

漸女歸吉利貞

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凌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

程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仲虎曰咸取女漸女歸皆以貞良為主良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

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魯昭公之娶同姓孔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在耳

彖曰漸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敬仲曰士之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不以漸則踈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也 洪覺山曰止於下而巽於上有漸之義漸不為進以漸所以進也事莫非漸而何獨以女歸吉也循禮以行无如婚娶故以女歸言之重

家邦之本也得位者二五爻也陰進於二陽進於五中位也以有功之利言故歸之得位得位相應功之原也

朱漢上曰位者待用之宅進而不得其位則無所施位過其才則力不勝進而得位往必有功進得位就是正但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又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大抵君子之進正已而已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其始不正終必不正三五皆得正位豈不可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

以正邦乎其位剛得中也言進得五之為中位而其所重者剛中也剛而得中故可以有功汝吉曰卦德止巽合德方其在下若將終身進以巽行委蛇屈伸其進也漸也其漸也正也動必不窮矣則漸之吉也 洪覺山曰止而巽所重者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無窮止而巽則其進也亦無窮是利正之謂矣 揚止菴曰漸以下止上巽為卦而彖以女歸吉利貞為辭彖以女歸則女嫁為象婚姻之道也爻以鴻漸則士進為象出處之道也婚姻者夫婦之始出處者君臣之始而取于止巽之象焉巽為進退艮為止于進退之間合而言之巽順而知止者乃其所以為漸也然而女歸士進皆以正焉故

彖傳以正釋利貞而象傳亦每以正言之何者漸不以正則改節犯義凶咎隨之矣是乃漸之所以進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傳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山上有木非人力栽培灌溉之所及也而自然生長非一朝一夕之所成故取漸意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善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七

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脩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厚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之所能望也 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居積也丘氏曰夫居德則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盖夫以潰決為義漸以積累為義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洪覺山曰漸何以象鴻也鴻水鳥木落南翔水泮北徂

出則有時居則有序不與群鳥爭啄於稻梁而不知害是漸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鴻漸於干始進而於水涯也近人多驚故厲驚則鳴故有言象初為小子位則下也德則柔也上無應援則孤遠之迹也何能免於危厲且常有言之傷矣盖恐恐焉遂懼于咎然而无咎者程子曰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得安也無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又有援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象曰義无咎也以義揆之寧有知危而陷于過者乎 游讓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然以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八

艮止之初能不躁進於義无咎也義之所在不可得咎也則厲且甘之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潘雪松述曰介夫曰鴻漸于磐象進于位飲食衎衎象享其祿於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事功而無尸素之歎故為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之象諸理齊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道而非徒飽矣故衎衎而處之安也

程敬承曰君子之志原不在温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

相應而共成正邦之功可謂素飽乎哉其飲食衎衎宜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潘雪松述曰艮上平原象二漸于磐三則進于陸矣進而之陸與四相比三四比而俱無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無應則無適而相求非其正矣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象是皆凶也 劉濂曰夫征不復者少男無應而上比於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婦孕不育者長女無應而下比於三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艮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九

為止故禦寇為順秀岩李氏曰四非婚乃寇是也禦寇而曰順相保何也四無應而非非正則非順非順則凶不免故曰順相保趙氏曰三過剛然得正不正之配視為寇仇而禦之則利利則順矣

註云三離其群類而往從於四之陰往不以義為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陽非夫而孕非其道故不育也是凶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相保聚可用禦寇也或曰過剛之道在他事為逆禦寇為順在他事為相戕禦寇為相保 紀聞曰漸之九三蒙之上九皆以過剛而許其利禦寇然一則曰上下順也一則曰順

相保也其旨微矣

程敬承曰項氏曰三為艮主自應能止然以過剛之資當漸進之時聖人懼其進而犯難也故有勸戒之詞焉征孕皆凶言不可進也利在禦寇言可止也大全曰鴻不亂群止則相保固知剛進為逆止為順禦寇者止道也亦順道也 胡雙湖曰管合卦爻詞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歸艮男之家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為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為邪四女無歸三男之理也特相比而相得為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取女不得與咸例論謹始之意已見於言外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楊氏曰四出艮之上為木為風鴻乘風而升於木夫以九三之剛而進於陸六四陰柔乃超然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於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而人不忘之者以柔居柔為順之至而又能巽乎剛所以進而得安也 仲虎曰巽為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畫衡於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

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路終得遂其所懷註云不
過三歲必得所願矣所願在於與二合也蘇氏曰三歲
不孕終莫之能勝也六二之為婦而貞也則願孰大焉
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
下可也

唐虞菴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
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
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
不可亂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七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
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
可亂也大抵無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
可以為法雖高而无位然不為无用也 易述曰五比
四三上比四下比二二比三則相說而可亂故三四遂
為不正之匹偶二五中正其始亦有間阻終乃能勝耳
惟上九下無應與不與陰比獨居九五之上而超然一
卦之外无物可亂其志曰不可亂也亦鴻不亂群之象
又曰人心為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罪能退者
必其心不為進退得失所亂矣王註進處高潔不累於

木木雖高非漸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
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洪覺山曰何以或也
巽有擬議之意漸之義也 孔疏云六四與三得順
而相保故曰或得其乘既與相得無乘剛之咎故曰无
咎順以巽者言四雖乘三體巽而附下三雖被乘上順

而相保所以六四得其安栖由順以巽也註云四性順
而體巽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敬仲
曰順巽則不貪進不忤物故處高危而得安平之道

象旨四巽體為木之餘木桶皆巽象巽為進退故漸木
而或得其桶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桶是也卦以漸

周易象義 卷之七

為義漸木者進得位卦之正也爻以巽為主得桶者所
以成巽也故象獨曰順以巽
程敬承曰進之道不可任剛三比四而過剛不利于進
惟順而止可以相保四乘三而遇剛亦不安于進惟順
以巽可以免咎彖曰止而巽動不窮觀此二爻可見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
吉得所願也
張中溪曰此人君處九五之位象也五剛得中與二正
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歸於五者三近止之歷四而五
有三歲不孕之象孔疏終莫之勝吉者二與五合各履

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

楊廷秀曰漸之進至於九之漸於陸高之極也不可踰

矣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於高平

之陸而止九三之漸於陸也自下自磐而陸其進已上

雖平而高上九之漸於陸也自木自陸而陸其進而退

雖高而平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位強上其

心彌高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戡然而不

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為天下之儀表乎

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

上在無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

焉

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據也彖言女爻言鴻蓋

臣事君女從夫鴻隨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三適女

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

揚止菴曰六爻多言鴻象則以出處言下爻艮為山

以九三為正故初曰下二曰磐三曰陸皆以山下水際

鴻之進而止者言之以三為止之主故也上三爻巽為

風為木以六四為巽以四曰木五曰陸六曰陸皆以木

上風中鴻之進 義言之以四為巽之主故也此

言鴻之進也然有漸而不急遽之義焉初言于進之始

也過此而磐又過此而陸又過此而木又過此而陵又

極而陸此之謂次存不急遽也任進者如是則能知止

于進退之間君臣之義明矣象傳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歸妹三三

傳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

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

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

之義備於是矣 按兌少女謂妹也三說主而比震初

有說以動之象故謂歸妹者以少女而遽歸於人不曾

待夫時亦不曾待夫禮正與漸之女婦相反故漸則吉

而歸妹則凶漸則貞而利歸妹則匪貞而无攸利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敬承曰征往也以說而動自往求合故凶漸進以正

可以正邦所歸在妹且正家之未能故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

剛也

揚止菴曰歸妹上震乃乾交于坤之始下兌乃坤交于

乾之終坎巽離皆包羅于中矣豈非乾坤之大義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萬物皆六子之變化則此固萬物之所由興也藉令天地不交則六子之道不行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由而興也以人事而論生始于長男歸至于少女此其終矣歸而復生則又未嘗不為始也故曰人道之終始俞氏曰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是天地交也胡氏曰出震在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為少女女之終震為長男男之始亦有人道終始之義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五

未成其為夫婦也故曰女歸歸者進也歸妹之交乾上而坤下男尊于女女自外人而方定其為夫婦也故曰歸妹歸者娶也終也女之終歸以得成其夫婦交之義也自夫婦而後有父子者生育之始震之象萬物之義也義不可廢何以征凶无攸利也隨卦德之說主震歸妹卦德之說主兌說而動以其所歸者妹也妹為少女人之所說惟少女為甚故縱情遂欲而其所不正者至矣高山鬼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首失正故曰征凶上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五

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行皆不順故曰无攸利征凶无攸利彖辭獨於歸妹兼言之者何也天地之大義重之也雲漢胡氏曰漸止而巽其動不窮歸妹說以動其征必凶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中也而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成剛則書亦抑陰也漸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也而人之終始亦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汝吉曰歸妹妹少女之稱非其時而歸歸不以漸也兌震兩體相比有說以動之象揆年未及六禮未行而遽歸於人以說而動惟好是歸所歸妹也卦主六三以位不正而得凶以婦乘夫而无攸利易彖錄無不祥甚焉彖詞推而廣之天地萬物卦名歸妹雖違匹對之正實象天地少陰少陽長陰長陽之氣其相交接天地之大義存焉若是天地不交通而萬物不繁興生類或幾乎息矣歸妹長少之交於以嗣先於以著代人之終始也厚莫重焉胡可苟爾以說而動忽其始矣凶无攸利卦象固有然也永終知敝安得不始之慎哉程傳曰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不必泥女之終人之始也

陸康成曰泰為天地之交故歸妹亦是天地之大義而三四兩爻所謂天地際也六下九上是為天地不交矣又曰人之終始者正明其為大義也

蔡子木曰動以說為歸妹止而說為咸九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易述曰說而歸之主女而言未嘗待也不以漸也此女歸之不得其正者也女徃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始合不正必敝其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隨卦亦震兌合體有元亨利貞之詞者何隨動而說陽先陰隨正也故吉歸妹說而動陰先

周易象義 卷十七

陽隨邪也故凶家人曰天地之大義是唱隨歸妹曰天地之大義是訴合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祁愆夫夏姬滅國終之敝也知之不于其終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洪覺山曰程子曰物之隨動莫如水雷震澤上水氣從之有少女從長男之象故曰歸妹歸者歸之也終也夫以咸恒之道得夫婦之正可終也以少女而從長男非正也其于終焉未可必也不爾則敝矣敝之所由生也情為之也是故君子知之所以慎交制情而思永有終也 潘雪松述曰澤上有雷歸妹蓋情欲之動一時之

感非其恒也不可久也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異而動漸之止而巽也非夫婦正合而可恒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敝矣 質卿曰天下事但襲取于一時者即情可合相依於久遠者非理莫全君子知夫婦之間永終之道也歸妹之初致敝之原也思其終不得不度其始念其久不得不慎于今不然敝不在後而今已胚胎之矣敢不謹歎 胡雲峯曰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

周易象義 卷十七

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晏雲石曰永終知敝知字重知久遠有敝而始必合之以正矣重謹始意

江詞曰女不及歸男不受室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无夫家者邪風殆及公子回歸聖人重人道之原謹婚禮之始也是為永終知敝所以行于歸妹之初之道也是在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制禮以定酌時以行之焉爾 初九歸妹以姊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姊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陸康成曰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震體之中為長

兄之妹而有中德故為象姊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為之姊者也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在不字而上則象姊也初二本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姊之分也不敢正履足隨君之所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之故曰以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姊者仍初九之辭也占之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星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始帝乙歸妹與泰五爻同者以歸妹獨六五得泰之中德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歸妹之凶而无攸利也上爻處其終故特著其敵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五九

潘雪松述曰歸妹主兌之三爻初處三下姊之象也歸妹本配匹而曰以姊初位在下上无正應側身奉君不當室主若姊從嫁為妾媵首故稱以姊也初剛本能行而以姊自居行不敢正有跛能履之象如是而往吉就甚焉孔疏為妻而行則凶為姊而行則吉是也象曰以恒也凡事惟得其恒者為吉故長男長女之配合甘名恒歸妹恒之變而曰以姊不居其正以是為可恒也跛能履吉以其相承而不敢專也 蘭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方可姊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王氏曰姊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

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胡仲虎曰初曰跛能履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履亦下兌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憫之也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于三故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為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君子之幽貞歸妹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之三反歸以姊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女子之幽貞潘雪松述曰九二從上歸妹以姊之詞也陽本能視以姊自處不敢正視象眇者之能視也居中處內同乎幽隱之人守其中正無邪競之心則利矣象曰未變常也常即恒義恒之變為歸妹以初與三易位也九二在中曾何變乎不變常便是幽人之貞又曰初在下取履象二在初上取視象其實一也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取象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幽人猶如靜女二居兌中處於三下亦象幽人幽人深居處休獨秉貞德不變其常所以為善六三則

不然必反歸以姊如初而後免於征凶也 孫吳江曰
以命言則初薄於二以德言則二賢於初然其不能大
有所成一也何也為婦其孔子之委史墜田乎二也非
配其孔子之魯莫定乎 楊誠齋曰幽人賢德之稱幽
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皆陽剛中正之
德也

九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姊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潘雪松曰此爻居下卦之終為兌之主而與陽比說而
失正其德不中柔而上剛其行不順如是而賤矣古者
謂賤妾為女須故曰歸妹以須此初九歸妹以姊之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也不反歸以姊征凶必矣反歸反而歸正之意初下得
正象姊位歸妹之所以吉也反歸於下乃有以姊之義
陸氏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歸之不當而反歸以姊順以
正也四爻皆失位而此言不當以獨失歸妹之義也以
六居三柔乘剛賤乘貴皆未當之意或曰須待也待者
未有所適也無所適故須 象音帝女之嫁必有媵姊
以廣胤嗣歸妹以逮下為德初剛居下而正二剛居柔
而中皆有婦德者故象歸妹以姊六三柔主不正故象
歸妹以須九四震主不正故象歸妹愆期愆期待時
正理也以此當况嫁妹為得之爻效天下之動無定執

象音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故子夏孟宗皆作姊
媵之妾上下陰爻無位須女也三以說主而應之故稱
以須虞翻謂自初至五體需象非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按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而愆期乃我不輕許人
而愆期也愆期即是遲歸歸自有時遇佳配則時可歸
矣有待而行待其時也九四愆期之志如此此所謂動
必以禮不以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 胡仲虎曰
六三九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歸以姊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
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為無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
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洪覺山曰同
一无應也在四則貴在三則賤同一在上也在四則遲
歸在三則反歸貴與賤其在乎人之志耳愆期之志貞
志也或曰士如歸婚迫冰未泮震則冰泮矣過期之謂
也遲值也待也震兌終合其有時之謂乎汝吉曰孔子
曰我待價言待也惟恒德為能有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月幾望吉象
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姊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潘雪松述曰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下應九二是帝乙所嫁之妹能謙降以從禮者帝乙商之賢王最能重婚姻之禮雖帝女至貴不得失柔巽之道有驕貴之志故聖人特取以爲言君女君也貴人之歸豈假容飾以說人姊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仲虎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陰尊而謙降女德之盛無以加此矣故又有月幾望之象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群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而光未盈柔德居中而謙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五

胡雲峯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凡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胡一川曰其位在中是其貴也以貴行言以德行而不以飾行也 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爲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袂衣袖所舉以爲禮者有姊妹連袂之意其良在袂亦有姊不如君貴之意姊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行本於震動連袂而行出嫁之謂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恤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潘雪松述曰上六陰柔與三陰不相應故不曰夫婦而各以士女稱之承筐則牲所以承祭祀也惟虛不應故承筐无實女不成爲嬪也士刲羊无血无婦則不成爲祭矣故无攸利震有筐象體兌羊象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不言士者卦爲歸妹而發因其无終不以歸妹許之 胡雲峯曰曰士女未成爲夫嬪也宗廟不享故不能成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趙氏曰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今承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五

虛筐士无與爲偶不能奉牲以祭其何往而利仲虎曰卦无攸利以六居三失夫婦之正爻无攸利以三上不應婚約不終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 蘇氏曰歸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豈无終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象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皆實亡之禍也彖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噫君子知其敝可不思永其終哉 總論蘇紫溪曰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遺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六都若

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甲宮惡食建招置鼓而不
以為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為屈也此尚德
不尚飾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
不相值故有若女无實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于无
其臣有跛能履少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无其君是
故簡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
墟往往為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詣往往為
賈名士進之資而天下嘗患无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
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自貴也秦之士也賤自賤也然
則為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為士者其可无愆期
之待哉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五

豐三三

離下 震上 旅三三 離下

陸庸成曰上篇為噬嗑賁下篇為豐旅四卦俱得之離
明故大象俱有用刑之義克明克斷王者德也雷厲電
照王者勢也知晉為畫明夷為夜則豐之為日中可知
矣山上火舉旅人征也守雌依明旅人情也知家人為
內睽為外則旅之為客可知矣程傳震上離下震動離
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皆致豐之道也明足以照動足
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孔疏及序卦皆以大訓豐然則豐者多大之名益足

之義財多德大故謂之為豐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
无所不濟无所擁礙謂之為亨豐亨之道王之所尚非
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崔景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
能大王假之言惟王者能至之金賁亨曰盛大之業非
小康之世圖伯之君所能及也此何等好世界似无可
憂而曰有憂道焉憂其極盛而難保耳朱子曰盛得極
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傾仆傾壞了

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六

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
憂重煩聖人致戒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
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昃
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則當某人君兢兢
業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无常中之
理聖人待借此以言治道耳
程敬承曰勿憂非是不必憂言勿用空憂慮耳宜日中
正其憂之實也唐凝菴曰凡言勿恤勿憂者非斥人知
危知懼之心也以徒恤徒憂无所用之有可以去其憂
恤之道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明動相資而成盛大也又曰王者至此極大的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凡物盛極去不得必衰人君於此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 蔡虛齋曰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曰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又曰日惟其中方能偏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曰宜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成也洪覺山曰宜照天下憂以天下之心也 蘇氏曰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著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無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過中故不憂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盈 仲虎曰盈虛消息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

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

幾天地鬼神乾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自虛可以待盈豐則自盈必至於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潘雪松述曰聞古之聖人小心抑抑不聞以豐為大也惟明以動之人以豐為大曰王假之正謂其所上者大好大喜功將何不為必不能坐照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故曰勿憂宜日中者言此心宜照燭天下也蓋豐不易致如日中天矣乘此光明照燭天下則民隱動于中必有惻然而不敢尚大者矣何也日至于中可喜也亦可懼也謂其中之必易不能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保其常中也猶之月盈則食豈能保其常中之月乎况王假之天地之一盈一虛皆與時而消息而况于人乎况王假之神乎信乎日中者時之正盛用之以照天下則可用之以騷動天下則不可然則王者之治亦何取于豐大乎程敬承曰尚大不是好意思志意廣大不期後而侈此即憂道也照天下只是弗尚大照猶俗語照管之照人主一心嘗照管天下自有許多兢業不敢侈盈之意宜日中下便云日中則昃者何此危之之詞若曰日中正恰好日中便當就此切須仔細何如大可憂務讓溪曰末一節言虧盈常理以見處豐盛者所當憂也曰勿

憂者憂乎此耳諸說云有兩樣日中非矣孔疏云此孔子曰豐設戒以上言王者以豐大之德照臨天下同於日中然盛必有衰自然常理日中至盛過中則日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遷貿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能久况於人與鬼神而能長保其盈盛乎勉令及時脩德仍戒居存慮亡也此辭以日月先天地者奉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晏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并陳天地作文之體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十九

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紀聞曰折獄象電之照毀則象雷之威雷電交至成談盛大故曰豐雷電合而雷益陽氣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高雷无離之電則躡足而成不解無震之雷則刻印而循不隨 蘇家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後刑也人之情偽微駁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後之於刑則天下無冤民矣 傳曰噬嗑言先王飭法

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照於威震王者之專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照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則與不雷獄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敬承曰初九之於九四妙在遇字過合也曰與動合兩相應則兩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既配矣雖旬何咎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蓋明動相資豐之道也故曰往有尚初與四均敵而以爲配主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

是白處四下也處下則不過旬矣旬則配而與之均過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入之心可乎象曰過旬災也戒不可求勝乎配也淡旬日之未中過旬則明太盛而以好勝闕捷之意加於上患當至矣庸非災乎或曰過則有曷食之災 蔡晉江曰離旬无咎者一德成有而成治也過有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圖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程敬承曰才均力敵多不相下而相敵因以相成謂豐初有焉乎三得敵而得失異者何也此配為主而離無主也 俞氏曰二為離之主爻初陽二陰相合而成

曰配主四為震之主爻雖明震動相合成豐故曰主
離震本等夷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
發若信以發志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為離之主口中象而應五藉主震動
於上正當日中乃為雷震所障蔽昏而無視故為豐其
蔀日中見斗之象日中見斗昏之甚見之妄也於此往
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方以好大喜功
之見而吾為惕滿戒盈之言得无疑乎能无疾乎兩陰
无相應之理故有此象惟有忠信以啟發其君則吉大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二履中當位有孚者也又離中虛為有孚象洪覺山曰
疑在人也信在己也發自內也蔀自外也明內發則外
蔀微而志可上升矣

程敬承曰發如樞機之發其轉移惟我耳五雖暗主此
心自有真明惟我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舌爭也故
曰信以發志何也信者疑之對也君以疑吾以信則志
可發矣發發其明也志發則疑什而又何疾大抵事暗
主猶可暗裏發明事明主最怕明終成暗此五之來章
猶賢於上之自藏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

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豐其沛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
柔故也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右肱人
之所用乃折矣其無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
有為于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為為如人之折其
右肱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柔順中正雖當豐蔀之時
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
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
哲也程子曰三應上上陰柔无位而處震終他卦終則
極有變動震終動極則止矣三之折肱為不可用亦時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十一

位然耳非三之咎也 蘇氏曰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
斗闇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
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
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強明以自用六二之適
五也適于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
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
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于明闇
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
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
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改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

厚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劉濂曰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下就同德其助必多故吉王註所謂同是陽爻互相助發者也汝吉曰遇其夷主吉此大臣以人事君發主之蔽保時之豐非陽明同德之妙不能也

潘雪松述曰金賁亨曰九四豐蔀見斗辭與二同二之蔀在五二明而五暗四之蔀在巳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曰幽不明能遇初而資其明則吉矣章氏曰位不當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全五

者以九陽震體不宜居四也蔽重則幽故日中見斗不徒曰不明而曰幽不明焉詞視之加詳見與二之豐蔀見斗異音也遇其夷主吉者震動則行行所以吉也猶行於幽暗之中而得明者引左而左引右而右可用以行而免於昏迷之憂也 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而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何宗伯曰四不戒其過旬者身在閭朝急於取輔自無過旬之心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潘雪松曰六五質本剛非能章者而居中體處陰也

二之章以誠致孚以明輔闇則可以致豐大之慶也譽之美而吉二日中之時五日中之位正相對稱得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章明之賢也初三四皆陽剛五能用二則彙征矣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故在二曰往在五曰來五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兼天下之明總天下之動慶莫大于此者 游讓溪曰爻以有慶譽為人君之吉傳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也經釋曰大君者以庶明勵翼為其明也必明自己出焉暗已上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全四

是也 贊卯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煞大志願太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封內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虛已以來之遂致慶譽而吉蓋離震合體終能大有為者豐時時大氣談許大障蔽許大隱憂一來重運有慶有譽為極大定功之主此易道所以為妙 項氏曰二五皆陰六二以五為蔀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為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疑五能來二則有慶譽二之不往非忘君也積誠以感之則其蔀可發而去也故曰有孚發若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

潘守松述曰上六居震之極最與離遠其躁動其障蔽

有甚焉者當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保豐大之

功在乎剛克而體陰柔豐其屋處太極而抵以部

其家居不明也自藏如此人誰覲之象闕其戶聞其无

人三歲不覲言終无發其明者也凶孰甚焉次吉曰夫

豐其屋以為家也而蔀其家用明生見見蔽其明象之

滿假已甚揚厲周章指天援神詎不謂天際翔哉而覆

自蓋藏焉故君子自下自小自昧昧以來章焉夫豐于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五

明夷遠矣而豐上六辭于夷上六幾焉可懼也夫

蘇子瞻曰上六翔于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則

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

肱而莫為之用豈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三歲不覲其

自以為明者窮矣故凶 秦虛齋說今世十分乖巧的

人方做出呆癡的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秦始隋煬其

人也

紀聞曰爻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

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初與四

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入不免

皆剛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入不免

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故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

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

三折右肱上至三歲不覲有孚發若遇其夷主皆吉此

人臣事暗君之訓也來章此暗主用臣之訓也六五以

謙接物故雖六二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九自居雖九三

正應而不應用此吉凶之斷也 質卿曰豐六爻大段

以互爻為豐主二之發若發乎五也四遇夷主欲得初

以輔五也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肱之患

五得中豐暗而有可發之明六則豐闇之極而不可輔

者也初九去五上最遠不受其暗故不言豐蔀 彖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八十六

日中宜照天下而二三四爻皆不免日中見斗見沫之

異明之過反為不明也君子不憂盞而憂豐者以此五

中正與離日相對故不言其蔽上則過中日昃時矣

旅三三下

楊廷秀曰山內而火外內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

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也

俞氏曰家人與旅以離內離外取義內離外巽入而麗

乎內家人也內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旅也 仲虎曰以

內言之初六不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

六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一五得旅

六之四不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一五得旅

之中故內則無尤外則得譽

旅小亨旅貞吉

卦取火在山上止火去離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旅之德體有處旅之道此道即正道也可以得亨但旅而亨故亨小道原无大小也忠信篤敬巖石可行處旅離貞失所安矣曰旅貞吉者言旅自有貞不可須臾離也

吳應回曰旅凡客于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轅環孟之歷聘是也在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紫塵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七

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潘雪松述曰旅以外為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是柔得中乎外也 孔疏柔處於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其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乖逆而離散何由得自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於主又凶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於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也 游讓溪曰諸卦離在上皆曰柔進上行今曰得中乎外就旅取義也外謂外卦

洪覺山曰旅土外故外之然鼎之柔進上行亦外矣而

善為元亨何也鼎卦得中應剛而旅為順剛鼎卦巽聰明而旅則止而麗明是以小亨也小者陰也小亨非大

而貞則大夫子替之以見處旅之時之難非貞不可也

貞正也得中順剛止而麗明皆正之義也

程敬承曰諸說謂柔順止明四字並重非然也六五一

柔在外承乘皆剛旅而遇剛最難相與非柔而得中何以能順而處之王註陽為物長而陰皆順陽不為乖逆

柔道然也用柔之道以止為本艮止居內也柔位外而

艮居內故艮為主外順乎剛所主在人而內得其止所

主在我我有主而麗明以動非妄動者羈孤窮困

周易宗義

卷之七

六

累之矣凡此皆旅之貞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麗有云

麗人之明者亦可

潘雪松述曰旅雖用柔而下體艮止剛為主也上體離

明剛為輔也夫旅不能不暫止艮為主有隨寓而安之

意旅不能以無附麗乎明有外比於賢之意處旅以此

得正而吉也

陸庸成曰旅之所以小亨者正旅之貞道也旅而小亨

焉斯已吉矣夫旅之貞最難取疑其為竊也進疑其為

干也留疑其為濡也去疑其為遁也自非柔止之雅操

剛明之倚庇何以亨而吉哉然旅之亨小而時義則大

何也義莫大於貞當旅之時而蓋著也 游讓溪曰君子處旅而不失其正者謂其時之大不以造次忽之也先哲有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人聖賢低眉旅之難處足徵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明不可恃故戒於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潘雪松述曰丘氏曰山者火之所

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

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

也明象火之燭物真象山之靜重取于旅正恐其留獄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九

也仲虎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 鄧伯

羔曰明慎所以用刑也用則不留

程敬承曰傳文明慎用刑明在慎先舜戒臯陶惟明勉

允明字原不可放過如本義却丢了明字矣仲虎說最

妥

象義曰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

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無敢

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慎用刑之象也

注詞曰王制曰刑者制也制者成也成而不可復故君子盡心焉或曰觀六十四卦象獄起于訟終于中孚貴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尤敢折獄釋乘快之過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雖得豐之情猶用明慎慎察

之瘦也銳謂自旅以前體訟也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枯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好死訟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曰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

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

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

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

存焉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災者自取之耳

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志者旅之大者也士君子之旅

志于行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遷旅之初不能識其大者

而瑣瑣屑屑錙較而寸量之志窮于此所以災也象言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九

瑣瑣鄭玄王肅云小也艮為小石故瑣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象旨九家易曰以陰居二即就其舍小陽有實故懷資

童謂初艮為小子故僕稱童李鼎祚曰六二履正體艮

艮為閣寺童僕貞之象也程傳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

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

其忠信處旅之善者也即次暫止也柔弱在下者童也

強壯處外者僕也 諸理齋曰旅也者不合於人者也

不信童僕則愈孤矣童僕且不信也然則不合於人豈

人之罪哉罪在我矣故得童僕貞曰終无尤也王註旅

不可以處盛故其美盡於童僕之正也既得童僕然后
即次懷資皆无所失故終无尤

程敬承曰此不言吉者旅寓寡親得童僕貞即吉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雪松述曰次指三所處者二即而三焚二去離火稍
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二去初甚近而三則遠
矣其相反者俞氏所謂六二柔得中九三過剛不中也
據六二喪其童僕貞為句程傳是厲謂以嚴厲失之也
以依鄙陽胡氏作已傷謂見傷於上而復不改以待下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

也 趙汝楨曰人不得安於家而安於次非得已也今
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
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
心以此與下雖無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
有急責而无寬簡為之童僕者其亦難矣貞其能以自
行乎 汝吉曰旅道尚柔而三行行過剛旅道用下而
三肆於人上平居不能得此於人而况於旅乎焚傷喪
而已矣三曰義喪上曰義焚宜也非過也山有火必上
焚林故三上象焚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朱震曰處對出言之也趙氏曰旅而言處旅於此因處
於此也資斧兼得若安矣然旅貴於行行則進可以達
退可以歸今僑寄於此雖得資斧不免為旅人故我心
不快

洪覺山曰夫得其資斧則得其童僕可知而謂之未快
何也承不得位言之也夫以二而安於旅可也以四之
才九之陽而猶未離乎旅不得以有為於時非其志也
故曰我心不快必若得五之陽剛中正而已以應援輔
佐於其間以永終譽命則庶乎其快之矣 姚舜牧曰

周易象義

卷之七

七

季孟之待孔子之所以行也國中之授室孟子之所以
去也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遠也
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
文明之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無應於時
在旅親寡不能遮合是射雉而一矢亡謂无所獲也守
其柔中之德内無躁兢之私外無苟合之失將見才不
終晦身不久旅終以譽命也命受命也或以雉無定
止與其配不同處有交合則遠自各地麗而就之一舍
即去旅臣之暫處不久止者象之亡謂亡去亡矢非必

果有所亡初至人國未必遽得合即失也

或以六五離明之君失位在外必求文明之賢以為助

故有射雉之象即古者弓旌招賢之謂在旅之時若臣

皆失其所不惟君擇臣臣亦擇君故六五射雉一矢亡

而終以光顯令德復安正位則戶獲多矣 唐凝菴曰

二曰終无尤五曰終以譽命兩終字正相應蓋言旅人

與旅於人者到底獲章獲吉矣章氏曰解二曰獲三狐

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旅五射雉一矢亡離畫

中虛故云亡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六五不下乘初而上承於上故

周易宗義

卷之十

九

得終以譽命也或曰中德為譽中位為命上逮者美譽

之所歸上逮於天也恐未然

程敬承曰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故曰

上逮此益見旅道之貴柔也不然何六五上逮而上九

上焚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

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潘雪松述曰王註居高危而以為宅巢之謂也客旅得

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於上極眾之所嫉也以不親

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子夏傳

牛順物也如旅之為道全于順也剛而亢居長其順也

旅者人之所容剛而無順人何容哉故喪于無難凶其

宜矣唐凝菴曰上之燥烈如此三乃麗之於旅之義必

焚者也兩義字正相應 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

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

愈亢則禍愈深矣

洪覺山曰旅焚其次猶有可居之處至鳥之焚巢則無

所容其身矣喪其童僕則已猶有可行之具至牛之喪

易則并己之心所以為行之之地者俱亡之矣愈亢則

愈自取敗其為自焚一也鳥上也鳥焚其巢焚之極也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

喪牛于易喪之遠也先笑後號咷喪心之謂也笑離火

象也居離明之終失之既遠不復返矣終莫之聞无所

責望之詞也 項氏曰鳥者離之象巢者附麗之至高

者也焚離火之失性者也笑者喜其高離之鼓缶而歌

也號咷者悲其焚離大耋之嗟也旅之上則離之三也

旅離在上故後號咷同人離在下故先號咷性炎故多怒

也同人之五得二而後成兌故後笑旅之五先以成兌

歲先笑兌性說故多喜也大壯九四與六五相易而失

其壯狼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與六五易位而失

其柔順故曰喪牛于易凶六五失其剛故所亡者一矢



上九失其柔故所喪者牛六五亡矢而得離之中位故為射雉上九喪牛而得離之窮故為焚巢

潘夢旂曰喪羊可以无悔喪牛不免於凶何也羊壯而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

雲峯胡氏曰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 蘇紫溪曰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

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客氣害事故曰喪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適

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真聞也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扁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五

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彭山引程氏曰人心做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元湏臾停所惑萬端若不倣一箇主恁生奈何今接

旅卦爻象之辭正以發明此義學者當求其指之所在而勿但以行旅之事視之可也

總論蘇紫溪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闕觀且以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

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

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

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

不得而留之也何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

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推之夷狄不可棄中庸

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

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於柔者方以且

夕之寤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

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

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

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

即終身可矣

周易宗義

卷之七

九十五